川端康成 等

《日本随笔·随想集》

主要根据平凡社出版的

《世界教养全集》别卷一译出

日本随笔选集

川端康成 等作

周祥仑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插页2 字数414,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600册

书号：10188·628 定价：3.35元

目　录

尊重历史与摆脱历史束缚

森鸥外

我最近创作的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朋友当中引起了议论。有人说是小说，有的则认为不是小说。现在很多学者信奉所谓标准美学，坚持必须按照某种模式进行创作，在此情况下要判断我的作品是否为小说是很难的。我自己也知道，以前创作的诸多作品中，在对素材的客观分析认识上，存在着很多不统一的地方。尤其那部《栗山大膳》，由于我身体欠佳，事务繁多，写出的东西几乎只是个梗概。因而，我在向"太阳"杂志社的一个记者交稿时说道：请将此稿编排在杂录栏目内发表，不要放入小说栏内。他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可是结果这篇破天荒未经我校对就在"太阳"杂志上刊出的文章，不仅在所有的汉字旁都标注了读音假名，而且还登在小说栏内。特别是汉字读音，看来是几个人分头标注的，每隔二、三页就出现不同的注法，甚至把"洋枪组组长"，误注为"洋枪长官"，把"左右良城"这个地名的读音也标错了，弄得我毫无办法。

抛开发生龃龉的《栗山大膳》不谈，单就我前边提及的那类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而论，也是和任何作家的小说都不同的。因为一般小说都存在随意取舍事实、并经过加工制作而使情节完善的痕迹，而我的那些作品却看不出这种斑痕。我过去写镰仓时期的《日莲①上人街头讲道》的脚本时，也曾把后来很晚才出现的"立正安国论"同上述的讲道内容扯在一起。现在我已经彻底抛弃这种创作方法了。

我这样做的动机很简单。首先是我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产生了要尊重历史"本来面目"的思想，并且开始讨厌那种任意篡改历史的作法。再者，我看到现在活着的人丝毫不加掩饰地如实描写自己的生活，我想既然现代生活可以原原本本地写出来，那么过去的历史自然也可以照办了。

我的那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巧拙暂且不论。同其它作品相比，可能有很多相异之点，但我认为关键之处还在于上述两点。

朋友当中有人说，别人是以"感情"用事，我是以"理智"接物。其实，这种倾向贯穿于我的全部作品之中也决非仅仅限于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一般说来，我的作品是属于理智型，而不是激情型的。但是我从不曾为把作品写成理智型而下过功夫。如果说我曾付出过一些努力，那也

① 日本镰仓时期的僧人，日莲宗的开山祖。

只是为写得更客观一些而已。

我反对篡改“历史的本来面目”，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历史的束缚，在这种束缚之下，我苦闷、挣扎，并且决意要挣脱出来。

我弟弟笃次郎在世时，我曾收集过各种流派的短篇说唱本。其中有个“逐鸟妇”的故事，当时打算把它改编成独幕剧。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弟弟，他建议我写成后交由“成田屋”① 公演。那时，“成田屋”的主人市川团十郎还健在。

这个故事是“山椒大夫”传说中的一节。当时把它改成独幕剧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现在我决心把它构思成短篇小说。象这类传说，由于脉路较为清楚，写作当中能够避免出现游离主题、无所适从的情况，因而我所掌握的线索是不会把我死死地束缚住的。于是在对故事情节尚未作细致研究时，我的脑海里就一幕幕地浮现出仿佛梦境般的场面。

古时候，陆奥地方磐城国有个法官名叫正氏。永保元年冬被当局罗织罪名流放到筑紫国② 安乐寺。其妻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岩代国③ 的信夫郡。老大是姐姐，名叫安寿，弟弟叫厨子王。等到孩子长大了，母亲就同他们一起登上旅途去寻找父亲。他们行至越后国直江湾④，在应化桥下歇脚时，来了个叫山冈大夫的人贩子，他把母子三人，还有

---

① 日本歌舞伎演员市川团十郎及其剧团使用的堂号。
② 九州的古称。
③ 指现在本州福岛县一带。
④ 系日本旧国名，日本古代划分为七十余国。

女仆竹妈都骗到船上。当小船划到海上时，山冈大夫将母子和仆人分别卖给两个船夫。一个是家住佐渡①的二郎，买下了母亲和竹妈，前往佐渡；另一个是宫崎②的三郎，买下安寿和厨子王，前往丹后国的由良③。母亲离开了在船上投海自杀的竹妈，来到佐渡，她被强令每天在田中驱赶啄食谷物的小鸟。来到由良的安寿和厨子王被一个叫山椒大夫的人买了去，姐姐被逼着每日担海水，弟弟则天天上山砍柴。两个孩子怀恋妈妈，欲逃被捉，额角被打上烙印。后来姐姐帮助弟弟逃走，自己留下被折磨致死。弟弟被中山地方国分寺的和尚救走，来到京都，并在清水寺遇上一个叫梅津院的贵人。梅津院七十无后，故隐居寺庙，求神赐子。厨子王成了梅津院的养子后，就当了陆奥和丹后两地的最高长官。他前往佐渡接回母亲，又进入丹后，让人用竹锯把山椒大夫锯死。山椒大夫有三个儿子，分别叫作一郎、二郎、三郎。两个哥哥抚慰过厨子王，得以活命，三郎曾伙同其父折磨厨子王姐弟，也被杀头。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故事梗概。

我大体是沿着这一线索，凭着想象，构思成文的。叙述文字使用的是迄今常用的现代日语口语体，对话部分则采用现代东京语，只是在山冈大夫和山椒大夫的言谈中加进一点文言调儿。但是我在塑造历史人物时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即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因此，凡有关家用器具之类，

---

①②③ 均为日本旧国名。

都采用了我手头即本《和名抄》① 中所记载的叫法，官职也沿用古称。结果在现代口语体文章中夹杂了不少古代名词。出于不忽略时代的想法，我设定了故事发生的年代。全篇故事自永保元年（一八〇一年）正氏被贬官流放、抛下三岁的安寿和一岁的厨子王开始，至宽治六、七年（一〇九二年）安寿十四、五岁，厨子王十二、三岁为止。

另外，关于收养厨子王的梅津院其人，我无法凭空想象其具体身分。历史上只有个藤原基实② 被尊为梅津大臣，至于别人是否也有此称呼？我就毫无所知了。但是藤原基实于永万二年（一一六五年），二十四岁时已去世，时代偏后，年龄也不相吻合。于是我把藤原师实③ 搬出来，他是宽治六、七年左右再次就任“关白”④ 的历史人物。

关于厨子王的父亲正氏的身世，我从有关传说的记载中得知他是平将门⑤ 的后代。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只说他是高见王后裔桓武平氏的同族。还有的材料记载山椒大夫有五个儿子。其中太郎、二郎同情、安慰安寿和厨子王，三郎则欺凌、虐待他们。我认为同情方面无须安排两个人物，因此让太郎销声匿迹了。

经过这番琢磨构思后落成文字，复读一遍，感到稍有不稳妥之处。就是说十三岁这个年龄，从遭受山椒大夫一家

---

① 即《和名类聚抄》，是日本第一部分类体汉和词书。源顺著。
② 辅佐后白河天皇的大臣。
③ 先后辅佐过白河、堀河天皇的大臣。
④ 辅佐天皇的大臣，位于太政大臣之上。
⑤ 日本平安朝中期的武将。

虐待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国守”① 来说则不甚妥当。况且也不能让厨子王连续数年置父母于不顾，独自在京都立身成名。这样安排的动机实在难于交待。于是我把树立十三岁的“国守”的责任也同样委之于藤原氏的无限权力。古代十三岁的男子举行成人仪式自然也不算为时过早了。

开诚布公地说，我创作《山椒大夫》的内幕大体就是如此。至于传说涉及到人贩子，写作当中提及奴隶解放等问题那是在所难免的。

总之，我为摆脱历史的束缚，创作了《山椒大夫》，但是当我写完之后重读这篇作品时，总感到摆脱得还不够。这是我的由衷之言。

周祥仑译

---

① 地方官的最高长官。

我是怀疑派

二叶亭四迷

我虽然搞创作，却对创作一点也不感兴趣，觉得很无聊。《平凡》，那不过是我的一次尝试。由于取材不够充分，终于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把它写成了讽刺文学。本来没这个意思，结果竟变成了讽刺挖苦。

创作《面影》时，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塑造活人的形象，为了把人物写活，自然要以刻画性格为重点。写《平凡》时则没有考虑人物性格问题。当然不能说丝毫也没考虑，我是把它降在第二位，我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性格以外的问题上了。简单说来，就是写各种类型的人对人生的态度。……不是刻画人物本身，而是发掘他们的人生观。……这样说似乎有玩弄词藻之嫌，换句话说不是写个别人物，而是写某种人的人生态度！这某种人，我指的是文学家，不仅是现在的文学家，也多少包含自有人类以来的所有文学家这层意思。为此，写作时，眼光始终集中在人生的态度上，而

没有去描写人物的积极活动，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活跃起来。这就是我创作《面影》和《平凡》两部作品时所持的不同态度。

总而言之，我边写作边觉得很无聊。我写作时的心情犹如小孩玩打仗、玩作饭时的那种心情。这或许同我写作技巧不够娴熟有关，但我以为无论手法怎样高明的人也无法写出真实情景！即使在自己头脑中设想的情节一清二楚，一旦要把它说出口来，写成文字，就非出差错不可！真实情景很难再现，只能写出个大概。这种情形在所有作家的创作生涯中均有所表现，因此小说最终只能写不真实的东西。由于我头脑中持有这种成见，对待写作就益发认真不起来了。

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以个人尺度来衡量天下人的。但我并无此意。我是说自己不行呀！由于我有上述看法，写作时便无法进入意境，因而想象不出那些自称能认真写作的人的心情。我不懂得文学家的真正心理。所以谁要说自己能投入意境、认真写作，我便怀疑谁。我只是怀疑，并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敢于断言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反复考虑，譬如当写到某人前几天遭到持刀强盗的追赶而惊恐万状的情节时，实际上那人并不惧怕。恐惧是出现在被追赶的当时，事后追述时，恐惧感已消失大半。我认为谁都是如此。我也不例外，离开现场的直接体验便不可能写出真实情景，创作小说等作品时，更不可能产生那种身临其境的实感。可是在对待人生问题上，我却产生了被

强盗追赶时的心情。从人们的争论来看，所谓人生并非象一件具体东西那样随便摆放在那里。象我们现在这样相对而坐也是沐浴在人生的海洋之中。所以不应该说我们对人生不可能有实感。那种靠着回忆和空想能创作出小说的人暂且不论，作为我个人无论如何做不到边写作，边产生实感，因而不可能那么积极认真地对待创作。据我所知，过去的美学家也不以实际感受为艺术的真髓，而是以空想为主体，也许这是过时之论。这空想就是前边提及的被强盗追赶后所作的回忆。由此可知小说创作是居于第二位的东西，而不是来自于直接感受。其实何止小说呢，我觉得总的来说人生观也是如此。……使用"觉得"这个字眼可能有点语弊，反正我有这个感觉。实在难以理解呀！进行创作时，虽然精神上保持高度紧张，心里却是游刃有余的。正如击剑，叮叮当当相互对打，却不是真刀真枪地对阵击杀，同这种心理一样。所以有人说不搞创作生活便无意义，我则觉得搞创作没意思，不搞倒是满好的。看法如此悬殊，恐怕原因不少哩。

我担心二十世纪的文明将变得无意义。说千道万现在仍未脱离旧思潮的影响。人们过去一直受着十九世纪猖獗一时的思潮的支配。看起来摆脱这种束缚的时机即将来临。如今人们不是又喊出新理想之类的口号吗？这就证明尚未脱离旧思潮的影响。不过，旧的理想确实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新理想主义便应运而生。最近文学领域的倾向是所谓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之类。只要仍旧在主

义中打圈圈就搞不好啊！象征主义提出所谓灵魂肉体一致论，这也只是个空洞的思想，实际并不一致呀！我认为现在是俄语中所谓的"战栗"的时代，……即擦去干涸在头脑中的思想血渍，走向清新生活的过渡时期。可是现实情况是有些人早已得出人生意义不可理解的结论，却又对旧的思想理论恋恋不舍，不能由此脱身。有人说文学是那些具有崇高精神的人的活动，他们总是把某种精神看得非常高贵。这证明他们受了象征主义流弊的影响，实际上他们的灵魂不仅没有同肉体统一起来，相反远远胜过肉体。所以即便是那些象征主义者，他们头脑中也可能装着灵魂肉体一致的想法，但实际行动上并未达到一致的境地！那么前途将如何呢？这可是有点难以想象啊！

如果小说创作从第二位升入第一位，强调直接感受，那就无所谓什么灵魂和肉体之分，也不存在文学高尚与否的问题了。文学达到这个境地将会怎样呢？这一点就我个人来说，似乎已经有个大概的预测，不过很难设想出具体的内容！我只是看到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夜幕将开，天色微明的迹象。

未知之神，未知之福，这是象征派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号。我想明天他们也许会和我走同一个方向的。不过现在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的前边仿佛有意想不到的和过去完全不同性质的神仙和幸福等待着。我却不那么想。象我们现在这样活着，不就是"未知的幸福"嘛！只不过因为他们处于迷惘之中没有意识到罢了。"圣人如赤子"这句话与上述

意思有点相近。一心盼望成为圣人者一旦作了圣人，仍然会童心复萌。这个变化要说很大当然是可以的，要说没有多大，自然也无不可。因此，两眼总是盯着前方，将益发感到迷惘，偶尔也要看看脚下嘛！因此要问我是否觉得"现在挺幸福"？我会回答说"是的"。

我并不信奉神佛，不过坐禅开悟，见性成佛的意境在我心中是存在的。那么我是否满足于现在的幸福，因而认为已没有必要对社会进行改良了呢？非也。我的看法很有些怪异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幸福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又是不幸的。乍看好象自相矛盾，但我心里却认为是一致的。我觉得这正是说明我和象征派走向一致的一点。有些人崇尚文学和哲学，可以说他们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了。他们所说的高尚，只是虚伪的高尚。为什么呢？因为对文学和哲学，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探索研究是不可能了解其真正价值的。可是回顾一下日本文学的发展道路，曾几何时有过那样的机会呢？恐怕没有过。如今的文学家们受西洋文学的影响特别深，动辄不假思索地到处宣扬文学的高尚可贵。实际上我们的文学尚处在摸索的过程中。无论如何要打破那种崇拜文学的风气，在这个基础上再建立起新的文学。于是人们会觉得"这个文学也不坏呀"！尽管人们在认识上觉得文学最重要，但在行动上却把它置于次要位置，所以作为文学来说也是无可奈何，其价值大小是客观的。

以母子之爱为例，有的母亲总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别人

的孩子聪明而且守规矩。这是一种狭隘庸俗的心理。如果是一个心地纯洁、思想开朗的人，就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固然可爱，但也有很多缺点，还是邻家的孩子好，而且很可爱。同这个道理一样，那些一头钻到文学里，声言不如此就吃不香、睡不好的人，并不是真正热爱文学。有人说现在的文学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比过去严肃认真了。也许不是严肃认真，仅仅是热心而已吧。就象法华信徒怀着偏执追随法华的热情，或者如同围棋手对围棋迷恋不舍的那种劲头一样。而我自己则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处于消闲状态。如果真想严肃认真地对待文学的话，那就一定要立志打破旧的文学。

所以我的态度是……，当然，我毕竟不是个文学家。不过我那句"文学如同儿戏"的说法，和我现在讲的问题是两码事。我只是在作文学评论时，才灵机一动使用了那种字眼。

总之，我是个怀疑派。首先我觉得强调所谓逻辑是没有意义的。思想法则只是用于清理人类头脑中的各种思想的，它与人类的实际生活究竟又有多大关系呢？从心理学讲，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不仅有思想，还有情感、智慧和意念等，所以单纯地整顿思想是无济于事的。诚然，两个没有差别的物体是同一物体，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无可怀疑。但是当我脑海中出现"为什么"这一疑问时，便无法借助这条道理来解决问题了。另外从心理学上的意识作用来看，有很多行为并不是有意识的行动。条件反射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我有这样的感觉”等说法也属于不自觉的意识作用。因此，仅仅反映自觉意识中的思想，毕竟不能概括人类的整个精神活动。若是问我“那应该怎样办呢”？我也搞不清呀！我只想作些探索。总之，人既然活在世上就要运用思想，不过只是为了便于解决问题。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的主张既不是为思想而思想，又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人生的思想，为了人生的艺术，为了人生的科学。

人们张口闭口说“人生如何如何”，人生究竟是什么呢？它只是个观念。我要向现在的文学家们请教，他们经常说“必须描写人生”，这人生指何而言？我们读书时常有不同的感受，或者觉得这本书扣人心弦，或者感到那本书没有写到点子上等。但是如果把这种感觉直接视为检验是否接触人生的标准，未免过于轻率了。我总觉得情节紧张与否，同接触了人生与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所谓“触及”云云，不过是个形容词罢了。并没有从哲学角度来认识小说和人生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们却给那些毫无意义的事物赋与一定的意义，并喊出“我触及了人生呀！”“这就是人生的真谛呐！”这样的高调，于是一个普通形容词不知何时竟摇身一变而成了人生观。实在是莫名其妙到极点。

唉，我也不知不觉地发起宏论来。幸乞恕免。

周祥仑译

六尺病床

正冈子规

△我的世界就是六尺病床。而且这六尺之床对我来说有些过大。虽然我有时伸出手去触摸一下草席，却从不能把脚伸出被褥外放松一下身体。更有甚者，当病疼无情地折磨我时，我的身躯丝毫不敢动弹，这种情况有时竟会持续五分钟之久。我忍受着痛苦、烦闷，有时放声大哭，吞食麻醉剂，以期从死神手中寻求一条生路，来多少贪享一点人生的乐趣。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我每天所读的不过是报纸杂志，并且常常因为处于痛苦之中连这些也无法阅读。一旦翻开它们就会看到令人愤慨、恼怒的报道，当然偶尔也不无那种令人喜悦以至于忘掉病痛的消息。我终日卧床不起，疏于世事，已持续六年了。这就是我作为病人在此发表的一点感想。

△土佐[1] 西陲有个小小的柏岛，是个二百来户人家的

① 日本历史上统一之前的地方小国名称。

渔村，村中有一所海洋水产补习学校。学校有一间四十平方米左右的教室，一个三铺席大小的办公室兼校长宿舍，还有一块一百八十五平方米的实习场地；学校经费为四百二十元，办公用品费二十元，杂费十七元。共有学生六十五名。校长月薪二十元，而且是连续四年从未加薪的二十元呀！另外，他们搞实习也略有所得，以五分钱原料能加工出两角钱的罐头；学生编织渔网可赚八角工钱。这些钱均储蓄于邮局，不到放假旅行不准取出。据说这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最近在同行业中还颇有点名气。当然一般人未必知道。我听到上述情况，高兴得热泪盈眶。作为我们个人来说如果无力从事一个巨大国家的治理，那就进入这个水产学校，在这位校长指导下接受教育，学习剖切松鱼，晒乌贼干，编织渔网，不也是一件乐事嘛！

（五月五日）

△左千夫[①]曰：当年的柿本人麻吕[②]必定是个胖人。观其诗歌，气魄宏壮，从容不迫，决非神经质瘦弱者之所能为。节[③]君则曰：我认为人麻吕定然是个瘦人，观其诗歌之悲壮可知也！大概左千夫是胖人而节君是个瘦子。我觉得人们总是把别人的优长之处同自己联系在一起，以为自己也是那样。在论战中左千夫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放，并阐述

---

① 即伊藤左千夫(1864—1913)，日本诗人，小说家。本名幸次郎。
② 日本万叶时代初期的诗人。
③ 即长冢节(1879—1915)，日本诗人，小说家。

了其必然肥胖的理由，对此节君则进而辩解道：虽然人麻吕体瘦无疑，但若论其骨骼可能是个强壮慓悍的人。我闻此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节君虽然是个骨瘦如柴者，却每天提举大哑铃，努力锻炼，因而筋骨发达，腕力强劲过人。他以自己为例，推想人麻吕也是如此。原来人总是以一己为标准去衡量他人的?!

△文晁①的绘画，如《七福神如意宝珠》之属，情趣低俗已勿须赘言，即便是画山水、绘圣贤仍然不免多少带点俗气。至于崋山②即便画妓女、苦力之类，其笔端也无丝毫卑俗之气。这大概是缘于人品高尚之故吧！崋山终非文晁之辈所能企及者。

△我等关西出生之人，观察关东乡下情况，总觉得关东在一切方面均处于落后状态。不过我以为他们有两种产品极为优良。一曰酱油，二曰黄酱。

△下总最出名的是：成田的新胜寺③、佐仓宗五郎④及野田市⑤的龟甲万牌酱油。

（五月十三日）

△卧病已六、七年之久，每年不过坐车外出两三次，然

① 文晁即谷文晁(1763—1840)，江户后期的画家。

② 崋山即渡边崋山(1793—1841)，德川幕府末期的南画家。

③ 真言宗智山派系的寺院。

④ 本名木内惣五郎(1604—1645)，江户前期下总国小庄园主，因代表村民去江户要求减少苛捐，被幕府处死。

⑤ 位于千叶县江户川沿岸，盛产酱油。

而自前年始连这一点也完全不可能了。对迅速变化的东京面貌，只能从报纸和来访的客人那儿得知。我已经力不从心，想看的东西也无法前往观看了。在此，列出想看而不曾看过的事物如下：

一、电影；

二、自行车比赛及车技；

三、动物园的狮子和鸵鸟；

四、浅草的水族馆；

五、浅草娱乐场的狒狒和水獭；

六、被拆毁的城楼遗址；

七、丸之内大街的楠木① 铸像；

八、自动电话和红色邮筒；

九、啤酒馆；

十、女子剑舞及西洋话剧；

十一、身穿红黑色裙裤的女学生的运动会等，不胜枚举。

（五月二十六日）

△病情逐日恶化，痛苦难言。只有一度死过去或者处于生死弥留之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滋味。看来这种痛苦带有普遍性，就连黑田如水② 等英雄豪杰们临终之前也曾严厉呵责其侍从武士。叱责武士，在如水来说自有其托词，

① 即楠木正成（1294—1336），日本南北朝时期的武将。

② 本名黑田孝高（1546—1604），日本安土桃山时期的武将。

但其托词自然是不恰当的。恐怕还是将其骂詈视为减轻痛苦的牢骚之言较为合适吧。听说陆奥福堂① 也在临终时怒骂妻子，高桥自恃居士② 也不例外。看来人在极端痛苦时，不问青红皂白，乱骂家里人者并非我一个。越后③ 有个叫无事庵的人，我们从未见过面，但因为彼此同病相怜，而不断书信往来，相互安慰。他今春去世。其弟及其遗子木公最近来我病榻前问安，方知无事庵生前的情形竟然同我如此相似，不觉惊讶。不妨举出一、二例：不让陪床者须臾离开床边；凡须作之事，不待其话音落下，必须马上执行，否则必发脾气；眼前如果有身宽体肥者在，便感呼吸受阻；对前来会面的客人好恶特别明显；其心绪，或者愉悦，或者不快，因时而异，变化极大；褥子板硬则嫌骨头痛，褥子柔软则觉身体下沉反而难受；食欲好时则暴饮暴食；朋友见面安慰说想不到还挺胖，他则愤然不平，将细如麻秆的瘦腿伸出来说：如此胖法？等等。总之，我与他在这些方面无一不相象者，虽说是由于疾病而引起，却令我感到不可思议。那天听到上述情况后，我那一直处于极端痛苦中的身心，突然轻松起来，吃了一顿痛快的午饭，十分高兴。

△他们拿来无事庵的遗作给我看，我不胜感慨，也吟歌一首，以示其遗子。

---

① 本名陆奥宗光(1844—1897)，日本明治时代的外交官，国粹主义者。

② 本名高桥建三(1855—1898)，明治时代官吏出身。退官后，创办美术杂志《国华》，并在业余担任东京法学院、商业学校教师。

③ 日本旧国名。

慈鸟反哺，其子肥壮，
其子奋飞，慈鸟身亡。

（五月二十八日）

△我过去误解了禅宗所谓的"悟道"，以为"悟道"就是不管处于什么情况都要泰然而死。这是不对的。悟道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心胸宽广地活着。

△因而问曰：狗子有佛性否？曰：苦。

又问：佛祖西来之意如何？曰：苦。

又问：……？曰：苦。

（六月二日）

△如果要问喜欢谦信①还是信玄②？十之八九的人会说喜欢谦信。要是问喜欢梅谷③还是常陆山④？说喜欢常陆山的人占十之八九。人们的好恶固然多少都有点原因，但多半只是单纯喜欢，说不清理由。一般人喜欢性情快活者，而不喜欢冷静持重的人，也许这一点形成了人们好恶的主要原因。我没有看过回向院的摔跤力士表演，无所谓偏爱，但大体说来喜欢梅谷。我从孩提时代就喜欢信玄，不甚喜

---

①②　均为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
③　日本大相扑第十七代"横纲"（最高位级的相扑）。
④　梅谷同时代的大相扑。

欢谦信。究竟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

(六月十七日)

△尚能躺在床上活动时，并不感到疾病的痛苦，能较自如地卧床休息。但近些时候身体已不敢稍动，因此引起我精神烦闷，每天几如神经病患者，痛苦难忍。为消除这痛苦，我想尽法子，甚至强迫已经麻痹的身体作些活动，结果反而加剧痛苦。我的头脑陷入混乱，已无法忍受下去，终于如同河水决堤，失去控制，开始惨叫、号哭，而且愈来愈厉害；这苦与痛简直无法形容。我想要是变成真正疯人倒也痛快，然而无法作到。倘能死去最好不过，但既死不了，又无人把我杀死。整日的痛苦，到晚间才稍见平息，当蒙眬欲睡时，痛苦才告结束，然而同时又忧心翌晨醒来时的痛苦。醒来时的痛苦最难忍受。难道没有谁能来帮我解除这痛苦吗？没有人能来帮助我吗？

(六月二十日)

△我始终认为如果幼小时大人说幽灵可怕，那么长大以后仍然要害怕幽灵。幼时听说毛虫可怕，成人后仍会觉得毛虫是可怕的。我幼年时代，祖母非常喜欢蛤蟆，她每天吃罢晚饭，把小烟篓放在檐廊下，边吸烟边乘凉，于是从洗手盆跟前挂满水珠的羊齿菜下慢悠悠爬出一只蛤蟆。它逐渐爬到我们跟前，吞食一个落在地上的烟蒂之后，又躲入杜鹃花后边。祖母见到这蛤蟆非常高兴。我当时一直在旁

边瞧着这个情景。因此，直到现在，我见了蛤蟆，那种怀恋祖母之情便油然而生。我对世上有很多人讨厌蛤蟆倒觉得不可理解。那种爱读书、爱劳动的习惯，以及喜欢饮酒、睡懒觉等毛病，似乎都是儿童时期亲眼看、亲耳听，终至习惯成自然的。这就是家庭教育为什么极端重要的道理。

（八月十六日）

△在围棋和象棋的下法上，有卑劣与文明之别。但奇怪的是这与下棋者人品的好坏并非一致。有的人平素很温和，被视为君子，下起棋来，却专爱施用刁难对方的卑劣手法。相反，有的人平常甚至能干出偷摸诈骗勾当，一旦面对棋局，简直判若两人，能行君子之举，不但不采取卑劣手法，反倒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对阵。当然除此之外，下棋者的品质同其棋法一致的例子也是很多的。造成这种情况原因甚多，若从心理上作一剖析，可能得出很有趣的结论。我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凡对棋道理解肤浅者，不拘何人，多半采取卑劣手法，而那些正式学过棋法，逐步懂得棋道的人，不论其原来如何，一般不采用卑鄙手法。

（九月十日）

周祥仑译

元　　日

夏目漱石

吃过年糕汤，回到书房，未几，有三四个人来访，都是年青人，其中有一个身穿大礼服。看来，他是不大穿这种梅尔顿①厚呢料大衣的缘故吧，不免显得拘谨和别扭。其他的人都穿着和服，而且都是平时的穿着，所以一点儿没有过年那样的气氛。他们望着"大礼服"，一一发出了"哟——"、"哟——"，可见都在惊叹。最后，我也"哟——"了一声。

"大礼服"掏出白手绢，擦擦根本无须擦的脸，然后，不时饮一口屠苏酒。其他的人也面对食案，纷纷下箸。这时候，虚子②坐车驾到，他身穿带有黑色家徽的黑色外褂，充溢着极其旧式的韵味。问他："你身穿带有黑色家徽的衣服，是为了演能乐③的需要吧？"虚子答道："嗯，是啊。"并且说："怎么样，不唱一曲吗？"我答道："当然可以。"

---

① 梅尔顿是英国的一个城市，距伦敦150公里左右。

② 高滨虚子(1874—1959)，俳句诗人，小说家，正冈子规的高足。

③ 日本的一种古典歌舞剧，多为一两人自唱(谣曲)自舞。

于是，我俩唱了“东北谣曲”①。这是我早年学的曲子，后来没有复习过，所以唱得极其含糊，而且，我自己都觉得唱出来的声音没有把握。好不容易坚持到曲终，这些年青的听众异口同声地说我唱得不妙。“大礼服”还说：“您的声音是发颤的。”这些年青人本是不知谣曲为何物的家伙，所以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懂我和虚子孰优孰劣。不过，从他们的非难来看，外行也有其言之有理的地方。我只得认了，也没有勇气喊出：“你们懂得什么！”

接着，虚子谈起近来在学打鼓的事。这些不知曲子为何物的家伙要求说：“请来一段，让我们欣赏欣赏。”虚子便邀我帮忙，说：“唔，你来唱曲，我来打鼓。”我从来不曾参与过有伴奏的合演，不禁很为难，但也感到新奇有味，便表示同意：“好，我来唱。”虚子命车夫快去取鼓。鼓取来后，又命人从厨房取来炭炉，随即把鼓皮放在通红的炭火上烘烤。大家见状，瞠目结舌。我看到这么猛烤鼓皮，也很为吃惊，问道：“这样不要紧吧？”虚子回答：“嗯，没关系。”同时用指尖在绷紧的鼓皮上一弹，发出了颇美的声音，于是说了声：“行了。”就把鼓移开炭炉，系好鼓带。穿着家徽服的人摆弄红色鼓带的样子，这风度真是美极了，使大家感到赏心悦目。

准备就绪后，虚子脱了外褂，夹起鼓。我对他说：“且慢。”因为我搞不清他要在哪些地方击鼓伴奏，想请他先合

---

① 谣曲的一种，富优美闲适感。

练一遍试试。虚子给我作了仔细的说明：这儿有多少鼓点，那儿将怎么打，并要我试试看。我听了实在莫名其妙。若要弄清楚这一切，看来得花两三个小时。事不得已，我勉为其难地表示同意，于是唱起了《羽衣》①的主曲。"春霞缭绕……"唱了半句，我觉得起腔不妙，很是懊恼。唱得确实是有气无力，但是中途突然拔高唱腔的话，肯定会破坏总的基调。我只好努力维持着往下唱。只听虚子一声大喝，朝鼓上用力猛击了一下。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虚子会来得如此凶猛。我总以为他一定会发出优美的水腔，不料竟如此激越，宛如发自白刃相接的战斗，震动了我的耳膜。我唱出的声波受到这样的冲击，几度起伏而渐趋平静。于是，虚子又用足劲，从旁大声吆喝，我的唱声顿时又被冲得晃荡不已，然后渐渐平稳下来。不一会儿，听的人都小声笑了。我也感到实在是出乖露丑。这时"大礼服"首先站起来，放声大笑。我也随着调子，应声笑了。

接着，听者纷纷说长道短，而"大礼服"的议论尤多挖苦之词。虚子只好带着微笑自擂自唱，总算顺利地唱毕全曲。过了一会儿，他说"还得到一个地方去转一转"，便乘车走了。后来，这件事被一些青年人当作笑柄谈论，连虚子的妻子也表示首肯。不过，她在奚落丈夫之后又赞赏道："高滨击鼓时，衫袖轻舞，颜色煞是好看。""大礼服"立即表示赞

① 《羽衣》是世阿弥作的谣曲，描写仙女向拾到了她的羽衣的渔民索取羽衣而起舞升天的故事。

同。我倒认为虚子的衫袖颜色以及衫袖轻舞的样子都不好看。

淑　华译

伦 敦 塔

夏目漱石

在两年的留学期间，我到伦敦塔①只去过一次。后来虽有过再去看看的念头，终究未果而作罢了。在这期间，也曾有人来约我同去，但我拒绝了。要是首次参观得到的印象被再次参观所破坏，未免可惜；若是被第三次参观一拂而尽，就太遗憾了。我想，参观"塔"嘛，宜以一次为限。

我到伦敦塔去，乃是在我抵达伦敦不久的事。当时，我连方位也不清楚，更不用说地理位置了。我那时的心情犹如一只兔子——一只突然被人从乡里丢弃在繁华中心区的兔子。走出门，怕被人流卷走；回到住处，又担心火车会出轨而撞到自己的房里来。可谓朝夕不安。我觉得在这种响声、这种人群中住上两年的话，自己的神经纤维当会象锅中

① 伦敦塔位于伦敦市东部的泰晤士河畔，一〇七八年威廉一世时所建，以后屡次扩建，用来关押发动政变的王侯、贵族，曾囚禁过不少历史上的有名人物。夏目漱石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九月从横滨起航，十月二十八日到达伦敦，三十一日去参观了伦敦塔。两年后，即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二月离开伦敦回日本。

的鹿角菜一样，变成粘糊糊的了。有时我甚至觉得，看来麦克斯·诺尔丹[①]的《退化论》真是一大真理呢。

再则，我当时是一个不能象别的日本人那样带了介绍信去晋见某人、请求帮忙的人，也没有任何旧交在当地居住。因此，我只好带着惶惑的心情，在一张地图的引导下，每天出门游逛或办事情。当然，我不乘火车，也不坐马车，若是去利用这些头绪纷繁的交通工具，真不知道会被带到哪儿去呢！在这大都会伦敦市中纵横交错的火车、马车、电车、缆车，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方便。事不得已，我只好来到十字路口就展开地图，在行人的推推搡搡中，定出自己前进的方向。查地图也搞不清楚时，我就向人问路；问不出名堂的话，我就找警察；警察也解决不了时，我再向别的人请教。一路上，我几乎逢人就招呼和询问，直到遇上识路的人为止。我就这样好不容易地到达了我的目的地。

我觉得，那时候出门去参观"塔"，好象只有这么办。"既不知来处，又不知去处"这话固然禅味太重，但我现在确实不清楚我当时是经由什么路抵达"塔"下的，后来又是穿过什么街而回到宿处的。我绞尽脑汁也没有用，但是可以肯定，参观"塔"是确有其事的，那"塔"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真是向前不得要领、向后不知所以，只有忘前丢后的中间处是异常清晰的。我觉得自己犹如落到了划破黑暗的闪电

① 麦克斯·诺尔丹(1849—1923)，德国评论家、作家，一八九三年发表代表作《退化论》，从病理学立场来论述近代人的性格，认为有所退化。明治末年，此书在日本影响很大。

梢上那样，瞬间即逝。这伦敦塔好象是我前世梦中的焦点①。

伦敦塔的历史乃是英国历史的缩影。伦敦塔标志着那遮掩住“昔日”这一神奇物的帷幕已自行裂开，把佛龛中的幽光反射到二十世纪来了。也可以说，伦敦塔标志着那使万物流逝的时光发生了回溯，让一瓣逝去的时代漂浮到现时代来了。意味着人血、人肉和人的罪孽的结晶物尚残留在马车和火车中的，是伦敦塔。

当我隔着泰晤士河，在塔桥②上骋目眼前的伦敦塔时，竟出神得忘却了一切，不知自己是今人还是古人了。时值初冬，却很寂静。天空低垂在塔的上面，颜色就象碱水桶里的汁水被搅混后的样子。泰晤士河宛如溶进了墙土似的，水流在勉强向前推进，不起波浪，也没有声响。一只帆船由塔下向前去。在没有风的河面上升帆驶船，那呈不规则三角形的白色羽翼仿佛老是停在原处似的。两条大驳船迎面而来，只看到一个船夫站在船尾处摇橹，它们也好象停在原处不动似的。塔桥的栏杆周围有白色的光影在闪动，那可能是海鸥。纵目四望，一切都是静止的，慵懒困顿，昏然而眠，令人有置身旧昔之感。其中，伦敦塔傲然而立，呈现出冷眼蔑视着二十世纪的样子，俨然是一副“不管你火车奔腾、电

---

① 指彼时的一切情况均模糊不清，唯有“塔”的情况是清晰的。因为夏目漱石写这篇文章时，距参观塔已近四年。

② 架在泰晤士河上的开启式大桥，两侧是塔楼，有大轮船通过时，塔楼间的活动桥开启，让船通行。

车驰骋，只要历史存在，我就是如此"的神态。它那岿然雄伟的景象，至今令人惊叹。这建筑物俗称为塔，而"塔"无非是一种通称，其实它是一座由诸多城楼组成的大城堡。并肩而立的城楼，形状多样，有圆形的，有方形的，但都呈阴郁的灰色，仿佛立志要把上世纪的纪念物永远留传人间。我觉得，若用石头做出二、三十个那种九段的游就馆①模型，然后并立在一起、置于放大镜下观看，就可以得到这"塔"的形象了。我久久地眺望着，站在饱含着暗褐色潮气的空气中，出神地凝望着。当二十世纪的伦敦在我的心里渐渐消弭时，眼前的塔影就在我的脑中勾勒出一幅朦胧的历史图景，犹如晨起时喝的酽茶所冒出来的烟雾中透逦着尚未睡醒的梦的余韵，旋即又令我感到不安，仿佛有长手从对岸伸过来拽我似的。这就使纹丝不动、伫立凝望的我，顿时萌发出渡河去塔下的念头。长手在用力地拽我，我便移步渡河，跨上塔桥。长手一味地猛拽，我渡过塔桥后，一溜烟地奔到塔门处。这不啻是一块三万余坪的旧有大磁铁吸住了一小片在现世浮游的铁屑。走进塔门后回首望去，记得好象看到什么地方刻着这样的诗句②：

① 指座落在东京都九段坂上的靖国神社境内的建筑物，明治十二年(1879)落成，陈列陆海军的战利品和武器等，供人参观。日俄战争结束后，曾展出诸多战利品，观者空前。

② 这些诗句出自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所作《神曲·地狱篇》是写在地狱入口之门上的铭文。这里借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神曲》译本中的译文。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正义感动了我的“至高的造物主”；
“神圣的权力”，“至尊的智慧”，
以及“本初的爱”把我造成。
在我之前，没有创造的东西，
只有永恒的事物；而我永存：
你们走进这里，把一切希望捐弃吧。

走过干涸了的沟渠上的石桥，迎面有一座塔。此塔系用无棱角的圆形石头建造，呈大油桶状，仿佛巨人形的门柱似地屹立在左右，中间有建筑物沟连，人们可从这建筑物下面穿到对面。这就是所谓的中塔①。略往前行，左侧出现高峙的钟塔。当敌人的铁盾、铁盔象铺盖在原野上的秋阳似地由远处渐次近来时，人们就撞响塔上的钟。当囚犯在月黑星稀的夜里看准壁垒上的哨兵有所不备而越狱出逃，并且从坠落的松明光影里消匿在黑暗中时，人们也撞响塔上的钟。当锋芒毕露的市民为反对君王的苛政而象蚂蚁一样聚集塔下骚动不已时，人们也撞响塔上的钟。这塔上的钟啊，可谓有事必鸣，常常是一味地响个不停，甚至象大水冲了龙王庙，竟是佛祖来此时也只顾鸣，佛尊来此时也只顾

① 中塔是爱德华一世时期(1239—1307)所建。

鸣。这口在霜晨、雪月、雨天、风夜中鸣过无数次的大钟，眼下又在哪儿呢?!我举头仰望着爬有常春藤的古老钟楼，钟声已寂然绝响百年之久了。

再往前走几步，右侧就是逆贼门，门的上方高耸着圣托马斯塔。命名为逆贼门，听了就令人不寒而栗。自古以来，几千名在塔中度过了一生的囚犯，都是被当局用船押送到这门口的。囚犯一旦离了船而跨进此门，就再也沐浴不到人世间自由的阳光了。泰晤士河不啻是他们的三途川①，这门也就是他们通往阴曹地府的入口。他们在泪浪中摇晃着，被划到这犹如洞窟一样昏黑的拱形门下。当他们来到这如同鲸鱼张开口等着吸食沙丁鱼一样的地点，只听得栎木料的厚实大门发出咯咯咯的声响，他们也就同人世间的光明永别了。他们也就这样，终于当了宿命鬼的牺牲物。只有鬼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送命——明天，后天，或者是十年之后。当船泊此门时，那船中的囚犯一路上又是怎么想的呢？每当划桨时，每当水珠滴在船舷时，每当划桨者的手动弹时，囚犯无不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威胁吧。一位白须垂胸、身穿黑色法衣的长者，步履踉跄地离船上岸，他就是克兰默②大主教。那位青头巾裹至眉际、天蓝色

---

① 佛教中说，人死后赴阴间时，必定得经由三途川，川内的流水缓急不一，有渡口三处，视人生前的罪孽轻重而分别给予相应的渡口。

② 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坎特伯雷市教堂的主教，英国的宗教改革者。一五五三年旧教复辟时被捕，囚于伦敦塔内，后被烧死。

的绸子衣服里套有锁子甲的英俊男子，乃是魏阿特①。这一位是旁若无人地由船舷跳上岸来的，他的帽子上插有绚丽的鸟羽，左手扶着金刀的刀柄，饰有银扣的鞋子尖顺着石阶轻捷地移动，此人不正是罗里②吗！我窥视昏暗的拱门下，心想，对面会不会出现水浪冲刷石级的波光呢？便引领而望，但是不见水影。原来，自从堤坝工事完成以来，逆贼门同泰晤士河就完全无涉了。这吞进过诸多囚犯而吐出过诸多押送船的逆贼门，已经不能让人带着怀旧的情绪来听鳞波轻拍门下时所发出的声音了。不过，对面血塔③的壁上依旧垂有着大铁环。据说，从前就在这铁环上系缆绳。

向左拐去，可进入血塔的塔门。从前，这血塔囚禁过许多怨恨蔷薇战争④的人。在这血塔中，人如草芥鸡犬，真可谓草菅人命，积尸如山。无怪乎要命名为血塔了。拱门下有着宛如岗亭似的东西，旁边的兵士戴着盔形帽，持枪而立，摆出一副正颜厉色的样子，但掩饰不了想快点儿交班以便到老地方去喝一杯和会会相好的神态。塔的外壁是用形

---

① 魏阿特(约1521—1554)，军人，是英国诗人魏阿特之子，参与反对女王同西班牙的菲利普结婚的叛乱，攻打伦敦，兵败被俘，后被处死。

② 罗里(约1552—1618)，英国军人、探险家、作家；曾受到女王伊丽莎白的恩宠，后因失宠以及有图谋詹姆斯一世之嫌等，自一五九二年起，三次被囚于伦敦塔，后被处死。在狱中写下了颇有影响的著作《万国史》(1614)。

③ 血塔位于圣托马斯塔的北面，有"塔内小公子"之称的两少年被杀于此塔。

④ 自一四五五年开始，以红蔷薇为徽记的一族人同以白蔷薇为徽记的一族人为争夺王位而内战不已，前后持续了三十年之久。

状不规则的石块砌起来的，相当厚实。外壁的表面粗糙不平，到处爬着常春藤，高处开有窗口，大概是塔壁很高的缘故吧，由下仰视，窗口竟是出奇地小，好象还嵌着铁格子。岗哨如石像似地纹丝不动，腹中却在想着与情妇调情的事。我站在一旁，翳手锁眉，聚精会神地仰视高处的窗口，看到淡淡的日影穿过铁格子，射到旧时代的有色玻璃上，不停地闪烁着反射光。不一会儿，象烟雾似的帷幕拉开了，想象中的舞台便在眼前清晰地浮现出来。窗的里侧垂着厚厚的帷帘，所以白天也是昏暗的。窗外的墙上不抹灰泥，是完全赤裸的石块。室和室之间置有永生永世不会变动的隔离物。只是在正中央六铺席大的地方，蒙有一块色调暗淡的织锦，底子呈青灰色，图案为浅黄色，绘着裸体的女神像，像的周围布满了蔓草花纹。在石壁的旁边，横着一张大床，深镂到坚实的栎木中心而刻成的葡萄、葡萄蔓和葡萄叶子，在手足摩挲和触及过的地方，有光亮反射出来。床头有两个小孩①，一个十三、四岁，另一个是十岁左右。年幼的坐在床沿，半个身子靠在床柱上，两腿无力地垂着，右臂与倾侧着的脸都往前靠，依偎在年长的孩子的肩上。这年长的孩子把一本打开着的烫金的大书搁在年幼的孩子的膝处，右手放在打开着的那一页上。这手极美，宛如象牙揉成的。两人身穿黑如鸦翼的上衣，肤色显得格外白洁，尤其引人注

① 指爱德华、查理兄弟，是爱德华四世的遗孤，被叔叔囚禁于伦敦塔并遭杀害。这叔叔篡夺了王位后，称理查三世。

目。这两个人，从头发的色泽、眼睛的颜色、眉宇鼻翼乃至衣饰，几乎无处不同，当是同胞弟兄。

哥哥用优美悦耳的声音读着那膝上的书：

“能在眼前浮现出自己临终时情景的人，是很幸福的。我日日夜夜期望着死的来临。我行将去主的面前，已无所畏惧……”

弟弟发出了令人怜悯的声音：“阿——门——”这时远处刮来一阵厉风，摇撼着高塔，塔壁象要塌下去似地发出了鸣响。弟弟闻声后蜷缩起身子，把脸贴在哥哥的肩膀上，雪白的被子顿时鼓起了一块。哥哥又读起来：

“早晨时分，作好过不了黄昏的准备；到了晚上，不对明日寄于希望。视死如归才是好样的，贪生怕死最为可耻……”

弟弟又叫了声：“阿——门——”声音在发颤。哥哥轻轻地把书倒扣过来，走近那小小的窗口，想望望窗外的景象。但是窗口太高，他的个子够不着，便搬来了凳子，站在凳子上踮起脚尖，只见冬日朦胧地笼罩着纵深百里的黑雾，犹如遍染着新屠后的狗血。哥哥掉过头来对弟弟说：“今天这么过去了？”弟弟只答道：“真冷。”哥哥自言自语似地嘟哝着说：“只要不杀死我们，可以把王位让给叔叔……”弟弟光是说：“我要妈妈。”这时，只见对面挂着的那幅织锦上的裸体女神像飘动了两三下——尽管一点儿风也没有。

突然，眼前的场景换掉了，只见塔门前悄然站着一位身

穿黑色丧服的女人①，她的脸色发青，神情憔悴，但是全身散发出一种雍容华贵的夫人气质。不一会儿，随着开锁的响声，塔门嘎嘎嘎地打开了，门内出来一个男子，恭敬如仪地向妇人施礼。

"能见见吗？"妇人问道。

"不行哪。"男子带着同情的口气说，"我无法遵命，这是上面定下的制度，请您务必丢掉这种念头吧。从我来说，卖个人情当然很容易……"这时男子突然住口，环视了一下，界河中有鸊鷉悄声浮起。

妇人解下挂在项间的金锁链，递给男子，说道："我只要偷偷地瞧一瞧就行。你要是拒绝一个女人的恳求，那就太冷酷了。"

男子用手指绕起金锁链，沉思着。这时鸊鷉霍然钻入了水中。男子考虑了片刻之后，说道："看守牢房的人不拟违反牢规。公子都安好无恙，请您释念，安心地回去吧。"并把金锁链奉还。妇人木然不动，只听得金锁链落在铺石地面上，响声铿然。

"一定不肯通融罗？"妇人问道。

"我实在爱莫能助。"看守人断然拒绝。

"阴森的塔影，坚硬的塔壁，冷峭的塔人。"妇人说着，潸然泪下。

场景又换了。

---

① 指两个王子的生母，即爱德华四世的妻子伊丽莎白。

一个身穿黑衣的高大身影出现在院落的一角，仿佛是从古老的寒石壁里倏地一声窜出来的。他站在夜和雾中，茫然地环视着四周。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同样装束的黑影从阴暗深处冒了出来。高个子仰视着高挂在塔楼角上的星影，说道：

"天黑了。"

"白天可不能露面。"另一个人答道。

"杀人的事也经历过好多次了，唯独今天，心中总感到有愧而不得安宁。"高的身影对矮的身影说。

"隔着织锦偷听两个孩子的交谈，真想罢手回家去呢。"个子矮些的坦率直言。

"收紧绳索的时候，那美如花儿的嘴唇在颤动哪。"

"晶莹的额上暴出了紫青色的筋纹。"

"那呻吟声现在还在耳际回旋呢。"

当黑影又消失在夜色中时，塔楼上的时钟敲响了。

想象出来的情景随着钟声而消弭。站得象石像那样纹丝不动的岗哨，现在背着长枪，笃笃笃地在铺石路面上来回行走。他踱着步子，内心却沉浸在与情妇携手散步时的情景里。

从血塔下穿出来再往前走，有一个漂亮的广场。广场中央的地势略高，白塔① 就座立在这高处。在塔群中，白塔

① 白塔是伦敦塔的主塔，遵照征服王威廉的命令建造的。

最为古老，是昔日的中心建筑。纵深二十间①，宽十八间，高十五间，壁厚一丈五尺，四个角上耸立着角楼，到处都能见到诺曼②时代留下的枪眼儿。公元一三九九年，国民们列举三十三条罪状而迫使理查二世③让位，就是在这塔中进行的。在此塔中，理查二世曾面对僧侣、贵族、武士和法师，向天下宣告让位。当时，承继王位的亨利④站起来，在额前和胸前划过十字，说道：

"凭着父、子、圣灵之名，我亨利在纯正的血统、赐福之神和挚友至交的帮助下，今日承继这大英帝国的王冠和王权。"

至于前王被黜后的命运如何，无人能道其详。当这位前王的尸体从波特·弗拉克脱城⑤移至圣保罗教堂⑥时，两万民众前往围观，只见遗容瘦骨嶙峋，无不为之震惊。有说是这理查二世曾被八个刺客包围，但他夺取了一个刺客手中的斧子，砍死一人，砍倒两人，但是被埃克斯顿⑦来自

---

① 间是长度单位，一间约合1.81米。

② 这一时代起自一〇六六年，终于一一五四年。

③ 理查二世（1367—1400）在一三七七年继祖父爱德华三世之后登基，由于为政专制，被堂兄弟亨利举兵推翻，后被暗杀。

④ 指亨利四世（1367—1413），曾受堂兄弟理查二世逼迫而逃往法国。父死后，受封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后举兵迫使理查二世下台，自立为王。

⑤ 英国约克夏郡的一个城市，建于一〇八〇年。一四〇〇年，理查二世在此城被杀。

⑥ 伦敦市中心的大教堂，其墓地多名人坟墓。理查二世的墓不在此地，而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有名人物国葬的地方）。

⑦ 这是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塑造的杀害理查二世的人物。

背后的一击，终于饮恨而死。有人仰天叹道："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理查乃是绝食而死的！"且不论哪一种说法更近事实，反正都不妙。帝王的历史是悲惨的。

据说楼下的那间屋子在历史上曾是瓦尔特·罗里①被囚时起草《万国史》的地方。由此可以想见他那微倾着脑袋思索的情景——穿着伊丽莎白②时期流行的短裤，把膝处扎有丝袜的右脚搁到左腿上，鹅毛笔的笔端停在纸面上。但是这间屋子是不开放的。

由南面走进去，顺着螺旋形的阶梯向上登，就是有名的兵器陈列所。兵器都是闪闪发亮的，仿佛时常有人擦拭。在日本时，我只是从历史和小说中接触过这些东西，可谓一点不得要领，眼下见了实物才无不清楚明了，实在乐不可支。不过欣喜只是一时的事，现在几乎忘光了，还是等于零。然而记忆中还留有盔甲的形象，我记得，其中数亨利六世③的盔甲最为阔气，全以钢铁制成，到处镶有嵌饰，尤其可惊的是它魁梧异常，穿此盔甲的人至少是个身高七尺的大汉。我不胜崇敬地望着这盔甲，听得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朝我靠来。我回头一看，是Beefeater④。一提起Beefeater，首先会想

---

① 英国军人、探险家、作家，参见32页注②。

② 指伊丽莎白一世的王朝，起自一五五八年，终于一六〇三年。

③ 亨利六世(1421—1471)是亨利五世之子，出生后九个月登基，兼任法兰西王，后丧失法兰西领土，精神错乱，一四六一年让位于爱德华四世，一四七〇年一度复辟，翌年被囚禁于伦敦塔，旋被暗杀。

④ 原意是吃牛肉者、大力士，又专指英王卫士、伦敦塔的守卫人。

到那是只吃牛肉之类食物的人。其实不然。这Beefeater是伦敦塔的看守，头上戴的帽子象是用高筒礼帽改成的，身穿美术学校①学生装模样的衣服，收紧着肥大的袖口，腰间束着带子。衣服上还有着图案，不过，都是由一些互为直角的极其简单的直线构成，宛如虾夷人所穿的马褂上的图案。Beefeater有时还持枪，这是那种在柄端的短刃处垂着须毛的枪，在《三国志》②中常常提到。这位Beefeater走到我的身后停下。他的身材不高，胖胖的身子，大部分的胡子已经白了。

"您是日本人吧？"他微笑着问道。

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同当代的英国人说话，而是感到对方是从三四百年前的历史中钻出来的，要不，就是我突然邂逅了三四百年前的情景。我没有吭声，轻轻地点点头。对方说了声："请往这儿来。"我遵命跟着走去。他指着日本造的旧时器械，显露出"你看见了吗"的眼神。我又点了点头。他给我作了说明："这是蒙古人献给查理二世③的。"我第三次点了点头。

从白塔出来，往博香浦塔④去，其间陈列着大炮，是战

---

① 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部的旧称，创立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首任校长冈仓天心为学校倡制了一种古代日本式制服作为校服。

② 指我国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著。

③ 查理二世(1630－1685)，查理一世之子。一六四九年，一世被处死后，一度逃亡法国，一六六〇年执政，推重议会制，支持国教再建政策，后来推行专制制度。

④ 又名皮嘉塔，因托马斯·皮嘉被理查二世囚于此而得名，塔内的壁画上独多囚人刻下的文字和记录。

利品。往前一点，有铁栅栏圈围，铁锁链上挂着牌子。走近一看，是旧时的刑场所在地。那些两年、三年，长的有十年之久被关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室的人，某一天突然被拽到地面上来，置于这比地下室更恐怖的地方。当其见了阔别已久的春天，未及稍稍高兴一番，两眼也因目眩而未及分辨出物体的色泽时，白光闪闪的斧刃在三尺空间翻动的样子已先映入眼帘。也许是血液在人活着时早已发凉了吧，只见一只乌鸦飞下来，收起双翅，尖伸着黑嘴望着人，犹如饱含着百年碧血之恨而化为这怪鸟，长期地待在这不吉祥的地方。榆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只见树枝上也停着乌鸦。不一会儿又飞来一只乌鸦，也不知是从哪儿飞来的。有位少妇，带着一个七岁光景的男孩，站在一旁望着乌鸦。她有着希腊人的鼻子，眼睛如秋水似地珠光闪烁，配上雪白的脖子，构成柔和的曲线，使我为之心动。

男孩仰望着少妇，少见多怪似地说着："乌鸦，乌鸦。"接着央求道："乌鸦好象饥寒得难受，给它吃面包吧。"

少妇轻声说道："这乌鸦呀，什么也不想吃呢。"

孩子问："为什么呀？"

少妇用一种象是在长睫毛深处飘逸的眼神望着乌鸦，说了句"那乌鸦有五只"，没有回答孩子的询问，摆出一副象是在冥思苦索的样子。我觉得这少妇与这乌鸦之间好象存在着某种不寻常的瓜葛。她说她同乌鸦的心绪如出一辙。眼前明明只有三只乌鸦，她硬说有五只。我不再理会这个怪女人，径自走进博香浦塔。

伦敦塔的历史就是博香浦塔的历史，博香浦塔的历史乃是悲惨的历史。当我一跨进这座在十四世纪后半叶的爱德华三世①时建造的三层古塔的一楼时，立即从四周的墙上看到了其中无不体现出足可谓百代遗恨的结晶纪念。一切怨恨、一切愤慨、一切忧郁和一切悲怆，融合着由这怨恨、愤慨、忧郁、悲怆之极而产生的慰藉，生就了九十一种题辞，至今仍使见者为之心寒。那些在无情的四壁上，笔笔冷峭地使自身的不幸和定数铭刻在天地间的人，已葬身于“过去”这个无底洞中，徒有这些题辞永远在人世闪烁。这种自我愚弄的行径，令人不胜诧异。世上有一种称之为“反语”的，说的是“白”，指的是“黑”；叫嚷着“小”，却让人感到“大”。而在一切“反语”中，恐怕没有比无意识地留给后世的“反语”更为凶猛的了。墓碣、纪念碑、奖牌、绶章，这一切存在，无非都是让人从徒具形式的物质上去缅怀已逝去的世代。我觉得，那种认为身去迹留、足传吾人的人，不啻是忘了传世者无非是悼念逝者的媒介物而不是逝者本身尚存。我认为，让“反语”流传来世，乃是嘲讽吾生如泡影者的行为。我就不想在临死前留下什么告别人世的遗迹，我也不想让人在我死后立下什么墓碑，也无须杞人自忧而倩人焚烧骸骨成齑粉、迎着猛烈的西风向太空散撒。

题辞的笔迹当然各不相同。有的因多暇而用工笔楷书；

① 爱德华三世(1312—1377)，爱德华二世之子，主张握取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引起了百年战争。

有的因急躁或悲愤而在壁上刷刷刷地作着急就章，刻出的字迹颇为潦草；有的在刻有本家家徽的图案中点缀上古雅的文字；有的在描好的盾形中间留下了颇难读的句子。字迹不同，文字也不一样。英语当然少不了，有用意大利语的，也有用拉丁语的。左面刻着的“吾望在基督”，乃是僧侣帕斯留的话。这帕斯留是公元一五三七年被斩的。字旁的署名是“JOHAN DECKER”。这DECKER是何许人？不得而知。登上楼梯，见进口处刻着“T.C.”。这只是一个缩写，当然不知是何许人。再离开一段距离，密密麻麻地全是字迹，其右端绘着十字架，鸡心状装饰，两胁刻着骸骨和家徽。略往前移，见盾形图案的中间填写着这样的字句：“命运徒使我枉然申诉。时间也已无多。我的星辰多悲惨，它紧紧随着我。”下面是：“尊崇生民，爱慕众生，畏神敬王。”

可以想象得出，写这字句者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滋味！恐怕世上不会有比这更痛苦的现象了。没有什么会比意识内容上无变化更为痛苦，没有什么会比活生生的身子给无形的绳索捆得动弹不得更为痛苦了。人活着就是可以自由活动，活着而不准活动，这就等于被夺走了生的意义，只要感到生的意义被夺，当然比死更为苦痛。把这壁上涂抹成如此模样的人们，无不尝到了这种比死更为惨痛的滋味。他们竭尽全力地忍耐自持，去同这种苦痛交战，最后实在不堪忍耐时，便利用断的钉头或尖尖的指甲，在无事中找事，在太平中流露不平，在平地上勾起波澜。他们题写的每一字、每一笔，都是在他们采取了号啕大哭、涕泪交流及其他一切

可以做到的排遣手段之后，却依然存在着无法排除的本能要求，于是不得不出现这种必然的结果。

再深入一步想想，既然降临人世，也就不能不活下去，完全不是贪生怕死，只是不能不活。“存者且偷生”，这符合耶稣、孔子以前的道义，也符合耶稣、孔子以后的道统。这是谈不出什么理由来的，无非是想努力活下去而已。凡是人，都得努力活下去。被囚于这狱中的人也不例外，也要遵循这一原则而努力活下去，但他们同时面临着必死的命运。他们的心中时时刻刻悬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活下去呢？一旦被关进这狱中，几乎无人不死。能活着再见天日的人，只有千分之一的比例。所以他们迟早得死。然而古今往来的大真理叫他们努力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无奈何，他们便磨快自己的指甲，并用这尖利的指甲在坚硬的壁上刻了个“一”字。刻完“一”后，真理依旧在他们的耳边嘀咕：努力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他们便等受伤的指甲长好后，再刻了个“二”字。他们明知自己明天就可能在斧刃下骨肉横飞，却在坚冷的壁上徒然地刻出“一”、“二”以及线条和字，寄托求生的愿望。残留在壁上的这些纵横不一的痕迹，乃是他们执著求生的魂魄。我的想象之系追溯到这儿，顿时感到室内的阴冷气息好象已从我脊背上的毛孔中直往身内钻，不禁毛骨竦然。这么一来，我总觉得壁上潮湿不堪，便用指尖去碰了碰，只觉得湿漉漉、滑腻腻，有如触及了露珠。一看手指尖，竟染为鲜红色了。滴滴露珠正从壁角处向下挂，地板上有滴沥物形成的鲜红色纹理，呈不规则状地相连着。我

觉得这是十六世纪时的血在向外洇。我甚至能听到壁中的呻吟声。这呻吟声在渐渐地近来，又变成了透过夜色而来的凄楚歌声。这里直通地下的窟穴，内中住着两个人。由鬼国吹来的阴风钻过石壁的裂隙，煽动着小煤油灯，使得本就昏暗的室中，不论是天花板还是四处的壁角，好象都在混沌的煤烟气中打旋。微弱的歌声一定出自窟穴中某人之口。此人把巨斧置于辘轳的砥石处，正高卷起衣袖，一昧地磨着斧刃。边上丢着一把斧子，随着风的变化，白光光的斧刃会闪烁亮光。另一个人抱着胳膊而立，在看着砥石转动，脸部从胡须中露出来，半面沐浴着煤油灯光，这照着的部分，颜色就象沾满了泥巴的胡萝卜。

“这样每天用船送过来，担任刽子手的人真够忙的呀。”长胡须的人说道。

“是啊，光是磨斧子，就够累人的。”唱歌的人回答。他身材矮小，眼睛内眍，肤色黝黑。

“昨天斩了个美人呢。”长胡须者不无遗憾地说道。

“哦，这女子长得虽美，颈部的骨头却硬得厉害。你看，这斧刃因此而缺了一块呢。”他说着，猛转辘轳。只听得咻咻咻的响声中，火星在直向外绽。这磨斧者引吭高歌了：

那女子的头颈呀，
理该难砍；
在恋的怨恨前，
斧子卷了刃。

除了咻咻咻的响声，什么响动也听不到了。煤油提灯的光束在风中扇动，照着磨斧人的右颊，如同燃着的煤上有红光流动一样。

“明天该轮到谁了？”不一会儿，长胡须者问道。

“明天该轮到那个老太婆了。”对方若无其事地回答后，高昂地唱道：

风流浸染了头上的白发，
一旦砍下，
将被鲜血浸染。

辘轳在咻咻咻地转动，火星在不停地外溅。

“啊哈哈哈，现在可以了。”他翻动斧子，移近灯下，在灯影中察看斧刃。

“光是那个老太婆？没有别的人了？”长胡须者又问道。

“不，还有那早已谈起过的。”

“可怜哪！到底要问斩了，实在可怜！”

“觉得可怜，这又有何用呢？”他望着漆黑一片的天花板，喟然长叹。

这时，那窟穴、刽子手、煤油提灯等一齐消失了。只有我茫然地伫立在博香浦塔中。我顿时醒悟过来，却见身旁站着那个先前要给乌鸦喂面包的男孩子，而那位不寻常的少妇也依旧同孩子在一起。男孩子望着壁上，颇吃惊地说道：

“那上面画着狗呢。”少妇照例用那种犹如旧事物化身似的口气，斩钉截铁地答道：“那不是狗。左边的是熊，右边的是狮子，这是达德利① 家的家徽。”说实在的，我本也以为那是狗或猪什么的，现在听了少妇的说明，越发觉得她是一位很不寻常的人了。于是，我不禁感到她方才说达德利时，那词句中好象蕴有着极大的力量，简直是在自报家名似的。我全神贯注地望着这两个人。少妇继续给孩子作着说明：“刻这家徽的人叫约翰·达德利。”听她的语调，仿佛约翰是她的兄弟似的。她说：“这约翰家有昆仲四人②，我们可以从刻在熊和狮子周围的草花上，一点不差地指出这些弟兄来。”我仔细看去，果然，熊和狮子的外围刻有四种草花，宛如油画外围的画框了。

“这是橡实，当指阿勃罗斯③；那是玫瑰，当指罗伯特④；下面画的是忍冬吧，忍冬又名Honeysuekle，所以是指亨利⑤；左上方的那一团是天竺葵，这是指吉⑥……”她说到这儿住口了。我见她生就的那副犹如珊瑚似的嘴唇在不

---

① 约翰·达德利（约1502—1553），英国大臣，为将简·格兰（1537—1554）推上王位，坚决反对玛丽登基。后来被处死刑。参见47页注②“简·格兰”条。

② 这是指约翰·达德利的四个儿子。

③ 阿勃罗斯的英文拼法是 Ambrose，与“橡实”的英文拼法 Acorns相近。

④ 罗伯特的英文拼法是Robert，与“玫瑰”的英文拼法Rose相近。

⑤ 亨利的英文拼法是Henry，与“忍冬”的英文拼法相近。

⑥ 是指吉尔福德，系达德利的第四子，也是简·格兰的丈夫，英文拼法是Guildford，与“天竺葵”的英文拼法Geranium相近。

断地哆嗦，简直象触了电一样，又象蛇面对鼠时吐出的舌尖。须臾，少妇清亮地诵读起写在家徽下的题辞①：

Yow that the beasts do well behold and se,
May deme with ease wherefore here made they be
Withe borders wherein ………………
4 brothers' names Who list to serche the grovnd.

少妇以一种象是有生以来无日不背诵的调子朗读了一遍。说实在的，壁上的字极其难辨。就我来说，尽管仔细揣摩，也辨不出一两个字来。于是，我越发觉得这位少妇不可捉摸。

我感到气氛叫人不寒而栗，便穿过此地向前去。走过留有枪眼儿的壁角，眼前出现乱涂一气的点缀，也不知是图案还是文字，中间却用正楷写着一个小小的"简"。读过英国历史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简·格兰"②这个名字吧，而且都会为她的红颜薄命和凄惨结局一掬同情之泪的吧。由于

① 这段英文题辞的用词有点儿冷僻，大意是：仔细地观察刻着的动物，大概不难懂得为什么要在这里刻上以象征彼昆仲四人名字的草花作围饰。

② 简·格兰(1537—1554)，亨利七世的曾孙女，才貌双全。在达德利的怂恿下，与达德利的第四子吉尔福德结婚后登基，因遭国民反对，在位九天即下台，夫妇俩均被处死。

她丈夫父子俩的野心，她竟天真、从容地把十八岁的年华献诸刑场。受到蹂躏的蔷薇花蕊中自有难以消弭的馨香飘逸，至今仍使治史者感慨系之。有一则逸事① 谈到过那位懂得希腊文、能读柏拉图② 著作的一代学者阿什凯曼③ 也为之瞠目结舌的事。我想，很多人都会把此逸事作为想象这位饶有诗兴者的好材料的吧。我伫立在"简"这个名字前一动不动。哦，与其说是不动，倒不如说是动不了更恰当。想象的翅膀已经展开了。

起初是眼前一片朦胧，看不见东西。过了一会儿，见黑暗中的某一点突然燃起了火光，火焰渐渐增大，其中好象有人在动。接着，慢慢地清晰起来，犹如望远镜被调节好了，景物也清晰地映入了眼帘。接下来，景象越来越大，由远而近。仔细一看，正中央坐着一个年青女子，右侧站着一个男子。我觉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两个人。这么想着时，却见对方旋即向我靠近，在离我五六间的地方戛然而止。那男子乃是先前在窟穴中唱歌的矮子，眼睛下眍，皮肤黝黑。他左手持着磨毕的斧子，腰下挂着约为八寸长的短刀，精神抖擞地站着。我不禁为之一震。女子则在白手绢蒙住了眼睛的情况下，伸出双手探寻着搁置头部的砧礅。这搁置头

① 事见阿什凯曼的《学校教师》，说阿什凯曼有一次为去德国旅行而向主人请假，不料主人举家外出打猎，只有简一个人在用希腊语读着柏拉图的著作。

② 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

③ 阿什凯曼(1515—1568)，英国人文学者，剑桥大学希腊语教师，曾任伊丽莎白一世的家庭教师、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的拉丁语秘书。

部的砧礅，大小同日本的劈柴礅差不多，前侧装有铁环。礅前撒着稻草，看来是用来防止鲜血流淌的。身后的壁脚前倚着两三个女人，她们在失声痛哭，好象是侍女。教士身穿翻卷起白毛里子的法衣，拖着长长的衣裾，低头拉着女子的手，向砧礅处去。女子穿着雪白的衣服，披到肩上的金发不时象云一样地浮动。突然，我瞥见了她的脸，心中大为吃惊，除了被蒙住的眼睛，她的眉毛、长脸蛋以至纤柔的颈部，一如先前出现的那个少妇。我不由得要走上前去，但是脚动弹不了，一步也迈不出去。女子总算探寻到了斩首礅，用双手去触摸，嘴唇哆嗦着，这同先前给男孩解释达德利家家徽时的样子分毫不差。接着，她微侧着脑袋，问道：

“我丈夫吉尔福德·达德利已经去天国了？”她的一绺头发甩过肩部，在轻轻地起伏。

“不知道呢。”教士回答后，又问道，“你还不想归依正道吗？”

女子正颜厉色地回敬道：“我同我丈夫笃信的道才称得上是正道。你们的道是歪道，是旁门邪道。”

教士无话可说了。

女子便以比较从容的语调说道：“若是我的丈夫先行一步，我当追随而去；若是他比我迟走，我当替他带路。我们将循着正道走向真正的天国。”说完话后，她从容地把脑袋落在斩首礅上。

那个眼睛下眍、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刽子手“嗨”地一声拿起沉重的斧子。当我觉得自己的裤筒上好象溅着了两

三滴血时，眼前的一切景象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环视周围，那带着男孩的少妇不知到何处去了，根本不见踪影。我带着一副象是中了邪的神态，茫然地走出了塔。回出来时又从钟塔下通过，好象看到盖伊福克斯①那形同闪电似的脸相在高高的窗口处探了一下，甚至听到了他的声音："再早一个小时的话……这三根火柴擦不亮，实在遗憾。"我自己也感到心绪有些不对头，急匆匆地走出了塔。跨过塔桥后回头望望，也许这是北方常有的气候吧，这一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下起雨来了。这濛濛细雨犹如钻过筛子孔的糠皮，粘合着充溢全城的尘土和煤烟，使天地间一片弥濛，而伦敦塔却象地狱的阴影似地挺立在其中。

我一个劲儿地赶回宿处，告诉房东："今天去参观过塔了。"房东说："那儿有五只乌鸦吧。"我听了不由得暗自吃惊不浅——哟！这房东也同那少妇沾亲带故吗？房东笑了，同时不当回事地解释道："那是奉献给神的乌鸦，饲养在那儿是由来已久了，一旦不足五只，就会立即补足的。所以那群乌鸦永远是五只。"

为此，就在参观了伦敦塔的当天，我的想象已有一半被毁。我再向房东谈了壁上有题辞的事。房东完全漫不经心

① 盖伊福克斯(1570—1606)，是一六〇五年十一月五日在国会的地下室里安置炸弹、图谋炸死詹姆斯一世的首犯。事发后被囚于伦敦塔，最后被处死。此后，十一月五日被称为"盖伊福克斯日"，每逢是日，孩子们都制作玩具怪人游街，入夜后焚烧之。

地说道："哦，那些题字呀，都是鄙俗不堪者的劣迹，把好好的地方糟蹋得不象个样子。说是什么囚犯留下的笔迹云云，完全是无稽之谈，其中还有很多是有意伪造出来的哪。"

最后，我不胜惊讶地谈起遇见那漂亮少妇的事，谈到这位少妇讲了些前所未闻的事和流畅诵出那些无法辨认的题辞的事。房东用非常轻蔑的语调说："那是很正常的事嘛。人们去参观前，都翻阅过旅游指南什么的，能讲出、念出那些玩意儿，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还有，你是说那女人很漂亮，对不对？我告诉你，伦敦有的是漂亮女人，稍不留神就会受其害的哪！"房东引出了一个新的严峻课题。为此，我的后半部分的想象也被毁了。房东是二十世纪的伦敦人！

从此以后，我决定再也不同任何人谈这伦敦塔的事，而且再也不去参观了。

这篇作品虽然是煞有其事地信笔写出来了，实际上有一大半是想象出来的，敬请读者阅读时留心这一事实。在有关塔的历史上，我不时想物色一些戏剧性的有趣轶事来联缀，但是弄巧成拙，竟露出了许多斧凿的痕迹，也只好仍之了。其中伊丽莎白（爱德华四世的妻子）来见幽禁中的两个王子的情节以及杀两王子的刺客所说的话，都取自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莎翁在写克拉累斯公爵于塔中被杀时，用的是正面描写法；在写王子被勒死时，用的是侧面衬托法，借刺客

的话从侧面来反映出表里的情节。我从前读此剧时，就对这一段的描写饶感兴趣，所以现在也袭用了这种手法。当然，对话的内容和周围的气氛等，都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这同莎翁完全无涉。在这里，我还想就刽子手唱歌、磨斧一节作点儿说明。这一情节完全是取材于安斯沃思① 的小说《伦敦塔》，对此，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其中有我的创作成分。安斯沃思是在描写斩索尔兹布利伯爵夫人的事件时，提到斧刃崩掉一块的。我读那本书时，对刽子手大磨崩掉一块斧刃的刑用斧一节极感兴趣，虽然这段情节还不足两页的篇幅。还有，那一边磨斧一边满不在乎地大唱俗曲的情节也不过占去了十五、六分钟的时间，但对全篇的戏剧性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人寻味无穷。于是，我也就完全袭用了。不过，歌曲的内容、歌词、两个狱吏的对话、窟穴的昏黑情景等完全无涉的方面，则是我想象出来的。在这里，我想顺便把安斯沃思通过狱吏之口唱出的歌介绍一下：

象铅一样重的锋利的斧子，
一碰到人的脖子，头就滚落下来！
呼——呼——呼——呼！

① 安斯沃思(1805—1882)，英国小说家、杂志编辑，主要写历史小说。代表作有《伦敦塔》(1840)、《盖伊福克斯》(1841)等。

安娜女王①的雪白的头颈搁在断头台上，
静静地等待着那致命的一击；
斧子正好把她的头和身体一分为二，
砍得是那么快，那么准确，她一点没感到痛苦。
呼——呼——呼——呼！
索尔兹布利伯爵夫人，她不肯象高傲的夫人
那样，堂堂正正地死去。
我举起斧子，劈下她的脑袋，
此后，斧刃就有了缺口，变钝了。
呼——呼——呼——呼！
卡特琳·霍华女王②给了我一笔赏金
——一条金锁链，好让她舒舒服服地死去。
她这贵重的礼物没有白送，
因为我一斧就把她的头劈飞了！
呼——呼——呼——呼！

我很想把这歌词都译出来，但是力不从心，而且篇幅过长，遂作罢。③

至于幽禁两位王子以及简·格兰被处死的地点问

① 安娜女王(1507—1536)，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亨利八世的妻子，因失宠而被处死。

② 卡特琳·霍华女王(?—1542)，亨利八世的妻子，因同秘书有奸情而被问斩。

③ 上面几段歌词，夏目漱石完全照搬英文原文，没有译为日文，故有此语。

题，实在多得力于德拉克洛修① 的绘画，它使我的想象有了归结。我谨在此一表谢意。

用船押送来的囚犯中，有一个叫魏尔特的，他是名诗人② 的儿子，曾为了简·格兰而举兵。他们父子同名。我在这里说明一下，以免混淆。

照理说，我应该把塔中和塔周围的景物写得更详细一些，以便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明了塔的情况，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我撰此文的目的毕竟不是为了游览者，再说随着年月的流逝，对景物的印象实在模糊，所以动辄就会罗列一些主观性的词语，有时恐怕会使读者读了后心中不快。为此，我先在这里打个招呼，敬请诸位谅解为幸。

淑　华译

① 保尔·德拉克洛修(1797—1856)，法国画家，属于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间的所谓中间派，善画历史题材，名震当时。夏目漱石在文中是指这位画家的名作《爱德华四世的孩子》。该画藏于巴黎罗佛尔宫博物馆。

② 托马斯·魏尔特(约1503—1542)，是上面谈到过的军人魏尔特的父亲，曾在亨利八世朝中为官，后因涉及叛乱等问题而被囚于伦敦塔。

文　鸟

夏目漱石

十月份，我迁居早稻田。① 一天，我刮过脸，独自在寂静如寺院似的书房里托着腮出神，三重吉② 来了，对我说："你该喂只鸟儿。"我答道："行啊。"但是出于谨慎，我问他："喂什么鸟儿呀？"他回答说："文鸟。"

文鸟是三重吉在小说③ 里写到过的一种鸟儿，我想，它一定很漂亮，便求三重吉替我买。而三重吉反复强调："你一定得喂哪。"我依然托着腮，嘟哝着说："唔，你去买吧，去买吧。"三重吉这时候一声不吭了。我这才注意到：他大概是讨厌我这种以手支颐的样子。

过了三分钟光景，他开口说："你该买只鸟笼。"我答道："这也行啊。"这次他没有一再强调"你一定得买哪"，而是大

① 实际上夏目漱石是在明治四十年(1907)九月二十九日由驹込西片町迁居早稻田南町的。

② 铃木三重吉(1882—1936)，作家。夏目漱石的学生。当时在东京大学求学。

③ 指短篇小说集《彩色纸头》中的《三月七日》。

谈起鸟笼的知识来。他的讲解是很全面的，可惜我都忘记了。只记得听他说到“头等的价值二十圆左右”时，我顿时表示“用不着买这么好的嘛”，而三重吉听后，轻蔑地笑笑。

接着我问他：“这鸟儿究竟在哪儿买呀？”他答道：“唔，凡是鸟店，一般都有的。”真是笼统得很的回答。我又问：“那末鸟笼呢？”他答道：“鸟笼吗？这个鸟笼嘛，喏，就在那儿——唔，就是那个什么地方吧。”简直是一副令人不知所云的懵懂样子。我说：“不过，喂，连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这总归是不行的吧。”并显出真认为不行的神情来。三重吉见状，以手托着下巴，显得非常没有把握地说道：“哦，听说驹込①有一个制鸟笼的名手，不过年纪很大了，说不定已经去世了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自己当然得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便把事情肯定下来，全部拜托三重吉酌情办理。于是三重吉说道：“那你得立即付钱。”我拿出钱交给他。他把钱放进怀里的一只表面有鱼子纹的折为三层的钱夹，也不知他是从哪儿买来的。三重吉平时爱把钱放在这只钱夹里，向来不分是别人的钱还是自己的钱。我清清楚楚目睹三重吉把这张五圆的钞票塞进这钱夹的底里。

钞票就这样被三重吉收下了。但是鸟儿和鸟笼老是没见送来。

不知不觉间，已是秋天小阳春的季节了。三重吉来过

① 地名。

好多次，总是谈一通女人之类的事后，就告辞回去了，一次也没提及过文鸟和鸟笼的事。透过玻璃窗，阳光把五尺宽的廊庑都照到了，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哪一天喂养文鸟时，就把鸟笼安放在这廊庑中，文鸟一定会快乐地鸣啭的吧。

据三重吉在小说里的描写，文鸟的鸣声是"千代，千代[①]"。看来，三重吉对这种鸣声相当着迷，他屡次三番用到"千代 千代"这词儿，也许他曾经迷恋过一个名叫千代的女子吧。不过三重吉从未透露过这种事。我也没有开口询问。但见廊庑上的阳光好极了，却不闻文鸟的鸣啭声。

天气渐凉，有霜出现了。我每天待在象寺院似的书房里，有时整饬一下寒伧的脸面，有时不修边幅，有时以手支颐，有时把手放下，就这么度着日子。我把两层窗户都关得很严实，又不断往火盆里加炭火。文鸟的事是丢到脑后去了。

不料三重吉神气活现地从门口跑进来。这时已是黄昏了。他冷得把上身直往火盆前凑，特意把一副心事重重的脸相映在火光中，但顿时又变得喜气洋洋了。三重吉的后面跟随着丰隆[②]。丰隆是个不安分的人。他俩的手中各拿着一只鸟笼。三重吉还象个老大哥似的，多抱着一只大的套箱。就在这个初冬的晚上，五圆钱换来了文鸟、鸟笼和大

---

① "千代"这个词，在日语里的发音是"唧嘤"。

② 小宫丰隆(1884—1966)，评论家。夏目漱石的学生。当时在东京大学求学。著有多种有关夏目漱石的专门著作。

套箱。

三重吉非常得意，说："哦，来，请看！"还吩咐："丰隆，把那盏煤油灯再拿近一些。"他的鼻尖已经冻得有些发紫了。

不错，鸟笼做得确实很漂亮，笼架子涂了漆，一根根竹篾削得很精细，而且上了色。三重吉说："一共三圆钱。"然后又说："很便宜吧，丰隆？"丰隆说："嗯，很便宜。"我不太清楚究竟是便宜还是贵，竟也说道："哦，很便宜。"这时三重吉说："讲究些的鸟笼，好象要卖二十圆呢。"这是第二次说到"二十圆"了。同二十圆相比，现在这个价钱无疑是很便宜的。

"这鸟笼上的漆嘛，先生，放在阳光下晒了之后，黑色会渐渐褪掉而泛出红色来的……还有，这竹篾是煮过的，可以放心……"三重吉不停地作着说明。我问："这可以放心是指什么呀？"三重吉竟这么答腔："啊，你看这鸟儿，很漂亮，是不是？"

鸟儿确实很漂亮。我把鸟笼放到里间，距我这儿大概是四尺光景吧，一眼望过去，鸟儿纹丝不动，只见昏暗中有一团雪白的东西。它是那样的洁白，如若它不是蹲在鸟笼中，简直不会想到这是鸟儿。这时我觉得鸟儿有点儿怕冷的样子。

"它大概觉得冷吧？"我问。三重吉说："所以为它准备了套箱呀。"又说道："到晚间，就把鸟笼放进这套箱里。"我问："弄来两只鸟笼，这是为什么呢？"三重吉说："得把鸟儿放到这只粗糙的鸟笼里，经常给它洗澡。"我想：这可有点儿

麻烦呢。这时三重吉补充说道："此外，鸟粪会把鸟笼弄脏的，所以得经常打扫打扫呀。"为了文鸟，三重吉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我连声"是、是"地表示明白了。这时候，三重吉从和服的衣袖里取出一袋谷粒，说道："这谷粒嘛，非得每天喂不可。不给它换食的话，得把食盂取出来，把谷皮吹掉。否则文鸟就不得不一粒一粒拣取实心的谷粒啦。水嘛，也得每天换。先生是爱睡懒觉的，这就很合适了，是不是？"他对文鸟正是关怀备致。于是我说："行啊。"表示一切遵命。这时候丰隆从和服的衣袖里取出食盂和水盂，彬彬有礼地放到我的面前。对方把一切向我交待清楚后，逼我上马了。即使从情理上讲，我也非得照料好文鸟啊。我心里虽然觉得很没有把握，还是决心先干起来再说。我想：要是有什么问题，家中会有人帮我设法解决的吧。

过了一会儿，三重吉小心翼翼地把鸟笼放进套箱里，拿到廊庑上，说道："摆在这儿吧。"便回去了。我在象寺院似的书房中央铺好床，不无寒意地就寝了。尽管有些寒意，但睡下去的话，就一如平时的夜晚，我肩负着文鸟入梦的心情是照样很平静的。

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太阳已射进玻璃窗来了。我突然想到必须给文鸟喂食了。但是我又不想起床，便在"马上就喂，马上就喂"的想法中拖拖拉拉地躺到了八点多钟。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只得起床，趁着去洗脸的时候，赤着脚，顺便跨到凉飕飕的廊庑上，揭去套箱的盖子，把鸟笼沐

浴在亮光中。文鸟一味眨巴着两眼。我感到它大概是想起得再早一些吧，于是，心里觉得不胜抱歉。

文鸟的眼睛是乌黑乌黑的，眼睑的周围象是镶嵌着细细的、粉红色的丝线，每眨一次眼，那丝线就骤然并在一起，合二而一，但是瞬刻之间又呈圆形了。当我把鸟笼从套箱里一拿出来，文鸟便微倾着白色的脑袋，转动着乌黑的眼珠，瞅起我的脸来，然后发出“唧唧”的鸣声。

我把鸟笼轻轻地放在套箱上面。只见文鸟突然飞离停鸟的栖木，随即又降落在栖木上。这停鸟的栖木共有两根，两根栖木间另有一根呈黑色的青轴① 圆棒，在一定的距离处象桥似地架着。文鸟轻轻地踩在一根横木上，我朝文鸟的脚望去，真是美丽无比。在细长而呈淡红色的脚的尖端，镶着晶莹如珍珠的爪子，它舒舒服服地攫着不粗不细的栖木。这时，我觉得眼前有东西一晃，只见文鸟已经在栖木上换了个方向了。文鸟不住地倾侧着脑袋，时而往左，时而往右。我刚注意到它把侧了一半的脑袋突然侧回来而想朝前轻轻伸一伸，它那洁白的羽翼马上又抖动了，它的脚已不偏不倚地落到了对面那根栖木的正中央。它发出“唧唧”的鸣声，从远处注视着我的脸。

我到洗澡间去洗了脸出来，弯到厨房里，打开柜子，取出三重吉昨天替我买来的那袋谷粒，放一些在食盂中，又在另一只水盂里盛满了水，再走到书房外的廊庑上。

---

① 青轴是梅树的一种。

三重吉真是个仔细而周到的人，他昨天已把喂食时必须注意的事项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他说，如果莽撞地打开笼门，文鸟会逃走的，所以得用右手去开笼门，用左手挡在右手下面，如果不在笼外堵住这个出口，那就会出问题的，取出食盂的时候，也必须按这一办法行事。三重吉还摆出两手的正确动作给我看。可是我终于没有问一问怎么具体使用这两手把食盂放进笼里去。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持着食盂，以手指甲轻轻地把笼子的门往上推，与此同时，立即用左手堵住开口处。文鸟顿时回过头来，"唧唧"地叫了。我对自己用左手堵住出口的做法感到赧颜。文鸟丝毫没有要伺机钻空子逃跑的样子，这使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歉意——三重吉教我做了坏事啦。

我把大手徐徐伸进笼子里，这时文鸟突然搏动起翅膀，带着体温的长羽毛扑扑直响，使羽毛发出一片白光，从削得很精细的竹篾之间的缝里飞出来。我顿时觉得自己的这只大手真可恶。我好不容易才把盛有谷粒的食盂和盛有水的水盂搁置在栖木间，立即缩回手来。笼子的门叭嗒一声，自然地落下来关上了。文鸟回到了栖木上，把白颜色的脑袋横向侧过一半来仰视着笼外的我，然后使歪着的脑袋挺直，注视着脚下的谷粒和水。我便到吃饭间去用餐了。

那时，我每天的日课是写小说①。除了吃饭，我白天基

① 指小说《矿工》。明治四十一年(1908)一月一日起在《朝日新闻》上连载。

本上是握着笔伏案工作。静下来的时候，自己都可以听到笔尖在纸上发出的响声。没有人会到我这象寺院似的书房里来，这已是习以为常的现象了。早上，白天，晚间，我都会在这笔尖带来的响声中品尝着寂寞的滋味。但是我也时常让笔尖的响声戛然而止，而且往往是不得不停止。这时，我就把笔夹在手指间，用手掌托着下颚，越过玻璃窗眺望被狂风吹拂的庭园。这已成了我的习惯。眺望过之后，我就捏捏手掌上托着的下颚，当我停下笔不写的时候，便用两个手指捏着下颚朝前拉。于是，听得廊庑上的文鸟忽然鸣了两声："千代，千代。"

我放下笔，悄悄地走出房门，只见文鸟站在栖木上，对着我这个方向高声叫着"千代"，那白色的胸脯凸出在外，仿佛要朝前倾跌似的。这"千代"的鸣声美极了，如果三重吉听见的话，我看准会异常高兴的。三重吉是作下了保证——等你养熟了，它会叫"千代"的哪，一定会叫的哪——而回去的。

我又蹲到鸟笼旁去了。文鸟把蓬起的脑袋时左时右、时上时下地晃了两三次。不一会儿，只见一团雪白的身体轻捷地由栖木上腾起，说时迟那时快，它那美丽的爪子抓住了食盂的边沿，但爪子的一半尚在沿边。这食盂本是搭上一个小手指就会立即翻掉的，而这时竟然稳如吊钟，纹丝不动。可见文鸟的体质是多么轻盈！我总觉得它是雪花的精灵。

文鸟猝然把鸟嘴落到食盂的中央，然后朝左右扫了两

三下，那铺得平平整整的谷粒便簌簌簌地洒落到笼子的底上。文鸟抬起鸟嘴，喉咙处发出了轻轻的声响，然后又把鸟嘴落到谷粒的正中间，又是一阵轻轻的声响。这种声音很有趣，侧耳仔细倾听，是圆滑、细润，而且非常急促的，可使人觉得好象有一个小如紫花地丁的小人儿在用黄金槌子不停地敲打玛瑙的围棋子似的。

留神看看鸟嘴的颜色，是红色中混杂着淡紫色。这红色又是渐次由深而淡的，至啄取谷粒的喙尖处，已呈白色了，是一种犹如象牙似的半透明的白色。这鸟嘴插进谷粒中的动作极其迅速，由左右两边洒落下来的谷粒也好象非常轻。文鸟差点儿没让身子倒转过来似的，把尖尖的鸟嘴直插黄颜色的谷粒中，然后不顾一切地左右摇动自己那蓬松的脑袋。洒落在笼子底上的谷粒，真不知有多少。然而盛谷粒的食盂竟岿然不动，它是算重的。我估计食盂的直径大概有一寸半。

我轻轻地踱回书房，不胜寂寞地干起我的笔耕工作来。文鸟在廊庑上鸣声唧唧，不时又鸣叫起“千代，千代”来。屋外刮着朔风。

傍晚，我去看文鸟饮水。它用细细的脚抓住水盂的边缘，郑重其事地仰起脖子，把小嘴蘸到的那一滴水咽下肚去。我心想，照这样的饮法，一杯水恐怕得饮十来天吧。随即就回书房去了。晚上，我把鸟笼放进套箱。就寝时，我从玻璃窗中向外瞧瞧，看到月亮已经出来，霜已经出现。套箱里的文鸟没有一点儿响动声。

说来抱歉，第二天早上我又晚起了。当我把鸟笼从套箱里取出来时，又是八点多钟了。我想，在套箱里的文鸟大概早就醒了。但是文鸟没有一点儿不满的神情。我把鸟笼刚放到明亮处，它顿时眨巴着两眼，微微缩着脖子，望着我的脸。

我从前认识一个美丽的女子。有一次，我见她靠着桌子在想什么心事，便悄悄地走近她身后，把她身上呈穗状的紫色腰带一端长长地提起，我用这腰带的端尖，从上面轻轻地抚弄她那粉颈的细处。女子从容地回过头来，只见她的眉头微呈八字，眼角和口角绽出了笑意，与此同时，她把漂亮的脖子朝肩膀处缩。文鸟这么望着我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这个女子。现在，这个女子已经出嫁了。在我用紫色的腰带抚弄她的那时候，她刚订婚两三天。

食盂里的谷粒还有八成的样子，但是已混有很多谷皮，水盂里也漂满了谷皮，使水变得非常混浊。必须换食了。我又把大手伸进笼子里。尽管我是小心翼翼地伸进去的，文鸟还是惊恐得直拍打翅膀。我觉得，哪怕让文鸟掉了一根小小的羽毛，我也该感到歉意。我把谷皮吹得一点不剩。那吹离食盂的谷皮就被朔风刮到什么地方去了。水盂里的水也给换了。因为是自来水，所以很凉。

这天，我是在寂寞的沙沙沙的笔触声中度过的。其间，我也不时听得文鸟的“千代、千代”的鸣叫声。我心想，难道文鸟也是因为感到寂寞而鸣叫的吗？我走到廊庑上一看，只见文鸟在两根栖木之间往返，时而飞过去，时而飞回来，

不大有停歇的时候，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不满的样子。

晚间，又把鸟笼放进套箱。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时，室外是一片白色的霜。我心里虽然在想"文鸟也醒了吧"，但实在懒得起床。我连伸过手去拿枕边的报纸都嫌麻烦。不过我点起一支烟，眼睛注视着口中喷出的烟雾渐渐消失，心里在想："等我把这支烟抽完，就起床去放文鸟出来。"这时候，从前那个缩起脖子、眯着眼睛而且微微颦着眉头的女子的脸顿时在这烟雾中出现了。我翻身起床，在睡衣上披了件外套，立即跑到廊庑上。我揭去套箱的盖子，让文鸟出来。文鸟在离开套箱的过程中，鸣了两声"千代、千代"。

据三重吉说，文鸟被人养熟了之后，看到人就要叫的。还说三重吉喂养的文鸟，只要看到三重吉在旁边，就会不停地鸣叫"千代，千代"。不仅如此，还说文鸟会从三重吉的指尖上啄食。我也很想能在什么时候用指尖给文鸟喂食。

次日早晨，我又偷懒了，也没有回忆以前的那个女子。我洗好脸，吃完早餐，这才象是有所醒悟似地到廊庑上去了。我看到鸟笼不知什么时候已坐在套箱上面了。文鸟早已颇有趣地从这根栖木飞到那根栖木，又从那根栖木飞回这根栖木。而且不时伸伸脖子，仰视着笼外的情景。它这副神情真是天真无邪到极点了。从前那个被我用紫色衣带抚弄过的女子，她身穿长襟的衣服，个子挺拔，总爱这么微微侧起脑袋看人。

食盂里还有着谷粒，水盂里还有着水，文鸟感到很满足。我既没换食，也没换水，折回书房了。

午后，我又步入廊庑，我本打算趁这饭后活动的机会，顺便沿着这十来米长的回廊边散步边看看书。可是一看鸟笼里，谷粒已经不到三成，水也完全混浊了。我把书本扔在廊庑上，赶紧给文鸟换食、换水。

次日，我又迟起了。而且在洗脸、吃早餐的这段时间里，都没朝廊庑望望。回到书房之后，我心里想：也许会象昨天一样，家中的仆人已把鸟笼取出来了。于是我探脸望望廊庑，果然不出所料，鸟笼已取了出来，而且谷粒和水都是新换的。我终于放心了，把头缩进书房。这时候只听得文鸟鸣了两声"千代，千代"。我便把缩回来的脑袋再次伸出去，但是文鸟没再鸣叫，而是现出诧异的神情，越过玻璃窗眺望着庭园里的霜。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写字桌前。

书房里，依然只听得笔尖在纸上沙沙沙移动的声响。写就一半的小说正在顺利地进展着。我感到指尖有点僵冻。早晨添加的佐仓炭① 已经发白了，吊在萨摩产的火架子上的铁壶几乎冷却了，炭筐里是空的。我击了击手掌，厨房里根本听不见。我便站起来，打开房门，只见文鸟很反常地站在栖木上一动不动。仔细看去，竟只有一条腿。我把炭筐搁在廊庑上，弯下腰来细细地瞧，看来看去只有一条腿。文鸟全身的重量就由这一条又细又漂亮的腿支撑着，它默不作声地伫立在笼中。

我觉得很奇怪。看来，三重吉虽然把有关文鸟的事悉

---

① 指千叶县佐仓所产的一种良质木炭。

数作了说明，却唯独把这一情况漏掉了。我在炭筐里盛好炭回来时，看见文鸟依然是一条腿。我站在寒飕飕的廊庑上望了好一会儿，根本不见文鸟要动的样子。我敛声屏息地凝视着，看到文鸟那圆圆的眼睛渐渐眯上了。我想文鸟大概想睡觉了吧，便打算轻轻地回书房去。就在我举足的时候，文鸟又睁开了眼睛，与此同时，一条细腿从洁白的胸间伸出来了。我关上房门，把炭添到火盆里。

小说的进展使我越来越不得空闲了。早晨，我依然是大睡懒觉。自从家中的仆人替我照料过文鸟，我总觉得自己的责任变轻了似的。仆人忘记时，我就给文鸟换食、换水，把笼子取出来、放进去。有几次我没去这么干时，便呼唤仆人，命他去干，好象我的事情只限于听文鸟鸣啭似的。

不过，我每来到廊庑上，一定会在鸟笼前站停，看看文鸟。文鸟大概根本不以笼小为苦事，只见它很满意地在两根栖木间来来往往。天气好的时候，文鸟沐浴在越过玻璃窗洒进来的柔和的阳光中，不停地鸣啭。但是它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象三重吉所说的那样——看到我的面孔而特别欢鸣的样子。

当然，文鸟从来没有直接从我的手指上啄取过食物。我情绪好的时候，曾经把面包粉之类的食物放在食指尖上，由笼子的竹篾间伸进去，可是文鸟绝不靠过来。我大着胆子试着再伸进去一些，这时候，只见文鸟被我的粗手指惊吓得在笼中扑打着白色的羽翼乱飞乱舞。这么试过两三次之

后，我自感十分抱歉，永不再干了。我甚至怀疑当今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可能出现那种啄食情景。我想，那恐怕是古代的圣徒才干得了的事吧。三重吉一定在撒谎。

一天，我照例在书房里笔耕，笔尖沙沙沙地响着，在列出一件件孤寂的事情。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钻入我的耳朵。廊庑上传来“刷刷，刷刷”的响声，好象是女子在整理长长的衣裾，不过，这样说又似乎夸张得过份了些。我想，还是这样形容比较妥当——是古装的皇家偶人在阶梯式的陈列台上行走时，那和服裤裙的褶皱在摩擦作响。我丢下正写着的小说稿子，手持钢笔走到廊庑上一看，原来是文鸟在沐浴。

水刚刚换过。文鸟那轻轻的腿插在水盂的中央，水已浸润到它的胸毛。它不时将白色的羽翼向左右伸展一下，同时微微蹲下点儿身子，把腹部往下一贴，顿时全身的羽毛抖动一番。接着，文鸟轻捷地一纵身，飞到了水盂的边沿上，不一会儿，又飞到水盂中。水盂的直径不过一寸半，文鸟飞到水盂中时，它的尾巴和头部都露在外面，脊背当然也在水外，能够浸润在水中的部分，只有腿和胸部。但是文鸟洗得十分高兴。

我急忙取来那只备用的鸟笼，把文鸟移入这只笼里。然后，我拿起喷水壶到洗澡间去盛了自来水，回到笼边，从笼子的上方把水喷洒下来。当喷水壶里的水行将洒尽的时候，只见白色羽翼上的水呈水珠形状滴溜溜地滚落下来。文鸟不住地眨巴着双眼。

从前，当那个被我用紫色腰带抚弄过的女子在客堂间里做事的时候，我曾经从后面二楼上用小镜子把春日的阳光反射到她的脸上，并引以为乐事。女子便抬起微微泛着红光的脸颊，用纤手遮在额前，同时有点诧异地眨眨眼睛。彼时彼地的女子同此时此地的文鸟，那心情恐怕是异曲同工的。

日居月诸，文鸟能常常鸣啭了。但我也常常把它丢在脑后了。有一次，出现过那食盂里只剩有谷皮的情况。又有一次，只见鸟笼的底上全是鸟粪。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宴会，回家迟了。冬月透过玻璃照了进来，空阔的廊庑上显得白濛濛的，这时我看到鸟笼静静地坐在那只套箱上。笼子的边边上浮现出文鸟那白乎乎的身体，它停在栖木上，似有似无地朦胧不清。我卷了卷外套的羽毛状衣袖，立即把鸟笼放进套箱里。

第二天，文鸟一如往常，又神气十足地欢叫了。在后来的那些寒夜里，我时常忘记把鸟笼放进套箱里。有一天晚上，我象往常那样在书房里专心致志地写东西，突然听得廊庑上砰的一声响，好象是什么东西翻落下来了。不过我没有站起来。我依然在赶写我的小说。当然，我心里不是毫无所动，但是想到特意起身跑出去一看，竟是芝麻大的小事，岂不可恨！所以我只是竖起耳朵听了听，权当不知道算了。当天晚上，我是十二点钟过后才就寝的。在去上厕所的时候，我想到方才的响声，为了看看究竟便顺路到廊庑上转了转——

只见鸟笼已从套箱上掉落下来，而且横倒在地上。水盂和食盂全翻掉了。谷粒在廊庑上洒了一地。栖木也脱了出来。文鸟躲闪着紧贴在鸟笼的横条上。从明天起，我决不能再让猫跑到这廊庑上来了。

次日，文鸟没有鸣叫。我把食盂里的谷粒加得象山似的，我把水添到差一点就溢出来了。文鸟长时间地单脚独立在栖木上，一动也不动。吃过午饭，我想给三重吉写一封信吧，刚写了两三行，文鸟"唧唧唧"地叫了。我停下写信的笔。文鸟又"唧唧唧"地叫了。我走出去一看，谷粒和水都大大减少了。我便不再写下去，把信撕掉扔了。

第二天，文鸟又不叫了。它飞下栖木，把肚子紧贴着笼子的底面，胸部稍稍有点向外鼓，细细的羽毛象涟漪似地蓬乱了。这天早上，我收到三重吉的来信，信上说，为了上次那件事，请到某某地方来一次。并且要求我在十点钟之前赶到。我便顾不得文鸟的事，去赴约了。同三重吉相见之后，围绕着一件事谈了很久，谈得很多，后来一起去吃了午饭，还一起吃了晚饭，并且约定明天再见面。于是我回家了。回到家中，大概是九点钟光景，我把文鸟的事忘得精光。由于疲乏，我立刻上床睡着了。

次日一睁眼，马上想到同三重吉交谈的那件事。我刷着牙，心里在琢磨："不管当事人怎么迷，看来嫁到那种地方去总不会有什么前途的，再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别人命她到什么地方去，她就跃跃欲试了。一旦走后，便无法随随便便出来啦。世上多的是自感满意而陷入不幸的人……"吃

过早餐，我又为了昨天的这件事出去了。

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把大衣挂在正门处，想沿着廊庑进书房。步至廊庑时，看见鸟笼坐在套箱上，但是文鸟已翻落在笼子的底上，两条细腿僵直地并在一起，同身体成一直线地伸着。我走到笼子旁边，凝视着文鸟，它那黑黑的眼睛紧闭着，眼皮呈淡青色。

食盂里全是谷皮，不见一颗可啄食的谷粒，水盂也干得盂底都发光了。西落的太阳光透过玻璃窗，正斜照在鸟笼上，笼架上涂的漆——正如三重吉所说的那样——不知何时已褪去了黑色，呈现出红色了。

我望着被冬日着上了红色的笼架，望着空空如也的食盂，望着那两根在笼中承支着空中桥梁的栖木，望着横躺在桥下的僵硬了的文鸟。

我弯下腰，用双手捧起鸟笼，走进书房，把鸟笼摆在十铺席大的书房正中央，然后郑重其事地靠上前去打开笼子的门，伸进我的大手握起文鸟，感到它那柔软的羽毛已冷透了。

我把拳着的手退出鸟笼，然后张开手掌，见文鸟静静地倒在我的手掌上。我摊开着手掌，盯着死去的文鸟凝视了好一会儿。然后，我把它轻轻地放在座垫上，用劲击掌唤人来。

十六岁的女仆叫着“来了”，以手触地地在门槛旁听命。我突然抓起座垫上的文鸟向女仆面前抛去。女仆俯首看着地面，默不作声。我睨视着女仆，说道：“都是你不给喂食，

鸟儿终于死掉了。"女仆仍然默不作声。

我转身面向写字台，给三重吉写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面是这样几句话："由于仆人没有喂食，文鸟不幸死了。把本无所乞求的生命关在笼子里，连喂食的义务都没有尽到，实在是残忍之至。"

我吩咐女仆："把信寄掉，把这鸟儿给我拿走！"女仆问道："拿到哪儿去？"我怒斥道："什么地方都行！随你的便就是了！"女仆见状，惊恐地拿起鸟儿往厨房那边去了。

不一会儿，后面的庭园里传来孩子"埋文鸟、埋文鸟"的嚷嚷声。还听得扫庭园的花匠说道："小姐，你看这里好不好？"我感到颓然，在书房里动起我的笔杆子。

次日，我感到脑袋昏沉沉的，到了十点钟左右才起床。洗脸时，我朝后面的庭园看去，见昨天花匠说话处的附近竖有一块小告示牌，它同一株翠色的木贼草并立在一起，但要比木贼草矮掉一大截。我穿着庭内木屐，踩碎太阳阴影里的地上霜，走近前去一看，这块小告示牌的正面写着："严禁登此土堤。"字是笔子① 的手迹。

午后，三重吉来了回信，只写道："文鸟真是可怜。"至于仆人可恶和残忍什么的，他是只字没提。

吴树文译

① 笔子是夏目漱石的长女，生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五月，其时八岁。

十　夜　梦

夏目漱石

第　一　夜

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抱着胳膊在枕畔坐下后，仰脸躺着的女子轻声地说道："我快要死了。"女子把长发披撒在枕头上，一张轮廓柔和的瓜子脸蛋躺在枕中。白皙的脸颊深处泛起温润的血色，嘴唇的颜色当然也是殷红的，无论如何不象是死的样子。但是女子用轻微的嗓音清清楚楚地说道："我快要死了。"我听后也觉得：她大概是要死了哪。于是俯身注视着她，问道："是吗？你要死了吗？"女子说着"当然是要死了呀"，一下子睁开眼来。这是一双润泽的大眼，在长睫毛的包围之中，一片乌黑，而在乌黑的眼珠深处，清晰地映出了我的身影。

我望着这清澈可见底的黑眼珠发出的光泽，心想：这样也叫死吗？我殷勤地把口凑向枕头旁，又问道："不会死的吧？不要紧吧？"于是女子象在做梦似地瞪着乌黑的眼睛，

依然用轻轻的嗓音说道："可我是要死了，毫无办法呀。"

我郑重其事地问道："那末，你能看见我的脸吗？"对方嫣然一笑，说道："能不能看见？喏，这儿不是反映着吗？"我默然，把脸从枕旁移开。我抱着胳膊，心里在想：看来非死不可了。

过了一会儿，女子又启口了。

"我死后，请把我埋了。请用大的珍珠贝挖坑，请在我的墓碑处放上从太空中殒落的星星的碎片，并请你守候在墓旁，我们会再次相见的。"

我问她："什么时候来相见呀？"

"太阳会升起来的，是吧？然后又沉下去，对吧？接着又升起来，然后又沉下去，对不对？在这火红的太阳东升西落、东升西落的过程中，我说，你能等候我吗？"

我默默地点点头。

女子把轻轻的嗓音拉大了，果断地嚷道："请你等一百年。请你坐在我的墓旁等一百年。我一定会来见你的。"

我便答道："我等候。"

这时，我那非常清晰地反映在她那黑色眼球中的身影，猝然散乱了。我觉得这就仿佛宁静的水面倏地一动，把映在水中的倒影拂乱而惊跑了。也就在这一瞬间，女子的双眼一下子合上了，泪水从她那长长的睫毛间垂向脸颊。——她已经死了。

我便走下庭园，用珍珠贝挖坑。珍珠贝是一种硕大、光滑而边缘锋利的贝壳。每抄一下土，贝壳里侧就在月光的

反射下闪闪发亮。湿润的泥土味也冉冉而起。不一会儿，坑就挖好了。我把女子放进坑里，然后把柔软的泥土轻轻地盖上去。每盖一次土，珍珠贝的里侧就会闪射出月光。

接着，我拾来从太空殒落下来的星星的碎片，轻轻地放到土上。星星的碎片呈圆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来自太空，在长长的殒落过程中把角都磨圆滑了吧。当我抱起碎片往土上放时，我的胸和手都有些暖了。

我坐在苔藓上，抱着胳膊，心里想着"从现在开始，我要在这儿守候一百年啦"，两眼望着圆形的墓石。这时，正如女子所说的那样，太阳从东方升起了，这是一轮硕大的红日。这太阳又如女子所说的那样，不久就落向西方，是红光依然地骤然落下去的。我计着数——这是一。

没过多久，鲜红色的太阳又渐渐腾起，然后，又默默地西沉。我便计着数——这是二。

我就这么"一、二"地往下数，自己也记不清看到过多少红日了。数啊，数啊，数不尽的红日从我的头上通过去了。但是这满一百年的日子还没有来临。最后，我望着生了苔藓的圆石头，怀疑自己很可能是受了那女子的骗了。

这时候，只见植物的绿色茎条由石头下斜着朝我这儿伸来。眼见着越来越长，一直伸到我的胸部才停下，旋即在摇摇摆摆的茎的顶端，出现一房微倾着脑袋的长形花蕾，并开出了蓬松的花朵。这花儿香极了，不啻是把洁白的百合花放在鼻下而闻到的沁人肺腑的味儿。露水从深邃的上方啪嗒滴到花上，这花儿因着自身的重量，颤巍巍地摇晃了。

我把脑袋凑向前，去亲吻冷露滴中的白色花朵。当我从百合花上抬起脸来的时候，无意中望了望远处的天空，只见晨星闪烁了一下。

"这满一百年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哪！"此时此刻我才察觉到了。

第二夜

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从和尚的禅房里退出来，沿着廊庑回到自己的房间，灯笼若明若暗地发着亮光。我屈起一条腿，膝部支在座垫上去挑灯心，只听得象花朵似的丁香油啪嗒一声落到红漆台子上，屋里顿时明亮起来。

纸拉门上的画是芜村① 的手笔，画上的墨柳深浅有致，远近分明，寒伧的渔翁斜戴着斗笠，在土堤上行走。壁龛里挂着"海中文殊"② 的画轴。已经焚烧完的线香仍在暗处散发着香味。宽大的寺院显得阴森森的，不见人影。圆灯笼的圆形投影落在黑黑的天花板上，仰脸一看，仿佛是活的。

我支着一条腿，左手掀起座垫，右手插进去一摸，一点不错，东西好好在着呢。只要东西在，我就放心了，于是把座垫象原来那样放好，堂堂正正地坐上去。

和尚曾对我说："你是武士。所以不应该不悟哪。"又

---

① 与谢芜村(1716—1783)，日本诗人、画家。
② 这是佛教里的有名画面，画的是文殊菩萨。

说：“从你这种永不知悟来看，你大概不是武士吧。”还说：“你是人的渣滓。”嚷道：“啊，你发火了呀！”并且笑笑，最后说道：“你要是感到委屈，就把你已悟的证据拿出来！”说完把头一扭。这可真是岂有此理！

我心里在说：在贴邻那间大屋子里的座钟没敲响下一个钟点之前，我一定要悟给你看看；待悟了之后，我今夜当再上禅室去，和尚的脑袋同我悟不悟是互为赌注的，我不悟的话，就不能取和尚的性命；我无论如何也得悟，我是武士嘛。

如若不能悟，我便自杀。武士是不该忍辱贪生的，得杀身成仁。

我这么想着，手又不禁伸到了座垫下。我拖出一柄短刀，刀鞘是红色的。我使劲握着刀把，把红色的刀鞘甩出去，冷光闪闪的刀刃在昏黑的屋里闪烁着，象是有什么神物从我手边飕飕地往外奔逃似的，然后悉数汇集在刀尖处，把杀气聚于一点。我看着这锋利的刀刃不得不缩为针尖那样，凝于九寸五分长度的端头而自然而然变得很尖利，顿时想操刀猛砍了。我身上的血液流向右手的手腕，握着的刀把粘得厉害。我的嘴唇在颤抖。

我把短刀插进刀鞘，拖至我的右侧，然后摆开和尚打坐的架势。

我咬牙切齿地骂道：“赵州① 曰无，这无是什么呀？这

---

① 指中国唐代的禅僧。

个贼秃！”

由于咬紧了牙缝，呼出的热气从鼻子里向外喷。太阳穴被牵得发痛。眼睛圆睁着，至少比平时大一倍。

挂轴可见，灯笼可见，地席可见，和尚的秃脑袋清晰可见，他张开着阔嘴的嘲笑声清晰可闻。这和尚真是混帐。是该把这秃脑袋安在他的颈上，让他明白明白。我用舌根念叨着：“无，无。”口中念着“无”，却还是闻到了香火的味儿。这线香真是怎么搞的！

我顿时抡起攥紧的拳头，朝自己的脑袋狠命揍去。于是里侧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两腋渗出了汗水，脊背象木棒似地发僵，膝部的隼接处立即痛起来。我心想：这膝盖骨折了会是什么滋味呢？但觉疼痛、苦痛。这“无”怎么也悟不出来。刚感到要悟出来时，疼痛又发作了。我发怒，我懊丧，我感到非常委屈。眼泪潸然而出。我真想把全身往巨石上撞去，好让自己粉身碎骨。

但是我控制自己坐着不动。我忍受着满胸膛简直不堪忍受的苦恼。这种苦恼把我全身的筋肉由下往上抬，急不可耐地想从毛孔中窜出去，但是没有一处不塞住，简直是处在无出口的残酷至极的状态。

后来，脑袋变得不正常了。灯笼，芜村的画，地席，格厨的搁板，都时有时无地显得缥缈起来。但是，“无”压根儿没在眼前出现。我只是凑合着坐在那里。可是就在这时候，隔壁客堂间里的钟突然“噹”地敲响了。

我吓了一跳，右手立刻扶在短刀上。时钟又“噹”地敲

了第二下。

第 三 夜

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背着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确实是我的儿子。奇怪的是：孩子的眼睛不知何时瞎掉了，成了个小和尚。我问他："你的眼睛什么时候瞎的呀？"他答道："唔，早就瞎了。"他的嗓音无疑是孩子的声音，但措词简直象个大人，而且用的是平辈的口气。

左右两旁都是庄稼地，中间是一条小径。鹭鸶的身影不时在暗中闪过。

"飞到田里啦。"我的脊背上在这么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努力把脸回过去。

"咦，鹭鸶不是在鸣叫吗？"他回答。

这时，果真传来两下鹭鸶的鸣声。

我明知他是我的孩子，心里还是有点儿怕。背着这样的家伙走下去该会有什么结果，实在不得而知，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把他甩了呢？我朝前方望去，只见昏暗中有一片大树林。我心里正在琢磨"去那儿看看再说"时，脊背上说话了。

"嘀嘀。"

"你笑什么？"

孩子不回答我的话，只是问道："父亲，你觉得沉不沉？"

"不沉。"我回答。

"马上就会沉起来啦。"他立即说道。

我以树林为目标，默默地走去。田间的小径很不规则地透迤着，一路走去，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顺利。不一会儿，小径分成了两股，我站在岔路口停了一会。

"这儿应该有块石头呀。"孩子说道。

果然，在高及腰部的地方站着一块八寸见方的石头。石头上写着，向左去是日洼，向右去是堀田原。这红色的字迹在昏暗中分明可辨，颜色近似于蝾螈的肚皮。

"走左面这条道吧。"孩子下令了。我朝左望去，看到先前那片树林正自高空中把黑糊糊的影子压向我俩的头顶。我有点踌躇了。

"你不必多虑嘛。"孩子又开口了。我只好向树林的方向走去，肚里却在嘀咕：两眼都瞎了的人怎么什么都一清二楚呢？这么想着，顺着道儿走近了树林。

这时候脊背上又传来了这样的话："眼睛瞎了真是不方便极了。"

"所以我背着你呀。这还不行吗？"

"承你背我，当然十分感谢，但是受人愚弄也真受不了，甚至要受亲生父亲的愚弄，受不了哪。"

我觉得这孩子很讨厌，真想快一点走进树林，好把他丢了，于是直往前赶。

"再朝前走走，你就会想起来的——也是在这么一个夜晚呀。"脊背上的孩子好象在自言自语似地说道。

“你是指什么呢？”我发出了诘问的声音。

“指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孩子带着嘲笑的口气回答。我听后，隐隐约约地好象有点儿想起来了，但很模糊，只是觉得好象是有这么一个夜晚的。我想，再往前走走，也许会想起来的。我又觉得，一旦想起来后，更是不得了，得在没想起来之前，趁早把他甩掉，免得老是心神不宁。于是我愈走愈快。

雨是先前就下起来的。路越来越黑。简直象在做梦。脊背上紧贴着这个小孩子，他对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不洞悉，仿佛是一面不漏过细微情节的镜子似的，在闪闪发光。而且他还是我的儿子，是一个瞎子。这真叫我受不了。

“到了，就是这里，就在那棵杉树下。”

这孩子的声音在雨中清晰可闻。我不由得停下来，不知不觉地走进这树林中，只见在自己眼前一两米的地方有个黑东西。确实如孩子所说，那是棵杉树。

“父亲，就是在这棵杉树下呀。”

“嗯，是啊。”我不禁这么回答。

“是在文化五年①，这年是辰年对吧？”

不错，我觉得好象是在文化五年，那年是辰年。

“你杀死我的那个时候，距今恰好一百年啦。”

我听见这一句话后，头脑里顿时浮现出当时的情景

① 文化是江户时代的光格和仁孝天皇时期的年号，自一八〇四年起，凡十五年。

来——在距今一百年前的文化五年，那年是辰年，也是在这样一个黑夜里，我在这棵杉树下杀了一个瞎子。这时我才醒悟：我是杀过人的。就在这个时刻，我觉得脊背上的孩子突然变成了地藏菩萨似的，沉得厉害。

第四夜

宽大的土间的中央放着一张小桌子，桌旁摆着几只凳子。桌子黑得发亮，桌边有一只方的餐盘，老爷爷面对餐盘在自酌自饮。那菜好象是炖三鲜。

老爷爷喝了点儿酒之后，脸上红得厉害，而且可以说是红光满面，简直找不到一丝皱纹。只有那一大把白胡须在说明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我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心里却在琢磨：不知老爷爷有多少年纪啦。这时，用提桶来后面的竹笕处打了水的老板娘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一边问道："老爷爷多大年纪啦？"

老爷爷把鼓了一嘴的炖三鲜咽下肚，若无其事地答道："多大年纪嘛，我也忘了哪。"

老板娘把擦过的手插到细细的腰带间，站在一旁看着老爷爷的侧脸。老爷爷用茶碗那样大的酒盅喝了一大口酒，然后由白胡须间长长地吐了口气。

这时老板娘问道："老爷爷家住哪儿呀？"

老爷爷中止住长声的吁气，说道："在脐的深处哪。"

老板娘依然把手插在细腰带间，又问道："您上哪儿

去?"

老爷爷又用茶碗那样大的酒盅喝了一大口热酒，象先前那样吐着长气，说道："我到那儿去哪。"

"一直朝前?"老板娘问。

与此同时，只见老爷爷吐出的气越过纸隔扇，通过柳树下，径直向河滩方向而去。

老爷爷走出大门口，我也跟在他身后走出来。老爷爷的腰里挂着一只小的葫芦瓢，肩上背着一只方箱子，一直吊到腋下。他身穿浅黄色的紧身短裤和浅黄色的背心，只有袜套是黄颜色的，好象是用什么皮制成的。

老爷爷径直来到柳树下。柳树下有三四个小孩。老爷爷笑着从腰间掏出浅黄色的手帕，把它搓得象纸捻似地又细又长，然后放在地面的中央，接着在手帕的周围圈上一个大圆圈，最后从背在肩上的箱子里取出一支黄铜制的卖糖人吹的笛子。

"现在，这手帕要变成蛇了，请大家看好，请大家看好啦。"他不住地重复着这些话。

孩子们专心致志地看着手帕。我也目不旁视。

"大家看好，大家看好，看好啦。"老爷爷又嚷又吹笛，同时在画的圆圈上兜圈子。我直盯着手帕看，但是手帕一动也不动。

老爷爷"吱吱"地吹着笛子，并在圆圈上转了不少圈子。他把草鞋踮起来，蹑着脚尖，郑重其事地围绕着手帕转圈子。看上去又可怕又滑稽。

不一会儿，笛声戛然而止，老爷爷打开肩上背着的那只箱子，然后用手猛然掐住手帕的脖子处，迅速地把手帕丢进箱中。

“这么一来，手帕便在箱子里变成蛇了。我马上给你们看，马上给你们看。”老爷爷说着，径直迈步向前走去。他穿过柳树下，沿着小径笔直地下行。我很想看蛇，便顺着小径一直尾随着。只听得老爷爷时而嚷着“马上就成”，时而叫着“马上就变蛇”，一路走去。后来他唱了起来：

马上就成，
马上就变蛇，
一定会变，
笛儿在鸣。

他唱着唱着，渐渐来到了河滩。河上没有桥，河边没有船。我刚刚在想他大概会在这儿停下来，把箱中的蛇让我瞧瞧了吧，只见老爷爷哗啦哗啦地涉水走进河水里。起先水只到他的膝部，渐渐地浸及腰部，深至胸部，直至没在水中看不见了。但是老爷爷仍在唱道：

水变深了，
夜降临了，
径直朝前。

他一边唱一边径直不停地迈步走去。最后，他的胡须、脸、脑袋、头巾，渐渐地消失不见了。

我心里在想：也许老爷爷渡过河登上对岸时，会把蛇给我看了吧。我独自站在那里一心等待着，永远等待着。周围的芦叶在鸣响。但是老爷爷终究没有从河里上来。

第 五 夜

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那是距今相当远的旧事，好象已近于神治时代① 了。我不幸战败被对方生擒后，被押至对方的主帅前。

当时的人们都长得很高，而且都留着长须，扎有皮带，皮带上挂着状如木棒的剑。弓上用的是粗藤蔓，不事修饰，既没涂漆也没抛光，极其朴素。

对方的主帅用右手握着弓的中央，把弓的一头支在草上，身子坐在一只倒伏的酒瓮似的东西上。朝他的脸上望去，左右两条又浓又粗的眉毛在鼻子的上方联成一体。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剃须修面这些玩意儿。

我是俘虏，当然没有座位，只是在草上盘腿而坐。我的脚上穿着一双大的草鞋。当时的草鞋是高筒的，站起来时，筒高及膝部，边缘部分留着一些不编完的稻草条条，象穗子似地垂着，迈起步子时，穗子会窸窸窣窣地晃动，成了种

① 是日本神话中的时代。

装饰。

主帅借着篝火的亮光看着我的脸，问道："愿死愿活？"这也是当时的习俗，凡是俘虏，总得受此一问。如果回答"愿活"，就意味着投降。如果回答"愿死"，就表示决不屈服。我便回答了一句"愿死"。主帅把支在草上的弓向前方一甩，刷地把挂在腰间的状如木棒的剑拔出来，只见篝火逆风而来，从横里喷到了剑上。我把右手掌张成枫叶状，手心朝着主帅，伸向他的眉眼处。这是表示：等一等！主帅见状，把粗大的剑哗啦一声插进剑鞘。

当时已经有情爱这种事了。我说亟想在临死前见一见自己心爱的女子。主帅说："我可以等你，直到天亮鸡鸣时为止。"我必须在鸡鸣之前把这女子叫到这儿来。如果鸡一鸣而女子不来，我便见不到她而被处死。

主帅坐在那里不动，两眼望着篝火。我在草上等待她来，腿上的大草鞋呈交叉状。夜越来越深了。

不时可以听得篝火在溃散的声音。篝火每溃散一下，火焰就减弱一些，向主帅退避三舍。主帅的两眼在浓黑的眉毛下闪烁着光芒。于是有人跑过来，往烈火中添加新柴。不一会儿，火又毕剥作响了，这是一种在驱逐黑暗的威风凛凛的声响。

这时候，她已把系在后面那棵枹树上的白马牵了出来。她在马鬃上抚了三次，飞身跃上高高的马背。这是一匹没鞍没镫的裸马。她一夹马肚子，马就用又长又白的腿一溜烟地窜向前去了。由于有人在不住地往篝火中添柴，所以

远远望过去，天空下是有些微微发亮的。马儿就以这亮光为目标，从黑暗中飞驰而来，它的鼻孔里喷出两条象火柱似的气息，朝目标奔来。但是女子还是不停地用纤足狠夹马肚子。马蹄声仿佛在空中作响似的，拼命疾驰。女子的头发象燕尾旗似的，发梢在黑暗中飘曳着。但是，马儿还是没能来得及赶到篝火前。

就在这时候，漆黑的道旁突然响起了喔喔的鸡叫声。女子腾起身子，紧紧抓住手中的缰绳。马的前蹄顿时在坚硬的岩石上烙下了蹄印。

喔喔的鸡鸣声又响了。

女子叫了声"啊——"，绷紧的缰绳顿时松了松。马儿的两条前腿失蹄，连同骑者一起向正前方栽下去。岩下是无底的深渊。

马蹄的印痕至今仍留在岩石上。学鸡鸣的乃是哼哈二将脚下的恶鬼，只要这岩石上还留着马蹄踩下的印痕，那恶鬼就是我的不共戴天之敌。

第 六 夜

听人说运庆①在护国寺的山门处刻仁王②像，我趁散步之便，踱去瞧瞧，只见已有许多人比我先到一步，在那里不住地信口议论。

---

① 日本镰仓初期的雕刻家，在雕刻界中影响很大。

② 寺院的守护神，又称金刚力士。

在山门前十来米处，有一株大红松，树干斜着向上，遮住了山门的瓦盖，一味向远远的青空伸去。青翠的松树同红漆的大门互相辉映，蔚为美观。再说，这株松树所在的位置很好，以不遮掩门的左端为原则，向上斜切过去，越到上面伸展得越宽，一直插至屋顶，颇具古风。令人思及镰仓时代。

但是来观看的人，都同我一样，全是明治时代的人。其中尤以车夫居多。这些车夫准是等乘客等得无聊而过来观看的。

"真是庞然大物呀。"有人这么说。

"比起刻什么人物来，这要费劲多啦。"还有人这么说。

我刚刚在想："是吗?"只听得一个男人说道："嗨，是仁王嘛。现在也刻仁王？嗨，是啊，我呀，一直以为仁王像都是旧的呢?"

"仁王实在强大呀，不论怎么说，仁王是了不起的。自古至今，再强大的人也无法强过仁王哪。反正呀，比日本武尊还要强大哪。"有一个人启口说道。他掖起后衣襟，没戴帽子，看来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粗人。

运庆听着这些观看者的评头品足，毫不在意，只顾用凿子和锤子干活，连头也不回一下。他攀在高处，不停地凿刻仁王的脸部。

运庆的头上戴着一顶古式小礼帽形状的东西，上身穿一件近似武士礼服的宽袖衣服，一副古色古香的样子。运庆的这种装束同观看者叽哩哇啦的腔调简直无法相配。我

心里在嘀咕：怎么运庆一直活到现在呀？我虽然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却仍然站着观看。

但是运庆根本没有现出感到希奇古怪的神情，他在专心致志地雕刻。

一个年轻人仰脸看着运庆的这种神情，回过头来向着我赞叹道："不愧是运庆哪。眼中没有旁人。他这副神情不啻是在表示：'天下英雄，唯仁王和我耳。'令人敬佩！"

我感到这一番话很有意思，便朝这个年轻人望望。

年轻人立即接口说道："你看那凿子和锤子的动法多神！简直炉火纯青到妙不可言了。"

运庆现在在横向凿刻足有一寸宽的粗浓眉毛。只见他把凿子的端头竖竖放放，刚竖起一些时，旋即用锤子斜劈下来，一点儿一点儿劈掉坚硬的木质，成片的木屑随着锤声飞出来，但见鼻翼表现出来的怒气忽然在鼻子的侧面浮现出来。运庆的入刀法无比娴熟，没有丝毫的犹豫。

"用凿子如此漫不经心，眉毛和鼻子竟能随心所欲地刻出来哪。"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禁自言自语起来。

这时候，先前那个年轻人说道："哦，那不是在用凿子凿刻眉毛和鼻子。这眉毛和鼻子本是埋藏在木质中的，他无非是借着凿子和锤子的力量把眉毛和鼻子挖出来罢了。这就如同由土中挖出石头一样，因此绝不会出错的。"

我这时才恍然有所悟：所谓雕刻，就是这么回事吗？我想：真要如此的话，岂不是无人不会啦！于是，我也迫不及待了，跃跃欲试，想雕出个仁王来。为此，我不再观看，赶紧

回家了。

我从工具箱里取出凿子和锤子，跑到后院，看到不久前被风暴刮倒的青冈栎已被仆人砍成一段段不长不短的劈柴，堆成一个大垛，备作柴禾了。

我选了一段最大的，干劲十足地开始雕凿了。但是很不幸，寻找不到仁王。我又去取了一段，命运不济，仍然没有凿到。第三段里也还是不见仁王的影子。我把全部劈柴一一取来凿过，没有一段是藏有仁王的。我终于明白了：在明治时期的树木里是不可能埋藏着仁王的。而运庆怎么能一直活到现在的问题，也就基本上迎刃而解了。

第 七 夜

我好象是乘在一艘大船上。

这艘船日以继夜、片刻不停地吐着黑烟破浪前进，发出惊人的响声。但我不知道它要去哪儿，只见象烧红的火筷子那样的太阳从波底升起来，一直升至高高的桅杆的正上方，刚刚挂了一会儿，旋即在不知不觉中赶过了大船，跑到前头去了。最后，仍发出象烧红的火筷子那样的颜色，又落下来了。每逢这种时候，蔚蓝色的波浪就在远处翻起深红色的光泽。于是，大船发出惊人的响声朝前追去。不过，怎么也别想追上。

有一次，我缠住一个船员问道："这船是在向西而行吗?"

船员显出惊讶的神情，盯着我望了好一会儿，然后反问道："为什么呢？"

"因为船好象在追随着西落的太阳而行嘛。"

船员哈哈哈地笑了，接着朝前走去。

"西落的太阳的尽头是东呢，这是真的吗？东升的太阳的归宿是西呢，这也是真的吗？寄身于海涛之上，头枕波浪而眠，流吧，流吧。"他大声喟叹。

我走到船头，看到众多的水手在一齐拉粗粗的帆索。

我茫无头绪，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靠岸，也不了解这船在驶往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船正吐着黑烟、破浪向前。波面相当宽阔，蔚蓝蔚蓝的，苍茫无边，有时也会呈现出紫色，只有船的周围始终是在冒着雪白的泡沫。我非常不得要领，心想：乘在这种船上，还不如跳海死了吧。

同船的乘客很多，基本上是外国人，但脸部是各式各样的。在天空阴霾下来、船晃动不已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凭靠在栏杆上，不停地哭泣，她那擦眼睛的手绢已经发白，但是身上穿着印花的西服。我看到这个女人后，才明白舍我之外还有悲伤者在。

一天晚上，我来到甲板独自眺望星星。这时有一个外国人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学点儿天文学"。我心想：无聊得都想去死，还有什么必要学天文学！便默不作声。于是，这个外国人把位于金牛宫①顶端的七星的故事讲给我听，并

① 星宿名。

且说：星也好，海也好，都是神造出来的。最后又问我"信不信神"。我望着太空，一声不吭。

有一次，我走进客厅，看到对面有一位身穿讲究的年轻女子在弹钢琴，琴旁站着一个高高的漂亮青年，他在唱歌，嘴长得非常大。不过这两个人都是一副旁若无人的神态，仿佛连身在船上的事也忘记了。

我越来越感到无聊了，终于决心一死了之。于是在某天晚上，趁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我毅然跳进海里。但是——在我的脚离开甲板、脱离船沿的一刹那间，我突然舍不得这条命了。我从心底里希望"最好别跳"，但是为时已晚了。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这时只能投身入海而无法刹车了。船是那么高大无比，我的身子虽然离开了船，脚却老是碰不到水面。不过两手也无处可抓攀，只是在逐渐接近水面。不论我怎么缩起腿也无济于事——正在接近水面。水的颜色是黑的。

这时候，船又照例吐着黑烟，从我身旁驶过去了。这时候我才醒悟到，我还是乘在这艘船上好，即使不知道它要开往何处。我对自己已无法使我的醒悟付诸实施而感到无比的后悔和恐怖。我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向黑色的海浪飘落下去了。

第 八 夜

我一跨进理发室的门栏，只见三四个身穿白衣服、聚

在一起的人齐声说道："请！"

我站在屋子中央扫视了一下，知道房间是方的，两面开着窗，另外两面竖有镜子。我数了数，镜子凡六块。

我走到一块镜子前，坐下来。听得椅子面松软下陷的声音，这是坐上去非常舒适的椅子。我的脸清清楚楚地映在镜子里，脸的后面是窗子，斜对面是帐台，帐台里没有人。从窗子外路过的人，只出现腰以上的部分。

庄太郎带着一个女人路过。这庄太郎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买的。而女子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打扮得一新。两人都得意洋洋。我正想仔细看看女子的脸，两人已经走过去了。

卖豆腐的吹着喇叭走过，他把喇叭顶在嘴上，两腮鼓得象是被蜂螫过似的。他就这么鼓着两腮走了过去，叫人怎么也安心不下来，仿佛永远在受蜂螫似的。

艺妓出现了，她还没有化妆，头上的岛田发型已经松散了，好象没有扎头带，脸上也是刚刚睡醒的样子，气色差得令人可怜。只见她鞠躬致意后说道："听候吩咐。"但是镜子里怎么也看不到她在同谁说话。

这时候，身旁白衣服的理发师走到我的身后，拿起剪子和木梳望着我的脑袋。我捻着稀疏的胡子，问道："您看怎么样？能行吗？"穿着白衣服的对方一句话也不说，用手中那把琥珀色的木梳轻轻地敲了敲我的脑袋。

"嗳，我说这头嘛……您看怎么样，能行吗？"我问这穿白衣服的人。他还是一声不吭，开始咔嚓咔嚓地使起剪刀

来。

我瞪大着两眼，不让镜子里的景象漏去一点一滴，但是剪刀每响一下，黑黑的头发就随着飞出来，使我越来越害怕，所以没一会儿我就把眼睛闭上了。

这时候身穿白衣服的人对我这么说："先生，您看见门口那个卖金鱼的吗？"

我说没有看到。这穿白衣服的人没再说什么，剪子声响个不停。这时，只听得有人突然大声喊了句："危险！"我一惊，睁开眼来，看见穿白衣服的人的袖子底下有自行车的车轮，还有人力车的车把。我刚有所思，这穿白衣服的人顿时用双手按住我的脑袋，向侧面一拧。自行车和人力车都一点儿看不到了。只有剪子的咔嚓咔嚓声。

不一会儿，这穿白衣的人转到我的侧面，开始剃耳边的头发。头发不再向前飞散，我便放心地睁开着眼。就在这时候，传来了"粘糕哟、糕哟、糕哟"的吆喊声，有人在用小杵有节奏地往臼中舂粘糕。我只是在小时候看到过卖粘糕的，所以这时候很想看一看，但是镜子里根本没有卖粘糕的，只听得舂粘糕的声音。

我竭力睁大眼睛，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地朝镜子里张望，看到帐台里不知何时已坐着一个女人。她身材高大，肤色微黑，眉毛浓浓的，梳着双发髻的发型，身穿夹衣，戴着黑缎子的衬领，支起一条腿在数钞票。钞票好象全是十圆的票面。女子低着长长的睫毛，咬着薄薄的嘴唇，在专心致志地数着，不过她数得好象很快，手有点儿跟不上。再说，这些

钞票好象老是数不完，那放在膝上的钞票至多是一百张，但是数了好久，依然是一百张。

我茫然地望着这女子和那十圆票面的钞票。这时候听得耳边传来那穿白衣服的人的喊声："洗头吧。"我感到正中下怀，便离开椅子站起来，同时转脸往帐台方向看了一眼，然而帐台里既没有那女子，也没有什么钞票。

我付了钱走出大门，见大门的左侧并排放着五只小桶，桶里养着很多金鱼，红色的，带斑点的，瘦的，胖的。那卖金鱼的人就在桶的后面，他凝神望着眼前的金鱼，手掌托着下颚，一动也不动，对于街上熙来攘往的情景简直毫不在意。我站了好一会儿，望着这卖金鱼的人。在我望着他的这一段时间里，可以说这卖金鱼的人真是一动也不曾动过。

第九夜

世间不知怎么地骚乱起来。眼看又要爆发战争了。被火烧得无家可归的裸体马儿，不分昼夜地在宅地周围狂奔，我仿佛感到士兵们在争先恐后地追赶马儿，昼夜不舍。但是家里呢，却静得可怕。

家中住着年轻的母亲和一个三岁的孩子。父亲出远门去了。父亲离家，是在一个不见明月的深夜。他在地板上穿好草鞋，戴上黑色的头巾，由厨房的后门口出去了。当时，母亲手持六角纸灯，灯光在黑暗中划出又细又长的亮光，照到了围篱前的那株古桧树上。

父亲就此没有回来过。母亲每天总要对三岁的孩子这么说："爸爸呢？"孩子不响，不一会儿答道："那儿。"即使母亲问："什么时候回来呀？"孩子还是答道："那儿。"并且笑笑。这时母亲也笑了，于是反反复复地教孩子说"就要回来啦"。但是孩子只记住了"就要"。有时母亲问："爸爸在哪里？"孩子竟会答出"就要"来。

到了晚上，四周寂静无声，母亲把腰带束好，在腰带间插上一柄鲛皮套子的短刀，用细带子把孩子固定在脊背上，悄悄地由便门走出去。母亲成天穿草履，孩子有时就听着这草履的响声，在母亲的背上睡着了。

由绵亘着土墙的住宅区向西下行，走到缓缓的坡脚下，看到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以银杏树为目标向右面斜过去，可以看到一百来米的深处立着神庙的门楼。一侧是农田，另一侧全是山白竹。通过这些山白竹，来到门楼前。钻过门楼，是阴暗的杉木林子。然后沿着三、四十米长的铺石路面，走到尽头，到达旧大殿的台阶前。露出了灰色的香资箱的上方垂有大铃铛的拴绳，白天看过去，铃铛旁挂有书写着"八幡宫"① 的匾，这"八"字的字体就象是两只相向的鸽子，很有趣。此外还有一些各不相同的匾。大多是在射中者的名字前放上射中者的金靶子。偶尔也有放长刀的。

钻过门楼，听得杉树梢上的猫头鹰叫个不停，粗糙的草履也在答答作响。母亲走到大殿前停下，先敲了敲铃，接着

① 八幡宫是指祭祀八幡神的神社。

蹲下，击掌拜神。在这种时候，猫头鹰的叫声一般会戛然而止的。然后，母亲一心一意地祈求保佑丈夫平安无事。母亲虔诚地相信，既然丈夫是武士，那末自己这么跑来乞求弓矢之神的八幡神①无论如何加以保佑，大概不会不理睬的吧。

孩子往往被那铃声吵醒，睁眼望见周围一片漆黑，有时便在母亲背上哭起来了。这时母亲一面在口中念念有词，一面晃动着上身，努力哄着孩子。孩子往往就乖乖地止声不哭了，但也有哭得更凶的现象。但是母亲绝不轻易站起来。

母亲为丈夫的安危祈求了一番之后，接着解开细带子，把背上的孩子一松，象是滑落下来似的，孩子由背部转到了胸前。她双臂抱着孩子，走上大殿。这时她一定把自己的脸颊擦着孩子的小脸，说道："好孩子，你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啊。"然后，她用这长长的细带子把孩子拴着，把另一头连在大殿的栏杆上。接着，她由殿前的台阶走下来，在三、四十米的铺石路面上来来往往地作拜庙一百次的祈祷活动。

拴在大殿栏杆上的孩子，以细带子的长度为限，黑暗中来来回回地在宽阔的廊庑上爬行。这种夜晚乃是母亲最感惬意的时刻。但是拴着的孩子一旦呱呱地啼哭起来，母亲就不能安宁了。她拜庙的频率加快，步伐非常急促，气喘吁吁了。实在无奈何的时候，便中途折往大殿，登上台阶，努

---

① 八幡神自古以来被尊为弓矢之神，武士有向八幡神起誓的做法。

力哄好孩子，然后再作拜庙的祈祷。

这样过了好几晚，母亲很是焦虑。她彻夜不眠地思虑着父亲，而父亲早在很久之前就被浪士杀死了。

我在梦中听母亲给我说了这么一件可悲的事情。

第十夜

阿健来说，庄太郎在被女子弄走后的第七天晚上突然回来了，回来后立即发烧，卧床不起。

庄太郎是这一带的美男子，是个非常善良、正直的人。但他有一样嗜好——爱戴上巴拿马草帽，晚间往水果店的店前一坐，两眼跟着过路女子的脸蛋转，并且评头品足地赞个没完。除此以外，庄太郎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点了。

当路上不大有女子路过时，庄太郎就不朝路上看，而是看水果了。水果的种类很多，水蜜桃、苹果、香蕉，漂漂亮亮地摆在篓里，列成两行，随时都能作为送人的礼品拿走。庄太郎看着一篓水果，说道："真漂亮。"又说，若是做买卖的话，只有开水果店。可他自己老是戴着巴拿马草帽四处闲逛。

庄太郎有时也会就蜜橘什么的品评一番，说什么"这样的色泽好"。但是他从来没有掏钱买过水果，当然也没吃过，只是一味赞赏色泽好。

一天傍晚，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女子出现在店铺前。她穿着讲究，象是颇有身分的人。庄太郎十分满意女子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而且对女子的相貌非常欣赏。于

是，他脱下头上那顶不可少的巴拿马草帽，殷勤地鞠躬致意。女子指了指最大的一只装满水果的篓子，说："我想买这篓。"庄太郎立即取下这篓水果，递给女子。女子提了提这篓水果，说道："真沉啊。"

庄太郎本就是个闲人，加上生性为人爽快，便说道："那末，我帮你拿回家去吧。"庄太郎同女子一起离开水果店之后，就杳无消息了。

这个庄太郎呀，即使与众不同，这次也真是过分随便了。他的亲戚朋友听到了这一情况后，无不议论纷纷：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呀。到了第七天晚上，庄太郎突然回来了。人们便纷纷赶去，问道："阿庄，你是到哪儿去啦？"庄太郎回答说："乘电车往山里去了。"

这一定是行程相当长的电车。据庄太郎所说，下了电车就往原野方向去。这是非常大的原野，极目四望，到处都是青草。庄太郎同女子一起踩着青草向前走，忽然走到了悬崖上，脚下就是绝壁。这时女子对庄太郎说："请你从这儿跳下去试试。"庄太郎探头一望，深不见底，于是脱下巴拿马草帽，再三拒绝。女子见状，说道："要是拿定主意不往下跳，那末就换为让猪来舔你一下吧，同意吗？"庄太郎平生最讨厌猪和云右卫门①，但是不换成这个内容，就得纵身往下跳呀！这时候，已有一只猪打着响鼻跑来了。庄太郎无法可想，用手中的槟榔木制的细手杖朝猪的鼻子打下去。只

① 桃中轩云右卫门(1873—1916)，明治时期的著名浪曲(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师。

听得那猪哼着，翻身滚下绝壁。庄太郎舒了口气，却见另一头猪正凸着鼻子朝自己身上冲来。庄太郎进退维谷，又挥起手杖，那猪也哼叫着，头朝下地掉进了无底的深渊。紧接着又来了一只猪。这时候庄太郎定了定神，朝远处一望，只见成千上万数也数不清的猪，正成群结队地由遥远的草原尽头径直奔来，这些猪打着响鼻，都以庄太郎为目标。庄太郎由衷地感到害怕，但又束手无策，只好集中注意力，用槟榔木的手杖朝着奔近身边来的猪的鼻子，一一打去。奇怪的是：只要手杖碰到猪鼻子，那猪便会翻身滚下深渊。探头望望，只见这些猪连成一串，头朝下地栽进深不见底的悬崖。庄太郎想到“我把这么多的猪打落下深渊啦”，不禁害怕起来。但是猪仍在源源不断地奔来，它们象生了腿的黑云，在青草里杀出一条路，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一路上还喷着响鼻。

庄太郎振起精神，奋勇迎敌，对着一只只猪的鼻子打了七天六晚，终于筋疲力尽，手象蒟蒻一样发软，最后被猪舔了，于是倒在悬崖上。

阿健讲着庄太郎的事情，在讲到这儿的时候，他感慨道：“所以呀，过分注视女人是要惹祸的哪。”

我认为这当然是无须赘言的。但是阿健还说，他很想获得庄太郎的那顶巴拿马草帽。

看来庄太郎性命难保。巴拿马草帽要归阿健所有了。

吴树文译

在玻璃窗户的里面

夏目漱石

一

从玻璃窗户的里面向外扫视，采取了防霜冻措施的芭蕉、结有红色果实的落霜红的树枝、无所忌惮挺立着的电线杆，顿时跳入眼帘，而其他值得列举的东西，几乎没有进入我的视线。我身处书房，视界极为单调，也极其狭窄。

再则，我自去年年底患了感冒后，几乎足不出户，每天光是坐在这玻璃窗户的里面，所以世上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由于情绪不佳，书也不大看，我每天只知坐坐，躺躺，得过且过。

但是，我不时有所思索，情绪也多少有些起伏。不论天地如何狭小，也自有狭小天地里的事情。此外，时常有人闯进我这个象世外桃源一样的玻璃窗户里来。这是一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来客，所谈所为也总是一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可以说，我是以饶有兴趣的态度迎送着这些来

客的。

我很想把这些情况陆陆续续地写下来，又怕这样的文章给忙碌的人们看了会感到极端的无聊。让那些只在电车中掏出衣服口袋里的报纸、浏览一下大字标题的读者看报上载有我写的这类无聊文章，这将是我的一大罪过。因为这些人整天忙碌不堪，他们看报纸，无非是翻一翻火灾、强盗、杀人等当天新闻中最能吸引他们的事件，或者留意一下能使他们的神经受到相当刺激的措词辛辣的记事。他们往往是在车站等候电车时买一份报纸，乘在电车里的这段时间就借以了解一下昨天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一俟踏进机关或公司，便连衣服口袋里放着报纸的事都忘得个精光——实在不得空闲。

我将冒渎这些忙得仅有那么一点儿自由时间的人们，不辞受到轻蔑，把东西写出来。

自去年起，欧洲发生了大战①。这场战争何时能了结，毫无迹象可言。日本也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局部的参与者。战事结束了，眼下是议会已宣告解散②，接踵而来的大选，当然是攸关政界人士的大问题。米价惨跌，导致农家收入无着，到处呈现出贫困萧条的景象。往年的这时候，例行的春季相扑将上场了。总而言之，世事真是动荡不安哪。象我这种静静地坐在玻璃窗户里面的人，当然没有兴趣在报

① 指一九一四年七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在同年的八月，向德国宣战。

② 指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因增设陆军师团一案被否决，众议院宣告解散。

纸上出头露面。要写的话，我就得压过政治家、军人、实业家和相扑迷来写。但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胆力。我只是因为有人怂恿我"在春天写点儿什么吧"，便写一些只与我有关的无聊事。至于写到哪里为止，这要取决于我手中的笔和版面的情况，事先实难作出明确的预计。

二

有人打电话来找我，我拿起电话听筒贴住耳朵，询问有什么事。原来是某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需要我的相片，便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登门拍摄为好。我答道："这照片的事，倒不大好办呢。"

我同这本杂志简直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曾收到过一两本这种杂志，记得它的特色是刊载着许多笑脸，除此以外，我就没有任何别的印象了。可是，杂志上矫揉造作的众多笑脸给我留下的厌恶感至今仍未消失。这也是我要表示拒绝的原因。

杂志社来电话者说，想要在卯年的新年号上刊载一些卯年出生者的相片。我确实是生于卯年，对方一点儿没有搞错。于是我这么说道：

"你们为杂志需要而拍摄的相片，不是笑嘻嘻的就通不过，对吗？"

"不，没有这种事。"对方立即答道。仿佛我迄今为止一直误解了这杂志的特色。

“如果你们对于本色的面容并不在乎，我想，让你们刊登也未尝不可。”

“哦，那好极了，多谢。”

我同对方约定日期后，挂断了电话。

隔了一天，在约定的时间里，这位打电话来的人穿着漂亮的西装，带着照相机走进了我的书房。我俩交谈了一会儿有关他这本杂志的事情。然后，他替我照了两张相。一张是坐在写字台前的一贯姿势，另一张是站在寒冷的庭前霜地上，普普通通的样子。书房的光线不大亮，所以安置好照相机后，点起了氧化镁①。在氧化镁燃烧起来之前，他把半面脸儿转向我，说道：“虽说我们有约在先，但您能不能稍微带点儿笑容呢？”我听后，忽然感到有些滑稽，同时又感到这个人真蠢。我只说了句“这样就可以了吧”，没有理会对方的要求。他让我站在庭园的树丛前，把照相机的镜头对准我。这时，他又象方才那样彬彬有礼地复述着那句话：“虽说我们有约在先，但您能不能稍微……”同方才相比，我现在连可笑的滑稽感都没有了。

大概过了四天吧，对方邮来了我的相片。相片上的我竟一如对方所要求的那样——带着笑容。于是，我颇懊丧地盯着自己的笑脸，望了好一会儿，因为我断定照片上的笑容是人为地修出来的。

出于慎重，我把这张相片给四五个来我家的人看过，他

① 旧时室内或夜晚摄影时使用。

们的看法都同我一样，认定笑容是修出来的。

有生以来，我曾经有过好多次不愿在人前笑而又脸带笑容的事。看来，我的这种虚假行径，今天在这位摄影师的手下得到了报应。

他虽然把这张笑得颇尴尬的相片给我邮来了，却始终没有把刊有这张相片的杂志寄给我。

三

从H君①那里要来一只小狗的事，不知不觉间距今已三四年了。想起这件事，我也总觉得自己象是在做梦。

当时，它还很小，刚刚断奶。H君的门徒把它裹在包袱布中，乘了电车送到我家中来。当晚，我把它安置在后面的堆物间里，让它睡在一个角落上。我铺好了可以御寒的稻草，给它创造了一个尽量舒适一些的睡处，然后关上了堆物间的门，天没黑它就叫起来了。整整一个夜晚，它都在用爪子挠门，想破门而出。它大概是感到在暗处孤眠不胜寂寞吧，好象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它的这种不安的情绪依然存在着。过了一个多星期，它总算能在给它铺设的稻草上安睡了。而在这一个多星期里，我一到晚上就惦记着它。

我的孩子很珍爱它，一有工夫就去逗弄。但是它没有

---

① 指宝生新(1870—1944)，剧作家。

个名字，也就无法呼叫它。而与一个有生命的小动物做朋友、做游戏，他们无论如何得呼叫对方才行呀。于是，他们苦苦恳求我给这条狗起个名字。我终于为孩子们的这位朋友起了个伟大的名字——赫克托耳。

赫克托耳是《伊利亚特》中写到的一位特洛伊勇士。在特洛伊人同希腊人发生战争的时候，赫克托耳最后被阿契里斯杀死。阿契里斯替自己那死在赫克托耳手下的朋友报了仇。当阿契里斯怒气冲天地从希腊人那边杀出来的时候，只有赫克托耳一个人没有逃进城中。赫克托耳绕特洛伊城三匝，躲避阿契里斯的枪尖。阿契里斯也绕特洛伊城三匝，紧紧追赶，终于用枪刺杀了赫克托耳，然后把赫克托耳的尸体缚在自己的战车上，又绕特洛伊城转了三圈……

我给这只用包袱裹着送来的小狗起了这么个伟大的名字。家中的孩子当然一无所知，开始时嚷道："真是个怪名字呀。"但随即就习惯了。而小狗一听到有人呼叫"赫克托耳"，也会高兴地摇摇尾巴。后来，连这个名字也同"约翰"、"乔治"等平凡的基督教信徒的名字一样，竟使我感觉不到丝毫的古典韵味了。与此同时，家里的人渐渐地不象原来那么珍爱它了。

赫克托耳一度患过大多数的狗都会得的犬瘟病而进了医院。其时，孩子们常去探望它。我也去看望过它。它看见我来时，显得很高兴地摇着尾巴，用依恋的眼神仰望着我。我便蹲下身子，把脸凑近它，用右手抚摩它的脑袋。作为一种回礼，它一味地想舔我的脸。那次，它当着我的面，

第一次听从医生的吩咐而饮了一点儿牛奶。一直侧着脑袋望着它的医生也就说道："照此看来，也许不久就会痊愈了。"赫克托耳果真病愈出院了，它回到家中，乱蹦乱跳，十分神气。

四

不到一天的时间，它交上了两三个朋友。其中最亲近的乃是附近某医生家中的捣蛋鬼，它们差不多大小。这只捣蛋鬼名叫约翰，是典型的基督教徒的名字，但是它的品质远比异端者赫克托耳低劣，它爱随意咬人，最后终于被人打死了。

赫克托耳把这个坏朋友领到家中的庭园里来，肆意糟蹋，给我找麻烦。它们不停地挖着树根，为挖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大洞而感到欣喜。它们故意在漂亮的草花上打滚，使花和茎散的散，倒的倒，狼藉不堪。

约翰被打死之后，无聊的赫克托耳学会了夜游和昼游。我出去散步时，经常看到它在岗亭旁晒太阳。而它只要在家，总是盯住可疑的人吠叫。其中有一个来自本所①一带的十岁左右的孩子角兵卫狮子，受它的攻击最甚。这个孩子总爱叫声"恭喜啦"而走进屋来。如果不能从家中的仆人处讨得些面包皮或一分钱，他是决不走的。因此，不论赫克

① 本所在东京都墨田区，是隅田川东岸的工业区。

托耳怎么吠叫，他也不逃。与此相反，最后倒往往是赫克托耳一边吠叫一边夹着尾巴退到堆物间去了。总之，赫克托耳是个懦夫，从品行方面来说，也已堕落为不亚于野狗的地步了。不过，它始终没有丢掉狗类通有的依恋人的本性，常常是一照面，它就摇着尾巴朝我跑来，有时把它的脊背往我的身上乱蹭。我的衣服和外套不知被它的泥爪子踩污过多少次了。

去年的夏天至秋天，我病了一场①，大约有一个月没能同赫克托耳见面。等到病情总算有了好转而能够走出房门时，我方始在暮色中看到它站在吃饭间外的走廊上。我立即呼叫它的名字，但它一动不动地伏在树木围篱的根旁，任凭我一味地呼喊，它一点儿也不领情。它脑袋不动，尾巴不摆，宛如一块白色的物体粘牢在围篱的根前。想到一个来月没同它见面，它竟连主人的声音都忘掉了，我心里不禁感到一丝淡淡的哀愁。

秋天又来临了。这天晚上，所有房间的防雨套窗都没有关上，从屋里可以清晰地望见闪亮的星光。在我所站的吃饭间外的廊子上有两三个仆人。但当我一再呼叫赫克托耳时，他们连头都不回一下。犹如我被赫克托耳忘却了一样，他们也早把赫克托耳的事丢在脑后了。

我默默地回到起居间，一头躺倒在铺着的被褥上。因为是在病后，我穿着不合时令的、带领子的黑色厚绸质地袍

---

① 夏目漱石在一九一四年九月胃溃疡第四次发作，休养了一个月左右。

子。我嫌脱袍子麻烦，便和衣仰脸躺下，把手交叉着放在胸前，默默地凝视着天花板。

五

第二天早上，当我站在书房外的廊子上环视眼前初秋时节的庭园时，偶然间又认出它的白色身影出现在青苔上。我不愿意重蹈昨晚的失望，故意不呼喊它的名字，但我不能不站在那里，目不旁视地注意着它的举止。只见它把脑袋伸到搁置在树根处的一只石头洗手盆里，咕嘟咕嘟饮着积聚在盆中的雨水。

我不知道这只洗手盆最初是何人何时拿来的。在我搬到这儿来住的那时候，曾命花匠把这只翻倒在后院角落上的六角形洗手盆移至现在所在的地方。当时，盆上长满了青苔，刻在盆侧面的文字一点儿也看不清楚。不过，在搬动这只盆时，我记得自己曾把上面刻着的文字读过一遍，内容是明了的。而具体的文字，我的脑海里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些文字使我产生过一种不寻常的感触，这一点至今还留在我的心坎上，那内容中飘逸着寺庙、佛和无常的气息。

赫克托耳神情沮丧地垂着尾巴，背对着我。在它离开洗手盆时，我看见它的嘴里流着口水。

“它病了，得设法给它治一治。”我说着，回头望了望女看护。因为当时我还雇着女护士。

第二天，我一眼看到它睡在木贼草中。于是，我向女看

护重复了一遍昨天说过的话。但是赫克托耳此后就没有再回家，踪影全无了。

“我想带它去看医生，找来找去，哪儿也没有它的踪影。”

家里的仆人说着，看看我的脸。我没有吭声，但是脑海里涌现出刚获得它时的情形来，眼前也朦胧地浮现出交登记表时的滑稽事儿——在种类一栏里填了“混血种”，在颜色一栏里填了“红色花斑”。

大概在它失踪了一个星期之后，同我家相隔一两百米的某人家差遣一名女仆来报信，说是在此人家庭园里的一个水池中浮起了一具狗尸，拖上来后一看颈圈，见刻有我家的名号，遂跑来通知了。女仆问道：“要不要就地埋了呢？”我立即命车夫去把狗领回来。

我不知道特意差遣女仆来的人家具体座落在哪儿，只是估计大概是在我小时候就熟悉的那座古庙旁。这庙里有山鹿素行① 的墓，山门前有一株古老的朴树，仿佛在纪念着旧时的幕府时代。从我的书房北侧的廊庑上，透过众多的屋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株树。

车夫把赫克托耳的尸体裹在席子里，带回家中。我有意识地没走近它，让人去买了一块小小的白木墓标，在墓标上题了这样的字：“秋风萧瑟，埋骨土中。”我把墓标递给家中的仆人，命他竖在赫克托耳长眠的土上。它的墓在猫的

① 山鹿素行（1622—1685），江户时期的儒者。

墓所①的东北面，大概相距一两米。站在我书房北侧那冷得照不到阳光的廊庑上，由玻璃窗户里观望遍地白霜的后院，两个墓所都能看到。同已经微微朽黑的猫的墓标相比，赫克托耳的墓标显得熠熠生辉。不过，要不了多久，两块墓标都将朽成同样的颜色，也同样地不会惹人注意了。

六

我同这位女子②前后见过四五次。

她第一次来访时，我不在家。据说，传话的仆人提醒她“最好带个介绍信来”，但她说“没法特意去索取这种东西”，就回去了。

过了一天，她写信来，开门见山地问我什么时候有空。我从信封上明白了：她就住在附近，可说是近在咫尺。我立即写了回信，指定了会面的日期。

她按照约定的时间来了。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她穿着一件印有三片槲叶花纹的色泽漂亮的丝绸短外套。看来，她基本上把我的作品读遍了，所以话题多围绕着那些方面转。而初次见面就听对方一味赞赏自己的作品，这看来很可庆幸，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事。说实话，我很难堪。

隔了一个星期她又来了。于是，又对我的作品恭维了

---

① 指夏目漱石的名作《我是猫》中写的那只猫。

② 指吉永秀。《漱石全集》收有作者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给她的两封信。

一番。但是我心里亟想避开这个话题。她第三次来的时候，显得非常激动，从和服的袖子里掏出手绢，不住地擦眼泪。然后，她央求我能不能帮帮忙，把她迄今为止所受的可悲经历写下来。可我还没有听到具体的内容，只好不置可否。我试着询问道："唔，一旦写出来，会不会给人增添什么麻烦事呢？"她便用出奇的坚定口吻答道："只要不写出真名实姓，当然不碍事的。"于是，我特意安排出时间，来听她讲述经历。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她却带来了一位说是很想见见我的女子，并且"希望能把约定的事改在下一次再谈"。我当然没有那种责备她爽约的意思，同她们两人闲聊了一通之后，就分手了。

她最后一次到我的书房里来，是在次日的晚上，我缄默着。她在开始讲述可悲的身世之前，一边用黄铜的火筷子戳着放在自己面前的一只桐花手炉中的炉灰，一边对我这么说道：

"前一阵，我很兴奋，曾央求您把我的事写下来，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光想请先生听一听，所以谨作罢论吧……"

我听后，这么答道：

"没有得到你的允诺，即使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题材，我也决不想落笔的。你放心好了。"

她见我作了确凿的保证，便说了声"那末"之后，开始讲起她七八年来的经历。我默默地望着她的脸。但她总是低垂着眼睑，注视着火盆当中，并用漂亮的手指捏着黄铜的火

筷子，拨弄着炉灰。

碰到听不明白的地方，我便向她提出简短的询问。她的回答很简单而又能为我所接受。不过，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在讲，我只是凝神静听，仿佛一尊木头雕像。

不一会儿，她的脸颊热得泛起了红晕。大概是不曾擦粉的缘故吧，脸颊发热而出现的红晕很醒目地映入了我的眼帘。她俯首坐着，所以一头浓郁的黑发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我的注目。

七

她的自白是极其悲痛的，我在旁听着，简直喘不过气来。后来，她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要是由先生来写小说，会怎么处置这个女主人公呢？”

我答不上来。

“先生认为这女子是死了好呢，还是让她继续活下去好呢？”

“这两种结局，我都可能写的。”我这么回答着，暗中窥视了一下她的神情，见她好象在恳求我给她一个更明确的答复，我只好回答说：

“如果从生命是人生的第一大义来考虑，女子就这么活下去也未尝不可。但是，若把美和高尚归在一起来评价人生的话，问题就可能不同了。”

“先生会选择哪一种呢？”

我又进退维谷了，只好默默地听她说：

"我想到自己现在持有的美的心绪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渐渐淡薄，真是太可怕了。想到眼下的记忆消失后，未来的生活无非象失去了灵魂的躯壳一样，我就感到痛苦异常，恐怖不堪。"

我明白她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眼下正处于遗世而独立、不得纹丝自由的境地。我也明白她的这种欲拔不能的境遇绝不是我的力量所能顾及得了的。我只能站在爱莫能助的旁观者立场上，凝视着她的苦痛。

为了不致错过服药的时间，我已养成把怀表掏出来搁置在座垫旁的习惯，即使有客在场，我也不忌讳的。

"已经十一点了，该回去了。"我终于对她这么说。她站起来，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又说道："这么晚了，我送送你吧。"便同她一起下至门前的脱鞋处。

这时，皎洁的明月高悬，遍照着静谧的夜色。来到大街上，木屐踩在幽静中的泥土上，几乎听不见一点儿声响。我把手揣在怀里，也没戴帽子，跟在她后面一路走去。走到拐角处，她向我打招呼说："承先生相送，实在罪过。"我答道："说不上什么罪过。我们都是人嘛。"

当走到下一个拐角处时，她又说道："承先生相送，我感到不胜荣幸。"我很认真地问她："你真的感到不胜荣幸吗？"她简短、清晰地答道："是的。"我便说："那你别去死，请活下去吧。"不过，我并不知道她是怎样理解我这句话的。接着，我又送她走了大概一百米光景，就折回家中。

听了她泣诉出来的苦难经历，我这天晚上反而滋生出了一个人本该有的好情绪，我已好久未曾有过这样的心情了。我发现，这种情绪就如同读了文学艺术上的妙文后一样。这不禁使我感到自己过去颇得意地出入于有乐座① 和帝国剧场② 的样子是浅薄的。

八

我疲惫地在布满不快的人生道路上行走，心里时常在想着自己总有一天要到达的死的境地。我坚信那死一定要比生快乐。我也想象着届时将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至高无上的状态。

“死比生可贵。”

这句话近来不断地在我胸中徘徊。

但是我现在仍活着。从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渐次向上溯，一百年、二百年，乃至一千年、一万年，人们已养成了一种固习。而我这一代势必不可能冲破这样的固习。所以我也依然执着于这种生了。

为此，要我给人以什么忠言，我一定不会越出以生为前提的范畴。我认为，我必须在如何活下去这一狭窄的范围内，以人类的一员来应答人类的另一员。既然承认自己是在生的当中活动的，又承认他人也是在这生的当中呼吸的，

---

① 日本第一所西式剧场，创办于一九〇八年，毁于关东大地震。

② 创办于一九一一年。

那末，不论如何苦，也不论如何丑，相互之间的根本大义当然得置于这生的基础上才行。

"如果活着很苦痛，那就死吧。"

即使是非常悲观地看待人生的人，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话来的。医务人员面对安然临终的病人，会特意用注射等手段，想方设法地延长患者的苦痛，哪怕是片刻的时间也好。纵然这种近于拷打的行为是人的道德所允许的，但也说明我们是多么顽强地执着于这个生命哪！我终于不能怂恿她去死。

她的心胸已受到了病入膏肓的严重创伤，与此同时，这创伤也给她带来了一种普通人没有经历过的美妙回忆，使她面目生辉。

她象珍视宝石一样，郑重其事地把这一美妙的回忆永远铭刻在心间。可悲的是，这一美妙的回忆就寓于使她遭受比死还痛苦的创伤里。这二者犹如纸的正反面一样不可分割。

我对她说："请你在能医治一切的'时间'的流逝中听其自然吧。"她喟然长叹道："这样的话，我那宝贵的记忆也要渐次消弥了哪。"

公正的"时间"会从她手中夺走那至贵的宝贝，但也会使她的创伤渐渐痊愈。它让炽烈的生的喜悦朦胧而恬淡，与此同时，它也在努力使眼前随同喜悦而来的活生生的痛苦得到解脱。

我想，即使夺取她心中笃爱的炽烈记忆，也要让"时间"

抹掉从她的创伤处淌出来的鲜血。因为我认为"不管怎么平庸,活下去总比死好",这是适合她的情况的。

我这个一贯笃信死比生可贵的人所表示出的这种希望和箴言,终究无法超越那充满不愉快的生。而且,这种做法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我在具体行动上是一个凡庸的自然主义者。我至今还在用半信半疑的眼光凝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

九

我在高级中学求学的时候,同一位叫O的朋友①交往比较密切。我那时候没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同O的往来自然频繁。我大概平均一星期去看他一次,而在有一年暑假里,我几乎每天都到他所住的真砂町去,邀他同往大川游泳场。②

O是东北地方的人,说起话来的腔调同我们这一带的人不一样,显得钝而慢,令人感到他的谈吐同他的气质真是相称极了。我记得自己曾同他有过许多次争论,但始终没有看到他脸上出现过生气或激动的神情。光从这一点来说,他就完全是我值得尊敬的长者。

他的气概豁达大度,他的脑袋也比我硕大得多。他时

---

① O指太田达人,岩平县人,由第一高等中学进东京帝国大学,在物理系毕业。一九一三年后,在库页岛任中学校长。

② 这是设在隅田川两国附近的岸边的游泳场,是一项为东京大学系统下的学生们办的福利事业。

常独自思索着一些我当时想都不曾想到过的问题。他一开始就志愿学理科，但对哲学方面的书籍爱不释手。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曾向他借过一本斯宾塞① 的《第一原理》。

在一碧如洗的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俩经常联袂外出，一面闲聊一面信步而行。这时候，可以看到越过墙头、伸向路上来的树枝上点缀着鹅黄色的嫩叶，虽说一丝风都没有，它们却在簌簌地向下飞落。他偶然视及这一景色后，曾低声叫道："啊，我有所悟了。"而我唯觉得在清空的秋色里运动的东西是多么美，所以他这蕴涵着某种哲理的言语，就象什么密码似的，把不寻常的响声传入了我的耳朵。"有所悟这玩意儿真是奇妙哪。"接着，他用平时那种慢吞吞的语调，自言自语似地作了说明。我听后，还是一句话也接不上去。

他是一个穷苦学生，借宿在大观音② 附近，自己烧饭吃。那时候他留我吃饭，常以烧干鲑鱼款待，够寒碜的。有时候去买点儿煮豆来代替粘糕，两人把包食物的竹叶打开就下筷了。

大学毕业不久，他去外地的中学执教。我为他感到惋惜。但是不了解他的大学老师也许会认为这对他是非常恰当的呢。他本人当然是毫无怨言。几年以后，他接受了为

---

①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从庸俗进化论出发，虚构了一个他认为可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综合哲学公式。

② 大观音是指文京区蓬莱町光源寺内的观音像。

期三年的合同，应雇去中国的某学校任教。任期结束回来后，他旋即在国内担任了中学校长，由秋田迁居横手，现在在库页岛任校长。

他去年有事到京城，顺便来看看我这个阔别已久的朋友。我从传话的仆人手中接过名片，立即迈步朝会客室走去，象往常一样，比客人早一步入座。他顺着走廊来到房门外，一眼看到我端坐在座垫上，立即嚷道："你真会装模作样哪！"

当时也不知怎么搞的，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脱口而出地答了一句："嗯。"我这种招呼不啻是在肯定对方的指摘完全正确，而这样的回答怎么会如此自然、如此顺口、如此不费事地由我喉咙里轻捷地滑出来的呢？看来，我当时的情绪一定是好得纤尘全无，可以肝胆相照了。

十

O同我面对面坐下，我们相互端视对方的脸。我看到他脸上还存有昔日的面影，宛如令人依恋的旧梦留下的纪念，但又仿佛旧情被朦朦胧胧地揉进了新的气氛中，显得灰暗而迷离。我俩已不可能抗拒可畏的"时间"的威力而复返故态，现在，两人只好去回顾自分别以来到今日相见为止这一段时期里的奇妙经历。

O从前有着红如苹果的脸颊、比人大一倍的圆眼睛以及胖乎乎的不啻是女子模样的脸庞。即使现在看来，他还

是一个红脸颊、大眼睛、脸盘儿丰满的人，只是具体情况和从前不尽相同。

我让他看我嘴上的胡子和鬓角。他也摩挲着自己的头让我看。我的鬓毛已经发白，他的头也开始谢顶了。

“人要行至库页岛，大概也就到头了吧。”我揶揄地说。他听后答道：“哦，是啊。”接着谈了各种各样有关库页岛那边的情况，都是我前所未闻的事。不过，我现在已经完全忘光了，只记得一点——那里的夏天真是好极了。

我同他阔别了好几年后，这次同他一起上街。他在礼服上套了一件宽袖的、显得轻飘飘的和服外衣。上了电车后，他一手抓着吊环，一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用手绢扎好的东西给我看。我便问：“是什么呀？”他答道：“栗馅包子。”这栗馅包子是先前在我家里时端出来当点心吃的。我想，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包到手绢里去的，不免有些吃惊。

“你把那栗馅包子带出来了？”

“好象是的吧。”

他的腔调仿佛在表示“真是少见多怪”，随即把这包包子放回衣袋里。

当晚，我们去帝国剧场。我手中的两张票上写明由北边的入口进场，但我搞错了，竟往南边的入口转去。他便提醒我说：“不是那个入口哪。”我停步想了想，说着：“真的呢。应该是在库页岛那个方向才对哪。”便折向指定的入口。

他一开始就说他对帝国剧场很熟悉。但是吃过晚餐、要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时，他也象许多人一样，把二楼和一楼

的入口搞错了，令我解颐。

他从衣袋里掏出金丝边眼镜，不时看看手中的说明书，又若无其事地照样戴着眼镜望着远处的舞台。

“你这是老花眼镜吧？戴着它能望清远处？”

“唔，家——普——岛——”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家普岛”是什么意思。他便告诉我：这是中国话，意思是“差一不一多”。

我们当晚回去时，他在电车里同我分手，然后径自往又远又冷的日本北部的边缘地区去了。

我每次思及他，就会想到他的名字——达人。我觉得这个名字真是上帝特意替他定制成的，并且想到这位达人就在冰天雪地的最北塞担任着中学校长。

十一

有一位夫人为介绍一个女子的事来找我。

“她想烦请你看一看她写的东西。”

听了这位夫人说的话，我的脑海里不禁思绪万端。迄今为止，曾有不少人到我这儿来，要我看一看他们自己写的东西。其中还不乏长篇，稿子成摞，足有一二寸厚。只要时间允许，我是尽可能读的。我的想法很单纯，认为只要读过，也就完成受托的任务而心安理得了。不料对方接着就要我帮忙让报社、杂志社发表。这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了。看来，这些人中颇不乏以请人看一看为手段来达到获得稿

费的本来目的者。我便渐渐不愿好心好意地去看陌生人写的蹩牙东西了。

当然，同当教师时相比，我现在的时间无疑是有些弹性的。不过，我一着手自己的事儿，脑子里就不能顾及别的事了。连我凭着一股热情而说定替人看的稿子，有时也无法兑现。

我把我的想法如实地讲给那位夫人听。夫人充分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后回去了。被介绍来见我的女子走进我的会客室，当是在我坐到座垫上没多久的时候。我的视线越过玻璃窗，望着马上就要凄凄雨下的昏暗天空，对女子说：

“这事可不是社交。如果你我之间光谈些好听的，那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启发，也不可能有所受益。你要是不下决心直言，一切就等于零。你只有毫无掩饰地把一切向我公开，我才能看清你实际上站在何处、面向哪一边，届时我才能指导你。也可以这么说，我这种指导资本是你给我的。因此，我若有所问，而你肚里确有所答的话，那就决不允许不置可否。你要是顾虑自己这样一答会被人笑话、会丢丑以及可能有失体统而惹人生气，于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原形抹得面目全非给对方看的话，我再怎么急不可耐地要使你得到好处，也只能落得个无的放矢的下场。

“这是我向你提出的要求。当然，我也决不对你隐瞒我这方面的情况。只有赤诚相见，我才能对你有所教益，别无他途可寻。所以说，当我的考虑出现什么漏洞，而这漏洞又被你识破的话，那就意味着我的弱点被你捏住了，一切遂告

失败。认为只有求教者才有义务剖腹相见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教人者也应该赤诚相见。双方都要抛开社交的气味，互相推心置腹。

“所以，我在读了你写的东西后，也许会很不客气地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你可不能生气，因为我并不是为了要伤害你的情感才这么干的。而你呢，若是有不理解的地方，请你随时随地提出询问。你是为了理解我的观点而质询，我决不会不高兴的。

“总而言之，我们这种做法是同光以维持原状为目的、以表面圆滑为主体的社交大不一样。你明白了吗？”

女子表示“明白了”以后，回家去了。

十二

有人找上门来要我题字写诗，并且没等我同意，就把诗笺和绢寄来了。起先，我不忍见人因热望落空而扫兴，所以不避字拙之嫌，悉依对方的要求办了。但是，这样的好意看来难以持久，我便渐渐不把诸多的有求者当作什么大事了。

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人生在世，无非是为了天天丢丑。所以这种把拙字送人的做法嘛，只要敢为，也不是不可为的。但是，当我不舒服时，当我很忙时，或者当我不想干这种应酬事时，那些人再不断地要我写这写那，实在令我窘不可言。我同这些人中的好多人根本不认识，所以他们简直不会想到我把他们寄来的诗笺再寄回去要耗费我很多

工夫。

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叫我感到不快，他姓岩崎①，住在播州的坂越②。我记得，此人在几年前经常写明信片来向我求索俳句，我每次都按他的要求写了寄去。后来，他又寄给我一只薄薄的小方邮包。我连拆邮包都觉得麻烦，便原封未动地丢在书房里。而女仆打扫房间时，无意中使它落到书堆里去了。这邮包也就这么"颇体面"地丢失了。

在这小邮包寄来前后，我收到过名古屋寄来的罐头茶叶。不过我一点儿不明白这是谁、又是为什么事而寄给我的。我老实不客气地把茶叶泡茶喝了。没有多久，这个坂越人来信催我把《富士登山图》寄回去。我觉得自已根本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东西，也就不予理睬。然而，他再三再四地催我归还《富士登山图》，简直没完没了。我终于怀疑起他的神经是否正常了。"他很可能是疯了。"我心中这样认为后，决定对他的催促置之不理。

又过了两三个月，我记得是在夏初时节。那天，我坐在杂乱不堪的书房里，觉得憋得难受，便一个人慢慢地把东西整理整理。我在整理书籍时，把那些随手摞在一起的字典和参考书一本一本地分开，重新放好。想不到那个坂越人寄给我的小邮包在这时出现了。我看到眼前这件早已被我忘掉的东西时，也十分吃惊，赶紧解开来查看，只见里面是一张叠得很小的画。看到这张画就是《富士登山图》时，我又大

① 指岩崎太郎次。
② 指兵库县赤穗市坂越町。

吃一惊。

邮包里还附着一封信，信上的话是向我索求画赞，还写着"另寄茶叶为礼"。我见状，越发吃惊了。

当时，我实在无力去写什么《富士登山图》的画赞了。我的情绪离题字这一类事相距太远，根本顾不上去思考与此图情景交融的俳句。但我感到胆寒，便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怠慢深致歉意，接着，感谢他寄送了茶叶。最后，我把《富士登山图》包好，寄还给他。

十三

我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了，便不再把这个坂越人的事放在心上。后来，他又寄来了信笺，这次是要我题写有关义士①的文句。我回信表示"改日写上"，不料后来一直无暇顾及，终于被搁置了。看来此人很会纠缠，他决不善罢甘休，遂开始没完没了地催促。每星期或每两星期准来催一次，每次都是写明信片，开首又总是那句"拜启，谨请原谅……"。渐渐地，我看到他寄来的明信片就感到不快。

与此同时，他的催促出现了我始所未料的奇妙特点。起初是说："不是给你寄过茶叶了吗？"对此，我没有管理。他后来就说成："请把上次的茶叶还给我。"还茶叶这事，我本

---

① 指赤穗义士的事，一七〇三年一月，有四十七名武士为主人浅野长矩报仇，袭击了江户本所松板町的吉良义央住宅。这些武士又被称为赤穗义士。

不在乎，但我嫌麻烦，很想这样回复他："你若来东京取，我当即还你。"可我觉得这样写信给他，似乎有损于我自已的人格，便忍耐着作罢了。对方见我没有回音，催得更凶了，说什么："不还茶叶也行，权作一圆钱的代价吧，请把钱寄来。"这个人渐渐地惹我冒火了。最后，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写信对他说："茶叶已经泡茶喝了，诗笺也找不到了，今后你不必再徒劳写明信片来了。"我心里为遭遇到这种事而感到异常地恼火。因为我觉得这个坂越人竟把我逼至可怕的洞穴，叫我不得不使用非绅士阶层的语言讲话；因为我想到自已不得不为了这种人去承受品格和人格的堕落，这实在是太可悲了。

但是这坂越人表现得心平气和。他又写明信片来，说道："茶叶已经泡茶喝了，诗笺也找不到了……这种讲法太那个了吧……"而开首依然按老规矩写着："拜启，谨请原谅……"

这时候，我决心同此人绝交。不过，我的决心不能对他的态度产生任何影响。他照旧不停地来催问，竟然说道："若能再替我写一次，我当再寄上茶叶，怎么样？"后来又说道："权看在事情有关义士的份上，也该写一写吧。"

我正感到明信片有一阵不寄来了的时候，他却改寄封口信了。当然，信封是用区里的公家机关所使用的那种极便宜的灰色货，而且故意不贴邮票。因此，他没在信封背面写下发信人的名字，就把信发掉了。我曾两度为此而付去加倍的邮资。最后，我把他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邮差，让邮

差原封不动地把信退回去。也许是因为他因此而付了六分钱①吧，总算丢掉了催我的念头。

但是过了两个月光景吧，快过年了，他给我寄来一枚普通的贺年片。这事倒叫我有点儿感动，便在诗笺上题了字后寄给他了。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竟不断写信来，说是"诗笺被折坏了，被弄脏了"，不住地求我重写一次。现在，也就是在今年这新的一年到来时，他在初七、初八的时候，又寄来了求索信："谨请原谅……"

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样子的人。

十四

最近，我无意中比较详细地听到了从前有个窃贼潜入我老家中的事。

那时，我的两个姐姐②都还未出嫁，所以论年代，大概是在我出生前后的那段时期吧。反正，当时正是动荡不安的时代，到处流行"勤王"、"佐幕"这一类杀气腾腾的语言。

一天夜里，大姐姐半夜起来小便后去洗手。她开了便门，看见在狭窄的中院的一角，那株压向院墙的古梅树的根部突然一亮。姐姐根本无暇好好思量，旋即关上了便门。待到便门关上后，她站在那里琢磨着方才出现在眼前的奇怪的亮光。

① 当时的邮资是三分钱。
② 指夏目漱石的两个异母姐姐。

曾铭刻在我幼小心坎上的这位姐姐的形象，至今一回忆，就会浮现在我眼前，简直呼之欲出。不过，姐姐留给我的这一幻象是业已出嫁、业已染黑了牙齿①的形象，所以姐姐当时站在廊庑上那副有所思虑的少女形象，我现在颇难通过想象描绘出来。

宽宽的前额，浅黑色的皮肤，小巧却轮廓分明的鼻子，大于一般人的双眼皮大眼睛，外加阿泽这么个优雅的名字——我只能把这些情况罗列在一起，想象着姐姐当时的形象。

她站在那里思考了一会儿。“莫非是发生了火灾？”她不免担忧起来。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又打开小小的便门，向外张望，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把光闪闪的出鞘刀从黑暗中嗖地朝呈方形的小门里杀来，姐姐吓了一跳，身子向后畏缩。据说就在这一瞬间，手提孔明灯②的蒙面者，手持出鞘的刀，由便门进入里面的主楼。听说强盗有八名之多。

他们胁迫我的父亲，表示：这次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来的，只要大家老老实实，不会危害诸人的，可是得借点钱出来充作军费。父亲一口拒绝：“没有钱。”但是强盗无论如何不答应，说：“先前到路角上的小仓酒馆去过了，说你这儿有，所以跑来了。你隐瞒也无济于事。”他们就是不走。父亲终于丧气地拿出几个金币放在强盗面前。强盗大概是嫌

---

① 日本旧时习俗，妇女出嫁后当把牙齿染黑。

② 一种用铜或马口铁做的吊钟形灯具，灯内的蜡烛能始终竖着照明，又名强盗灯。

数目太少吧，依然缠着不肯走。于是一直躺着的母亲善意地提醒父亲："就把你钱包里的钱给他们吧。"据说父亲的钱包里大概有五十圆钱。等强盗走后，父亲大骂母亲："真是一个多嘴多舌的女人。"

发生了这一事件后，家中决定采取剖开柱子藏匿现钱的好办法。但是家中既没有什么钱财可藏匿，身着黑色夜行服的强盗也没有再来，所以在我长大后，简直不知道哪根柱子是剖开过的。

据说强盗离去时曾夸奖地说："这家人家真是门禁森严。"第二天之后，可以见到那个替强盗指点这门禁森严之家的小仓酒馆的半兵卫的头上，有好几处擦伤。据说这是因为他每表示一次"没有钱"，强盗就嚷着"不可能"而用出鞘的刀尖不时往半兵卫头上戳戳点点造成的。但是半兵卫始终坚持着不改口，说道："我这里实在是没有钱。后面姓夏目的人家很有钱，你们可以去那里索取。"他终于一分钱也没被抢。

这些情况，我是从妻子那儿听来的。妻子又是听我的哥哥在闲聊时说的。

十 五

去年十一月，我在学习院演讲① 之后，收到了一个写有

① 指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作的《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

“薄酬”字样的纸包。纸包外扎有漂亮的纸绳。我解包一看，里面是两张五圆的钞票。我本想把这钱寄赠给我的熟人——一位平素颇窘困的艺术家，便静静地盼他到来。但在这位艺术家没有到来之先，由于某种捐助上的需要，我把这两张钞票花去了。

一言蔽之，这钱对我决不会是无用的。按世俗的看法，无不认为这钱是漂漂亮亮地用在我的身上了。但是，从我竟然想把它送人这一主观思想来看，足见这钱断断不是什么弥足珍贵的东西。坦率地说，比起接受这种谢礼来，倒是不接受更叫我感到畅快。

在畔柳芥舟①君为樗牛②会的演讲事宜而来的时候，我引出了这一话题，并谈了一通理由：

“我那次并不是去出卖劳动力的。我诚心诚意地应命演讲，对方也只须以领情相报就行了。如若事先考虑到付报酬的话，应该一开始就来说清楚具体的数目，征得我的同意，你说是不是？”

这时K君显出一副“不能同意”的神情，他这么回答我：

“不过，该怎么说呢？这十圆钱并非意味着买了你的劳力，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向你致谢的手段呀。不能这么认为吗？”

---

① 指畔柳都太郎，是夏目漱石在第一高级中学任教时的同事。

② 评论家高山樗牛(1871—1902)死后，由姉崎嘲风、笹川临风、畔柳芥舟等人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发起而设立的团体，常举办一些学术性的演讲会。

“如果是具体的物品，倒也可以断然作此解释。但是很不幸，这谢礼乃是日常买卖东西时使用的钞票，所以，哪一种解释都讲得通的。”

“既然都讲得通，我看你现在选择一个与人为善的解释为好，你说是不是？”

我也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我回答说：

“你当然知道，我是靠卖文为生的，所以谈不上什么富裕。但我好歹是借此过到了今天。所以，凡是不属于我职业范围之内的事，我总是想尽我的力量替人做点儿好事。对方若因此而理解了我的诚意，乃是给了我至尊无比的报酬。而我收受了金钱什么的，我会觉得那替人做点儿好事的可贵的余地——眼下，我的这种余地已经非常狭窄——受到了侵蚀。”

K君听后，还是显出不能苟同的样子。我也穷追不放：

“要是去请岩崎①或三井②那样的百万富翁演讲，事毕后会送十圆钱去呢，还是登门致谢一下就算了呢？我想，恐怕不会送钱去的吧？”

“唔。”K君就说了这一个字，没有明确的回答。我却还有些言犹未尽：

“也许是我夜郎自大了。尽管我同三井、岩崎家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自信，我肯定比普通的学生有钱得多。”

“这当然毫无疑问。”K君表示首肯。

---

①② 这是日本当时的二大财阀。

“要是给岩崎或三井送十圆钱的报酬是有失体统的话，那末，给我这儿送十圆钱的报酬也应该是有失体统的吧？如若这十圆钱会给我的物质生活带来巨大的裨益，那是应该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这个问题的，但我现在甚至要把它送给别人——可见这十圆钱对我眼下的经济状况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容我好好想想。”K君说过这话后，嘻嘻笑着回去了。

十六

顺着屋前的缓坡下行，是一条一两米宽的小河，河上架着桥。在桥对过的左侧，有一家小小的理发铺。我曾在这家铺子里理过一次发。

理发铺平时总挂着细白布的窗帘，从马路上看不到玻璃窗中的情况，因此，在我踏进铺子的土间①、坐到镜子前的座位上之前，根本不知道理发铺的老板是什么样儿的。

老板见我走进铺子，立即把手中的报纸一丢，向我致意。这时候，我简直敢肯定：我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所以，我等到他转到我身后咔嚓咔嚓响起剪子声开始理发的时候，便搭讪着作了试探。果然不出所料，我获悉：他从前曾在寺町的邮局旁开过铺子，他那时同现在一样，也是以替人理发为生。

---

① 指没有铺地板的房间。

"我曾受到高田①老爷的很大照应。"

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这个高田乃是我的姐丈②。

"哦？你认识高田？"

"岂止是认识！他一直带着夸赞的口气叫我'阿德、阿德'呢。"

象他这样的手艺人，能有这样的谈吐，毋宁说是知礼的了。

"高田也去世了。"我说。

"啊？"他非常吃惊，提高了声音，"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爷哪。太可惜了。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唔，没有多久呢。大概两个星期之前吧。"

于是，他向我谈起了种种有关我这位已故姐夫的往事。在结束的时候，他说道："先生，想起来，日子也过得真快哪。我只觉得这些都是昨天的事，想不到竟然将近三十年了。"

"哦，那时候是住在求友亭③的胡同里哪……"老板补充道。

"嗯，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吧。"

"对，是两层楼的房子。搬去住的时候，来祝贺的人多得数不清，热闹极了。你知道后来的情况吗？我是指迁到行愿寺④之后的情况……"

---

① 指高田庄吉，是夏目漱石的二姐丈(同父异母的姐姐)。
② 原文是"从兄"，泛指一切同辈的表亲，这里按实际情况译为姐丈。
③ 求友亭是一所高级饭店，座落在旧牛込区通寺町。
④ 行愿寺是天台宗的寺庙，位于新宿区神乐坂五丁目(旧牛込区肴町)。

听了他的询问，我也答不上来。因为这些陈年旧事实在隔得太久，我也忘掉了。

“现在，那行愿寺内大概有了很大的变化吧。我后来也没再进去过，因为没有什么事要去办。”

“什么变化不变化！喏，现在面目全非了，全是冶游处。”

我每次走过肴町①，总看到那条通往行愿寺内、路角有一家袜套铺子的小路路口处，杂乱无章地挂着许多方形的檐灯。不过，我没有什么兴趣去数一数共有多少盏灯，所以老板说的那种情况，我是不曾留意过。

“怪不得呢。从路上是可以看到什么冶游馆②的招牌哪。”

“唔，有好多这样的招牌呢。当然，想想是该大变呀。已经快三十年了嘛。先生你也一定知道的，在那个时候，寺内只有一所冶游处，叫做‘东家’③。它恰好位于高田老爷家的正对面吧，那‘东家’门口的灯笼④就垂在眼前……”

十七

说起这“东家”，我还记得很清楚。它同姐夫家是门对

① 肴町是神乐坂五丁目的旧名。

② 原文是“谁之袖”。此词出典于一首名诗，写不知谁的袖子拂掉了旅馆门前的梅花花瓣，清香扑鼻。当是借喻可狎妓的酒馆。

③ 可能是指肴町的“吾妻屋”。

④ 这是一种挂在妓院门口而招引来客的灯笼。

门，所以两家的关系就成了；每次出出进进的时候，一旦照面，总互相致意的。

当时，我的二哥①住在姐夫家，成天东游西荡。这位二哥是个放荡不羁的人，他有一个坏习气——经常把家中挂着的字画或刀剑之类的东西偷出去。然后三文不足二文地贱卖掉。当时，我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到姐夫家来混日子，不过现在想来，也许他是闯下了大祸而被赶出家门的。除了这个二哥外，那时还有一个名叫阿庄的人，也无所事事地住在姐夫家，也是我的姨表兄。

他们总是聚集在一起，睡睡躺躺，信口开河地乱说一气。而对面艺妓馆的竹格子方窗里时常会向他们发出“你们好”的招呼声。他们象是一心等待着这句话似的，嚷嚷着什么“请出来一下，这儿有好东西”，招呼艺妓出来。艺妓在白天是多暇的，所以三次中会有一次高高兴兴地应邀出来玩的。

我那时只有十七、八岁吧，而且非常怕羞，因此碰巧在场的话，我一声不响，总是默默退避到一旁去。不过，有一次事出偶然，我也曾同他们一起去艺妓屋里玩过纸牌。由于赌输的人必须请客，我吃过不少别人买回来的寿司②和点心。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我的这位东荡西游的哥哥又带

① 指荣之助(1858—1887)。

② 寿司，把米饭先用醋和盐调味，然后拌上或卷上鱼肉、青菜或紫菜等而制成的食品。

着我去那艺妓屋里玩，这一次，恰巧那位阿庄也在场，于是谈得非常起劲。这时候名叫咲松的年轻艺妓看着我的脸，说道："再来玩一次纸牌吧。"我穿着小仓①的裙裤，一副拘谨的样子，而怀里一分钱也没有。

"不来，我没有钱。"

"没关系的，我有呢。"

她当时好象患着眼疾，只见她说话时，总是用漂亮的衬衣袖子揉擦她那微微发红的双眼皮。

后来，我在姐夫家听说"阿作跟着一个体面的客人从良了"。姐夫家提起她时，总唤做"阿作、阿作"，而不称"咲松"。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心里想：恐怕再也遇不到阿作了。

但是，在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有一次我同前面谈到过的那位达人一起去芝地寺院内②的劝工场③时，竟在那儿遇见了阿作。我这时已是一身学生装束；她也变了，是一副贵夫人的模样，身旁还有一位先生同行……

理发铺老板说出的"东家"这一艺妓馆的名称，导致我眼际立刻浮现出这些埋在我心中的旧事。

"你知道当时住在那儿的这位阿作吗？"我问老板。

"不光知道。她还是我的侄女呢。"

"是吗？"

---

① 京都市右京区的嵯峨町小仓山附近一带的旧称。此地多生产粗布。

② 芝在东京都港区，旧时是东海道的胜景之一。该处的曾上寺颇有名。

③ 在明治、大正时代，许多商店组合起来，在一处展销各种商品，犹如地摊市场。

我大吃一惊。

“那她现在在哪儿呀?”

“老爷,阿作已经去世了哪。”

我又吃了一惊。

“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时候?已经很久了哪。那年,她是二十三岁。”

“哦?”

“而且是死在海参崴的。她的丈夫在外事部门的领事馆做事。所以,她随丈夫一起去那里了。去了没多久就死了。”

我回家后坐在玻璃窗户里面,觉得现在只剩下自己和那个理发铺的老板还没有死。

十八

一位青年女子走进我的会客室后,问道:“我周围一片乱糟糟,真不知如何是好。您说该怎么办呢?”

我想到她现在客居在一位亲戚家中,亲戚家很小,又有孩子吵闹,所以我的回答是很干脆的:

“我看你可以去找一家清静的住处借宿嘛。”

“哦,不,我不是指屋子而言,我是说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我意识到我误解了她的话,但我仍不明白她的意思,便请她说得稍微具体一些。

“外界的东西进入我的头脑中,怎么也不能同我心里的

中心有机地联在一起。”

“你所说的这心里的中心究竟是什么呢?”

“是什么?是笔直的直线。”

我知道她热衷于数学。不过,这“心里的中心是直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一点儿也不懂。而且,所谓“中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也弄不清楚。她这么对我说:

“大凡物体,不是都有一个中心吗?”

“这当然是指肉眼可以看到、尺度可以衡量的东西而言。心里面也有形吗?那就请你把这个所谓中心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

她不置可否,时而向庭园望望,时而把两手在膝上擦擦。

“这所谓的直线,是你的一种比喻吧?如若真是比喻,那末说成圆的或方的,不也一样可以吗?”

“这也许是这么回事。不过,在形或色无时不变化的过程中,总会有什么东西始终不变的。”

“如果变化的东西和不变化的东西是两码事,那末心就该有两部分了,这能行吗?看来应该认为:变化的东西就是那肯定不变化的东西。”

我对她这么说。把问题又拉回到原来的基点上:

“一切外界的东西反映进来,头脑就立即秩序井然地将它们归纳得有条不紊的人,恐怕是没有的。恕我失礼,从你的年龄、受到过的教育和学问来看,你尚不可能把事情处理得那么干净利索。如果不是这种意思,你是想不要凭借学

问的力量而使思想彻底地清静无垢，那么你来我这儿肯定是毫无所获的，那应该到和尚庙去才对。”

于是，她望着我的脸说道：

“我第一次拜见先生时，就觉得先生的心在这一方面具备着胜过常人的完善功能。”

“根本没这么回事。”

“不过，我是这么看的。我甚至深信先生连内脏的位置都能调节。”

“要是内脏能如此随心所欲地调节，我就永远不会这样地患病了。”

“我倒是没有患什么病。”这时，她突然说到了她自身。

“这就证明你比我伟大。”我也答了一句。

她从坐垫上滑下来，说过“请多保重身体”后，回去了。

十九

我的旧居在一个名叫马场下的町内，得从我现在住的地方再往里走四五百米。马场下这个町其实只能算个驿站，我从小就觉得它凄凉冷落。本来，所谓马场下乃是指高田的马场之下，因此，查考江户城地图的话，它也肯定是一个位于红线① 上的边缘地方。

不过，狭小的町内大概有三四所四面为壁的库房式房

① 江户时代的江户城地图上绘有区分市内和市外的红线。

子。顺坡路而上，右侧的近江屋传兵卫中药铺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坡脚处，有一爿门面宽宽的小仓酒店。当然，这酒店不是那种库房式的房子。不过，这爿酒店颇有来历，当年堀部安兵卫在高田的马场打敌人时，曾弯到这儿来用酒升饮过酒。我从小就听到这种说法，但是始终没有见过安兵卫衔过而据说是收藏在店里的酒升。然而，我倒是时常听见店里的小姐阿北在那里唱谣曲。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也不懂她唱得是好是坏，只知道走出房子，站在通往大门外的铺路石上而要往街上走去的时候，总能清晰地听到那里传来阿北的歌声。在春日的午后，我总是神不守舍地凭倚着我家库房的白墙一动不动，似闻非闻地听阿北小姐练唱，恍恍惚惚的心魂在明媚的丽色中飘逸。为此，我不知不觉地记熟了"旅人衣麻衣"①之类的唱词。

此外，町内有一家卖木器工具的铺子和一家打铁铺子。稍往八幡坂②方向走走，还有一个蔬菜市场，它围有一大块水泥地，上有屋顶。家中的人把市场老板唤做"批发商仙太郎"。听说仙太郎同我的父亲好歹是远亲关系，但是说到交往，简直等于零，无非是在路上邂逅时，能互道一声"天气真好"而已。我还记得曾听人讲到过这仙太郎老板的独生女儿同说书先生贞水③是相好，以致引起过轰动一时的新闻，

① 这是谣曲《劝进帐》(歌舞伎剧目之一）的开首第一句唱词，旅人要穿麻衣，是为了防止竹上的露水弄湿身子。

② 在牛込区高田町(现属新宿区早稻田)。

③ 指真龙斋贞水。

弄得满城风雨。不过具体的情况嘛，我现在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对我这个小孩子来说，相比之下，还是这样的场面有趣得多——仙太郎坐在高台上，手持笔墨盒和帐本，威风凛凛地嚷着："嗨，好东西！××钱！"台下是人头济济。接着，会有二三十只手在台下一起高高举起，都朝着仙太郎老板的方向，象在大骂似的，用行语高喊："六！""五！"于是，姜啦、茄子啦、南瓜啦，通过他们那一双双粗糙多节的手，一一搬运到什么地方去了。看着这番景象都觉得浑身是劲。

不论在什么偏僻的乡村，总是能看得到豆腐铺子的。町内的那家豆腐铺子挂着熏透了油味的绳帘，由门口流去的下水道的流水干净得简直可以流到京都去。顺着豆腐铺子一拐弯，可以看到五十米的前方有一个不太高的寺门，那是西闲寺①。涂成红色的门的后面是茂密的竹丛，由于遮得十分严实，所以从街上完全看不到门里面有什么。不过门内深处早晚传来的做佛事的撞钟声，至今仍在我的耳际回响。尤其是从多雾的秋季至朔风呼啸的冬季，这西闲寺中传来的当当当的钟响声，象敲打着令我心悲和心寒的东西似的，总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不胜凄凉。

二十

我朦胧地记得，这爿豆腐铺子的近邻是一家说书场。也

① 即新宿区喜久井町的誓闲寺，属净土宗。

许是我觉得在这种偏僻的小地方不会有什么游乐场所的想法给我的记忆蒙上了薄薄的轻纱吧，以致每想起这一情况，我总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与此同时，我就会瞪着带有诧异神情的双眼，回顾我那遥远的过去。

这家说书场的老板是町内的消防队队长，时常罩一条藏青色棉布做的肚兜，上身穿一件印有名号的红条子短褂，脚上趿着草履之类的鞋子，老是出现在街上。他有一个女儿，名叫阿藤。我还记得家里的人总是把她的姿色挂在嘴边谈论。后来，她招了一个入赘女婿，而这位入赘女婿竟是个蓄有胡子的漂亮男子，所以我曾经颇为之吃惊。阿藤也为得了这么个不同凡响的入赘女婿而得意洋洋。但是后来一打听，据说此人是在什么区政府里当秘书。

他到她家来当入赘女婿的时候，说书场早已关门，成了歇业户。而我是在那所房子的檐下还凄寂地挂有微微发黑的招牌时，就经常向母亲讨了钱来此听书了。记得说书先生的名字叫南麟①。奇怪的是，除了这位南麟，再没有别人来这个书场说书。

这位先生的家在哪里虽然不清楚，但是现在从他彼时到此说书时，来自的那些路上都有鳞次栉比的建筑物来看，无疑不是一般的小户人家。加之听客老是十五至二十人，所以再怎么竭力想象，也觉得是梦境。那段不同寻常的说白——"喂，喂，姐姐……八桥闻声，回过头来问是怎么回事

① 指田边南麟。

时，寒闪闪的刀光顿时杀到了眼前……"①——究竟是我当时从南麟那儿听熟的呢，还是后来从落语家②仿效说书先生的说书中听得的呢？这两者现在已混淆在一起，记不真切了。

当时，由我家到名副其实的町里去的话，必须通过不见人烟的茶树林、竹林以及长长的田间小路。真要买点什么东西的话，照例要到神乐坂才行。为此，我经常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已属司空见惯，当然不感到怎么烦难了。不过，走上矢来坂、通过酒井家③的消防了望楼而进入往寺町去的那条长五六百米的羊肠小道时，眼前始终十分昏暗，天空灰翳，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森森的。

土堤上的大树足有两三抱粗，一字儿摆开，树与树之间是高大的竹丛，所以简直可说是整天不见天日。若想到平坦地区去而穿着晴天用的短齿木屐出发的话，肯定会寸步难行而倒大霉。那里的霜融化时，比下雨飘雪还要可怕，我对这一点有很深的印象。

看来，在如此偏僻不便的地方也有火灾的危险存在，所以在町内的拐角上竖有高高的消防梯子，上面也照旧吊着旧的报警钟。这些情景历历在目，使我时常缅怀起往昔。位于报警钟下面的小饭馆会自然而然地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

① 这是取材于江户时代佐野具的左卫门杀死吉原的妓女八桥的事件而改写出来的故事，曾为许多戏曲和评话选用。

② 滑稽故事演员。

③ 指新宿区矢来町的原小浜藩主酒井氏的住宅。

酱油炖肉的热气和香味会偕同烟气一起从绳帘的空隙中飘逸到街上来，融入黄昏时的暮霭中。这其中的情趣，令我永远难忘。子规①还没下世时，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诗句："冬树高耸傍半钟"②。这诗就是为纪念那报警钟而作的。

二十一

我记得我家的环境反正是充溢着这种乡土气息的，并有一种轻微的寒伧气味还留在我记忆中的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不久前听至今健在的哥哥谈及家中的几位姐姐彼时去看戏的情形时，颇感到吃惊，难道家中从前有过那样体面的日子？想到这一点，我只觉得自己象在做梦。

那时候，戏馆都集中在猿若町③一带。在电车、洋车都没有的年代里，从高田的马场下出发，要在早晨赶到浅草的观音寺，并不是一件易事。她们都得半夜起来作好准备。由于路上不太平，为了做到有备无患，据说一定要带一个男仆同行。

她们从筑土下行，由柿木胡同往扬场去，坐上早已向船主定好的带篷的船。我可以想象得出她们是如何怀着热望、悠哉游哉地从炮兵工厂④通过御茶水⑤而不停地划至柳

① 指正冈子规。
② 此诗作于一八九六年。半钟就是报火警的吊钟。
③ 在台东区浅草，天保改革时，江户市内的戏馆集中在这一带。
④ 关东大地震之前的兵器工厂，在现今的后乐园球场一带。
⑤ 东京都千代田区北部的地区名。

桥①，而且，她们的行程决不可能到此结束，所以回想起昔日那些不受时间限制的情景，尤其令我神往。

据说船进入大川②，逆水而行地通过吾妻桥③，到达今户④的有明楼⑤附近。她们在此上岸，行至戏馆前的茶室，然后进入戏馆，总算在特设席上就座了。所谓特设席，就是指池座后面略高一些的观众席。这是一个可以使她们的衣着、容貌、发饰容易惹人注目的好地方，所以爱时髦的观众都竞相争抢这块席位。

幕间时分，演员身旁的随从前来引路，邀她们去后台玩。于是她们跟在这个上身穿有花纹的皱绸衣服、下身穿裙裤的随从后面，进入田之助⑥或讷升⑦等受她们崇拜的演员的屋里，请他们在扇子上作画什么的，然后出来。她们是以此为荣的。而这些荣耀当然得用金钱才能买到手。

回去时，她们乘上原来的船，由原路划至扬场。男仆说着"失迎了"，又点起灯笼来迎候。若用现在的钟点来衡量到达家中的时间，大概是零点左右。所以说，她们要半夜出发、半夜回家，才能够看一次戏。

我听到这么奢华的轶事，简直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发生

---

① 在台东区，此地多艺妓。
② 指隅田川。
③ 隅田川上的一座桥名，让人由浅草的雷门渡到对岸。
④ 今户在台东区。
⑤ 有明楼是名胜之一，在隅田公园的浅草一侧。
⑥ 泽村田之助(1845—1878)，歌舞伎演员。
⑦ 泽村讷升(1838—1886)，歌舞伎演员。

在我家里的。我总觉得这是在讲述某地富贾家的历史。

当然，我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户人家，无非是不得不担任着体面的行政区代表之类的乡镇士绅阶层。据我所知，我的父亲是一个秃顶的老头子，据说他年轻时曾学过一中节①，还给相好的艺妓送过足够堆摞的皱绸被褥②。家中有田地在青山，听说由这些田地里收得的米一项，就够家中人吃的。我听现今仍健在的三哥说，当时的舂米声终日可闻。我记得，那时町里的人们都把我家呼做"正门、正门"③。当时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想想，也许是这种设有威严的正门、正门下又有铺板④的房子，在町内只有我们这一家。踏着铺板走上来，是挂有狼牙棒、钩竿、叉子⑤，以及陈旧了的马上灯笼⑥的地方——这些旧时景象，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十二

这两三年来，我平均每年要病一场，而躺倒在床之后，大概要耗去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下床。

---

① 净琉璃的一种。
② 这是吉原等冶游处的习俗，嫖客向相好的妓女赠送新的被褥，堆积在店头。
③ 原文"玄关"。在江户时代，只有管理行政的乡绅家才可建造。
④ 原文是"式台"。指正门口迎送客人的地方，设有铺板，比正门口低下一级。
⑤ 这是江户时代捕犯人用的三种兵器。
⑥ 一种长柄灯笼，乘在马上时可插在腰间。

至于我这个病嘛，反正离不了胃不舒服，因此弄得不好的话，除了绝食疗法别无他途。这不光是因为医生吩咐要这么做，而是病情本身就使我不得不这么绝食。所以在发病到渐次恢复健康的那段时期，我的身体羸瘦不堪，可谓弱不禁风。而前后竟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看来主要也是这种衰弱造成的。

当我起居自如后，不时会有带黑框框的印刷品放到我的桌子上来。我象一个在命运面前只好啼笑皆非的人似的，戴着礼帽出席葬仪，驱车赶往追悼场所。死者中虽然不乏老头儿、老太太，但也夹杂着比我年轻、平时总以壮实自诩的人。

我回到家中，在桌子前坐下，觉得人的生死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奇怪：多病如我，怎么还活着？我思索着：那个人为什么要比我先死呢？

从我的情况来说，沉溺于这种默想毋宁说是必然的现象。不过，作为一个忘却自己的地位、身体、才能等一切涉及自身存在的人，我又时常在"我没有死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度过的。甚至在念经或焚香的时刻，我也时常会觉得"我这个形骸在升天的死者走后还留在世上，这一点儿没什么可奇怪的"。

有人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别人的死似乎是当然的事，唯有自己的死是不可想象的。"我曾向一位上过战场的人发出过这样的询问："你看到队里的人接二连三地死去，但心里仍认为唯有自己是不会死的吗？"他答道："是的，

大概没死之前，总认为自己不会死的吧。后来，我记得有一位大学理科方面的人在问及乘飞机的问题时，我俩之间有过这样的一段问答：

"要是经常那么失事、死人的话，后来乘飞机的人要感到心寒了吧。他们会觉得这一次大概要轮到我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依我看，好象不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

"为什么？我看很可能是出现完全相反的心理状态呢。当事人还是会认为：既然别人已坠机丧命，那末我该没有什么危险了。"

我大概受了此人的影响，也显得泰然多了。应该说，这一说法也有其道理，因为在没有死之前，谁都是活着的。

奇怪的是，我在卧病在床的时候，几乎没有带黑框框的通知送来。去年秋季，也是在病痊愈后，就去参加了三四起葬仪。这三四个人中，有一位就是社里的佐藤① 君。我不禁回想起在一次宴席上，佐藤手持社里的银质酒杯向我敬酒的事，他当时跳的那种怪舞，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去参加了这位精力何等充沛的人的葬仪，不禁老是在想：他死了，我还活着，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不过有时候想想，心里也要滋生出一种"自己还活在世上好象是不自然"的情绪。进而怀疑，会不会是命运在故意作弄我？

① 指佐藤真一(1868—1914)，《朝日新闻》社记者。

二十三

在我现在的居处附近，有一个名叫喜久井町的镇子。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所以要比别人更熟悉一些。但是在我离家四处飘泊过之后回来时，这喜久井町有了颇大的发展，无形中已延伸至根来① 了。

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听熟了的缘故吧，这个同我颇有因缘的镇名一点儿也不能诱使我缅怀往日的情思。不过，当我以手支颐在书房里独坐，让心象顺流而下的船似地自由飘悠时，便时常联想到喜久井町这四个字，我会因此而低徊起来。

在东京尚称江户的时候，看来并没有这个町。至少可以肯定，它是在我的父亲手中诞生的，但具体年代已不可考，也许是在江户改称东京的时候，也许还要晚一些。

我听说，由于我家的家徽是井字形花纹上绘着菊花，因此就用菊花加井来命名这个镇子，遂成了喜久井町②。我记不清这是听父亲说的呢，还是别人告诉我的，反正这一讲法至今仍留在我的耳际。在地方行政首脑死去之后，父亲一时成了一区之长，所以父亲是可能有这种职权上的自由的。不过现在再来想想父亲的这种骄矜的虚荣心，我心里的不快情绪早已不知去向，只想报以微笑了。

---

① 属新宿区弁天町。

② 在日语里，"菊"的发音同"喜久"一样。

父亲还以自己的姓“夏目”来命名一条由我家门前往南去时非登不可的长长坡路。可惜它不象喜久井町那样有名，只是一条通常的坡路而已。但是不久前，有人按图索骥地来这一带调查地名，说是有个夏目坡。据此推测，父亲当年起的这个名称也许至今还没有淹灭。

我回到早稻田①居住，是在我离开东京好儿年之后的事了。我在移居现在的住处之前，也不知是为了找房子呢还是因为远足回来顺路的关系，我偶然走到了阔别已久的旧居附近。其时，我从大门外看到了二楼的旧瓦，遂知道旧居还存在着。这次我就这么走过去了。

移居早稻田之后，我再次从旧居的大门前走过。由门外看去，我总觉得旧居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门上倒是挂有我始料不及的“旅社”的招牌。我想看看昔日的早稻田田园，但是早已变为镇子了。我想看一眼根来的茶林和竹丛，但是到处找也找不到它们的痕迹，我只好估计大概是在哪儿了，至于估计得对不对，那就实在不得而知了。

我茫然地伫立着，心里在想：为什么只有我的老家还象陈旧的残骸那样存在着呢？我亟望它能够尽快崩溃。

时间是有力量的东西。去年我往高田方向散步时，无意中顺路从那儿走过，我看到老家被拆除得干干净净，这一地点正在盖建新的旅社，旁边还建造了当铺，当铺前设置了疏篱，里面栽了一些庭园里的树木。三棵松树剪得面目全

① 夏目漱石在一九〇七年迁居牛込区早稻田南町，现属新宿区。

非，简直象畸形儿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好象在哪里见过它们，心里在想：从前作过的那句诗——“松影三株，参差月夜下”，也许就是描写这松树的吧。我就这么一路想着，回到了家中。

二十四

“在这种地方长大，太太平平地过来了。”

“啊，好歹是太太平平地过来了。”

我们所用的这个“太太平平”一词，意思是说没有滋生出男女之间的那种恋情，也就是说，这是指恋情的反面。但是，我这个人爱盘根究底，这么一句简单的答话是无法满足的。

“人们常说，在点心铺做事，即使非常爱吃甜食的人也会对点心感到腻味的。秋分时节在家中看看室外的胡枝子就可以明白了吗？眼睛所见全是胡枝子，这就不免令人脸露烦腻的神色了。你的情况也该属于这一类吧？”

“好象不尽如此。总而言之，我在二十岁以前是并不在意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是个出色的男子。

“即使你不在意，对方也不一定会全不在乎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方一定要来约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回头想想，时常会有所醒悟——难怪她当时会那么说那么做，原来是有所指的呀！”

“那末，你当时完全没有留意到啦？”

“唔，是的。后来我也留意到了，但是我的心无论如何不能被对方拉过去呀。”

我想，话大概是谈到这里为止了。我俩面前放置着新年的餐盘。来客滴酒不饮，我也几乎没碰一下酒杯，所以完全不需要敬酒交杯。

“您就这么生活过来的罗？”我抽着烟，叮问了一句。来客突然对我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早在我给人当雇工的时候，就同一个女人来往了两年。当然，她不是什么良家女子。不过她现在也已经去世了，是上吊死的，当时才十九岁。我有十天没看到她，她竟已离开了人世。她侍候着两个老爷。这两个老爷意气用事，争着要出钱赎她出来，两人去笼络老鸨，要挟女子归属于自己而不许跟对方走……”

“您没有去搭救她吗？”

“我当时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学徒，无论怎么也行不通的呀。”

“但是这位艺妓是为你而死了，是不是？”

“这……也许是因为她不能同时归属两个老爷……不过，我同她之间确实约定过无论如何也不变心。”

“可见，也许是你间接地要了她的命呢。”

“也许是这么回事吧。”

“您晚上睡不好觉了吧？”

“睡得很不好。”

元旦这天，我的会客室宾客不断，第二天却静得近于寂寞了。在这寂寞的新春期间，我听着这位来贺年的客人讲述这一令人不胜同情的故事。来客是一个认真朴实的人，所以措词是朴素明了的。

二十五

这不是我住在千驮木①时候的事情，所以已有相当的年数，可算是颇远的旧事了。

一天，我往切通②方向散步回来，没有走本乡四丁目拐角这条路，而是从眼前另一条小路向北拐去。当时在这个拐角上有一家牛肉铺子，铺子旁边一直挂着块标明是曲艺场③的招牌。

那天下着雨，我当然打着雨伞，这是一把八根骨子的绿褐色大布伞，伞顶处漏下来的水滴顺着木质的伞柄，自然而然地渐渐濡湿了我的手。这条小路上的行人很少，雨水仿佛把泥土全部冲刷掉了似的，屐齿上几乎不沾有什么污物。然而仰头望望，一片灰暗；俯首看看，凄寂寒碜。也许是因为经常走的关系吧，周围的任何东西都熟视无睹了。我的心情同这天气及周围的气氛很谐调。我总感到胸中积淤着

---

① 夏目漱石在一九〇三年一月由英国留学回国，三月，迁居本乡区千驮木町，即现在的文京区向丘二丁目。

② 指本乡的切通坡。

③ 指本乡日荫町的"岩本亭"。

一块令我不快的腐蚀着我的心的东西。我带着悒郁的神情，在雨中茫然地走着。

我来到日荫町的曲艺场前，忽然遇上一辆带篷的人力车。我同人力车之间没有任何遮隔物，所以远远望去就知道车中坐着一个女人。当时还没有赛璐珞之类的车窗，因此我从远处就能望见车上女子那白皙的脸。

我觉得那张白皙的脸非常美丽。我在雨中走着，两眼盯着她的身影，不觉出了神。与此同时，我估计她是个艺妓的那种想法，象是得到了肯定似的，在我心中发生了影响。当车子行至距我一两米的时候，我忽然看到车中的美人向我殷勤地致意，车子随之从我身边通过。在看到这伴着微笑向我打招呼的人的同时，我才发觉对方是大冢楠绪①。

大概是过了好几天之后吧，我又同她见面了。楠绪对我说："那天失礼了。"

我听后，便直言道："说实在的，我还以为是何处的美人，觉得大概是一位艺妓呢。"

楠绪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记不真切了，不过她确实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而脸红，后来也没有不愉快的神情。我想，她大概是全盘接受我的话了。

过了相当一段时期后，一天，楠绪特意到早稻田来找我。不过很不巧，我当时正在同妻子吵架。我一脸怒气地坐在书房里没有动。

---

① 大冢楠绪(1875—1910)，日本女作家，诗人，是夏目漱石的朋友大冢保治的夫人。

楠绪同我妻子谈了十分钟左右便回去了。

这天就这么过去了，但不久，我就去西片町向她致歉。

“那天正好在吵架，我妻子也一定没有好脸色吧。我觉得满脸不乐地出现在你眼前，实在有失体统，所以有意回避了。”

至于楠绪听后是怎么回答的，由于时隔太久，我现在竭力追忆也没法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了。

我接到楠绪去世的讣闻当是在我患肠胃病住院的时候。我还记得有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可不可以在治丧公告中刊用我的名字。我在医院里为悼念楠绪而作了首挽俳：“投菊棺椁中，其数何其多。”后来，有一个俳句爱好者酷爱这首俳句，特意来央求我为他写到诗笺上去——这事距今也有很久了。

二十六

我不明白阿益何以会落魄到如此地步。不管怎么说，我认识的这个阿益是个邮差。阿益的弟弟阿庄也荡尽了家产，到我这儿来寄居，当了名食客，不过社会地位要比阿益高。阿庄总是这么说：“我小时候在本町①的‘鳎屋’②当学徒时，横滨的洋人很喜欢我，要带我到外国去，但我拒绝了。现在想来，真是可惜呀。”

---

① 指中央区日本桥本町。

② 本町的一家医药商店。

说来，这两个人都该是我的姨表兄，所以阿益为了看看兄弟，也为了向我父亲表示敬意，大概每月要到牛込深处的我家走一次，来时总带着成袋的薄脆饼干之类的简单礼品。

阿益当时好象住在芝① 地的郊外或品川一带。他一个人过着无牵无挂的生活，所以每次来到我家，总要住几天。偶尔立即回去，我的几个哥哥便围上来表示抗议："不能放你走。"

当时，我的二哥和三哥还在南校② 求学。这南校的位置相当于现在的高等商业学校③，由南校毕业后，就有入洋学堂即今日的大学的资格了。两个哥哥一到晚上，便在正门处摆好桐木桌子，预习第二天的功课。当时所谓的预习，同现在诸学子的做法不大一样，要把古德里奇④ 所著的什么《英国史》逐章逐节地读过，并把书面朝下地合在桌子上，口里背诵方才读过的章节。

这种预习完事后，会渐渐觉得很需要阿益了。阿庄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在眼前。我的大哥⑤ 情绪好的时候，也特意从里面走到正门处来。于是大家在一起，开始逗弄阿益了。

---

① 在东京都港区。

② 东京大学的前身。一八七一年曾称南校。

③ 一桥大学的前身，当时座落在神田区一桥通町。

④ 古德里奇(1793—1860)，美国作家，以笔名彼特·派列发表地理、历史、传记、科学等方面的少年儿童读物。所著《世界史》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学生的普及读物。

⑤ 指夏目大一(1856—1887)。

“阿益，你也给洋人送过信的吧？”

“那是我的差事，不乐意也得干，当然送过的。”

“阿益，你也能讲英语吗？”

“要是会讲英语，我也用不着那么打手势啦。”

“但是送信时你得大声喊叫什么‘有信’之类的话吧？”

“这个嘛，用日语就行了。因为外国人现在懂日语。”

“哦嗬，那末对方也说些什么的吧。”

“当然说的。那位叫什么贝罗利的夫人就用日语向我打招呼：‘太感谢您了’。”

大家把阿益逗到这一地步，都忍俊不禁了。接着又屡屡重复地问道：“阿益，那位夫人是怎么说的？”想让这一令人发噱的话题经久不衰。阿益最后也苦笑笑，不再重复那句“太感谢您了”。于是有人提出：“阿益，那末你讲讲‘原野孤杉’吧。”

“我会讲也不能这样说讲就讲呀。”

“唔，那有什么不行呢？你讲讲吧……终究来到原野孤杉处……”

阿益依然嘻嘻笑着，没有讲。我终于没能听到阿益讲“原野孤杉”。现在看来，那大概是什么说书节目或言情故事中的一节吧。

我长大成人后，没见阿益再到我们家来过，他恐怕是死了，要是还活着，总该有什么消息的。不过，他真要是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二十七

我对戏剧这玩意儿没有多大兴趣，对旧剧①尤其莫名其妙。这大概是由于我不了解演艺在发展进化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陈规，因此我对舞台演出上所展开的特定世界就缺乏共鸣的能力了。但不光如此。我看旧剧时，感到最可怪的现象就是演员既自然又不自然地在台上晃晃荡荡地走步，它会惹起我那种坐不象坐、站不象站的不宁情绪．这恐怕是我不爱好此行的症结所在吧。

但当舞台上出现孩子之类的角色，以高八度的嗓音演出令人怜悯的故事时，连我也会不知不觉地眼泪汪汪了。于是我随即后悔不已：啊，我受骗了！我想，我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落泪呢。

“不管怎么说，想到是受骗而淌泪，我心里很不快。”我对某人这么说。对方是一位爱好戏剧的人，他提醒我：“那恐怕才是先生的正常面目吧。而平时故作矜持，忍泪不弹，这不反而是你的娇情的表现吗？”

我听后不能接受，便从各个方面来论说，想使对方首肯，谈着谈着，话题不知不觉转移到绘画方面去了。对方谈到他非常喜爱不久前作为参考品在美术协会②展出的皇室

① 这是指歌舞伎，相对而言，新剧是指话剧。
② 一八八七年创立的美术品评会改称日本美术协会后，每年在上野公园举办作品展览会。

珍品——若冲①的画，而他写的有关评论文章将在某杂志上刊出。我对那画有鸡的图很不感兴趣，为此，两个人这时又发生了性质与戏剧问题类似的争论。

“你根本没有资格论画。”我终于很不客气地骂他了。于是，这句话导致他谈了一番艺术一元论的观点。简言之，他的主张无非是这样的逻辑：一切艺术产生于同一源泉，所以一旦理解了其中的一种，其它当然能自通了。在座者确有不少人是同意他的观点的。

“那末，会写小说的人，柔道自然也会高明的罗？”我半开玩笑地说。

“柔道并不是艺术呀！”对方笑着答道。

艺术不是由同一等第起发展的，唔，即使是起步于同一等第，一旦进入非同一等第时就有所建树了，所以追本溯源去看问题的话，绘画、雕刻和文章就完全不复存在了。当然，它们也许会有某种共同点，但是，即使有共同点存在，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因为不可能找出彼此互通的具体东西。

这是我当时所持的论点，而这种论点是很不全面的。我本可以进一步采集对方的论点，从容不迫地作出更周全的剖析。

然而，当时有一个在座者突然引用了我的论点驳难对方，因此我也懒得费口舌，便听其自然了。不过，这位代替我讲话的人很可能是喝醉了，只听他不住地辨析着“艺术是

---

① 伊藤若冲(1716—1800)，江户中期的画家。这里的珍品指他画的《群鸡图》。

怎么回事，文艺是怎么回事”，多为隔靴搔痒，连措词都带着点儿醉态。先前觉得事情颇有兴趣而为之解颐的人们，这时也终于默不作声了。

“好，我们绝交。”醉汉最后说出了这一类的话。我提醒他：“若要绝交，请到外面去交涉，在这儿可不好办哪。”

“行，那就出去绝交吧，怎么样？”醉汉征求对方的意见，但是我的那位对手没有动，于是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以上是今年元旦发生的事情。这醉汉后来还时常来我这儿，不过他绝口没提那次吵架的事。

二十八

某人看到我家的猫，问我：“这猫是第几代啦？”我脱口而出地答道：“是第二代。”但是后来一想，第二代已经过去了，这只猫应该是第三代才对。

第一代的那只猫虽然没有定居下来，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相当有名了。与之相反，第二代的那只猫竟是那么短命，连主人都把它忘却了。我不清楚它是由谁、从哪儿弄来的，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它娇小玲珑，可以抓起来放在手掌上，还会顺着胳膊爬来爬去。不料有一天早晨，仆人拾掇床铺时不慎把这只可怜的小动物踩死了。当时听得“咕——”的一声呻吟，立即把它从被褥下拖出来，想方设法进行抢救，但是已经不济事了。过了一两天，它终于死了。接下来，才轮到现在这只浑身乌黑的猫。

对于这只黑猫，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它也只是在家中东游西荡，从来没有表现出要特意靠近我亲昵一番。

有一次，它爬到厨房中的柜子上，掉进了锅里。这锅里盛满了麻油，所以它全身象涂上了一层发蜡，变得油亮油亮的。它这油光光的身体睡在我的稿纸上，油份渗透纸背，使我倒了大霉。

去年，在我病倒的前夕，它突然得了皮肤病，脸部至额部的毫毛渐渐脱落。它用爪子不住地挠，脸上的疮痂簌簌往下掉，露出鲜红的肉质痕迹。一天吃晚饭时，我看到它这副邋遢的样子，不禁脸露愠色了。

"啊，这疮痂飞落下来，万一传染给孩子怎么办！我看，应该趁早把它送到医院去治疗。"

我嘴上对外人这么说，心里却认为：看来这病不轻，恐怕难以治好。我从前认识一个洋人，他从一位伯爵处得来条好狗，钟爱异常，但是不知怎么搞的，这狗患了这种皮肤病，倍受折磨，他见状后不胜怜悯，遂央求医生把狗杀死——这件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施以氯仿等药物把它杀死，这反而能使它有幸解脱痛苦吧。"

这句话，我已经重复说过三四次了，不料猫的病情不曾被我言中，我自己却一下子病倒了。在这段时期里，我始终没能看到它。也许是因为我被自身的病情所缠吧，已无暇虑及它的病了。

进入十月份，我总算能起床了。于是，我照例去看那只黑猫。说来真不可思议，它那又丑又红的肉质皮肤上已长出了早先的那种黑毛。

“哟，皮肤病象是好了嘛。”

我一直注视着它，由于大病初愈，我的眼神是虚弱无力的。随着我的健康渐渐复原，它身上的毛也日益变浓了。在毛色完全恢复正常时，它比以前丰满起来了。

我试着把自己的患病过程同它的患病过程作了比较，总感到其中潜伏着某种因缘。但我随即又觉得太荒唐，不禁微微发笑了。猫呢，它只知“咪呜、咪呜”地叫，所以我根本不明白它是抱着什么心情。

二十九

我是父母亲在进入暮年时生下来的所谓“幺弟”。母亲生我的时候曾说过的什么“年纪这么大了还怀孕，真是难为情”之类的话，至今还有人屡屡提起。

看来不光是因为这层原因，反正我出生后不久，我的双亲就把我送到乡下去了。当然，我的记忆里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乡下”的影子。我长大成人后，经过询问才知道，当时乡下似乎是有那么一对靠买卖旧器具为生的贫苦夫妇。

这夫妇俩把我同器具店的废旧货一起，搁在小小的笸箩中，每晚在四谷大街的夜摊上摆出来。有一天晚上，我的姐姐因事顺便从夜摊路过时发现了我，看来她是可怜我吧，

把我抱在怀里带回家去了，据说当天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整整哭闹了一夜，姐姐为此受到父亲的严厉训斥。

我不清楚我是在什么时候从乡下领回家的，但不久又被送到某人家当了养子①。我记得这好象是我四岁时的事情。我在那里长至八九岁，开始懂事了。这时养父家发生了不寻常的纠纷②，致使我再次回到了自己家中。

从浅草移居牛込，我并没有感到自己是回到了家中，我依旧把自己的双亲当成了我的祖父母。于是，我照旧极其自然地称他俩“爷爷，奶奶”。他俩大概觉得一下子改正往日的习惯很别扭吧，所以听我那么称呼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表现。

我不象一般的“幺弟”那样深得双亲的钟爱。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可能是因为我生性倔犟，也可能是因为我长久远离双亲的缘故。反正我至今还有这样的印象：父亲对待我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苛刻的。不过，也不知为什么，当时从浅草移居牛込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而我的这种喜悦之情表现得极为明显，谁都能一眼看出来。

我那时真糊涂，一直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当作祖父母而莫名其妙地生活着。问我具体有多久，我可实在无法回答。不过有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听得枕旁有人接连不断地轻

① 这是指夏目漱石在一八六九年当了盐原昌之助的养子的事。

② 一八七四年，夏目漱石的养父母为养父有外遇（寡妇）一事而吵得不可开交。

轻叫着我的名字。我惊醒了，见四周一片漆黑，所以颇难判断是谁蹲在我的床边。我当时还是一个孩子，便静听对方说些什么。听着听着，我听出对方是家中的女仆。这女仆在黑暗中对我耳语似地说道：

“你心目中的爷爷、奶奶，其实是你的亲生父母呀。先前，我曾听得两个人在私下议论：‘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在作祟，他才如此喜欢我们这个家的呀，真是妙不可言哪！’所以我偷偷地来告诉你。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讲呀，明白吗？”

当时，我只答了句：“我绝对不对人说。”但我心里感到高兴极了。不过这种喜悦并不是出于有人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而仅仅是出于女仆对我如此亲热。不可思议的是，我把这位使我感到异常喜悦的女仆的名字和面貌都忘却了。而我所记得的，就是她的那种亲热味。

三十

我在书房里这么坐着时，来客见了多半会问道：“病已经完全好了吗？”我屡次听到同样的询问，又屡次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最后，我只好老是反反复复这么作答：“唔，好歹还活着。”这句话不啻成了我的变相寒暄用语了。

好歹还活着——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老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不过，每次使用这句话时，我总觉得有些不稳妥，自己也很想不再这么说，但是思索了一番，实在很难找到可以用来表明我的健康状况的适当词汇。

一天，T君光临。我谈起此事，说道："既不想说病好了，也不说病没好，不知该怎么作答？"T君听后，立即这么答复我：

"那就别说病好。唔，说是常常复发。就说：'哦，旧病还在继续。'这不就行了吗？"

听到这继续一词，我感到获益匪浅。此后，我不再说什么"好歹还活着"，而改说成"病还在继续"。而碰到需对这"继续"作一番注解时，是免不了引"欧洲大战"为例的。

"我同病魔的战争，就好比是德国人同联盟军的战争。今天我同你这样相对而坐，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了，所以得进入战壕，密切监视病情的发展。我的身体就好比乱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变乱了。"

有人听了我的说明后，感到很有趣而哈哈大笑。有人则默不作声，还有人显出了怜悯的神情。

客人回去后，我又想到了这样的情况——在"继续"的东西，恐怕不光是我的病情吧。听了我的举例说明，觉得这是说笑而笑的人，不解其意而默不作声的人，被同情感所趋而感到怜悯的人——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难道没有什么我不了解、连他们本人也没觉察到的"继续"物吗？要是这"继续"物一旦在震撼他们心弦的巨大响声下破裂的话，他们究竟会作何感想呢？看来，这时候他们的记忆已经不复向他们说什么了吧，过去的主观感觉也早已消失殆尽了吧。当这些不承认现在同从前、乃至同更远的从前有着某些因果关系的人们最后陷于这样的局面时，他们会作出怎样的

自我解释呢？总而言之，我们不都是各自紧抱着自己在睡梦中制造出来的炸弹，无一例外地一边谈笑一边朝着远处的葬身之地走着吗？只不过没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本人也不知道——自己所抱的是什么东西而已，所以还是幸福的吧。

当我注意到我的病情还在继续，不禁联想及欧洲的大战恐怕也是从好几世纪以前继续下来的吧。不过它"究竟起自何时，又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这些问题，我是一窍不通了。所以说，看到那些不解"继续"这词的一般人，我反而羡慕不已。

三十一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同一个名叫阿喜①的朋友很要好。阿喜当时住在中町的叔叔家里，离我家相当远，当然很难每天去见他。一般说来，我不大去找他，而是在家里等阿喜。我一直不去看阿喜，阿喜也不会计较，准会上门来看我。而来了之后，总是到借居在我家平房里、以卖纸笔为生的阿松处落脚。

阿喜好象是没有父母的。不过我小时候一点儿也没因此而感到奇怪，恐怕问都不曾问过呢。所以阿喜为什么要到阿松处落脚，我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很久之后，

---

① 指桑原喜市，是夏目漱石在市谷小学时的好朋友。

我才听说阿喜的父亲从前是银座[①]的什么官吏之类的人物，因有伪造钱币的嫌疑而入狱，之后死在狱中了。于是，他的妻子把孩子阿喜送至婆家，自己改嫁，进了阿松的门。因此阿喜时常来见见亲生母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本来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听到这一情况后也并没有滋生出什么特别的感奋之情，所以，当我同阿喜一起调皮胡闹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这些境遇。

阿喜同我都很喜欢汉学，尽管一窍不通，却时常对汉文评头品足，煞是有趣。他总能说出一些颇艰深的汉籍的名字，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听来的还是查考来的，常常叫我不胜吃惊。

有一天，他走进等于是我的房间的正门里侧，从怀里拿出两卷书籍给我看。看上去好象是抄本，而且是用汉文写的。我从阿喜手中接过书籍，漫不经心地反复翻看着。老实说，那上面写着什么名堂，我是一点儿也不懂的。不过阿喜并没有露骨地表现出"你懂吗"的腔调。

"这是太田南亩[②]的手迹哪。我的朋友想出让，我便拿来给你看看，你不买下来吗？"

我并不知道这太田南亩是何许人。

"这太田南亩，究竟是谁呀？"

---

① 指江户幕府的钱币铸造所。原来在静冈，后移至江户尾张町，再移至蛎壳町。

② 太田南亩(1749—1823)，日本的曲艺师，能创作。

“就是蜀山人①，大名鼎鼎的蜀山人呀。”

我不学无术，从来没听说过蜀山人这么个名字。不过听阿喜这么说，总觉得这书是什么珍本。

“卖多少钱呢？”我试问着。

“说是想卖五毛钱。怎么样？”

我想了想，认定“反正还还价总没错”。

“要是两毛五分，我可以买下来。”

“那末，就两毛五分吧，卖给你。”

阿喜这么说着，从我手中接过两毛五分钱，又不住地大谈这书的优点。当然，我不懂其中的奥妙，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大喜可言。不过，反正没有吃亏这一点，使我感到很满足。当晚，我把《南亩莠言》②——我记得好象是这么个书名——放在桌子上后就寝了。

三十二

第二天，阿喜又优哉游哉地来了。

“我说，你昨天买得那书的事……”

阿喜说着，看看我的脸，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望着桌子上的书。

“是指那书吗？那书怎么啦？”

“不瞒你说，那边的老头子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命我

① 蜀山人是太田南亩的别号。

② 是太田南亩的随笔集，凡两卷，一八一七年刊行问世。

无论如何把书要回来。我已把书给了你，当然不愿遵命，但又毫无办法，只好再来找你。”

“是来取书吗？”

“谈不上是什么来取书，不过，你要是不在意的话，是不是可以把书还给我，因为卖两毛五分钱，毕竟是太贱了呀。”

听了这最后的一句话，我开始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在我迄今为止抱有的买到了便宜货的满足感里是朦朦胧胧地潜伏着不快乐的成分——一种因行为不善而引起的不快乐。我一方面为自己的狡狯而生气，另一方面又为对方同意以两毛五分钱卖掉而生气。怎样才能使这两种愤怒同时平静下来呢？我是满脸愁云，沉默了好一会儿。

对于我的这种心理状态，我现在可通过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来作出剖析，所以是能够较明确地描绘出来的，但在当时，我是莫名其妙的。我本人那时除了愁眉苦脸，不可能出现别的感觉，因此更不用说阿喜了——毋庸置疑，他是绝不可能理解的。也许这是应该放在括号里说的事——我到了这般年纪的今日，还时常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难怪总要被人误解。

阿喜看看我的脸，说道：“两毛五分钱，实在是太贱了呀。”

我猛然拿起那放在桌子上的书，伸到阿喜眼前。

“好吧，还给你。”

“实在对不起了。因为这毕竟不是安公的东西，没有办法。他把老头子房里的旧货偷偷地卖掉，好弄点钱花花。”

我气得发抖，什么也没回答。阿喜从怀里掏出两毛五分钱放在我的前面，但我碰都不想碰。

“这钱我不想要了。”

“为什么?”

“反正钱不要了。”

“是吗？你这么慷慨地把书拿出来，太不值得了吧？既然把书还了出来，两毛五分钱也理该收下哪。”

我忍无可忍了。

“书是我的！一旦由我买下了，当然就是我的东西，这不是非常清楚的事吗?”

“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按道理，无疑是这么回事，但是那边也实在很难交待，所以……”

“所以我同意奉还呀！不过我不收书钱。”

“你别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喏，请收下吧。”

“我奉送了。书当然是我的，但是既然想要，我就奉送了。既然奉送了，就把书拿去得了。这还不行吗?”

“是吗？那就这么办啦。”

阿喜终于光把书拿走了。而我无谓地损失了两毛五分的零用钱。

三十三

作为一个生活在人世的人，我当然不可能完全孤立地生存，有时自然会为了某些事情与人接触的。对我这个生

活极其淡泊的人来说，要想摆脱那些季节性的问候、商谈事情，甚至更复杂一些的交涉，都是非常困难的呢。

对于别人的言论和行为，我都得毫不怀疑地接受、都该从正面来理解不可吗？要是我不留意自己这种生性单纯的性格，大概不时会莫名其妙地受人骗的。结果嘛，当然会导致被愚弄、被奚落的下场。严重一些的话，说不定得当面承受某些忍无可忍的侮辱。

于是，我一心认定别人是混迹江湖的骗子，一开始就不相信对方的话，警惕别上当，有时光从反面去玩味对方的潜台词，我认为自己这才够得上是个聪明人，并想安居在这样的境界中——世上能够找到这块乐土吗？于是，我有时难免要误解别人。更有甚者，我还不得不一开始就作好自己犯下了严重过错的假设，有时必然会形成不厚颜无耻地事先作好可能会冤枉别人的思想准备，事情就不好办的局面。

要是我想使自己在这两种情况中选择一种作为我应持的态度，心里便会产生另一种苦闷。我不愿相信坏人，又想一点儿也不要伤着好人，于是我既不认为出现在我眼前的人都是坏人，也不认为都是好人，我的态度也只能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而作出各种不同的应变。

我想，谁都需要这种应变，而且谁都在付之行动的吧。但是，能否真正炉火纯青地掌握得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地行走在完全吻合对方的实际表现的线路上呢？我常常被这一大疑问缠得不能脱身。

先撇开我的偏执不论，我记得自己以往有过屡次受人

愚弄的痛苦经历，同时，我也好象有过很多这样的情况——特意不照表面现象来理解对方的言行，而是暗中作着有损对方品行、有辱对方人格的解释。

我对待人的态度，首先来自我迄今为止的经验积累，其次取决于前后的逻辑和周围的实际情形。最后嘛，说来可能有点儿玄了，那就是上天赋予我的直觉也起着相当的作用。于是，或则我被对方所骗，或则我又去骗对方，偶尔也有给对方恰如其分的“待遇”的时候。

不过，我迄今为止的所谓经验，貌似广袤，其实是相当狭窄的，若把在社会的某一局部积累起来的经验用到社会的另一个局部去，多数是不可通的。由于前后关联和周围情况本是千差万别的，那就不仅是应用的范围受到限制的问题，还必须对这种千差万别殚思极虑才行。然而，思虑的时间和材料往往是得不到保证的。

因此，我时常是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以自己那朦朦胧胧的直觉为主体来判断别人的。至于我的直觉究竟正确与否，我只能这么说，我往往得不到根据客观事实来核准情况的机会。我的疑虑始终象覆盖着的雾霭似的，使我的心处在困苦之中。

要是世上真有全知全能的神，我就要跪倒在这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明察秋毫的直觉，求神把我从这样的苦闷中解脱出来。要不，就求神能赐福给我——让那些同我这个不开化者接触的人都变得玲珑透剔，使我能同他们气质吻合地相处。我觉得，自己现在是处在或则因愚昧而受人骗，

或则因抱有很深的疑虑而容不得人的境地。我感到非常不安、不清晰和不愉快。人如果这样地生活一世，该是多么不幸啊。

三十四

我在大学①时曾经教过的某文学研究者跑来对我说："听说先生最近在高等工业学校作过演讲了。"我答道："嗯，作过的。"他告诉我："好象听了不知所云呢。"

迄今为止，我从来没在这方面替自己的讲演操过什么心，所以一听对方的话，我不禁为之一震。

"你怎么知道的呢？"

他听后所作的解释是很简单的——也不知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反正是一个同他有关的某人家的青年吧，正是那所学校的学生。这青年听了我的讲演后，当天对他说过"一点儿也不懂"的话。

"你究竟讲演了一些什么内容呀？"

我当即把演讲的大致内容向他复述了一遍。

"好象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内容吧，你说是不是？怎么会听不懂呢？"

"听不懂，反正听不懂嘛。"

他回答得这么肯定，使我听了感到不胜诧异。不过，更

① 指东京帝国大学。夏目漱石自一九〇三年四月起，在该校执教过四年。

强烈地震撼着我的，乃是"今后可以休矣"的后悔念头。说心里话，这所学校曾屡次求我去演讲，都被我拒绝了，所以，当我最后接受邀请时，心里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努力给前来听演讲的人们一些相当的获益才行。而我的这一希望被他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反正听不懂"——击得粉碎。由此看来，我不能不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必要特意到浅草①去。

说起来，那已是一两年前的旧事了——去年秋天，我碍于情理，无论如何得去某学校作一次演讲，否则很不好交代。当我去了那里时，忽然想起前年那件使我很感后悔的事。所以，我顾忌到自己其时演讲②的题目会带有易使年轻的听众产生误解的内容，便在走下讲台时这么说道：

"我估计不至于会有大的误解，不过，诸位要是对我今天的演讲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到我家中来，我打算尽可能地解释得使诸位感到满意。"

我的这番话会引起怎样的反响，这是我当时很难预料得到的。而过了四五天之后，真有三个青年到我书房里来找我了，其中的两个人先打电话来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另一个人事先写了封恭恭敬敬的信寄来，预约了会面的时间。

我很愉快地接待了这几位青年，并询问了他们的来意。有一个人完全如我所料，是来就我的演讲内容提出询问的。另两个人却是我始料未及的，他们是来就他们的朋友对家

① 高等工业学校当时在浅草区御藏前片町，即现在的台东区藏前。
② 指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在学习院作的演讲《我的个人主义》。

庭应该采取的方针问题，征求我的意见。也就是说，他们带来了放在他们眼前的具体问题——怎样把我的演讲有效地应用于现实社会。

我主观上努力向他们三个人谈了我该说的话，作了我该作的解说。不过我的看法事实上能使他们有多少获益呢？我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但是，我对此已感到满足了。这同听人反映"据说你的演讲很不好懂"相比，我深感满足了。

（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刊出两三天后，我收到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给我寄来的四五封信。来信者都是听过我那次演讲的人，他们都是作为一种反证——否定我在文中谈到的令我深感失望的事实——给我写来的。所以来信都充溢着好意，根本没有向我提出类似"为什么要把某一个学生说的话立即断为全体听众意见"的责问，因此我想在这里作一公开的补充说明：我为自己的不明深表歉意，与此同时，我向亲切地纠正了我的误解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激。）

三十五

我小时候经常到日本桥濑户物町的一家名叫伊势本的书场去听书。在现在的三越所在地的对面，那时老是挂着白天说书节目的广告牌子，拐过这个街角，走不了二三十米远，右侧就有一个书场。

每到晚上，这个书场里只演曲艺、杂技之类的节目，所以除了白天，我是不进这书场的。不过论次数，这倒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当然，我家当时不在高田的马场下。不过，纵然颇得地利之便，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听书呢？至今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

也许因为我是在回首眺望年代久远的往事的缘故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书场简直是一处陶冶来客高尚情操的地方。演坛的右侧拦出了一席之地，两面围有带格子的木质低矮拦板，拦板中间设有专席。演坛的后面是廊庑，再往前是庭园。庭园里的古梅树斜向伸至水井栏杆的地方。从廊庑上可以仰见给人以寥廓之感的太空正笼罩着空余的地面。向庭园的东面望去，可以看到一所象是独立的房间似的建筑物。

坐在木格子围栏里的专席上的家伙，都是有福多暇的人，所以无不穿戴着讲究的服饰，从衣袖里取出小镊子，不时悠闲、耐心地拔着鼻毛。在这种晴朗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宛如黄莺飞到了庭园的古梅树上歌唱一样。

幕间休息时，卖茶的人会带着盛有点心的匣子来场内兜售，这是该书场的惯例。匣子呈浅浅的长方形，放置得非常好——要是有人想取，伸手就可以够着而拿取。点心的数目，我记得好象是一匣十只，不过吃的可以自便，并不限制，而吃过后得把应该付的钱放在匣子里，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我当时是以珍惜这种习俗的喜悦心情来看待它的，而如今看来，无论到什么游乐场所，恐怕再也不可能品味到

如此从容大度的气氛了。想及这一点，实在令人缅怀难已。

我在这种典雅寂寥的气氛中，听各种说书先生说书，内容都是古色古香的。其中有一位说书先生爱用一些奇怪的词汇——“嘶笃笃”、“朗朗”、“嚓嚓”。听人说，他叫田边南龙，原来是在门口管鞋子①的，这“嘶笃笃”、“朗朗”、“嚓嚓”已脍炙人口，但无一人能理解它们的涵义。看来，他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形容军队威风凛凛的形容词来使用的。

这位南龙早就去世了。当时的其他一些人也大多去世了。那儿后来怎么样了呢？我是一无所知。在那些当时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快乐的人中，现在到底有几个人还活在世上呢？我完全不得而知了。

然而，在一次美音会②的年终上，我看到节目单上列有在吉原当随从、茶房等侍者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是我当时的朋友。我到新富座③去，看到了这个人，还听到了他的嗓音。我见他的面貌和歌喉同昔日完全一样，颇为吃惊。他说起书来，也同以前一个样，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我可怕地意识到自己和自己周围的这种二十世纪时代的急剧变化。我面对他而坐，沉浸在一种默想里，心中不断地把他和我作着比较。

---

① 来客有进门时脱鞋的习俗。

② 是田中正平创办的演奏会，演奏的日本古典乐曲汲取了西方音乐的优点。

③ 是关东大地震之前座落在京桥区新富町的剧场。

他年轻时名琴凌，曾因马琴[1]的关系而在伊势本做南龙的前场侍者。

五十六

我的长兄在未称大学之前的开成学校求学的时候，患了肺病而中途退学。他的年龄同我相差很多，所以我们两人之间嘛，与其说是什么手足之情的关系，倒不如说是那种大人同小孩的关系，这种关系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尤其是生气发火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在强烈地刺激着我。

长兄有着白皙的肤色和挺拔的鼻梁，称得上很俊。不过，他的脸相和神情生来就有些威严，一种不能随意亲近的气氛在咄咄逼人。

长兄上学的那个时期，还有着地方举荐人材入学的贡进生[2]制度。一些不是当今的青年能够想象的风气在校内各处流行。长兄曾告诉我，他收到过一个高年级学生写来的情书，这是个男学生，年龄好象要比我长兄大得多。长兄是在不时兴这种习俗的东京长大的，不知他最后如何处置这封情书了。他曾告诉我，后来每次在学校的澡堂里遇见那个学生时，就觉得真窘，难为情极了。

由学校毕业后，他是极度的一本正经，总是板着面孔，所以父母对他也多少有点儿敬而远之。此外，也许是他有

---

① 指宝井马琴(1852—1928)，善说武打书。

② 指一八七〇年由地方诸藩选拔后入大学的学生。

病在身的关系吧，时常脸色阴沉地闭门不出。

不久，他的气色有所缓和，人也自然而然地变得和蔼了。他总爱穿一身舶来品竖条纹的棉布服，系一根狭幅的男式腰带，傍晚后便离家出门。他时常把绘满了紫色六角形图案的龟清①的团扇之类的东西丢弃在吃饭间里。这还没算完呢，他竟会坐在长火盆前，不停地用假嗓子哼叫，而家里的人见状，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当然也不当作什么事儿。在用假嗓子哼叫的同时，他又要划藤八拳②了。但是这项内容一定要有对手。他虽然不是每晚都要划拳，却总是热衷于此行，把笨拙的手抬起放下，怪模怪样地忙得不亦乐乎。对手主要由我的三哥担当。我不过是神情严肃地在一旁观看而已。

长兄后来终于因肺病而死了。我记得他好象是明治二十年③上死的。等到葬仪、守灵都完事而进入最后的料理阶段时，有一个女子找上门来了。三哥出去接待，女子便向三哥询问道：

“令兄去世之前，没有娶家室吗？”

长兄因为有病，一生没有娶。

“没有娶，直至最后，都是独自一人生活。”

“听您这么说，我总算安心了。象我这样的人，不嫁人是活不下去的，实在不得已啊……”

---

① 龟清是台东区柳桥的有名饭馆。

② 两人面对面划拳来争胜负，以连胜三次者为胜者。

③ 即一八八七年。

她获悉我长兄埋骨在什么寺院后，就回去了。她是特意从甲州赶来的。我这时才第一次听说，她早在柳桥当艺妓的时候，就同我的这位长兄有往来了。

我时常闪过这样的念头：去见见她，谈谈有关长兄的事情。但是我想：一旦见面，想必她已成了老太婆，早已面目全非了吧。我又想：她的心恐怕也同她的脸一样布满皱纹而干透欲裂了吧。如果真是这样，她现在会见了我这个死者的弟弟，也许反而会使她悲不自胜了吧。

三十七

我很想在这儿写一些纪念母亲的东西，但是颇可惜，我对于母亲的情况了解得很少，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过多的印象。

母亲名千枝。千枝这个词至今仍是我最感亲切的词汇之一。所以我有这样的感觉——千枝就是我母亲的名字而绝不是别的女人的名字。幸好我也没有遇到过除母亲之外也名千枝的女子。

母亲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去世的，但是我现在远远地追溯起她来，不论我顺着记忆之藤蔓怎么走，眼前只会出现一个老妇人的形象。母亲是在进入暮年后生下我的，所以我没能得到留下母亲盛年时窈窕形象的特权。

我印象中的母亲，是老戴着一副大眼镜在做针黹活儿。我记得那眼镜是老式的，铁制的镜架，镜片的直径有二寸以

上。母亲戴着眼镜，不时把下颚低向领子盯着我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老花眼的特点，而只认作那是母亲的习惯。我在想到她那副眼镜的同时，总会联想及那一直衬托着母亲背影的一两米宽的纸拉门。我眼前也会清晰地浮现出那挂着的旧字画中有着“生死事大，无常迅速”①字样的拓片。

到了夏天，母亲老是穿一身没有花纹的藏青色薄罗衣，系一条狭窄的黑色缎子带。说来很奇怪，一涉及到我记忆中的母亲的形象，脑际就总是会浮现出她在盛夏时节的这身装束。要是撇开母亲那没有花纹的藏青色薄罗衣和狭窄的黑色缎子带，那么留下的只有她的脸了。母亲曾经到廊庑上同我的哥哥下棋，她和他对局的这一图景，乃是他俩铭刻在我胸中的唯一的纪念形象，而在这一图景中，她坐着的形象，也是穿着那身藏青色薄罗衣，系着那条缎子带的。

我大概从来没有去过母亲的老家，所以长期以来，我是在不知母亲由何处嫁过来的情况下长大的，而我一点儿也没有要主动询问一下的好奇心理。因此在这件事上，我也是模模糊糊的，就象雾中看花一样。不过，母亲是出生在四谷大番町的这一点，我好象听人说过。母亲的娘家好象是开当铺的，仓库有好几所——我记得曾经有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但我到了今天这般年纪，一次也没有去过那个叫大番町的地方，所以连这点儿的葛藤也几乎忘却了。即使上面这些情况是事实，而在我对母亲的怀念情景中，绝不会

---

① 意为领悟生死之本是重大的事，生与灭的转化是迅速的事。

出现什么带库房的宅邸。大概它们在那时候就已圮毁了。

我还依稀记得有人说过我母亲在嫁给我父亲之前，曾在某官吏处做过佣人。不过，我不知道那官吏的府上是在何处，她在那里又做了多久？而且，我连那种佣人是什么性质的仆人也不明白。对我来说，这情况宛如留下淡淡的香味而焚尽了的线香，是一种简直无从确认的事实。

不过说起来，我是曾经在库房里看到过那种带有华丽图案的和服的，它同浮世绘彩色版画中的宫女衣服上的图案差不多。这和服的里子是红色的绸子，外表印满了樱花、梅花，还镶嵌着许多金线和银线的刺绣——这也许是当时的一种女礼服吧。但是，母亲穿着它又是什么印象呢？不论我怎么努力想象，也没有影子浮现出来。这首先是因为我心目中的母亲的形象，就是那老戴着硕大花镜的老妇人；其次是因为我曾看见这件美丽的女礼服后来被改制成小被子而盖在家中的病人身上。

三十八

我记得，当我在大学里的一位西洋人教师离开日本时，我想馈物赠别，便去库房中取出那只带有红色屉子的描金漆器制的信件匣，而这件事距今也已相当久了。当时拿着匣去父亲面前讨取的时候，我是一点儿不觉得什么的，如今提起笔来，不禁觉得这只信件匣也同改成了小被子的红绸夹里的女礼服一样，凝聚着母亲年轻时的姿态。据说父亲一

生没有给她做过衣服。难道母亲的陪嫁很多，以致不需要父亲给她做什么衣物了？难道映在我心中的那件没有花纹的藏青色薄罗衣和那条狭窄的黑色缎子腰带也是母亲出嫁时放在衣橱中带来的？我亟想再见见母亲，亲口把种种事情问问清楚。

我调皮、倔犟，完全不象其他家庭中老来所生的爱子那样受到母亲的溺爱。不过，全家还是数母亲最疼爱我的那种强烈的温情感，永远充溢在我对母亲的回忆中。即使把个人的爱憎之情撇在一边来想一想，母亲也无疑是个典雅而亲切的女人。而且谁都能一眼看出，母亲比父亲来得聪明。连言行乖戾的哥哥也对母亲不胜敬畏。

"母亲虽然无言，却自有一种可畏之处。"

我觉得，哥哥对母亲下的这番评语，至今还会自昏黑的远处清楚地蹦出来。不过，它无非是靠不住的记忆中的断片，宛如浸润到水中而流去的字迹逐渐恢复原来面貌似的，至于母亲的其他一些情况，对我来说都等于是梦。我竭力收罗母亲那断断续续留在我脑际的形象，但是母亲的整体形象无论怎么也浮现不出来。而昔日那断断续续的印象，有一大半已经淡薄得捉摸不到了。

有一次，我走到楼上，一个人睡午觉。

那时候，我一睡午觉，就老是被怪物所魇。我的拇指会眼看着越长越大，没有终止的时候；或者，我仰望着的天花板会慢慢地向下掉落，压到我的胸前；我睁开眼来，见眼前的环境同平时一式一样，但是唯有身子部分被睡魔所擒，不

论我怎么挣扎，手和脚都无法动弹一下。事后想想，我也常常搞不清楚那究竟是在梦里还是不在梦里。而我这次独自午睡，也被这类怪物所魇了。

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在何时何地犯下了罪过，反正我花掉了一笔为数不算小的、却不属于我所有的钱。至于派什么用处、怎么花掉的等等，我也说不出个名堂来。不过，象我这么个孩子是无论如何还不出来的，这就使我这个尚未见过世面的胆小的孩子午睡时吓得心惊肉跳。我终于大声呼喊楼下的母亲了。

楼梯紧靠那挂有"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的拓片——它总是同母亲的硕大花镜形影不离地出现在我的脑际——等字画的纸门后面，所以母亲闻声立即跑上楼来。我见母亲站在那里望着我，就把我的痛苦讲了出来，央求母亲无论如何替我想想办法。母亲听后微笑着安慰我说："你不用担心啦。不管是多少数目，我来替你还掉就是了。"我听了喜不可言，于是安下心来，静静地入梦了。

这次发生的事究竟都是梦境呢，还是有一半是真的呢？我至今仍在狐疑。但是不论怎么说，我心里只认为：我实际上是大声向母亲呼救，而母亲也确实出现了并说了安慰我的话。我记得母亲当时的穿着，正与我平时所看到的一样，照旧是没有花纹的藏青色薄罗衣，外系那条狭窄的黑色缎子带。

三十九

今天是星期天，孩子们不上学，所以女仆也神经松弛了，比往常起得晚。而我离床起身时，已过了七点十五分。我洗漱过之后，照例吃了烤面包、牛奶和半熟的鸡蛋。正想去上厕所，却见掏粪的人来了，我便移步朝好久没去了的后院方向走去。于是看到花匠在放东西的屋里清理物件。在摞起的废旧炭笼下，火烧得正旺，火的周围有三个女孩子在烤火取暖，显得非常快活。她们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样烤火，脸要变得乌黑啦。”

最小的女孩子听我这么说，便答道：“没有关系的。”

我的视线越过石墙，看见远处屋瓦上的霜已溶化变湿了。我眺望了映在旭日下的闪亮的色彩后，又折回屋里。

一个亲戚的孩子正在为我打扫书房。我把桌子搬至廊庑上，等他把书房整理好。廊庑上的阳光很好，我把身子倚在栏杆上，以手支颐地思索着，或者纹丝不动，让灵魂自由地驰骋一番。

风不时轻轻地吹动着盆栽九花兰①的长叶子。庭园的树上不时传来黄莺的蹩脚鸣啭声。我天天坐在玻璃窗户的里面，想着“现在还是冬天，还是冬天”时，春天竟在不知不觉间摇荡起我的心来了。

---

① 兰花的一种，叶子呈黛色。

我在这里坐多久，冥思也不会有所结晶的。想提笔写下来吧，又觉得要写的东西无穷无尽，不知该从何处下笔。心里一踌躇，又冒出了“写什么也是无谓哪”的懒散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过了一会儿，这时又滋生出“以往所写的东西全是没有意义的”想法。于是，“为什么写那种东西呢”的矛盾心理开始嘲弄起我来了。所幸我的神经尚能镇静。驾着这种嘲弄向高处的冥思领域羽化而去，乃是我最大的愉快。我从云层上俯视自己的笨拙，忍俊不禁，我无非是一个睡在摇篮中——在自己蔑视自己的气氛中摇荡——的孩子。

我杂乱无章地写着别人的事和我自己的事。写别人的事情时，我很小心，做到尽可能不要给对方带来什么麻烦。涉及到我自身的事情时，我反而能在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呼吸了。不过我对待自己，还是达不到“皆空”的境界。即使我没有要欺世盗名来自我炫耀一番的想法，但我终于没有披露自己那些更卑劣、更丑恶、更见不得人的缺点。有人曾经这么说过：不论你如何顺着圣奥古斯丁①的忏悔、卢梭②的忏悔、德·昆西③的忏悔去竭力探寻，真正的事实绝非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忏悔录»等。

②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科学和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等。

③ 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一八二一年发表«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以他的自身经验和想象，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和潜意识活动。

人力所能讲述得出来的。何况我所写的东西还不是忏悔呢！我的罪孽——要是可以称之为罪孽的话——大概就在于我光注意从明亮处表现吧。这会给有的人带来不快的感受，但我自己现在正骑在这种不快上，骋目环视着人类而微笑。我也用同样的视线纵观迄今为止写了那么些无谓文章的自己，怀着自己仿佛成了别人似的感觉，脸上也现着微笑。

黄莺还在庭园里不时鸣啭。春风时常象有所醒悟似地摇曳着九花兰的叶子。猫歪着脑袋晒太阳，把它不知在何处被咬痛了的太阳穴冲着阳光，在暖洋洋地打瞌睡。先前在庭园里吵吵闹闹地放汽球玩的孩子们，这时一起去看电影了。家中和心中都静极了，我在这样的气氛中打开了玻璃窗户，沐浴在静谧的春光下，神不守舍地写完了此稿。接下来，我打算在这廊道上曲肱一眠了。

（大正四年[①] 一月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

吴树文译

① 即一九一五年。第二年，夏目漱石去世。

秘色青瓷

幸田露伴

很难确切地说出青瓷起源于何时，相传是在后周柴世宗时代，并且是按照世宗的爱好和要求生产出来的。不过也可以这样解释：世宗之前可能已有了同样的品种，世宗则提出烧制更为先进的品类，不仅色泽要美丽，而且要求柔和莹润。总之，要给事物的起源准确地下个结论是困难的。

不过青瓷出自柴窑这一点，自古以来没有异议。一般人都认为首窑青瓷非常漂亮，称作秘色。但是迄今谁都不曾听说哪里有这种经过确实可靠的鉴定，并根据历史资料加以考证过的秘色青瓷。

因此，现在即便发现了铭记着世宗时代显德年号的漂亮青瓷器，由于无人拥有实物鉴定标准，又无人具有准确无误的鉴定经验，也只能对之惊喜若狂，反复观赏，却不敢妄断其是否为真正的秘色。除非具备一丝不苟、严谨细致、超群出众的鉴赏眼力，以及渊博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掌握丰富的间接验证材料，再对这些材料作有理有据的分析论

证，然后方可肯定。否则只能被认为是一家之言，实在难以得出任何结论性的意见。

就连“秘色”这个词的含义，后代也很少有人能说清，即使在中国也只是作些推测性的解释。所以秘色青瓷的性质究竟如何，虽有传闻，但其可靠程度尚不甚了然。“秘”是“禁秘”的秘，也即“禁裹”之器，讲“民间”之物，故称其为“秘色”，这是尽人皆知的看法。《高斋漫录》中写道：“臣庶不得用之，故曰秘色。”这是最早的解释，“秘色”一词确实存在，但也许由于诗文中很少使用，我尚未见过出现这一词汇的诗歌。倒是知道有人引过唐朝陆龟蒙的诗句，但他用的是“翠色”，并非“秘色”。看来盲目相信别人的引句容易上当。我手头没有陆龟蒙的文集，很难说得确切。但我记得原句似乎是“千峰翠色”二词连在一起的，而不是千峰秘色。退一步说，就算是用了秘色一词，也只能说明秘色青瓷早在世宗以前就已问世，和传说的秘色青瓷的由来并不一致。因为陆龟蒙和皮日休都是世宗以前晚唐时期的大诗人。陆龟蒙是一个把茶道用具也放进小小扁舟中的文人雅士，他的诗句中如果使用“秘色”一词也是极为自然的，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不过有趣的是，日本文学作品中却清清楚楚地使用了“秘色”这个词。一是在《源氏物语》中，一是在《宇津保故事》里。勿庸置疑，这个词同其实物一样也是来自外国。它们的时代正好吻合。《源氏物语》在描写一个上层家族的零落状况时，说其家中佣人以秘色之器作饮食用具，根本不

知其珍贵。凡是了解秘色青瓷的昂贵价值的人读了这一段，不能不叹服《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如此巧妙地点出了秘色之器。事实上那时名门望族的家中确有秘色之瓷，而且当时的读者恐怕也了解秘色青瓷是何等器物，因此书中才出现描写青瓷的场面。《宇津保故事》中刻画了一个有钱有势的阔财主，他不但是个愚蠢粗俗、为所欲为的地方绅士，而且是个企图仰仗金钱、权势来强占美女的家伙。故事中描写了他高傲地使用秘色之器饮酒作乐的情景。此处也提到秘色一词，实在妙极。而且说此人是筑紫①地方的人，安排一个这样的人物使用进口的名贵瓷器是最切当不过了。

总之，在为数不多的平安朝文学作品中，竟数次出现"秘色"一词，这证明当时秘色青瓷已为一般人所知，人们了解它是何等器皿，并且还说明它至少在上层社会人士中是尽人皆知的一种瓷器。

然而，秘色青瓷在其产地中国却没有文献记载，也未见某地某人保存着何种样式的青瓷的报道。仅仅传说其颜色极美、声音清亮、薄如纸片而已。我只见过这样一段记事：某人偶得残片，涂以金边银线作为装饰品加以珍爱。但它究竟是否真正的秘色青瓷呢？曾见清朝的梁某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报道。因此可以说，秘色青瓷如同麒麟凤凰一般，已经变成纸上或者想象中的物品，变成真正令人惊叹的宝

---

① 日本九州的古称。

贝了。

我国的秘色之器来自外国，这是无须怀疑的。但它正象“砧”①一样，几乎无人见到过，各种有关陶瓷的书籍或者宝物鉴赏著作中的有关记载也极为含糊，很难从中得出准确解释，就连高明的鉴定专家也说不出个究竟，我以为这反而证明了确有其物。

可以考证秘色青瓷传入我国的材料很多。当时我国和吴越国的交往十分频繁，远远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尤其同吴越王钱俶往来甚密。钱氏自唐末至宋初拥有广阔富庶的土地，保持了八十余年的太平，甚至从唐朝灭亡时起，先后立过天宝、宝大、宝正等年号，俨然一国之君。如果根据传说推定秘色青瓷问世时间为后周世宗显德年间，那就是西历九五八年左右，而吴越王是在唐昭宗时代乾宁四年，即西历八九七年获得有名的“金书铁券”②，从而势力大振，雄踞一方的。从那时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献纳领土为止，其间各地均处于战乱之中，独有吴越拥有大片丰饶富庶的土地，同人民共享太平。钱氏管辖的领域直到今天仍然是制瓷工业兴旺发达的地区，同时又是和日本贸易往来的要地。

因此，虽说当时日中往来是指日本和中国，实际上几乎是日本同吴越的交流。吴越王钱氏始终把同我国的睦邻友

---

① 一种能够使衣物、布料发软、发亮的木制捶打工具或者石台。

② 古代皇帝颁发给功臣的铁制功劳牌。外面详记晋升、恩赏，内写免罪等项目，分左右两枚，一给功臣，一藏内府，因文字以金粉书写，故称“金书铁券”。

好作为重点，所以我觉得二者关系远不止《友好邻国宝物记》及《异称日本传》中所列举的几件事实，他们之间真诚地相互尊重，颇为频繁地进行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个情况，只要查阅一下《本朝文粹》① 所载后江相公② 为清慎公③ 撰写的报吴越王书以及菅三品④ 为右承相撰写的赠大唐吴越王书即可一目了然。据文献记载吴越首次进贡是承平五年(九三五年)，翌年复来。天德元年(九五七年)赠金以求我叡山天台宗门⑤ 之经书，天德三年(九六〇年)复派使臣来日。这是我国谁都知道的事实。

吴越王钱俶曾造八万四千尊舍利塔，其台座上刻着"乙卯"字样，故知是后周显德二年(即九五五年)制造。这些塔同夏承原于显德五年，也即传说秘色青瓷问世的那年所造之舍利塔一起，直至清初还保留着。吴越王的舍利塔因清初诗人创作不少诗歌吟咏颂赞，故为人所知，而吴越王将其中五百尊赠与日本。此事见于程珌的《胜相寺记》中，书中还记载了一段逸闻：当时有个名曰转智的天竺国和尚，绰号叫纸衣道者，是个怪人，他搭乘送塔使者的船只离开日本回到了自己的故国。舍利塔是高仅十五、六公分的小塔，金粉涂饰，释迦呈修炼得道前的面相。要是瓷器，现在即便

① 平安时代中期的汉文集。
② 即大江朝纲，平安时代中期的学者、书法家。
③ 即藤原实赖，平安时代中期歌人，清慎公是其谥号。
④ 即菅原文时，平安时代中期学者。
⑤ 叡山即京都比叡山，系天台宗总寺院所在地。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为基本经典的佛教宗派之一。

有人拿来实物说："这就是秘色青瓷！"我也只能退避三舍，不敢妄断。至于舍利塔却有充分的条件加以考证。此塔外形虽小，但是竟以五百尊之数赠与日本，也足见吴越同我国之亲密程度如何了。因而不难想象他们非但不会吝惜本国自制的浙江瓷器，而且定会将大宗陶瓷制品通过公私船只运来日本。关于"秘色"一词的含义，秘就是"秘"、"神"、"阁"之意，色虽为光彩之意，后来却用来表示单色、杂色、多色等，还可用于表示象："歌手"、"吹笛手"的"手"以及"人"、"物"等意思。所以"秘色"又可解释为"御用手物"、"宫中之物"等。原来"秘色"本身并无"漂亮的海青色"之意。

由此看来，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和《宇津保物语》中出现"秘色"一词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我想我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战乱时期，但比起中国来，我们那些恬静的山寺却保存了较多的古代文物，说不定那里就有已经熏黑的、不为人所识的秘色青瓷碗，或许有一天会被独具慧眼的行家发现的。假如有人说这个看法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那么不用说我对这一梦想是寄予莫大希望的。

不知何时出现一种倾向，一提到青瓷，人们就以为它是来自秘色，恐怕这个看法同事实是有些出入的。不错，秘色青瓷在青瓷领域内是个大飞跃，本来正因为有了青瓷，世宗才下令生产更为优美动人的品种。这同有了雄厚高大的地盘才能出现挺拔峻秀的山峰显然是一个道理。早在唐代天宝年间，就有个叫陆鸿渐的脾气暴躁的怪人，他是个茶道家兼俳谐家，对茶碗作了品评鉴定，他把越州碗评为第一，其

他的依次是鼎州、婺州、岳州、寿州及洪州。另外，当时邢州已烧制出漂亮的白瓷，博得人们的赞誉。我记得连杜子美的诗中也有咏邢州白瓷之句。据说邢州瓷洁白如雪，越州瓷则以釉色透明宛如冰玉而见长，而且越州碗呈海青色。透明度高而泛青色的越州瓷又分作两种：一种略呈乳白而发暗，另一种则清晰透明。秘色青瓷正是指后者而言。总之，越州从唐代起就已经生产青瓷，并且赢得了时代的美誉。

不仅如此，查阅一下唐朝以前晋朝杜育所著的《荈赋》，其中提到越州在晋朝时就因造出饮茶用具，即漂亮的茶碗而获世人之夸赞，并且这一事实已载入史书。“荈”就是茶。杜育何许人？无史料可查，大概是晋朝中叶杜轸的同族吧。杜氏一家是晋朝一个兴旺发达的大家族。《荈赋》现已残缺不全，仅存八十六个字的逸句，它是记载有关茶叶的最古老的文献之一，而且记述的内容是在人工栽培茶叶之前，也就是从山野采集野生茶叶时代的事。因此，这篇文章自然是引人入胜的。其赋曰：“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可以想见人们利用初秋闲暇，象采药者那样跋山涉谷，采摘茶叶。“荈”字现已很少用，仅用于表示晚采的茶的意思。不过由此可以懂得《 赋》这一题目的含义。此赋的结尾处有“器择陶简，出自东隅”句。“简”是“简拣”一词中的“简”，表选择之意。唐朝人的引用句中“简”字等“拣”字。这一句的意思是茶器（即茶碗）可以选择。第二句则承接前一句，说明可以采用东隅出产的器皿。这“隅”字并非“角落”的意思，它和“瓯”字相通，读音也相同。因

此，中国人在引用此句时，未用“隅”字，而直接用了“瓯”字。“瓯”又通“粤”及“越”字。故“出自东隅”，就是“出自东越”，和出产于越州是同一个意思。中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汉字可以相互借用，音韵也存在相通的现象。那些不理解这一点的日本人，可能认为我的解释有些牵强，实际上这绝不是我个人的附会之说。读了这段赋，便能知道越州早在晋朝时期就以出产茶碗而驰名遐迩。也可以想到既然越州和岳州的瓷器在唐代已为青色，那么晋时也有可能是青色的。因而还可以设想，自晋至唐末宋初，秘色青瓷问世的这一长时期中，青瓷的烧制技术逐渐进步，尤其到隋代出现了极其精致的含琉璃成分的窑制品。因此，毫无疑问在秘色问世之前，已经开始大量生产青瓷，而到宋朝柴周时，青瓷终于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周祥岑译

大海日出

德富芦花

撼枕的涛声惊破了睡梦，起身敞开窗门。时间是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的黎明，地点在铫子的水明楼。楼下紧临着浩瀚的东海。

虽是凌晨四时已过，海上仍然一片黑暗，只闻涛声高喧。眺望东方的天空，沿水平线横卧着一条熏桦木色的长带。在它的上面，是深蓝色的天空，一痕弦月宛如金色的弓悬挂在天幕上。那清澈的光辉，好似在守护着东海。左边黑魆魆的探出物是犬吠岬，岬顶上设着灯塔，灯光划着白色的光环，连接起陆地和海面。不久，冷冷的晓风横扫过黛色的大海，夜的衣裙从东方渐渐脱起，踏着青白色的"报晓"的波浪，一点点地逼来，其状伸手可掬。雪白的浪涛拍打着黝黑的岩石，这壮景也越来越看得分明。抬头仰望，那宛若金弓般的月亮已变成了一弯银钩，熏黑色的东方也逐渐染上了清澄的淡黄。在浩淼的大海上奔涌的波涛，腹部黝黑，脊背雪白，夜的梦虽然仍在海上徘徊，东方的天空却已启动了

眼睑，太平洋之夜就要在此时醒来了。

曙光自然而然地宛如花蕾绽放、波环散漫，在天空和水上扩展开去。水越显得白，东方的天空越显得黄，弦月也好，灯塔也好，都淡离我而去，虽然相距有限，却不得见了。此时，一列尚未忘记使命的候鸟拖曳着啼鸣，从海面上掠过，于是大海的每一道波涛全都翘足而立，一起回首东方。一种有所期待的私语——无声之声在四周弥漫。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东方的天空喷射出金光，忽然间，一点猩红从大海的边际浮起，可惊可叹！太阳出来了。不容生得此念，呼吸已紧紧地屏住。只见那擎日的海神之手一动不动，那浮出水面的红点就在一瞬间拉成了金线，拱成了金梳，又收成了金蹄。随后是无所留恋地将身体一摇，跳出了水面。就在它告别大海而升起的时候，缓缓地将万斛黄金嗒嗒嗒地滴下，瞬间万里。当意识到那金光宛如长蛇迅跑过浩浩大洋，向这里涌来时，眼下的岩石骤然间卷起了二丈黄金雪。

相摸滩的落日

在秋冬交替、空清风和的傍晚，站在海岸上远眺伊豆山头的落日，会使人不由地想到：世上竟然会有这么多宁静的时刻。

太阳从下落到全部隐没，只需要短暂的三分钟。

当太阳刚刚开始西落时，簇拥着富士山的相豆山脉，一片淡淡，宛若青烟。太阳唯有此时此刻才是真正的白日，白光灿灿，令人目眩，连山的姿影也模糊难辨了。

太阳下落着，相豆山脉渐渐地变成了紫色。

太阳继续下落，紫色的相豆山脉染上了金色的烟雾。

落日的身影刚刚流进海中，波光却已涌到站在岸边眺望者的脚下了。海上的船全都金光闪烁，豆子海岸的周围，无论山，无论沙，无论房，无论松，无论人，就连那横卧在岸上的鱼篓，散落着的稻草，也都在神奇地火一般地燃烧。

在这风平浪静的傍晚，观赏山头的落日，颇如奉侍于将逝的大圣身旁。庄严之极，肃穆之极，仿佛凡夫俗子也承蒙神的灵光的普照，骨肉之躯同大自然融化在一起，而那惟恭惟敬的灵魂却伫立在永恒的彼岸。

一种奇妙的东西融入心脾。说喜则过，说悲则不及。太阳越沉越低，当她笼挂于伊豆山头时，相豆山脉瞬间变成了艳蓝色，只有富士山巅仍然在透紫的底色上泛出一缕缕金光。

落日开始投进伊豆山峦的怀抱了。她沉落一分，浮在海上的身影便远退一里。她从容大度，一寸寸，一分分地悠然下落，那频频回首的样子，似乎是在留恋着别去的世间。

当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她猛然加速，刹那间挤作一弯眉毛，眉毛拉开，又瘦成一条直线，线又缩为一个点——随即彻底消失了。

举目太空，世上已经再也没有太阳，大地于顷刻间失去了光辉。大海和山峦似乎也都因之而黯然神伤。

太阳落了山，却又将余辉象金箭般喷射出来，君不见西天一片金黄？伟人长逝时的遗容也诚当如此吧。

太阳落后，富士山也旋即显得苍然。不一会儿，西边天宇的金黄色变成了朱红色，又变成了熏黑的桦木色，最后是深蓝色。被认作是太阳的遗子的金星，在渐渐暗下去的相摸滩的上空眨着眼睛，好象是在约见明天的日出。

晨　霜

我爱晨霜。因为它凛然、纯洁，因为它是朗朗晴日的使者。

清美者要首推白霜衬托着的朝阳。

某年十二月末的一个早晨，我路过大船户家附近。这是一个罕见的降霜之晨，田地里，房屋上，到处都好象是下了一层薄雪，连村庄附近的竹丛、常青树等也都是一色银白。

不一会儿，东方的天空透出了金色，杲杲旭日冉冉升起，没有一丝一缕云彩的搅扰。亿万条金线普照着田野人家。晨霜皎皎，仿佛是银河光芒闪烁。人家、树丛、田地及中央堆放的稻草，乃至从只有几寸的地面抬起的草鞋，所有

的一切都向着太阳，只有背光的地方呈着紫色。目之所及，无不是白光紫影，在紫影中晨霜逐渐显得朦胧，大地全部变成了紫色的水晶块。

有一位农夫，在晨霜的原野正中烧着稻草。青烟蓬然而上，继而扩散开去，遮蔽了阳光。青烟所到之处随即变成了白金色，然后又渐渐变浓，最终，那青烟也染上了淡淡的紫色。

从此后，我爱晨霜之情便与日俱深。

杂 树 林

从东京西郊到多摩河之间，有几座山丘和几道山谷，几条小路沿山谷而下又爬过山丘，曲曲弯弯地向前伸去。山谷有的被填平成了水田，好象那里有条小河，河边零星可以看到水车。山丘大多被开拓成旱田，于是出现了被分割成这儿一堆那儿一丛的杂树林。

我爱这杂树林。

树的种类有枹，榛，栗，栌等，枹树应该为最多。大树很少见，多是些从树墩上簇发的幼枝，树下几乎全都铺盖着奇美的杂草，比那挺立的红松林、黑松林还要秀丽的翠顶遮挡着碧空。实可称之为罕见之景。

每逢到了霜降后收萝卜的季节，那一层层的黄叶如缎

似锦，令人无意再羡枫林。

待到树叶落尽，那一片寒林宛如千万柄手杖刺向冰冷的天空。日落后，夕烟遍地，树梢上的天空变成淡紫色，月亮升起，大如银盘。

春天来了，当淡褐、淡绿、淡红、淡紫、嫩黄等柔美的色彩刚开始竞相孕育新生的时候，樱花为何却已独自怒放？

请在绿叶繁茂的时节漫步林中吧，每一片叶子都满载着阳光。如果你摘一片碧玉般的绿叶遮在头上，那么你的脸便会变成绿色；倘若你要小睡，那么你的梦也一定会被染得透绿、透绿。

到了青头菌繁生的季节，除了杂树林的老朋友胡枝子开始吐蕾外，还有败酱草、黄背草它们也在林中纷生。大自然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百草园。

月夜自然美妙，然而无月也不妨，请来此林中度过一个风露之夜吧。那时你会听到松虫、铃虫、辔虫、蟋蟀的大合唱，那歌声如丝丝细雨流入你的耳中，自有一番置身虫笼的妙趣。

兰　明译

武 藏 野

国木田独步

一

我曾经在一册文政①年间出版的地图集里看到这样的记载："武藏野之遗迹，今只能在入间郡约略见之。"同一本地图集里又说：入间郡之"小手指原久米川一带为古战场所在。据《太平记》②所载：元弘③三年五月十一日，源氏与平氏④战于小手指原，一日之内交锋达三十余次。日暮，平氏退三里，倚久米川布阵，翌晨，源氏进逼，破平氏阵于此。"我心里在想，仅存的武藏野遗迹，莫非就在这一片古战场附近？因此很想到那里去看看；至于一直迟迟未去，事实上是因为心里还在怀疑：现在这个地方是否还是那个样子。无

① 日本仁孝天皇时代的年号(1818—1829)。

② 日本十四世纪的军事笔记，记载南北朝时代(1336—1392)五十余年的战争故事。

③ 日本后醍醐天皇时代的年号(1331—1334)。

④ 十四世纪时日本两个争夺政权的强大封建主。

论如何，即使这一片只能根据前人的图画和诗歌来想象的武藏野现在已经成了遗迹，但抱有想去看一看的愿望的，恐怕也不只我一个人吧？那时候的武藏野，现在到底成了什么样子啦？我想为自己详细解答这一问题，这个念头事实上在一年之前就已有了，不过今天更感到急切啦。

我是否能以自己的力量来达到这一愿望呢？我不说不能。正因为相信这件事并不容易，我对今天的武藏野就愈发感兴趣。我相信，和我有同感的人恐怕也不少。

几句序言道过，现在，为了满足我一小部分的宿愿，就让我来描述一下自秋至冬这一时期我的见闻和感受吧。首先，我给自己的疑问所下的一个答案是：今天的武藏野，其美丽的程度，并不下于古代的武藏野。不用说，如果我能亲眼见到古代的武藏野，它一定美丽得超乎我的想象；现在我所看到的武藏野也是如此之美，以致使我感动得非夸张地来写下自己的答案不可。我对武藏野用了一个“美”字，实际上，与其说“美”，倒不如说“诗趣”更来得恰当。

二

由于我手头没有足够的材料，这里就让我拿自己的日记来作依据吧。自明治二十九年① 的初秋至翌年的初春，我住在涩谷村一间小小的茅舍里。我想写武藏野的愿望正

① 一八九六年。

是那时候开始的，而仅限于写秋冬之间的事情，其原因也就在此。

“九月七日：昨今两日，南风劲强；云层忽开忽闭，细雨忽降忽止。日光偶尔透过云隙，倏忽间树林亦闪闪发光。”

这就是今天武藏野的初秋。树林子绿油油的，虽然还是夏天的打扮，但天空却已不是夏天的模样。乌云随着南风飞驰，武藏野的天空低低的，不时地洒着雨滴。在晴朗的时刻，带着水气的阳光沐浴着那边的树林，照亮着这边的小树丛。我常常这样想：如果能在这样的日子里看一看武藏野，那将是多么的美啊！雨天之后，我又在九日的日记里写道：“强风使秋声遍野，浮云亦变幻不定。”这时候正好接连都是这种天气，天空和原野不断地变化着，阳光虽然还象夏天，但云色和风声，却已经象是秋天了。我对此真是感到趣味无穷。

现在，就把我从秋初至冬末的日记排列出来，看看这一时期千变万化的武藏野景色：

“九月十九日：早晨。天阴，风止，雾冷，露寒，虫声唧唧，天地仿佛尚未醒来。

“同月二十一日：秋空一碧如洗，树叶光耀如火。

“十月十九日：月色明，林影黑。

“同月二十五日：早晨重雾，午后放晴，入晚月光见于云隙。晓雾未散时出门，漫步于原野，徘徊于林中。

“同月二十六日：午后赴树林深处小坐，四顾，倾听，凝视，默思。

“十一月四日：天高气爽。薄暮，独自迎风立于原野。天外富士，近在目前；地平线上群山围绕，宛如一条黑链。星光点点，暮色渐近，林影渐远。

“同月十八日：踏月散步，青烟漫大地，林中月光碎。

“同月十九日：天朗气清，露水寒。绿树稀疏，黄叶满目，枝头小鸟噪鸣。信步漫游近郊，一路人影绝迹。独自漫步，默思低吟。

“同月二十二日：深夜，林中风声急。水声滴嗒，但大雨似已止息。

“同月二十三日：一夜风雨，遍地树叶。田禾收割已尽，满眼冬枯景象，倍觉凄凉。

“同月二十四日：树叶尚未脱尽。眺望远山，满怀悲戚。

“同月二十六日，夜十时：户外风狂雨急，檐前滴水相应。竟日间烟雾迷蒙，山野林木，如入无尽之梦境。午后，携犬出游。步入林中默坐，犬亦小眠。林间小溪，迂回出没，落叶飘浮，逐波而下。秋雨时断时续，雨滴洒入林中，枯叶上水声滴嗒，分外寂寥。

“同月二十七日：昨晚一夜风雨，今晨意外放晴。红日高升。登屋后小丘，遥望富士山一片雪白，耸立于群山之上。风清气澄。

“盖已为初冬之晨矣！

“田畦蓄水满溢，林影倒悬。

“十二月二日：今晨霜白如雪，在朝阳中闪闪发光，美

极！不久，薄云渐聚，日光寒冷。

“同月二十二日：初雪。

“三十年一月十三日：深夜。风止，林寂。飞雪时断时续。掌灯探身窗外，雪花在灯影中飞舞。噫，武藏野默无声息！侧耳倾听，似有风声自远处林中传来，真乃风声耶？

“同月十四日：今晨大雪，葡萄棚倒塌。入夜，远处树梢沙沙作响，隐约可闻。噫，此即冬夜呼啸于武藏野森林中之寒风乎！雪融，檐水滴嗒有声。

“同月二十日：晓色美妙。晴空无云。地上霜柱，闪烁如白银。枝头嫩芽苞发如针，小鸟婉转噪鸣。

“二月八日：梅花初放。月色渐美。

“三月十三日：夜十二时，月斜风急，密云满布，林中风涛怒鸣。

“同月二十一日：夜十一时，屋外风声忽近忽远。早春袭来，寒冬敛迹。”

三

昔日的武藏野原是一片漫无边际的萱草原，景色优美无比，一直受到人们的颂赞，相传不绝。可是，今天的武藏野则已变成一片森林。甚至可以说，森林就是武藏野的特色。讲到树木，这里主要是楢类。这种树木在冬天叶子就全部脱落，一到春天，又发出青翠欲滴的嫩芽来。这种变化，在秩父岭以东十几里的范围内，完全是一样的。通过

春、夏、秋、冬，每逢霞、雨、月、风、雾、秋雨、白雪，时而绿阴，时而红叶，呈现着各种各样的景色，其变幻之妙，实非住在东北或西部地方的人们所能理解。原来，日本人对楢这一类落叶林木的美，过去似乎是不太懂得的。在日本的文学以及美术中，也没有见过象“楢林深处听秋雨”这一类描写。象我这样一个出生在西部地方的人，自从少年时来到东京上学，到现在虽然已经也有十年了，但能够理解到这种落叶林木的美，却还是最近的事情，而且也还是受了下列这一段文章的启发：

“秋天，九月半左右，我坐在白桦树林里。从早晨起就下细雨，又常常射出温暖的阳光；这是阴晴不定的天气。天空有时弥漫着轻柔的白云，有时有几处地方忽然暂时开朗，在拨开的云头后面露出青天来，明亮而可爱，好象一只美丽的眼睛。我坐着，向周围眺望，倾听。树叶在我头上轻轻地喧噪；仅由这种喧噪声，也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这不是春天的愉快而欢乐的颤栗声，也不是夏天的柔和的私语声和绵长的絮聒声，也不是晚秋的羞怯而冷淡的喋喋声，而是一种不易听清楚的、沉沉欲睡的细语声。微风轻轻地在树梢上吹过。被雨淋湿的树林的内部，由于日照或云遮而不断地变化；有时全部光明，仿佛突然一切都微笑了：不很繁茂的白桦树的细干突然蒙上了白绸一般的柔光，落在地上的小树叶突然发出斑斓的纯金色的光辉，高而繁茂的凤尾草的优美的茎，无限制地交互错综地显示在你眼前，它们已经染上秋色，好象过熟的葡萄的色彩；有时四周一切忽然

又都变成淡蓝色：鲜艳的色彩忽然消失了，白桦树都显出白色，全无光彩地站着，这白色就同还没有被冬日的寒光照临过的、新降的雪一样；于是极细的雨偷偷地、狡狯地开始在树林里撒布下来，发出潇潇的声响。白桦树上的叶子虽然已经显著地苍白起来了，还差不多全是绿色的；只有某些地方，长着一张全红的或全金的嫩叶，太阳光突然穿过了新近由明亮的雨洗净的细枝的密网而溜进来，斑斓地发光，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张嫩叶在日光中鲜明地闪耀。"①

以上是二叶亭四迷② 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幽会》中开头的一段，我之所以能够懂得这种落叶林木的妙趣，大部分是得力于这篇绝妙的叙景文的笔法。虽然那只是俄国的景色，写的也是桦树，而武藏野的树林却是楢树，在植物学上属于完全不同的类目，但在落叶林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武藏野的森林中不是楢树而是松树或其他树木，那色彩就不会有这样的变化，因而显得非常平凡，也就没什么珍贵了吧。

正因为是楢树，所以叶子才会发黄；正因为叶子会发黄，所以才会有落叶。秋雨霏霏，疾风飒飒。一阵狂风掠过，小丘上千万片树叶迎空飞舞，犹如一群群小鸟似的，一直向远处飞去。等到树叶落尽，绵亘数十里的森林，一下子都变得光秃秃的；冬天的苍空高高地罩在上面，武藏野堕入了一片沉寂。空气也更清爽了。来自远处的声音也能清楚

① 这一段借用了丰子恺译的《猎人笔记》第303—304页的译文。

② 二叶亭四迷(1863—1908)，日本最早介绍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

地听见。我在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曾记述道："赴树林深处小坐，四顾，倾听，凝视，默思。"而在屠格涅夫的《幽会》中，也同样有着"我坐着，向周围眺望，倾听"的描述。这种侧耳倾听，是多么适合于武藏野自秋末至冬初时的气氛啊。秋天，声音发自林中；冬天，声音来自树林外的远方。

鸟儿拍着翅膀的声音和鸣啭的声音。风的私语、低鸣、呼啸和咆哮声。群集在树林深处、草丛下面的秋虫的唧唧声。满载的或是空的运货车绕过树林、走下山坡或是横过小路时的声音。还有马蹄踩得落叶四散的声音，这可能是骑兵演习中的侦察兵在附近走过，再不然就是外国人夫妇乘马出游经过这里。正在高声谈论着什么的村人们走过这里，那嘶哑的语声跟着也渐渐远去。一会儿又是什么女人的脚步声，她凄然一身，寂寞地急步前行。有从远处传来的炮声，也有邻近的林子里突然响起来的枪声。我有一次曾携犬来到附近的树林里，坐在树墩子上读着书，突然听到树林深处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的声音。睡在脚边的狗也尖起耳朵向那边注视着。但就是这么一声。大概是栗子从树上掉下来的声音吧，武藏野的栗树也很多哩。每当秋雨潺潺的时候，真是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幽静的了。山村秋雨——这素来就是我国和歌① 中的题材。在广阔无边的原野里，秋雨从这一头飘到那一头，它悄悄地穿过森林、树丛，扫过田野，又越过树林，声音是那么低幽，又是那么昂扬，这种温柔

① 由五、七、五、七、七共五句计三十一个字组成的日本诗。

和令人怀念的声音，实在是武藏野秋雨的特色吧。我也曾在北海道的树林深处遇到过秋雨，那是在人烟绝迹的大森林里，气魄当然更为雄壮。但是，象武藏野的秋雨那样，仿佛在低声私语而令人不胜缅怀的情趣却是没有的。

试在仲秋以至冬初之间访问一下中野一带或是涩谷、世田谷、小金井等处的树林子，在那里小坐片刻，恢复一下散步的疲劳吧。那些声音忽起忽止，渐近渐远，即使没有风，头顶上一片片落叶飘下来也会发出低微的声音。如果连这种声音也没有时，你也会深深地感觉到大自然的那种肃静，和永久不息的呼吸的吧。我在日记里屡次写到武藏野的隆冬，在星斗满天的深夜里，那种连星星都能被它吹落下来的狂风扫过森林时的声音。风的声音可以把人的思想带到老远老远去。我听着这种强烈的、忽近忽远的风声，也就想到了亘古及今武藏野的生活。

在熊谷直好①的和歌中就有着这样的句子：

万叶萧萧彻夜听，
微风潜度几曾停。

我对山村生活虽然也有所体会，但对这首诗能有更深的感受，那确实还是冬天在武藏野村居住时的事情。

坐在林中，日光使人感到最美的是从春末以至夏初的

① 熊谷直好(1782—1862)，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和歌作者。

时候；我不准备在这里写了。现在，只是再说一下黄叶的季节。在半黄半绿的林中散步，从树梢之间的缝隙中可以望见澄碧的天空。随着树叶在风中摇动，射进林子里来的太阳光也斑斑点点地撒在树叶上。这种美，真是不能以言语来形容的。象日光啦，礁冰啦，都可以算得是名闻天下的胜地；可是，武藏野在夕阳西下之际，那原野上广阔的森林被染得通红，犹如一片火海一般；这种美，难道不是也有它独特之处吗？如果能登高极目，把这种奇观尽收眼底，那当然是再好没有；但即使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关系，好在原野上的景色比较单纯，人们也不难从看到的一部分来想象那整个无限美好的光景。在这样默想时，如果再面对夕阳尽可能踏着黄叶漫步前行，那是多么的有趣啊！一出树林，也就来到原野上了。

四

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我曾写道："漫步于原野，徘徊于林中。"十一月四日我又这样写道："薄暮，独自迎风立于原野。"现在，让我再来引用几句屠格涅夫的话：

"我站了一会，拾起了那束矢车菊，走出林子，到了旷野里。太阳低低地挂在苍白而明亮的天空中，它的光线也似乎苍白而发冷了；它们没有光辉，它们散布着一种平静的、象水一般的光。离开黄昏不过半个钟头了，但是晚霞稀少得很。一阵阵的风通过了黄色的、干燥的谷物残株，迅速地

向我吹来；卷曲的小树叶在这些残株面前匆忙地飞舞起来，经过它们，穿过道路，沿着林端飞去；树林的一面象墙壁一般向着旷野，全部震颤着又闪耀着，小小的光点非常清楚，却不耀目；在发红的植物上，在小草上，在稻草上，到处都有秋蜘蛛的无数的丝闪烁着，波动着。我站定了……我觉得悲哀；通过了凋零的自然景物的虽然新鲜却不愉快的微笑，似乎有不远的冬天的凄凉的恐怖偷偷地逼近来了。一只小心的乌鸦，高高地在我头上用翅膀沉重而剧烈地划破了空气飞过去，它转过头来，向我斜看一眼，向上翱翔，断断续续地叫着，隐没在树林后面了；大群的鸽子从打谷场敏捷地飞来，突然盘成圆柱形，迅速散落在田野中——这是秋天的特征！有人在光秃秃的小丘旁边经过，空马车大声地响着……”①

这虽然是写的俄罗斯的原野，但我们武藏野秋天以至冬初时的景象，大致上也是如此。武藏野绝对没有光秃秃的山丘，但它也象大海里的波浪那样有着高低起伏。它外表上虽然也象是一片平原，但实际上倒不如说它是一片有着低洼的豁谷的高地更适当一些。这种豁谷的尽下边一般都是水田，旱田则主要都在高地上。高地又可以区划成为树林和旱田等等，而所谓原野，也就是指的这些旱田。至于树林，也没有一处是广达数里的——不，恐怕连一里宽的树林也是没有的。同时，那种一望数里、连绵不断的旱田也是没

① 这一段借用了丰子恺译的《猎人笔记》第313页的译文。

有的。大致的情形是，在一座树林的周围都是旱田，在一顷旱田的三面又都是树林，而那些农家就散在其间，把它们分割开来。这也就是说，原野啦，树林啦，都是杂乱地互相交错着的。一个人刚才觉得已经走进树林，立刻又会发现已经到了尽头而来到原野里了。这种情形事实上为武藏野赋予了一种特色；大自然就在这里，生活就在这里。它不同于北海道那种天然的原始大森林和大原野，而是有它独特的趣味的。

一到稻熟的时候，谷地里的水田就渐渐变成了金黄色。等到稻子割完，水田里可以看到那些树林的倒影时，萝卜田里也就繁茂起来。等到萝卜慢慢地拔完，这里那里的可以看到一处处小水洼或是细细的水流时，原野里的麦子又已经吐出青青的嫩苗了。也有些麦田的一端是随便地荒弃着，让那些乱草野菊在风中摇曳。那一片芦苇的尽头处也愈来愈高，和天际相接。踮起脚尖走上去一看，但见树林的尽头处直连着国境线①上的秩父诸峰；黑魆魆的山峦起伏着，一会儿耸出于地平线之上，一会儿又没入于地平线之下。那末，现在就到旱田里去看看呢，还是躺在麦田那边的萱草原上，借着一堆堆枯草避开凛冽的北风，面向南方承受着那微温的阳光，眺望一会儿田边的林木在风中摇摇晃晃的闪光呢？再不然就一直向那通往树林的小路走去呢？我常常就这样犹豫着。感到困惑了吗？决不，因为我从自己的经验

① 日本古代行政区域，除首都外，全国分为六十多个“国”，国又分为郡。这里的国境线也就是指的这种区域之间的交界线。

中知道：纵横在武藏野的无论哪一条道路，都不会使我失望的。

五

曾经有一位朋友从乡下写信给我，其中有一节这样说："前些日子我独自在满是萱草的原野上漫步沉思，想起从几百年前的古代开始，有多少人曾经同样地在这纵横贯通的十几条小径上漫步，低吟着'朝露之清爽可爱兮，晚霞亦明媚而动人'的赞歌；互相憎恨的人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独自前行，相好的人则在同一条小路上携手同归。"在那种原野的小径上漫步也许是可能引起这种诗意的想象的，但武藏野的小径却又和这不同。在这里就有这种事情：满以为走这条路可以遇到希望见面的人，可又偏偏不相逢；满以为走那条路可以避开不希望见面的人，可又偏偏会在树林的转角上碰个照面。这里，凡是可以称之为路的，都是左弯右转，穿过树林，横过原野，有的看来直得象条铁路一样，但实际上都是迂回曲折，有时甚至有从东边出发走了半天仍旧回到了东边的事情。那些道路忽儿隐藏在树林里，山谷里，忽儿又出现在原野上，忽儿又没入树林里，象普通平原上那样在这一条路上可以看到另一条路上的人影的事情，在武藏野是不常有的。象武藏野那样富有诗意的小路，真是在别处的原野里所想象不到的。

在武藏野散步不必担心会迷失路途。在任何一条道路

上信步走去，到处都有着值得你看，值得你听，或是值得你感动的事物。只有在这千百条纵横贯通的小径上漫步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到武藏野的美。不论是春、夏、秋、冬，或是清晨、白昼、傍晚、深夜，不论是在月下、雪中、风前，或是在下雾、结霜、飘雨以至秋雨绵绵的时候，只要在这些小路上茫然前行，随意地左转右弯，那末，到处都有着足以给我们满足的事物。这实在是武藏野最大的特色吧，我深深地有着这样的感觉。在日本，除了武藏野以外，哪里还有这样的地方呢？北海道的原野不必说了，就是在奈须野也没有这种地方，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呢？树林和原野如此交织，生活和自然如此密切地结合，象这样的地方，哪里还有呢？事实上，武藏野所以会有这种具有特色的小路，原因也就在这里。

如果你走在一条小路上，忽然来到一处这条小路分成了三条的地方，那你也用不着困惑，只需把你的手杖直立在地上，然后把手松开，但看它倒向哪方，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吧。这条路也许就会把你引导到一个小树林里去。如果这条路到了林中又分成两条，那你就试挑其中较小的一条走吧，它也许会把你领到一个奇妙的去处。可能那是树林深处的一块古老的坟地，一排四五个满是青苔的坟墓，前面还有一块小小的空地，两旁尽是缬草花之类的野花。要是头顶上树梢头还有小鸟在歌唱，那更是你的幸福了。接着你不妨折回来试试左面的一条路。它会把你引导到树林的尽头，眼前忽然开朗，展现出一片空旷的原野。脚边是一片萱草在微风中轻摇软摆，野草的花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萱草的那边是田地，田地的那边是一丛丛茂密的矮树。从那矮树丛的顶上望过去，远远的是一片杉木小林，地平线上堆着淡淡的云彩，在它的笼罩下，隐约可以看见起伏不断的山峦。十月小阳春的日光带着些微暖意，令人舒畅的野风微微地吹着。如果顺着那一片萱草向下走，刚才看到的那一片空旷的景色就会渐渐地隐没不见，这时候你就来到了那个小小的山谷里，并且出乎意料地发现在萱草和树林之间还隐藏着一些狭长的池塘。那水色是这样的清澄，明晰地倒映着飘浮在天空里的片片白云。水塘边上还残留着一些枯萎的芦苇。顺着水边的小径再走一会儿，前面的道路又分成了两条。右面是树林子，左面是斜坡。你多半是从斜坡向上走的吧。来到武藏野散步的人，总是喜欢捡更高更高的地方走去，以便找寻一处可以眺望得广阔一些的地方，可是要达到这个愿望却不容易。那种可以居高临下地远眺的地方是绝对没有的。这个念头还是及早放弃的好。

如果你因为有什么必要而想打听道路时，你就去问那些在田地中央劳动的农夫吧。要是那农夫是四十以上的人，你不妨就提高了嗓子向他请教，他大概也会吃惊地向你这边看着并且大声地回答你的。假定那是一位少女，那你就得走近一些，低声地向她请教；如果那是一位年轻小伙子，那你就得脱下帽子，态度放谦虚一些；他回答你时的声调也可能有些傲慢，但你可千万不能就此恼怒，因为那只是东京近郊的年轻小伙子们的习惯罢了。

依着他们指点你的方向往前走去，路又会分成两条。即

使他们所指点的那条小径如此狭窄而使你感到有些疑虑，但还是沿着这条路走吧，你很可能突然就来到了一个农家的院子里。“那可真是奇怪啦，”——你也用不着这样惊讶。这时候，你就向这个农家的主人问一声吧。他大概就会这样冷冷地回答你：“出了大门就是道路啦！”走出农家的大门，果真就是一条仿佛认得的道路，不错，这是一条捷径，你禁不住就会露出微笑来。这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应该向指点你的人表示感谢哩。

这是一条笔直的林间小路。可能一连半公里光景两旁的树木都已满是黄叶。在这条小径上独自静静地走着，那是多么愉快啊！夕阳的余晖鲜明地照射在右面的树梢头，四周一片寂静，只是不时听见叶子落下来的声音。前前后后，不见一个人影，一路上不会遇见任何人。如果那是树叶落尽的时节，那小径也就被埋没在落叶下面，每走一步，脚下就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向前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树林深处，树梢犹如一个个纤细的针尖似的指向着天空。这种时候更不容易遇见人，更寂寞了。只有自己踩着落叶时发出清脆的脚步声，不时地有一只雉鸠拍着翅膀吃惊地飞开去，使你感到惊异不止。

如果沿着原路回去，那就有些愚蠢了。即使迷失了路途，也还是在武藏野的范围以内啊。虽说时间也许晚了，但也用不着困惑。要回去，只需大致上确定一个方向，选一条别的道路，随便地漫步而行，那就最妙不过了。这样，可能就会在无意之中欣赏到落日的美景。太阳藏在富士山背后，

将落而还没有全落。富士的山腰里聚集着染成了黄金色的云彩，眼看着它不断地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顶上覆盖着白雪的山峦连绵不绝，远远地迤逦北去，最后又隐没在暗淡的云彩中。

夕阳西沉，原野上吹起了强烈的风，树林在呼啸。武藏野的薄暮，寒意彻骨。这时候，你就可以加快脚步了，再回头时，想不到新月已经爬上了枯林的树梢，放射着瑟瑟的寒光。风仿佛要把月亮从树梢上吹落下来似的。突然，你已来到旷野里了。这时候，你大概就会想起那名句来：

暮霭笼罩着群山，
黄昏的原野里，
秋草暗淡。①

六

这已是三年前的夏天的事情了。我和一个友人出了市内的寓所，从三崎町车站搭车到境站下车，一直向北步行半公里光景，前面是一座名叫樱桥的小桥。走过小桥就是一家小茶馆，那里的老板娘看到我们，就问道："这时候，上这儿来干什么啊？"

---

① 日本诗人与谢芜村(1716—1783)的诗句。

我和朋友相互看了一眼，笑着答道："散步啊，随便玩玩就是了。"老板娘还以为我们是骗她哩，笑着向我们说："樱花是在春天开放的啊，这也不知道吗？"我把夏天在郊外散步是多么有趣的事尽量用老板娘也能懂得的话来说给她听，可是没有用处，她只说了一句"东京人真悠闲"就算啦。我们一面擦汗，一面吃着老板娘为我们削好了皮的甜瓜。茶馆侧面流着一泓一尺来宽的小溪，我们用这水洗着脸，就在那里伫立了一会儿。这条小溪里的水似乎是利用小金井的水引过来的，清澄的溪水在青草之间潺潺地流着，给人一种心神舒畅的感觉。小鸟飞到这里停下来，拍着翅膀吱吱喳喳地叫着，似乎想用这里的溪水来润一润它们的歌喉。可是，老板娘对这些都没有感觉，只知道朝朝暮暮地用这溪水洗刷着她的锅瓢碗盏。

走出茶馆，我们在小金井堤上向着小溪的上流慢慢地走着。啊，那天的散步是多么的愉快啊！不错，小金井是以樱花著名的，因此，盛夏时节在这堤上悠悠然地散步，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有些傻；可是，也只有那些不懂得武藏野夏天的阳光的人，才会说这种话。

天空里涌现出蒸热的云层，重重叠叠，云上面还有云；云块和云块之间的空隙里，可以望到高高的苍空。云块和苍空接连处的边缘上，镶着一线既不象白银，又不象白雪的难以形容的颜色，它是多么轻淡、纯白而又透明。从这里看蔚蓝的天空也就显得更是深远了。但单是这一些，还不能说是夏天的景象。在云块和云块之间，还迷漫着一种仿佛是混浊

的烟霞似的东西，使整个天空显得参差不齐，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动荡不已。劈开云层射下来的光线和从云层里放射出来的阴翳，这里那里的交叉着，空中的什么地方蕴含着一股磅礴的气势。林木，树梢，以至草叶的末梢，一切都溶化在光和热里，懒洋洋，昏昏沉沉，迷迷糊糊，醉醺醺的。树林的一角犹如笔直地被劈开了似的，从那儿看得见一片广阔的平原。旷野里，只见游丝飘飘上升，看一会儿，眼睛就花了。

我们擦着汗，忽儿仰面望望天空，忽儿回头窥探一下树林深处，忽儿又眺望一下林木和天空接连的地方，喘着气在堤上寻路前行。受不住了吗？哪里！我们只感到身体非常健康。在这三里的长堤上，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人影。难得从农家的院子里，或是从草丛中，会突然走出一只狗来，它惊讶地向我们看看，打了一个呵欠，于是又躲起来了。靠近树林的边缘处，雄鸡高高地拍着翅膀，它那喔喔的啼声，在米仓的墙壁、杉木、树林以及灌木丛的包围中，听来非常响亮。堤岸上，也有着一簇簇的鸡群，在樱花树下嬉戏着。顺着那条笔直的流水向上游望去，远远地但见那源头处仿佛撒上了一片银色的粉末似的，渐渐地消失在阴影中了。这条小河流到我们附近时，河水又闪闪地放着光亮，箭也似的直奔而下。我们站在一座桥上，把这条河流的源头和下游作着比较，只见随着光线的忽明忽暗，河水也起着妙趣无穷的变化，水面上突然地显得阴暗了，原来天空里的云彩也和流水一样飞驰而来，转瞬之间已经到了我们的头顶上，它稍稍地停留一下，又很快地向横里散开去了。不一会儿，水面上

又发出了炫目的光亮，两岸的树林，堤上的樱树，犹如雨后的青草一般，放出了鲜绿的光彩。桥下面，流水的声音真是优美得无法比拟，它既不象激流在拍打着两岸，也不象浅滩上的潮声。这是水量很大的河水在通过两壁尽是粘土质的深沟时，由于互相击撞、互相糅合而自然地发出来的声音，它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让我们唱一支边塞的民歌，
来配合这优美的水声；
或者就用这支歌曲，
来歌颂夏天的中午。①

我想起了这样一节诗句，简直还想四下里打量一下，有没有一位七十二岁的老翁带着一个孩子坐在樱树下哩。还有那些零零落落坐落在这条流水两旁的农家，我感到住在里面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啊。当然，戴着草帽、拿着手杖在这堤岸上散步的我们，也是幸福的。

七

当时和我一起在小金井的堤岸上散步的朋友，现在已经到地方上去当审判官了；他在读过我上述的笔记以后写

①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作《泉》中的一节。

了一封信给我。为了方便起见，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引用一下：

“武藏野并不就是俗称关八州①的原野，也不是道灌遇雨时以棠棣之花来代替雨伞②的有历史意义的原野。我对武藏野有着我自己规定的一个界限。这正如国境或是村境的界限往往是用山脉啦、河流啦、古迹啦，或是其他种种东西来规定一样，我对武藏野的界限，是从下列各方面来考虑的。

“我所指的武藏野的范围里，也包括着东京，其实它当然是不能算进去的。因为今天的东京街衢纵横，这里有农商部的巍峨大厦，有审判过铁管事件③的法院，从这密如蛛网的街道来看，那是无法想象古代的面貌的。我最近认识的一位德国妇人曾把东京评为‘新都市’，尽管它过去是德川时代的江户，根据它今天的情形来看，她的评语是有理由可以认为适当的。正因如此，东京非从武藏野的范围里剔除不可。

“可是，市区的边缘——也就是所谓郊区，却是绝对不能剔除的。以我的看法，如果要描绘出武藏野的诗趣，就不

---

① 又名关东八州(相模、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相当于现在的关东地方，包括东京都和神奈川、埼玉、群马、栃木、茨城、千叶六县。

② 传说日本室町时代中期的武将、和歌诗人太田道灌(1432—1486)在金泽山(在今东京湾附近)打猎时，遇到骤雨，他向那里的村女借棠棣之花来充作雨伞。

③ 指一八九五年因采购水道铁管而发生的议员和公司方面的纳贿事件。

能不把这些郊区作为题目之一。例如，你所居住的涩谷区的道玄坂附近，目黑区的行人坂，还有你和我一起经常去散步的地方——早稻田的鬼子母神附近的街道，以及新宿、白金……

“同时，要领略武藏野的趣味，那就不能单从这块平原上去眺望富士山、秩父山脉、国府台等等，而是必须再回过头来眺望一下包围在平原中央的首都东京，因此也有必要再描绘一下这个城市以外三五里的平原景象。在你那篇文章里，也提到了生活和自然有着密切的结合，而且你还描写了不时地遇到形形色色的东西的趣味，那情景确实是这样的。我也曾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带着舍弟到多摩川去旅行时，走了一二里之后，再走上半里就出现了一排排房屋，忽隐忽现，走过一处又是一处；我们一会儿遇见了人或是其他动物，一会儿又只见一片草木；我们都觉得，由于有这种变化，处处点缀着生活的趣味，很有意思。为了把这种趣味描绘出来，就必须描写出散在武藏野平原上的一个个驿站——即使够不上驿站，也要描写一下那一排排的房屋，也就是制图家的术语所说的那种连檐房。

“而且，多摩川也无论如何不能不包括在武藏野的范围以内。我们的祖先曾经为这条河流起了‘六玉川’等等的名字，但不管怎样，比武藏野这条多摩川更美的河流，哪里还能找得出呢？正如首都东京和郊外连接的地方一样，这条河流与平坦的田地和低矮的树林连接的地方那种趣味，真是包含着无穷的意义。

“再考虑一下东边那一片平地吧。这里由于特别开阔，水田很多，地平线略微低一些，因此似乎是不算在内的，但它终究还是武藏野的范围。从龟井户的金丝堀附近开始，到木下川一带为止，水田、树林和茅屋相映成趣的情景，都说明了它是武藏野的一部分。尤其是富士山的景色更能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只有从这里遥望富士，它才能显得如此的崇高，就仿佛我们站在逗子的羊肠小道上眺望它时一样。筑波的景色也能说明这一点：只有从这里眺望筑波，它才能显得如此的低远，使人感觉到这正是位于关八州的一个角落里的武藏野的气息。

“可是，在东京的南北两面，武藏野的领域却是非常狭小，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这原来是地势使然，同时因为这里有铁路通过，也就是说，‘东京’是以这条铁路线来贯穿武藏野而直接和其他范围接连的。无论如何，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我对武藏野的范围是这样看法的：首先，从杂司谷开始划一条线，它通过板桥的中仙道的西侧，直达川越的附近，把你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入间郡包括在内，最后又弯到甲武线的立川车站为止。在这个范围以内，象所泽、田无等车站，是多么妙趣无穷呀……尤其是在夏天四周都变成深绿色的时候。从立川开始，以多摩川为界，一直下来到达上丸附近。八王子是绝对不能划入武藏野范围内的。从丸子又回到下目黑，在这个范围里，布田、登户、二子等地又是多么妙趣无穷呀。以上说的是西半边。

“东半边则从龟井户附近开始，经过小松川，再从木下川绕过堀切，一直来到千住附近为止。对这个范围如果有异议，那就取消也可以。不过它确实也具有一种和武藏野并无不同的趣味，这一点已在上面奉告了——”

八

我对上述意见毫无异议。尤其是对提出东京郊区来作为写作的题材这一点，更是非常同意，而且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把东京郊区作为“武藏野”的一部分，听来也许有些新颖，实际上倒并不奇怪，正如一个人在描绘大海时把浪花所冲刷的海滩也描绘进去是一样的。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打算留在以后再说，现在先来继续谈谈我们在小金井堤上的散步，首先是讲一下现在的武藏野的河流。

第一是多摩川，第二是偶田川，我想充分地描写的当然是这两条河流；但这些也放在以后再说，现在只谈一谈流过武藏野的那些河流。

小金井的河流，就是其中的一例。它们在东京近郊流过千驮谷、代代木、角筈诸村之间，然后经由新宿而注入四谷的上游。自井头池、善福池流来的水是注入神田的，有流过目黑附近而注入品海的，有经过涩谷一带而止于金杉的。此外，也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小渠细流。如果这些小河是在别的地方，也许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妙处，但在武藏野，它们却不管平地高岗，绕过森林，横贯旷野，忽隐忽现，迂回

曲折(除了小金井以外),不论春夏秋冬,都各自有其妙处而使人神往。我也许是因为生长在多山的地方,自小看惯了那些水色透明的大河吧,在开始接触到武藏野的河流时,看到除了多摩川以外都是混浊的,因而很有些不快的感觉;但等到渐渐地习惯之后,却又觉得倒还是这种略带一些混浊的流水,对平原的景色最为合适。

记得在四五年前,有一次我和那位朋友在夏天的夜晚到近郊去散步。月白风清,原野和树林仿佛都蒙上了一层白纱似的,真是一个难以形容的良夜。这是晚上八点钟左右,我们在神田水渠上游的一座桥上走过。那里聚集了四五个农民,凭着桥栏说说笑笑的,还唱着歌。其中还有一位老爷爷,也不时地跟小伙子们一起谈着,唱着。在皎洁的月光之下,这些光景朦朦胧胧地被勾划在一个椭圆形里面,真象是一节田园诗一样。我们也走进了这一幅图画,和那些人一样倚着栏杆,欣赏着这一轮明月。但见它映在静静地流着的水面上,显得分外晶莹。飞虫擦过水面,掀起了微微的涟漪,一时给月影也添上了一条条细小的皱纹。从树林里弯弯曲曲地流出来的小溪,在树林之间绕了一个半圆形,又隐没在树林里了。被树梢击碎了的月光投射在微暗的小溪上面,闪闪地发亮。在离水面四五尺处,水蒸气形成了一片薄薄的烟雾。

在收获萝卜的季节里到近郊去散步,到处可以看到农民们在这些细流边洗着萝卜上的污泥。

九

即使不谈道玄坂，也不谈白金，单说东京那些街道的尽头处吧，这里有的接连着甲州街道，有的通向青梅道、中原道或是世田谷街道。这些地方突入郊外的林地田圃，说不上是街道还是驿站，在一种生活和一种自然的结合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光景——我每当描写到这种地方时，就会诗兴大发，这不是也有些奇妙吗？为什么这种地方就会引起我们的感触呢？我可以很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种郊区的光景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它是所谓社会的一幅缩图。换句话说，那些屋檐下面仿佛隐藏着两三个小故事，有使人深深悲切的故事，也有令人捧腹的故事；正就是这种故事，可以使不论乡下人或是城里人，都受到感动。如果要更进一步来指出这些地方的特点，那就是，都会生活的残余和农村生活的余波在这里交混起来，徐缓地相互卷在一起了。

看吧，那边蹲着一匹一只眼睛的狗，只要人们叫得出它的名字的地方，就属于这个郊区的范围以内。

看吧，那边是一家小小的饭馆，纸门上映出一个女人的影子，只听见她在大声地叫喊着，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哭呢，还是在笑。屋外已经沉浸在黄昏的阘暝中，飘浮着一种说不上是烟火还是泥土的气息。两三辆大车正打这里经过，咕噜咕噜的空车声，忽儿低下去，忽儿又高起来。

看吧，在那铁匠铺的门前站着两匹驮马，在它们的黑影旁边有两三个男人，正在悄悄地谈着什么话。铁砧上放着烧得通红的马蹄铁，火花冲破了黄昏的黑暗，几乎一直飞到大路中央。正在说话的人们不知怎的突然笑了起来。月亮已经升到了这一排家屋后面那些高大的橡树梢头，把对面那一排屋顶染得一片雪白。

煤油灯冒着黑色的油烟，几十个乡下人和城里人在跑来跑去，叫喊着。这里那里的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这是一个小小的菜市，小小的买卖场所。

这里大部分人家太阳一落山就上床了，可是也有一些直到深夜两点钟铺面房的纸门上还映着灯光的人家。理发店的后面是农民的住家，耕牛的哞哞声连大路上也听得见。酒店隔壁是卖豆豉的老爷爷的住家。他每天一清早就拖着“豆豉呀——豆豉呀——”沙哑的叫卖声向市区走去。夏天的夜短，不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候，货车就开始在这里通过，咕噜咕噜、咯哒咯哒的声音延续不绝。一到九、十点钟，蝉儿在路上看得见的大树梢头叫起来，于是天气也渐渐地热起来了。尘埃从马蹄、车轮下掀起来，在空中飞舞着。一簇簇的苍蝇掠过大路，从这一家飞到那一家，从这匹马身上飞到那匹马身上。

不久，远远地可以听到钟声当当地打了十二下，这时候，空中就响彻了从都市那边传来的汽笛声。

金 福译

汤河原[1]一日游

田山花袋

我从箱根沿着山路走下来，十时左右便来到汤河原一家叫作中西屋的旅店前。

此时正巧国木田君在旅店门口为《汤河原之行》一文中的模特儿大婶送行，大婶要回东京去。他见到我，“哎呀”了一声，十分惊奇地走上前来迎接。我脚穿草鞋、身着和服，撩起的大襟掖在腰带上，手中拿了把雨伞。

“你从哪儿来的？”

“打箱根山上下来的。”

“箱根的什么地方？”

“婆婆岭！”

“来得好早啊！我刚刚起床。他们说大婶要回东京，就把我叫醒了。从那儿到这里到底有多远？”

“打从湖边算起，恐怕有十一里地多吧！”

① 日本有名的温泉疗养地。

“你简直是神行太保的化身哪！”

国木田君说着，兴致勃勃地把我引到二楼会客室。

他和我不同，身上带着贵族那种潇洒、脱俗的气派，不象我这么粗野。他对饮食、器皿、室内装饰等都颇为讲究。因此，他平日不象我能够自己作饭吃。他对我说：“你真成，还会干那些柴米油盐的麻烦事！妇女干的活，我绝对不动手！”他的客室布置得相当华丽，相当考究，因而也十分地舒适恬人。

时值一九〇六年五月，他已经知道自己染上了肺病，正处于苦闷之中。独步杂志社的事业也萧条不振。他虽然精神还很饱满，但身体消瘦，眼窝深陷，不时发出痛苦的咳嗽，有时吐痰。

当时文坛上却充满着新鲜空气。国木田君一改往日的不遇，受到世人的欢迎，成为人们议论的目标。此时他正拟动笔创作《B生致京城友人书》。

“我对这个旅店的老板是有所了解的。”国木田君对我说。看来他以前经常来此地，所以汤河原在他的脑海里留下各种各样的回忆。他甚至对汤河原的年轻女招待们也怀着好感。

国木田君确实是那种对旅店中红脸蛋姑娘持有好感的人。而且他又很有男子气派，性格爽朗，幽默健谈，所以他具有赢得姑娘们欣羡的魅力。

“阿丝呀！”

他用这种语气同年轻女招待打招呼。

“怎么搞的，小丫头，从早晨起来连个面都不露呀！”国木田君喜欢被他这么一逗就脸红的姑娘。

中西旅店里确实有好多漂亮姑娘和女招待。

“真快呀！上次来时见到的阿鹤已经出嫁，而且当了妈妈，正给娃娃喂奶哪！小阿丝也快啦！阿鹤还时常来吗？”他说完笑了起来。

我和国木田君饮酒谈天、意气相投。有时从女性问题，一下就转到人生、宗教、品德等深奥的话题上来。谈话中，他还经常破口痛骂文坛的歪风。

“你说，那算什么作品！就有那么一些评论家，推崇这类东西，说它有趣！”他总是用这种语气发表议论。

国木田君对二叶亭和森鸥外两位先生很尊敬。对坪内君没有说过什么不好。但有时说：“瞧，他总有一股子名古屋人的劲儿。”又说：“还有酒瓶子作家①呢！”说完笑起来。这是指正宗白鸟说的。

国木田这个人即使写篇短文也要冥思苦想，决不敷衍。他动笔之后，不那么斟字酌句，注意词藻，可是在动笔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却非比寻常。他要把储存在头脑中的素材充分咀嚼消化。为此，一会儿到附近去散步，一会洗温泉；有时又默默地靠着沙发久坐。他那臂膀靠在椅上，口衔雪茄，凝神思索的神态，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

我们就在客室饮酒谈天。今天的菜肴有佳吉鱼的生鱼

---

① 正宗白鸟曾用“德利”作笔名，“德利”在日语中的意思是酒瓶。

片、竹荚鱼、鲟鱼等海味。后来到澡盆中洗澡。他说："象这样把头枕在盆沿，让身体浮起来，两脚哗啦哗啦地敲打水时，简直会忘记这红尘俗世的。"他对我写的游记评论说："啊，写得很有特色！别人是无法效仿的，因为没有谁能象你那样，以神行太保的速度周游日本哪！"说罢笑了起来。

下午，我们又去台球室，又去河上流游览，还走过桥去公园逛了一会。我们时而谈论垂钓，时而议论《B生致京城友人书》一文中的店主形象。有时又伫立桥上观赏那湍急的浅滩流水。

回到旅店，他接到东京某杂志社拍来的电报，是催促稿件的。

"真烦人呀！"

"是大部头作品吗？"

"不写长，卖不了钱呢。现在稿酬规定太不合理。文章只要写得长，再不象样子也能赚大钱。不管你如何呕心沥血，他照旧计页付酬。简直毫无办法。"

"的确如此。"

"而且，我这个人写作，宁肯劳神费思，也决不愿写那种空话连篇的东西。"

"你说得有道理。"

"我只能如此，因为我写作的目的并非单单为了赚取稿费。"

听说杂志社约他写篇七、八十页的小说，而他在这里经过一番苦心构思，却只写就一篇十二、三页的《B生致京城

友人书》。

我只住了一夜便告别了国木田君。这次汤河原之行，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听说国木田君去世后，中西旅店老板曾给他家去信提出："希望得到一点纪念品，因为国木田先生和汤河原有着深刻的因缘……"后来怎么样，一直未曾耳闻。

由于这个原因，在伊豆东海岸的温泉中，我感觉最亲切、最值得怀念的就是汤河原。那里溪流并不十分出色，规模及设备也非超群，可是如果要去温泉的话，我仍旧愿去汤河原一游。直到现在，一想起那段往事，那店主，以及为了构思这位店主形象而伫立于雨中的国木田君，总是鲜明地出现在我脑海中。

庞春兰译

三 位 来 客

岛崎藤村

“冬”访问我来了。

老实说，我在等候一个比“冬”更为丑陋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她贫寒憔悴，昏然欲睡，瑟索颤栗着。可是细细端相来到身边的“冬”的模样，不禁使我惊讶，她同我脑海中原有的印象及推测迥然不同。

我于是问道：

“你就是‘冬’吗?!”

“瞧你说的，你到底把我当成谁啦？原来你竟如此地误解了我！”

“冬”回答道。

“冬”指着形形色色的树木给我看。她说你瞧那满天星！我朝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枯槁的红叶早已落尽，一条条棕色的细嫩枝条冒出新芽，不论是水灵灵的泛着光泽的嫩枝上，还是破节而出的幼芽上，都充满了冬天的光辉。岂止满天星？梅也伸出了墨绿的嫩枝，有的竟长到一尺多了。

杜鹃虽缩作一团蹲伏在那儿，却毫无惶惶悚悚的样子。"冬"又叫我看山茶树。它那映着冬阳油光碧绿的叶片，放出一种不可名状的鲜艳光彩，而它那硕大的花蕾便从这茂密的叶丛中探出头来。山茶花开放时仿佛带着一种庄重的笑容，有些花朵开得很早，甚至在霜降之前就已开败了。

"冬"又手指八角金盘给我看，这树色彩新奇，白中透绿，绿中泛白，它那矫健有力的花形打破了周围的平淡。

我曾在异乡的旅店度过三个阴暗的冬天。每至凄风冷雨天气，拉窗上一片昏暗，我总要忆起那巴黎之冬。在那儿，每年一到天时最短的冬至前后，上午九点左右刚刚天明，下午三点半就又进入黑夜了。波德莱尔[1]在其诗中把北极的太阳描绘成燃烧得通红而又极其冰冷的一团，其实这样的太阳，散步在巴黎街头上是经常可见的，勿须去遐想北极尽头的情景。在巴黎只有马路两旁凋零的七叶树之间的草坪还毫无枯色，一片葱翠，形成一副别致的冬景。不过，还是舍发奴[2]在其壁画"冬"中所描绘的那种灰暗、深沉、寂静的色调才恰当地表现了那里的自然景象。

阔别数载，我又重来东京郊区过冬。连室内也充满冬阳的灿烂光辉，这是我三年羁旅生活中从未见过的。并且，在这样的季节里能仰望辽阔无边的苍穹也是难得的。我记得当时来到我身边轻声低语的，似乎就是武藏野之"冬"。

---

① 法国象征派诗人。

② 法国画家，反官学派代表人物，后倾向拟古派，中年以后专画装饰画。

此后，“冬”每年都来访问我。移居麻布过冬以来，我益发改变了对这位来客的看法。提起“冬”我就想起在信浓所见到的“冬”，它对我来说最为亲切。那时我每年要和“冬”一起生活长达五个月之久。可是那里一到冬天，山上所有的东西就都销声匿迹了，因此我连“冬”的笑脸也未曾见过。早在十一月上旬，初雪就遍洒群山。等那灰暗、凄冷、含着雪意的天空中，连点阳光也难得看见时，浅间火山的喷烟也隐形藏迹，不见了踪影，就连千曲川的流水也被封于冰下。我举目所见，惟有一片深深的不消融的积雪！这雪把我破旧住宅的庭园也埋没在下面，并且，有时甚至高出北面房廊的地面。垂在檐下的利剑般的冰溜竟有二、三尺长。在那漫漫的寒夜里，屋内立柱常被冻裂而发出声响，我听着那裂声，简直象蛰伏洞中的虫豸一般缩作一团。

正是这个“冬”给我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成见。我在那儿的山上，先后七次迎接“冬”。而这些“冬”留给我的印象只是一片灰蒙蒙而已。我在巴黎见到的“冬”没有这么深厚的积雪，但是灰暗的色调却不亚于信浓山区。所以那次我远游归来，见到久别而来访的“冬”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她就是“冬”！

天涯归来迎接第三个“冬”的时候，我第一次仔仔细细地观察了常青树的嫩叶，这是从未有过的尝试。迄今，我只一心注意干枯凋零的霜叶，却忽视了初冬生发的常绿树的新叶。而这初冬的新叶恰是一年之中观看树木世界所见的最美丽动人的景物之一。这年的“冬”还把罗汉松的翠叶和

红果满枝头的硃砂根等指给我看。硃砂根的果实也有白色的。这样浓艳的珠光玉色，非冬天是无法欣赏到的。“冬”又指着栎树给我看，瞧那微黑壮实的躯干，纤细却不失矫健之态的枝条，宛如一座座哥特式的建筑物。更见那栎树的嫩叶映照在冬阳之下泛出难以形容的深沉光辉。

然后，“冬”对我说道：

“你过去竟然如此地误解了我。可是我今年还给你小女儿带来了礼物。她那红红的脸蛋也是我的一点点心意！”

“穷”访问我来了。

这位客人摆出一副自幼就是老熟人的面孔，竟随随便便地走到我身边。老实说，我每次见到这位频频来访的客人，总觉得他比“冬”更为丑陋。他仿佛要说“喂！咱们是老相识啦！”只要一见面，我就得低下头来。我实在无法久久地注视他。可是这次我仔细端详来到我身边的这位客人时，竟意外地发现了他的温和的微笑。于是我不能不以原来寻问“冬”的那种口气向这位客人发问道：

“你就是‘穷’吗?!”

“瞧你说的，你把我看成谁啦？迄今那么长时间你竟然不了解我?!”

“穷”回答说。

“真是难得！过去我不曾见过你的笑容，甚至不曾想过你还有这么一张笑脸。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不会笑的人。因此，你偶尔一笑，我浑身不寒而栗，感到厌恶。不过，或许因

为我和你混熟，你呆在我身边，我最放心。”

我这么一说，“穷”笑道：

“你可不能和我亲热呀！我希望你更加尊重我。有人经常在我头上冠以‘清’字，称我为‘清贫’，但是真正的我并不那么冷酷无情。我既能在自己踏出的足迹上开出鲜花，也能把自己的房屋变成宫殿。可以说我是个魔术师。虽然如此，我并不醉心于世俗的所谓‘财富’，我胸怀着更为远大的理想。”

“老”也访问我来了。

在我心目中这“老”比“穷”还要丑陋。然而奇怪的是，连“老”也向我示以微笑。于是我又不能不以寻问“穷”的那种语气发问道：

“原来你就是‘老’啊?!”

我仔细观察来到我身边的“老”的容貌，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在脑海中所描绘的，并非真正的“老”，而是“干枯”。现在我身边的“老”是一个更为容光焕发，更加值得宝贵的老人。

但是这位客人到我这儿来岁月尚浅。如不同他更多地促膝交谈，便不可能真正了解他。我现在仅仅知道了他的笑容而已。总之，我要想方设法深入了解这位客人，从而自己今后也甘心情愿作一个年老者。

我觉得似乎还有谁要来访问我。好象就伫立于我家门

口。我觉察出它就是“死”。但是上述三位来客已经教育了我：先入为主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说不定“死”也同样地会教给我一些不曾料想到的东西吧。

周祥仑译

太阳的话

岛崎藤村

"早上好！"

我向太阳隐身的地方致意。没有回答。今天仍旧是太阳隐居的日子。

让我在这里写下一点自己记忆中的事吧。我第一次发现太阳的美，并不是在日出的瞬间，而是在日落的时刻。我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了。当时在我的周围，虽然也有人教给我对大自然的很淡然的爱，但是没有人指示我说：你看那太阳。我在高轮御殿山的树林中发现了正在沉落的夕阳，为了分享那从未有过的惊奇与喜悦，我发狂般地向一起来游山的朋友跑去。我和朋友二人，眺望着日落的美景，在那里站立了许久许久。那时充满在我胸中的惊奇与欢乐，至今仍旧难以忘怀。

然而，更使我难以忘怀的，乃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太阳在我的精神内部升起的时候。我在青年时代的生活颇多坎坷不平，时时与艰难为伴，在漫长而暗淡的岁月里，我连太阳

的笑脸也不曾仰望过。偶尔映入我眼里的，不过是没有温度，没有味道，没有生气，只是朝从东方出，夕由西天落的红色、孤独的圆轮。在我二十五岁的青年时代，我感到寂寞无聊而去仙台旅行，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懂得了自己的生命内部也有太阳升起的时刻。

阳光的饥饿——我渴求阳光的愿望本是极其强烈的。但是，在似亮非亮的暗淡笼罩的日子里，我也曾非常失望过。我也曾几次失去了太阳。甚至连渴求太阳的愿望也时而变得淡漠。太阳远离我而存在，在我的眼里，它的面容永远是毫无意义的，悲哀痛苦的。

然而，曾一度懂得在自己的生命内部也会有太阳升起之时的我，几经彷徨后，又回归到等待黎明的心境。不论是在每年的冬季要持续五个月之久的信浓山区，还是在好似新开地时分的东京郊外的田野，或是在便于观赏那城镇上空的日出的隅田川的岸边，我一直在翘盼着天明。不仅如此，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也曾沦为异邦的旅人。在那时，无论从宛若紫色的泥土般的遥远的海上，无论从看去如同梦境般流泄着蓝色磷光的热带地区的水波之间，也无论是在如冰的石建筑鳞次栉比、林荫树凄冷昏黑、万物仿佛全都结冻了似的寒冷的异乡街头，我仍然在固执地盼着天明。甚至在梦中思念着遥远的日出，踏着朝霞向故乡迢迢归来。

我等待了三十多年。恐怕我的一生就要在这样的等待中度过了。然而，谁都可以拥有太阳。我们的当务之急不仅仅是要追赶眼前的太阳，更重要的是要高高地举起自己

生命内部的太阳。这种想法与日俱烈，在我年青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现在我所想象的太阳，已经到了古稀高龄。仅就我记忆中的，自物心相合以后的太阳的年龄，如今已经是五十有三。如果加上我无从记得的从前的年龄，那么太阳是怎样一位长寿的老人，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知晓的。

人若到了五十又三的年龄，不衰老者极为少见。头发逐年增白，牙齿先后脱落，视力也日渐减弱。曾经是红润的双颊，变得就象古老的岩壁一样，刻上了层层皱纹。甚而还在皮肤上留下如同贴在地上的地苔一样的斑点。许多亲密的人相继过世，不可思议的疾病与晚年的孤独，在等待着人们。与人的如此软弱无力相比，太阳的生命力实在是难以估量的。看它那无休无止的飞翔、腾跃，以及每夜沉落不久又放射出红色朝霞的生气！真正拥有丰富的老年的，除太阳之外，更有何者！然而，在这个世上，最古老的就是最年轻的。这个道理深深地震动着我的心灵。

“早上好！”

我再一次致意。仍旧没有回答。然而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而且感觉到了自己内部的太阳正在醒来，因此我坚信，黎明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光临。

兰　明译

父子情深

高滨虚子

汽车在苍茫的夜色中高速奔驰在原野的道路上。坐在驾驶台的嘉太栌君突然向我说道：

“令尊好象走过那条路。”

我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车灯的照耀下显现出两三座房屋，房后有条路通向汽车行驶的大道上。尽管我扭转着身体向后看，那房屋和房后的道路，却从我的视野中一闪而过。汽车继续高速行驶。

我参加完在福冈① 举行的俳句会，决定今晚在甘 木②的嘉太栌君家留宿。他现在正驱车接我到他家去。

说来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父亲刚刚二十五岁，正当盛年。他曾打着一把竹剑来到九州一带练功。父

---

① 日本九州北部的一个县。
② 福冈县中部的一个城市。

亲在秋月藩①落过脚，当时他住过的名叫伊势屋的小旅店，现在已面目全非，但当年的水井和松树依然如故。因此，朋友建议我既来福冈，何不顺便去看看，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前来凭吊一次，并且事前讲好，先在距秋月较近的甘木停留一宿。甘木的绪方无元君仔细调查过家父的行踪，甚至绘好了路线图。我一路上坐在车中不断地查看这张图。据说现在汽车行驶的大路是新路。方才，嘉太栌君告诉我：父亲从秋月去久留米所经过的路，即自那儿座房屋后连接这条新马路的狭路，才是旧道。父亲当年走过的自然是这条旧道。

周围除了汽车灯光之外，一片漆黑。那几户农家房后的旧路，在汽车尾灯的光照中闪现出来，我把它深深地印入眼底，同时脑海中描绘着父亲当年肩扛竹剑和工具经过此路时的情景。我很难想象出父亲年轻时的形象，因为我出生时父亲已进入晚年。尽管如此，我还是照着戏剧或者折子戏中所见到的武士练功的形象来描画他。此刻，我完全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的整个身体深深地靠在汽车座位里，独自追忆着父亲的往昔。此刻，我心中不知为什么充满着对父亲的怀恋之情。我十八岁时父亲去世，尔后二十岁、三十岁过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故去的双亲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亲切而又悲哀的回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漆黑的大地，微弱的汽车灯

---

① "藩"系日本历史上的诸侯领地。

光，车中坐着三、四个人——年尾、立子，还有侄女鹤子等，他们都沉默着，多半在查看嘉太栌带来的那张标着父亲足迹的地图，或者围绕刚才提到的父亲走过的那条路，以及首先去甘木这一行动的目的等，缅怀着祖父的过去吧。就中已经进入老境的我，沉浸在对父亲的怀恋当中，不由地可怜起自己，于是眼泪从眼底涌了出来。我只是默默无语地静坐车中。

当晚，我们宿在嘉太栌君府上。翌晨，年尾告诉我，他昨晚做了个梦：他去秋月一家旅店，抚摸着那儿的梁柱，心想这就是爷爷居住过的地方，不觉潸然泪下。

接着，我们出发去秋月。令我惊奇的是，以久留米市的俳句家为首，包括当地俳句家总共五十余人，跟随我一起去寻访父亲的足迹。

我们进入秋月市区一看，那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小城市，据说历史上曾经是个五万石① 的小藩，如今一片萧条景象，它使我感到既凄凉又亲切。我们一行在这古城遗址上拄杖而立，凭吊了一会。城址已变成一片庄稼地，距此不远的练功场旧址也变成了田园。在秋月城址的大片田亩中只有两个人，可能是夫妇俩在深翻土地。他们距离我们所在的地方相当远，由于万籁俱静，那铁锹发出的喳喳铲地声如在耳边，听得十分真切。我伫立在一棵浓郁的红叶树下。昨晚在汽车中的那种感情又涌上心头，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

① 古时以计算粮米的“石”为单位，表示诸侯和领主们的功劳、地位及地盘的大小。

几乎是啜泣地吟咏着：

霜叶应知轻轻落，
切莫扰我思父情。
大地秋深静寂寂，
唯闻一枚落叶声。
秋月红叶色正浓，
睹物伤情泪纵横。

年尾、立子及侄女鹤子站在近处，陪同我来的五十余人围立在我身后稍远的地方，他们仿佛尽量注意不打破此时此境的寂静气氛。

过了一会，我们来到城址近处原来练功场的庄稼地。我顺口吟道：

残菊应作见证人，
此处原为练功场。

然后我又到当时的教师爷藤田仲的宅院旧址转了一趟。那儿已成为秋月酒酿造厂的仓库。

离开此处后，又去凭吊了父亲寄宿过的小旅店伊势屋的遗址。听说房屋已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但屋后的水井和松树依然是旧物，我们去一看，果如所说。川端茅舍① 曾游历此地，并将这些遗迹素描下来，寄给《杜鹃》② 杂志。此

刻，我觉得那古老石井的水和枝干虬曲的苍松仿佛在交谈历史往事，又好象面对我低诉着什么。我在后院走廊坐了片刻，观看四周景物，发现眼前有个厕所同这狭窄的走廊相接，我想原来的布局可能就是这样，我甚至想象父亲当年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走廊去厕所的。

离开此地，我们径直奔向久留米市。新换的向导田中彦影君对父亲的踪迹，调查、研究得非常细致，他在车中不住地向我指点父亲生前走过哪儿条路。据说父亲曾在一个叫光行茶馆的部落一带迷了路，吃了不少苦头。那儿有一条荒凉的长堤土路，长满高大的芒草，现在仍然常有狐狸出没。

久留米也是父亲停留过数日的地方。然而当年父亲居住过的旅舍已经荡然无存。无奈，只好前往距旅舍不远的水天宫③一访，那儿的登记簿上记载着父亲曾去参拜一事。其时，风和日丽，水天宫院内宽广而宁静。我现在看到的院内建筑恐怕已非昔日父亲参拜时的原物，但是可以想见那山门前的街道一定还保留着当年的风貌。

人去时移旧物在，

---

① 本名川端信一(1900—1941)，东京人，俳句家，擅长绘画。著有《川端茅舍俳句集》等作品。

② 俳句杂志。由日本著名俳句家正冈子规等人于一八九七年创办。高滨虚子曾长时间担任该杂志主编。

③ 福冈县久留米市的一座寺庙，庙内供奉着保护出海船员的“守护神”。

思父情深似阳春。

父亲在柳川的岛屋旅店也寄宿过，据说那儿的后院也保留一眼水井，但我们去时时间过于紧张，未能凭吊。现在一想起来仍感到十分遗憾。

周祥岺译

爱书之道

柳田国男

自岩波文库出现以来，目前出版了各种版本的丛书①。我们老一代人对这些丛书有种掩饰不住的不满情绪。主要原因是其中外国作品过多。西洋各国的国界本来就不十分分明，所以他们的学者和书籍流动性很大。自古以来国际共有的东西不少。尽管如此，在各国丛书的目录上，仍有自己的倾向性。象托尼兹那样为了特殊目的翻印原文者暂且不论，我们所看到的，不论是盖欣、佩约、卡赛尔，还是近些时候英美出版的几种丛书，都没有一家象日本这样——出版物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都是外国的东西。如果我们呼吁：限制翻译作品，减少其出版数量。那可能有些过分。但是我们认为既然能够出版这么多的外国作品，恐怕至少应当同时出版相同数量的日本书籍吧。上述现象可谓是人所共知的明摆着的事实。我们的子孙后代或外国有识之士，将

① 指文库本丛书，是长十五公分、宽十一公分的小型书籍，价格便宜，便于携带。

依据这个比例数字，对我们的时代提出指责。这将使我们这些尽管是部分的、然而毕竟从事着文化工作的人感到十分痛心。

他们对此情况的辩解并非一点不值得倾听。第一是无可奈何。虽想出版日本作品，但没有合适的东西。第二是外国作品销路好，受读者欢迎。这两个理由在今天完全成立。我正是承认这个现实，才重新深入探讨它的。假如现实不是如此，有人要拚命出版外国作品，这个人也就根本不值一提了。但凡社会上出现的潮流，决不会没有一点令人信服的缘由。然而，如果对每件事都随波逐流，不加怀疑，那么新世界的诞生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日本出版的书籍已经多得过剩，这点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以我自己为例，早先曾叹息收集不齐那些好书，继而以无人指明选择的标准为憾事，如今则为读不完必读之物而痛心了。就是说，一生要为书籍的丰富而苦恼。在这种情况下，却说国内找不到合适的作品，这究竟说明了什么？看来首先要冷静地分析一下。我们称作“现代”这一期间的新作，不管谁来看，决非数量不足。倒是由于过多，在选择上难以作到均衡了。各出版商常有偏爱“关系户”作者之嫌。特别是有些书在商店大量出售，甚至脱销；然而却被评论界说成是：好象卖掉废纸一样。出版商因此感到懊丧，尽量避免再度出现类似现象。这当然无可非议。问题是“现代”以前的古典作品怎么办。我们所说的过少，就是指这部

分而言。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丛书，顾名思义它应当是根据自己力量而储藏起来的、可以随时任意反复阅读的印本。由于现在随时可以买到，可以说它是储存在书店的书。因此那些现代的新作品，当然很难进入到这种丛书的行列。有些书尽管已经不受著作权期限的约束，很多读者也期待尽快出版廉价版本，但是要决定一本书应否编入丛书，无论如何要经过若干年月的考验才能看清。有时匆匆忙忙收进去，未过多久又不得不取消，这种事也发生过。另外，我们日本前代的文献并不少。象帝国图书馆等处，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发行了两手抱不过来的厚厚的图书目录。他们却说从这么多的书中选不出几种可以出丛书版本的，即使出了也很难预料是否有人购买。这种武断的说法，不作说明是不能令人心服的。其实真正的理由至今也没有人说得清楚。这是最使我们感到不安的地方。

读书，在多数情况下带有冒险性质。正因为如此，它又具有冒险的魅力。诸如教科书与法令之类，要求每人必读之物，毕竟为数不多。在众多的书籍之中，除去广告宣传之外，一般文章从没有人担保读了一定有益。实际上，一本书是否适合一个人现在的境况，也只有自己才能决定，而且必须实际读一读，否则很难说决定得准确。近来，似乎名气在诱使人读书，畅销与否成了一个指示灯。然而这只是使人接近了那些书，至于到底要不要读，仍须个人作出判断。

虽然其方法过于简单了点，但不管怎么样，一般都是拿到手里先观看一下装璜，然后读一下标题。或者反过来先看标题，后看装璜。只要不是什么自己全然看不懂的俄文或梵文，谁都会看上两三页，了解一下大体写些什么东西。当然也有这样两种情形：有的人一旦看到漂亮的插图或带点调情色彩的对话，便情不由己地被吸引住，而想一直读下去。与此完全相反，也有一种人从来没有好奇心，不知为什么，总怕麻烦，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我们开玩笑地把前者称为竹门，后者称作篱墙。在我国，古书周围的这种篱墙尤其高。这墙和书籍本身的价值自然是毫无关系的。现在十来株名贵的树木正耸立在篱墙当中，其中有的枝条垂于通道上，或者只以其高高的树梢显示自己的丰美。因此要看到围墙之下百草的多姿多彩风貌实属困难。曾经群芳争艳的古文之苑也遭此命运，由于它周围有条臭桔①组成的篱墙，所以变得毫无价值了。虽然我们以文明古国而自豪，现在却要切断与古人交友的手段。问题的产生就在于古籍本身，或者说在于人们为把古籍流传于世所作的努力不够之故。因此不管编辑出的丛书如何忠实于原文，单靠这点努力也是无法克服上述障碍的。这也是我们读者应同编辑一起深入思考、共同解决的问题。

仅与半世纪前比较，书籍的外形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① 一种多刺的灌木，一般作植物围墙用。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题目。现在的标题，往往一看就能猜想出书中内容。从前则不然，只看标题并不能知道写了什么。所以从前在未读之前，须要背下许多书名。学生也为此常被人指责为只会满嘴卖弄书名的人。但另一方面，从前的书却只从装帧上就能猜出大体属于哪类。虽然封面上同样写着什么"不问自述"、"自由谈"、某斋漫录、某某随笔等等，然而大部头的，封皮发暗的，一般都是儒家作品，内容大多是严肃的。如果是封皮有画的薄本小书，定是风流雅士的读物。此外还有八文字屋① 出的横本以及胶版印刷的小红本画书等等，只要对这类书感兴趣，就会受到各方面的非难。我们常爱看的大红色美浓纸② 封面和明治初年的大型黄色封面都各具匠心，其用意在于培养人们的联想能力。日本的出版工艺水平在这方面是比较先进的。直到近几年，有的地区还保留着这些老规矩。我有时到外地书店去看看，从他们书架的色彩就大体窥出当地的文化情况。然而自从流行马粪纸套盒以来，除去可以看出是三十二开本以外，已无法从外表判断其内容性质。及至丛书发行以后，不论什么书都如同河滩上的小石子，很难区分开来，必须拿到手里辨读那些小字标题。这时人们总要顺便浏览两三页。于是书店门口也出现了鲜花店、布头、衬领杂货店的热闹光景。另外，人们更加重视卷头插图，作家也开始在标题的拟定上大下功夫。那些站着读读就能明了内容的书籍销售量很大。

① 日本江户时代京都的一个有名的印书店。

② 美浓纸是日本岐阜县美浓地方所产的纸。

人们不再背诵书名，作家的名字大起作用。名气具有更大的威力了。这种作法不一定是从西方学来的。它究竟能否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那是无法一下子弄清的，现在还是不去评论为好。总而言之，浩如烟海的日本古旧书籍，除去三、四十种以外，其余的人们已不去问津，其原因就在于抹煞特色，在于丛书外形的单调，我想这点是有必要加以考虑的。

再有一点对古人很不利的是文体上的巨大变化，也可以说这是一场普及教育的革命。以前读书人的造诣是以汉文水平为标准的。从幼年起人们便熟悉大量汉字的用法。因此人们用日文语法写汉文时，即使用了较难的汉字，一般也无须在汉字下边加上语尾变化，作者也可以随意引用成语典故。现在要把这些古书拿来给只在学校学过一点点汉字的人读，势必产生许多障碍。语言本身和一百多年前并无太大变化，因此用耳朵大体上可以听得懂别人的朗读，可是由于文字写法的古旧，读起来很生疏。就如同行书与草书混写的文字，不要说那些手抄本，就连自己的父母和祖辈所写的书信，也是看不明白的。自从奖励口语体文章之后，这种障碍愈发加大了。特别是盛行起只看书名就可以了解内容，只翻看几页就可决定是否有趣的作法之后，随着时光的流逝，古书日益不受欢迎了。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我唯有期待那些懂得书籍是古今联系的唯一手段的人，认识到设法挽救这种局面的迫切性。

迄今介绍古文的手段，人们只知“加注”和讲解，可是加了注释，就不象透明的玻璃那样看起来前后一致。只要比较一下几种互相矛盾的注法，就可明白这点。而且目前注释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对我们有用的古书所以越来越少，其原因也在于注释。由于世俗观点的需要，只对部分书籍任意加注，而忽略了其它作品。并且对已作的注释工作估价过高，竭力宣传。这样反而妨碍了读者的自由选择与判断。更大的弊端是造成读者不敢接近那些尚未注过的东西。因此不丢掉依赖注释读书的坏习惯，就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独到的见地。出版丛书的目的，至少是为了提供丰富的读物，任读者根据各自的兴趣与需要去寻找和选择。所以就不能从头至尾作详细注释，即使作了这种煞费苦心的工作，恐怕注者自己也未必认为别人都能读懂了。

我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古文的改写工作，就象在印刷时把草书的抄本改为楷书那样。比如，增加一些汉字读音的语尾字母，汉字的右边如果注上小字母后，看起来费劲，就索性去掉该汉字，而以字母直接代替。凡标有颠倒记号①的古汉文，可直接按照日语语法来书写。凡此种种，只须稍加改动，看上去就会感到熟悉、亲切，读起来也大为省力。在西方，也把古代拼读法全部改为新拼读法了。书店为大多数读者提供了这种通俗易懂的版本，而为那些想要阅读原

① 日本人阅读古汉文时用的语法记号，以示按日语语法读解的顺序。

始文字的人，采取了其它的保存办法。象日本这样有多种文字标记法的国家，丛书如果不担当起规范、整理的任务，是不应该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大多数的古书才被束之高阁。岩波书店已开始把《日本外史》① 改为日语古文版，把一些汉籍② 改写为日文文章。这既不是翻译，也不是注释，因为汉文的读法，很久以来已形成固定的规律，现在还没有被人完全忘记。所以也应当把它看成是现代日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对古书感到生疏的另一原因是许多东西既缺乏统一，又搞不清为什么流传在世上。这是由古今作者在思想上、气质上的巨大差别造成的。现代人十分重视读者对象，而古代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极为模糊，甚至有人说，这书只是个人的备忘录，并无给人阅读之意等等，这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再者著作时间比起现代人要长得多。可以细水长流地写上三十年、四十年。或者许多作品在写作过程中，就已流传于世，到后来才修订成书。在篇幅上虽没有德富苏峰的《国民史》、中里介山的《大菩萨峰》那样的长篇，但一般由于写作时间历经多年，作者态度几经变化，因而作品内容变得五花八门。我们虽想耐着性子从头读到尾，却很少有通篇完善、无可割舍的作品。只是阅读当中，间或碰到新奇

① 这是一八二七年以古汉文体写的一部史书。
② 指流传于日本的中国古书。

感人之处。就连那些故事集子，比如《古事谈》、《著闲集》、《沙石集》之类的书，也并非都可以叫人从头至尾读下去的。更有一些时期较近的随笔、日记等长篇巨著，一个作家一生不过留下一两种，只因篇幅过大，没有得到出版机会，始终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着，不久便会湮没无闻。这样的作品不知有多少！常常可以看到在这些作品中保存着一些在别处无法寻求到的宝贵知识。忽视古书，完全不懂利用古书的坏倾向，正是发生在上述情况下的。既如此，那么挽救这些古书的也只有丛书了。基于上述原因，除去保存原样的古书之外，我还希望推广一种简本的古书，用来加强古书和现代人的联系。而且我认为这点正应该是丛书的主要任务。当然，出简本的首要前提是既要完好保住原书，又要以极其负责的态度选录足以发挥原著特色的内容。并且应当是通过它来了解那些好书，重新开拓未知的世界。目前社会上尚有许多人只知大量的书名，而全然不知其内容。因此，就当前情况而论，丛书虽然受到欢迎，但还不能说它已发挥出真正巨大的作用。

庞春兰译

事实竟被如此歪曲

长谷川如是闲

到山上去!

登山季节来临了。

人们正在浓重的空气压力下痛苦着。他们有的象身披甲胄的贵公子匍伏在地上；有的象土埋颈项的殉葬者僵死过去；另外一些人，虽没有如此严重，也至少象深海下的鱼类沉滞于海底。大部人好象被紧紧裹在沉重的棉被中而魇着的热病患者，发出痛苦的呻吟。

这怪不得哪个人。只因为人类栖息的地面给污泥般浓重的空气包围着，这空气以它那特别强大的压力紧紧压迫着人的肉体和心脏。

这也怨不得谁。只因为这儿居住的人类过于拥挤。他们各以自己的肺脏吸进清新空气，然后把污浊的气体吐出来。最后则吸进污浊空气，吐出更为污浊的气体。他们每人身上的亿万气孔，如同伦敦的烟筒，起着污染作用，把那

里的空气搞得污浊不堪。所有的人就象投身被污染成蓝色的河川的人，浑身变成浓蓝颜色，然后死去。

如果要争论这是谁之过？那么所有的人就非同自己的邻居互相厮杀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邻居，邻居复有邻居，邻居的邻居仍然有邻居，而邻居的邻居的邻居还有……，以此类推，永无止境，人口过分密集，人们拥有过多的邻居。在这样的世界上能够较之一般人长生久存者，一定是比较来说更为残忍者。能够杀死大量邻居的人，才会拥有最广大的地域。

因此，那些最残忍的人，常常象获得猎物的野兽一样为自己的胜利发出欢叫。人们说不捂住耳朵，不蒙上眼睛便无法生存下去。

我要劝告说这种话的人：

"快到山上去！"

我在海拔三千余米的高山上，能呼吸到象伊甸园的泉水一般清新洁净的空气。包围着我身心的这空气，没有任何压力，纯洁透明。我的肺腑吸入这样的空气，为身心留下甜甜的蜜汁般的营养。于是我苏醒过来了。

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山上才能发生。

酒桶和人

他曾经是酿酒厂的车夫。他把酒桶装上排子车运往各地，以此糊口。由于出现了黄包车，他便丢开酒桶，当起拉

脚的黄包车夫。

他已长时间不运送酒桶了。一天，从前的酒厂又把他雇去拉运酒桶。到达目的地之后，酒桶轻捷地跳下车，说了声“你辛苦啦!”并顺手付了车钱。车夫象平素对待人类那样，下意识地伸手接过钱，同时躬身施礼道：“谢谢您啦!”

当车夫醒悟过来时，发现对方是个酒桶，而不是人类。车夫想自己身为人类却向酒桶鞠躬要钱，不由得又羞又恼，大发脾气。

但是仔细一想，他本来是搬运酒桶的车夫，只不过因为出现载人的车才扔下酒桶，改运客人。初次拉人时，那人也象方才酒桶这样向他付车钱，他当时行礼感谢，丝毫没觉得奇怪。不过因为客人代替了酒桶，所以他第一次对人鞠躬时，也必然会觉得自己是在给酒桶敬礼。实际他当时的确多少有过这种感觉。当第一个客人下车向他付钱，他向那位客人鞠躬时，他总觉得自己好象给酒桶行了礼，因而差一点笑出声来。既是如此，刚才那酒桶付车钱时，他即使向酒桶行了礼，那也是理所当然，因而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或者恼羞成怒了。

他虽然这么想，却仍然感到很恼火。话说回来，既然为给酒桶鞠躬而觉得羞愤，那么对于给乘车人敬礼的举动自然也应该感到气愤。打那次给酒桶鞠躬之后，他的想法果真变了。他觉得过去一向给人类鞠躬是个错误。因为对他来说，人也等于酒桶，没有必要躬身感谢。

从此，他再也不给人鞠躬了。

第二次拉人时，他收下钱却没有表示感谢。于是那乘车人绷着脸气乎乎地说道：

"不讲礼的车夫！给了你钱，连声谢谢都不说！"

"岂有人类感谢酒桶的道理！"车夫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想法。于是对方愤然骂道：

"混账东西！你干么把人叫作酒桶？我是人呀！！"

"什么？你是人?!"车夫对酒桶大言不惭地自称为人类，不能不感到愤怒。于是厉声驳道：

"你要是人就该自己走路。酒桶不会走路我才拉它！"

"胡说！我怕走远路才乘你的车，你不仅不感谢，反而说我是酒桶，太不象话！"

"走不得远路?!你只身一人，竟说走不了路，那你瞧瞧我，要拉着你的身体和我的身体，还要加上这辆车，跑这么远的路！"他从心底感到气愤，并且大声嚷着。

"所以我才付给你车钱！你应当感谢我！"

"岂有此理！连路都走不了的懒家伙，哪里来的钱付我车费？怕是偷来的吧？"

当车夫想到自己汗流浃背拉的不是酒桶，而是个小偷时，简直怒不可遏，真想举起拳头把这家伙打翻在地，把他怀中窃取的钱全部要回来。

黑人的幻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在东非的英国、比利时以及

德国的领地之间也开始了战争。

黑人大为惊讶。本来是他们之间的战争，却在白人之间打起来，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事。

而且，发动战争的这些白人既非老婆被盗去，又非亲人被杀死，也非钱财遭抢劫，他们直到昨天还和睦相处，一起打高尔夫球，去俱乐部饮酒作乐，并且结成团伙欺侮我们黑人，今天却突然打起来，实在叫人不可理解。

那白人宣教师经常以一种仿佛祖宗显灵的腔调教训黑人说：世界上仅仅因为老婆被偷走，亲骨肉被杀害，就立即掀起战争的，唯有你们黑人！

白人的话是完全不可信赖的。他们平日说得那么天花乱坠，却欺负我们黑人，真叫人不可理解，其实虐待黑人在他们来说是满不在乎的，因为他们白人之间还如此相互残杀呢！

我以为白人之间的战争也会象我们黑人打仗一样，一两天就完事，岂知打上一个月、两个月还不停，更令人吃惊的是，打了一、二年还不罢休。这究竟为了什么呢？黑人们惊得目瞪口呆，白人莫非要相互斩尽杀绝才肯罢手吗?!

黑人遇到了更大的难题，他们有一个算一个，全被征去当兵，同德国人、英国人以及比利时人一起被送往战场。

被英国人和比利时人征去的黑人，同被德国人征去的黑人，不得不相互残杀。如果他们平常是敌人，那么战场上相遇可谓幸运，可是并非敌人时，实在不忍下手杀死对方。如今平日友好和睦的白人互相杀戮起来，这对黑人来

说益发不可理解了。

以白人为敌，和白人共同作战之后，黑人才有一大发现：那些白人的枪法要比我们黑人拙劣得多。白人们被敌方黑人射来的子弹击中，纷纷倒下。而且他们全是些胆小鬼。当敌方黑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们慌忙逃走，结果被黑人用刺刀从背部刺穿胸膛。一起作战的黑人目睹平日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大个白人，象小孩子一样逃窜，并被黑人的刺刀刺中时，心想那白人一定是遭到谁的诅咒才未得好死。

当战争打了两三个年头的时候，极为严重的败血病和肺炎在黑人士兵中流行开来，他们大部分人就象遭到了什么咒法很快地死去了。

尽管如此，白人仍旧不肯结束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而且他们当中，也包括宣教师先生，没有一个人对黑人乘机报复一事表示过丝毫责难之意。

我们黑人通过这场战争，才确实了解到白人完全是一群不晓事理的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些卑怯者、胆小鬼、遭人诅咒的人。因而黑人们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永远居于白人之下，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

铁剪和金剪

假定某个国家的中心地带耸立着一棵巨树。

这巨树高达六万八千尺，树冠如乌云把天空遮住，国家大部分地区处于阴影之下。

假定这个国家的农民，由于阳光被大树遮住，田中收获逐日减少，为此愁惨悲叹。

然而，假定大树旁边立着一座巨大的阿房宫，而这阿房宫的主人却另有所想。

那巨大的树冠郁郁葱葱，遮天盖地；那伟大的树干亭亭直立，犹如天柱，犹如地轴，高耸云端；春天来临，那如云似雾的树冠便开出五彩缤纷的花朵，把天上和人间以及太空化作极乐世界。阿房宫主人为此而得意忘形，叹赏不已。

假定农民们耕作的田亩中稻麦枯死，尽管巨树开出绚丽多彩的花朵，却丝毫不能为他们疗饥救渴，因而他们认为要给田园带来阳光，只有把那巨树的冠梢剪掉，别无他法！

假定为剪掉这六万八千尺高的树梢，需要相应的机械。农民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造出一把巨型剪刀，并把它取名为“社会科学”。

农民们挥舞巨剪，咔嚓咔嚓地剪截那巨树的枝叶。得知消息的阿房宫主人却阻拦道：“这可不行！”

假定这主人教训农民说：

“你们所以要把这棵宇宙中最为壮观的大树剪成光头，是因为你们不了解它那云雾般的绿梢和擎天柱般的巨干是这个世界中维系天上和人间的生命之柱！你们只知它是棵树，而不知它代表着一种精神！你们必须首先弄懂：这棵大树的存在是真实的，它的精神是善良的，它的形状是美

丽的。”

然而，假定说农民们申诉道：这棵大树无论怎样真、善、美也不能让我们土地上的庄稼枯萎死掉，还是让我们把它剪掉吧！于是他们又挥舞起巨剪。

假定此时阿房宫主人又说道：“好吧，那就把它剪掉吧！不过你们要使用我给你们的这把新剪刀！”他说完，从农民手中没收了铁剪刀，同时送给他们一把耀眼夺目的黄金大剪。

假定农民非常高兴，因为这把剪刀同自己的铁剪无法相比，不知要漂亮多少倍。他们于是开始用金剪咔嚓咔嚓地剪截树梢。

可是，他们使用金剪刚刚把那巨树的枝叶剪掉，却从旁边长出更加茂密、更加美丽的枝叶，树梢丝毫不见减少，而农民们已筋疲力尽，昏昏入睡。

此时，假定农民们做了一场奇异的梦。他们梦见大树上一滴一滴向下滴落甜汁，滴进正在酣睡的他们的口中，他们咽下甜汁，很快变成神仙，既不要耕田，又无须吃饭，他们欢聚一堂，舞起云衣广袖，高声唱道：“啊！在这阳春三月里，我等但愿死于花下，……”他们挥动金剪，踏着舞步。

假定阿房宫主人将这把金剪取名为“文化科学”。

以上所述，均系假定。但是“社会科学”被夺走，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科学”，这点却是事实。

死于山上的人们

死于山上的人，他们未必了解山！

宛如沐浴中的仙女般文静秀美的山，就是那座发出啮人血肉的恶魔般呐喊的、极其疯狂的山！

她并没有伪装自己。

对于处女的羞怯毫无畏惧者，必将丧命于她的诅咒的利刃之下。

这并不是因为她掩饰了自己。那些对于山的沉静及其巨大的无形力量无所惧怕者，必将死于山。

丧命于山的人，他们轻蔑了山！

山保持沉默，是因为山较之人的口舌拥有巨大的力量；山不动声色，是因为山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会掀起多么大的波澜！

为此，他们讪笑山的沉默是哑子，嘲弄山的冷静是无能。并且他们直到葬身于山，仍然执迷不悟！

葬身于山的人，他们在山的面前过分夸大了自己。

他们以为山被征服了。

山看上去似乎被他们征服，这仅仅因为他们那微不足道的力量，同山的巨大力量不曾在战斗中较量过。

山深知以自己的威力同他们的微弱力量较量结果会如何，所以山象比赛前的勇猛斗士，在那儿轻轻打盹！

他们即便殴打正在打盹的对方，也无法把对方从假眠

中惊醒。正因为如此，那些自以为征服了大山的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山的手中。

葬身于山的人，他们甚至连自己都不了解。

大山经受数万年风雨剥蚀，仍然以伟大的山的形态保持着骨和肉，它那久存不灭的巨大块状，只因为是由泥土构成，才为人类所踩躏。

然而，无论怎样被踩躏，它都将泰然自若地存在下去，这也同样因为它是由泥土构成的缘故。

相反，假如人类的肉体遭到山上泥土的踩躏，你将无法想象山的某处，曾几何时有过人类的肌体，他们早已不复存在了。

泥土堆积起来的巨块就是山。土块般的人的肌体堆积起来的巨大块状也是山。

死于山上的人，他们既不了解山，又不了解自己！

周祥岑译

科学家与头脑

寺田寅彦

一位和我很要好的老科学家。有一天对我说："要作个科学家，头脑不好是不成的。"这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看法。从某种意义看，它很正确。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说："要当个科学家，头脑不笨点是不成的。"从某种意义看，这个观点也反映了实际情况。不过，不仅能提出这个论断，并且能加以分析的人，还为数不多。

这两个乍看上去互相矛盾的观点，实际体现了事物的互相对立又互相共处的两个侧面。不用说，这两个表面上完全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头脑"这一名词的定义模糊不清造成的。

为了在一环紧扣一环的逻辑的锁链中不丢掉任何一个环节；为了在复杂纷乱的事物中不忽略任何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就需要正确而又周密的思考。当我们处在方向难辨的三叉路口时，为了不致误入歧途，就必须有高瞻远瞩的判断力与观察力。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家的头脑的确必须是

敏锐的。

但是在一般人认为毫无疑问的常识性问题中，以及在普通意义上所说的头脑不灵的人也觉得容易弄懂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去发掘疑点并设法寻求答案，作出解释，这对于从事科学教育工作的人自不必说，就是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课题。此时，科学家就应当成为较一般笨人更加头脑迟钝、更加理解力低下的粗人或"木头人"。

所谓头脑好的人，就如同步伐轻快的云游者，他可以比别人捷足先登，到达人们尚未去过的地方，但是他可能会忽略掉路旁或岔道上的珍贵物品。头脑笨拙的人和行路缓慢的人，虽远远落于人后，却常能轻而易举地拾到这些宝贝。

头脑好的人很可能只是走到富士山麓，由此望望富士山顶，以为自己认识了她的全貌，于是返回东京。殊不知不登上富士山顶是无法了解其全貌的。

头脑好的人，眼光敏锐，所以能看到所有路途上的难关险阻。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为此，稍遇不顺就丧失前进的勇气。头脑笨拙的人，由于未来的道路处于云遮雾罩之中，分辨不清远处事物，反而在前途问题上持乐观态度。即使遇到难关，也能出人意外地想方设法冲杀过去。因为本来世上就极少有无法渡过的难关。

所以那些从事科研的学生，不要轻易向头脑过于聪明的老师去求教。他会把摆在前面的重重难关，一个不漏地和盘托出，使你对自己原来寄以期望的、辛苦拟就的计划产

生绝望。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胆干下去，有时也许能够意外轻松地通过那些难关；相反，有时也会遇到老师未能指出的意外的困难。

头脑敏锐的人有可能过于相信自己的思考能力。其结果是，当大自然表现出的现象和自己头脑考虑的结论不一致时，往往会认为“是大自然违背了常规”。即便不至于如此严重，也容易产生类似的倾向。这样一来，自然科学也就不成其为研究大自然的科学了。

另一方面，在自然界表现出自己预想的结果时，又容易忽略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作，即进一步研究这个结果是否可能是自己不曾想及过的原因造成的偶然现象。

头脑不灵的人有拼命坚持到底的劲头，总是把那些头脑聪明者凭着灵机一动、一开始就宣判无望的试验，坚持作下去。当他们最终弄清确实无望时，却常常无意中发现了其它有希望的线索。这种线索，许多是那些开头就不敢尝试的人所无法碰到的。因为大自然会从那些束手就坐桌前向空中描绘图画的人的面前溜走，它唯独朝着那些赤身裸体奔入大自然怀抱的人打开自己神秘的大门。

科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错觉和失败的历史，是伟大的顽愚者以笨拙和低效能进行工作的历史。

头脑好的人适合做批评家，却很难成为行动家。因为所有的行动都伴随着危险。害怕受伤的人不能作木匠，害怕失败的人不能成为科学家。科学是在头脑笨拙的无所畏惧者的尸骨上建起的宫殿，是在鲜血汇成的河岸上开辟的

花园。在个人利害得失面前，头脑聪明的人很难成为勇士。

头脑好用的人，容易看到别人工作的漏洞。结果往往把别人看得愚蠢无知，错以为唯有自己聪明能干。这样一来，他的上进心自然就会松弛，不久他的进步也就停止。头脑迟缓的人总是钦佩别人的工作成绩，同时又觉得自己也能完成那些伟大人物的工作。为此，他的上进心自然能够不断得到激励和鼓舞。

有这样一种头脑聪明的人，他们能看出别人工作的漏洞，却看不到自己工作的缺点。这种人在贬低别人工作的同时，自己尚能进行某些工作，因此对学术界还有一些贡献。但也有一部分头脑更加聪明的人，对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也看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尽管也搞研究，却永远没有结果，最后以不了了之告终。从实际效果来看，他们等于什么也没干。这种人什么都懂，只是忘记了“人类是犯错误的动物”这一事实。另一方面，那些几乎连大小、方圆都不会区分的笨人，倒是敢于无所顾忌地进行试验。把自己的理论公诸于众，结果在一百个错误中弄出一两个真理，因而为学术界作出某些贡献。有时甚至被误认为是专家和名人。在科学的世界里，谬误如同泡沫，很快就可消失，真理则是永存的。所以，作出某些成绩的人，总比那些毫无所为的人贡献要大。

有些头脑好的学者，尽管想出了恰当的课题，却又时常只从课题的价值考虑，预计自己即使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不会取得惊人奇迹，便弃之不顾了。但那些头脑迟缓

的人不象他们那样善于预料得失，所以别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工作，他也拼命去干，一心一意地坚持下去，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意外的重大成果。这说明，那些聪明人是过于相信人类的思维能力，却忘掉了大自然的无限的奥秘。一个科研结果的价值如何，在它出现之前，一般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但也有一些成果，刚刚出世时没有人承认它的价值，直到十年、百年之后才得到公认，这种情况已不足为奇了。

那种头脑好、而且自己也认为自己头脑聪明、灵活的人，尽管可当教师，却不能成为科学家。他们只有觉悟到人的脑力有局限性，因而把自己笨拙的赤裸裸的身心全部投入到大自然中、并且决心只去倾听大自然的直接教诲之后，才能成为科学家。当然，光靠这一点还是不能当个科学家的。不言而喻，还须进行周密而正确的观察、分析和推理。

总之，头脑迟缓，但必须善于动脑筋。

对这一客观事实认识不足，常常会阻碍科学的正常进步。我认为这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审慎自省的问题。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那些头脑聪慧的、特别是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尽管是个出色的科学家，有时也常陷入一种错觉，他们以为科学似乎就是人类智慧的一切。事实上科学不过是孔子所说的“格物”之学，是“致知”的一部分而已。在现代科学的土壤上，还没有一条道路通往伍巴尼沙德①、老子和苏格拉底的世界，也还没有与芭蕉、广重②的世界打交道的手段。但是这种自然科学之外的世界

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并非推理。不顾这个事实，误以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学问，因而飘飘然起来，这种思想尽管不会妨碍他成为科学家，但终究对于他成为有卓识远见的人，会带来不少障碍。我觉得这本来是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却又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而且看来又是一个忽略不得的大问题。

读完老科学工作者的这篇冗文而感到不快的，定是令人羡慕的聪明过人的学者；而读后会露出会心的微笑的，定是同样令人羡慕的头脑不够敏捷的优秀科学家。读后没有任何感触的，大概是那些与科学世界根本无缘的科教工作者，或者是贩卖科学的商人吧。

庞春兰译

---

① 印度的古代圣典。

② 指俳句家松尾芭蕉(1644—1694)和画家安藤广重(1797—1858)。

妖魔的进化

寺田寅彦

在人类文化进步的道路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创造发明。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应当说是"妖魔"。妖魔也是人类同大自然接触后诞生的后代。它所活动的地盘一方面是宗教领域，另一方面是科学领域，同时还有艺术世界。

可以说，没有一门宗教不在其圣书中大肆渲染"妖魔鬼怪"的活动。如果没有妖魔大概宗教也不复存在了。虽然随着时代的推移，妖魔的形象也在变化，但其真正的内容应是始终不变的。

古代的人把许多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说成是妖魔作祟。这是一种通用的假说。从前人们把雷电的现象解释为穿上虎皮丁字带的妖怪搞的恶作剧；现在则说是空中闪电这种怪物搞的把戏。说起空中闪电，多数人都能明白，但至于如何由于雨滴的生成与分裂而导致了电流的分离与积蓄，又如何引起放电现象之类的问题，就连专家也不甚了然。听说今年在格拉斯哥①举行的科学家大会上，希普森

和威尔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内容正是有关这个空中妖怪的本质问题。辩论的结果，只是把从前妖魔的名称、形象改变一下而已。

自然界的奥秘，对于原始的人们也好，对于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也好，都是同样的不可思议。只不过我们的祖先把这种奥秘归结为"妖魔"的活动，而今天的科学家把它称作分子、原子、电子罢了。即便古代的人恐怕也不会象当时看到自己身边的石器、陶器那样确切地看到过妖魔。同样如此，任何一个科学家也不曾象目睹身边的天平、试管那样看见过原子、电子。因此，如果认为古代的妖魔是虚构出来的，那么可以说今天的电子、原子也不是实在的，也是一种妖魔。如果认为由于假设了原子和电子的存在，才使物理领域的现象得到圆满的解释，因而它们在物理学上是实有其物的。那么，人们会问：这和通过假设雷神的存在来解释雷电风雨的现象有何区别呢？当然，两者之间是有明显不同的，这一点在此无须赘述。然而勿庸置辩，它们之间还有许多共同之处。总之，这两种东西的比较有助于启发我们分析认识科学本质问题的一个方面。

雷电这个妖怪分解之后，一半进入科学领域，一半跑到宗教方面去了。所有的怪物都是如此。前者浓缩、凝聚，变成电子、质子，而后者则凝为一物，成了万能的神灵，天地之大道。二者俱为人类所创造，都是人类的艺术，只是流派不

---

① 英国苏格兰西部的一个海港城市，该市的格拉斯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同而已。

因此，妖魔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一个侧面史，它真实地反映了时间、场所及环境的变迁。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镰仓时代和江户时代的妖怪，以及江户和伦敦的妖怪差异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去年曾有人以日本的八头蛇同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作过比较；近来又有个学者探讨有关印度宇宙守护神同希腊海神的关系。还有的学者从甘达拉①的一座雕像去探寻希腊神话中侍酒少年的影子。按照他的想法，凶猛的鸟中王迦楼罗②则是秃鹫变成的了。有趣的是其雕刻所表现的迦楼罗的面貌同日本的天狗大和尚的长相有着十分相似之处，而且同爪哇的一种恶神也很相象。另外，我们孩提时就很熟悉的"红鬼"，以千奇百怪的脸相和五花八门的名字出现在爪哇、印度、东土耳其乃至希腊等地方。还有，据说在中国也有类似居住在大江山拦路抢劫的酒癫童子强盗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同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战败赛克鲁普斯的故事也非常相似。不仅如此，这个酒癫童子大盗的含义同马来语"可怕的恶魔"的意思相近，而这个词又来源于阿拉伯语。再说得离题点，甚至有人认为源赖光这个名字的汉字读音，同赫拉克列斯有相近之处。当然这类相似作为偶然的巧合，可以一笑了之，但是也有许多事实是很难用科

① 印度河上游的古代地名，现属巴基斯坦领土。公元一、二世纪时，以佛像雕刻艺术闻名世界。

② 神话中的一种鸟。

学方法来证明它是偶然巧合的。总而言之，通过对全世界妖魔系谱的考察，可以获得探讨古代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线索，这一点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而且可以预料，这要比通过语言、文字及美术所作的研究更为可靠有力。为什么呢？因为各民族的妖魔是该民族的宗教、科学和艺术的综合反映。

然而不幸的是在科学取得进步的同时，科学本身的真正价值遭到误解。由于不适当地过高地评价了科学，世人对妖魔的兴趣变得异常淡薄，如今的形势使那种想要对妖魔认真作番研究的人感到非常胆怯。

我觉得现在妖魔简直太少了。如今孩子们对童话中的妖魔只是无端地觉得滑稽可笑，或者仅仅感到莫名其妙而已。我们在儿童时代所感受到的那种从头顶到脚尖都心惊胆战的神秘感已经不见了。对孩子们来说，究竟哪种情况更为幸福呢？怎样才更利于教育孩子呢？这个问题恐怕不象许多学校老师所想的那么简单。听说有个傻瓜想知道西洋神话中所说的“毛骨悚然”是怎么回事，便特意到妖魔出没的房屋中去探险。听了这话，你对那位探险英雄是觉得羡慕呢？还是感到可怜？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反正那种不知道什么是“毛骨悚然”的英雄，即使当了科学家也干不出什么伟大的事业来。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我们的少年时代，乡村还残存着许多妖魔，因此我们受到比较充分的“妖魔教育”。在我故乡的大杂院里，有个名叫重兵卫的老人，每天吃晚饭的时候，

他就让附近的孩子们坐到饭桌前，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生蒜，抿着酒，一边讲述那些永远讲不完的妖怪故事。现在想来，这位老人就象《一千零一夜》的作者那样富于创作天才。他可以随意地将传说中的妖魔和新创作的妖魔都讲得活灵活现。我们这些胆怯易惊的小小心脏，随着老人的兴致，忽高忽低地跳动着。深夜回家的路上，仿佛树阴下、河岸边、黑胡同里到处都埋伏着各种妖魔的幻影。那些妖怪当时的确悠闲自在地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直到中学时代，我们仍旧不断地和妖怪打交道。我的朋友中有个叫N的秃子，是个出色的妖怪创作家。他给住处附近的所有拐角、草地、桥头以及大树冠等地方都极为恰当地安排上一个妖魔。如"三角草地舔脚鬼"啦，"T桥头的千只手"等，前者说的是人们在刮风的夜里通过河边草地时，就会突然出现一个怪物，专舔人的脚跟，被舔者回家后便发高烧，也许不出三日就会死去。后者是说在城山脚下有座桥，桥头一带到处是手腕，多如沙石，行人通过时，这些手腕就会拽住人的衣襟、拉住人的脚脖，不让通过，遇到这种情况者，大多数当场死去。不用说，我们当时正上中学，谁也不相信能通过自己的感官了解到妖魔的存在。尽管如此，我觉得那位N创作家运用艺术手法描绘的那些出色的妖怪"诗篇"，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灌输了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或者说是唤起了我们对那不可理解的神秘境界的憧憬心理。我们总是惦记着在这司空见惯的世界的另一端是否存在超越现实的未知世界。就是这种心理，不知不觉地引导着我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各种奥

秘。

少年时代的有关妖魔的教育，不仅没有妨碍我们对科学知识的兴趣，相反益发鼓舞了我们的求知欲。乍听起来，会觉得莫名其妙，但认真思考一下就会明白这是理所当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使我们受到科学教育的也许就是住在大杂院的重兵卫和N朋友，而不是那些种类繁多的优秀教科书。我的这个说法决不是那种无聊的奇谈怪论。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有关科学的中等教科书，往往违背其本来的意图，把受教育者心中正在萌发的科学家的幼芽给毁掉了。这些书似乎有一种倾向：把本来是些奇异的、谁都未真正弄清楚的问题，当作已得到彻底解决的普通问题那样，只作三言两语的简单说明，并让学生不假思索地坚信不疑。如果这种科学教育得以普及，所有中、小学生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类教育的话，那么世界科学必将从此停步不前。

那些所谓通俗科学知识也是一样，只能让科学迷们高兴一阵，而从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的角度来考虑，其益处是否能补偿其害处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这类读物如果出自于那些没有科学实践体会的科班新闻记者之手的话，那就更值得考虑了。

由于普及了这样肤浅的科学知识，所有的妖怪都被赶跑，不仅赶出箱根山，而且赶出了日本国境。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将一切有关妖魔鬼怪的重要事实都归之为“迷

信”，而加以抹杀，仿佛这就是科学的任务、科学的功劳。难道这不正是对科学的迷信吗！其实科学的任务是要找出妖魔，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数不胜数的妖魔。

古代的妖魔，对古代人来说是确实存在的事实。但也有许多事对一个世纪前的科学家来讲是事实，而在今天就已经不再是事实了。比如对电、光、热、物质等，我们今天的看法同古人的认识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不过古代科学家所相信的事实对他们来说终究还是事实。那种耻笑祖先把雷鸣当成鬼怪的人，谁能保证他在百年之后不会受到同样的耻笑呢？

古人留下的大量有关妖魔的记载，是古人所发现的怪异现象的记录，自然不可能都是现代科学所承认的事实，但是从这些记载中完全有可能发掘出现代科学的事实。

我以前曾把“颓马风”① 作为妖怪的一例，对其本质加以论述，后来我又把“镰刀风”② 这个妖怪作为专题进行研究。

有关“镰刀风”问题，不少书中都有记载。据《伽婢子》③中说：这种现象多见于关东地方，每当旋风大作时，“只要它猛扑到行人身上，行人的大腿部便会纵向裂开一道口子，口子如同剃刀划开一般，但却不十分疼痛，亦不见出血……”

① 一匹很活跃的马，不明原因突然死亡的现象。

② 俗称新潟县七怪之一，即不知不觉中皮肉开裂，犹如刀切的一种现象。

③ 日本专门记载奇事异闻的古书。

书中还写道："那些有名有姓、堂而皇之的武士不受其害，平民百姓即便是财主也会遭到袭击。"此处也反映出时代的特点，颇有意思。《云萍》杂志曾记载："西南地方有所谓风刀者"。关于这个现象，前几年在我国某学术杂志上，曾有人从气象学角度作过分析。记得作者解释说：由于身处旋风当中，气压骤然下降，造成皮肤开裂。但是这个说法是无法使物理学家折服的。即便是真空状态，腿部也不大可能会象气球或者膀胱那样破裂的。很明显那是由于强风猛力卷起路上的木头、竹片或砂石等物，高速撞击腿部，而把皮[redacted]开的。虽然不太清楚旋风圈中的最大风力有多大，但恐怕每秒超过七、八十米也是不足为奇的。比起子弹的速度显然要慢得多，但也许比玩具的弓箭要快。前几年，美国一家气象杂志曾登载过一幅照片，一些麦秆竟然被强力的旋风卷起来扎入坚硬的木板，如同箭头一样插在上面。既然麦秆能刺入木板，那么竹片划破人的皮肉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据说平民百姓受此灾者甚多，但并没有人作过精确的统计，因此不足为凭，由于平民本身的总数要比高贵者多得多，当然受害者的数量相对也就多了。由于没有足够的统计资料，所以也不清楚平民的受害者是否占多数。据说，所谓小规模的"尘埃旋风"经常在武藏野那种平原地带出现，所以上述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有一些人对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自然界的怪异现象抱有反感。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好端端一个神秘的世界，遭到轻浮的唯物论者的践踏而不快。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实际

上，即便对某种怪异现象作出所谓科学的解释，其神秘程度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加深。例如“镰刀风”现象，如果情况确如所述，那么真正的科学研究正应该从此入手，因为那些解释只说明问题的形成，而不能给予解决。即便通过反复的实验、多次的数理分析研究，对该现象的了解有所深入，但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堆积如山。而且，任何一个科学家都将永远不可能预言：什么人，将在何时何地遭遇此种不幸。能作到这一点的只有“神仙”。

有关怪异现象“鹦鹉石”①的记载，散见于《輶轩小录》②、《提醒纪谈》③以及《笈尘随笔》④等书中。此现象是由于那些表面平滑、裸露于半山腰的岩石，能够反射来自适当地点的音波而形成的，这个道理如今连小学生也知晓。岩石表层如果草木丛生，便会起干扰作用，声波无法充分反射回去。这一点许多读物理的学生，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在这些记载中，令人感到颇为有趣的问题是，有的文章说笛声反响不明显，还有的说钲、鼓、铃等乐器声反射不出来。有人解释说：“此处乃神仙遗迹，忌讳丝竹乐器，故不响钲、铃之声。”《笈尘随笔》驳斥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并反驳说：“果真如此的话，诵经祷告之声也不应有所反响，可实际却能反射回来！”于是竟牵强附会地把阴阳五行之说也搬了出

① 能发出回音的岩石均称“鹦鹉石”。
② 描写山水自然的随笔。
③ 随笔，记载江户幕府开设以来文人武士的美言善行，奇事异闻等。
④ 记述风俗人情、地理物产的随笔。

来，实在滑稽。当然也有"五行之理"乃物理学之胚胎的说法。说到这儿，我忆起一件事，十余年前的一个夏天，为调查大岛的三原火山，曾在火山口平地的一个角落边搭起的帐棚里呆过几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站在喷火口的顶端，大声一喊，于是从对面喷火口的崖壁发出非常清晰的回音。我觉得好玩，便试着喊出"阿—、伊—、屋—、埃—、奥—"五个声母的发音，交替喊了几次，结果"阿—、奥—"的回声极为响亮清晰，而"伊—、埃—"却只有短促、微弱的回音。我想多半是由于后者富于高频率的陪音，并且陪音波长很短，被崖壁大量吸收，因而整个字母的回声大为减弱。总之，这一现象，同有关鹦鹉石不反射钲铃之声以及调子高亢的笛声的记载有一致处。但是其中的道理不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是无法弄清的。

近年来，为测量海底深度，将高频声波从船底送入水中，利用声波自海底的反射来测量水深。我不知道从事这种声波研究的学者对上述问题已深入到何种程度，但是我觉得他们应当把鹦鹉石回声现象重新作为当前的课题来加以研究。就以伊势地方的鹦鹉石为例，如果现在的物理学家们有志前往当地进行研究的话，那是大有可为的。并且结果一定会发现这项研究对于诸如礼堂、剧院之类的设计方面大有益处。

说几句题外话。大约二十年前，美国的演员们曾来日本演出《瑞普·凡·温克尔》，我记得好象是在歌舞伎剧院。当瑞普·凡·温克尔在深山中使劲地高喊自己的名字时，竟

响起一片“李一兹·万一·温—乌—尔！”的回声，那是一种嘲弄人的、低沉空旷而又令人生畏的声调，场面非常逼真、有趣。在演技上，演员准确地抓住了两个要点：一个是如前所述声波发生变音现象；一个是由于反射物体表面具有规则性的台阶，因而声波被拉长，听起来如同数人齐呼的声音。看来这位演员对“回声”之妖一定作过精深的研究。

《伽婢子》第十二卷中有一段题为《巨石相争》的故事。说古时候在战国武将上杉谦信的守城春日山城楼上有两块巨石，一天傍晚，它们跳跃起来，互相撞击，一直战到午夜过后，双双粉身碎骨才告结束。不久，谦信大病而死。这当然是不可置信的编造。即使是编造的故事，也可能是受到某种自然现象的启示而编成的。据我调查：自古至今，北陆一带发生山崩、滑坡现象尤为明显。已故的神保博士曾对此作过详细考察，迄今报纸上仍不时报道有关消息。发生滑动的地块，运动比较缓慢，因此有时地面上的房屋也摇摇欲坠地随同地面一起滑走。由此推测，出现岩石滚动，相互撞击，并随地面滑动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巨石相斗”的说法，说不定就是基于这种现象而产生的。因此，我们在查阅历史资料时，如果能发现一点有关谦信守城一带曾发生滑坡的记载，当然是求之不得，不过目前还只能说那是一种想象。但不管怎样说，这段记载可以当作我们探讨有关学问的一个线索，却是事实。

同地震有关的怪异现象是空中降毛。自古以来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可以肯定这多半是所谓的“火山头发”，

即被称为"蓓蕾女神之发毛"的一种东西。早在江户时代的庆长、宽永、宽政以及文政年间就有此类记载。据《耽奇漫录》① 一书说：文政七年秋，天降毛发，最长者竟达一尺七寸。据了解在此前后，伊豆地方的大岛火山曾经爆发过，这是有案可查的。由此可知，所谓空中降毛，就是火山爆发的同时正巧江户附近刮台风，于是就把大岛上空的"火山头发"一路顺风地吹到了江户上空，然后飘落地面。由此可以判断出当日低气压移动的大致方向。

与气象有关的现象还有所谓的"山狸鼓腹"。② 说不定现代的东京仍有此现象。但是我想可能已被二十世纪文明的巨大声响压倒，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了。总之，可以想象它是同气温和风向形成特殊的垂直分布，因而引起异乎寻常的音响传播有关的怪异现象。现在它已改头换面，变成另一种情况，即在那遥远的火车站上，火车进出时发出的声音，有时听起来会觉得近在耳边，这个现象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山狸也时髦起来了。如果能把这种奇怪现象详尽记录下来，然后加以研究，兴许会对气象学作出有益的贡献。

至于"天狗"③、"河童"④之类，似乎同物理学、气象学

---

① 搜奇志怪的随笔。

② 指半夜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一种类似乐器合奏的声音，传说是山狸鼓腹取乐之声。俗称江户七怪之一。

③ 日本人想象中的一种怪物，赤面高鼻，形状类人，身生双翼，可自由飞翔。

④ 想象中的一种动物，水陆两栖，面相似虎，嘴尖，头顶有凹，可盛水，身生鳞甲，力大无比。

的范围相距甚远。但是象“天狗奏乐”的现象，可能仍然属于上述声音异常传导现象的一例。

如前所述，天狗和尚同宙斯的神鹫有血缘关系，而河童和海龟是亲属，这一点只要看看《善庵随笔》中的“写生画”和记载，以及《筠庭杂录》中的插画与说明便一清二楚了。河童的写生画分明具有乌龟的主要特征，说明中使用“状似乌龟”的字句达四处之多。如果所记属实，那么何年何月在某海边捕获到河童的一些记事，便是捕获海龟的记录了。也许这些记录能成为研究海洋学的珍贵参考资料呢！

顺便说一句，印地语把海龟叫作“卡其法”，同河童的发音“卡次帕”相近，这是很有趣的。

“河童”这种怪物实际上很可能是各种复杂现象的综合体，我们作研究时，无论如何要先找出几种主要成分，然后逐一分析、测试，在此基础上研究它们是如何组合为一体并且根据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它们的组合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等。这项工作很不容易，但是一旦完成，必将是颇为有趣，并颇为有益的。如果通过分析研究，能了解到构成妖怪的若干元素，那么说不定还能对其他怪异现象作出解释，说明它们是由这些怪异元素的不同化合物构成的。这一情况或许同 C、H、O 不同量的组合构成众多有机物质的道理一样哩。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假想。

总之，不管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以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妖魔现象，妖魔决不会因此而溃散和消灭，它们只是逐渐改变面容，代之以其他形象出现而已。随着人类的进化，妖魔

也不可能不演变。但是它无论怎样变化，终究还是妖魔。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每天都在各自的研究室中奋力同这些妖魔鬼怪扭打周旋，希图探明它们的本质。不过自然科学界的妖魔数量是无穷无尽的，其面貌也是形形色色，万种千样。往往看起来是妖，实为枯柳，而以为枯柳者却是个妖。科学家和妖魔的这种斗争，恐怕是永无止境的。并且，通过这种斗争，人与妖将永远沿着进化的道路前进。

宇宙将永远充满着妖魔鬼怪。认为世上无妖者才是真正的迷信。一切有关科学的书籍都是百鬼夜行的长篇画卷。如果展开画卷看到各种鬼怪现象而不感到战栗，科学就将不复存在了。

我常常暗自思忖：如今世上出没于神秘境界最频繁的人，不正是那些被社会称作物质科学家的科研工作者嘛！而那万般神秘的妖魔不是已不知不觉地离开宗教领域，进入了科学的国度嘛！

我还这样想：现在仍应象从前宣传妖魔那样来进行科学教育。科学教育，不应象背诵法律条文那样生硬灌输，主要应着力于唤起人们对大自然奇妙现象的憧憬！为此，教育者本人有必要经常亲身体验自然界的奇异之处。光吃老本，反复贩卖人类既得知识是不够的。这同那种缺乏宗教实践的宗教家所进行的说教，很少能唤起听众的共鸣不是一个道理吗！

我产生这些想法，或许由于我童年时代受到的有关妖魔的宣传教育印象过深，所以对苦心学得的正规科学道理，

总是使用“魔镜”的曲面去映照观看。假如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这篇文章似乎有点象是反省书了。是否如此，只好听凭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据说现代物理学的最高权威丹麦的聂鲁斯·鲍亚在论述现代物理学中的一个根本矛盾时曾说：我们人类的头脑尚未进化到能解决这一矛盾的地步。这位值得尊敬的专家所说的谦恭之词，是对那些盲目的现代科学万能论者所发出的箴言，同时也是对我容许所谓“妖魔”存在的态度的认可。如果真是这样，长期被禁锢的妖魔鬼怪，从今以后将可以无所顾忌，大摇大摆地抛头露面了。当然这些解释可能是出自我疑神疑鬼的心理。衷心期待有识之士的指教。

庞春兰译

淫　祠

永井荷风

穿胡同，走小巷。我就这么穿着我所喜爱的矮木屐，发着嘎吱嘎吱的声响，穿街走巷。我所走过的每处街头巷尾必定都有淫祠。

从古至今，淫祠是从来不受政府庇护的。要是佯装不知、听之任之倒也罢了，但稍有风吹草动，那是很容易被取缔的。尽管如此，淫祠在当今的东京仍然多得数不胜数。我就很喜欢淫祠。单从能给小胡同的景色增添某种情趣的角度来说，淫祠所具有的审美价值远远胜过了铜像。在本所、深川的水渠桥边，在麻布的芝一带的陡坡下、或是在繁华街道的库房之间、以及寺庙集中的背街小巷拐角处的小庙里，甚至在那日晒雨淋的露天中竖立着的石菩萨上，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那些祈愿的绘马匾额和献纳的手巾，有时上面还会插着几支香。尽管现代的教育总是极力规劝人们要做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开明的日本人，但是这一切对于一部分愚昧的百姓是毫无说服力的。在路旁的淫祠里，那些对祈愿

缺乏诚意的、把小孩的围嘴儿挂在菩萨脖子上的人也许会把女儿卖出去当艺妓的，也可能成为行侠仗义的强盗，或者只是梦见自己侥幸地得到了机会和彩票。但是，他们却不懂得如何使用诸如向报社揭发他人的私生活来进行复仇、以正义人道为名勒索钱财、陷害他人这样的文明武器。

一般由于淫祠的来源和它的效果过于荒唐无稽，因此总免不了带有点滑稽的趣味。

欢喜佛要供献油炸包子，财神爷要供上分叉的萝卜，遇上五谷神要敬供油炸食物那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在芝日阴街有要供青花鱼的五谷神，那么驹込街就有要供砂锅的砂锅菩萨。人们为了求菩萨保佑头痛病早日痊愈，作为礼节就把砂锅放在菩萨的头上。在御厩河岸的榧寺庙里，有个叫尝饴菩萨的，他专治蛀牙。金龙山境内有一尊要敬供食盐的盐菩萨。据说，小石川富坂的源觉寺里的阎王佛要供蒟蒻，大久保百人街的鬼神王要献上豆腐，因为他能治皮癣病。向岛的弘福寺里有一尊菩萨，他能治小孩的百日咳，人们就为他供上炒豆子。

这些既天真幼稚又欠开化的愚民的习惯，就象是看着古乐声中跳起的假面舞，也象是看着令人费解的绘马匾额中的劣拙画一样，常给我带来无限的安慰。这不仅仅是因为滑稽、可笑，而是在这种不合乎逻辑、道理的地方，仔细思量一下，会有一种带点可怜的奇妙感。

陆燕萌译

横渡诹访[1]

野上弥生子

一谈起从前，说到我小时候学游泳的那些事情，我的几个在大学念书的孙子就会露出怀疑的神色："奶奶你也……"他们觉得好笑。也许他们只看到今天已有八十岁的我，根本想象不出小学时期的我是什么样儿的。可见，过去是那么遥远，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象有过似的。但小时候怎样学游泳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真是颇难思议。

沿着镇子西端，有一条河，它注入蔚蓝色的马蹄型海湾，人们把这河口称为洲崎。顺便提一句，四世纪前，两个葡萄牙人来到这幽静的海湾，南蛮人第一次在这儿出现了。海湾的右面，一个布满松树的半岛突出在外，如今，这地方已辟为公园。当年，天主教城主大友宗麟[2]的居城就耸立在这个半岛上，他当了继葡萄牙人之后来到此地的外籍传

① 诹访在大分县，是作者的诞生地。当时叫诹访村，面临臼杵湾。

② 大友宗麟(1530—1587)，战国时代的武将，统治着以现在的大分县为中心的大部分九州地区。

教士的庇护者，自己也作了教徒。在教我们学游泳的老师中有几个是西洋宗教史的爱好者，其中，有喜欢到白色墙壁已颓然的士族旧家来读书取乐的老人。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这是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游泳哪。可是我们都还小，没心思听这些。

与其听他们讲这些，还不如跳下河去噼噼啪啪游几下痛快。我们一爬上岸，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练习游泳是每天下午开始的，所以不需要带盒饭。但是人小步子慢，回到镇中心的家中，大概要二十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带了饭团作为下午的点心。往往是急匆匆地换好衣服，满头湿淋淋地在岸边坐下，就大口吃着芝麻盐的三角形饭团。嗬，味道美极了。

练习游泳从七月下旬开始，前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洲崎的岸边造了些一半伸向大海的犹如水上房屋似的围有苇帘子的房子，岸的正对面，还建了一座三层的粗圆木的高台，这些都是为练习游泳造的。我们把高台作为跳水台，把小屋作为教师的休息室兼办公室。我不记得这里要付什么学费的事，不过不会不收费的吧。付多少呢？以七十年前的币值来算的话，不过一两毛钱吧。说到身上的装束，真是连漂亮的游泳衣也没有，男女孩子一个样，只穿一条黑色的裤衩，用布手巾包住后脑，象个看管孩子的保姆一样。几天一过，都如同黑人了，全身只剩下牙齿、指甲和脚底心是白的。所以，母亲为女儿的容貌担心，叹息道："学游泳好是好，可是……"

我们学的是山内派游泳法，这是维新前传来的有来由的游泳法，是当地引为自豪的内容之一。特点是：不光会游，还要让左手高举东西慢慢浮行。从保存下来的画卷里可以看到，这是披着盔甲作战时代所用的渡河法中的游法，且不说手里举着旗子和古代武士铠甲上插的小旗，甚至要举着诸如大炮、火枪、矛、大弓之类的各种武器渡河。

游泳路线是从洲崎至对面背靠小山横卧着的諏访村的海岸，大约有三百五十米，听说从前城主也来这一块水域观赏过。我们的所谓“横渡諏访”就是按照过去的风俗举行的，这是此地很隆重的游泳节，也是我们的结业式，练习游泳也就在这天结束。当初，我们摆脱了由老师托着下巴游的那种狗爬式，不知喝了多少咸水，如今总算能够自由地游几下了。我们屈指期待着“横渡諏访”早一天到来。

横渡諏访是在每年八月二十六日举行的，时间都选定在傍晚。因为这是当地的“大潮”，也就是一天中涨潮最猛的时候，人们还把这称为“大祓”①，这大概是和古代的“祓禊”②传说有关吧。但是，我们对这些事情就如同对南蛮人啦、大友宗麟啦一样，都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倒是比赛前的一些消息：“到了那天，会有几杆大旗？”“举大旗的是谁？”“燕尾旗也不比大旗少啊。”而这些大的旗子毕竟还是由男子组来举。

---

① 大祓是旧时在宫中或神社举行的洗净身子的仪式，一般在六月和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举行。至今仍有这个习俗。

② 祓禊是一种为去除罪恶和污浊而跳至河水里洗净身子的习俗。

按规定女子组是举花伞游泳，我们举的是红色的环形阳伞。那时候，还没有西式阳伞这种东西，平时撑的就是这种阳伞。在厚厚的深蓝色伞纸上加上一圈耀眼的红边，浮在水面上。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漂亮啊。这天，还添加了特别的装饰。用做灯笼骨子的竹片做出五颜六色的小纸花，覆盖在伞上，宛如一朵朵垂樱。女子组的游泳能手把好几把覆盖着两层、三层纸花的花伞举在手上，比那些举着有四张、八张铺席大的旗子而得意洋洋的男子组更引人注目。她们在蓝色的水面上踩着水，将花伞滴溜溜地打转，两侧排列着的观赏船上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喝彩声。

我的体育运动成绩都很差，游泳也不例外。这次，好容易才让我加入横渡诹访的队伍，手里只举着一把阳伞，上边连纸花也没有。但我还是觉得很重。左手抱伞柄、右手划水的这种游法，若按照先前练习时那样游的话，尚能顺利地前进。这次却乱了步子，阳伞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差点飘到海面上去。我吃了一惊，刚纠正姿势，身体又往下沉了。于是，两脚乱踩一通，总算浮了上来。一连发生了好几次后，我落到了后面，成了倒数第一名。

在"嗨……嗨……"向前游去的齐声高喊声和边游边敲打着"咚……咚……"那美妙而有节奏的锣鼓声中，队伍越游越远。我害臊极了，又感到非常胆怯，似乎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流。如果我求救的话，附近就有乘着老师的小船，这是专门为抢救处于危险中的孩子的。但是，我并不想那样做。我拚命握住阳伞，时而沉下去，时而

浮上来。我拚命挣扎着，终于到达能够站起身来的岸边。这时，我听到头顶上一位老师的说话声：

“这孩子是靠毅力游过来的。”

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句话有着多么神奇的力量啊。我至今忘不了这句话，并且，直到如今这样的年纪，在我境遇不好而为之叹息时，就会回想起那件事。我曾想，迄今为止我所走过的道路，不就同那次横渡諏访差不多吗！

滕玉娣译

动 物 小 品

志贺直哉

蛤蟆与草蛇

一天晚上，我和妻坐在西式房间的毛毯上斗纸牌玩。隔壁是个地面高出一块的六铺席的日本式房间，一直在那儿踏缝纫机干活的十七岁的小女儿放下活来到我房间，她刚一进门就惊叫起来，说我屁股后有只大蛤蟆！要说蛤蟆，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动物，因此我没有大惊小怪。不过为了把它弄出门外，我用文明棍把它掀翻在地推了出去，蛤蟆竭力把身体缩成一团，它那白肚皮硬鼓鼓的，发出“咕、咕”的叫声，仿佛道歉说：“饶恕我吧！”甚是好笑。房门口和院子之间是青石板铺成的凉台，西式房间和这凉台直接相连，仅高出一个门槛，所以蛤蟆为了捕食飞聚在灯下的昆虫就进入了室内。

后来我经常看见这只蛤蟆。它到傍晚就从茂密的款冬菜丛中爬出来。它四脚着地，爬上两三步便停下来，寂然不

动，然后再走上十来步，复又停住。我走近跟前它也毫无惧色，照旧呆然木立。蜥蜴那种神经质的胆怯易惊之状固然挺好玩，而蛤蟆的这种愚钝蹇缓也招我喜欢。

一天，我正要从房门前绕往屋后，发现一条大草蛇咬住蛤蟆的一只脚，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草蛇。走到跟前，蛇叼着蛤蟆向后退了十来厘米，却毫无逃走的迹象。我唤来妻和女儿。她们也为蛇之巨大惊奇不已。我当即让妻拿来铁锹，并叫女儿把猫抱来放到蛇的身边。猫却大惧失色，径直跳至高高的假山石上，弓起腰背，瞋目盯视，再也不想下来了。我举起铁锹对准蛇首处打将下去。蛇痛苦地张开嘴放掉了蛤蟆。蛤蟆却不逃走，只向后伸出那只血迹模糊的脚，一动也不动。被砍断的蛇头有十来厘米长，张着巨口，左右翻滚，血从那粗大的切口往外冒。当蛇头触到蛤蟆时，蛤蟆似乎感到厌恶，便将被触到的侧体姿势斜着放低了一些。它缩回了伸长的脚，一会朝我的脚爬来，我害怕它爬上我的赤脚，就在距我七、八厘米远时把它推了回去，事后却感到很不应该。我甚至想如果我耐着性子不动，说不定蛤蟆会爬上我的脚背，这是因为我救助了它，它因而对我产生了信赖感。可我又觉得当时也许蛤蟆惊得魂不附体，无头无脑地乱往人脚上爬。女儿用桶打来清水往血迹斑斑的蛤蟆脚上浇洗。不一会儿，蛤蟆消失到堆积在房檐下的木炭袋后边去了。

翌日，我在地上把死蛇的身躯和头部对接起来，用卷尺测量了一下，竟有一米四长！我见过很多比它还粗大的绿

花蛇，可是这么大的草蛇却极为少有，还是第一次看到。

此后，蛤蟆好些天没露面。过了十天也许是半月吧，一天傍晚，我发现了它，它还和从前一样走走停停，从房门口向院子方向爬去。它完全恢复了健康，原来发黄的脊背变得黑黑的，给人以非常威武雄健的感觉。这以后还有人看到它爬上厨房的三合土台阶口，蹲伏在木炭炉后边，但是秋深之后，再也没有露面。

小 麻 雀

五岁的孙女翠翠捉来一只小麻雀。尾巴虽然还短小，浑身却已经长满羽毛，不再吃人手饲喂的食物了。当时家中养着一只一岁左右的猫，所以就把鸟笼悬挂在猫无法攀登的细树枝上，让母鸟飞来含哺，只在夜间拿回室内。女儿贵美子很喜欢这类鸟雀，加上小外孙女也住在这儿，便把小麻雀当作孩子们的玩物饲养起来。每当把笼中小鸟置于手上，它便翘动着短尾巴啾唧啼叫，一旦受惊，就突然起飞，撞到玻璃门上立即摔落下来。两只大鸟飞来又飞去，轮番衔送食物。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小鸟比人工喂养长得丰满壮实。

一天，我听到家雀凄厉急切的叫声，跑到院子一看，两只大鸟攀附在笼上，扑打着翅膀，对着笼中噪叫不休。小家雀已不在横木上了。大鸟在我走到只距鸟笼三米半远的地方发现了我，立即惊叫着逃去。小鸟被一种叫作地钻子的

小蛇重重盘绕，倒在笼底。我从树上取下鸟笼放在地上，小蛇迅疾出笼逃走。我顺手操起放在近处的铁锹把它断成两截。小鸟似乎对自身遭遇如此可惊可怖的危险毫不在意，又跃到横木上，一如往常，呼叫着爸爸妈妈了。

这时，我对从屋里走出来的女儿说道："把她还给大鸟吧？"女儿也表示赞成。于是我又把鸟笼挂回原来的树枝，将小鸟取出置于笼子顶部。过一会儿出去一看，小鸟不见了，只有空笼挂在树枝上。

第二天，约好为我做桌子的小青年，如约来到我家，他把手举在胸前，两只手掌合拢一处握成圆形，内中好象捧着东西。原来正是昨天飞走的那只小麻雀。看来它的翅膀还软弱无力，飞不回巢，停留在那边被小青年捉到了。他是要送给我女儿的。我把已收藏好的笼子又取出来，将小鸟放了进去。

这回我把鸟笼挂在自己房间的檐下，平时我总呆在这儿，即便蛇来也能及时发现。可是飞来的大鸟却惧怕有人而不敢靠近。大鸟小鸟只是遥相啼鸣。小鸟发现了爸爸妈妈，便抓住笼子的竹条号鸣噪叫。松树上的大鸟也万分焦急，却不敢轻易飞过来。

我于是又冥思苦想，为了预防猫的袭击，把枯梅枝做成鹿角，扎在大鸟敢于飞近的松枝上，然后把鸟笼挂在上面。打这以后，大鸟又不间断地为小鸟哺食了。

数日之后，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用厚纸板和牛皮纸在鸟笼上端搭了个顶棚，可是小鸟仍然被淋得落汤鸡似的

无精打采。傍晚我把鸟笼取回屋，小鸟仍然冷得瑟索发抖，于是我又在小纸盒内为小鸟作了个棉絮巢，并在盒盖上挖出方孔来调节空气。晚间，我把它放在二楼寝室，睡觉时总是提防着猫的袭击。清晨，窗外刚一放亮，它就开始鸣叫，把我吵醒。别看它幼小，却能发出异乎寻常的强有力的啼声。雨不停地下着，次日晚间，小鸟仍旧栖息在盒内。到了第三个晚上，我对它的叫声已经厌烦，便把纸盒提到楼下房间，挂在门楣上，然后放心睡去。我以为那么高的地方，就是猫也无法跳上去的。

第二天清晨，我听到楼下房间发出怪异的声响，是一种沉重物品不断落地而造成的低沉的响声。我起身下楼探视。原来是猫在跳跃扑打，玩弄着小鸟的尸体。只怪纸盒上的方孔太大，小鸟钻了出去，以至遭到猫的咬杀。

周祥仑译

河　　豚

若山牧水

搬来此地不久的一天，我到海滩散步，遇到一条从山中流下来的小溪。这小溪深深地穿行于沙丘之间，然后注入大海。在小溪入海口的岸边，我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全神贯注地剖杀一种鱼。那浸放在水中的剥下皮的净肉，十分鲜亮。于是我问他："这是什么鱼？"他回答说："河豚。""你要吃它吗？"我又问。他一声不吭地点了点头。我曾听人们赞赏过河豚肉非常鲜美，再加上好奇心驱使，便求他卖点河豚肉给我。这时，两眼盯着手头，操刀杀鱼的小伙子，忽然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他面带愠色地说："这东西可不能卖给陌生人！"我反问道："为什么呢？"他不耐烦地答道："有危险！"说完又接着洗剥起来。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天晚上，我和一位从东京来访的青年油画家开怀畅饮。两人喝至半夜，乘着酒兴，又去海边散步。走出房门，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们没有打伞，穿过一片小松林，走到望得到大海的地方。突然，我

惊奇地停下了脚步。从西岬角到东岬角，整个海滩的水边上，火把连成长长的一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走近岸边一看，许多人站在没膝深的波浪当中，手里拿着小兜网和鱼叉不停地捕捉着什么。他们另一只手举着火把。火把四周照得通亮，甚至能瞧见细细的雨脚，也看得到渔民那黝黑的面孔。火光一直洒到远处的波涛上。人们相互的吆喝声、波涛声以及雨声交织在一起，真有点煞有介事的景象。原来他们是在利用今晚的大潮，捕捉春河豚。

和上次一样，我这次仍旧一条河豚也没弄到手。

此后，我逐渐熟悉了当地情况，渔民中也有了熟人。就在两、三天前的一个早上，我刚吃罢早饭，一个年轻人满头大汗、笑盈盈地跑来对我说："您来一下！"似乎挺神秘，我笑着跟在他后面走出去。他把我带到麦田对面的山茶树丛旁的一条溪流边。然后我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原来浅滩上有条大河豚翻着银白色的肚皮躺在那儿，潺潺的溪水从它身旁流过。那河豚足有二尺四五寸长，象小酒桶那么粗。据说属于虎皮河豚类，是昨晚用裤裆网捕获的。它身上长着宛如虎皮般的漂亮斑纹，好象还活着似的闪耀着光亮。

不一会儿，他用备好的一大一小两把切鱼刀开始开膛剥皮。他说要把美丽的鱼皮完好无损地剥下来制成河豚灯笼。鱼腹内长满无数小米粒样的黄色鱼卵。他说河豚的五脏都有毒，尤其这鱼卵毒性更大。鸡鸭等家禽哪怕吃上一两粒，就会立即致死。说完他把鱼卵捞在手心给我看了看。然后我捞起一片浸泡在水中的净肉，看上去与其说是鱼肉，

不如说更近乎鸡肉，它既有弹力又有光泽，令人垂涎三尺。我不由得赞叹道："这肉可真鲜美呀！"青年得意洋洋地说："这肉要是吃不出香味来，准是嘴有毛病！"因为他要把皮完整地剥下来，所以相当地费功夫。几乎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弄完。我一面等他，一面在溪水中捕捉戏弄小蟹。鱼肉切好洗净之后，年轻人特别提醒我，要充分烧、煮之后再吃；不要因为味美就一顿吃光，那会造成浑身酸软无力。说完挑选许多头等肉给了我。

我两手提着鱼肉跑回家。妻一听说是河豚，脸色骤变。看她那架势，似乎只要有点空隙就会把鱼肉扔掉。所以我们最后竟真地吵起架来。妻说："好吧，那你就豁上命吃吧！我在眼前瞅着你脸色怎么变青。"不管怎么说，我把河豚肉一半投入锅中，另一半用黄酱腌制起来。看到咕嘟咕嘟地煮开了锅，我就提着酒瓶跑了趟酒店。当我估计已经炖得差不多的时候，心里虽然有点胆怯，但已急不可耐。把锅端下来，放上温酒的器具。我又是取盘拿碗，又是摆筷放桌，一个人吵吵嚷嚷，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却对着孩子们叫喊："喂！瞧呀，你爸爸脸儿要发青了，右眼有点向上歪斜啦！"于是，我把他们全都逐出门外，然后泰然自若地享用起来。

总之，河豚肉确实是一等美味。不过也并非想象的那么鲜美。先前那个年轻小伙子说过，这类虎皮河豚，个头越大味道越差，若论吃还是小的为好。这也许不无道理吧。不知不觉间我已吃下好多，心里嘀咕是不是快要手脚麻木了。想着想着酒也下肚不少，不知何时倒头就呼呼地睡着了。

醒来之后，摸了摸肚子，心想也许该疼了吧，可是肚子也一直安然无恙。

庞春兰译

比　睿　山[1]

若山牧水

我到达山上的宿院时，天色已近黄昏。本想游览大殿之后再休息，可是我疲劳已极，一见院门上挂着“天台宗[2]香社留宿处”、“普通参拜者留宿处”的大木牌，两条腿便迈不开步了。

走进大门，一片盛开的白花映入眼帘。我随便瞧了一眼，竟没想到是几株樱花。已是五月下旬了，竟还开得这么繁盛！刚这么一想，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已身在深山老林之中了。我踏着庭石，走过长满青苔的院子，来到正门口。偌大的建筑物里几乎空无人迹，叩问数声仍不见回答。无可奈何，只得在那儿呆立了一会儿。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鸟鸣。那轻轻的凄凉的叫声似曾在哪儿听见过。聆听许久，忽然记起这是筒鸟的声音。我仿佛在这深山中意外地遇上

---

① 山名，位于京都东北方向，界于京都府和滋贺县之间。山上有很多古代寺庙。

② 以《法华经》为基本经典的佛教派别之一。

了故友，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环视周围，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杉树林，那清晰而又悲凉的鸟鸣便是从这暮色苍茫的树林中连续不断地传来的。

整个宿院的房屋是沿坡修建的。我发现最下边的房子升起了缕缕炊烟，那儿似乎有人。于是我离开正门朝那边走去。房门敞开着，我跨进门限，里边是个宽敞的土间，一个老太太正在灶前烧火，火势很旺。我当即寒暄了一句，走到她身旁，说明要在此住上五、六天的意思。老太太十分惊讶，并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冷漠地答道："现在这儿不接待住两宿以上的客人。"

听到这个回答，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一时惊得无言可对。本来，我爬上这座比睿山既不是为烧香拜佛，又不是为游山玩水，我是带着紧急任务而来的。即必须利用这次旅行来完成由我主持的和歌杂志的编辑工作。而且早在三、四天前，在京都时就已接到东京寄来的全部稿件，当时本想就地加紧完成编审任务，但是由于我很久没去京都了，久别重逢的朋友往来自然频繁，因而很难抽出时间从容地完成计划。而且向印刷厂发稿的日期已迫在眉睫，逼得我无计可施，便想起上山这一着。有多次游山经验的朋友也赞成我的想法，认为是个好办法。并告诉我说山上有专门留宿的地方，不限日期，谁都能租。我当即提着沉甸甸的诗稿出发了。我是自京都至大津，又从那儿转乘轮船横渡琵琶湖到达坂本，然后再从坂本径直踏上山路的。陡峭的山路令人惊奇不已，一路上怀着长期以来对深山老林生活的向往，我

步履艰难地爬到这里。

正因为这样，老太太这番出人意料的回答，弄得我不知所措。我又央求了两、三次，她的态度变得益发冷淡，看样子我再迟疑不决，很可能会被逐出门外。于是我放弃原来的想法，说了声："好吧，那我就住一宿。"说完脱掉了木屐。我的两脚已经痛得不能久立了。

我被引进一个房间，室内光线已很暗淡。我累得象瘫了一样，一屁股坐了下来。这时，从这空荡的房子的一角传来了诵经声。我侧耳一听，刚才那筒鸟的叫声又响了起来。这声音比山鸠的啼声响，比猫头鹰的啼鸣更为凄凉。我静静地听着那既无开始，又无终结的鸟鸣，方才那满腔的怒火和沮丧的心情不知不觉已经烟消云散。此时，胸中充满了无法表达的寂寞和怀念。我起身推开窗子，外边还亮着。狭小的庭院对面是一片杉林。我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四周，突然发现透过大杉树的缝隙，能看见远处闪着的亮光。我立刻意识到那是琵琶湖！

诵经声不知何时已经停止，而筒鸟仍旧频频啼叫。间或夹杂着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鸟的啼鸣。我依窗而立，终于感受到一种无法忍受的凄清。偶然想起京都朋友那番上山不愁住处的话，心中怏怏不乐，便匆匆走出了房门。

不出所料，从宿院爬上一段石阶之后，有一家茶馆。我买了瓶酒，匆匆返舍，打算吃饭时解解馋。回来的路上曾看到一所大房子上挂着"食堂"二字的木牌。心想可能是好多人聚在一起用餐的。尤其这儿是寺院附设的留宿处，恐怕

不便公开饮酒。想到这儿，便举瓶欲饮。正在这时，昏暗的窗外冒出个人头来。原来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和尚。这小和尚问道：

“要我给你买酒吗？”

“酒……？这儿让喝吗？”

“在这屋喝，没人看见的！”

“是吗？那好，给我买一瓶！多少钱？”

“三角三分！”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中想这小鬼还赚我一分钱呢。刚才买的那瓶是三角二分！

“是吗？给你三角三分。喏，这是给你的！”

说着，又扔给他一个硬币。

他象只小狗一下消失在黑暗中，很快又从后院跑了回来，从窗上把酒瓶递给我。

“给你烫一下好吗？”

“不用了，就这么喝。”

他一直扶窗而立。

“我琢磨你是个好喝酒的人！”

最后，他这么说了一句便走了。

我一面苦笑着，迅速呷了一口凉冰冰的酒。接连喝下几口之后，渐渐地感到精神抖擞起来。窗前的庭院已没入黑暗之中，远处的山峰还有一点灰白色，但山下的湖水已经看不见了。筒鸟也销声匿迹了。屋内仍是一片漆黑。任它黑去吧！这种听其自然的心绪，反而使四周的黑暗显得亲

切起来。不一会儿，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方才那个小和尚端来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他的个头比我想象的要矮得多，并且在灯光下他的脸显得很凶。

翌晨漫天乌云。周围一片浓雾，我几乎连窗户都不敢开。我来到院子里，不知是天上的雨滴，还是树上的水珠，冷冰冰的水滴不住地往脸上滴落。

我不甘心就此离去，便再次央求老太太留我数日，她却措词含糊，不置可否。后来才知道，如果多给她几个小费，她一定会留我的，可当时我没想到这点。当小和尚来通知吃早饭时，他告诉我不能多住，并且说如果今天要下山就请快去吃饭。我一听火冒三丈，当即决定离开，于是匆匆走了出去。我想先把山上重要的古迹游览一番再说，便独自悠闲自在地沿山径走去。因为是清晨，全山的总寺根本中堂的大门紧闭着，山上更无行人。只有我一个人惴惴不安地走在这羊肠小路上，杉树梢上的水珠簌簌地往下洒落。近来我对各种不如意的事已逐渐习惯了。我怀着极大的乐趣来到山上，却又不得不如此沮丧地速速离去，觉得实在划不来，不过现在我还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下一步的计划。我决定今天下山，然后在湖畔寻觅一个幽静之处，来完成审稿工作。

不知为何，我对此山感怀至深。也许是因为当日的满山云雾才促使我有此感觉的吧。林梢上好象刮起了风，大滴的水珠淅沥而落；仰望天空，一片白茫茫，不知是云是雾，

连绵不断地飞驰而去。不仅高大的树梢摇来摆去，连那脚下路边茂密的绿树青草也在随风起伏。当我驻足观看时，一股恐怖感袭上心头。

我向净土院走去，路标上写着从根本中堂至净土院有三里地。听说这个寺院是收纳本山的开山祖传教大师遗骨的地方，今年正是大师逝世一千一百周年。还听说此山全盛时期有三千和尚，山上山下布满了殿堂，如今寺院仅存三十处，而住人者不过十六、七处而已。全山面积近二十平方公里，满山苍杉翠柏，遮天盖地。我沿小径前行，走到高岗处，见到一个小茶馆。那不断飘动的云雾从茶馆的破旧屋檐边飞了过去。我朝屋里一瞧，一个老大爷正在忙着烧火，那红红的火苗着实温暖可亲，于是我步履蹒跚地走到跟前。老大爷看见我这个大清早出现的不速之客，显出惊异的神色，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是个须发皆白，体格健壮的高个子。仅交谈几句，我就感觉出他是个和善的老人。无意中我讲起昨晚遇到的不快，并问他有否熟识的寺院让我住上五、六日。他寻思片刻后说道："有。我替你问问看，不过现在刚起床，你也看到这儿就我一个人，不能马上离开。我女儿她很快会从山下上来的，她一来我就让她去帮您打听。您趁这工夫可以到那边去转一转。"听了这番出乎意料的亲切之言，我高兴极了。如果能找到住处那该多么幸运！我再次拜托老人务必为我解难。这时，我重新扫视了一下小屋，店头摆着粗点心、夏柑、香烟等，里边挨着"土间"铺了两三块草垫。我问老大爷是否经常一人在此？他说晚间一年

到头都是单身在此，白天老伴和姑娘从山下上来。他还说由于闲居无聊才开这么个小铺的，现在已经习惯了，反觉这样更舒服些。说罢笑了起来。

小茶馆背后是个又宽又深的山涧。不知不觉间已经稀薄下来的雾气，变成了密集的白云，布满深谷，天空露出了几片蓝色。我说了声："好吧！我去转一下。找房子的事就拜托您啦！"便走出了茶馆。周围一片寂静，连只麻雀也看不见的净土院内泉水喷涌，泉边盛开着美丽的石楠花。这一带每隔三、五百米就有一座有来历的寺院，如释迦殿、五轮塔等。我走出净土院后，把这些殿堂逐个游览了一遍，再回到茶馆一看，只有大批中学生模样的游客，却不见茶馆的姑娘上来。于是我又去攀登比睿山的最高峰四明岳。据说这里是古代平将门① 登临之处。他曾在此一面俯视京都皇城，同时心中立下夺取天下的宏图大志。从这儿望去，确实四面苍茫，自丹波路向江州方向伸延的山脉，在漫无际涯的云天之下，起伏连绵，煞是壮观。由于高处冷风逼人，无法久立。于是我走下峰顶，来到一块平坦的松林，林木稀疏，而且因常年的风吹雨打，枝干虬曲。我在此躺了一阵，一只黄莺藏在松枝深处不停地鸣唱，怎么也不肯远飞，看样子它的窝巢就在近处。我由此往下走，再次返回茶馆。老大爷看见我就说，他姑娘刚来就被他打发去询问住处了，看来问题不大，请他稍等一会儿。这时，我看到茶馆里摆着两、三

① 日本平安朝中期的武将。

瓶酒，便买下一瓶，没有温烫就慢慢喝了起来。不大工夫，一个二十岁上下、肤色略黑、长得很是招人喜欢的姑娘，从山涧走了上来。老大爷和她交谈了三两句之后，那满口无牙的面部顿时堆起了笑容，回头看了看我。我见这般情景不由得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事情办得挺顺利，不过据老大爷说，那座寺院是比睿山上荒圮最甚的寺院，虽然有个住持，但平时并不住在寺中，他兼管山下的寺院，所以无事是不来的；只有个看寺的老头儿常住寺中，因此要留宿只能和看寺人一块儿起伙。老大爷关心地问我是否吃得消，我回答说这正是我所期望的。我非常高兴自己的愿望能得到满足。我递过斟满凉酒的杯子，劝他也喝一杯，他兴致勃勃地走到我跟前，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我笑着说："老大爷也喜欢喝酒呀！"他说："正因为爱喝这口酒，才能在这深山密林中呆得住哪！"此时正好没有游客，我和他便慢慢地对饮起来。喝到一半，他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道："先生要是在寺里喝酒的话，让那看寺的老头儿也尝尝。哪怕一杯也好，他比我更爱喝酒。他家原是山下有钱的大户，全给他喝光了。现在既无妻室又无儿女，孤寡一人住在寺内。"老大爷说话的语气极为诚恳。我当即回答说："没问题。"并说我哪天也离不开酒，正好有个酒友相伴。说话间，从山涧方向慢腾腾地走上来一个高个老头儿，头剃得亮光光的，嘴角和眼睛显得有些呆滞。"唻，他来啦！"茶馆老大爷说着便起身迎候，并打招呼说："又给你添麻烦啦！"那老头儿道："我那儿什么也没有，听说客人没

住处，就让他在那儿凑合吧！”说着向我们走了过来。我也起身寒暄了几句。老头儿只是默默地眨着眼，向我点了个头。姑娘见他那表情，觉得十分滑稽，便两手掩面笑了起来。茶馆老大爷也笑道：“先生，这个老爷子耳朵背，听不见你说话的声音。”其实我的声音比一般人高得多，这么大声音还听不见，岂不等于聋人?！要和这样一个老头儿在那荒凉的寺院过上五、六天！我不得不重新打量一下我面前这个木然而立、满脸皱纹的高个儿老头。

一会儿，这个老大爷便领我走下山涧。一路上但见那杉树比先前看到的更加古老苍劲，而草径却变得愈来愈狭小。路程相当远。我说：“好远呐！”老大爷说：“哪里，从茶馆算起不过一里半路！”我问他这一带还有没有别的寺院，他说最近的是释迦殿，不过那里无人居住，所以我们这儿实际如同一座孤寺。

果然，这是座孤零零的寺院，四面是茂密的森林。大殿的外部颇为壮观，到里边一看却是满目凋敝的不堪之状。老大爷指着一个房间说：“喏，这屋已经收拾好了。”我走了进去，脚一踏上草席就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屋子中间的地炉里堆满了红红的炭火。我独自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声响。走到窗前一看，山野不知何时已变成一片白茫茫的云山雾海，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

周祥仑译

黑板的来历

小仓金之助

一

在研究美国数学史当中，接触到关于黑板的来历问题，我想在此把它简单地记述下来。不过我的考察仅限于数学方面，所以很难说不出现意外的谬误。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我国广泛使用黑板，无疑是从明治初年美国人担当教育指导时开始的。明治五年即一八七二年九月，师范学校①建校时，聘请了曾任大学南校②教师的斯科特任教，讲授小学实用教学法。斯科特毕业于其祖国美国的师范学校，在东京师范主要教授英语和算术，据说他使用的教材、教具等一律寄自美国。翌年，拉特加斯专科学校的数学和天文学

① 原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即现在东京教育大学的前身。
② 即现在东京大学前身。

教授马利又应聘作了日本教育部学监，全面负责日本全国的教育指导。

就是这位马利在日本首倡使用黑板。这从他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可以得到证实。他在报告中说道：

> “我们正在编译各种书籍，置备各种教学器具。即已制成挂图、示范石板等，以代替烦琐的旧法，现在小学中已广为采用……师范的作用通过设立在东京的师范学校的实验，已得到证实……对那种学生不易理解的学科，采用挂图及示范石板……”

关于黑板怎样经斯科特之手在师范学校推广使用的，要翻阅一下一八七四年八月出版的《师范学校和小学的教授方法》一书即可一目了然，此书经师范学校校长诸葛信澄等人校阅。书中有使用黑板上算术课的插图，并附有这样的说明：“具体作法如图所示，教师口述数字和运算用数码，让学生书于石板上，学生写完时，教师再往石板上书写，然后让学生对照检查自己的得数是否正确，对者举手，错者不举。”

另外，诸葛信澄所著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出版的《小学教师必携》中，叙述了阅读、算术、描红、听写以及问答等教学法，其中也详细说明了黑板的用法。譬如他在一年级上半期教写大字的一节中写道：

> “教师以五十音图为范本，书写于黑板上，然后让学生仿写于各自的石板上……可是学生书写不一，有的是蝇头小字，有的则大如石板，还有的信手乱划，全

无规则。因此教师板书时，先划好纵横直线，然后工工整整地把字写于格内，要求学生在石板上也如法书写；教师板书时，在正确字体旁边还附上少划缺点，或者笔顺颠倒的错字，并加以具体说明，让学生也明白错在何处……板书时，对多笔划的字，要重复书写两次或三次，每个字必须一气呵成……"

另外，关于二年级上学期的算术课，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如前述，在教授心算时，事前将二位数加法题书于黑板上，让学生齐声背诵加法小九九进行演算，并将等数记在黑板上，在记法上要先让学生口述各数的位置，学生回答后方作板书。待二位数加法熟练后，再把三位数算题写于黑板，让学生在各自的石板上运算，然后将一个学生的答数写在黑板上，并让所有学生对照检查自己的答案，对者举右手。如果前者答数不对，则指名另一学生回答，以作为标准答案……"

看来这些叙述似乎有点过于形式主义，不过确实是一篇详尽的典范式的叙述。我觉得黑板在短时间内得到如此广泛的普及运用，决不是偶然的。

二

那么黑板是否美国发明的呢？否。黑板大约是在一八一〇年前后经过法国人之手传入美国的。不要说独立战争

(1775—1783)前，就是在其后数年中，美国的普通学校连石板也不曾使用过。老师和学生均使用纸张书写和演算。

据波斯顿的一个叫梅伊的牧师在其一八六六年出版的自传中说，他在一八一三年首次看到法国天主教徒普罗休斯在教授数学的学校中使用黑板。于是，他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里也开始使用黑板。

传说美国在初等学校普及黑板，大概始于一八六〇年左右。由此可知，斯科特是在美国普及不久，便很快就将新式黑板推广于日本各地的。

但是黑板最早是在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数学班级使用起来的。那是在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四〇年期间，由在西点陆军士官学校任教的数学教授最先发起使用的。该校在美国数学界影响很大。

一般认为：一八一二年发生的美英战争，从各种意义上说均为美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结束时，西点陆军士官学校领导，通过对欧洲陆军调查研究的结果，确定以法国高等理工学校为典范，自一八一七年开始对士官学校实行了彻底的改革。因此，这所学校同美国当时的普通高等学校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其特色是重视数理化。这种改观完全是依靠年轻有为的教授们的努力实现的，其中有个名叫克劳茨的法国人。

克劳茨是法国高等理工学校的毕业生，曾在拿破仑部下担任过炮兵军官，参加过一八〇九年的瓦格拉木之战，

一八一六——一八二三年期间，他作为西点陆军士官学校的工程学教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他在着手教授军事工程学、即“战争和筑城科学”时，从治学规律考虑，作为必不可少的预备知识首先从数学开始，其中还包括画法几何学。

回想当时，画法几何学这门学问，由其创立者高等理工学校的门杰公诸于世不过二十年，因此，在美国知道这门新学问的科学家尚屈指可数，而且既无人学过，又无用英语编写的书籍。作为课程，没有教科书，又无法口授。无奈，克劳茨便委托木匠和书画用品店制造黑板和粉笔。据当时毕业于西点陆军士官学校的一个学生回忆说：“据我们所知在使用黑板方面，克劳茨的功劳不小。他曾在法国的高等理工学校见到过黑板。”

说起来，我列举的几个人，都是在某种意义上与数学有关的。如：马利、斯科特、普罗休斯等。但是应当说唯有克劳茨，由于学问性质的决定，真正使用了黑板。一八二一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一部英文的画法几何学入门，约一百五十页，因而被尊为“美国画法几何学之父”。

克劳茨离开西点之后，这门课程便由该校毕业生戴维斯讲授。戴维斯不仅编写出较之克劳茨的著作部头更大的画法几何学教科书，而且作为优秀的数学教师以及大量数学教科书的编著者，成为名声大震的人物。他最初由于翻译法国数学专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便从算术入门开始直到微积分等，编著了一系列教科书。这些课本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使用，西点陆军士官学校也因此提高了声誉。

三

为说明问题，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克劳茨的母校巴黎高等理工学校。这所学校曾被人们誉为“十九世纪初叶一切科学之光的发源地，它照亮了欧洲科学思想的进程”，成为“欧洲向往的目标”。它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结束不久，为培养发展生产所需要的科技人员和优秀的炮兵这样两个目的，于一七九四年创立的。其核心人物正是门杰。

原来，门杰为设计城堡阵地，研究出以简单的几何学制图法代替烦琐的计算，并于一七六五年前后就着手建立画法几何学。然而在革命前的旧体制下，由于强调该法是军事技术秘密而禁止公诸于世。后来革命政府创立了高等理工学校，由于学问性质的关系，画法几何学一跃成为极其重要的学科，由门杰及其高徒积极热情地为学生讲授。门杰至一八〇六年为止始终以教授身份讲授课程，并于同年当了上院议长。以后仍坚持教学，直到一八一〇年才终止。因此克劳茨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门徒。门杰施教时，不仅运用黑板、投影图以及曲面模型等，还为学生建立了制图室。这样的设备在当时的欧洲来说，确实是个宏伟的计划。

象黑板一类的教具，说不定更早些时候，就已在法国个别地方开始使用了。但是把黑板同其他科学的模型、器具一起，作为教授和研究科学、技术的重要工具加以运用，并

且由于学校取得令人钦佩的成就，而使黑板同那些优秀的教科书以及其他设备一起，在世界上得到广泛运用，在这些方面不能不说高等理工学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画法几何学和黑板是法国大革命的副产品”的说法，也并非言过其实。现在我国正处于民主革命时代，当我们站立在黑板前面时，我们应当深刻地缅怀那场伟大的法国民主革命。

四

说到这里，让我们回到正题来吧。明治初期，我国在教育上接受马利和斯科特的指导时，我们的数学界处于何种势力之下呢？毫无疑问当时占绝对优势的是美国数学。而且到明治八年为止的一个时期内，起支配作用的是有名的西点陆军士官学校的戴维斯的著作。他后来离开学校转至他处了。当时，不仅他的原文著作被广为阅读，他的几种数学著作的翻译改写本也流传于世。那时他的名字译成汉字是“代维斯”或“第维氏”。

看起来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很多情况下似乎受偶然因素的支配。实际未必尽然。问题主要看我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强弱如何。

周祥岺译

阴翳礼赞

谷崎润一郎

现在，那些讲究住房的人要想建一幢道地的日本式房屋来住的话，常常要为安置水、电、煤而煞费苦心。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要想方设法让这些设施同日本式的房间协调和谐。即使那些没有造房经验的人，一旦走进餐馆、旅馆的房间，大概也常会发现这个问题。一些自以为是的风流人物无视一切科学文明所带来的恩惠，跑到偏僻的乡下去搭茅屋住。当然，这种情况毕竟是少见的。

倘若你带着一家老小住在城里，那么不论你想把家庭搞得多么日本化，你还是不可能将现代生活所必需的暖气、照明、卫生设备弃而不用的。所以，那些讲究的人为安放一个电话也会被弄得不知所措。是放在楼梯底下呢，还是搁在走廊的一角？总之，要尽量安置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还有，院子里的电线要装在地下，屋里的开关安在壁橱里或壁龛下的小柜里，电线要藏在屏风的暗处等等，要考虑好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其中有些是因为过于神经质而招来的麻

烦。实际上象电灯这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的了，因此与其多此一举还不如就用那种普通的电灯——乳白色玻璃的浅口灯罩，灯罩下露出半个灯头。这种灯让人感到既自然又朴素。傍晚时分，从火车的车窗里眺望田园的景色，看到那农家茅庐拉窗的阴影里，孤零零地撑着一盏早已过时、却罩着浅口灯罩的电灯，甚至会使人觉得那是多么幽静雅致。可是要说电风扇这种玩意儿的话，无论是声音也好，形状也好，至今尚很难与日本式的房间协调起来。这要是在一般的家庭里，不喜欢就可以不用它，但是那些夏天要做生意的人家就不能全由着店主的性子干了。我的朋友——偕乐园的老板就是个非常讲究住房的人，他很讨厌电风扇。他的客厅里一直都不装电风扇，可是每到夏天，顾客们都要叫苦连天。结果无奈，他只得迁就了。象我们这样的人早年花上一笔与身份不相称的巨款造房子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验。要是连那些细小的门窗设备、家庭用具都要一一留意的话，就会遇到种种麻烦。就说一扇拉窗吧，从个人的兴趣爱好来讲，是不愿意镶嵌玻璃的。可要是全部都用纸，光线及安全就会发生问题。无奈之下，就在里面贴上纸，外面还是装上玻璃，为此必须安上内外两层窗棂，费用也因此而提高了。即使搞成这样，外表看上去是一扇玻璃拉窗，从里面看因为纸的后面有一层玻璃，总没有真正的纸拉窗那样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而且容易让人产生反感。这时我才感到了后悔，早知这样还是只安装玻璃的好。这种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可以一笑了之。可要是

自己的话，不到那种田地是很难悔悟的。

近来，街上有各种适合日本式房间的灯具出售，有灯笼式的、提灯式的、八角式的、烛台式的等等。但是，却没有我所中意的。于是，我就到旧家具店去把那些从前的煤油灯、夜明灯、床头灯搜罗来，在上面装上灯泡。尤其使我伤脑筋的是暖气设备的设计问题。大凡那些被称作火炉的东西，没有一个样式能同日本式的房间配得起来的。而且，煤气炉一个劲儿地发出那种熊熊燃烧的声音，连烟囱也不安，实在叫人头痛。在这个方面电炉被认为是较理想的，但它的外形又不招人喜欢。把电车上用的那种取暖设备安装在壁橱里固然是个办法，但是看不见那通红的火焰，总觉得没有那种真正冬天的气氛，也不适宜于家人团聚。我绞尽了脑汁，制作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家里用的地炉，并试着在里面放进电热炭，这样的火炉用于煮水和房间增温都还合适，除了费用大一点，样式倒是很成功的。不管怎么说，暖气设备总算是搞成了，接着碰到的困难是浴室和厕所的问题。

偕乐园的老板讨厌在浴池和淋浴处铺瓷砖，他给客人们用的都是纯木料制成的浴室。当然，从经济实用的角度来看，不用说瓷砖铺的是占绝对优势的。要是仅仅用上好的日本木料作天棚、柱子和壁板，而另一部分用那种刺眼的瓷砖，那么整个儿看上去就很不舒服。新的时候倒还过得去，一年年逐渐过去后，木板和柱子上露出了木纹的特色，只有那瓷砖还是白晃晃、亮闪闪的，这样总觉得不协调。其实为了个人爱好，浴室的实用方面少考虑一点也还可以将

就，但是厕所方面就又出现了一个难题。

陆燕萌译

漱石山房夜话

江口涣

一

当时我是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生。但是从不去上课。既没毕业，也没退学，是个所谓的“万年大学生”。并且我已经和童话作家北川千代结婚，在东京下谷区的中清水町租赁一所小房过活。在这以前我已为《昴宿星》①杂志写过两篇小说：还通过小宫丰隆的介绍，在《新小说》上，先后发表了《傀儡之死》、《奇迹之影》等曾被宇野浩二称之为美文体的辞藻华丽的言情小说。因此我便不自量力地以为自己已成了青年作家，爬上文坛的一角了。

大约在一九一四年四月末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在东大文科同学冈田耕三（即俳句家林原来井）带领下，第一次跨进了漱石山房②。我已忘记究竟是哪天。不过，漱石山

① 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由诗人石川琢木创办的文学杂志。

房的会客日一向是星期四，因而人们很自然地把这个集会叫作“木曜会”，所以我可以断定即是星期四晚上。

初次会面那天，漱石显得有些疲劳，说话不多，甚至给人以冷淡的感觉。不过不光对我如此，对别人也是一样。我猜想大概是由于胃病又犯了的缘故。那晚我也始终未发一言，只是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耳朵与眼睛上，不放过漱石脸上、身上的任何一个微小动作，要把他的一言一语全部吸进耳内。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自从漱石发表《我是猫》和《伦敦塔》以来，我一直对他抱着崇高的敬意，觉得他是一个正在完成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伟大事业的人。今天能亲眼见到他，并与他如此亲切交谈，对一个立志文学的青年来说，怎能不引起烈火般的激动情绪呢！

漱石逝世时，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主编的《新思潮》决定出版终刊号，定名为《悼念漱石先生专辑》。我在该刊也发表了悼念文章，在此想引用一段，以便使广大读者了解我第一次去漱石山房时的激动心情。

> 我在冈田耕三的陪同下，于江户川终点电车站下了车。在苍茫的暮色中，究竟走过哪些地方，如今我已回忆不出。只记得他说要走近道，走的全是小街窄巷，然后突然到了先生的门前。

---

②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1867—1916）为自己住宅定的名称，在东京早稻田南町。

在门口叫开门之后，冈田君首先进去说了把我带来的事，他立即得到许可，把我带了进去。我被领到会客室。可能因为今天是专门会客的星期四吧，先于我们，已有四、五位客人坐在那里了。现在已不记得那些客人是谁。由于留下的空位只有一个，我便不得不坐在先生的对面。冈田君简单地把我作了介绍，先生简单地寒暄了一下，我默默地行了个礼。

这时，我才得以真切地看到六、七年来一直盼望着见上一面的漱石先生。可能是这个缘故吧，那天晚上，我心中始终充满一种无法名状的兴奋与紧张。而且从头至尾我一语未发，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先生的面庞。当时先生可能由于胃不大好，很少和大家交谈。但是不知何故，那晚沉默寡言的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起后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更加崇高。

大家断断续续地谈着，先生只是简短地作些回答，我则默默地注视着他。先生真是长得相貌堂堂。宽阔的前额，高高的鼻梁，明亮、清澄的眼睛，使得原来轮廓分明的面庞变得更加高雅。特别是他那时而侧首扬眉仰看电灯的、恰似狮子般锐利的目光，在我心中留下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倔强、高贵而又伟大的形象。我不知不觉地象被磁石吸住一样，一直盯着先生的眼睛。

就在那时，突然一个阴影掠过我的心头。看上去先生的面容比我想象的——换句话说，比起他的年龄

——显得苍老。尤其明显的是胡须中已露出了银丝。这可能是经常折磨着他的胃病造成的吧。想到此处，我的心顿时暗淡起来。

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并且在这相对而坐、不时陷入沉默的过程中，我的心不由自主地被先生的广阔胸襟——也就是构成《行人》的书信背景的那颗巨大的"心的世界"——包围了。这也许是由于当时我读了《行人》的书信，受到很大感动的缘故。……（中略）我似乎从他那象狮子一样闪烁着光辉的眼中，看到了他胸中的宽阔世界。而且每次接触到他那扬眉仰望电灯的目光，我的心便因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剧烈地颤抖。我的心对我悄声私语道："是的，此刻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超越每个艺术家或学者的伟大人物；是掌握了生命真谛的人；是真正生活在心灵世界的人！

这就是我在那篇纪念文字中，描写的我初见漱石的印象。现在读起它，也许有人觉得我有点夸张。不过，从当时的心情来看，是丝毫也不夸张的。我的的确确受到了极为强烈的感动。

当然，那晚我也感到和漱石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首先从年龄上看，有三十岁之差。而且我只不过是个文科大学学生，对方过去却是文科大学教授，是《文学论》、《文学评论》的著者。他曾经满不在乎地拒绝了政府特意授与的文学博

士称号。因此，感到彼此间有距离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倒是怪事。那天晚上，尽管觉得存在如此大的距离，却又象我在上文中描述的那样，的确受到感动。特别是我原来曾想象漱石在生活中也一定是个性格极为严厉、暴躁的人，然而，实际他比想象的要温厚得多。他脸上呈现的憔悴，胡须中露出的银丝更加使我相信了这点。当晚在归来的路上，我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久久不能平静。

但是去了两三次之后，那种距离感逐渐消失了。特别是每次拜访之前，我总是要约会同是漱石门生的小宫丰隆、森田草平、铃木重吉等人一道前往。和他们在一起，虽然同样是在漱石面前，却好象身边有了救生船一样，觉得他更加容易接近了。到后来，每次参与“漱石山房夜话”居然也班门弄斧、大言不惭地发表起自己的意见了，所以时而弄得漱石也有些为难。

一天晚上，我和漱石两人交谈起来。

“老师，最近您的胃病怎么样？”

我一向把漱石称为老师。在近四十年的作家生活中，我接触了很多作家和思想家。但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说，漱石给我的影响是最深的。因此虽然除去教育我的学校老师之外，我从没叫过别人为“老师”，但唯独对漱石，我是不能不这样称呼的。

“噢，没什么好转。”

“那么，也没往坏里发展吧？”

“不，还是发展了。”

谈起病情时，漱石总是回答得很坦率。

“说起来可能不大文雅，最近吃点心稍稍多了一点，大便又变成了绿色。”

“老师，您的大便常带绿色吗？”

“是的，小孩子闹肚子时，拉绿便。比那种颜色还要深，就象艾草年糕那样的颜色。”

我吃惊地注视着漱石的眼睛，可是他却象在谈论别人一样，并不在意。

“胃疼的时候，很难受吗？”

“啊，那是很难受的。象你这样从没得过胃病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啊。比锥子扎还要难受呐！简直疼得天翻地覆。这种时候甚至觉得这个现实世界是假的，可能另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那又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种时候总是希望这个需要忍受如此巨大痛苦才能活下去的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而另外可能有一个不受罪的、能够生活得很舒服的真正世界。我的痛苦达到了这种程度！”

“在这种时候，您是否想过干脆死了算啦。”

“倒没有想到要死，不过要是继续那样疼痛下去，也不想硬撑着活下去。当然，如果死亡对我来说无所遗恨，也许我会希望死去。不过现在若是死了会有很大麻烦。所以从不曾想过要死。如果自然地死去，则又当别论了。”

漱石说话时略微动了动那正襟危坐的身体，抬头扫视一下头上的电灯。他的额头上现出极为坦然、极为平静的寂聊之情。

可是，他接着顺手从放在膝前的点心盘里抓了一个小豆沙包迅速地放到嘴里。

“不过，不疼的时候，身边要是有这种东西，总想伸手去拿。”

“这么一来，您是不是又要有绿便了？”

“也可能会有。不过，吃一个并不要紧。”

“那您能不能忍着不吃呐？”

“那可不行啊。只要眼前有，就想伸手。这么看来，伸手去拿的人有责任；把东西放在这么容易够得到的地方的人也有责任了。啊，还想为自己辩解呢！”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那一直紧绷着的脸好象突然绽开了一样，充满柔和、坦荡的微笑。

我以为漱石晚年的基本生活态度是希望自己胸怀坦荡大方，不拘泥一切琐事。他愿意这样生活下去。他把那句著名的“则天去私”的警句，当作自己生活态度的基础。“则天去私”的意思就是放弃自我要求，一切遵循上天的法则。他向来依此原则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社会观、道德观。今天看来，可以说他的这种心情过于唯心和逃避现实，而且也违背科学。但是从当时漱石的封建意识来看，这种生活态度是极其自然的。

二

尾崎红叶与夏目漱石都是地地道道的“老江户”，而且同是不能离开封建主义立场、向前迈进一步的人。更为有趣的是因为他俩满脑子的封建主义意识，所以又都常常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红叶的《金色夜叉》和漱石的《野分》充分说明了这点。

他们的不同之点仅仅是：红叶一直保持封建的平民文学和平民思想；漱石则始终囿于封建的贵族主义文学和思想之中。

当然漱石并没有把封建的贵族主义作为一个明确的思想方针加以强调过。然而这种意识始终强有力地贯穿于他的全部生活和作品之中。

从日常细小的兴趣爱好，到对美术、音乐、书法的欣赏，以及在他专门从事的文学以外的领域里，其封建的贵族主义色彩也表现得十分浓厚。因此他对于集合在漱石山房的晚辈和门生，也有意无意地不断要求他们能够与自己志同道合。为此，他曾经坚持不懈地反复启蒙、诱导这些人走向封建的贵族主义。对此，他有时甚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这样做的效果，在有的人身上很好，在有的人身上并不好。从森田草平等人的情况来看，只是带来了极坏的结局而已。森田这个人，如用带点贬意的词来形容他，是个信口

开河的人，可以说具有性格怪异者的作风，也可以说这正是他作为艺术家的特色和风趣之所在。

然而，他遇上漱石这个锋利的刨子，把他身上那不合漱石之意的凹凸不平之处削得一干二净。最后只剩下一点点近于庸俗的常识，变成一个极为渺小的人。换句话说，森田草平只是在自己的性格中去掉了非漱石的成份，却未能接受真正反映漱石素质的东西。同时也没能朝着具有漱石特点的方向造就自己，发展自己。就如同放在嘴里被含化了棱角的金米糖①已基本失去它原有的价值一样。

漱石山房的会客日固定在每周的星期四，而且大多数人是晚间去，因此星期四晚上的集会不久就被称为“木曜会”了。

漱石逝世两年前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四晚上，那天正巧《朝日新闻》上登出了《在玻璃门内》的第九章。所以我记得大概是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当晚集合到漱石山房的有：铃木三重吉、野上丰一郎、森田草平、安倍能成、内田百闲、冈荣一郎，还有我。大家的话题自然集中到《在玻璃门内》一书。

“《在玻璃门内》已经发表的部分中，我觉得《O君之来》一段写得最好。”我趁大家交谈的空隙，插了这么一句。漱石立即露出笑容，显得很感兴趣。

“觉得好的地方，只有那一处吗？”他说。

---

① 金米糖球的外表不光滑，有很多粒状的突起。

“当然别处也好，但是那个地方格外地好。”

“是吗？我觉得不论哪个地方都是格外地好。”

漱石依然恬静地微笑着。我却弄得张口结舌。因为我一下很难判断他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只好来个以攻为守，以遮掩我的窘态。我故意把话岔开，说道：

“老师，《心》那篇小说的主人公最后采取了自杀行动，可是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自杀也无济于事。您说对吗？”

“为什么这样看呢？”

“因为人虽然自杀了，罪过却丝毫没有消除呀！”

“不能消除吗？”

“恐怕不能吧。”

“为什么不能消除呢？”

“一旦犯下罪过，不管犯罪的人是死去还是活着，罪恶本身是永远存在的。”

“是吗，消除不了？这可太难办了。”

漱石的脸上，仍然流露着柔和的微笑。

“江口君，那可不对！”森田草平从旁插嘴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不会消除的，但从心理上看是可以消除的。”

“你是说客观上不能消除，主观上能消除，对吗？”

“对，对。”

“不，不管怎么办，也不能消除呀！”

“不过，哎……”这次漱石改用了说服的口吻。

“也许不能消除，但能够得到宽恕。因为已经用结束生

命来谢罪了。”

“不，如果不死，一生都为此事痛苦，也许更能得到宽恕。”

“那就太残酷了。”

“另外，自杀行动本身就是怯懦的表现。应当活着，多多地遭受痛苦。”

“怯懦吗？这可更加不好办了。”但是漱石的脸上丝毫没有为难的神色，依旧微笑着。

“而且我觉得那种时候自杀是不大自然的。”

“是吗？不自然吗？”我的话音刚落，漱石不解地这么问道。他的脸色顿时认真起来。

“我自己一点也没感到不自然。当然，我不重读一遍，是谈不出明确的意见的。”

他的神态益发认真，甚至变得严肃起来。漱石继续说道：“喂，要是能够经常反复读读自己的旧作，是很有益处的。我最近无意中翻了一下旧东西，看了不少。现在读起来，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真是一目了然。”

“老师，您觉得哪部作品最好呀？”

“《哥儿》读起来最痛快。”

“《我是猫》怎么样呀？”

“那个也不坏。”

“《草枕》呢？”

“《草枕》？提起这部小说，真是伤透脑筋。那文章的一些提法……”

“就是‘光凭理智，过于生硬；感情用事，又会随波逐流’那几句话吧？”

“嗯，读着读着，心里不舒服起来，连五页也没读下去。”

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

“您认为《虞美人草》怎么样？”

“《虞美人草》还没有重读，那个作品大概也不行。”

正谈到这里，小宫丰隆推开廊上的门进来了。他和往常一样，在略微驼背的短小身材上，穿着拖到地上的漂亮和服。他下颚有点向前翘出，下嘴唇稍稍歪向一侧。

小宫丰隆刚坐下，漱石好象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对他说：

“四五天以前，我看了次郎写的《三太郎日记》。”

次郎，就是指阿部次郎。

“您看怎么样？”小宫问道。

“很有意思。不过，主题不好。”

“非常滑稽，这不好吗？”

“不好哇。似乎把主人公说成了‘傻瓜三太郎’，好象有点专门靠‘傻瓜’来叫座，这不好。主人公一方面反复说：‘我是傻瓜’，行动上却一点不傻，这就更不好。当然，次郎比小宫等人聪明多了，所以也许自然而然写成那个样子。”

大家又一阵大笑。

“另外，作为这类作品，文字显得过分地漂亮。”

“文字漂亮不好吗？”

“倒不是不好。本来象这样的作品，应当靠内容引人入

胜，可是次郎有点靠文字来吸引读者的倾向。问题出在这里。”

对阿部次郎抱有好感的漱石，没有继续对《三太郎日记》进行更深入的评论。但是他已经比较婉转而又十分准确地刺中了阿部次郎的痛处。把别人作品中和思想中于己有用的东西，不加声明地照抄下来，然后以练达的文字技巧加以巧妙地组合，构成无可指责的华美文章，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独创而自鸣得意，这就是阿部次郎的脾性。所以，如果他的文字表达拙劣，就会出现破绽，那些模仿照搬的东西，就要露出真面目来。他为了不露一点痕迹，便巧作文章，玩弄文字魔术。

这时候，漱石突然把锐利的目光集中到盘腿而坐的小宫丰隆的膝盖上。

“小宫，你到底穿了些什么呀，这么冷啦。”

“是这个吗？”小宫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盘着的腿。“这是播磨屋①的单衣。”

“怎么，你在三九天也穿着单衣出来吗？真令人吃惊！”

“哪里，您瞧我这不是戴着围巾嘛！我是拿它当长衬衣穿的。”小宫用手指头拉着衣领口内露出的黑绢绸给他看。

“不管加不加围巾，单衣总是单衣，不能变成衬衣。首

---

① 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中村吉右卫门的家号。此处指播磨屋演员穿的单衣。

先，哪有穿单衣还戴上围巾的傻瓜呢？”

漱石的语气越是严厉，小宫的浅黑色面庞也因困惑而越发变得绯红。

“可是，这是吉右卫门特意送给我的。我想当成单衣还不如当成衬衣来穿更实惠。”

“别太傻了，尽管是吉右卫门赏赐的，单衣总不能变成衬衣呀！我顺便告诉你，吉右卫门这家伙，我叫他‘家伙’也许有点不礼貌，反正他不过是个商人。他以为给小宫这样的人送上一件单衣，小宫就会在什么杂志上为自己捧捧场。这就是他的目的，就象送给偏袒他的戏子或女老板一样。你反倒十分感激，在严寒中戴上围巾，得意地穿着它跑来跑去。看起来真有点不正常了。”

“戴上围巾，还不能当成衬衣穿么？”小宫丰隆的语气里还有些恋恋不舍。

“怎么能当衬衣呢！”漱石用更加严厉的口吻，继续批评，“再说，在夹袍里边穿上它到处跑，就如同在睡衣外边再套上夹袍子一样。以后穿着睡衣到我家来，恕我不接待啊！”

小宫已经无言以对，他眼中略带怨恨的神色，仿佛要诉说什么似的，呆呆地望着漱石。

那时候，小宫丰隆已在各地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戏剧评论文章。每次他都夸赞吉右卫门是团十郎之后的大艺术家。

有一次小宫丰隆赞扬吉右卫门的艺术，把他比作罗

丹①的雕刻。可是吉右卫门却在私下很感为难地说："小宫先生对我十分偏爱，这是令人高兴的。不过，不该把我叫'露探'呀！"看来吉右卫门一点也没读过那些报章杂志上的剧评，他只是从别人口中知道了这个名词，把"罗丹"当成"露探"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露探"，这是日俄战争时流行的语言，是"俄国特务"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想起了从剧作家灰野庄平那里听来的这段插曲，望着这位因为穿了那便衣而受到漱石狠狠申斥的小宫丰隆，很觉有趣。

庞春兰译

① 罗丹(1841—1917)，法国雕刻家。

去国怀乡

小出楢重

一

我是个画家，能比较轻松地以绘画来表现事物。同样一个事物，若让我以文笔来描写则会感到非常吃力。

譬如用绘画来表现一个男人的剖腹动作，人们一看便知道他在剖腹。至于情状是否凄惨，是否令人厌恶，乃至切线是否很美等等，则任其所想，不必过问，勿须对剖腹的前后经过加以说明。画家的工作至此也就结束了，至于观画者究竟作何感想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假如以文笔来表达，只是简单地写出“剖腹”二字，没有前后关系，人们便不知道究竟剖腹是怎么回事了，只有作些详细的说明才能理解。人们会关切地问：到底是谁剖腹？表情如何？在什么地点？是何原因？后来怎样？他的儿子是否赶上送终？等等。要作很多烦琐的解释，人们才能稍微清楚地了解到剖腹的情况。

我们已习惯于用一张画来表达剖腹情节，如果要我们以绘画的头脑去撰写文章，那是相当劳心费神的。因为那必须全面详尽地分析剖腹原因、说明其来龙去脉、痛苦状况及其结果等等。我甚至觉得这样做有可能会弄成神经衰弱症。

自己动手写文章固然相当苦，阅读他人的作品也不是件轻松事。那些短小的文章，我还能勉强读完，但印刷成书的长篇巨著，则无论如何读不下去。因此，我几乎不曾阅读过他人的著作。

我连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作家的小说也未曾看过，有时甚至陷入很难堪的地步。我已屡次遇到过这种情况。

总之，画家已完全习惯于仅以目光的一瞥来观赏事物。不论是什么大作，或者是一寸见方的微型画，都是一目了然。我在展览会上鉴定两千幅作品，只需三天时间。要是审阅两千卷论文，我简直想象不出该怎么办。这实在是件可怕的工作。

在这一点上，电影对我们来说倒很方便。它那连续不断的画面，甚至可以代替文章。近来我好象不知不觉间快要变成电影迷了。不过，只有十分精彩的片子我才看，否则我觉得真不如在大街上散散步更为愉快！

二

我从小养成一个习惯：一觉得烦闷，就想收拾橱柜、抽

屉及书架。并且喜欢把一些古旧的烟袋锅、老式头簪上的彩珠、盛旧物的盒子之类的东西找出来玩。偶尔还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好玩艺儿。

现在也一样，一感到无聊就钻进储藏室，把那只大皮箱打开来欣赏。箱子里几乎原封未动地装着我从巴黎带回的什物。一打开盖便嗅到一股樟脑味和外国毛料带有的特殊气味，它散发出那种我所熟悉的巴黎宿舍中的气味。我还常把脑袋伸进皮箱重温一下这种味道。于是从印度洋到塞得港、马塞、巴黎以及柏林的情景，便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皮箱有三层格，我逐层打开。眼前出现了这般那样的东西，不过高级一点的物品不在表层。首先是衬衫、围巾、袜子以及在卢浮买的女式衬裙和睡衣；还有年终大拍卖时买的漂亮的红蓝布头之类；从诺耶尔的夜店购买的旧工具；在蒙马特一带买的偶人、旧表，购自山货店的提灯以及在卡恩的宿舍中用过的洋灯；尼斯市举行狂欢节时使用的各种面具、钩花布、琉璃球、烟盒，还有那套花了八十法郎定做的西装；另外还有电影说明书、地铁车票、彩色明信片以及来往信件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满满一箱。我把它们一件件取出来看，然后又整整齐齐地放回原处，合上箱盖。放好后未隔多久，又想打开。翻来复去翻看，依然是那些旧物。尽管如此，仍愿往皮箱跟前凑。我觉得以这种办法来度过刮风下雨天，消磨无聊的闲暇或打发手无分文的半日时光，对我来说或许可以称作真正安全而又切当的乐趣。

三

翻看从巴黎带回的皮箱时，突然想起一件事。一般说来，酩酊大醉者总是辩解道："喂！我可一点没醉啊！"或者翻来复去嘟哝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发歇斯底里的女人是不承认自己正在发神经的，疯子总会坚持说自己很正常，正在发脾气的人，你若批评他发脾气，他则怒上加怒。简直令人左右为难。

现在回想起短暂的旅欧生活，确实感到自从离开日本又返回日本，如同中了狐狸和天狗① 的法术一般，弄得神魂颠倒，心境失常。

四

如今我复读旅欧时的信件，重温当时的一些想法，感到那时所想所写的几乎全是些愚蠢透顶的事，实在幼稚可笑。因此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很不可靠、难以信赖的人。当时简直象中了什么法术一样，终日惶惶不安。现在每当我读到留学期间的信件，便会羞得无地自容。

不过，如今我每次出去旅行，从出发那天起，就经常自我反省：情绪是否稳定？中了邪气没有？神志清醒与否？有

---

① 日本传说中的动物，能施法术。

没有忘乎所以？以及是否患了思乡病等等。当时自己回答说：没问题，完全正常。但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我这个人似乎一踏上船，心神就失去常态。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我不太习惯于出洋旅行，再说我留学前一直过着极为守旧的日本式生活，一旦这种生活发生突然变化，便引起上述失常状态。我平日总是不剃胡须，袖着两只手，一天到晚只知坐在四席半的居室里抱着火盆度日，连西服领带如何系法也不知道了。

一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今一下变成欧洲航路上的乘客，过起和洋人一样的生活，离开自己熟悉的一切，而被抛进一个遥远的世界，那儿只有天空和海洋，只有油漆、帆樯和马达声，到处是陌生人、外国话。因此，产生一些颠三倒四的反常情绪也不足为怪。但是陷入这种兴奋状态之后，就很难冷静下来。

出现这种情况的似乎并非我一个人。我觉得旅游在外者谁都或多或少带点这种倾向，可以说无一例外，都要染上某种歇斯底里症，陷入极其兴奋的状态，而且不易恢复。毫无疑问，我当时在巴黎和柏林的大街上行走时，也一定是处于邪气附体的兴奋之中。

这种兴奋也因人而异，有的表现为忧郁型，有的则表现为狂躁型。我似乎属于前者。

忧郁型的特点是：出奇地怀恋日本，动辄说日本是世界第一。而狂躁型则相反，以诅咒日本来宽慰自己。他们张口闭口西洋好，巴黎好。

自欧洲回国途中，船上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绅士为向洋人显示日本人的体面，早晨吃完香喷喷的一大碗咖喱饭之后，走到甲板上去拼命拉一根固定在甲板上的铁器，问他干什么，他神气活现地说是要把这船拽到天上去。听起来很荒唐，但我觉得与此相类似的心情，在我身上或者说所有人身上，多多少少都存在。因此，我很佩服那绅士的勇敢，一直站在一旁观看他的伟大表演。

那大船随着绅士的猛力牵引，似乎向上抬起一些，但随即又落下来了。

实际上是波涛从下边把船涌起的。我一直瞅着，而那船却始终没有被拉到天上。

五

我在巴黎时，同宿舍及附近一带住着相当多的日本画家和学绘画的学生。这些忧郁型和狂躁型的歇斯底里们，只要聚集在一起就干架。一方坚持说：得啦，法国有什么了不起的，无聊的地方！不象想象的那么好！另一方则回敬道：日本太贫穷了，我永远不想回那吝啬小气的地方，我就是两脚站在法国土地上也感到幸福！这样的唇枪舌战从未平息过，常常是互不相让，不欢而散。

结果，一方愤愤地骂道：向往巴黎的一帮日本家伙没一个好东西，要尽量避开这些人。另一方则借口日本人相互接触过多，必定影响语言长进，而且他们又是那么吝啬讨厌。

因此，也躲避对方。双方相互回避，不久也就疏远、冷淡起来。他们之间多半是一见面就吵架。

话说回来，他们如此厌弃、回避自己的同胞，是否自己就会成为一个落落大方的法国人呢？那是不可能的事。说不定他们比起在日本的朝鲜人穿着和服到处走还要滑稽可笑呢！当然，我是日本人，没有资格代替法国人发表看法。

那些在国外期间总是围绕日本好、巴黎好争吵不休的人，终归要返回日本的，他们回国之后是否会继续争论下去呢？当然不会。他们明白：当时双方的情绪都不够正常。口上虽不说，心里早已相互谅解了。我觉得这种情况恰如二人骑车相撞，一起倒地后，各自爬起拍拍身上的尘土，轻轻点个头，然后骑上自行车匆匆而去。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刚从西洋回国的人发表的感想和言论是最不可靠的。人们多半口出狂言，或者倾吐兴奋之语。兴许要静养一两年之后方可冷静下来。我就深深感到我是回国以后才逐渐了解了西洋的长处的。

我想今后再有旅欧机会，我一定要以彻底清醒的头脑，从容不迫地咀嚼消化外国的东西。不过我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做到这一点。从我的性格来说，即便短暂的旅行，我也无法定下心来从事创作。因此，说不定仍会立即被邪魔缠身，"天狗"的把戏是很可怕的。

不过，人们常常会心甘情愿地被某种法术迷住。处于中邪的兴奋状态，便不会感到那么寂寞，甚至挺舒服。我

近来就很希望被什么东西迷住。

六

既然从皮箱问题莫名奇妙地扯起旅欧旧事，就顺便再补充几笔。

有一年冬天，我在柏林居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正值欧战之后，马克开始贬值。当时的日本人不知哪来的好运，都成了阔大爷。我们这些混迹于阔人之间的穷书生也乘机变成了小财主，于是我和朋友也居然自不量力地商量要作一套西装。

房东的姑娘挺痛快地把我们领到一家有交情的西服店。该店地址在莫兹斯特拉塞大街。

讲定两周做好。两周后我一个人去取衣服，谁知怎么也找不到这条大街，我累得精疲力尽，只好叫了辆拉脚马车，我告诉驭手去莫兹斯特拉塞55号，驭手呀呀地表示明白，随即驱车向对面横穿过去，刚一过街他立即勒马停车，并叫道："到了，就是这儿！"仔细一瞧果然是个西服店。墙上写着"莫兹斯特拉塞55号"，再看玻璃门内，晃动着店主人长满白发的头影，于是我分文不少地向驭手付了车费。

周祥岺译

山 狸 汤

佐藤垢石

一

有这样一句俗话："三上熊野，七拜伊势"①。我今夏六月和八月为垂钓香鱼，曾两游流经南纪新宫后身和瀞八丁下游的熊野川。为了钓到秋天产卵的香鱼，我决意再次游钓熊野川，以结束今年的垂钓活动。不料正在这时，刮起了无情的台风，造成山洪暴发，河底被冲。于是我的三上熊野只好告吹了。

我二去熊野的归途，仍旧沿着六月回来时的路线，从新宫市到木本，由此乘坐三个小时的国营汽车越过十余里长的矢川岭，直下尾鹫。这矢川岭在何处呢？在纪伊、伊势和大和的疆界上有座大台原山，以此山为主峰组成的台高山

① 此处的熊野和伊势均为香火圣地。这句话来自民谣，意思是求神拜佛的次数多多益善。

脉逶迤南行又形成了高峰山。矢川岭就在这座高峰山的肩部，海拔在八百米以上，其下端濒临熊野海滩。因此，那是座坎坷难行的高岭。

据说以大台原为中心的深山老林自古以来就是野猪的产地，野猪肉味之香居于全国之冠。其次要算是伊豆的天城山、丹波的云之畑以及日向雾岛山的野猪了。纪州的野猪肉所以最香，据说是因为那儿有丰富的橡树林。楢树结的橡实最大，其次是们树，再次是樫树。野猪最爱吃橡实。因此这些贪吃橡实的家伙以肉味鲜美而为人们所珍视。

当时已近八月底，虽说是南国，从车窗看去，岭上诸山已现出秋意，覆盖山坡的绿被已过了郁郁葱葱、光彩夺目的盛期。途中休息时，我坐在岭上茶馆的长凳上，一边啃着梨子入迷地眺望着四周的景色，一边悠然自得地想象着橡实黄熟、野猪变肥的季节即将到来的情景。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件大事。我下了矢川岭，在尾鹫车站上火车时买了一份《大阪新闻》，在产业栏目内有一条消息说：最近理化研究所发明了以橡实提炼日本酒的方法，现在正委托全国各县农会大力收购橡果。文章结尾还说：据和歌山县农会称，该县已接受了理化研究所的委托，将在晚秋时节发动全县学童深入山林大采橡实。准确数字尚难预计，据粗略计算全县可采集两三万石。

人们从来就把橡实视为山野的废物，只可作俳句家讽吟的素材。如今这项发明似乎使它同我们的生活建立起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这些嗜酒如命、喜欢漂泊之徒，

应当高喊万岁了。

可是且慢，我读完这篇报道，不免产生了一缕忧思。我担心野猪的命运。到了橡果成熟的季节，小学生大举出动，遍山采集，野猪群马上就会陷入断粮的绝境。

由此可以设想，今冬狩猎期，野猪必将瘦成皮包骨头。恐怕连最善于调节物价的政府诸公，也将在确定野猪肉的牌价时搞得一筹莫展吧！

二

继野猪之后遭遇不幸的将是山狸。因为山狸公也是以橡果为食维持生命的。它们恐怕还不知道人类世界将开始酿造橡果酒呢！山狸的命运也颇为令人不安。

我的故乡上州是远近闻名的山狸产地。这个事实并非来自馆林市的茂林寺有关“文福茶锅”① 的传说，而是以前桥市一毛町的坂本皮毛商店所经手的数字为根据的。据坂本商店说，近两三百年来，近处自秩父山至甲州路，东至出羽奥州，北达越中越后；远处则从飞驿群山至中国②一带，广泛进行着交易，猎户携带熊、鹿、狸、狐、羚羊、猿、山猫及豺狼等皮毛，千里迢迢来到前桥出售，而进入明治时代后，

① 传说的大意是茂林寺有个老僧叫守鹤，他使用的煎茶锅煎出的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原来他是山狸变成的精灵，后为人识破，被逐出寺外。

② 指本州西部地方，包括冈山、广岛、山口等县。

他们则把这些货物运至神户的商务馆以便输往国外。而每年贩运山狸皮最多的猎户均来自利根腹地的上越国境，因此，我才敢说上州是有名的山狸产地。我曾去过坂本商店的仓库，那儿的狸皮确实堆积如山。

我故乡的村庄座落在利根川的悬崖之上。紧靠悬崖的杂树林中，直到我幼年时期仍然栖息着数量可观的山狸。据说那是天明三年①，横跨信州和上州的浅间火山爆发，喷涌的岩浆一直流到利根川下游，我们村附近化为一片乱石地。自那以后，在这岩浆荒滩上长出了茂密的楢、杤、毛栗等杂树，最后变成一片树林。于是山狸不知从何而来，开始在此地栖息繁衍。

村中传说的七藏爷，据说是山狸的好朋友。我童年时到利根川畔采摘初春的虎杖草嫩牙，曾发现悬崖脚下朝阳地方到处是狸粪。有时还看到五、六只小山狸在洞口扭打嬉戏。到了晚秋，它们每晚从树林来到我家那枯草茫茫的大宅院玩耍。因为院内有很多樫树，一到秋天，就从树上落下小橡实。山狸每次来时都要发出叫声。

吃罢晚饭上床休息时，山狸的细弱叫声便逐渐接近院子周围。我当时年幼，一听到这叫声，就吓得要死，紧紧抱住奶奶的双膝，然后躺在被窝里听奶奶讲述山狸骗人的故事。那梆梆山的老爷爷上了山狸婆的当，竟喝下被害的老伴儿的肉汤。我听后觉得山狸这种动物竟有如此厉害的妖

---

① 即一七八三年。

术，心里十分佩服。

那么今后会怎么样呢？楢树的大橡果不消说，假如连槿树的小橡果也变成酿造日本酒的原料，那么故乡的山狸将如何应付这场食物危机呢？

三

这个情况暂且不说，我在奶奶被窝里听到那段童话故事之后，便对狸肉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中国的南方城市广州有一个菜叫“三蛇会”，即把活的蝮蛇、波布蛇以及眼镜蛇这三种毒蛇的皮先剥掉，再把肉削下来，拍得又软又细，然后投进挂在鼎上的锅中。锅里菜汤滚沸，三种蛇则相互以毒制毒；其肉甘腻肥美，脍炙人口，无与伦比。再配上中国芹菜和菊花，接着放入粘糕和狸肉，而后食之。

广州的“三蛇会”相当于日本的火锅，兴许称作蛇肉火锅或者狸肉火锅更为妥当些。由此可知，狸肉在中国的典型菜肴中担当着主要的角色。据《本草纲目》记载：狸肉可强健肺腑，滋补脾胃；毛皮可制作轻裘；骨骼能祛风驱寒。还说山狸到了冬季，体型丰肥，居山珍之冠。因此，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垂涎山狸汤者绝非我一人！

可是前些年的一个冬夜，传说虎门某菜馆举办狸汤品尝会。我心想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便迫不及待地跑去参加。莅会者有城中屈指可数的餐馆老板、酒吧间女掌柜、吃喝行家、厨师工会干部等，个个都是对自己的口舌味觉怀

着充分自信的人。每人面前摆好汤碗之后，主办人先是起身致意，继而没完没了地卖弄起他那有关狸肉鲜美的渊博知识来了。

其实，他那丰富知识与我是无关紧要的，我一心希望快点吃上狸肉，品尝美味的狸汤。然而久等不来，端上桌的尽是普通宴席菜肴，心想说不定上了他们的当。就在这时，主办人宣布：现在给诸位上狸肉汤。

等了片刻，端来了带金线的黑漆碗。碗中盛着经过过滤的信州黄酱汤。我冒失地用筷头在碗里搅合了几下。汤中加进很多切成方块的红薯丁作配菜。狸肉在哪儿呢？我依然聚精会神地搅合汤水，仍未能发现。尽管如此，我没有灰心，继续搜寻。结果自碗底浮起两根半寸长、挖耳勺粗细的肉条。我猜想这大概就是今晚最叫座的美味了。于是用筷夹起送入口中，并用臼齿和舌尖部咀嚼玩味，可是如同嚼蜡，毫无味道。这就象作汤汁时，经过长时间煮熬的鸡骨上附带的零星肉渣，甚至比这肉渣还乏味。简直象咀嚼不小心混杂在汤水中的木屑。我弄不清这是否就是狸肉，如果是的话，为消除臊气竟如此煮熬，将代表狸肉特征的土腥味完全煮掉，岂不和普通汤汁毫无区别吗？

终于上了个大当。不过，想到对方既然是个真正潇洒飘逸、具有魅力的山狸，便觉得没有必要再生气了。宽永三年（一六二四年）出版的一部食物禁忌中说：凡食狸、狼、羚羊肉者必带五日腥。而我今晚并未痛食狸肉，只吃了比绯鱼渣还无味的小肉丝，因此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小。我以

此自慰，没有发泄不满便回到了家里。

打那以后，很久不曾提起山狸汤的事。可是最近因橡果问题联想到山狸的命运，并由此引起我多此一举的关心。正巧此时，一位朋友来访，他提议近期举行一次狸肉品尝会。

我回答说：山狸汤我可不敢领教，并讲了前几年在虎门餐馆上当的故事。这位朋友则说："这回可不是那种冒牌货，是名副其实的山狸。"又说，就在两三天前接到家乡来信，信中提到老家岩代国的荒村很盛行人工养狸，县农会也大加奖励。农民看到能赚钱，便家家户户饲养。但是好景不长，近一两年由于时局变化，皮毛销路突然中断。加之饲料上涨，人们已无法让山狸活下去，不得不把它处理掉。毛皮只好听天由命，可是狸肉在当前能否找到销路？听说东京现在流行代用食品，山狸可否列入其中？假如山狸能成为一种代用食品的话，山狸先生也由于时势变化而能乘上公共汽车了。如果能让平日以神通广大自居，以豪言壮语骗人的山狸公也获得聊为国家报效的机会，我们将不胜荣幸……

于是我那位朋友热情鼓动说："假如我们几人经过品尝认为可吃，那就趁此机会向世人推荐。"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道理。

四

我回答朋友的建议时，使用了"有点"这个字眼，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前些时候吃狐肉出过大洋相。

初冬的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银座大街上走路。突然迎面过来一个有闲阶级的贵妇人，她颈上缠着一条相当高级的银狐毛皮，悠然自得地走着。她的容貌固然很动人，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她脖子上的银狐皮。那是西欧国王们即位时装饰在身上的织满银丝的黑貂般的狐皮。贵妇人走过去之后，一个朋友回头瞧着她的背影，深有感慨地说道："一张银狐皮价值千元，那银狐肉恐怕也一定是绝顶美味的啦！"

其他几个人也同意这个朋友的主观想象。于是他们同我商量能否弄到狐肉。我也一下拿不出主意。不过，略经思考，我想起前年去浅间山北麓六里原钓鳟鱼时，曾麻烦过那儿的养狐场主人。养狐场饲养了数百只银狐，而且主人对人非常亲切。

冬初正是剥狐皮的季节。我估计他会多少送一点狐肉的，就立即给浅间山北麓去信。信中说：银狐既然给人类留下价值千元的毛皮，想必它的肉也一定非常鲜美吧！

六里原养狐场接到我的请求，竟寄来两只用草席捆包的大银狐，每只足有七斤半以上。要是带毛的整狐就太漂亮了，可惜是剥了皮的。于是十几个朋友相聚一堂，将肉切

碎，分放在薄竹皮上，每份约七、八两重，各自拿回家去。

为什么没有聚会品尝呢？因为经过商量一致认为拿回家自炊自食可以按照各人的不同爱好，充分玩味狐肉的鲜美。可是那晚凑巧我又去参加另一个聚会，由于喝得醉醺醺的，不慎将竹皮包丢在了什么地方。

我感到十分遗憾，但已无可挽回了。心想只好通过朋友们的品尝来想象狐肉的风味了。两三天后，我们几个朋友又会在一处，结果糟糕得很。一个朋友说他拿回家后按照太太的主意采取作熏鸡的办法，用铁签将狐肉串起来，放在炭炉上熏烤，不料脂肪被烤焦，浓烟弥漫，一种异样的气味充斥室内，令人无法呆下去，妻子和孩子抢先逃到室外，接着他自己也跑到院里。这位朋友对我大加责难，埋怨说让他吃了这种怪玩艺儿，仿佛责任全在我似的。

另一个朋友觉得自家独食美味会不得好报，就把三、四个亲戚请来家中作涮狐肉吃。可是狐肉上桌后，亲戚们只是一味夸赞狐肉是一品难得的上好佳肴，然而却无人动筷。他颇感奇怪，就先下手夹了块肉，谁知刚填入口中即觉五脏六腑充满腥臭之气，马上呕吐出来。

还有一个朋友报告说：他把狐肉拿到菜馆让厨师以各种花样进行烹饪，可是怎样做也做不出可食的菜肴。不仅如此，还给菜馆惹了祸，将各个房间搞得臊气满屋，把顾客熏得好苦，为此遭到老板的责难。其他朋友传来的消息也都不佳。独有我实在幸运，丢了狐肉包，免吃苦头。

五

据《事物异名考》记载：狐是淫妇紫姑投胎的兽类，因此不能成为人类的食物。然而同会妖术，山狸却不玩弄充满恶意的变幻。它带几分傻气，人类喜欢它那大大咧咧的性情。因此，朋友们认为山狸肉大可作为食物来享用的。

于是我把前两天寄自岩代会津深山中的一只山狸提进锯木街一家烹饪馆。听说这儿的老板是通晓烹饪秘诀的行家。

除几个酒友之外，还请了饮食行家和在东京被誉为有代表性的名厨师，共四、五人，齐集一堂，品尝狸公的味道。第一道菜是肉丸子，据说是把狸肉剁碎，团成圆形，再调以胡椒面和其它佐料，软火油炸而成。味道不错，没有腥臭之气。

第二道菜是把狸肉切成块块用油炒，然后浇以番茄酱。这菜也别有风味。然后是铁扒狸肉，硬得无法咀嚼。还作了炸狸排，也硬得咬不动。接着端上一碗狸肉为原料配以红白萝卜及青大豆的清羹。作法很费工夫，但腥气太大，只好敬而远之。

另一道菜是先用沸水把狸肉片猛烫一下，然后浇上调味汁和醋等，再配上番茄汁和马铃薯，一起搅拌而成，也带腥气，并且难以咀嚼。最后端来的是狸肉酱汤。在八丁[1]

---

① 本州爱知县冈崎市特产的黄酱。

酱汤中先放入充足的佐料，而后把切成小方块的狸肉放进去，味道不错。和前几年在虎门吃的狸汤不同，汤中狸肉带点类似野兔的轻微土腥气，这种味道倒刺激了我的食欲。

上述几品菜肴中，我最爱吃的是狸肉丸子。它很象中国的烤獾肉。其次是酱汤，即狸肉汤。十几年前，我曾从猎人手中买过一只野猴，它原来生活在开花岭深处的武尊山悬崖上。我把这猴的嘴唇和豆酱放在一起煮汤吃，略带土腥气和酸味，觉得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妖魔之气。这次品尝的狸肉豆酱汤，同那次猴唇汤的味道不相上下，使我甚感快慰。

这次狸肉吃得满香，主要原因是有一流厨师掌勺，烹调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如果让一个外行来掌勺，恐怕结果会和银狐肉一样，做成无法享用的珍品，从而使品尝专家们大失所望。

那天晚上，大家最后证实：山狸肉不适于作大众化的代食品。山狸公因而失去了乘公共汽车的机会。但是我希望当前至少要使山狸面临的粮荒得到妥善解决！

周祥岑译

日本的庭园

室生犀星

纯日本美的最高表现是日本的庭园。远州、梦窗①等人均为日本庭园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庭园中埋下自己的智慧和学问，并以泥土覆盖其上，以求无闻。那些既非专家又无盛名的市井园工呕心沥血建起的庭园中，也埋藏着知识和学问。

造园和陶器、纺织、绘画、雕刻之间存在联系已无须赘言，它和烹调、树龄、茶叶及香道②等也有联系。作为造园人不能不注意到所有这些联系都埋伏于他们企图通过的捷径上。结果，他们在精神修养方面也要下决心使自己具有人类的最高敏感性、最优秀品质以及高雅情趣。我觉得造园人未完成自身建设是不可染指庭园的，未达到把庭园当

① 远州本名小堀政一（1579—1647），曾任远江守，江户前期造园专家；梦窗名疏石（1276—1351），南北朝时代临济宗僧人，精于造园艺术。

② 日本古时燃烧各种香木欣赏味道，评定优劣的一种艺术。

作女孩游戏用的沙袋儿置于掌中信手把玩、随意赋形之前，至少要把普通人应学的一切学完，方可深入园中。造园人既需钢铁般的意志，又要有诗人那种看见一枝花也能为之动心的多情善感，至于对庭园作最后润色阶段，即十人搬运的巨石要用一根手指来点动正位的时候，也需怀着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奋力为之。只要深入园中，没有一件事是轻易可成的。在此领域中，最忌讳说："可以了吧！""差不多啦！"他们一旦前进，就决不会后退。造园人的结局多半是倾家荡产，困居陋室。

观赏庭园，选好时间是很重要的。有的庭园一清早看起来美，也有的在下午阳光斜射时显得华丽多彩。因此，观园时要向庭园主人请教何时为佳。如果造次而来，来即求观，那是缺乏教养的表现。这同人家正伏案读书，你不宣而入，并且长坐不走是一样的。多数庭园，上午观看则以十点前为好，因为此时阳光作斜线移动；下午，只要避开太阳直射的一至三点钟，到了红阳夕照时分，不论哪类庭园都很美丽。因此，在这两段时间里观赏庭园，可以说是恰当其时，不会有失礼仪的。

若是夕阳西下、黄昏降临前一个小时左右，观赏暮色中的庭园，则不受春夏秋冬限制，时间效果最好。

观看红日西沉、夜幕四合的庭园，以及最后瞧一眼庭园隐没于夜色中的情景，实际是捕捉庭园所持有的精神。然而，这神秘莫测之处，恐怕唯有庭园主人能经常瞥见，他人

是无法看到的。当夜深人静，庭园宛如美女梳妆打扮、行将就寝时，园中一切完全融为一体，出现美的一瞬。此刻，花、石、木都将分别同观者的心联系在一起，观赏者如果有所感怀，或者思考人间大事，花、石、木都会为之增美益辉。假如有人瞅着庭园思索有关建筑、造园、知识、睿智以及学问等方面的问题，他会发觉庭园温情地帮助他找到运用知识学问、聪明才智的路子。据说泷田樗荫先生就曾靠在背椅上，凝望庭园，开动脑筋，物色到为其杂志撰文的作家和评论家。不仅如此，建筑家和有志于事业的人，也有时凝望庭园，筹划工作的吧。战国时代①，主将们为了运筹明日的战斗，曾是多么需要庭园的宁静啊！

我近来觉得，庭园中既不需树木，又不要石块之类。单有篱笆即可，光看篱笆，其它就看泥土或踏脚石，或青苔；树木要尽量减少，石头也要尽可能省去。何故如此？因为篱笆在庭园中最先映入眼帘，而且，不论从前边、后边，还是客厅都看得见。我想若有整齐美观的篱笆墙，光看此墙就足矣！至于狭小市井庭园，我更期望只要能瞧见篱墙就可以了。龙安寺②四周以瓦顶墙环抱石庭③，是因为如无此墙则有使石庭失去完整、紧凑之感。市井小庭园如依照四时

① 指一四六七年“应仁之乱”以后至一五六八年织田信长开始统一天下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

②③ 龙安寺是日本京都有名的古代庭园之一，创建于一四五〇年。整个庭园未植草木，只以白沙铺地，布置了大小十五块形状各异的石头，故又称“石庭”。

节气，把各种盛开的花木作成植物篱笆，那么单看这种篱墙也满好看的。那种纷然杂植的狭小院落，极易令人联想生活上的懒散。庭园是日本礼仪服饰的表现，即使在贫穷狭窄的庭园中也有日本肌体的存在。建造庭园并非奢侈浪费，如果说我们从茶室的陈设能直接了解父母的活生生的历史，我们能亲身感受到骨肉之情的话，那么庭园中哪怕一块山石，一棵凤仙花，也能告诉我们家庭历史的。

多少讲究一点的庭园，只要看见瓦顶墙就满好，瞧着瓦与土的墙，能破除人们在造园中的贪多喜杂的成见，但是如果到达这一步，便意味着此人临近寿终之年了。一个人，一生中总是营造华美的庭园，后来又整日观赏瓦与土，而对山石、灯笼①及花木之类不再注目，这种人方可称为独立的造园师。假如有这样的人——他不拥有什么院落，从来都在头脑中建造庭园，那么说不定此人最终只观赏篱墙与泥土就十分心满意足了。那些遍观天下名园的人自然是什么也不需要的！

旅行当中，我在深山的小路上发现一株幼树，枝头结了五、六颗毛栗。我觉得结栗的枝条很美，于是盼望它快些长大，打算回东京那天把它带回去。我每天清晨散步，路过小

① 原为僧房、寺庙的照明用具，以石、竹、木等为框，糊以纸、纱等。现主要用于装饰庭园。

树旁时，总要瞅上几眼。本来毫无用场的青毛栗竟逐日肥实，仿佛躲在枝条之间悄声诉说爱情的姑娘，眼看那果实丰满起来。

一天清晨，我觉得应该把栗枝剪回来，就带着剪刀去了。可是到那儿一看，毛栗一个不剩，被揪得精光。看样子是小孩干的，起初以为看错枝条，满树寻找，结果还是那一枝。我茫然若失，站在渺无人烟的深山中，咬着嘴唇，怨悔不已。

周祥仑译

梦殿的救世观音①

广津和郎

“咱们下一个去参观梦殿吧！”

我这么一说，中村岳陵先生摇首阻拦道：

“去梦殿？……恐怕不成吧！”

他的意思是梦殿方面不会答应我们观看救世观音的。

当时中村先生正领着我们参观法隆寺的金堂②。他这天穿着一条战时常见的灯笼裤。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却很快就亲切地交谈起来。在荧光灯的柔美光线中，画家们正在聚精会神地临摹壁画，我们唯恐妨碍了他们，只是轻轻地探身瞧了瞧临摹情况。完成这种工作是需要巨大毅力的。

---

① 梦殿在法隆寺东院，呈八角圆形，建立于公元七三九年。传说圣德太子(574—622)在世时，作三经义疏，梦金人来解疑，因而得名。梦殿内珍藏着日本飞鸟时代雕刻的救世观音涂金木像，现被指定为国宝，限定每年春秋两季开放数日，供人观览。

② 法隆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是圣德宗总寺院。传说建于公元六〇七年。院内有金堂、五重塔、梦殿等古迹。此处金堂指法隆寺正殿而言。

可以说这是现代社会中一桩困难的事业。它需要持续不断的热情和虔敬的态度。

我曾多次来过金堂，但从未见过被灯光照得如此光彩夺目的壁画。金堂问世已阅千年，而它的壁画浮现在这么柔美明亮的光线中，恐怕还是第一次。

日本佛像中，四大天王的雕像是罕见的带有外国情调的形象。我正在逐个观看的时候，中村先生再次走近我身边，微笑着说道：

“有的学者竟武断地说这些雕像的雕工稚拙！……可是我以为不然，象这样神采奕奕、雄健有力的雕刻实在是难得……”

他还告诉我：他整天呆在金堂里，所以已经多少懂得一些艺术了。他那谦逊的话语中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喜悦。他说道：

“这金堂里，不光一幅幅壁画工巧出众，所有佛像也尊尊镂刻精美。我在此工作非常愉快！”

中村先生今天反复向我强调：金堂诸像中，四大天王的雕刻尤为精巧。我也头一次在这明亮的灯光中发现了他们的雄劲健美。因此，我才逐个仔细观赏。

“参观梦殿，按规定必须事先联系，取得同意，而我们却临时提出要求，人家岂能答应！”我听到有人这么悄声嘀咕着。看来今天很可能不出中村先生所料，难以如愿了。

听说久米君和增田君已经去负责人处交涉，我们须在

此等候结果。我半路插进这个参观行列，所以他们事前如何联系的，我一无所知。因此，心想既然不能参观，只好作罢，看了这金堂我已经相当满意了。

不大工夫，两个人回来说：经交涉他们很痛快地同意了。我马上告诉中村先生说：

"已联系妥当，能够参观梦殿了！"

"是吗？这太好了。您一定要去看看！"

他就象对待自己的事一样，眼睛闪出光芒，为我而高兴。他又补充道：

"那可是举世无双的！……简直高深莫测！"

我耳畔回响着他那"举世无双"和"高深莫测"等字句，走出了金堂。

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和尚，拖着磨损得很厉害的草履，随随便便地拿着钥匙，带领我们向梦殿走去。

"你看了会吃惊的……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呀！"

和我并行的森君独自边笑边嘀咕。听起来象是讽刺的说法，其意思是说：也许出乎大家的预料，看后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也可能有自己的看法，真的认为"不过如此而已"。

森君是京都研究美术的专家，从前有过一面之交，不过我这次才得知，他曾是小岛政二郎君的学生。无怪乎小岛君打去年就答应要请这位森君陪同大家参观京都、奈良的美术作品。

本来这次来奈良旅行是文艺春秋社为招待参加后方运

动[1]的讲演者们而举办的。小岛君却想借此机会实现以前的许诺，特地从京都把森君请来。因此组织参观美术，只是大批来旅游者当中一小部分人的计划。——我是应文艺春秋社之请，糊里糊涂来到奈良的，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便立即参加进来。

年轻和尚不声不响地带我们来到梦殿。殿外回廊上有几个普通参观者在走动。

和尚用钥匙打开殿堂里层的方格门，把我们引进堂内。然后他只是把方格门关好，而没有上锁。

在打开观音的佛龛之前，和尚先焚香念经。这仪式虽然简略，却使我们的心境沉静下来，为观看即将开帐现身的菩萨作好了精神准备。

当佛龛轻轻开帐时，我似乎理解了森君讲的“没什么了不起”那句话的含义。的确，最初的一瞥平平淡淡，令人有点失望。但是当你凝神仰视的时候，她便开始向你显现她那非凡的美丽。固然那身姿、手形都很美，而她那两颊更具魅力——似有似无的微笑，难以捉摸的表情，稍不经心就会忽略过去，注目良久，才会发现那复杂的表情里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轻轻地进入观者心中，并逐渐地扩展开来。这不是以崇高二字就能简单表达的内容，这是更为有血有肉、具有人性的东西。她仿佛是一个泰然自若地行走在我们身旁

---

①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强令国民以各种形式开展所谓声援前线的后方运动。作者当时属于反战作家。

的女性，又好象在马路上就要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一个行人，她身上甚至蕴含着平易近人的因素。然而当我们发现她那平易近人的一面，将要同她无拘无束地亲近时，她又向我们投以淡淡的微笑，表现出超凡脱俗的高雅气质，仿佛就要高高地、无止境地升向空中，步入云端似的。

那表情是宽广浩大的象征。她那雍容大度足以包容天地！——假如我们以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这观音的可贵之处，可以说她已不是单纯的保持处女童贞的女性。以她和中宫寺[①]本尊菩萨思惟像相比，给人的感觉是她所象征的内容比起后者远为复杂深刻，可以说她是清浊皆知。她历尽人间的苦与甜，恐怕在品格上也有过几次过失，在青春年华时期，较之一般人备尝苦恼的折磨。她既有过过失，又有过苦恼的回忆，她的心地却仍然那么高雅、纯洁、透明，她仍然能够高高地升上云端！因此，我不能不为之而惊叹。

我觉得她是以自己的微笑谅解人们的过失与烦恼，并且似乎能给人以亲切的搭救。我不明白为什么仅仅一具佛像雕刻竟能反映如此复杂的世界，表现出以沉静的微笑来谅解一切的宽容大度？我不能不以惊异的目光仰望这一杰作。

岳陵先生在金堂所说的“举世无双、高深莫测”，恐怕正是指的这一情景吧！

---

① 又名中宫尼所、斑鸠尼寺。公元六〇七年建立，位于奈良县法隆寺东院。

欧洲的名画《蒙娜·丽莎》①的神秘的笑，我只见过复制的照片，但是我以为梦殿观音那副神秘的笑远比《蒙娜·丽莎》更复杂、更不可思议。

在一段时间里，我仿佛被梦殿的菩萨迷住，第二天走在大阪的街道上，脑海中仍然浮动着她的形象，当我想起她那在现实世界的普通人特征时，我竟下意识地觉得在百货店迎面走过的妇女中仿佛也有梦殿观音的身影。可是当我从这种心境中猛然清醒过来时，浮动于脑际的观音却不在眼前，她已高高地飞升到我们无法够到的地方了。

我迄今见过许多优秀的佛像作品。每幅作品都以其独特的美妙、端庄、高雅、矫健，留在我心中。然而我总觉得梦殿的观音居于那些优秀佛像的最上位，同梦殿观音像相比，其他雕像所表达的不过是相对的、局部的内容而已。

参观梦殿观音像时，我还遇见了另一个喜人的情景。我想在此补叙几笔不无裨益。

前边已说过，那个年轻和尚把我们引进梦殿后将方格门关好，却没有上锁，先前就在殿外回廊走动的几个普通参观者，看到我们已进殿，便自己推开没上锁的门，跟在我们后边一拥而入。见到此情景，年轻和尚丝毫没有表示责备之意。

---

① 意大利艺术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达·芬奇的绘画，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艺术作品之一。

梦殿观音属于不公开展出的秘佛，据说不经特别批准绝对不允许参观。因此，我想象年轻和尚对那伙人定会加以制止。然而，出我意料，他采取了视而不见，默然许之的态度。他大概觉得既然已打开佛龛让前边人参观，那么凡在场的人就不是无缘分者。我相信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只是在看到他们大吵大嚷闯进来，可能妨碍我们参观时，他才轻声说道：

“等这些客人参观之后，再请诸位观看吧！”

现在东京等城市，人心涣散，冷漠无情，而且恣意相互攻讦，动辄骂架斗殴。我们对这种社会风气早已司空见惯。因此，当看到上述情景时，仿佛饮下一杯清凉剂，顿觉心神爽快。年轻和尚虽然寡言少语，不动声色，没有笑容，他的心地却是那么善良。我仿佛觉得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懂得人间礼貌的人了。

尤其当我们参观结束，后来的人也看完时，年轻和尚说了声“参观到此结束”，正要动手关闭佛龛时，一对乡下人模样的中年夫妇拉着一位老太太小跑着进来。听到脚步声，年轻和尚放下手，等待三人走近，并且看清他们参观完毕，才轻轻地关上龛门。

周祥仑译

东京小品

芥川龙之介

小手镜

我独自闷在书房中，懒散地消磨着年初① 的寂寥时光。书房里杂乱无章地摆满书籍。我一会翻开书本看看，一会敷衍上一篇文章，对此也感到厌倦时，就胡诌几首俳句。总而言之，我如同盛世逸民，逍遥度日。一天，一位久未来访的邻家太太领着孩子来拜年，顺便闲坐。这位太太老早以前就把“我要永远年轻”这句话挂在嘴上。所以尽管她带来的女孩已经五岁，她却仍然保持着姑娘时代的美貌。

那天，我书房里插了一枝梅，于是我们闲聊起梅花来。可是名叫千枝的小姑娘却一直微低着脸，翻动着白眼珠观看书房中的镜框、挂轴，无聊地呆坐一旁。

过一会，我觉得小千枝怪可怜，就对太太说：“你到那屋

① 按日本人习惯专指正月初一至初七，门上装饰松枝的期间。

和我妈聊会儿吧！”心想妈妈定有本事一边和太太聊天儿，一边逗小孩高兴。这时，太太却从怀中取出一面小镜递给千枝，并说道：“这孩子，只要给个小镜，就决不会感到寂寞的！”

我问为什么？她解释说：她丈夫在逗子① 的别墅养病时，她带领千枝乘火车往返于东京和逗子之间，每周要去两三次。千枝一坐进火车就烦得要命。由于闲得实在无聊，就拼命淘气。譬如有一次她缠住邻座一位老爷爷问道：“您会说法国话吗？”尽问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于是太太想出各种办法逗引小姑娘高兴。一会给本小人书，一会给一个口琴。最终太太发现：只要给她一个小手镜，一路上就乖乖地坐着不动。千枝对着小镜，时而涂抹脸上的白粉，时而拢一拢头发，或者故意皱皱眉头。她以镜中的自己为伴，玩个没完没了。

太太讲完小镜的来龙去脉之后，补充道：“到底是孩子呀！只要照照镜子就能忘掉一切！”

我听了这话，刹那间，想出一个小小的坏主意，我突然笑着讥讽道：

“您不也是只要照起镜子来，就能忘掉一切吗？您和小千枝的不同仅仅在于：一个觉得坐在火车中没意思，一个感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无聊罢了！”

---

① 地名，位于日本神奈川县镰仓和叶山之间，避暑、疗养胜地。

鞋　牌

这也是年初发生的事。一个叫H的年轻美国人来我家闲坐。他突然从衣袋中掏出一枚存鞋用的号码牌，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那崭新的木牌还散发着木头香味，上边用毛笔写着"雪十七号"几个拙劣的粗画字。不知为什么，我一看到这种字体，就想起两国桥①一带摆在米酒铺的红色货捆。对那"雪十七号"的来历，不用说，我是一无所知的。我注视着对方那变化多端的表情，对他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发问，只简单回答说："不知道！"于是H的目光从夹鼻眼镜后边神秘一闪，突然嗤嗤笑起来，他说道：

"告诉你吧，这是某艺妓留下的纪念品哪！"

"哈哈！若是纪念品，你可收到了一件莫名其妙的玩艺儿！"

桌上已经摆好过年的饭菜，我和H相对而坐。H轻轻皱起眉头，将嘴凑到酒杯缘上喝下一口屠苏，然后手端汤碗，娓娓动听地讲起鞋牌的来历——

据H说，他任教的学校昨天在赤坂某饭店举行新年庆祝会。来日本不久的H尚未学会在艺妓面前讨欢心的本领，他只知把端上的菜肴大口大口地吃光，把斟满酒的杯子一杯又一杯地喝干。这时，在场的十来个艺妓中，有一个始终

① 架设在隅田川上的大铁桥。位于东京都中央区和墨田区之间。

向他暗送秋波。在H看来日本女人除了踝骨以下的部分，其他所有地方都是美的，所以这个艺妓在他眼里，不用说也一定是个美人。于是H也在狼吞虎咽之余，不时朝这女人偷看几眼。

谁知日本酒对这个不通日语的H也毫不客气地发生了作用。大约吃喝了个把钟头，H已经酩酊大醉。最后，他简直无法在席位上忍受下去，于是踉踉跄跄挪动着两脚，悄声来到拉窗外边。窗外是幽静的庭园，园中点着石灯笼，竹木在一片寂静中被照出浓密的阴影。醉眼蒙胧的H瞅着这番景色，完全沉浸于纯粹日本情调的美好心境中了。然而，这种日本美给他的异国情趣带来的满足，只是出现在一瞬间。何以见得呢？因为他刚跨步到走廊时，一个跟在后边，拖着长裙的艺妓，突然抱住他的颈项，然后麻利地在他那满是酒腥味的唇上飞了一吻。不用说，这是刚才向他频传秋波的那个艺妓。他乐得神魂颠倒，两只胳臂把艺妓紧紧搂住。

到此为止，事情发展颇为理想，遗憾的是在他拥抱艺妓的同时，胃里突然向上翻腾，随即对着走廊令人作呕地吐了起来。不过就在这一瞬间，他的鼓膜捕捉到一连串婉转娇嫩的声音："请您记住，我叫X子！下次单身光临时叫我吧！"与此同时，他就象聆听到仙乐声的圣教徒，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

H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才清醒过来。当发现自己裹着厚厚的缎被躺在饭店的一个房间时，他觉得这一切仿佛是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不过，吻过他的艺妓的形象却历

历浮现在目前。他想若是今晚还来这里，点名要那个艺妓的话，她一定会不顾一切跑到自己身边来。他这么想着，从被窝里猛力地一跃而起。可是给酒劲儿冲昏了的头脑，怎么也想不起艺妓的名字。他虽然踏上日本国土时日尚浅，但是连名字也叫不出的艺妓是无法点名要的，这一点他还是知道的。他仍旧坐在床上，连穿衣服的气力也没有，只是惘然若失地翻来复去瞧着他那长胳臂和长腿。

"于是我就拿了一枚当晚存鞋的木牌。别看是个存鞋牌，这也是那个艺妓的纪念品哪！"

H说完后放下了汤碗，脸上现出同这大好正月极不相称的凄凉表情，并且装模作样地把夹鼻眼镜正了一下。

秋夜的漱石山房

夜晚的街道冷飕飕，我沿着狭窄缓慢的坡路向上走去，一会来到木板顶的破旧门楼前。门上虽然亮着电灯，却连挂在门柱上的门牌也几乎无法辨认。走进大门，铺着沙石的地上散落了一层黄叶。

我踏着沙石和落叶来到房门口。这儿的木格门依然是陈旧的。除了门之外，壁上也好，护墙板上也好，爬满常春藤。要想找到传达人首先须将常春藤的枯枝朽叶哗啦哗啦地拨开，找出电铃开关绳。我费了一番工夫拉响电铃，于是亮着灯的拉门开了，走出一个挽着西式发结的女佣，她迅速地打开了门插销。正门东侧有一条走廊，走廊栏杆外边是

个庭园，长满耐寒的灯心草，呈现一片浓绿色。可惜客厅玻璃门透出的灯光照不到那儿。相反正因为有灯光照射，连悬挂在对面檐头的风铃也隐没于黑沉沉的夜色之中了。

透过玻璃门向客厅中望去，白纸裱糊的天棚上到处是漏雨的痕迹，鼠啮的洞孔。十铺席大的客厅里，由于铺了一床印着五只仙鹤的毛毯，所以只有草席的陈旧状况看得不甚分明。客厅的西墙上贴着两张印花宣纸，其中一张上面挂着古色古香的刺绣画，麻布地上绣着黄百合花，看来象是津田青枫先生或者什么人的图案。印花纸两边贴墙陈列着不太讲究的带玻璃门的书橱，各层格子上密密麻麻摆满了外国书。挨走廊的南墙是洋式窗户，上面固定着大杀风景的铁栅。窗前放了一张大紫檀桌，桌上有砚台、笔筒以及字帖、绢纸等，十分整齐地陈放在一起。除这面窗户之外，南墙所有空处，以及对面北墙上，几乎挂满书画。其中既有藏泽的墨竹画同黄兴题词“文章千古事”相邻，又有木庵手书“花开万国春”和吴昌硕的木莲画搭配。装饰在客厅中的书画不只是挂轴，还有西墙上安井曾太郎先生的风景油画，东壁上斋藤与里先生的花草油画，而北墙上则有明月禅师挥毫的“无弦琴”几个字的草书横幅。它们均镶嵌在镜框中悬挂于壁上。镜框下，挂轴前，摆着瓶花，铜瓶中插着落霜红，青瓷瓶里则是菊花。不用说，这些应时的插花反映了夫人的雅兴。

如果不是客人在座，我看完此屋，必将把视线移至隔壁小客厅。那儿虽说是隔壁，由于它与客厅东墙之间没有隔

扇，实际如同一个客厅。不过这儿地板裸露，没铺一张草席，只有正中间铺展一块三平方米的旧毛毯；靠东墙和北墙陈列着大得出奇的书架，格上摆满日本、中国，以及西洋的书籍，有新有旧。看来即便如此，仍旧无法摆开，因此相当多的书直接堆放在地板上。同大客厅一样，南侧窗前也放了一张书桌，上面有挂轴、字帖、绘画集等，高高堆积在一起，未加整理分类。铺在地板正中间的旧毛毯，由于四周堆满书籍，它那本来漂亮的红色只显露出一小部分。而且正中央摆了一张小紫檀桌，桌后放着两张叠在一起的座垫。桌面陈放着一个铜印、两三块石章、代替笔盒的小茶箕及其中的自来水笔，还有上面压着玉石镇纸的一叠稿纸等，此外，桌上还放了一副老花镜就更不足为奇了。正上方灯光辉煌，旁边陶瓷火盆上的铁壶已经滚开，发出虫鸣般的吱吱响声。如果夜里寒气殊甚，距离不远的煤气取暖炉也会燃起熊熊火苗。而在这张桌子后边，有一位身材矮小、头发斑白的老人，犹如一头雄狮在叠了两层的座垫上端然独坐，他或者疾笔修书，或者披览中国古代诗文……

漱石山房的秋夜竟是如此地幽寂、冷落。

周祥仑译

大川的水

芥川龙之介

我生长在靠近大川端① 的横纲街。街上净是黑土围墙。走出家门，有一条小路，路边长着枝叶茂密的槠树。一穿过这条满是树荫的小路，就到了沿河岸的百本杭，一条宽阔的大河顿时展现在眼前。从儿童时期一直到中学毕业，我几乎天天看到这条河。看到水、船、桥、沙洲，看到那些生在水上长在水上的人们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盛夏时期，过了正午以后，我踩着发烫的沙土，上河里学游泳。那股径自钻进鼻孔沁入肺腑的河水气味，随着岁月的流逝，至今还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亲切感。

我为什么如此酷爱这条河呢？为什么大川那泥沙浑浊的温吞吞的河水总会引起我无限的缅怀依恋呢？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知其所以然。可是，从很早以前开始，我每看到

① 大川端指隅田川吾妻桥以下的一部分流域，尤指两国桥至新大桥之间的流域。

这河水，就会一阵鼻酸，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安慰感和寂寥感在滋生，似乎眼泪都要止不住地往下掉。我仿佛觉得自己已完全远离这个栖身的现实世界而进入了思慕和怀念的国土。因为有着这样的情绪，因为能够品味这种安慰感和寂寥感，所以我尤其爱大川的水。

银灰色的烟霞雾霭，河水青镜油凝；唉声叹气的汽笛，鸣声捉摸不定；运煤船的三角帆，颜色褐里带黄——这整个河上图景，将一种难以排遣的哀愁从心底唤起。使我幼小的心灵瑟缩不已，仿佛河堤上的依依杨柳，青青枝叶弄柔飒飒。

最近这三年间，我在书斋里过着平静的读书生活，每天专心致志地埋头在书本中间，书斋座落在东京郊外职员阶层集中的高岗地区，在杂木树的荫翳之下。即便是这种情况，我还是不会忘记，每个月两三次去眺望一下大川的水。书斋里寂然无声，总是孕育着兴奋和紧张的气氛，我在其中无休止地忙忙碌碌，脑子不得片刻空闲。河里的水似静而动，似止而流，这水色把我的心引入一个冷落萧索、可以无拘无束思慕怀念的境界，这和一个人经过长途跋涉的朝香之后，总算又踏上故乡土地时的心情惟妙惟肖。有了大川的水，我才得以重新生活在古朴纯正的感情里。

我好几度看到过，初夏轻柔的熏风拂过下临青流翠水的重合欢树，于是，树上洁白的落花簌簌飞雪。在雾气迷漫的十一月的夜晚，我好几度听得，从昏暗的河水上空传来鸻鸟有若畏寒的鸣叫声。凡我看到，凡我听到的，这所有的东

西都引起了我对大川的新的爱慕。正好比是一颗容易颤动的少年的心，它象夏天河川里生长出来的大黑蜻蜓的翅膀一样抖动不已，这颗心每次都不能不张着新的惊异的大眼睛注视着这一切。尤其是夜里，我倚着渔船的船舷，凝视着无声无息流淌的漆黑的河水，心里感觉到“死”的气息在夜色和河水里飘荡，这时，真不知有多少寄托无门的凄凉寂寞在向我逼来。

每次看到大川的流水，我一定会怀念起邓南遮①的心情，他对威尼斯的人情风物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夜幕随着伽蓝的钟声和天鹅的鸣叫声在威尼斯—— 这个意大利的水都降临，月亮象沉入水底似地散发着冷光，月魄使建筑物阳台上的蔷薇花和百合花披上了苍白色，威尼斯游艇宛如黑色的棺柩在其间游荡，从一座桥划向另一座桥，犹如进入了梦境。

大川沿岸的诸多街巷，承恩于河水的沐浴爱抚之中，对我来说，这些街巷都使我依恋难忘。从吾妻桥沿河岸往下游数，有着驹形、并木、藏前、代地、柳桥这些市街，还有多田的乐师前、梅堀、横纲——无处不叫我留恋。大川的水象块磨砂玻璃板，散射着青色的光亮。冷清清的潮水卷起一股清香。与此同时，从伫立在日光下的土窖土仓的白墙和白墙之间，从装设着花格子门窗的光线黯淡的房子和房子之间，或是从绽出银褐色幼芽的杨柳和金合欢街树之间，河水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创作中宣扬唯美主义。

发出一种令人思慕和怀念的声响，和从前一样向南流去，这声响还传进街巷行人们的耳朵里去了呢。啊，令人依恋的水声哟，你喃喃自语，执拗乖戾，你咋着响舌似地让青草嫩汁般的翠流去洗濯两岸的崖石，不舍昼夜。班女①，业平②，武藏野③时期，已旷古年深而不得其知，但远溯江户净琉璃的众多作者，近及河竹默阿弥翁，为了和浅草寺的钟声一起，最强而有力地渲染出剧中刑场的气氛，他们当时在那些剧作里屡次三番使用的，实在就是大川的凄清的流水声。

当十六夜和清心④杀身弃命的时候，当源之丞⑤对女乞丐阿预一见钟情的时候，或者是当焊锅匠松五郎⑥在蝙蝠交飞的夏夜，挑着担子从两国桥上通过的时候，大川和今天一样，在系缆的泊船码头下，在岸边的青翠芦苇间，在小船划子的船腹两侧，河水不停地低声细语，慵困有致。

水声尤其富有情致而使人感到依恋可亲的，恐怕莫过

① 班女是日本能乐演员、剧作家世阿弥（约1364—1443）的能乐剧《班女》中的女主角。写日本美浓国野上的一个绰号叫班女的妓女因与她交换扇子的男人一去不回而发疯的故事。班女原指我国西汉女文学班倢伃，她贤才通辩，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倢伃。后为赵飞燕所谮，作《秋扇赋》自伤，辞极哀婉。

② 即在原业平(825—880)，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和歌诗人。

③ 武藏野是关东平原的一部分，也泛指旧武藏国，即今东京都琦玉县，也有一小部分今属神奈川县。

④ 十六夜和清心是河竹默阿弥的歌舞伎脚本《十六夜清心》中的和尚和妓女，后来两人自杀。

⑤ 源之丞是河竹默阿弥的歌舞伎脚本《小预和源之丞》中的主角。写源之丞和新年里弹三弦沿户乞讨的女乞丐小预之间的恋爱。

⑥ 松五郎是河竹默阿弥的歌舞伎脚本《焊锅匠松五郎》中的主角。写松五郎从两国桥看到富者游山，遂动心为盗，后悔恨自杀。

于在渡船之中聆听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吾妻桥到新大桥之间，原来有五个渡口。其中，驹形、富士见和安宅三个渡口，不知何时，已次第告废。现今只剩下从一桥向滨町的渡口以及从御藏桥向须贺町的渡口了。和我童年时期相比，如今河流改了道；芦荻茂密的汀洲一度星罗棋布，如今旧踪迹不复存在，完全没于土中了。可是，唯有这两个渡口，至今无所变异，在相同的浅底小船上站着两个似乎同样的老船夫，渡船一天好几次在河里横渡，青绿色的河水，颜色和岸边的柳树叶子相仿。我常常并不需要摆渡而去乘渡船。随着水波的动荡，象是在摇篮里似的，身体也会轻轻地摇晃。特别是晚上，时间越迟，乘渡船的宁静和喜悦之情就越渗入肺腑。——低低的船舷外侧，紧贴着轻滑的绿水，宽阔的河身，象青铜似地发出暗淡的光。纵目眺望河面，到远处的新大桥为止，可以一目了然。沿两岸的家家户户，已经融合在黄昏的灰色中了，就连映在一扇扇拉窗里的灯光，都浮游在黄色的烟霭中。半张着灰色船帆的大舢板，随着潮汛的来到，一只、两只，为数稀少地浮上河面，但无论哪一只船上，都寂静无声，简直不知道船上有没有掌舵的人。对着这静谧的船帆，闻着这青绿色的缓缓流动的潮水气味，我总是默默无言，就象念着霍夫曼斯塔尔① 的诗歌《往事》那样，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凄凉，与此同时，一种感觉在我心中

① 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诗人、剧作家，新浪漫主义派的代表作家。

油然而生：大川这富有诗意的切切私语的水流，和大川在雾霭底下奔流的水流奏着相同的旋律。

然而，使我神往的不独是大川的水声。我还感到，大川的水几乎无处不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滑润和温馨的光彩。

海水，打个比喻，它凝聚着碧玉的颜色，是一种过分的重绿。而完全感觉不出潮汛涨落的河川的上游，它的水色可以说正如翡翠，过于轻，过于薄。唯有交错着淡水和潮水的平原上的大河里的水，在清冷的苍色中，交融着浑浊而温暖的黄色，从人情化了的亲切气氛和人情味的意义上来说，这河水到处都具有一种栩栩如生的和蔼可亲感。尤其是大川，它流遍多红色粘土的关东平原，从"东京"这个大都会静静地流过，所以水色浑浊，带有皱谷般的波纹。它还象难以伺候的犹太老爷，唠唠叨叨发着牢骚。这水色怎么说也具有一种从容镇定、平易可亲和手触舒畅的感觉。而且，虽说同样是从一个城市中流过，但或许是因为大川和神秘得很的"海"不断交流的缘故吧，它不象沟通河流的人工沟渠那么暗淡，那么昏昏入睡，大川总令人感到它是在生气勃勃地流动。而且，它奔赴的前程没有止境，使人感到它是在向着不可思议的"永远"奔流不息。在吾妻桥、厩桥和两国桥之间，河水象苍色的香油，浸泡着大桥的花岗石和砖砌的桥基，这时，它当然喜悦异常了。近岸的地方，河水映照出船行里白色的方形纸罩座灯，映照出翻动着银缕的柳树，此

外，正午过后，由于水闸被堵塞，河水听着三弦的音响在温暖的空气里流过，它一面在红芙蓉花丛中一唱三叹，同时又被胆怯的鸭子振翅击碎，于是，河水闪烁着光亮，从不见人影的厨房下静静地流过，这庄重的水色，孕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脉脉温情。两国桥、新大桥、永代桥，随着接近河口，河水明显地交流着暖流的深蓝色，同时在充满噪音和烟尘的空气下，它一面象白铁皮似地晃动着灿烂耀眼的日晖，一面懒洋洋地摇晃着呈圆形的满载着煤的重船和油漆斑驳陆离的老式轮船。纵然如此，但大自然的呼吸和人的呼吸交融汇合，不知不觉间融和在都会水色中的温暖，不是能够轻易消失的。

特别是薄暮时分，水蒸气笼罩着河面，向晚时候的天空中的余光正在逐渐黯淡消失，它们使大川的水处在无法形容的气氛中，河水开始调出了一种微妙的色彩。我一个人把胳膊支在船舷上，悠然举目四望，昏黑的河面上，夜暮开始降临。在暗绿色的河水的那一边，一轮硕大发红的月亮正逐渐从地平线升起，看到这情景，我不由得潸然泪下。这恐怕是我终身终世也不会忘怀的。

"所有的城市，都具有它自已固有的气味。佛罗伦萨的气味，就是伊利斯① 的白花、尘埃、雾霭以及古代绘画的清漆气味。"（麦列日科夫斯基②）要是有人问我"东京"的气味

① 伊利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神，彩虹的化身。

② 麦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国作家、哲学家、文学研究者。

是什么，我大概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大川的水味。不仅仅只是水的气味。大川的水色，大川的声响，一定就是我所爱的东京的色彩，就是我所爱的东京的声响。因为有大川，我爱东京，因为有东京，我爱生活。

后来，我听说一桥渡废了。大概过不了多久，御藏桥渡也要告废吧。

吴树文译

作画之道

中川一政

现在作画是把水果、餐具等备齐并摆好，然后动笔，这叫作静物画。古时候似乎没有所谓静物画这一明确概念。

静物画是近年来同裸体画、风景画一起按照各自的分工而发展起来的。

大体说来，所谓绘画不外乎描写自然，勾画人生，或者是二者兼为，别无其它。就是说不能描绘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那么有人会说：怎么也画神仙、天使呢？神仙、飞龙以及天使不都是肉眼无法看见的东西吗？

是的。但是神仙、天使的模样是以人类面貌为基础，略加改变而画成的；飞龙等则是以蛇类动物为基础加以夸张而创造的。

因此，可以说绘画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自然→风景画→花鸟画→静物画；

人生→风俗画(宗教画和故事画)→肖像画→裸体画。

而且，原来的题材范围很广泛，后来才逐渐缩小的。

古代作画规模宏大，画家必须全面掌握绘画技术，不论画什么东西，都要能随物赋形，画得出来。

古时候因为以宗教画和故事画为主，全凭想象作画，因此绘画是画室中的工作。那时候写生画并非直接需要。

就连风景画也是如此。

写生成为绘画还是现代的事。

与此同时，静物画、风景画以及裸体画等也都独成体系。

从前的画家以所谓默写法作画，即不直接观察模特儿。现代画家则采用所谓即写法，即当场看着模特儿来作画。

古代画家的绘画内容都是有关宗教、故事等的空想世界，不直接需要模特儿，当然实际上也难于找到模特儿。因而只能凭想象来创造。而现代画家所描绘的均为存在于眼前的物体。

我们生活在这种发展变化的潮流中，因而容易忘记过去的默写法。不进行默写，想象力就得不到发展。偶尔有所想象，却想不起提笔把它默写下来。如同商店推销员前来劝购时，我们总是回绝说：“今天不需要！”由于那想象的翅膀总是徒劳地飞来又飞回，所以终于再也不飞临作者身边了。

写生是现代美术的一个特点。不过，从美术观点来看，

它并非独一无二的方法。现代美术创作中所包含的默写因素，总有一天要显露出来的。

但是以默写为主的古代画家，也经常进行写生。只不过那时的写生同现代的写生内容有所不同罢了。以写生手法画出的东西在现代是最后成品，而在古代这仅仅是草稿而已。

达·芬奇画了一只苍蝇，老师误以为活蝇而去轰赶。他的才能因此而得到老师的承认。

据说古希腊设宴招待宾客时，将水果等实物惟妙惟肖地绘成画，展示在客人面前以促进食欲。研究静物画的人把这个传说视为静物画的起源。也许古代真有其事吧。

剑道一定起源于砍人，茶道则必定来源于喝茶。如果追溯静物画的起源，说不定也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当剑道和茶道发展到有“道”的时候，便渐渐脱离开实用，开始重视心境了。

今天，画家画静物画的目的，并不是为勾起宾客的食欲，画风景画也一样，决非为了让人们不出家门就能观看到异国的名胜古迹。同时，裸体画和肖像画均已离开实用，进入反映心境的时代。

我们描绘风景和静物时的精神状态，恰如剑客持刀对阵时的心情，虽然瞅见空隙，却捕捉不到最佳角度。

宫本武藏① 曾说道：“当我按照兵法出战时，眼中既无

自己又无敌人。”我们画家只有以这种高度紧张的心情去捕捉描绘对象的最佳神态时，方能真正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描绘静物时，我的心情是一定要使丹田用力运气，否则总感觉静物要从眼前逃掉似的。

直到画完为止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我觉得这种作画心情就是“既无自己又无敌人”的心境。

日本的剑道业已走完了杀伐的战国时代②，因此它的作用必然逐日消失，走向衰亡。然而剑道的“道”，定会永远融会渗透于日本人的心中。

作画要研究画道，如同搞美术要研究美术中的“术”、学剑术要琢磨剑法中的“术”，这是一个道理。

这种“术”在西洋的有关领域中也愈来愈占据重要地位了。

既然面临这样一个时代，我想日本祖祖辈辈培植起来的所谓“道”或者“术”，也一定能融会贯通于绘画中的。

换言之，剑道的剑既已衰微，失去凭依而处于游离状态的“道”，今后必将作为绘画的本质核心而发挥作用。

周祥崙译

---

① 日本江户时期有名的剑客，号二天，曾创造“二刀流”剑法，又善水墨画。

② 日本的战国时代指一四六七年至一五六八年这一历史时期。

整体与局部

谷川彻三

直到今天，一提起红叶季节，我总要想起十年前的一桩事。当时，前两年过世的父亲还健在。一天，我陪伴父亲和母亲前往日光①的汤元②游览。汽车行驶在通往中禅寺的马路上。虽然还没到红叶季节，众山的面容已出现很大变化，各种颜色纷然杂呈。汽车沿着九曲十八盘的道路前进，我们时而看到对面出现山峰，时而瞧见这边有深谷，令人赏心悦目。我已经好久没来此地游玩，因而完全陶醉在那壮丽的景色中了。就在此时，同座的父亲突然手指窗外，提醒我说："瞧，那儿有棵十分漂亮的红叶树！"我察觉到父亲说话时的语气带着几分天真的喜悦，因为他竟然能在霜叶季节来临之前发现一株色彩鲜艳的红叶。然而一路上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幅幅壮美的整体风景，因此父亲的提醒弄得我

① 本州栃木县一市名，周围风景优美，为日本有名的游览胜地。
② 有名的温泉镇，位于日光中禅寺湖北边。

不知所措。于是我的目光离开一碧如洗的蓝天和那远处遮断天空的层峦叠嶂，离开以山峦为背景的壮丽景色，而转向那棵孤立的红叶树，心里颇感蹊跷。但是我立即发觉这件事很典型地反映出老一代人欣赏风景的角度。

譬如他们赞美突立于巨岩上的孤松，并且根据不同形状给这些松树取了五花八门的名字。现在去那些著名风景区看看，仍然是这套作法。今夏，我第一次游览十和田湖①，连这类新发现的风景地带也不例外。我们乘坐小游艇从子口驶往休屋，游艇上有一位导游姑娘专为游客作各种导游介绍，她的解说词中连番出现某某松、某某岩等名称。以至令人觉得他们似乎存心不让游客整体地观赏美丽的景色，故意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那些零散孤立的、单独看并不美的景物。

诸如唐崎②之松、祇园③之樱等，以独木而成名胜的例子，现在仍然随处可见。这多半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崇拜树木的遗风吧。另一类则是结合古代英雄事迹取名为某某挂甲松、某某拴马树等。此类所谓名胜也遍布日本全国。这些作法虽然不是为欣赏风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赏景的方式方法。我不晓得这类作法有哪些来源于中国，又有哪些是地地道道日本固有的习惯。说不定西洋也有类似的

---

① 位于本州青森、秋田两县之间。湖面六十平方公里，最大深度三三四米。

② 地名。位于本州滋贺县大津市。

③ 京都古代僧坊所在地，现为市民游览休憩之处。

作法吧。但是我觉得这部分已取名的树，都与伴随名胜古迹而产生的传说密切有关，那种纯粹为欣赏自然而取名的树是没有的。

不知何时，人们又按照“潇湘八景”① 仿制出“近江八景”②，现在这种文人雅士的情趣已经落入俗套，日本全国到处都是某某八景。这个作法和上述作法一样，可以看作是同一类现象。不过，它是想把美丽的风景纳入一个簡单的框框。当然，试图照着框框观赏风景的想法，在今天新的风景欣赏当中也并非不存在。在古代凡是粗糙的巨石上长着苍老树木并有溪水激石而去者，便是美好的景致。如今只要是景象宏大、广阔无垠就是壮丽风光。人们对美景的欣赏角度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可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然而我在此要特别强调一下前边已提及过的有关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也即过去人们欣赏风景时，存在忽视整体、追求局部的倾向问题。

原因何在呢？因为这一事实同戏剧中保存着黑衣③和跟班④ 等问题也不无联系，它甚至是决定日本文化的各种特征的因素。

舞台本身自始至终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世界而存在。但是在这个世界中突然大摇大摆地出现一个毫不相干

---

① 我国湖南潇湘两水一带的八处佳景。

② 日本本州滋贺县琵琶湖西南岸的八处美景。

③ 日本古典剧歌舞伎中穿着黑衣、负责照料前台的人。

④ 歌舞伎演出中跟在演员后边负责脱换衣服、递送小道具的辅助人员。

的人物，尽管他身着黑衣不引人注目，也实在令人不可理解。若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看待这种现象会更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们却视其为理所当然，丝毫不觉得奇怪。这是因为人们大体上知道歌舞伎①演出有其自己的规定，只要不违反这些规定，可以灵活掌握。如果否定了这些条条，歌舞伎就无法存在了。大家对此是心照不宣的。虽然如此，我仍然觉得那黑衣和跟班的存在是令人不解的。

我们现在暂不去考虑歌舞伎如取消黑衣和跟班后果将会怎样等问题。首先应当注意的是，黑衣等的存在同样是由于我们祖先持有见木不见林的思想方法的缘故，并且迄今为止无人提出过疑问。譬如，舞台上某角色正在亮相，观众的注意力已被吸引过去。舞台的其他部分处于空白状态，台上的配角也面对主角木立呆视。——当主角完成这段表演之后，仍在相同的场景中由同一个演员完成下一段的表演，不仅如此，当演员表演完一节舞蹈动作后，却转向后台或者取换手中小道具，或者套上一件衣服，或者擦拭汗水。黑衣和跟班在这种场合自然也活跃于台上。尽管前一节和后一节的表演动作在内容上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由于上述作法而使舞台的幻想世界遭到破坏，观众被立即从梦幻境界中带回现实世界。究其原因是因为歌舞伎允许一节一节、一曲一曲地孤立地表演舞蹈动作。

---

① 日本古典戏剧的一种。角色在台上只管表演和道白，歌唱和剧情解释则由别人担任。女角由男演员扮演。

歌舞伎中的黑衣和跟班，在使用蜡烛照明的古代的昏暗舞台上，可能不象现在这么令人产生格格不入之感。因为它只需要突出面部的局部照明，黑衣等在昏暗的背景中影影绰绰地活动，看上去象影子一样。所以我现在仍旧主张：多数歌舞伎表演宜使用更暗一些的灯光照明为好，但又觉得对黑衣和跟班的设置应重新作一番研究。

刚才所举游览十和田湖的情况也一样，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如果不强调一棵松或者一块岩，而是根据现代湖泊学知识大略介绍一下湖泊的形成该有多好。可以讲讲湖面的海拔多高，最大深度几许。还可以介绍该湖深度仅次于田泽湖①、支笏湖②，在日本居于第三位。其他诸如地质构成、岩石性质、树木种类等等，有讲不完的内容，而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希望听到丰富多彩的介绍。

这样的介绍将会打开我们面向整体的视野。仅仅说明一下那湖泊大约在几万年前怎样形成的，就足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当然这一点和从总体上欣赏风景时的整体是有区别的，但它同样是站在整体的立场上，同那种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局部的、并且已经落入俗套的陈腐之见是针锋相对的。

那么歌舞伎如果取消了黑衣和跟班将会怎样呢？恐怕会产生很多不便之处！尤其在表演时，如果把用完的小道

① 日本最深的湖。位于秋田县东部，接近岩手县境。最深处为四二三米。

② 日本第二深湖。位于北海道千岁市西部。最大深度为三五九米。

具随地乱抛，就无法在台上尽情舞蹈。即便不在表演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演员的舞台活动。我并不主张绝对不准清理小道具。我认为可以进一步减少小道具的数量，同时还可以更多地发挥幕布的作用。这样作就无须在表演中途脱换衣物了。小道具和更换服装、改画脸谱不同，它不表示角色变化，因此大部分是多此一举的。固然歌舞伎从来都追求场面的豪华美观、丰富多彩，因而无意义的东西也会变得有意义，但是因此而破坏全局的统一，打乱一个理想世界则是万万要不得的。

黑衣在木偶剧中是偶人的操纵者，所以身穿黑衣也好，戎装打扮也好，无所妨碍。它同普通意义上的黑衣或跟班是两码事。木偶剧中非有它不可。歌舞伎的发展本来源于木偶戏，因此说不定跟班或黑衣也是从木偶操纵者演变而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没有调查，不敢妄断。然而时至今日，尽管二者形式一样，其存在意义却根本不同了。

在同一舞台上包含着许多空间单位和时间单位，不论日本还是西洋，在古典戏剧中大抵都是如此。在"能"①的舞台上，表演者在舞台走上一圈就表示更换了场所。"谣曲"②则使用道白来说明，但是如果不懂"谣"的台词，或者没留心听，则会不知道其场所已变更。歌舞伎表演中也保

① 又称"能乐"，是日本古典的舞台艺术，题材多取自历史典籍，包括"能"与"狂言"两种形式。

② "能"的词章、脚本，简称"谣"。有人认为它是模仿中国元曲而发展起来的，文词很优美。

留了这个作法，可是不象“能”那样规定明确，因此存在不少更为混乱之处。正象“谣”的台词和“长歌”①台词之间存在的区别，二者虽然都有把古代和歌和诗文的只言片语，毫无联系地拼凑在一起之处，但是总的来说，“谣曲”保持了较为自然的脉络，而“长歌”中存在较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拼凑。不过，在舞台上通过演唱使台词在情调上得到统一，并且通过舞蹈动作把那些孤立的歌词形象化，歌词又促使舞蹈更加生动活泼。如果单看那歌词，则完全是些支离破碎的词句。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人们却不觉得奇怪，竟沿用至今！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在看问题时还顽固地保存着见木不见林的习惯势力。

观察事物的习惯，实际是个思考习惯的问题。这种观察与思考的习惯，确实存在于我们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形成了我们文化上具有特色的一个方面。然而现在它已变成障碍，使我们的文化裹足不前，落后于时代。

关于陈规旧习的巨大势力，已有很多人反复论及。我上小学时听老师讲过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近来我总在琢磨这句话所包含的无法估量的深刻意义。即使过去曾经认为是极大犯罪的事情，一旦变成习惯，人们便不以为然，而看起来极其荒诞不经的事，只要说是老规矩，我们便对它不持任何异义了。

---

① 在舞台上由三弦伴奏演唱的古典歌曲。

我们的理智究竟如何，是很值得我们反省一下的。如果站在轻视理智的立场上，这种反省则往往是无意义的。我们将因此而不能进步。只要我们希望自己获得进步，文明获得发展，就应该始终不渝地承认：站在理智的立场上的反省对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

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也是一样，它固然是我们生活的支柱，但是惟其如此，就更要经常从理性上加以研究探讨。传统势力具有足以对抗理性探讨的能量，这是尽人皆知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应更加努力不懈地进行研究。传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东西。超越传统才能真正发扬传统，此话决非单纯的奇谈怪论！

周祥仑译

园外的花朵

芹泽光治良

这是三、四年前的事了。我的故乡A市要举办纪念性的庆祝活动，为此公开募集A市的市歌。我被推为遴选人。A市是一个和歌与俳句很普及的城市，这次共募集到四百多篇诗歌，经过当地的和歌诗人与俳句诗人的初选，选出了二十篇左右。他们把这些候选作品送到我这儿来。而我的任务就是在其中选出第一名作品和第二名作品来。

除了这二十篇左右的候选作品外，我把全部应募作品都浏览过了，应该说这些初选出来的作品确实比较好。我在这二十篇作品中选定了两篇，但是第一名该属谁呢？我实在拿不定主意了。

一篇是讴歌热爱故乡的，写得很出色，不过措词显得比较陈旧，有生硬的地方。但这种生硬处也自有一种新鲜感，雅气得有趣，难以屈居第二名。另一篇也是优秀之作，由于无可挑剔，列为第一名的话，看来谁都会首肯的，但它不及前一篇有味。是否可把前一篇中的用词改一改，然后列为

第一名呢？我很犹豫。不过，这么做似乎有偏爱之虞，遂决定把无可挑剔的那篇列为第一名。当然，所有应募的作品都不具作者姓名，因此我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

A市就把中选的这一篇定为A市市歌的歌词，委请艺大的年轻教授谱曲，并决定在A市的纪念庆典日里，公开发表这首市歌。我作为遴选者，也应邀前往A市。

市歌发表会在A市的市民会馆举行。给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当选者授与奖品之后，便由高中的男女学生们齐声高唱新市歌，发表会也随之结束。获得第一名的作者是年轻的高中语文教师，而在这位身穿西装的教师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拘谨地坐着获得第二名的作者，这是一位妇女，论年龄，简直可以作那位教师的母亲。她恭敬如仪，看来是第一次经历这么隆重的场面，不啻是一位乡村老大娘。这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十分吃惊，难道这位老大娘就是写出酷爱故乡的诗歌的作者？真令人神往。

发表会结束，我正要离开会场时，这位老大娘彬彬有礼地走近我身旁。

"先生，我叫冈岛春，曾是先生的同班同学……先生不记得了吗？先生上小学时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条纹，我至今记忆犹新呢。"她自我介绍着。"我早就欣悉先生成了大名人。听说先生这次荣当遴选人，我就来应募了。我只是想，我可以通过这次的募选市歌来接近先生，并不曾考虑过当选与否的问题……"

我听着这一番话，两眼望着老大娘的脸，一位少女的面

影渐渐地从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她就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冈岛春。

那是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

当时，我的家乡还没并入A市。我在山脚下的一所男女生同校的小学校里上学。小学四年级之前属于义务教育，然后进入高小阶段。不过，高小的一、二年级学生为数很少，男女同学只好合在一起上课，真是名副其实的同班共学。

当时冈岛春与我同窗。

我们班上大概有男同学三十名、女同学二十名。冈岛春是全班男女同学中首屈一指的优等生。当时，班长并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级任老师指名成绩优秀者来担任。不过，由女生来当班长毕竟有点别扭，所以，总是由我担任正班长，由冈岛春担任副班长。教室里的课桌是双人课桌，考虑到男生和女生同座会使教室里安静不少，所以都是男女生同桌。正副班长并排坐在靠近门口的最后一排上。

我虽然是正班长，但第一名总是被副班长冈岛春占据着，这是我幼小的心灵里最感懊丧的事。

我很早就注意到一件事——冈岛春抄写黑板上的字时，总是偷看我的本子。测验的时候，老师把试题写到黑板上后，她就要我念给她听。我责问她，她就显得很为难地说她看不见。我很吃惊，难道冈岛春眼睛瞎了吗？便报告老师。

老师走到我们的课桌旁，带着怜惜的神情说道："果然不出所料，那缝缀手绢边儿的活可干不得哪，得了近视眼啦！"

这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在我的家乡，女人都把缝缀手绢边儿的活作为副业。据说这些手绢是出口到美国去的。人们要在A市送来的成打的手绢上，仔仔细细、一条一条地缝缀上花边，好挣点儿工钱。

冈岛春的家里很穷，母亲在桥堍下开一个卖大众化食品的点心铺，冈岛春便在铺子前的明亮处摆一张"手绢工作台"，老是在缝缀手绢边儿。级任老师每天来往学校都要过桥，所以有可能知道冈岛春在搞这种副业。老师要冈岛春别再搞了，但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不搞副业，每月的学费就交不出来，所以不能不搞。"由于当时还没有想到过戴眼镜之类的办法，冈岛春便在看不见黑板上的字的情况下，一直担任着副班长。她坐在这种条件的座位上，学习成绩始终不比我差。

读完高小二年级，六年的小学学习结束了。毕业时，包括校长在内的众多老师都劝冈岛春的家长让她进女子学校① 继续读书，但是终因贫穷而辍学。那时候，我家里也同她家一样穷，从经济能力上来说，我也不可能进中学② 学习

---

① 指当时负责女子中等教育的学校，凡四年。

② 指当时负责男子中等教育的学校，凡五年。

的。但是经不住校长的热心劝说，我报考了中学。

进了中学后，纵然贫穷，还是坚持念了下去，这使我一生得益匪浅。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冈岛春，不过，当我缅怀起故乡的事时，也曾猝然想到过她——她的人生道路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这位冈岛春已成了老大娘，站在我的面前。

"我记得的。看不见黑板上的字而为难不堪的事也……哦，后来你究竟怎么过的呀？"

我不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这种站着随便谈谈的场合，我是不该如此轻率地打听她的人生道路的。冈岛春显得不大好意思地作了回答。她说——

"那时候，我也很想能同先生一样去受中等教育。但是家里穷哪……我想，上不了女子学校，也还是可以学习的吧，并以此自慰。我想，要是自己多看书和报，不上学校也可以学习嘛。但是家中订不起报纸。书籍什么的，那时也很难弄到手。一旦拿到旧报纸，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这报纸，一天的分量就够我读的了！读不懂的地方很不少，但我可以学习了。我亟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每天可得到报纸的人。不久，我也得去学裁缝了，这是当地的姑娘都得学会的活儿。大概是因为我自小就干过缝缀手绢的活儿的缘故吧，我的手很灵巧。我要努力在裁缝方面成为全村最出色的姑娘，教我裁缝活儿的师傅很喜欢我，我的水平提高得很快，

可以受托替客户缝制衣物了。我如果拿到一点儿工钱，就会毅然地去买报纸来读。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也要每天看报一个小时。

“报纸上的文章不好懂，我就在做裁缝活儿的时候加以琢磨。这样一来，我也不嫌裁缝活儿讨厌了。日居月诸，我的裁缝活儿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得到了师傅的首肯，针黹女学徒也聚集到我家中来学艺了。

“那时候，结婚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了，但我总是以‘结婚后能否让我读到报纸’为首要条件向对方提出来。由于是在乡村，没有人想找一个什么一心要看报纸的新娘子，所以一听我这个首要条件，无不纷纷告吹。我认为，要是生活中没有每天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读一读报纸的可能，那么结了婚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可言的。我对婚事不成一事，不觉得有任何苦味。年龄渐渐大了，但我并不着急。我心里很泰然，觉得同针黹女学徒在一起度过自己的一生也未尝不可。

“后来，我现在的这个丈夫同意我这个要读报纸的条件，我们就结婚了。他是个建筑工人，脾气暴躁，但我凭着能够做针线活儿和能够有书读，生活得很幸福。为了使我的孩子们不会再有象我这样的想上学却上不了学的遭遇，我在生活中奋斗了一辈子。谢天谢地，我的三个孩子终于都得到了我们这个家庭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学习条件。现在，三个孩子都在高中教书。

“刚才指挥唱市歌的就是我的女儿……先生，我常常谈

起您的情况来勉励孩子和针凿女学徒。

"拙文承先生遴选出来，承先生过目，我是深感满足了。"

后来，我没有再遇见过冈岛春。这是因为我难得回乡，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我不想特意去见她吧。不过，自那次见面之后，每有机会，我就收到她的信，我也写回信。她的文字比我好，文章也富坚毅气概，铿锵有声，根本不象是出自一个只读至小学毕业的人的手。文章的立意坚韧不拔，这大概是来自生活的影响吧。她那在床上躺了多年的丈夫是在那次我同她见面后的第二年上去世的消息，也是她在信里告诉我的。

但是，在今年收到的贺年片里，我没有看到她的名字，难道是病了？我很不放心。

淑　华译

老 母 亲

井伏鳟二

我的母亲已是八十六岁高龄，身体还相当结实。不仅结实，上个月家乡的嫂嫂写信告诉我的妻子说："老人去秋到今春，和往年不同，一次也没躺倒过。以往每到冬天，都象冬眠一样闭门不出，今冬却显得很有精神。我想可能是暖冬之故吧。"

我尽量设法每过两三年寻找一次机会，顺便回到农村故居去看一看。这样说可能不尽情理。不过我确实不愿听母亲的絮叨，所以很少想到专程回家看望。每次回去，母亲的话都引起我心绪沉闷，而且翻来复去总是那几句话。

我记得大约是十二、三年前吧，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当晚在嫂嫂、侄女都在场的饭桌上，母亲说道：

"鳟二，听说你在东京写小说呢。你看着什么写呀?"

"看着什么写?"我并未感到十分困惑，回答说，"看着各种风景，河呀、山呀、还有从历史书上看到的故事呀、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事情以及自己想到的、在社会上看到的情况等

等。就写这些东西。”

“那也得照着个样本来写吧?”

“用不着,书读得越多,办法就越多。”

“可要好好查字典呀!不要把字写错,要是写错字,就全完了。”

母亲稍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是想停止说教了。

“良子,”母亲对嫂嫂说,“给鳟二喝点酒吧。喝多了伤身子,就给他烫一小壶吧。”

嫂嫂点燃了灶火,把细高的酒壶放在锅里,烫起酒来。这酒壶还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邻人退伍时送给我们的纪念品。酒杯也是退伍的人送的礼物,上面画着交叉的团旗与海军军旗,还用亮闪闪的描金字写着“第四十一团”字样。母亲家中珍藏着古色古香的酒壶和酒杯。不过,作法事时也好,来了客人也好,都不拿出来使用。

我平时喝上三、四壶也不会醉。可是今天刚喝到半壶,母亲就开口劝戒道:

“鳟二呀,老是喝酒可伤身体呀。别人看着也不顺眼。俗话说:酒误终身啊。”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心想喝一壶就算了。可是老人家反倒不答应了。

“你说你能喝,哪能喝一壶就够呢?能喝,就别装假,真能喝,就再喝上一壶吧。良子,再给他温一壶!”

我本来不想喝了,可是嫂嫂已经把酒温好,也就接着喝起来。于是母亲又说起“喝酒伤身子”的事。因此我喝了

两壶，再不想喝了。可是母亲又说："你酒量大，不会不想喝的。"结果，一壶又一壶，喝了三四壶，越喝越感到乏味。看来母亲是想让酒量大的儿子多喝一些，可是又怕平日特别讨厌酒的嫂子心中不快，便说了这些多余的话。

打那以后过了两三年，我再次回到乡下。母亲已明显见老，腰也弯了。听人家说，年轻时如果常穿木棉衣料的和服，老后就会弯腰，不知是真是假。总之母亲已经弯腰驼背，就是在院里走走，头也几乎低到齐腰的高度。这样一来，我倒不用担心她头部血压会升高，反倒怕她血压要下降了。她时而停下脚步，象伸懒腰似地挺一挺腰板。

不过，据嫂嫂说：医生认为老奶奶的心脏象三十几岁人的心脏。她还说，母亲常常除草。不只拔院内的，还常拔由公路通往我家的坡道上的草。我还看见院内铺石上晒着母亲拔下来的青草。

我又到菜园去看了看。我刚站到地头的石堰上，住在坡下的、上了年纪的大婶就向我招呼道：

"哎呀呀，你可好哇！好久没见了。"

据说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这位大婶就嫁到了这里。她又会说，又能干，还善于和人交往。只要见到熟人，总是说得对方兴致勃勃的。这时她也是特意走到崖下，从我站着的石堰下面，朝上望着我聊起来。

"你真不错，难为你常常回来叫老妈妈看看。老妈妈身子骨挺结实，多好哇。前些日子，有个地方举行葬礼，老妈

妈还穿上带家徽的礼服去烧香呢。回来的路上还拔了不少您家门外坡道上的草。拔完后就装进和服的袖子里啦。听人说，老人要是讨厌长荒草，就说明他身体非常结实。”

于是我又走到那坡道上，道边防止泥土流失的石头上放着一堆拔下来将要晒干的青草。放在这儿很快就会彻底干枯。看来刚才大婶关于母亲把草放进礼服袖内的说法，恐怕是她灵机一动，临时想出来的吧。

第二天，我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东京。这时坐在窗下廊子上的母亲说道：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下次你回来的时候，说不定我已经死了。”

我想大概又要絮叨了。不过，母亲也许真的有点失掉活下去的信心了吧。她又继续用低低的声音慢慢说道：

“咱们家的人，男子都是早死，你也要注意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咱家的两代户主都早早地死去了。可是这个房子的风水不能说是不好呀。”

我六岁时父亲去世，此后母亲就一直守寡至今。我的哥哥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患急性肺炎，仅仅一周便死去了。老家的房子几乎座落在半山腰上。院子里有三个水池，所以相当潮湿。铺石上常常长起青苔或瓦楼草，甚至树枝上也常常垂吊着丝状青苔，或长出颜色怪异的青苔，那些木槲、雾岛杜鹃等树木，要是不把青苔刮去，幼嫩的树枝就会枯死。由于庭院的地下全是岩石，树也不易生长。五十年前的那棵细长的松树，至今仍然又细又弱。由于西斜的阳

光早早就被后山遮住，菜园地上光照的时间很短。这里的作物中，唯一值得夸耀的就是芋头。我老家生产的芋头，如果灰水拌得恰当，制出的粉团要比别处大一倍。五十年前群马县的农民们不断有人到这里来订购芋头种。这是母亲的骄傲。

因为过午的太阳照不到，再加上水池多，所以很潮。这个情况，大概对于健康很为不利。我建议母亲最好把池子埋掉。可是母亲说这是从前兼作防火用的水池，是不能填掉的。

回东京数月之后，我的旧作、小说《收款旅行》改编成电影，在福山市的影院开始上映。村里的青年们为了筹集修河资金，把这部已上演过的影片租来，在小学校收费放映。这件事是后来嫂嫂在信中告诉我妻子的。信中还大致作了如下的描写：

《收款旅行》在村里小学校放映的那天，青年们事先用扩音器在村里通知说："本村出身的作家井伏鳟二先生原作改编的彩色电影《收款旅行》，今天晚上六点钟在小学校上映。"广播的声音很大，老奶奶也听得到。不料老奶奶说："鳟二这回要当众出丑了。"于是她躲进储藏室。自然没去看电影。可是后来左邻右舍来串门的人都谈到这个电影，所以她也知道了大概的故事情节。不过当人们谈论起这个电影时，老奶奶总是沉默不语。似乎对电影情节很不感兴趣。因此来人不再提

起这个电影。可是这人一走出去，老奶奶就问家里的人："他没看过那个电影吗？"

早先我曾告诉过老家的人，凡我写的东西，不管是小说，还是杂文，你们千万不要读。我对自己家里的人也早打过招呼。所以我的妻子和孩子都从来不读我写的东西。只有偶尔让妻子誊抄些短稿，算是例外。不过，改编成的电影，因为有第三者插手，所以我并不介意。

去年五月去大阪时，顺便由冈山到了福山，然后又顺路回到乡下老家。可能是节气的关系，母亲的身体比我上一次回来时，似乎多少恢复了一些。不过，听说她近来时常眼睛模糊，正在求医治疗。但她的耳朵格外灵敏，和年轻人一样。她在隔壁房间里，一边和重孙子玩着，还不时地突然和我搭句话。

"我问你一件闲事，东京的大米不怎么好吃吧？你那边每次往家买几升米呀？"又说，"我听说竹林的根子长到后屋堆房来了，把门内土间的洋灰地都顶起来了。也不知道怎么会顶起来的，我不愿看，你去瞧瞧吧。"

我走到后面的堆房里，发现竹根穿过地基下面的基石，进了屋子。在土间，两根象手杖一样粗的竹根从地下钻了出来，然后又钻入水泥地。在通往二层的楼梯上，每一级都放满了东西，几乎无法下脚。有纸包、面条盒子、药罐子、纺线车、贴了纸的箱子等等。这些全是五十年前我常见的东西。它们似乎在告诉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走上这堆房

的二楼了。

我围绕上房的四周看了看，由房后的高崖上滚落的平板石并未倒下，而是象屏风一样立在厕所的旁边。正面门口土间处，右手的矮墙已有两处改成了水泥墙。可能是修房的瓦匠手头材料不够了吧。其它的矮墙仍是以前的白壁。有一面墙上还残存着用铅笔画的这座房子的图样。这是我儿时淘气的“杰作”。除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它。

“堆房的二楼上还有旧书画吧？那都是假东西，要是卖给别人，可别当真的卖。”我站在廊下对屋内的母亲说。

“要是假东西，就不该卖给别人。”

听母亲的口气，似乎不高兴听我说是假东西，或许是怀疑我要把它们带出去吧。

我决定坐下一班汽车回去，马上开始收拾皮包。母亲把放了花椒叶的甜煮小鱼和火葱拿来叫我带上。并对我说：

“咱们家自古以来没有活过八十岁的。为什么只有我不死呢？我已经只能给周围的人添麻烦了。要靠别人照顾，才能生活。我觉着活得够本儿了。”

“够本儿了”这句方言的意思是已经活得相当长了。活得够久了。

今天我要去山阴地方，为某出版社办些事。我打算绕道萩市、石见益田、出云市、松江市，然后在鸟取和同来的人分手，顺便再去我的乡间老家看看。

庞春兰译

关 于 杂 文

石川淳

听说有个古玩鉴赏家曾告诫晚辈：只管看名品，莫去看劣作！被劣作弄脏的眼睛，遇到珍品也鉴别不出。如果平时看惯佳品，见到劣物一眼即能识破。

照他的说法，一个人一生中有幸只与名品佳作打交道，而无缘接触坏东西，便能迅速提高鉴赏能力。果真如此，岂不是客观存在本身就代替了批评么。这可是到了鉴赏家的乐园啦！有的人为了寻求评判好坏的标准，孜孜不倦于争论之中，口才倒是颇有长进，可是一旦接触到关键性的实物，尽管眼珠瞪得圆圆的，实际上却全然不懂。这种人是最笨的！至于在文学鉴赏方面，这位古玩家的箴言是否也完全适用呢？依我看这个问题已勿须赘述。当前只要牢记：凡事凡物只要同善者打交道便不吃亏这一常识就够了。

在文学上评价良莠美丑的对象，不用说是作品这个世界。并且所谓评论作品，就是评价一部作品本身的价值，以及与价值密切相关的作品在整个文化中的作用。就是说既

要肯定自己的对象——作品世界的存在，同时又希望文学论坛的法则也发挥作用。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就作品世界来说，尽管有诗歌、故事、评论之分，但它们既各有千秋，又都是别具风貌的独立世界。（此处所论与作品的成败无关。因为那些拙劣之作一开始就已被剔出在作品之外）。但是放开视野广览文学世界，优劣暂且不论。似乎存在着这样一批文章：它们不具备自立的资格，人们很难承认其为独立的世界，然而从文化方面看，又不能毫不留情地一概加以摒弃，它们现在正徘徊于文学的底层。一般来说可以用杂文来概括，诸如身边琐事的汇报，街头巷尾的见闻，食品杂谈，摔跤风闻，以及杂技评论等，所谓行家里手的趣谈之类都是它们的伙伴，作者有文学界的内行，也有外行，形形色色，盛况空前。现在这类文章俨然以文学的面貌活跃于社会。现状既已如此，如今再花费工夫去追究其来龙去脉已经没有意义了。反正这是个无须兴师动众搬出艺术论来对付的问题，权且按照对方的要求，把它归为文学杂类。这样，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它带有文学性质的原因吧。

首先，上述杂文都喜欢使用随笔这个美名，大家要注意，切莫跟着上当。不知何时，社会上似乎出现了一种迷信，只要一说随笔，就不问良莠什么都是好的。于是那些浅薄的文章乘机而出，横行于世，无所顾忌。甚至出现一种很俏皮的说法：说什么随笔在西洋备受器重。譬如在笔会(pen)的缩写字母中，它排在中间，因此随笔家位居优雅的

诗人之下、小说家之上等等。看来小说家颇有点面目可憎了。诚然，西洋重视随笔是事实。但那也要看是什么人的文章，古往今来看重的是作者，他们真正重视的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名流作品，而不是把随笔这种文学形式作为通向更高艺术境界的途径而加以推崇的。而且未曾听说有哪个自称行家的随笔作者受到堂堂的文学家的待遇，也未见过那种别无所长、只是灵机一动想靠随笔立身的人物登上了文学世界。总而言之，他们看重的是那些杰出人物及其撰写的文字，仅此而已。这个简单的道理，应该说各国都是通用的。每当阅读手边的月刊杂志上的杂文时，我脑海里并未装着西洋有关随笔的种种理论，并不以此来评定文章的优劣。

西洋如何，姑且不去说它。日本自古以来也有随笔。而且确实时而也出现过耐人寻味的好文章。这类一流作品算作例外。从总的倾向来看，作者也好，读者也好，似乎走向脱离灵魂冲突、人事关系的道路，喜欢反映有教益的富于趣味性的事物。偶尔也有《冥思录》一类的文章，那也只限于轻松地表现谛观思想，玩弄华丽的词藻而已。随笔在江户时期曾盛极一时，当时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各种身分职业的人从多方面撰写的杂谈漫录，包括珍闻奇谈、奇风异俗等内容；一类是学者或能工巧匠们所写的专门知识和经验的片断，这两类文章最多。前者是对纷繁复杂现象的记录，属于日本随笔中的多数派，日本现在的杂文就是继承了这一流派的传统。关于后者，我想只强调一下下面的问题，即

如果说自江户至现在出现了有所进步和发展的随笔，恐怕多半属于学者所写的手记。过去那些零散知识从未被当作学问加以归纳整理，只在学者内部各行其是，有所积累。但是现在出现了好苗头，学者们，特别是科学家在得心应手地完成学问研究之后，又面向群众撰写一些启蒙性的通俗读物。他们计划周密，文章内容在撰写之前已作好归纳整理。看来这类随笔的有益性今后将会日渐明显。值得庆幸的是这类文章似乎正在脱离杂文的范畴。

现在让我们回到杂文这个正题上来。如果说杂文仍停步于对纷繁复杂现象的记录，那么一如前述，人们很难承认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可能杂文本身对自己的可悲命运也有所觉悟，常常在文学论面前表现得畏首畏尾。杂文既然是不伦不类的多余者，是否就一无可取之处呢？否，对其存在价值未必能下这种断语。现在把它送到文化领域，看那儿如何处置，在那儿或者被赋与一定的价值，或者一如往昔不被承认，因而自行消灭。就是说只有那些能起资料作用的东西才为人们所利用，而这种用途同其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杂文的使用价值究竟来自何处呢。

这个问题并不特别复杂。杂文是反映现实中的各种现象的，它没有独立的领域，因此，尽管还很肤浅、单纯，却已具有比较充分的现实性了。这种现实性随着时代发展和文化进步，或许有一天会交上好运，作为有价值的资料再次被意外地发现，或许不被发现而默默无闻。我们已经知道有好几桩把从前的随笔作为经济史、风俗史或者民俗学的资

料加以收集利用的事例。现在一提起江户时代的随笔，人们总觉得满有趣味的，其实这趣味不过是来自我们自己对文章所作的任意解释罢了。为表明根据时代和文化对杂文所作的评价情况，我权且把过去已经站得住脚的文章称为随笔，而把今天尚难定论的文章，则对不起，只好叫作杂文，以示区别。当然从实质看两者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不同，因此我决不是出于性情怪僻而故意对现代文章吹毛求疵的。

那种一写出来立即在文化方面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文章，在此不列入杂文。所谓杂文是指对某种现象的记录，就其现实性来说对今天的文化发展不起任何作用。如果说这类杂文有时也受到当时读者的赞赏的话，那仅仅是因为作者所写的内容迎合了那些低级趣味的读者。这与文学和文化是毫不相干的。但令人为难的问题是，谁都不能保证只要今天具有存在价值，今后也一定能保留下去。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在被后世发现利用的机会方面，充满自信的作品也罢，听天由命的杂文也罢，说不定都将归于相似的命运。所谓今日无用武之地而待知己于后世者，正是杂文的奇特之处。当然话虽如此，我们也没有必要来个提前下手，现在就都来撰写和欣赏杂文。

但是杂文始终是存在的。那么它为什么能苟存于如此严峻的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个小小角落里呢？据我分析其秘密恐怕不在杂文本身，而在于杂文作者同文学的关系。譬如有一套江户时代的随笔，其作者从青年时代一直写到生命完结那天。那浩繁的卷帖堆积起来足有一人高，文中连

续不断地记载着有关简单的市井杂事。当我接触到这套随笔时，不能不叹服其如此顽强的毅力，并感受到他身上那股自始至终炽烈燃烧着的巨大热情。这热情是不能用单纯的勤于写作这类字眼来解释的。恐怕只能说那是出于他对文学的热爱，爱固然有深浅之分，但是经常支持杂文作者的力量，必定是来自对文学的热爱，或者是出于他对十分热爱却未能置身其中的文学世界的向往。他的文章要经过文化领域的检验、评价，而他本人的身分及地位的确立，恐怕仍旧要靠文学界。不过对文学仰赖过分也是个问题。

周祥仑译

作家的生活

横光利一

据说纪德①讲过这样的话：创作优秀作品的方法之一是，至少每日一次一定要想到自己今天可能告别人世。我们虽然没有天天如此设想的习惯，可是隔上三天总要想一次的。尤其有了孩子以后，这种想法更加强烈起来。表面看来，当了爸爸的作家和没有当爸爸的作家似乎没有区别，但是我觉得一个作家能够心胸开阔，承认自己写了失败之作，多半是在当了爸爸的作家之后。人在行动时，不论精神上还是行为上，有子女与无子女是大相径庭的。对这样一个千真万确的普通道理，无子女牵累时，虽然也能理解，但认识的深度却很不同。认识的深浅又不能不影响到作家的作品。读了宇野浩二②的《子女的来历》一书最受感动的人，多半是那些无子女累赘者，原因就是他们在欣赏作品

①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评论家。
② 本名格次郎(1891—1961)，日本小说家。

时，心境明朗，阴郁甚少。

每逢作家聚谈，最后总要谈及能否做到即使孩子变成流氓阿飞、挨饿受冻，自己也要坚持埋头创作这个问题。可是话题一转到这儿，人们总是默不作声，并设法把话题岔开，这已成为大家的习惯。应该说在这沉默之中潜藏着万万不可忽视的老大难问题。

我认为创作并不是作家的本职。作家的本职应该是面对每天的生活确定自己的态度。创作是这种态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作家的本职，它确实是个副业。既然承认创作是副业，那么作家对个人作品的存亡，自然会泰然处之。我从未想过自己是在创作达到个人顶峰的作品。我以为每天在自己立足的台阶上作出最大努力就可以了。当然，第二天一定要有第二天的台阶，否则时间的存在就失去意义了。

我写作时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写完一部技巧上有长进的作品，就退回原处写一部一般的作品。因为不这样便难以看出新的进步。去年夏天，偶然读到总持寺①管长秋野孝道先生的一篇有关修禅的讲话稿，他说向上包含着前进和后退两层意思，单是前进不成为向上，还要同时实行后退，才称得起真正的向上。看罢这一段我非常高兴，因为它证明我的上述想法决不是我个人的主观臆断。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这个体会是修禅发功的表现，但是既然现代作家生活

① 日本禅宗的派别之一，曹洞宗的大本营，位于横滨市鹤见区。管长系总持寺，为最高管理人。

应当象加尔文①教派那样，带着知识进入信仰，那么孝道先生的说法岂不是消除迷惘的最佳途径吗！

别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以自己而论，我是不大对事物进行有意识观察的。我觉得与此相比更应当重视出于自然的耳闻目睹。有意的观察固然有奏效的时候，但是这种观察会造成对方改变原来形象，因而看不到其自然的姿态。在观察人的最重要的面部表情时尤其如此。那些受歧视的人，比起那种备受众人尊敬的人物，往往更能准确地认识人。这是因为人们在受尊敬者面前，必定会公开地掩饰自己。由此推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批评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时曾说：他根本不了解平民百姓！这个批评对托尔斯泰来说一定是个致命的打击。喜欢描写贵族生活的巴尔扎克也遭到无名贵族的针砭，被说成不懂贵族生活。

但是，不管怎样说，既然作家也是人，就不可能对各式各样的生活都去亲自实践，因而想要事事写得准确、生动，那只是梦想。我们自己也一样，要是对某个作家的形象和历史很熟悉，那么对其作品多半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尤其在阅读该作家的作品时，头脑中如果浮现出其具体形象，那就更为糟糕。有一类作家身居乡村、尚无名气，却常常能左右文坛，他们来到城市以后如果能继续掌握文坛方向，便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实际这样的人是极少见的。

但是他们的所谓优秀作品，大多是描写身边琐事的小

① 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天主教加尔文派的始祖。

说，这当然是不足为奇的。不过，我想即便自己的作品成为拙作，也尽可能不去写那种所谓“身边小说”。要问为什么？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理由。只是我的性格驱使我一心要从事最困难的创作。

当然，从难度上来说，创作身边小说也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假如说人们由于各自的性格、气质不同，其所遇到的困难也必定会不一样，那么对我来说困难已不是身边小说。我总觉得自己在努力探索新的技巧中会获得些小小的成功的。决心作的事就要去尝试；既已踏上此路，只能走下去。

但是，幸而我通过创作获取功名的野心比别人要小。确切点说，我只是怀着一线希望，并不指望一定能成功。我过去就说过，在文学作品上被美誉为“成功”这种便当的事是不存在的。每当脑海中构思出情节想要动笔时，往往会担心写不出来。可是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光自己如此，即便把那些自古至今的伟大天才们的作品找出来看一看，他们的作品中同样残留着写不出的部分。如此看来，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再那么过于慎重了。

执笔时，只有朝着魔鬼或神仙奋力冲去，撞得头晕眼花，别无办法。而对方则喊着类似号子似的口号猛扑过来，把拼命冲上去的我摔倒在地，累得我气喘吁吁。就是说此时我分明已吃了败仗。我虽然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却对它无可奈何。此刻，理论则无能为力，逃之夭夭，令我悔恨不已。写作顺利时，匪感劳累，可是文思不进时则不胜

疲惫。

下边我仅为围绕作家生活发表的看法补充一个事例。谷崎①先生的《春琴抄》，正如众人所评，是一部优秀作品，我读后也颇为感动，可是我明显感到作品在成功之中同样存在敷衍搪塞之处，题材所包含的最困难部分全都避而不写，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作者为获得成功所花费的苦心之后，才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是个很大的败笔之处。作者企图完全避开佐助刺瞎眼睛的心理状态，而把作品写好。我仿佛看到他为实现这个宏愿而绞尽脑汁、凝神沉思、以寻求出路的那种表情。

佐藤春夫②先生极力为作者辩解，他的辩白毕竟是辩白，而那作品的现实却是无情的。第二部作品《颜世》也是这类失败之作。假如佐藤先生的那番辩白是正确的话，《颜世》这部作品，决不会出现如此滑稽可笑的失败。即使失败也应当讲出道理。虽然前一部作品和后一部作品在形式上是各自独立的，但我认为作者的思想是不可能划分得如此清楚的。正因为我对这一点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才对《春琴抄》中刺瞎眼睛一节在时间上过渡得如此迅速说三道四。

顺便把宇野浩二先生的《子女的来历》也作为作家生活的一例说几句。这篇小说也如人们评论的是一篇令人钦佩赞叹的作品，可是我觉得作品中作为父母爱的最重要表

---

① 即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小说家。

②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小说家。

现——忧虑不安的心情丝毫没有反映出来。假如作者以为长辈已离开人世，升入天堂，因而不再感到忧虑不安的话，那么现实主义精神已经作好充分准备，它随时都能深入到天堂中去。

宇野先生并不是有意压抑父母对子女的最重要的忧虑不安的心情，而是有意地不去表现它，显得很不自然。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就此一闪而过。其速度之快使我来不及一睹。这样的速度我无法接受。此处本来最需要细致的描写，作者却使了个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法，一带而过，可是其巧妙之处同作者所认为的从容不迫正相差违，实际却变成了慌张。

有人认为上述问题不是作品的缺点，是所有作家在写作当中分析认识作品时所使用的一种观察方法，但我不这样看。如果是评论作品，当然要以作品为中心，上述问题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围绕作家的生活进行评论时，是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的。我过的是作家生活，自然习惯于从作家的立场出发观察事物，尽管我在不断地努力摆脱这种境况，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奏效的。

河上彻太郎和小林秀雄两位先生主张一个作家只有摆脱"私小说"才能进入"本格小说"① 的行列。我认为这是对现代作家的最重要的告戒。同时，我还认为即便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也应当树立起创作是作家的副业，而不是

---

① 针对描写身边琐事的"私小说"而提出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

本职的思想。为此，作为我个人来说，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作品是杰作也罢，劣作也罢，丝毫不会动摇我的决心。我绝对不会采取那种极不正常的做法，硬是把一篇失败的作品说成是成功之作。我想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即便写出了杰作，那也是瞎猫撞上死老鼠。若问我今后将作些什么？我现在只能回答说：我渴望炸开框框，冲出框框！别无可言！

周祥仑译

温泉通信

川端康成

疑是白羽虫漫天飞舞，却原来是绵绵春雨。

“要是个大好天气，就可以去摘蕨菜啦！”女佣说。

这是四月八日的事。

早樱、木兰，还有各种奇花异卉吐艳争芳，雨蛙也在鸣唱。该是香鱼游访狩野川的季节了吧。去年我问过女佣，那餐案上的炸鱼是什么鱼，女佣当场将厨师的信拿了出来。

“给您送来的是香鱼。是秘密。”

这是有人在解除禁令之前偷偷捕来的。那时节，牡丹花早已绽开，今年也许为时尚早吧。

山茶花遍野怒放，呈现出一派即将凋谢零落的情景。然而它却是一种非常顽强的花。今年正月伊始，我和在本所①帝大福利团体工作的学生去净帘瀑布，途中曾向溪流对岸的花丛频频地投掷石子，想把花朵打落下来。花儿距我们

① 东京都墨田区的一个地名。

太远，拚命使劲，才好不容易投掷到那边。然而，四月初再重游此地，见那花朵依然绽开。我和武野藤介两人又投掷了石子。正月里没有凋谢的花，四月间却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顺着溪水流逝。

也许是山的缘故，这里经常降雨。天空忽雨忽晴，变化无常。凌晨二点光景，我打开浴室的窗扉，本以为在下雨，谁知外面却是洒满了月光。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溪流上空飘浮。我心想："已是初夏时分啦！"突然又意识到现时只是四月初呢。空气清新、枝繁叶茂的山中之夜，再度沐浴在雨和月光中，更令人心旷神怡了。

我常常感到雨后的月夜格外的美。地藏菩萨节日，点点星火，恍如把灯笼遗忘在田野里一般。我与旅馆的女佣同行，遇上了下雨。归途，月亮出来了，雾霭依然低垂在山谷上。去冬的一天，我和中河与一一家乘马车去吉奈温泉，那次也是个雨天，后来转晴了，也看到月亮和雾霭。

"月亮也在移动呀！"

记得某个夏夜，有人在这家旅馆后面河滩的亭榭里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近旁，东京的孩子们挥舞着小焰火，比赛谁划的火圈大。

"说月亮在移动有点特别哩。可每晚坐在同一个地方赏月，就会知道月亮移动的轨迹有所不同。"我抬起手说："昨晚从这树梢上，前晚从……"

可是，在汤岛看不见一轮大满月。看不见称得上是朝

暾初上和夕晖晚照的景象。因为它的东边和西边都是层峦叠嶂。早晨，首先是西边的群山披上了阳光的明亮色彩。朝霞的边际从山腰扩展开去，太阳升高了。黄昏时分，东边的山峦披上了晚霞。汤岛的重山，光彩虽然淡薄了，天城山岭却仍然是一片红霞。

要是观赏旭日和夕阳的霞彩，走到街上，仰望远方天边的富士山，则美不胜收。富士山染上朝日的光辉，也染上了斜阳的色彩。

星空也狭窄了。

哟——伊沙沙，
哟——伊沙。
孩子们无忧无虑，
嬉闹嬉戏。
屋后的竹林，
随风俯仰摇曳。

这是一首乡村小学的女孩儿歌。

竹林用寂寞、体贴、纤细的感情眷恋着阳光，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了。这里虽不象京都郊外那千里竹林的景象，但这边的河岸、那边的山腰，稀稀落落地婷立着贫瘠的竹林，其神态另有一番清心悦目的情趣。我经常躺在枯草上凝望着竹林。

观赏竹林，不能从向阳处，而必须从背阳处。还有比竹

叶上闪烁着的阳光更美的阳光吗？竹叶和阳光彼此恋慕所闪出的光的戏谑吸引了我，使我坠入无我的境地。纵令不闪光，阳光透过竹叶所呈现的浅黄透明的亮色，难道不正是令人寂寞、招人喜欢的色彩吗？

我自己的心情完全变成这竹林的心情了。一个月也没同人说上几句象样的话。心情就象空气一般清澄，完全忘却了敞开或关闭自己的感情和感觉的门扉。

然而，孤单的寂寞不时地向我袭来。我合上眼睛，咬着棉袍的袖子，就嗅到一股温泉的气味。我很喜欢温泉的气味。现在我对这块土地已经非常熟悉，不觉得怎么样了。可是从前我舍弃交通工具走下坡路，快到旅馆时感到有一股温泉的气味，泪珠便会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我换上旅馆的衣服之后，用鼻子嗅了嗅袖子，深深吸了一口它的气味。不仅在这里如此，我在各处温泉镇都嗅到了各种不同的温泉气味。

“我一直登到那座山的顶峰呐。”

我站在下田街道上，朋友们一来，我就一定指着那钵洼山这样说。那座山屹立在从下田街道上，快走到天城的地方，再爬约莫三千二百多米的山坡才能到达山之巅。因此，从这个村庄眺望，山显得非常的高，它好象一个倒扣的钵，满山遍野都是草。花了四十分钟，才爬到接近顶峰的地方。从山麓看上去，枯草显得很可爱；可登上去一看，却是一丛丛没胸高的芒草。突然间，五六个割草的汉子从草丛中爬

了出来，惊异地望着我。连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爬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旋即下了山。这是沉寂的去冬岁暮的事。

前些时候，我和武野藤介也登上了后边那座枯草山。看似缓坡的斜面，才爬上去就发现非常陡峭。看看几乎要滑落的脚，然后把视线移向山谷对面的山腰，不禁感到那边杉林的树梢象是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向我逼将过来。上山倒很顺当，可一下山，胆小的藤介就站着迈不开脚步了。

我恍若这时候的杉林一般，面对着重山、天空和溪流，我的直观时不时地猛然打开了我的心扉。我吃惊地伫立在那里，只觉得自己已经溶化在大自然之中。枝头上低垂的花，我感到深邃的静谧，看得入了迷。我发现白花太劳顿了，仿佛有一种病态。

从这一带漫步走去，渺无人影，也看不到一户人家。岂止如此，有时连旅馆也只有我一人投宿。深夜二楼空无一人。猫儿在那间象是西式的房间里不停地叫着。我站起来，走过去把房门打开，猫儿就跟在我后面，闯进我的房间里来。它坐在我的膝上，一动不动。于是，猫儿的体臭扑鼻而来，钻进了我的脑门。我好象感到这是第一次体味到猫儿的臭气。

"难道所谓的孤独就象猫儿的体臭吗?"

猫儿蓦地从我膝上站起来，神经质地把壁龛的柱子都挠破了。

一个村庄是否只能有一只猫和一只狗呢?要是这样，这只猫和狗就见不着别的猫和狗而死去了。

一条新路建成了。这条路在汤岛的嵯峨泽桥附近，从下田街道拐向世古瀑布那边，一直延伸到伊豆西海岸的松崎港。狭窄的松崎街变得宽阔了。路，一直修到世古的对面。

四月六日，庆祝新路落成。一群参观安来节①的旅游者在别墅的庭院里唱起歌来。

庆祝日之前，春雨绵绵，今天却晴空万里。四月十三日那天，树干、树叶、屋顶、花儿、溪流，一处处的风物都承受着阳光的沐浴，灿烂夺目，艳美极了。

燕　　子

你听见过老鼠弹琴吗？……其实，昨天夜里，我就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

僻静的山间温泉简直不值一提。那里有一家拥有二十来间客房的旅馆。昨夜旅馆的二楼上，也是只有我一个房客。这种情况并不稀奇。深更半夜，大雨滂沱。我总觉得屋顶上仿佛有许多人在跳舞，脚步声转来转去。孤独一人，在屋子里简直就象遭到魔鬼的袭击。是同类的活生生的人

---

① 安来节，亦称安乐节或夜须礼，每年四月十日举行的祭瘟神的镇花祭。

魔。它时而瞪大眼睛怒视，时而象猛虎张口咬人，时而又学着这山上的野猪爬山。后来我苦笑了之。可是当我蓦地抬起眼睛往旁边扫视的瞬间，视线的前方，瞥见一个人影晃过。我被那身影所吸引，转动着眼珠。是什么呢？我吓得抽缩着身子。这不是幻听，而是幻觉。简直连云朵、溪石、拉窗、木兰、手巾、花瓶、马儿，一切都忽然变成了人面和人影似的。就是大雨敲打屋顶的声音，也好象是人的脚步声。这点，自己也是清楚的。不知为什么，自己想把挡雨板打开看看。这时候，邻屋响起了叮铃铃的琴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老鼠爬过铁格子窗掉落在琴上。

后来雨声很快就停息了。这时只听见：

咕嘎咕嘎咕嘎……

这是溪流的雨蛙在鸣叫。一听见雨蛙的鸣声，我心田里忽地装满了月夜的景色——山谷流淌着一条美丽的清溪，飘荡着雨后芳香的气息。当然，雨蛙是在雨天鸣叫，就是在黑夜里也鸣叫。不知昨夜月亮是否出来了，今天倒是一个爽朗的晴天，而且又是个星期天。我按平时星期日的习惯，走访了乡间小学的年轻教师。

“一片绿油油，整个大地都披上了绿装！”

他突然描绘了一句野外的景色，接着又说：

“一披上嫩绿，我就觉得这一带更加寂寞了。也许是因为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色彩，有点象破旧的茅草房顶的颜色吧。对我来说，这一带初夏的自然景致，宛如南国的风光，新鲜得有点悖乎寻常。只有富士山则是另一回事，只有

那座山的山容是另一回事。不过，我觉得这一带的节气，仲春一转眼就跃到初夏了，不是吗？你没有这种感觉吗？这里似乎没有晚春和暮春，不是吗？

“再说，这一带变得寂寞，乃是因为没有艺术。一提起艺术，不免有点令人嫉妒。木曾地方有木曾舞，追分地方有追分小调和追分舞，出云地方也有出云的什么艺术，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它们地方特色的艺术。许多地方都有各自乡土滋润的民歌吧。可是，这里连一首乡土民歌也没有。盂兰盆节①到来了，也不跳舞。爬山、赶车、插秧时也不唱一首歌。人们都是缄默不语。即使有许多马匹，可人们连马都不想骑。充其量只骑骑自行车罢了。我调到这个村庄里来，使我大吃一惊。我还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两三年前，我在大阪郊区一个小镇的学校任教——现在已划入市区，那里有日本屈指可数的大纺织厂，这家工厂跳盂兰盆舞颇有名气。因为只是工厂女工跳，一般不让外人观看。我在工厂的女工学校教书，得以例外。可是一旦舞蹈起来，女工们不就分成七八个组了吗？我不由得‘啊’地喊了一声。那也难怪啊！每组的舞蹈都不尽相同，例如有丹波地方的、越后地方的，各个地方的盂兰盆舞的舞曲、歌谣和跳法都不相同。因此各自跳自己故乡的舞，简直象盛开着色彩缤纷的乡土之花啊。再没有比观赏无数的舞蹈

---

① 盂兰盆节，每年七月十五日以各种食物供奉祖先及布施游魂，并载歌载舞以作祭祀。

更能泛起缱绻的乡愁了。在舞蹈广场的一角，开辟了一个大弓场，职工们都在那里拉弓。拉弓人和靶子都隐没在街道两旁的白杨树后面，我看不见。但我看见箭嗖嗖地从白杨树的缝隙飞流而去。煤气灯的光，洒落在白杨树的叶子上。我眼望着同女工翩翩的舞姿一起飞流的光影般的箭，泪珠真的流淌出来了。

"来到这里，就想起盂兰盆舞来。因为这一带的姑娘们即使来到那个工厂，也参加不了哪一组的舞，恐怕只好呆望着别人的故乡之花啦。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这一带的姑娘绝没有纺织女工那样的身材。她们都有自己的家，离大城市很远。她们正直、善良。但是，她们的个子为什么都这么矮小呢？这姑且不说，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生活愉快的缘故吧，人们不怎么渴望刺激。这就使外来的人感到这个村庄很是寂寞。甚至可以说这个村庄没有恋爱。就象酒席上的歌舞助兴也是彬彬有礼的。这是没有恋爱的村庄……也许正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没有艺术。大概只有富士山才是这一带的艺术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些日子，我在学校里让我班上的同学——普通小学五年级女生——三十四个女孩子画自由画，简直令我吃惊，其中以富士山为远景所作的画，竟达二十一张……"

"嗯。"

我也简直吓呆了。从这里眺望远方天际的富士山的姿容，与其说是山，莫如说是一种天体，它以柔和的光映现在

苍穹……

年轻的教师望了望我那副惊讶的面孔，继续说道：

"也许孩子们感到富士山的山姿是自己的羡和憧憬的形象吧。另外有十二张，在画面上某个地方画上了飞燕……"

"燕子？"

"嗯，燕子。这也是出乎意料的。象我这号人压根儿就没有留意燕子飞来了。这是四月底嘛。然而，孩子们却看见了它。如此看来，还是这里的孩子能感受到季节的艺术。象我这样的人太迟钝了。"

这位又作诗又写小说的年轻教师说着笑了起来。

"是吗？有那么多画画燕子的吗？"

"嗯，画燕子的共有十二张。"

"燕子，就是那种燕子吧。有关这个温泉的燕子，我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说着我的话匣打开了：

我朋友的情人是个女电影演员。他们是学生时代的恋人，可是没有进一步发展。女的名气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疏远了他。不过，这个女演员拍的片子在浅草电影院首映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去观看了。有一回，影片里有这样一个场面：这位女子扮演纯朴的山村姑娘，她孤独一人无精打采地走下山坡。他们两人看着这个场面的时候，一只燕子突然从银幕一角流星般地飞过去。啊！燕子！女的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然后同男子打了个照面。拍摄这个镜头时，也

许导演和摄影师都没有发现燕子飞入镜头呢。女演员更是压根儿就不知道。据说终场后，这位女子好几次同男子提及这件事，她反复地说：燕子，燕子！看来飞过银幕的燕子的形象，渗入了女子的心底里了。她象是在说：燕子飞翔啊，那只燕子……整个身子软绵绵地投到男子的怀抱里，静静地抽泣。我从那位朋友那里听说，片中拍摄的那个山坡就是这个温泉浴场。

"我非常喜欢这个燕子的故事。我这种心情，同你刚才所说的在舞蹈场上看见飞箭的心情很相似，不是吗？因此，我想你是会理解我的吧。"

"是啊！……这个村庄里，三十四个少女中也有十二个人是画燕子的。"

"燕子。"

"燕子。"

于是，我们又再次自言自语似地说了一遍，然后扫视了一下天空，这时飞刮着带有嫩绿气息的风。

南伊豆纪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

漫步大街上，寒风凛冽。男和服的袖宽，俨若蝙蝠。忽然我心血来潮，打算去南伊豆一行。为了写《伊豆的舞女》续篇，最好是去下田一游。二十分钟之内匆匆做好了准备，

乘上一点多钟那趟开往下田的班车。车子在天城山的路上，象流星似地疾驰而去。

汽车钻进山岭的隧道。隧道北口已看不到茶馆。就是《伊豆的舞女》里所写的那家茶馆，也就是老太婆和患中风症的老大爷所在的那家茶馆。我思忖：莫非那户人家不在了？老大爷已作古了？相隔八年，又要越过天城山了。

钻出隧道，来到南边，视野豁然开朗。崎岖的山路犹如一具模型，尽收眼底。沿着远方的山峦眺望，南边的天空清净明亮。我心潮起伏，涌上了一股新的感触，以致把景物皆抛于脑后。南边的层峦叠嶂一层层地淡去。天海相连。强劲的疾风，把赛璐珞窗吹得呼呼作响。

汽车停在汤野。那年春天汤野遇上一场大火，烧却了半个村庄。八年前舞女们泊宿的小客店，似乎就在眼前的停车场附近。如今新盖的屋宇鳞次栉比，还飘荡着一股木头的芳香，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小客店了。停留片刻，只解手的工夫，就又出发了。

驶出汤野，再次进山，左边就望见海了。途经下河津海滨和相模滩。只见海面上的伊豆大岛末端消失在霞霭之中。我叫这般景物熏染得如痴如醉。汽车又通过了隧道。

汽车驶入下田附近的河内温泉区。一路上，千人浴场、露天浴场等温泉环涌。沿街的平凡村落之间，修建了不少旅馆，车子没有停泊就驶过去了。右侧可以望及莲台寺，还有三四座小山，其中哪一座是下田富士山呢？迷惑之中，汽车过了桥便驶入下田了。

车子在下田汽车总公司门前停了下来。这是一幢相当富丽堂皇的洋房，还有一间气派非凡的车库。这时是三点十分。汽车破了纪录，用两个钟头行驶了十一里的路程。

我问："有没有开往石廊岬的汽车。"答称："汽车不去。"我问："船去吗？"答称："也许去吧。"于是我便奔码头走去，询问了码头工人，他说："刮这么大的风，恐怕很难开船了。"我请他告诉我马车站在哪里，由于听时漫不经心，又不认识路，我便改变念头，返回了汽车总公司。

我终于打消了到石廊去观赏元旦日出的计划。石廊岬位于伊豆的南端。那里水石相搏的奇景，是名扬天下的。元旦我爱在那里观赏从茫茫海面冉冉升起的朝阳。我爱迎接那明媚清新、灿灿金光的元旦之晨。打数年前起，我每次到伊豆来，总是憧憬着这番风情。

无可奈何，我只好乘四点的公共汽车到下贺茂温泉。在候车处茫然地伫立了好一会儿。然而，南线三号车早已满员。实在太麻烦了，我便叫了一辆小车返回莲台寺温泉。挂家屋客满，碰了钉子，我遂让司机把我带到会津屋去。"这里的接待反而比挂家屋棒啊！"到底是司机的语言。

我刚被领上二楼，旋即入浴。浴后，我打听了有没有舞场，有没有棋院。两者皆无。莲台寺坐落在田野间，没有以前那么中我意的景物。还不如去柿崎，住在阿波久旅馆好呢。晚饭后，听见马车的笛声。我迎着劲风，坐上铁路马车①

---

① 明治时代在铁路上跑的公共马车。

奔赴下田。跨下马车，走进下田，只见河口岸边的灯火星星点点，别有一番情趣。于是我信步游骋，穿过市街，走到了郊外。我不禁惊讶于野地的荒凉，遂返回市区，漫无目的地悠游闲逛。那条大街有家“黑船”杂志社和“下田俱乐部”西餐馆，我已不知走过多少遍了。劲风迎面拂来，刮得我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到底是下田，还有一片高级饭馆。这回我从这里走到了海边。出乎意外，一轮盈盈皓月在水波里荡漾。这是阴历十六日夜的月儿。除夕之夜，在寒风之中观赏海上明月，也许会被人认为是个狂人，因此我又折回市街，买了一副廉价毛线手套。这里有几家低级妓院，但于我无用。我乘铁路马车回到了莲台寺。一踏进房间，就感受到一股南伊豆的温煦。

我把《文艺时代》新年号的十篇作品全部阅读完了。

距我两米远对面的客人，从下田召来了艺妓，并损人地说：“你们有权利坐坐垫吗？”实在是恶作剧。谁知刚要上床，艺妓就嚷着肚子痛。客人突然变得体贴了，他费尽唇舌苦劝了一番。腹痛当然是假装的。这是很有意思的报复。

“给你揉揉肚子好吗？”

“是里头痛。”

“就揉里头嘛。”

传来了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对话。

一月一日。

我被女佣摇醒了。这时已是九点钟。女佣端来了屠苏

酒和年糕小豆汤。

我从旅馆打电话询问有没有船只开往石廊岬。据说今天风急浪大，也不能出航。于是，我请人预订了南行的公共汽车票。我本打算利用等候十点那趟铁路马车的时间，去参观国宝大日如来佛，刚要走，马车就来了。上了车，听售票员说：稍大一点的轮船都不靠码头了。这是不景气的象征。就连昨晚大年夜，也只有伊势町和横町的行人稍多些，其他地方的灯火好象都熄灭了。

来到汽车总公司，北侧是神社。妇女们象是前往参拜。新年后我也是初次竭拜神社，在神前祷告文运长久。抬头仰望匾额，原来是八幡宫。两个少女在神社前殿双手合十叩拜。烟花巷的女子甚多。镇上一群有权势的人，在举行团拜之后，从神社旁的一间小学校走了出来。距发车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又在镇上闲荡，怎么也找不见那家八年前曾投宿过的旅馆。

十一点五十分向下贺茂进发。钻过了两三个小隧道。时不时地望见大海。今天，风也很强劲。汽车暂停下来时，我问下贺茂在哪儿？人家说，早已过了一千多米远了。我不禁愕然，赶忙下了车。从下田西行二里半，就是下贺茂。在野地里步行了片刻，前方有一口温泉井，用草帘围了起来，从中冒出温泉的热气，缭绕上升，一片迷迷蒙蒙。我想：大概这就是有名的喷温泉吧。据说，温泉喷出足有一丈高。我迎着劲风，沿青野川而下。左侧是福田屋，再往前走了六七百米。纪伊国屋的正房是普通农户，那里已告客满，只好

望门兴叹。一个身穿西服的绅士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只好拎着一个大皮箱，茫然伫立在狂风之中。我住进了一家叫汤端屋的旅馆。风越刮越凶猛，挡雨板都关得严严实实。温泉混浊得有点发白。旅馆内的温泉太热，无法入浴。我就拽住腰带走过桥，到了公共浴场。旅馆老板娘大吃一惊，连忙追赶过来。午餐有牛肉火锅和炖大头鱼，花了七毛钱。据说去石廊得翻过山头，走上三里险路。这么大的风，无法行走。看来石廊不欢迎我去。

后来听说，下贺茂刮起风来是不好对付的。田园的风光并不美，旅馆设备也简陋，引不起住宿的兴趣。用过餐后，我马上离开那里，参观了有名的温室。这温室要说宽敞倒也蛮宽敞，可只种了石竹一类石竹科草本花。蓓蕾初绽，星星点点。据说，田野里也有一口温泉井，水量颇丰。忍竹犹如河岸的芦苇一样，非常茂密，这也是下贺茂的一大特色吧。步行了约一米多路，从临街的驻马店坐上了马车。

抵达下田，又跑到汽车总公司。正好赶上四点开往海岸线的那趟车。我向司机招呼了声："你好，"就立即跨上了车。司机就是我昨天包车去莲台寺那辆车的司机。车子一爬上山，下田港的全景一览无余。轮船上都悬挂着太阳旗。在行向下河津的这条山路上，看山，看海，实在太美了。阔别许久，又可以极目展望那碧海尽头的天上迤逦着的紫红晚霞了。到滨桥得花五十分钟。步行七、八百米可到谷津温泉。一些象样的旅馆散布在沿途上。元旦能找到铺位，我也有个歇脚的地方了。根据导游书的介绍，石田屋、曲屋、

中津屋是一流旅馆，从外表看，中津屋较好，我就进了中津屋。虽说稍加修缮，但也住得舒适，我好不容易定下心来。对于我来说，无家的哀愁和旅途的思绪早已渗入我的心里。我四海为家，我的心潮几乎没有伴随旅行而起伏，旅行的兴味也大减。这次旅行，我也深深领略到了，我觉得太寂寞了。

这里的菜肴也吃得惬意。旅馆老板要同我对弈，可他要等酒后再下，我觉得太麻烦，就到戏棚去听说书。讲的是一个名叫村田省吉的车铺老板的故事。我只听了一小时光景就回来了。

一踏进温泉浴场，只见一个五十开外的汉子在浴场里自酌自饮。

"东京人哪怕只来十万分之一，谷津也会发展起来的。眼下来了一百万分之一，一年顶多也只来五十来人。"

如果按他所说，一年就要有五千万客人到谷津来。顿了片刻，他又说：

"我是这家的店主，但是……"这时一个妇女走进浴场里来。他指着这妇女说：

"实际上她才是店主呐。旅馆行业，好歹是盛行女权啊！"

村里人大概爱玩纸牌，喝采声不绝于耳。正如老板所说，这温泉够暖和的。就寝时，还感到有点闷热呢。半夜里，我掀掉了一床被子。

一月二日。

我八时前起床。开往汤野的汽车，十一点五十八分出发。从汤野到汤岛的汽车，十二点二十五分发车。这么一来，就没有充裕的时间在汤野停留了。虽然汤野没什么可观赏的，可越过山岭到汤岛来的学生们说，福田屋有一对美貌的姐妹，我想去看看她们。于是我托人雇了一辆马车去汤野。旅馆老板娘却一味相劝："租车不合算，要么等汽车，要么干脆徒步走一里地。"反正我付了两元的住宿费，离开了旅馆。这家旅馆也有一位可爱的姑娘。白天暖和，不用生火盆。由于靠近大海，很是明亮。南伊豆的温泉浴场，要数这里风光最美。作为伊豆的避寒地，谷津可算是第一了吧。看样子我还可以弄弄文墨。今年冬季，汤岛要是寒冷，我打算到这里来。西餐馆寥落，全都倒闭了。还有家妓院。虽说来宫神社、南禅寺、河津三郎馆址、赖朝旅馆等都在这里，可我什么地方也没有去游览。

一辆马车驶过来了。送行的女佣替我办好交涉，我上了车子。这辆马车是送老太婆一行人到汤野参加葬礼的。汤野的福田屋改建得很优雅，已看不出八年前的面貌了。昔日这家茅草屋顶的旅舍，拆下隔扇，将电灯吊得比门楣还低，让两房共用一灯，这种光景已成为过去的梦了。我认识旅馆老板，当年这位老太婆忠告过我：给巡回艺人请客不值得。如今她已离开尘世。在《伊豆的舞女》中所描写的汤野，两三处有误。

出来侍候我的姑娘，的确可以说是位美人儿。她体态

丰盈。但她不是旅馆的姑娘，而是从莲台寺来的女佣，可能是那样吧。在我的记忆里，如今她已不是什么妙龄少女了。另一个小姑娘，同她也不是姐妹关系。只要看穿本来面目就完了。我决定乘十二点那趟车翻过这座山岭。

正月初二，梅花却已绽放。

我曾留言，敲响十二点就来告诉我一声。我匆匆赶到车站时，已是十二点二十五分发车了。在候车室里，我又遇见去莲台寺的那位司机。这是第三次见面了。赶巧来了三辆开往修善寺的空车，我搭上其中一辆。两点多钟，抵达汤岛。行程近四十里。真是名副其实的汽车旅行。

桥爪惠夫妇及其友人桑木夫妇几乎和我同时到达汤本馆，晚上我们玩了联珠棋和台球。我提着灯笼上街的时候，同中条百合子邂逅相遇。她大概是去看乡村戏剧吧。我向厨师探听，才知道天城山北口那家茶馆果然连铺子也没有了。那位中风的老大爷已经作古，老太婆也迁到修善寺附近的山村去了。

汤岛位于深山，清幽恬静，伊豆温泉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它更美的了。

一月三日。

初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

叶渭渠译

京都古塔

北川桃雄

我以旅游者怀古览胜的眼光观赏了奈良的古塔，但我仍然觉得京都的古塔更加饱含扣人心弦的生活气息。这或许因为我多年来住惯了京都的缘故。

东寺五重塔，正确的叫法应当是教王护国寺五重塔。塔高五十五米，居于日本古塔的首位。从山城①之野一直往南走，然后回首观看，五重塔的身影总是浮现在笼罩京都的春霞之中。数年前，这一带通了电车，当时我还是个职员，每天早晚都要乘电车或者公共汽车经过塔下。塔的位置在寺院东南角，电车沿着高高的拐成直角的瓦顶墙缓慢行驶，因此坐在车中仰视高塔，大有绕塔一周之感，仿佛观看不断移动的电影镜头。那重重的飞檐，檐下成排的椽子以及整齐划一的斗拱等，好象前后上下同时静静地移动着。由于全塔未经油饰，呈现灰黑颜色，所以视觉感到的塔体的移动

① 地名，位于京都南郊。

效果反而更加沉缓、明显。和辻哲郎曾在其《古寺巡礼》一文中描述他绕行法隆寺古塔，仰视其秀丽身影的情景，想起那段描写，我总是将脸靠在电车的窗框上，细细玩味那仰观的情趣。它那沐浴于晨光中的风姿和夕阳残照中的身影，四时不同，实在是妙趣无穷。

一天傍晚，我因为下班很迟，拖着疲惫的身体站在拥挤不堪的电车里，并无欣赏古塔的兴致，可是这时已处于暮色中的古塔飞檐下的景象却突然跳入我的眼帘。那上边成群结队的麻雀唧唧喳喳地喧叫着，盘旋着。我想它们大概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飞归古塔的窝巢吧。

由于上述缘故，我对东寺古塔倍感亲切。诚然，它的姿态风貌可能远远逊色于飞鸟①和天平②两个时代的高塔。但它没有江户③时期建筑上常见的那些烦琐装饰，它在营造上用料尺寸大，规模宏伟，形体刚健。即便在太平时期，仍能令人缅怀古代武士的风貌。如果同宽永十八年④重建此塔时风靡日本建筑界的烦琐哲学对照一下，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加深刻。

一九三四年九月，台风袭击了京都。那台风的猛烈，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很多校舍倒塌，大批小学生被砸死。台

---

① 指日本六世纪末到八世纪初的历史时期。在文化上受我国北魏和六朝文化影响较深。

② 指日本八世纪初到八世纪末的历史时期，即奈良时代后期。文化上受我国盛唐时期影响很深。

③ 江户时期指十七世纪初到一八六七年明治维新的一段历史时期。

④ 即一六四二年。

风是从南郊袭来的，东寺正处于市区南端，自然首当其冲。那风速之大，一秒钟竟达六十余米！然而高塔当风而立，巍然不动，它那形象极其悲壮，简直不象是一个建筑物！

幸田露伴在其名作《五重塔》中写道：

“五重塔被猛烈的风雨揉来搓去，九轮①在晃动，塔尖的宝珠在空中画着无人能看懂的神书鬼符，每当狂风以掀动巨石之力猛袭时，骤雨以击穿盾牌之势倾注时，塔身随风弯曲，构件吱吱作响，刚刚复元，旋即又弯曲、鸣响，大有立即倾覆坍塌之状……”

这段描绘丝毫没有夸张之处。在这次暴风雨袭击中，大阪天王寺的五重塔被刮得支离破碎，而京都以东寺五重塔为首的所有古塔，战风斗雨，安然如故。

和东寺古塔一样，同在宽永年间建成的还有御室仁和寺②的五重塔。我在鸣泷岗住了二年左右，和此塔之间仅以一谷相隔，每天从二楼上眺望，朝夕相伴，颇感亲切。一到春天，塔的半身便掩映在花云树海之中，它的对面是秀丽的衣笠山，右面有比睿山，山峰远远地隐现于云霞当中。游览者评论说这简直是一幅招徕游客的宣传画！

此塔的塔尖与塔身比例失调，整体上有高而不稳之感，但我并不想以此来说明它和东寺五重塔相比略逊一筹。在

① 古塔顶端高柱上的装饰品，又称宝轮。
② 日本京都有名寺院之一。位于右京区。

此我想告诉你这样一个印象，每到春天烟雨迷蒙时节，塔身的古老朱色便与周围红松林掩映生辉，溶为一体。而东寺院内由于烟熏火燎，树木枯死，相形之下，可以说御室五重塔所处环境远远胜过东寺。

京都的塔寺大多在宽永年间由三代将军家光[①]重建。这恐怕是出自德川幕府当时的政策。东山清水寺的三重塔也是其中之一。然而，现在附加了支柱。我愈来愈不喜欢它的形象。它同拥有悬空舞台[②]的观音堂一样，只可作为东山的一个点缀，由远处观赏。如果站在老式房屋林立的五条街正面，或者立于鸭川岸边的餐馆一带眺望，虽然觉得平淡无奇，但缺了它是不行的，作为环绕京都的名山，无疑会令人感到不足。与观音堂舞台隔谷相望的松山上，也修筑了一座小小的红色三重塔，它给人以仿佛正在欣赏一轴画卷的美感。京东真如堂所在地的这座松山也因为古塔耸立而引人注目。尽管从建筑角度来看是一座不甚显眼的小塔。

但京都也有象法观寺那样的败寺，寺内堂宇楼观俱毁，仅存一高塔矗立于市井之间。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八坂塔。

这座巨大的五重塔位于民房中间一条狭窄坡路的尽头。它也是座令人难忘的塔。每当薄暮时分，映着红阳夕照，突兀而立。须田国太郎描绘此塔的油画堪称表现日本

---

① 即德川家光(1623—1651)，系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

② 背靠悬崖，以巨木架成的舞台，位于京都东山区清水寺，故又称清水寺悬空舞台。

古塔的杰作，然而那幽暗昏黑的塔影毕竟是他心中的幻象，而真实的八坂塔给我的印象仍旧是由那朱红的古老塔身、白色塔壁以及飞檐下的阴影等鲜明对比而构成的版画式色调。

如今这一带房屋林立，还有那动听的歌管丝竹之声不绝于耳，你简直无法想象早在白凤、天平时代，这儿就同大和①地方一样，曾存在过壮丽的伽蓝。总之，除东寺古塔外，我喜欢的就是这座塔。它在室町时代②重建，江户时期又作修缮，塔的风貌自然受到其时代的影响。但以我偏爱的眼光看，觉得它那向外突出上卷的飞檐，更胜于那种短而直的檐头，并且塔座四周不加回廊，直接将塔身座落于石基之上，在精巧细致中追求朴雅大方，这些都是效法古风的表现。

喜欢读芥川龙之介小说的人大概还记得，他在短篇小说《命运》中描写了一个盘踞此塔中的盗贼的故事。其中有“此时有个声望很高的僧正③鸟羽云云”之句。由此可知他所写的不是现在的塔，而是永享十二年④重建之前的古塔。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已不是小说中的那般情景了。记得十年前一个春天的夜晚，在朦胧的月空下，塔尖的九轮隐约可见，我沿着塔后的坡路往下走，途中遇见一个本市妇女模样

---

① 日本历史上的国名，位于奈良县天理市附近。

② 指十四至十六世纪日本封建统治者在京都室町建立幕府的历史时期。

③ 僧阶之一，是最高一级的僧阶。

④ 即一四四〇年。

的人和一个尼姑在寒暄交谈，两人中间立着一个女孩，从她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中，我听出那位母亲是送女儿去尼姑寺当弟子的。我觉得此情此景，确确实实反映了京都春宵的气氛。

周祥仑译

喜逢石盘

青柳瑞穗

伊平是日本随处可见的一个普通农村，没有特别值得一提之处。如果你乘坐乡间公共汽车跑上一、二小时，就会在无意中见到好多这类村落。伊平村四周是山峦，不高也不低，平淡无奇。在这群山环抱的村中，有许多仿佛蹲踞在地上的矮小房屋，主街两侧排列着平平常常的小商店，有杂货铺、药店、铁匠炉、酒馆以及小食品店等。公共汽车每隔一小时左右就沿着主街驶来又驶去，扬起一阵白色烟尘。大街上还有个餐馆，主要是供村议会的议员们举办酒席宴会时用的。另外，村里的上层人物家中临时来了客，也在此预订饭菜。

要说这里自然风景有何可观之处，或许要算流经村中的伊平河吧。这也不过是一条荒野小河，只是在流过餐馆近旁时形成了一个清澈的深潭而已。潭中的竹编养鱼槽放养着鲤鱼，这是村里的头等美味品，我们每次来都有幸能享受到这种佳肴。从前还养过鲇鱼。据说近几年开始用此水造

纸，制出的伊平纸在附近一带颇有点名气，故取名清水潭，这伊平河也因此体面起来了。

我见到伊平村后又过了数年。一天，我沿此河徒步野游，由于经常从公共汽车或小轿车中看到它，情况比较熟悉。这条河在村口处分为两叉，我决定探查一下其中的一条，也就是探查一个小小伊平河的小小支流。这个支流因为狭小，水流格外湍急，河水也因此清澈见底，水中游泳的鱼儿也一目了然。靠近山地的河床水流益发加急，河身变得更狭窄，然而到了独木桥下，河水似乎暂时停止了流动。原来是那么三、四块并不太大的石头轻而易举地截断了水的去路。那浅水洼中浸泡着平底锅、大缘锅等炊具。往水下仔细一瞧，有五、六只大眼鱼游聚在一颗饭粒周围，宛如一朵盛开的花。可能由于我这蘑菇云般的黑云惊动了它俩，小鱼突然散去，可是旋即又聚集到一起，仿佛要再次组成花朵似的。我颇觉有趣，站在那儿观看了好一阵。这时，我突然发现夹杂在那些黑锅中间有一枚盘子沉在水底。原以为浸泡在那儿的尽是些锅，所以看到这个盘子反倒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个直径三十公分，略呈黄色的盘子，盘心绘着浅蓝色的水草图案。每当河水遇到锅缘形成微弱的漩涡时，那盘中的淡蓝色水草也仿佛在轻轻地来回摆动。

这只盘不论样式或彩绘，都不象现在的东西。我从未见过这种叫不出名字的大盘。当时我对古陶瓷器的兴趣方兴未艾，所以很想把这只盘弄到手。盘子虽说沉于水底，那水却不象放置竹编养鲤槽的清水潭那么深，只要伸下胳臂

就能捞起来。

说来很幸运，在我就要动手捞取之时，传来一阵草履擦地的响声，走过来一位老太婆。她好象是从靠近河下游的一座矮小农舍中出来的。她就是这只叫不出名字的漂亮盘子的主人。

我说明了自己的意图，从老太婆手中买下了这只大盘。

原来是一只“石盘”！

我后来才知道，“石盘”早已为柳宗悦①先生发现，并作了鉴定，而且以民间工艺品闻名于世。据说它属于杂类，是德川幕府②中期至末期在尾张濑户③烧制的瓷器，又称作大熬盘，是当时设在大道上的便饭铺专供旅行者就餐用的，可能由此而逐渐传入农家厨房。它在当时濑户四周的广大地区里，并不是什么稀有的瓷器，只不过对当地的人民生活来说，不论价格、尺寸都很合适罢了。如同我们现在使用“西洋盘”一样。虽说是“西洋盘”，但我们并不特别珍爱它。

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如此珍视石盘，主要是因为它的彩绘。可以说彩绘是石盘的生命。陶瓷匠经过长期的实践，练就一套纯熟的本领，能抓住自然风物的神韵，毫不费力地用蓝色和红黑色信手描绘。我们崇尚这些图案的明朗、大方和纯朴。然而，在德川时代被视为无知者的普通群众恐

① 日本著名的美术评论家和民间工艺品研究家。

② 日本历史上由将军建立的武士总揽兵马大权的中央政府。日本的幕府统治至德川而结束。

③ 是日本最大的陶瓷工业地区，又称日本的陶都。

怕不会象今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样，认为石盘的彩绘有多美。即使在我们看来非常美的东西，而在他们则根本不放在心上，只不过视其为极普通的供人们使用的器皿而已。

我只是为方便起见使用了"无知者"、"知识分子"这样的字眼。总之，我这个知识分子恭恭敬敬地收下了那位无知者老太太很爽快地让给我的一只盘子。这个插曲说明连我们两个同时代的人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并且，我们每每为在一个意外的时间、意外的场所发现这种差异而惊讶不已。这种惊讶不正是来自一种前后矛盾的心理吗！即我们一方面有所收获，另一方面又感到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一差异面前，与其说觉得高兴不如说在多数情况下感到的是战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获得一枚石盘，尝到了甜头，于是益发贪心不足起来，决心跨进山本老太太家的仓库去搜寻一番。山本家是一个十代相传的名门望族，如今仍很兴旺，仅仓库就有几栋。但是，在那四面白壁的大仓库中连个石盘的影儿也没见到。找到的盘子全是伊万里①烧制的瓷盘，而且盘上象刷油漆似的，胡乱涂些红、绿、金黄等颜色，尽是些拙劣幼稚之物。

讲究阔气的家庭，喜欢不断添置时髦的或者远处运来的东西，把旧物丢弃一边，不屑一顾。可是话又说回来，在这穷乡僻壤的农村，即便是很了不起的名门世家，恐怕其祖

① 日本"有田瓷器"的异名。指九州地方佐贺县有田地区生产的瓷器。

先中也不会有学者或茶道家，其房屋建筑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进行改建，现在的房屋既方便又清洁，再也嗅不到古时特有的那种发霉气味了。恐怕还是稻草房顶的农舍能代表农村的住宅。现在伊平村保留的两所木造房都是农民的房子。

在这样的乡村，而且在真正的庄户人家，才会保存我所寻觅的石盘以及其他古代杂类瓷器。假如将我这一论点再提升一步，那么整个日本正象是这类乡村，也象这种庄户人家。在这个乡村，并且是在一个叫作“正仓院”[1]的农家保存着朝鲜、中国以及西域等外国的日常生活用品，已达一千数百年之久了。

后来，我结识了气贺町的一位名叫友的人，经他之手从滨名湖畔一带农家收集到数十枚石盘。盘上的彩绘多种多样，人们常见的柳、松、鹤等自不必说，还有竹子、牵牛花、芙蓉、芦苇、菊、樱、菖蒲以及金锁、熨斗等，也有风景、猎人的图案。我收集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若按图形种类计算，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由于产品的时代不同，优劣略有差异。但是如果抛开稀有品类、个人喜爱等问题去欣赏它们的话，可以说没有一只石盘不使我们赏心悦目。伊万里瓷器烧制初期也是极为素雅美观的，可是当它为在全国范围招徕顾客时，便作出各种媚态，以取悦于买主，以致到了德川幕府末

① 日本的古迹之一。

期落得身败名裂的地步。与此相反，濑户石盘也许由于地域的局限性，始终保持了古来的传统，只是因为一种叫吴须的蓝色天然染料枯竭才告终烧。这实在是件大好事，石盘无劣品的原因正在于此。

在河畔偶然碰到的这枚石盘告诉了我陶瓷器的所在。我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的陶瓷器姑且不论，至少日本的瓷器是如此。即便路边草地中没有，但是在农家厨房里一定是有的。我的那位朋友恐怕也是在滨名湖畔的老百姓家厨房或者走廊地板的下边发现的吧。

当然，河畔溪边也并非永远有石盘。所以我也不得不去城里的古董店中购买。可是出产在农村，长期为乡间所使用的东西，必定寄托着庄户人家的情意，我们愿意体味这种情意。这是乡土之心，也是日本之情。

周祥仑译

狼牙嘴[1]游记

深田久弥

凡是从北陆方面去东京求过学的人，对狼牙嘴一带的凄凉风光，恐怕谁都会铭记不忘的吧！火车在日本阿尔卑斯山北端突然没入日本海的地方，一直沿着悬崖陡壁的根部，紧紧贴着海边行驶。车窗外，一边是万丈的高山绝壁，另一边是茫无尽头的海岸线，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海滩上，白浪不断涌来，然后又撞得粉碎。我十九岁那年首次经过此地去东京。打那以后不知往返了几十个来回。和我同一个中学毕业的中野重治年轻时曾写过一首题为《白浪》的自由体诗，吟唱此处的风光——

这里唯有狭长的岩岸，
巨浪来自那遥远的海面。

---

① 地名，位于本州新潟县西颈城郡青海镇一带的海岸。此处海岸为古时交通关口，形势险要，极难通过。原文名为"亲不知，子不知"即"老子顾不了儿子，儿子顾不了老子"之意。

它奔腾起伏，
涌上沙滩。
海浪怒吼着，
悲壮地粉身在岸边。
那深沉的轰响，
哀怨地回荡在山崖下面。
钢铁的火车也踌躇不前，
雾一样的浪花向车窗飞溅。
啊，越后国的狼牙滩呀！
在你白浪翻滚的刹那，
把凄冷带到游子心间。

中野也是在多愁善感的青年时代经过这荒无人烟的海岸，前往东京求学的人。

记得刚考进第一高中那年，我度完暑假回东京途中，曾徒步通过那段险滩。尔后三十余载，始终是乘坐火车路经此地，并且每次都吟诵中野的白浪诗，我总是翻来复去地想：恐怕没有哪里的风光能如此确切地反映出所谓“里日本”① 这几个字的含义了。

三年前的一个秋末，我回石川县老家探亲之后，坐白天的直快火车回返东京。一路上天气十分晴朗，于是我心血

① 指本州濒临日本海的地带，海岸多山，到处是悬崖陡壁；冬季多雪，风景单调。

来潮，想步行通过狼牙嘴海岸，便在泊站下了车。近午，我乘上开往前方市振火车站的公共汽车。汽车一直紧贴海边行驶，车内乘客拥挤，大多是手持念珠的老太太。她们全在半路下了车，我想一定是那一带的寺庙举行报恩会①的纪念活动。生活在东京的人几乎无缘接触寺庙，可是居住在佛教盛行的北陆，日常生活里不少方面与寺庙有联系。就以报恩会活动来说，它也为我的少年时代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汽车到达终点站市振镇。街道两旁排列着陈旧的尖顶房屋，这里完整地保持了古代北陆道驿站的风貌。村头小高冈上有座寺庙，我走上去一看，狭窄的寺院已改为托儿所，四周围着篱笆。孩子们发现稀奇的游客，象一群小麻雀似的排成一字儿在栅栏边向外观看，任凭老师用琴声招呼他们回去，却没有一个人想走开。他们一起对着我起哄："撒尿啦！撒尿啦！"这兴许是他们欢迎我的表示吧。院内的一角能俯视大海，那儿立着一座刻有芭蕉俳句的石碑，其句曰：

凄凉客舍月照萩，苦闻游女诉愁肠。

芭蕉自奥州出发，连续跋山涉水，又渡过狼牙嘴险滩，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市振旅店休息。恰逢店中住着一个越后娼女，她正向人诉说痛苦的身世，引起芭蕉极大的哀怜，于是他援笔作句。

---

① 日本人为纪念佛教净土真宗祖师亲鸾逝世而举行的法事活动。

自古有名的狼牙嘴一带天险，就是从走出市振不远的地方开始的。不论是历史上因兵败而落荒到奥州的义经①和弁庆②也好，加贺藩主前田家③的大名老爷们也好，《奥州小路》的作者芭蕉也好，均曾自此经过。森鸥外的短篇小说《山椒大夫》中的人贩子威胁旅途中的母子说：

“悬崖峭壁之下波涛汹涌，行人须避入岩穴，待洪波退去，方可从巨岩下的狭窄通道迅跑过去。此时老子顾不了儿子，儿子也顾不到老子。那是海边的一大险关。”

如今这险关上边靠近山腰处，已修筑起漂亮的道路。我把从家乡带来的土产鸭子和大柿分作两个包裹，用毛巾结扎起来背在肩上，沿着此路走去。自北陆的市振至狼牙嘴间，恐怕这一带海边是最荒凉不过的了。七八里地之间，荒无人迹，几乎碰不到行人，只是偶尔驶过一辆卡车而已。道路两侧，一边是险峻的高山峭壁，另一边是万丈深的大海。那山的高处红叶正浓，光华欲燃；俯视大海，洋心一带颜色深碧，而后渐呈浅绿，接近岸边时则由于波浪的冲击，显出一片混浊。那仿佛镶着白色花边的海浪轮番向岸边涌来又退去，给滩头留下一道道画一般美丽的山形花纹。波涛在沉静中发出轰鸣，那是撞击绝壁的回响。

水边横着一台从断崖上摔下去的卡车，那被海浪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残骸活象一个骷髅。

---

① 即源义经，平安朝末期的武将。

② 镰仓初期的僧人。曾跟随源义经转战各地。

③ 加贺藩位于现在本州石川县南部。前田为该藩主的姓氏。

一条狭窄而陡峻的小路通向海边。我在古人走过的这段海滩试着走了一次。悬崖同水边之间，有一条铺满了漂亮细石的沙岸，走到窄处，由于海浪追赶，不得不逃进岩洞。行人把那些岩洞分别取名为“大窝”、“小窝”。

不要说人影，连只猫狗也看不到。举目四望唯我一人。偶尔一列长长的货车自半山处的隧道中爬出来，仿佛松了一口气似地发出一阵缓慢而迟钝的回声，随即那慢悠悠的褐色躯体又钻进了洞中。于是周围又恢复到原来的平静，只听得到波涛的声音。它给人以沁人心脾的凄凉感。

此处恐怕是往来的最大险关。那矗立的岩礁和奔腾而来的波浪厮拼着，激起丈余高的飞沫。乘着浪头和缓之机，快速奔跑是可以过去的。因为我今天穿了一身游览装，所以到此便转回去了。

我上学的时候，狼牙嘴车站还完全是一个荒凉不堪的海边小站。从车窗往下看，浪头直涌到车身下边。但是后来那里开始了大规模采掘矿石的工程，现在已经是个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地区了。

我慢步来到车站附近，突然发现了日本海上的落日，我屏住呼吸一直注视着她那丝毫未受外界干扰的、燃烧在水平线上的红火团，那火团的完整圆形逐渐变成闪光的亮点。她宣告晚秋季节的北陆地方难得的恬静而又晴朗的一天到此结束了。

火车从直津江驶入北陆线之后，便按着筒石、能生、青

海、市振的顺序，一站接一站地沿海边行驶。每次经过能生时，总有一处风景触动我的心。紧挨铁路有一座附带着一个小广场的神社。神社的一角立着祠堂，并长着一株枝条劲挺、形状美观的古松，风景不过如此而已。可是对于一个沿路只能看到陡山下的海边白浪和散布在石滩上的那些屋顶排着石块、仿佛被压垮的矮房的人来说，这风光能给人以轻松之感。然而这也只是瞬息间的事，因为火车又立即钻进了隧道。而这瞬间的风景却长久地深深地印在了我心中。

我万没想到今天会有机会游历这个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我仿佛要去和一个长年只在马路上碰面而心里却一直怀念着的女性相会谈心似的，心情非常激动。

游历晚秋季节的狼牙嘴海岸的第二年春天，我从上野站乘夜间直快返里。第二天清早，火车到达系鱼川站。我下了车，在站前旅店小憩之后，走到街上一看，大批盛装打扮的人群等候在公共汽车始发站。经打听才知道，今天是能生镇一年一度的祭春会，而且只举行一天。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群旅客的行列。

从火车上望到的能生，只是一连串冷冰冰的屋脊，实地一走，始知它是个长条形状的市镇。街上商店林立，百货俱全，颇为繁华。今天因为是节日，所有商家的门窗洞开，站在大街上就能直观大海。沿着长街走到尽头，便是挤满了人的神社。这就是我许久以来一直向往的地方。

神社的院子很狭窄，四周土堤的斜坡上划出好多如同

戏院池座的方格，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坐在方格里，边吃饭，边看节目。那些挤不进院的人聚集在铁路对面的高坡上。此时正在演出狮子舞和其他节目，并且火车不时从他们身边驶过，那种悠闲自得的情景，就象一幅儿童画。寺院角落上的祠堂，对我来说既亲切又熟悉，那儿也是人山人海。在这难得的风和日丽的阳春天气里，海边的这座古老神社由于山光人意过于和谐温暖，反倒给过路的旅客增添了几分哀愁。这里既有镌刻着芭蕉俳句的石碑，又有其俳句所咏颂的报知潮汐的铸钟。

神社后边有一片不甚高的丘陵地，它是白山神社所属的森林区，已被政府指定为自然资源纪念物，因为从这片林木中能了解到珍贵植物的分布情形。另外，据说栖息在这里的小知了以叫声奇异而闻名，可惜时节尚早未能听到。

我避开春会上的嘈杂、拥挤来到海边，但见那礁石星罗棋布在形状美观的神女礁周围，而这些礁石又以水泥墙连接成堤，构成一个自然的海湾。海浪拍打着防波堤坝，激起雪白的水花撒向空中。的确名不虚传，呈现出日本海的一派惊涛骇浪的壮观景象。

我满意地返回能生站，然后又乘火车到青海站下了车。从青海站到狼牙嘴之间，大约有六里地光景，完全是连绵不断的悬崖峭壁，火车几乎不出地面，一直潜入洞中行驶。铁路修筑于绝壁半腰，由于凿通未久，土色尚新。凿下的岩石一直滚落到水边，有的地方看起来已无法通过。还有一处立着木牌，上面写着："大宿雪遇难之处，一九二五年二月三

日”。和狼牙嘴相对的一面，叫小狼牙嘴。今日天气晴暖，我沿着那一直伸展到下边的狭长的礁石开心地走着，一边观看波涛拍岸的景象。那简直是一幅风景画。

我走过狼牙嘴车站，踏着小路下到海边，然后又沿着礁石走去。这回我是从相反方向走近上次未能通过的险关。这里巨岩垒垒，波涛汹涌。我不顾浪花打湿衣衫，攀登岩礁，寻到一块小小的沙地，才好容易走了过去。

这一带海岸同上次一样，仍然那么寂静。当然去年来游是在晚秋，今年则是春意正浓的时候，季节已经不同，可是除了单调的波浪声，以及不时为这种单调增加些抑扬顿挫的火车的隆隆声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来打破这异常的寂静。

的确没有任何人到这等空旷无物的海边来的。然而，虽说空旷无物，我却又觉得它拥有一切；虽说没有什么象样的称得上名胜的地方，我却觉得它具有比名胜更为了不起之处。

中野青年时期还写过一首题为《波浪》的诗，据我看诗中所咏仍为此地。那首诗的第一节是这样的：

既无人影又无狗迹惟有波浪，
雪白的浪不停地破碎着，
它奔腾而来默默地冲击、破碎，
又再迅猛奔来默默地冲击、破碎，
这里既无人影又无狗迹，

波浪一大早就涌来然后撞碎，
直至傍晚仍旧涌来然后撞碎。

那大狼牙嘴和小狼牙嘴确实是个只有波浪的世界！

周祥岑译

多姿多彩的云霞

深田久弥

我认为漂浮在日本群山上的云是世界上最灿烂的云。日本大地山岳壮丽、森林秀美、溪流如画。而生龙活虎般的云彩把它们点缀得更加美丽。

云将化为雨。雨水滋润了山上丰茂的树木，雨水又孕育了清澈的溪流。暴风骤雨虽然屡屡蹂躏日本国土，却也偿还了一片锦绣河山。那种没有自然暴虐之害，但风景却很单调、呆板的国土，我是不愿居住的。我感到生长在日本的土地上非常幸福。

象日本这样富于四季变化的国家是极少的。我整年去登山，每次见到的景色千姿百态，从不相同。山上的风景瞬时即变。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云彩，而且它们每时每刻都要变换姿态、更改色彩，其间具有任何写生和摄影都无法捕捉的微妙情趣。

芭蕉曾以俳句赞颂富士山：

云雾绕山半，须臾生百景。

这种生动、迷人的景色，并非出现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之下，而是出现在云雾千变万化的微妙的刹那之间。晴空下的山景，不久就会看腻，而云彩则使山时而雄伟壮观，时而神秘莫测，时而又显得优美文静。一个久久盼望的山峰，由于云层突然断裂而意外地映入眼帘，此时该是如何地兴奋啊！

日本天空之美，可能是空气湿度大造成的。它不停地发生变化。在日语中雨字头的字很多，诸如：雲、雾、霭、雹、霰等等。也许象日本这样有关气象的词汇如此丰富的国家，找不到第二个了吧。云彩也是一样，由纤细的鳞状云到豪放的蘑菇云，它总是以各种姿态和不同的色彩出现在天空。

海上夕阳照，
云雾似彩旗。
今宵盼明月，
碧波洒清辉。①

"彩旗云"，说得多么贴切！这样美丽的词，在外国文学中恐怕是没有的。自万叶诗集问世以来，日本诗歌中歌颂"云"的作品，不可胜数。

---

① 此诗为天智天皇所作，收于《万叶集》第一卷。

鹿岛枪山深如黛，
山巅白云状似舟。

这是三好达治作的和歌。鹿岛枪岳是我非常喜爱的山峰。每当从远处眺望它的时候，我都要吟诵这首和歌。由钓山梁联接起来的婀娜多姿的双耳峰，与它头上的船状云彩十分和协。恐怕这首歌所描写的就是阳光高照、令人困倦的暮春景色中的鹿岛枪岳吧。

山峦刚刚披上夏装，梅雨季节便来临了。人们常常诅咒这个令人烦闷的季节，这是由于常年呆在城里的四壁匀称的白墙之中，没有机会上山接触如此富有情趣的自然风光所致。一般人讨厌雨天，不愿外出，我却喜欢在梅雨中登山旅行。林木郁郁葱葱，在低垂的阴云的缝隙中时隐时现。真是一幅出色的水墨画，是妙不可言的绝景奇观。

梅雨过后，夏天到来。壮观的云峰升上万里晴空，它瞬息万变，决无相同的模样。忽而变成一座城楼，忽而成为腾空跃起的巨龙，过一会儿又变为人脸的形状。奔跑的云，撕成碎片的云，挤进云层的云，宛如一场云团之间的战争游戏。

山上最大的云之盛宴要算云海啦。在地上一般要仰视行云，在山巅则要向下俯视。放眼脚下，是一片无际的云海，云涛雾浪之中，只有高耸的山峰象小岛一样露出一个个黑色的头顶。有时，浪涛冲刷着小岛沿岸，潜入湾口，不久

便把小岛淹没在自己的身下。

有一年夏末，我和一位朋友爬上了北阿尔卑斯山脊，①早晨从三俣莲花的草棚出发，登上鹫羽岳和水晶岳，翻过野口五郎岳，刚刚踏上三岳山顶时，天色已近黄昏，由于通过了长长的山脊，十分疲劳。

就在此时，我们看到了一种云，至今仍不能忘怀。那不是往常的沉静的云海，而是暴怒的、疯狂的、互相厮杀的云涛。下界完全淹没在一望无际的雪白浪涛之中，而这浪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滚动着。有的象龙卷风似地旋转着冲上去，有的象羊毛一般柔软、蓬松地飞出来。它们互相拥挤，互相揉搓，忽而膨胀，一下又塌落下来，如同有生命的物体的运动，给人以真实感，完全想象不出它们竟是一群气体。

这些云彩十分壮观，同时又充满寂静。暮色已冉冉降临，狂暴的白云浪涛带上了淡淡的红辉，此时的云景达到了美的极点。我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也忘记了下一个要去的目的地——乌帽子草棚。我们只是默默地、出神地观赏着。良久，起步前进时，那浩瀚的云海已快被黑暗吞没了。虽是瞬息间的景象，这祥绚丽的云彩确是极难见到的。真正美丽、生动的云景，只有在山上才能看到。

晴朗的天空中，常常挂上一抹透明的白云。当那宛如散

① 日本阿尔卑斯山是日本中部高山山脉的总称。北阿尔卑斯在富山县与长野县之间。以下各山名均为此山脊上的山峰。

开的羊毛卷卷的白云在高空中舒展的时候，我感到似乎是在预报明天一定是个风平浪静的好天气。

与此相反，也有凶云。如果象亨利·卢梭① 画中的大汽球一样的云团突然浮现在天空，就不是好兆。伞状云也一样地不吉利，它就象一顶大棉帽轻轻戴在山巅。有一年初秋我去富士山，正好那里戴着一顶伞状云，而且象个巨大的妖怪一样，上下重叠了三层。果然，翌日下起雨来。

庞春兰译

① 卢梭(1844—1910)，法国著名画家。

海　滨

竹山道雄

因为居住的地方离海滨步行仅三、四分钟，便时常涉足海滨。疲惫的大脑一经冰凉的海风吹拂，使人顿觉神清气爽。海面氤氲升腾的乙醚般的雾气，洗涤了细小的神经纤维，拭去了存积的垢秽。人们常说“大原素具有净化的功力”，在这一点上，靠近海边的居家可谓得天独厚。而且，海滨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变化，可以目睹种种神奇的景象。

战争年代为了建造军用公路，峡湾东侧的山岬有一半被削凿，呈现出新的崖面，外观丑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崖面上逐渐长起了苔绿，宛如蒙上了一层绿纱，倒又显示出地貌的变化来。听说前不久这里挖掘出了一座史前时代的古墓。为此，和朋友——一名考古学者约好，请他带我去，眼下尚未亲睹。我想洞窟中的远古人大概是在枕边置放着粘土制作的水瓶、食器，骨架伸展，席地而卧的吧。两侧的山岬，都是错综的断崖。这里也有几个巨大的洞窟，幽黑的深处，常年受到浪涛的冲击，海鸟在洞口鸣叫飞回。山

岬彼岸是渔村，虽与城市相去不远，但由于交通不便，却依旧保留着昔日的古朴风貌，令人惊异。正前方的海面上，是长长突起的伊豆半岛。相模湾在地图上看起来湾口十分开阔。但是，晴天从这里望去，却显得格外的狭隘。那浮现在豁口处的便是大岛。

我的住所虽然离海岸不远，但已很少受大海的影响，也不会直接遭到暴风雨的侵袭。当然这里由于背倚山峦，犹如置身于静寂的山中的缘故。但是面临大海的一、两排住家，板壁都已晒得泛白，铁柱子等久经腐蚀逐年变细。装着玻璃的凉台摇摇欲塌。据说这一带的住家除了菜刀以外，所有金属物都是一片赤锈。海风凌厉的日子里，飞砂走石，家家户户套窗紧闭。夕照下，这些毗邻人家那难以抵挡的衰败景象，给人以不堪入目的强烈印象。

在夏季的两个月中，这里的海岸建起大片芦席盖的小屋来，城市里的青年男女接踵而至，到处是闹哄哄的赤身露体的人们。入秋，小屋都被暴风刮走了，这时海滨又同空房一般显得寂寥，从早到晚人影杳然。于是在这犹如一场热闹的戏剧散场后的舞台上，又开演了另一幕戏剧。它虽然没有一名观众，却在昼夜不断地延续：潮起潮落；生死交替；呈现销匿；维持自我的生命；蚕食其他生灵。谁能料想这出不落幕帷的戏剧已经持续了多少万年？每每想到这一点便又平添了一种乐趣。

譬如时常有硕大的海蜇被冲上岸来，肉眼很难分辨出它的死活。这常常发生在阳光灼人、天气闷热的日子里。在

金波粼粼的海边，阳光无情地照射着，于是，这种透明的固体逐渐蒸发了。偶尔，会在形体业已破败的海蛰皮下，看到一只螃蟹在蠕动。它似乎从砂石中爬出来时才瞧见这个奇妙的物体横卧在洞口，大概是对这不顺眼的透明的家伙感到不可思议，只见它张皇失措，四处爬动。在这柔软的玻璃钟里，那徒劳的努力显得滑稽而又可怜。我伸手在海蜇上碰碰，它好象也没发觉，只是一个劲地左右挥动着钳子，挖掘砂土似地拨动着头顶上的海蜇的肉体。替它把海蜇一取走，它便慌慌张张地逃进洞里去了。它那倏忽逃遁的行迹宛如遗落在砂滩上的一根长线。

有时，我坐在被拉上岸来的小舟上沉思。蓦地，我会发现一个神妙的现象：恍惚之中，周围砂土的表面好象都在微微蠕动，视线所及之处出现一片移动的黑点。我感到奇怪，便把日光移近黑点，结果毫无动静，只有日光照射在柔软的沙滩上。再凝神不动，先前的情景重又出现。我下意识地重复了几次，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象毛线的线头般大小的螃蟹正朝着各个方面爬动。由于它们的颜色同砂粒一样，大小也几乎和砂粒相同，只是在它们的躯体下映出自己黑色的影子，所以最初以为是两只两只紧挨在一起。这种小黑点在宽阔的沙滩上蠕动着，使人见了不觉感到皮肤刺痒。我面对这神奇的景象稍一动作，它们便戛然静止，黑点也即从沙滩上消失。我一抬起头，不，只是移动一下视线，黑点也会倏忽销匿，于是揉眼细看也无法再看到它们。螃蟹在沙滩上一静止，便无影无踪了。我静静地屏气凝神，过了三分

钟左右，它们又从各处露出头来，战战兢兢地开始爬动。须臾在一望无际的沙滩上重又大大咧咧地拥挤起来，不知它们究竟在干些什么。如果挥一下手，这些黑点一起朝旁边躲开五寸到一尺光景，瞬间便从视野中消失。这时的螃蟹还在那儿彷徨，窥测一会儿动静，若是再顿几下脚，它们就会全都逃进洞里，仿佛地底下有股磁力把它们象铁屑一样吸引进去。出现这种反应的面积为五米左右的半径。这种异常敏感的动物并未意识到我的存在，只是感觉到我的动作而已，哪怕是极其细微的举动。我无法看到螃蟹静止时的姿态，只有当它们爬动时，才能得以目及。

海滨有一种新鲜感，它使我感到亲切和无穷的乐趣。这正是在都市中所无法寻觅的。有时想起它来，也会使人心旷神怡。

清晨，早早起床，走向海滨，此时宇宙间光明与黑暗仍然浑为一体。我在潮湿的沙滩上行走，清醒因连日疲劳变得昏沉沉的头脑。这时，我看到被冲上岸来的从未见过的海蜇，它小得象用手指弯成的圆圈，近乎完全透明。唯有它那被动物胶包裹着的腿，蓝得就象用蔚蓝色的墨水染成。这种微小的纤维仿佛聚集了大海蓝色的精髓，色泽鲜艳。这些小海蜇之间相隔距离十分规则，我每跨三步总有一只掉落在地上。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海蜇。

不一会儿，周围逐渐地亮起来了，虽然天空中依旧笼罩着湿润的黑云，但云间已出现彩虹，它缓缓地移动，终于蓦地消失了，我不禁产生了一种五体复苏的感觉。

海滩的景观天天变幻，时而象被熨烫过似地闪烁着美丽的光芒，时而露出希腊浮雕的衣襞般的花纹。有时好似被清扫过一样，荡然无物。在大多数日子里，会出现被冲上岸来的种种生物。而且时间不同，种类也不尽相同，每天只出现一个种类。

某一天，海滩上会出现很多海绵。可是到了翌日，海绵一个不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由点线刻画出五轮花瓣的扁圆贝壳。隔天又出现海星，继而又是大大小小的鱼类……有时，遍地都是小小的河豚，鼓动着长有白刺的肚子。有时，海藻的叶子就象剁碎的麦秸，被切得短短的，在沙滩上连成一片。有时，形同人骨的粗壮的海带茎横迹四边，形同沙场。它们象牛马的巨大股骨，或象刚吐芽的元葱，有时又象重磅炸弹……

流入海湾的河流，在不知不觉中迅猛地改变着河口的位置。在水流撞击的岸边，砂石每时每刻都在一点一点无声的塌落。因此，几天之间，河口会远远地东移，继而又往西回归。流水注入大海的地方，砂丘也在悄悄地不停移动。那里堆聚着很多野兽和海鸟的死骸。成群的黑色乌鸦在它们的上空飞起飞落，叮啄饕餮，兽骨遍布，惨不忍睹。也许再没有比这种景象更令人毛骨悚然了。然而到了第二天，再去观看，它们也都影踪杳然。在海浪并不大的时候，也常会有些死骸被打上岸来。

暴风雨的翌晨，海滨是一个浑沌的世界，所有一切都杂乱无章地抛撒一地。海底居然会沉积着如此众多的物体，

犹如世界的肺腑被掏撒出来一般，使人惊诧不已。

被冲上海边来的种种物体，其被冲抛的形式似乎也有一定规律。大概沉积在海中的物体，由于其重量等原因，一个种类形成一个层次，层层重叠。

想必这些物体因海流压力等条件所致，只有其中的某一层被抽拉出来，因此同一天只有一个种类的物体被冲上岸来的吧。一切生物，生死轮转，被创造又被毁灭。在被分解之前，保持着原形，形成幽黑的海底中的一个层次，缓缓地晃动着。海带群的根部，散聚着美丽的海贝，在海带的带梢间，漂浮着野兽的尸体，其上又是来回漂动着的海蜇，大海底层的情景也许就是如此吧。在某个时候，其中的某些物体被冲上岸来，尔后又重归海底。大海将这一切吞噬、分解、粉碎，不久又将其净化于美丽的虚无之中。

这里能发现宋代的青瓷碎片。在日本，这样的事只有在这里和博多的海岸才有。《东鉴》① 上曾有过记载，幕府为了禁戒奢侈，将上万件贵重的器皿毁坏后丢弃了。这些碎片在六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每天都有一些被冲上岸来。我也拾到不少。中国江南瓷窑烧制的莲花瓣花纹的蓝色碎片，有的象装饰品，十分光润，有的已经磨损了。看得出，这些都是在海水中被不断割裂的，被割的断面都成锐角，闪烁着崭新的光泽，大小都象手指头，很少有手掌般大的。我想，要是能把它们拼合成一个器皿该有多好。可是断裂处是不

① 历史书籍，共五十二卷。著于十三世纪后半叶，著作者不详。

可能完全吻合的。这古老的瓷器碎片，色泽幽蓝，晶莹剔透。它们被冲上岸，在那里接受太阳短暂的光照，而后又沉入海底。我总觉得这就象我们思维中稍纵即逝的断续的回想。

我们所具有的记忆的世界如同这大海，它柔软而又深不可测。它的表面，有时激浪滔天，有时又十分宁静，波光潋滟。在它的底部潜伏着无数繁杂的物体，浑浑沌沌，悠悠荡荡，形成几多层次。其中有美丽的贝壳，怪异的生物，也有野兽的尸体和将诞生新生命的卵子。我们任何人都有这种记忆的海洋，它存在于我们所无法窥见的地方，昼夜波涛声声。酣睡之际，从深层次中伫立起种种物体，描绘出一幅出乎意料的图像，过后就不能复得。醒着的时候，互不连贯的回想时隐时现地掠过我们的脑际。然而，当它一旦重新沉入记忆的底层，就无法重现。将它们拼合，复原为一个整体极其困难。被冲上岸来的青瓷碎片与这断续的回想相似。我们站在自我的记忆的海滨，难以知晓在那宏大叵测的蓝色世界里，究竟沉积着什么。只是偶尔拾起被冲上岸来的物体，为它的神妙色彩而流连忘返；或在风暴骤起的日子里，凝望海滩上遍地被冲击上岸的物体，为其严酷的景象而惊愕不已。

王建康译

黑　　猫

岛木健作

在我病情稍有好转，可以躺着阅读时，第一本弄到手的书是游记。我很久以前就喜欢游记。但相比之下，读的并不多。在同朋友的交谈中，我发现别人也很少读游记。至少要比阅读其它随笔少得多。人们的共同看法是：有些土地永远与己无关，这种地方的游记引不起什么兴趣；再说，能把陌生的土地写得引人入胜的文章也极少。出于怀旧之情，有时虽读些有关自己曾经游历过的地方的文章，却又因为自己熟知，常常发现那些文章有差错。我自己在写纪行时也感到缺乏信心，其原因就是考虑到大概没有人读。这次，由于久病在床，我相信了一个事实：最热心的游记读者是病人。

我读过间宫伦宗和松浦武四郎的游记，也读过菅江真澄的文章，还读过歌德、希勃尔特、海登等人的著作。

明治以后文人们撰写的东西，不管是谁的，凡家中有的，全部漫读一遍，在这些数量有限的书籍读完之后，我又

让家里人把地理学方面的杂志摆满床头。我从几年以前就开始订购这种杂志，平时只是堆放在那儿无暇阅读，现在有机会随便翻阅，感到无比的愉快。

这个杂志最近几期上连载的某博士的库页岛旅游记，使我很感兴趣。文中谈到的即将灭种的库页岛大山猫，激起了我的联翩暇想。

库页岛大山猫在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年）、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年）、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遭到过三次大捕杀，人们以为它已绝种。可是据载，一九四一年二月在野田一带抓到一只雌性大山猫。猎手放出猎犬之后，猎犬反而被赶回来。猎手吃了一惊，正端起枪要射击时，大山猫竟突然从树上朝着猎人撒起尿来。上面这段简短的报道，我反复读了几遍，对插图中的大山猫照片，更是百看不厌。这照片，据说是明治、大正时期捕捉的山猫的标本，它的长相与实物截然不同。尽管如此，仍能看出它那足以打翻大熊的慓悍与凶猛的神态。据说它的头部加上身体，有将近一米长。毛色深灰中略呈红色。全身布满圆形的棕黑色斑纹。毛虽不甚长，看上去却很是厚实。嘴非常大，好象嘴角朝两颊咧开着。脸上长着一撮缨穗似的长毛。胡须又白又粗。最能显示其凶猛的部分是那富有弹力的、象圆木似的四肢。恐怕一般动物的腿都是上粗下细。因此人们总认为腿腕过粗的动物，动作一定迟缓。然而大山猫的四肢几乎是上下一般粗，并且与整个身体比较，那腿显得格外地粗长。这腿不仅没给人以笨重的感觉，反而使人感到坚韧、强悍、凶猛

有力。它有这样的四肢，走起路来却不出声，而且脚趾里面藏着象剃刀般锋利的钩爪，能把大熊的坚硬毛皮撕裂。

我在想象这凶悍的家伙是怎样闪着炯炯的利目、徘徊于库页岛密林中的情景。在整个库页岛上，不知究竟有一头还是两头。它无疑是即将灭亡的全族的最后一员，它该是多么孤独啊！然而，在它身上却看不到丝毫孤苦的迹象，看到的只是傲风铮骨和昂扬的斗志。它永远不会失去森林之王的气质。当万物灵长的人类举枪对准它时，它没有怯逃，甚至也没有磨起利爪正面反击。它只是站在人类的头顶，抬起后腿，撒下小便而已。它认为对那些掌握着枪炮的人类，只配如此。

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大山猫给我这个孤独的病人以极大安慰，使我得到一种清新的、振奋的感受。也可以说是精神上的震动吧。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描写了海豹岛上的海狗。这种动物与大山猫截然相反，它们只知拼命繁衍子孙后代。它们的生活就是为了生育而血腥格斗。我曾在电影中见过海狗的群居生活。我一想起那扇动着鳍一般的手足的样子，以及类似病牛痛苦呻吟的叫声，就感到恶心。我对“膃肭”①二字及后宫禁地一词感到无比厌恶。

就在我为大山猫的勇敢而高声喝彩之后没过几天，一只野猫开始出现在我的家里家外。尽管是一介野猫，它那

---

① 海狗亦称膃肭兽。

傲慢的风度与山猫有一脉相通之处，因此我感到十分畅快。

这两三年来，房子四周徘徊的野狗和野猫明显增多。不用说，这是由于人们粮食短缺而带来的影响之一。它们之中有的降生下来就没有栖身之地。不过，大多数原来是有主人的。它们现出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特别是那些原来有过主人的更为寒酸。狗和猫相比，狗则更加明显。总之，惯于依靠向人类谄媚取宠来过活的动物，其零落之状，最为悲惨。

它们是奔着垃圾箱而来，然而人们家中就连垃圾都没有了。尽管如此，它们每天依旧坚持不懈，照常光顾。在院里或厨房门口转来转去。篱笆墙角不管堵得如何严实，也还是出现大洞。它们准是以为窥伺一百次，终会有一次能把厨房的食物衔到口的。另外，它们好象有个秋天晒太阳的习惯，也可能为此而来吧，最恨它们的，是我的母亲，因为它们总是把母亲种植的园地踩得一塌糊涂。

当时我已能每天到院里坐上十五分钟左右了。我也不愿在院里看见它们。我尤其不喜欢狗。它有主子时，只要你从它的主人门前一过，它就狂吠乱叫，现在却十分亲热地走上前来摇尾乞怜，站在那里不住地察颜观色。刚一觉察到我的无言的愤怒，便立即夹起尾巴踉踉跄跄地逃去。

于是它只好吃些柿树的腐烂落果充饥。猫不象狗那么卑怯，但变得比小偷还要厚颜无耻。它们竟然当着人的面，满不在乎地向家中窥伺；它们还常常在床铺上留下足迹后逃出室外，也许是忆起了美好的往事吧，甚至伸开懒腰躺在

人家的座垫上。但是一瞧见人类的目光，必然逃跑。

就在这种时候，那野猫出现了。

它的过去谁也不了解，它是一头雄性大黑猫，比常见的猫大一倍。长着一副威风凛凛的相貌，尾巴很短，从走过去的背影来看，它确有雄性的风度。要说缺点，只有一个，就是毛色不佳。如果是漆黑的毛色，那就了不起了。可惜，虽说是黑猫，那黑中却带有灰色。因此显得不大洁净。看了它的毛色使我不禁想到：它的命运只能是沦为野猫吧。

它决不惧怕人类，即使和人的目光正面相遇也决不退缩。它并不进入室内，但有时我把椅子放到二楼窗前，躺下休息，它便爬到我头上的屋顶，扫上我一眼之后，自己悠然地躺下来晒太阳。它似乎很了解我的心情，走起来很稳也很慢。不知它到哪儿去寻觅食物充饥，它肯定是饿着肚子的，不过看不出饥饿的样子，它好象从不偷吃厨房的食物。

"这家伙真威武啊！"我赞叹地说，"它偷过东西吃吗？"

"不，从没偷过。"家里人回答说。

"偶尔给它点吃的吧。"我说。甚至想：要是正常的世道，倒是可以养着它的。

故乡有人来东京，顺便带来了腌大马哈鱼。那天晚上厨房里充满了好久没有闻到的烧咸鱼的香味。到了半夜我被楼下的吵嚷声惊醒。听起来母亲和妻子都在厨房里。过了一会儿，妻子来到楼上。

"什么事呀？"

“是猫，钻进厨房来了。”

“门不是关得紧紧的吗？”

“是把走廊的一块活动地板① 顶开后钻进来的。”

“偷走了什么东西吗？”

“还没有来得及偷走。因为他奶奶还没睡觉呢！”

“是哪只猫呀？”

“不知道呀，我想一定是那只虎头猫吧。”

在这儿徘徊窥伺的猫很多，无法弄清是哪一只。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是黑猫。

第二天晚上发生了同样的骚乱。

于是第三天，母亲和妻子在那活动板上压了块腌菜用的石头。可是当晚那猫又闯入了室内。它可能是用头把石头顶掉了。母亲跑到现场之后，它早已无影无踪了。

我感到颇有意思，给它取名叫“深夜怪盗”。但是母亲和妻子可没有这份闲心，她们深受其害，被扰得无法安眠。

这时，首先把怀疑的目标转向黑猫的，是母亲。她确信能把那么大的石头顶掉的，一定是个力气超群的家伙。那就只有黑猫。

妈妈的推想的确是很合逻辑的，但是当我见到那黑猫时，却又半信半疑起来。因为晚间发生骚动的这一期间，黑猫一如往常出现在房子的四周。无论怎么观察，都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夜间的犯人真的是它，那它未免过于沉着，过

① 为了拿放东西方便，把部分地板弄成可活动的。

于悠闲自在了。我故意正面盯着它，它却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是妈妈可一点也不让步。

一天夜里，厨房里发出巨大的声响。妻惊慌地爬起来，跑到楼下。声音比往常都大，所以我也不由地竖起了耳朵。响声开始是在厨房，后来移到了隔壁的洗澡间。物体落地的声音，翻倒的声音，还夹杂着母亲和妻子的喊声。响了一阵之后，平静下来。

“这回跑不掉啦，下边我来收拾它，你去睡吧！”

“一个人行吗？”

“行，没问题。它再厉害，也挣不断这条绳子。今晚先这么放着……啊！总算松了口气，真把人闹坏了。”随后传来母亲的笑声。

妻子走上楼来，脸色微微发白。

“到底把它抓住了。”

“是吗？是哪只猫呀？”

“就是那只大黑猫。”

“噢，是嘛！”

“奶奶奔入洗澡间，用棍子猛打，趁它慌怯的时候，一把按住了它。好不容易呀，可有劲呢，一个劲儿地乱窜乱蹦。”

“如果真是黑猫，那是当然的……不过，没弄错吧？果真是这个家伙干的吗！？”

据说黑猫被绑在洗澡间里，母亲说自己来处理它，她不

愿让年轻人插手。其实妻早就吓得战战兢兢了。已是寒气逼人的秋夜，妻冷得畏缩着又钻入了被窝。

我不能立即入睡，一听说是那黑猫干的，我的睡意完全消失了。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也并非由于错认了它而懊丧。此时我心中怀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快意。也许这是对它的勇敢、大胆的赞叹吧。的确它是非常英勇的，它竟然自始至终没叫一声！

我想象着它是如何被牢牢地绑在楼下洗澡间的。妈妈已经去睡了，洗澡间内鸦雀无声，甚至令人怀疑它是否已经逃走了。

第二天清晨，母亲把它拉出来，捆在屋后的木桩上。

"妈妈打算怎样处置它？"

"当然是要弄死它。妈妈不让我靠近，说是年轻人不能看。"

我很想为黑猫去求情，我认为它是值得求情的。它那傲然不卑的气质打动了我。夜间干了那么大的事，白天却丝毫没有表露，在我的视线下，竟看不到一丝的怯懦。这是远非厚颜无耻一词所能表达的巨大胆量。仅此一点也值得为它求情。它如果是个人，肯定会作一国之王，或一城之主的。然而它成了野猫，这是命运在捉弄它。只是由于毛色不洁这一偶然因素决定了它的命运，这一点猫是无从知晓的。那些善于谄媚的卑鄙家伙，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有吃有喝，它却被抛到野外。这是人类的不光彩。它尽管零落到这种地步，却决不卑躬屈膝。它并不偷偷地窥伺厨房，而

是公开断然进行夜袭，顽强拼搏。一旦被捉，它并不慌张挣扎，也不出声叫喊。

但是，我没有向母亲张口。在现实生活中，我的这种想法，不过是病人的奢望而已。今春，我已和母亲有过争执。在我们租房的院子里有几棵树，其中有柏树、红叶树、樱花树以及芭蕉等等。由初春到绿叶成荫的时节，这些树木十分清新喜人。为了观赏它们，我把病床移到看得见的地方。可是，有一天母亲却毫不惋惜地把树枝全部砍掉了，实在令人痛心。有的几乎成了秃子。我发了火，但是后来又在心里向母亲道歉。母亲并不是不喜欢树木，也并非不懂树木的美丽。可是她必须为自己的菜园增加光照。她每天弯着腰，抡起镐头，担来肥水，不停地耕作。她把小院子种得满满的，一心要让病中的儿子吃上新鲜蔬菜。

寻觅食物的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已转化为失去友爱的残酷斗争了。这一点虽然是遗憾的，但也不能不承认。现实已使人们无法象过去那样，不管猫、狗偷吃了什么东西，也都付之一笑。夜间由于猫的骚扰而失去的三十分钟睡眠时间，对于她们来说，也不同于从前的三十分钟了。因此我这个病人已没有理由提出喜欢这只野猫的性格等等。而且自己原以为只要惩罚它一次，就不再敢来的想法，恐怕也过于天真，它当然不会是那么老实的。

下午我照例有一段午休，似睡不睡地躺了一会儿。妻去取配给品，耽搁不少时间才回来。我睁开眼，又想起了猫。母亲象经常好天时一样，今天也整天都在院里收拾菜

地。我竖起耳朵听了听，后院依然没有什么声音。妻走上楼来告诉我说："妈妈已经把猫收拾完了。我刚才回来时，往芭蕉树下扫了一眼，已经裹在席子里，脚还露在外边……"她的脸上现出一种似乎偷看了什么禁物一样的神色。

母亲究竟以什么手段弄死那猫的呢？老人的感情有时十分脆弱，有时又冷酷无情。母亲大概仍是以老人的这种无动于衷来杀死黑猫的。难道那猫真的在行将死亡时，终于没有叫唤一声吗。不管怎么说，幸运的是事情在我睡觉、妻子外出时全部结束了。这个时间也许是母亲特意选择的吧。

傍晚时分，母亲稍稍离开了一会儿，与此同时，那芭蕉树下的席子包也不见了。

第二天起，我又如同过去一样，每天用上十五分到二十分钟到阳光充足的院子去晒太阳。黑猫已经不见，只有卑屈的家伙们慢吞吞地转来转去。它们和我那久治不愈的疾病一样令人烦闷，可恨可憎。我比以往更加厌恶它们了。

庞春兰译

敬畏的感情

唐木顺三

信州八岳山西麓，大约海拔一千一百米处，有一眼大泉。整个八岳的东麓和西麓山区都很缺水，唯有此处泉水喷涌，水量丰富。除去灌溉稻田外，余下的注入釜无川。山脚下的村民们通过管道把它引到家中饮用。这水质很好。

这个泉眼背靠一块丘陵，四周古树参天。这里有柳杉、红松、扁柏以及铁杉。铁杉长得挺拔秀丽，叶似枞树，却比枞叶柔嫩茂密。在它的阴影覆盖下，地面松软而又湿润，青苔中长着一簇簇的香附子。

昨天我到那泉边去了一趟。柳杉、铁杉的叶子已成墨绿，夹杂其间的榉树的嫩叶却显得格外美丽。看来这里以前一定是更加茂密的森林。在泉眼旁的水洼中，一种俗名叫作水马的昆虫，不愧其大名，在水面上轻快地窜来窜去。它们的影子映在清澈的水底。周围悄无人声，我独自在水边坐了下来。

泉眼四周，围着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圈子，不准人们

进入。在竖起的铝合金柱上，左一道右一道地缠满带刺铁丝。柱子加工成银色，底部用水泥固定在地上。

现在不是旅游季节，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不过，在夏天旅游旺季时，来这里的人一定很多。这点由散落在各处的空桔汁筒和沉在水底的玻璃瓶，就可以推测出来。到处都有篝火的痕迹，铁杉树干被刀削破，虽然颜色已退，上面刻写的笨拙字迹仍依稀可辨。

我猜想一定是那些游客为了弄到烧饭的水，逐渐走近了水源。当他们看到水洼里沉着瓶瓶罐罐时，便想找到更清洁的地方，于是就直接从涌着清水的泉眼打水。这样一来，他们踩塌了水源四周的石头，弄脏了泉水。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必须用铝柱和铁丝网来保护水源。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在想到无可非议的同时，心中却又觉得很不平静。

和这些杉、松、榉、柏等数百年古树的飒爽风姿相比，这些铁丝与铝柱是多么寒酸！不仅是寒酸，它们既丑陋又轻薄。为什么必须架设这种寒酸、丑陋、轻薄的玩意儿呢?！难道不是造成者本身行为的丑恶、轻薄和愚蠢吗?

记得过去曾在柳田国男翁的作品中看到过一个故事，说古时旅行者总是珍重泉水，保持它的清洁，设法使后来者能舒适地休息。这是行路者的道德，同时又是一种习惯。泉边常常种上柳树，也是村民出于对长途跋涉的行路人的关怀，希望他们在柳荫下擦擦汗水，歇息一下，以便继续迈出有力的步伐。

这正是有关旅游的礼仪，是旅行者相互之间的照顾。想到此处，我的思绪又跨跃一步，飞向更古的时代。

水对于人类来说，是最根本的需要。不光是沙漠中的绿洲如此，就是在自称为“丰苇原之瑞穗国”① 的水国日本，水也是最根本的生活条件。日本人以稻米为主食，稻米收成的好坏关系着一年、甚至两三年的命运。稻子是需要水的。因此不断得到优质的水是我们生活的最基本条件。虽然夏季干旱时常常会发生争水事件，然而治山治水，保护水源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

对水的关心，对水的敬畏感情，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一个特色。水源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易受水灾的国家。在感谢水的同时，人们又害怕水。并且这种感激与畏惧从根本上与人民生活直接密切相关。对龙王的祭祀，举行水天宫神社活动和祭祀牛头天王的活动，进行源实朝② 要求的“八大龙王息雨吧”的祈祷，以及烧香求雨、求拜扫晴娘等祭祀活动，到处都有，举不胜举。

水是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日本，它又是形成文化艺术的条件。修筑水田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性的活动。要修建水渠，分成畦块，整成稻田形状。如果是在丘陵坡地，修筑水田还必须垒起石堰，或筑起堤坝。稻田必须要随地形赋田形。甚至有人认为：桂离宫③ 的建筑构思就是受了稻田插上秧苗、

① 此句出自《古事记》，“丰苇原”是日本国的美称。
② 日本镰仓幕府时的第三代将军(1192—1219)，善作和歌。
③ 江户时代建于京都桂川岸上，是具有代表意义的行宫、别墅建筑。

灌满清水时的美观形状的启发而产生的。

提到"山水"一词，立即联想到风景。这点大概正反映了日本人的自然观与风景观吧。在水墨画和墨笔画中，山水是不可少的。哪怕是描绘泛舟垂钓的渔人，他的舟也是轻舟，人物的面部表情只是点景，影影绰绰而已，然而其间的岩石与溪水，山峰与河流，却永远是画的主题。有庭必有池，有池必有石，这是修筑庭院的一般原则。日本庭院艺术是最大众化的艺术，同时又具有堪称世界水平的高度艺术性。

我昨天看见围在泉水四周的铝柱和带刺铁丝网，首先想到的是它们极为丑陋，与周围的幽邃风光极不协调，以及造成它目前必须存在的原因，同时又联想到不需要这类丑物的远古时代的情景，以及水与人，水与日本的关系。

那些错以为水龙头一拧就可以出水的人，恐怕不会对水有敬畏之情的。大概只有在缺水季节，他们才想到水的作用，而且，无非是对自来水公司和政策发发牢骚。也就是说，水仅仅作为自来水与水资源问题变成政治方面的问题或政治的对象。这是现代社会中无法解决的。虽然知道无法解决，我却仍然感到不满。

现代社会使各种东西实现了机械化，也变为政治化。因此人类也就以机械的、政治的眼光来对待各种事物。因而有不少事物的貌似神圣的面纱被揭开，它们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经过群众的批评，走上了正常的道路。也有不少部

门，因为实行了民主变得公平合理了。这些我都承认，然而在泉水和人类的关系上，我所持的不满仍不能消除。

我喜欢寒山[①]的诗。其中有"寻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的佳句。人类为寻觅水源，自下游而上，逐渐走到上游。最终找到了水源。这同研究科学的方法很相似。由结果探索原因，再去寻找原因的原因。甚至找出最初的基本原因——不过，它虽是原因，却不能直接产生结果。可以说这就是寒山诗的上句"寻究无源水"的具体表现，也是人的特性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类的习性是在找到最终原因之前，总是不安的，一旦找出之后，就会放下心来，想出对策。虽然人们对于不明原因的事件不大放心，但一经弄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如此这般原因才产生了目前的结果，就可以暂时解除悬念了。科学的进步，可以说就是探索原因的进步。比如，目前癌的产生原因尚未明了，所以癌是难治之症，使人类感到惶惶不安。一旦把它产生的原因搞清楚了，其治疗方法便会出现。现代医学在探明致癌原因方面，倾注了最大的努力，然而至今尚未达到目的。不过，终有一天是会找到的。这也是"寻究无源水"的一个事例吧。

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句的"源穷水不穷"。这句意思是：水源尽管已经探明，水依旧在不住地流淌，就和过去人迹未有之前一样，照旧不变。不管人们知晓与否，它永远日

---

① 寒山是中国唐代诗僧。本句出自寒山诗《归庵孤坐》。

日夜夜涌流不息。科学解开许多迷雾，获得进步，然而依旧是山高谷低，仍然是眼睛横着长、鼻子竖着长，这是永远不变的。禅宗恐怕就是让人们去探明这些永远不变的事物。寒山大概是主张人们去研究那些寻到最后也永无止境的终点，而且是日夜守在我们身边的事物，说得再明确一些，就是探明我们自身吧。"源穷水不穷"说到底就是：水将永远涌流不止。

涌泉因"水不穷"而给人以神秘之感。凡是科学上未能完全解析的事物，总感到有些难以捉摸。人们对泉水也一直抱有这种感觉。那些好讲理论的人可能会说：现在已能够探求出水源之水源，地下的水脉，以及水脉发生的原因等等。这也不无道理。但是，对于泉水偏偏能穿过千尺之深的地下，从岩石与岩石的缝隙中涌出地面，而且日夜涌流不止的现象，如果丝毫不觉得偶然与奇异，那只能说明他缺乏人类的敏感。

我昨天站在泉边，遥想无须设立铝柱与带刺铁丝网的时代，也想到人类自己。我仰望参天的榉树、铁杉、柳杉等古树，俯视涌流不息的泉水，任凭思绪在远古时代驰骋。数百年的古树何以只留在此呢？那是因为人们一直把这里看成一块神圣的地方吧。人们感谢它赐予了灌溉农田的水、饮用的水。同时，人们又站在超脱的立场上，从它那"源穷水不穷"的形象中，感到一种超乎人的力量和智慧的神秘莫测的成分，于是产生敬畏之情。对神圣的场所不能亵渎，不能简慢，不能任意践踏。他们抱着这种思想，并且把它传授

给子子孙孙。于是，这泉水受到村民的敬畏，得到他们的爱护。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可能偶尔出现过弄脏这里的恶人，但遭到了人们的惩罚，甚至被驱逐出境了。

我在此使用了“敬畏”一词。所谓敬畏，即对伟大事物，以及人力、人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事物的畏惧感情。近来流行“谈判”一词，人们怀着一谈就能明白的想法，打算通过“交谈”来解决那些搞不清的、难以处理的问题。这自然是好事。人们能够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志、思虑和判断，这无疑是个巨大进步。但是这种作法也在无形中唤起人们企图通过谈判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妄想，它又鼓动依靠人力和智慧解决一切的倾向。为此，他们不承认世上有什么神圣的东西、超乎人的力量与智慧的东西。这样，我所说的畏惧的感情和气氛也将迅速消失。我感到这里包含着十分严重的问题。

人们走到美丽的泉旁，来到高耸着数百年古树的处所，进入古代人敬畏的圣地，去乱扔果汁空罐、汽水瓶子、巧克力糖纸，剥开树皮刻名留念……这些所作所为都是由于缺乏敬畏的感情而必然发生的。为了争先弄到清水而破坏水源的事当然也会出现。于是架设带刺铁丝网以保护水源的必要性，自然也随之产生。然而人们对此并不以为然。接着，美丽的花草被践踏，幼树被折断，水池中沉满空瓶的现象也都出现了。如果也要防止这些现象，村民们只好在附近一带拉上铁丝网，禁止入内旅游了。不只是我去的泉边如此，各处的旅游胜地、名山美景都是如此。

社会上常常把上述行为解释为缺少公共道德。这种缺德现象在大街上、汽车中以及集会场所，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随处可见。我在这里要特别加以强调的不只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道德、公德等问题，而是超越了这个范围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是自己和高于自己的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人对人有时也会感到可怕或恐惧。我没有使用这些字眼，而是用了“敬畏”一词，其目的就是要表达一种和那人对人的恐怖心所不同的畏惧之情。社会道德和公德会通过各种方式，比如电视、广播、报纸等的宣传教育，正在逐渐、缓慢地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而且是可以变好的。但是我所说的敬畏之情，并不象公德问题那么简单。因为所谓“现代”就是朝着消灭这种情感的方向前进的。说起来，“现代化”不外就是扫除一切敬畏的心情和气氛。自十七世纪迪卡儿[①]出现以来，人类就开始相信人的理性力量，相信只要正确运用人的理性，世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相信人的力量与智慧具有无限的能力。迄今为止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可以说现代之所以称为现代，就是有了这个特征的缘故。因此就把超过人的力量与智慧的东西，把神秘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都看作人的智慧尚未发达时代的遗物，或者看成是无用的长物，或者无视它的存在。人们是沿着这个方向走过来的。就是说已经把敬畏的感情看成为无用的、过时的东西。这是欧洲现代社会的特点。欧洲因

① 迪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合理主义哲学之祖。

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而站在世界的前列，因此欧洲的现代化便成为世界的现代化。日本的现代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敬畏"的感情在青少年之中已消失殆尽。说起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瑞士的思想家马库斯·皮卡尔特①，他在随笔《现代艺术的原子化》中，高度评价了东洋的传统绘画。他说，东洋画的特征在于"scheu"。我苦于找不出合适的译词，曾请教一位德文学者，他说译为"顾忌"最恰当。但此语容易误解②，不可勉强硬译。后来这本书在日本也翻译出版了，这个词似乎是译成了"畏惧"。不过，scheu还含有"害羞"、"羞耻"的意思。和英语的"shy"相似。总而言之，皮卡尔特想说的是：西洋现代艺术已经原子化，片面化，失去完整性而变得支离破碎，可是东洋画至今仍在画面上保留着整体感。比如在画着一枝梅花的小型水墨画中，仍然能看出树干、根部，令人感到春的气息。全白处决不是空白，是用不画的手法来描写空间。一枝细小的梅花，仿佛表现了整棵的梅树、整个的春天，不，应当说是整个的宇宙。皮卡尔特所阐述的基本内容是：以小的局部来象征大的整体，这个作法本身就表现出一种"敬畏"之情。另外，"原子化"不单单表现在西洋绘画方面，西洋的现代化也使人走向原子化、相互隔绝、孤立化了，曾经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人格和自尊的观念形态均已消失。皮卡尔特把这些归结于"神"的

① 马库斯(1888—1965)，瑞士哲学家。著有《沉默的世界》等。

② "顾忌"这个词在日语中有时指"厕所"。

丧失。他认为现代化的不幸是由于人失去与那些超出人类以上的存在者的关系，把自己绝对化起来而造成的。

这里顺便谈谈“羞耻”这个词在日文中的含义。本来这个词除去“自己方面感到羞耻”以外，还包含着由于对方非常高尚而使自己产生羞耻之感的意思。就是说含有“羞耻”与“高尚”的双重含义。这种例子在《源氏物语》、《今昔物语》及其它古典文学中，都多次出现。我对这个词所包含的双层意思很感兴趣。自己羞耻的同时，还意味着使自己感到羞耻的对方的高尚、伟大与神圣。可以说，自我羞耻之心是由于与高于自己的人物发生了联系才产生的。我在童年时常听人说：“在老天爷面前不感到羞耻吗？”还有的说：“无愧于天地神明。”也有这样的说法：“站在神佛面前，并不感到惭愧。”

敬畏也好，羞耻也好，都是由于和高于自己的人物发生联系而引起的感情。而现代社会抹杀、否认有高于自己、超过人力与人智的事物存在，因而丧失了这种高超的感情，这也是必然的。不过，虽说是必然的，却不能说是正确的。今天倒是应当批判现代社会与现代化，研究现代化如何使人类原子化、矮小化的问题。大自然的雄浑深奥并非人的智慧所能一下子彻底认识和阐明的。当人类停止接触大自然时，人类生活就将失去深度，变得肤浅。寒山的名句“寻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至今仍未失去其具体的意义。

庞春兰译

木 莲 花

堀辰雄

"我想前往春光明媚的奈良观赏盛开的梫木花①，可是万没想到途中取道木曾路②时，竟遇上了暴风雪……"

我从木曾小旅店拿了几张彩色明信片，一边在明信片上写着遇雪情况，不时透过车窗向木曾山的深沟斜谷望去，风雪遮天盖地地扑向沟谷。

阳春三月，竟下起这么大的暴风雪！真是冻煞人！而且车厢内只寥寥几人，除我们之外，有一对同我们一起从木曾站上车的商人模样的夫妇，似乎是到哪儿去洗温泉，再就是穿厚大氅的男子了。不过，车过上松一带之后，雪势骤然缓和下来，那微弱的阳光偶尔也射进车厢。我想反正再冷也不过这段路程，所以一直忍耐着。可是别人都恋慕阳光，移身到另一侧的座位上去了。妻也终于只拿一本正在阅读

① 又称马醉木，常绿灌木，叶有剧毒，可作杀虫剂等.

② 日本古来的交通要道，沿木曾山谷而走.

的书坐了过去。独我一人仍旧固执地坐在这边紧靠车窗的位置，双目频频瞧着那木曾的山川谷壑，雪不时地犯神经似的忽而纷纷扬扬下上一阵……这次旅行一开始就碰上了怪天气。说它不好，当然无可置辩，可是要认为它好，也可以说相当顺乎人意了。首先，火车出发时，风雪相当猛烈，不过，当时我就想：早晨这么没命地下，傍晚抵达木曾就会放晴的，果不出所料，近午时刻转成小雨，当我从烟雨迷蒙中瞧见白雪皑皑的甲斐群峰时，真有一种清新爽快之感。火车临近信浓境内，天随人愿，雨也收住了，掠过车窗的富士见一带的荒原枯野，或许是雨后的缘故，显得生机勃勃，甚至带上了春天的绿意。不一会，白茫茫的木曾山群峰，远远地、轮廓鲜明地映入我的眼帘……

当晚，我们宿在木曾福岛①的小旅店，清晨睁眼一看，大出所料，又刮起了暴风雪。

"想不到竟下起大雪来……"小店女招待员送来炭火盆，颇为同情地说道。"这些日子动不动就刮风下雪，真叫人没办法。"

说真的，雪我倒从来不怕。尽管今晨风雪大作，我们还是顶风冒雪离开了小旅店……

此刻，我们乘坐的火车正在木曾山的峡谷中飞驰。这峡谷外面是一片春光明媚的辽阔蓝天？抑或沉闷欲雨的云雾世界？我似乎总是这么惦记着，不时把脸紧贴车窗仰望峡谷

① 古代木曾路途中的一个关口，现为小市镇。

的上方。然而，被群峰遮掩的狭窄天空中，只有不知从何处飞来的数不尽的雪花狂飞乱舞，除此则一无所见。打刚才起，那微弱的阳光就是在这狂雪中不时地突然照进车厢的。看来仅仅这么几丝阳光着实是靠不大住的，不过，看情形也许走出这雪国之后，会有风和日丽的春天在那儿等待着我们……

坐在隔壁座位的那对中年夫妇象是本地人，男的似乎是批发店老板一类的人物，他悄声说了什么，于是颈上缠着白围巾的病弱女人也轻声附和着。察其表情并不是顾及我们才那么悄声细语的。我根本没注意他们。倒是坐在对面一排最头上的那个穿大氅的男子引起我的注意。他躺在座位上不住地辗转反侧，并且常常突然站起身来在地板上跺一阵脚。我的妻背着脸坐在他的隔壁，一直用自己的大衣裹住脚在看书，这男子一跺脚，她便回过脸皱起眉头看看我。

就这样，火车驶过了三、四个小站，我仍旧独自紧靠木曾川一侧的车窗坐着，此时漫天大雪也渐渐小起来，只是若有若无、稀稀零零地漂落着，我颇为惋惜地朝天空瞅了又瞅。和木曾路就要告别了。啊，反复无常的雪呀！在我们这些旅客别去之后，你向木曾的群峰上再洒落一些吧！只须再下一会工夫！以便我们能从平原的一角回首细细地眺望你那漫天飞舞的风姿——

正当我沉浸在这种空泛的想象中的时候，邻座夫妻的低语偶然传入我的耳中。

“刚才我看见对面山上开了雪白的花哪！那是什么花呀？”

“那叫木莲花！”

一听说木莲花，我赶忙转过脸，探出身，想从对面山顶上找到木莲一类的白花。我想即便看不到他们所指的那一株，兴许在那一带山上会发现其他盛开的木莲花呢！可是因为我一直凭窗独坐，突然毛毛怔怔向对面山上东张西望，夫妇俩不知出了什么事，以疑惑不解的眼光朝我望来。我感到好窘，便趁机站起来向妻的座位走去，她的座位同我恰成对角，我边走边向一直坐在那儿聚精会神看书的妻说道：

“好不容易出来旅行一趟，谁象你，光知道埋头看书！偶尔也观赏一下山光水色嘛！”

我说着，在妻对面坐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窗外边。

“可我，要不是旅行，平日哪来闲空从从容容看书呀！”

妻颇为不满地瞅了瞅我。

“噢，是吗？”其实，我并非因为妻子看书才发牢骚，只是想哪怕一点点也好，把她的注意力引向车窗外边，和我一起在对面山际发现一、二棵盛开着洁白花朵的木莲，体味一下旅游的情趣。

因此，我对妻的回答未予理睬，只是低声说道：

“他们说对面山上木莲花开了。我想看看哪！”

“啊呀！你没有看到吗？”

妻一听说木莲花，简直喜不自胜，瞅着我说道：

“我看到好几棵开花的木莲……”

“别瞎说啦！”

这回，我不满地反驳说。

“我再怎样埋头看书，现在外边是什么风景，开了什么花，还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哪！”

“得啦！你那是瞎猫遇死耗子，碰巧了。我可是眼睛一直盯着木曾川这边的河流一带，根本就……”

“瞧！那儿有一棵！”妻当即以手指山打断了我的话。

“在哪儿？”我问。经妻这么一指，我只觉得那儿有些白色的东西一闪而过。

“方才看到的是木莲花吗？”我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一句。

“瞧你，真叫人没办法！”妻更得意洋洋起来，并说道：“好吧，我再给你找到一棵！”

可是，看来很难再找到一株盛开的木莲花了。我和妻为了发现木莲花，把两张脸紧贴着车窗向外张望，眼前仍旧是一座座草木枯黄、尚少春色的大山，山前仿佛是一些残余的雪花，不知从何处飞来，星星点点向下飘落。

我失望地闭目静坐了一会儿。终于未能亲眼看到雪国春天中最先开放的那些木莲花。我只在脑海里描绘出一株盛开的木莲，醒目地屹立在一个山峰上，她那洁白的花朵上刚才飞落的积雪一定正在溶化，雪水仿佛花朵自身的水珠一滴一滴向下滚落。

周祥仑译

虎皮鹦鹉[①]

井上靖

我家的庭园决不能算大，但是从初秋到初冬，老是有各种鸟儿飞来。附近有一个骑马练习场，聚集在那儿的鸟儿中，有着毛色颇不寻常的鸟儿，飞进飞出时，往往顺便到我家拐一拐，有的则是定居在骑马练习场的鸟儿，偶尔飞来散散心的。不光是我家有这种情况，左邻右舍，所在都有。只要庭园里有块弹丸大小的草坪，长着两三棵树，谁家都会有鸟儿光临。对我们这块谈不上有什么特点的世田谷中级住宅区来说，得天独厚之处，就数鸟儿会光临了。

今年春天，白脸山雀飞至设在山毛榉树上的鸟箱中，产下的雏鸟将在庭园里住到秋末。从三对红翅绿鸠老是转来转去来推测，也许我家的罗汉松和邻家的厚皮香上都筑有它们的窠。灰椋鸟有时结成二、三十只的大部队飞来，在草

① 一种原产于澳洲的绿色小鹦鹉，翼长9厘米，尾长10厘米，活泼可爱，易饲养。品种良多，身上的色彩和斑纹颇为绚丽。

坪上不断地啄取着什么，旋即又飞走了。也有鸽子飞来，不过有两对鸽子象是在此落户似的，坐在草坪上纹丝不动。据我的大儿子说，那是在睡午觉。

麻雀，燕雀，灰椋鸟，也不知怎么搞的，会成群结队地飞来，在草坪上时而散开时而聚拢，啄取虫子。据我的女儿说，那燕雀心术不良，常常靠近麻雀或灰椋鸟，撵赶它们。看来燕雀总能发现其他鸟儿在何处啄到了食物。

今年秋天，也就是十月初的时候，我在书房门口的廊庑上喝茶，两眼朝庭园望去——嗬！我有点傻眼了。只见二十来只麻雀星散在庭园里，其中夹杂着一只绿色的鸟儿，一看就可以看出它不是麻雀。这是一只虎皮鹦鹉。虎皮鹦鹉不大可能是野生的，看来是从喂养它的主人家中逃出来的。

我走下庭园。雀群见状一起飞了起来，稍候片刻，虎皮鹦鹉也有点儿笨拙地飞离地面，然后同雀群一起飞进街道对面的一家人家的树丛中去了。

当天，这一群麻雀又飞来过一次。因为我看到这群麻雀中混着这只绿色的鸟儿。这一次我没有走下庭园，我横看竖看，觉得这群麻雀里是夹着一只不同类的鸟儿，颜色不同，仪态也不同。这时候，麻雀大概被什么惊吓了吧，一起腾飞起来。接着，虎皮鹦鹉也飞离了地面，但它不及麻雀敏捷，动作总有点迟钝，不机灵。但是，它追上了雀群。它们在邻家的屋顶上会齐后，一起朝西方飞去了。当时我的妻子也看见了这一情况。我就对妻子说：

“雀群是在邻家的屋顶上等待虎皮鹦鹉飞去呢。而绿色

的虎皮鹦鹉一归队，唔，行了——它们就一起飞走了。”

“真的吗？”妻子说道。

“当然是真的。即使是麻雀，看到别的鸟儿投身到自己的集体中来，也并无嫌弃之意。这种品质远比人类高尚呢。麻雀是好样儿的，虎皮鹦鹉也不逊色，尽管羽毛的颜色是有些不一样，但是都在度着自己短暂的一生。让它同雀群在一起生活吧。”我说。

当天晚上，来了三位客人，我喝着酒，谈起了白天看到的虎皮鹦鹉的事。我说，近来，人类社会尽出暴力事件，没见有什么明快的新闻，但是在鸟类社会里，就有这种虎皮鹦鹉进入雀群中并遵循雀群纪律而生活的令人欣然的事情，虎皮鹦鹉很可称赞，而麻雀肯容纳虎皮鹦鹉，这种气度不是也很可赞美吗！

客人们都表示：哦，有这种事吗？真是妙极了。他们的感触不过如此。我看到客人们的感触竟同我所期待的相差这么远，觉得很可恼。

“你看到的大概是偶然的现象吧。虎皮鹦鹉总归是虎皮鹦鹉，麻雀总归是麻雀，最后总要分道扬镳的哪。现在这个时候，它们一定已成了陌路人，各自在不相干的地方睡觉呢。”有一个客人这么说。

我对他十分反感，真想说一句“同你当然大不一样罗”，但我努力克制着，没有吱声。

过了半个月的光景，我在白天去骑马练习场散步，这

时，我又看到了那混有虎皮鹦鹉的雀群。那是在赛马场看台的一角看到的。当然，我是不看赛马的。大凡举行赛马的时候，我就不去看台这一类的地方。这一天，我没有看见一匹马，赛马场和看台上都是空荡荡的，于是我走过去，在秋阳的沐浴下，读起报纸来。

"哟，那是虎皮鹦鹉哪。"

有人突然这么喊道。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在说话。她正在五六米远的地方织毛线。果然不错，只见散在看台下的雀群中，混着那只绿色的虎皮鹦鹉。

"真的呢！这是虎皮鹦鹉呀。"

这时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这声音是从看台上面传下来的。那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子，下身穿一条长裤，上身套一件毛线衣。男子的脸很熟，好象见过一两次，我估计他也是时常来骑马练习场散步的。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只小型的收音机。她、他和我，不期而遇地碰到一起来了。三个人都望着雀群。

"一个月前，我在家里的庭园里看到过这只虎皮鹦鹉。当时它也和麻雀在一起。我想恐怕就是这一群麻雀哪。"我说道。

"啃，有这种事呀？"男子听后，依旧望着雀群，似乎感慨良深。

"不能把它捉住吗？一只多美的虎皮鹦鹉哪。"女子这么说。一副贪婪的样子。

就在这时候，众麻雀飞了起来。这只虎皮鹦鹉依旧是

最后一个起飞，然后追上了雀群。

"鸟儿这玩意儿，还真是机灵哪！"我这么说。心里是有些生女子的气。

此后，我每次出去散步，在骑马练习场当然不用说了，就是在来去的路上，只要一看见雀群，我就会驻足观望。但是，我再也没能看到虎皮鹦鹉。有时候坐在家中，听到庭园里有麻雀来了，立即离开写字桌，起身去看，总是很令人扫兴。

秋渐渐深了。虎皮鹦鹉的事也渐渐地从我心里离去，越来越淡薄了。有时猝然想及，就会嘀咕：现在这只在雀群中的绿色鸟儿究竟怎么样了呢？我就象是一个做父亲的惦念生活不检点而私下出走的女儿似的。

到了十一月份，在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去骑马练习场散步，这时候已近四点钟，也就是已近练习场闭门的时间了。我在练习场内大步大步地走着，为的是完成每天散步的日课。在落了树叶的疏林间，可以看到黄昏前的红红的太阳还挂在空中。

在走离疏林时，我碰见了那个带着收音机的男子，就是那个曾经在看台处交谈过几句的男子。

"那只虎皮鹦鹉，我后来又看见过一次呢。"男子说，"好象也是在这条路上。雀群里又添了不少麻雀，是的，大概有三十来只麻雀吧。混在其中的绿色鸟儿，只有这么一只。我见后为之一惊。我想，这只虎皮鹦鹉不知道自己是只鹦鹉，

它还认为自己是只麻雀呢。”

“哦。”我没多说什么，同男子一起朝前走去。这时，马上就要关大门了。

“不过，它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同麻雀是不一样的吗？”

“不，我觉得它是没有去注意这种事罢了。从麻雀这方面来说，虽然明白已混进来一只不同类的鸟儿，但又觉得颜色固然不同，却同为鸟类……”

“麻雀方面也许可以这么想，但是虎皮鹦鹉它……”

“这绿色的鸟儿要是认识到自己是另一种鸟儿，就会飞离雀群的吧。但是它没有留意。悲剧就在这儿。”接着，男子那多皱纹的脸上突然浮起了笑容，“哦，联想及自身，倒有些惭愧呢。其实我们这些人不就是虎皮鹦鹉吗？一生混在雀群里，没有去留意自己是属于另外一类的。今年春天，我因到了年龄而退出了公司，明年春天开始，我将有幸进入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想想以往在公司里的那些日子，我真是一只虎皮鹦鹉哪。”

“…………”

“我生性不会推销商品、做生意，但是那公司就是靠竭力把商品兜售出去而生存的。我一直在这家公司里做到退休。真是一大悲剧。不过，我做得尚能差强人意，公司也没什么微辞，把我饲养到了退休。这公司真象是麻雀集聚之地哪。”

我俩走出大门后，铁栅栏的大门就从两旁合上了。我俩站在门前谈了五分钟，分手了。

进入十二月之后，我遇见了那个曾在看台处织毛线的女子。这天我由骑马练习场的边门走出来，正好撞见了这个女子，她站在那里。

“哟。”我打了个招呼。

对方好象没有马上明白过来，想了一想，才答道：“啊，您是那次……”

那次我对她稍稍有点儿不满，但今天相见之下，我觉得她是个很开朗的美人。

“你住在附近？”我问。

“步行的话，大概二十分钟吧。我丈夫现在正在长跑，我在这里等着接丈夫上汽车。”

听她这么一说，我看见路对面停着一辆汽车。

“从那次以后，你看到过虎皮鹦鹉吗？”我问她。这是我要打听的事。

“没有。”

“你还记得上次在看台处的那个男子吧。日前我碰见他了，他说他后来又在骑马练习场看到过一次。”

“哦，是吗？不过，现在那只虎皮鹦鹉不知怎么样了哪。这是一只很可爱很伶俐的虎皮鹦鹉……但是真够受的，竟生活在雀群中……我觉得它的忍耐功夫真惊人哪。”

“它大概不知道自己是虎皮鹦鹉吧。它也认为自己是麻雀了。哦，当时，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这么说道。

“啊，有这种事吗？”她现出了诧异的神情，又说道：“我

曾经向丈夫谈起过这只虎皮鹦鹉的事。我丈夫说:‘这只虎皮鹦鹉也就是我呀。’”

接着,她耸了耸肩膀,笑笑说:“他竟然说:‘我就是虎皮鹦鹉,忍气吞声地生活在雀群里,同麻雀共事。’”

“…………”

“我丈夫是画家。”

“…………”

“拿我丈夫的话来说,就是:‘一只虎皮鹦鹉置身在画坛范围内的那些麻雀中,真是没有出头之日了。’”

“…………”

“不过,他明年春天要在银座的K美术陈列馆举办个人画展啦。”

“这,这不是大好事吗?他毕竟算不得虎皮鹦鹉呀。”

这时,她向我打招呼道:“哟,‘虎皮鹦鹉’回来了。对不起,我得告辞了。”随即向停有汽车的路对面走去。

只见一位身材高高的男子,身穿长跑运动衫,从远处跑过来。他从落光了树叶的街树中间的道路上跑过来,远远地看过去,显得年轻而整洁。

两三天之前,有一个带点儿神经质的中年妇女来我家找我,说是听附近一个蔬菜商人谈起我家庭园里飞来了一只虎皮鹦鹉,是同雀群一起飞来的。她说:“我想这只虎皮鹦鹉很可能就是我家饲养的那一只。如果下次再飞来,请给我挂一个电话。这只虎皮鹦鹉是从外国弄来的,不同于

一般的虎皮鹦鹉，品种特别好。”

这位妇女又对我说：“我无论如何要捉着它。它不是一般的虎皮鹦鹉，在全日本也是为数不多的哪。”

“它确实飞到我家庭园里来过，但是已有相当一段日子了。自那以后却是没有再飞来过，也许它不会飞来了。”我说。

“要是再飞来的话，就多多拜托了。可怜的虎皮鹦鹉，被那群麻雀拐去，成了俘虏啦。”

“…………”

“我无论如何也要捉住它。”对方很执拗。

这位不合时宜的来访者归去后，我折回书房，衔了一根香烟走到庭园里。我一面在洒满了落叶的庭园里走着，一面思忖：对方强调无论如何要捉住这只虎皮鹦鹉。哼！它怎么能让你捉住呢！不论这虎皮鹦鹉是象那退职的男子所说的那样仰或是象那画家所说的那样，反正比起关在鸟笼里来，无疑是象现在这样——同雀群生活在一起要幸福得多！什么叫俘虏?！我不禁叫出声来了。把宽容的庇护者麻雀指责为诱拐者，这算什么呢！我虽然不清楚那只虎皮鹦鹉是不是外国货，但它现在完全日本化了，野化了，而且已经成了麻雀的好朋友了嘛。

我想起这些日子好久没去的骑马练习场，很想到那儿的初冬时节的疏林中去走走。也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得会再次遇见那只虎皮鹦鹉。

吴树文译

老师的婚事

井上靖

大约半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住在郊外新住宅区的九岁的小孙女到我这里来玩。她说了声“您好”，走进我的书房，坐在窗边的藤椅上。我便离开书桌，想吸支烟和小客人攀谈一番。当我在孙女对面的藤椅上坐下来时，她突然说：

“A老师和B老师可要好啦，他们两人说不定要结婚了。”

“A老师是男老师吗？”

“不，是女老师，非常好的老师。”

“那么，B老师是男的吧？”

“对。”

“B老师也是好老师吗？”

“可好啦，他俩都是好老师。”

“那就是说，两个好老师要结婚了？”

“还不知道结不结。不过，我心想他们是要结的。”

“为什么呢？”

“两人特别要好嘛！对吧，准要结婚的吧？您不这么想

吗?"

简直有点强迫我随声附合了。尽管如此，我仍不能不对这个小孙女刮目相看。我头脑中的她，老是刚刚降生不久的形象，不料在不知不觉间，她也开始谈论起"结婚"这样的字眼了。

"他们结不结婚，我可不知道。因为我没见过这两位老师呀!"

"可是前几天我跟警察说了，警察也说一定会结婚的。"

"跟警察说?"我感到她征求意见的对象太奇怪了，"为什么问警察呢?"

"因为我常去警察那儿，我和他可熟呢。"

"你干什么去呀?"

"自行车的链条掉了，让他给安上呀。小朋友们也常去。"

"噢，原来是这样。那么警察也够忙的喽。"

看来象是新住宅区的警察。那里房子还没盖满，环境宽敞，所以孩子们骑骑车也没什么大危险。的确，新住宅区的派出所也有新住宅区的工作特点啊。

"于是你就向警察打听了A老师和B老师的事情啦?"

"嗯。警察也说他看见A老师和B老师一起坐电车了，所以他知道他们要好。"

"噢! 因此警察说他们一定要结婚的，对吧?"

"对的，对的。"接着她又说，"可是警察还说，他们要是结婚，就在当天逮捕他们。"

“逮捕?”

“他说,就是抓起来的意思。爷爷,真的抓吗?”

我不由地笑了出来。小孙女也笑了。我不知道那个新住宅区的派出所在什么地方,我想一定是在新建的郊区电车站附近吧。并且在那里工作的警察,也不会只有一人,既有值班的时候,也有休息的情况。所以年幼的孩子口中的警察,是否指的是固定的某个人,这无法知道。总而言之,有一天孩子们到熟识的警察那里,请他帮助安装自行车的链条,同时不知为什么都议论起大家经常惦记的那两位老师。于是,那警察也加入了孩子们的议论。并且一本正经地说出:“他俩要是结婚,当天就逮捕!”孩子们总不至于听不出警察的幽默。当警察说要“逮捕”时,孩子们一定会觉得很好玩,而大吵大闹了吧。

但是,孩子们虽知是个玩笑,心底里却又不敢肯定不会逮捕老师。于是小孙女就来问我。我笑了,她也笑了。本来这对于年幼的孩子也是件笑破肚皮的特大笑话。只是他们对“逮捕”这个词汇还有些惶惑不安。

我和小孙女进行这种交谈的那天,一整天都沉浸在无法形容的充实和欢快的情感之中。

我想,孩子们所说的好老师A和B,无疑地肯定是真正的好老师。而且在众多的儿童的注视下,他俩之间的倾心程度,正象孩子们观察的那样,已经成为爱情了。并且,正象孩子们期待和关注的那样,两人的爱情兴许要发展到结婚的地步了。

另外，在车站附近的派出所里，一个心胸开阔的和蔼的警察也带着与孩子们类似的心情，几次观察到两个老师同乘电车的情况。而孩子们几乎每天都要推着脱了链条的、或者车把歪扭的自行车跑来。孩子们每次来，都要和警察进行同样的对话：

“真的要逮捕吗？”

“那当然！要逮捕。”

孩子们一听到这话，一定“哇”地高声欢叫起来。

我难得听到这种孩子、老师和警察之间的佳话。这是一段始终充满着明快和欢愉的插曲。我既想见见A老师，也想见见B老师，更想看看那车站近旁的派出所以及在那里执勤的警察。不知他年龄有多大？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连这些情况我也关心起来。

去了解这些情况，只要有意，本是极容易做到的。但我始终没做，而且将来恐怕也不会去做。因为这段插话由于没有具体的形象，才保持了它的明快、欢愉与美丽。

孩子的心灵创造了这段插话的世界，一旦加入了成人的见解，这个世界就会在转瞬之间被毁灭。还有那懂得儿童心理的警察，在创造这个儿童世界的过程中，也担当了一个角色。

自从和孙女交谈以来，对我来说，孙女居住的郊外新住宅区变成了当今日本少有的具有魅力的地方。那里的小学校也成了各色积木组成的童话里的学校。车站以及车站附近的派出所也变成了积木搭成的建筑物。而在那里执勤的

警察也戴上了潇洒的帽子，穿上了漂亮的制服，一切都象清水洗过一样，洁净、美丽、没有尘垢。如果画在画布上，最终将象瑞士画家科雷①的风景画那样，成为清新、优美的作品吧。

就在这块地方，孩子们每天生活着，或者骑骑自行车，有时掉了链条去找警察修理，或者期待着老师的结婚，却又多少担心着会被警察抓去。

这决不是一个空想的世界。孩子们实际上就是在这块土地上这样地生活着。人们常说的儿童世界，正是这样的世界。孩子们生活的世界本身，从实质上看，就是与童话世界紧密相连的。

从这个意义来看，可以说这个插话是富有诗意的，可以说它就是一篇诗歌，是由孩子们的心灵构成的诗。如果让小孙女把她自己说过的话写成几行文字，这段文字本身就是一篇童话诗，不需任何加工。我自己在伊豆的山村小学读一二年级时，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次是和五六个孩子一起，怀着惜别的心情去欢送调往别校的老师。老师一个人沿着下田大道②向前走去。我们跑步追上了他，并在老师周围围成一个圈子，然后跑回来，接着又追上去，再围一圈，而且每围一次就欢呼一次。最后，老师喊出："你们在干什么！"我们才停止了这奇怪的举动。现在想来，那是表达

---

① 科雷(1879—1940)，瑞士的抽象派抒情画家。

② 由静冈县三岛市到下田市的大道。

依依不舍之情的十分高级的形式，只是不知能否被老师所理解。孩子们用自己的足迹在下田大道上所描绘的曲线，大人们是描绘不出的。这情景虽然不能构成科雷的画面，却可以构成抽象画的曲线吧。

庞春兰译

壶

井上靖

我是从杂志社打来的电话中获悉广津先生[1]的噩耗的，其时，我正在轻井泽。九月份已经进入了下旬，往年的这时节，我早就从轻井泽的工作地点撤回来了。但是，今年的五月份至六月份这一段时间，我到俄罗斯去旅行了。旅行结束抵达轻井泽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这时，秋色开始降临人间，旅途的劳乏也在此时露头，预定要做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不知不觉间，我就把结束暑期工作而撤离轻井泽的预定计划一再拖后了。

广津先生是二十一日上午两点钟去世的。我得知这一消息，是在当天的下午。轻井泽没有晚报，讣告是登在第二天二十二日的日报上的。追悼会定在二十五日举行，还有两三天的时间。这期间，据说在热海，在青山殡仪馆，都安排有陪夜的守灵仪式。我因为还有一些扫尾的工作要做，守

---

① 指日本著名作家广津和郎(1891—1968)。

灵就不得不缺席了。为了赶上二十五日的追悼会，我决定在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下午离开轻井泽。广津先生当过一个时期的文艺家协会的会长，因此追悼会要采取文艺家协会的追悼形式。我是文艺家协会的理事，理所当然要出席追悼会，接着还要参加告别式。

我得悉广津先生的噩耗之后，在轻井泽的家中待了三天，然后，将一些零碎的、象是暑期生活的残渣似的用品装上车，并让女儿坐在这辆车上；另一辆车上则装了好几箱书籍，我自己就乘这一辆车走。用女儿的说法，我们是下山了。

我和广津先生并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我们既没有离开众人单独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也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谈谈什么知心话。可是在感情上，我对广津先生还是十分亲近的，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使我具备这一感情的人，是A报社的M君。虽说M君同我也很要好，但他和广津先生的交情要比我格外深一些。M君每次谈到广津先生的时候，便给人留下一种特别的感觉：他对广津先生的人品钦佩得五体投地。他讲起广津先生的什么事情时，常要脱口而出地说："他啊，就是这么个人，所以……"完全是用自己人的口气在说话。从这位M君的话里，我才对广津先生的为人，对广津先生日常生活的概况，有所了解。

我这个人，偶尔也会被那些在广津先生家里聚会的人们所谈及，一碰上这种情况，广津先生就总用"音读"① 称呼我的名字，叫我"靖君"。这件事，我是从M君那里听来的。

而广津先生向好几个文学奖推荐我的作品，那也是M君告诉我的。我感到，自己没有好好去接近这位老一辈文学家，而他是个十分公正而温厚的人。有一次，M君有事路过我家，他说马上要去拜访广津先生，所以我就分出一部分刚从外地送来的应时土产，托M君转呈广津先生。后来，我感到自己这种送东西的方式可能是失礼了，所以有点惴惴不安。可是过了些日子，我却从M君口里得悉，广津先生很高兴。我和广津先生的关系，无非就是如此程度而已。评选《小说新潮》奖的时候，我们曾经同席过两三次。此外，在文坛范围的茶会等活动场所，我和广津先生曾经站着简短地交谈过，但这种情况并不很多。

我从杂志社来的电话里最初得悉广津先生的噩耗时，心里就想到：一位待我很不错的老一辈文学家去世了。我感到很懊恼：本来应该找个时间，向他的好意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情，然而，我现在是永远失去这一机会了。当时，在我眼前浮现出来的第一个景象是：身材矮小的M君正愁容满面地在广津家中悲戚。

接到广津先生的噩耗之后没多久，我想起了广津先生在三年前的一次集会上的情况，想到了当时的广津先生。也许可以说，那是一个有关广津先生的插曲。我是在什么时候回忆起这件事来的呢？确切的时间已经记不起来了。好

---

① 日语中的汉字有音读和训读之分，所以日本人的姓名多有不同的读法。

象是紧接在杂志社来电话报告广津先生已去世的消息之后吧。如果不是的话，那也许是在追悼会的前一天，是在我坐车从轻井泽往东京去的车子中想起的吧。当然，撤回东京之前，我在轻井泽过了三天，所以也不能断言不是那个时候的事，反正我是在这样一种情绪下想到的：一听广津先生死了，我心里就象有东西卡住似地很不舒服。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会错，那就是：绝不会发生在举行追悼会的青山殡仪馆的大厅上。因为在追悼会将要开始之前，我在休息室和邻座的某人交谈过有关广津先生去世的事，而当时我已谈到了关于广津先生的这个插曲，也谈到了自己对插曲里所出现的广津先生的一些看法。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这么一来，我觉得，这个回忆还是可能发生在一接到噩耗的时候，也可能是发生在车子摇晃的时候——发生在为了赶上明天的追悼会而下山的车子中。要是说得夸大一点，当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应该用郑重其事一点的口气去对广津先生说："你这个人哪……"

中国的文学家老舍来日本，是昭和四十年[1]三月下旬的事。这是一个包括几名诗人和评论家在内的作家代表团，老舍任团长。代表团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左右，时值多雨的春天，总还算是在樱花盛开的前后来到的。大约是在老舍一行回国的前一个星期，在A报社大楼的某一层的餐厅里举行由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欢迎老舍的午宴。文艺家协会方

① 即一九六五年。

面有七、八个人出席，多数是在中国和老舍见过面的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广津先生以文艺家协会前会长的身份出席了那次招待会，我和老舍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在日本方面，他是最老的前辈了，午宴时，广津先生便成了举行招待会方面的主人。

老舍和广津在长方形桌子的中央面对面坐下之后，其他人也各自找一个座位坐了下来。老舍应比广津小五、六岁，可我觉得，看上去老舍要老得多。老舍不大开口讲话，神态稳重而朴素。看起来，与其说他是位作家，倒还不如说他象个老年学者，或者象个终身终世埋头于某项手艺的工匠。从前，我和老舍也见过好几次面，但这一次，也许是旅途劳顿的缘故吧，他显得特别老。

午宴以后，大家离开餐桌，到窗子边的沙发上就座，然后，一边品茶一边谈笑。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老舍说道。因为当时大家的话题正停留在一些古老的美术品方面。老舍讲几句，就停下，然后由一位年轻的中国译员翻译出来。译员的话一停，老舍便继续讲下去。这种方式让人们产生一种履行公务的印象。

老舍讲的故事，内容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富翁，他收藏的古董一件件变卖，最后，富翁终于落魄成为讨饭的乞丐，然而，即使成了乞丐，有一只壶，他是怎么也不肯割爱的。他带着

这只壶到处流浪。当时，另外有一个富翁知道了这件事，便千方百计想要获得这只壶。富翁出了很高的价钱想把壶买到手，虽经几次交涉，乞丐却坚决不脱手。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乞丐已经老态龙钟，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富翁便给乞丐房子住，给乞丐饭吃，暗中等着乞丐死去。没多久，乞丐衰老之极，病死了。富翁高兴极了，觉得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可是谁知道，乞丐在咽气之前，把这只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身碎骨。

老舍讲这个故事，是在突出沉溺于壶的执著呢？还是在规戒人的欲念之深呢？这一点是不清楚的。但不管老舍是哪一种用意，这故事的本身并没有十分隽永的涵义，不妨作为即席的笑话来理解就是。老舍的故事一讲完，在座的人都活跃起来了，有的地方发出了笑声；有的人还就这故事插口说上几句。就在这个时候，广津先生突然开口说道：

"在我们的国家里，要是碰上名贵的壶啦、碟子啦，决不会去摔破它们的。即使明明知道明天城市就要陷落，自己也非死不可，但是，对于自己所有的名器名物，哪怕对方是敌人，也还是交过去。历史上也真有过这样的武将哪。"

说法上也许有出入，但广津先生的话意，大致如此。当中国的年轻译员为老舍翻译广津先生的话时，我真有点担心：不知老舍会怎样理解广津的话，不知老舍会出现什么神态。从当时场上的气氛来看，可以感觉得到，老舍说这故事本来完全是为了助兴而已，所以事过境迁，它就会从听者的

心里烟消云散。可是广津先生却为此讲了一个内容针锋相对的故事，尽管说话的口气并不激烈，但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认真气氛存在着。人们好象感觉得到广津先生是在这样说：您所说的，固然是属于听过算数这一类性质的故事，但是在听的过程中，我在情绪上颇有点感触，因此，我还是想把自己的想法谈上几句。虽然这决算不上是什么反驳，也决算不上是什么提出截然相反的论证，却勾勒出广津先生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面目。

果然，老舍突然间现出了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这是很清楚的事。但是，老舍马上又把话题的中心岔开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个武将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对此，广津作了回答。再往下，大家就不知不觉地将话题移到日本的茶和茶具上去了。

招待会是在友好的谈笑中间结束的。老舍一行最先离开会场。隔了一会儿，广津先生和另外几个人联袂而出，他们往春泥狼藉的街上走去。还剩下三、四个人没走，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时，我便向其余几位谈了今天对广津先生的感受。大家都有类似的感觉，说：广津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嘛。又说：老舍今天可真为难呀。我觉得，老舍始终在小心谨慎地努力搞好社交；而一身绅士风度的广津，却表现得比较粗野，态度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生硬。看到这一层，我觉得颇滑稽。而在这一点上，我的感情是倾向于老舍那一边的。诚然，那种临死时把壶摔破也不给别人的执著心理，给人们留下了批评的余地；而那种临死前先设法让壶永存的执拗

心情，人们是无法吹毛求疵的。老舍本不是抱了这些打算来讲故事的，所以我想他一定觉得为难了。

以上就是一接到广津先生的噩耗后，也可能是在轻井泽向东京去的车中，我回想到的那个涉及到老舍的有关广津先生的插曲。而在我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感到，现在，插曲中的广津先生给我的印象已完全不是午宴当时留给我的印象了。招待老舍的集会，距今已有三年半的岁月。三年半的时间并不算长。然而，现在再将这段插曲摘出来看一下，我一点也不觉得广津先生在这件事上有什么粗野和生硬的地方。把中国和日本的两个文学家放到一起来比一比，我觉得，单就那次午宴席上的情况来说，广津是略胜一筹的。尽管那是社交性的场合，是讲究礼节的集会，并不存在什么胜负和高低。但既然参加这个集会的都是文学家，那末，是不是可以说，它多多少少要带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吧。由此看来，纵然是为了助兴，但疲乏劳顿的老舍，无意中被钻了空子；而广津就看准这空子砍杀进来了。对于老舍即席谈着玩的这则笑话，广津却一本正经地出战了。

得知广津先生去世的消息时，他在那个插曲中一度给我留下的印象得到了修正。这种修正并不是我自己意识到的。我觉得，面对广津先生的去世，这修正了的新看法便自然而然地从对面跳出来了。广津对于老舍讲的那个故事，表现出认真的态度，这给人带来好感，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广津先生确实是以这种态度贯穿自己的一生的。要是孤零零地看待他在每一个场所的表现，人们当然会觉得他粗野，不容易通融。可是把它们和广津先生的平生为人联系起来一看，就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了。

在青山殡仪馆的休息室里，我向邻座的人披露过广津先生的这个插曲，并且还讲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自那以后，我还向好几个人说过同样的话。有的是在家里的会客室里说的，有的是在旁人的宴席上说的。只要谈话的题目一触及去世了的广津先生，我就搬出这些话来：在欢迎老舍的招待会上，我是觉得广津先生粗野无礼的，可是，今天看来，这不是和广津先生的文学家作风一脉相承的吗？

然而，讲起这些话的时候，我总是感到老舍的脸在一旁时隐时现。我讲这些话无疑是为了颂扬广津，但我决没有贬低老舍的用心。老舍只是为了助兴，讲了一则中国的笑话，所以，没有任何可非难的地方。可是，当广津在那个插曲里作为一个模范人物出现，并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时候，老舍就总是不得不做陪衬，并以佐证的身份出现，这也许不是一个好角色。对老舍来说，这肯定是件烦人的事儿。当我把关于广津的插曲向人披露之后，比起主人公广津来，在我面前浮现得更多的，总是老舍的脸。于是，我的思想就和老舍联在一起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呢？

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是老舍来日本访问的第二年发生的。现在，老舍的处境怎么样呢？没有消息传来。外国的报纸上，把有关老舍的死讯作为未经证实的消息登载了出

来。我听说，有的日本报纸将这些消息在不显眼的版面上登载过，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也并不十分介意。我总觉得老舍是不可能死的，他总盘踞在我的心中。以后，我向一些从中国旅行回来的人探听过，但没有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大多数的人都这么说：没有死吧，马上就会好好地露面的吧。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老舍这一位中国的文学家，他隐藏在我看不真切的不寻常的迷雾之中，当我讲到广津时，老舍的脸就一定随着进入我的眼帘。广津退出人生这个舞台之后，只有老舍还占据着舞台的一角。这种想法，不禁要使我向周围环视一圈了。

我和老舍多多少少有着一些算不上是什么关系的关系。战后，我曾三次应邀去过中国。其中，两次是作为日本文学家代表团的一员去中国访问的。另一次是北京和扬州举办纪念唐招提寺的开山鼻祖鉴真和尚去世一千二百周年时，我被邀请，前往参加。三次去中国旅行，都和老舍见过面。说是相见，其实老舍是作为邀请者方面的一员，而我是作为被邀请者方面的一员而已。在这种关系的集会上，我和老舍只相邻同桌过一次，其余基本上不在一个桌子上就座。

在我访问中国之前，那里的文学家的名字，我知道得很少，在这很少的文学家中，就有一个是老舍。也不知为什么，老舍这个名字给我的感觉就是个老文化人。我第一次和老舍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他还不到六十岁。也象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老舍那矮矮的身材；不太明显的抑郁表情；

文绉绉的讲话方式；都蕴藉着一种老成持重的风度。实际上，老舍不也正是处在耆老这样一个位置上吗？只要离远一点儿望过去，老舍给人的感觉是有点儿神经质，有点儿古怪。看上去，他真的是不想在宴会之类的场所露面；他是无可奈何才出席的。然而，具体交谈的时候，老舍话虽不多，但他会说一些内容不局限于现场的耐人寻味的话。我和他相邻而坐的那一次，老舍向我介绍了中国的一种就菊食蟹的习俗。当时，他还对我说："接下去你就要去上海，大概菊花和蟹螯正在等你呢。"老舍为了使自己话里的意思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我，有时他就在中途打断译员的话，把我丢在一边，自顾自去同译员起劲地对谈。这种地方，老舍给人一种非常诚实的感觉，不过，译员也许会认为，老舍这个对手太婆婆妈妈了。

老舍在日本的时候，拜访过好儿个作家，他也到我家里来过。那是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老舍一进门，就寒暄着对我说："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在北京见面，今天，我们能在东京相会，真令人高兴。"老舍的形象，老舍的声音，我当然记得很清楚，我感到是在自己家里欢迎老朋友。可是老舍是不是真的记得我，这就很难说了。见面时，老舍问我："你在中国旅行，最喜欢什么地方？"我回答："扬州。"老舍听后就说："扬州的吃食，扬州的美女，自古以来就很有名。"他举出一些赞美扬州的诗句，并告诉我：他接着就要去游览日本的扬州——京都，他为此而感到很高兴。交谈的时间很短。但老舍总归是客人，我总归是主人。这时候，我感到现在才真

正算得上是和老舍交谈。我觉得，老舍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老舍既然是访日文学家代表团的团长，所以有些事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现象。我感到，老舍应对有方，机敏周到。看来他始终在努力不要让对方感到不愉快。

尔后，又过了三、四天，我在筑地的饭店招待老舍一行，这家饭店擅长做关西地方的菜肴。我还邀请了一些与老舍有过交往的人来作陪。其时，已经是三月底了，也是个下雨天。

宴席间，老舍在饭店女主人拿来的白纸上，为我这个招待会主人挥笔题词。他题了一首即兴诗，首句是“行云骑鹤访蓬莱”。他的书法，看上去有点神经质，但很见功力。从一旁看着老舍执管走笔，心里就会感到他是一位中国的老文化人。看来，老舍对异国的樱花细雪之夜似乎相当欣赏。

四月初，召开了有三、四百人参加的欢迎老舍一行的酒会，酒会在一家专门举办宴会的大饭店里举行，我也参加了。酒会上，成群的人簇拥着老舍，从没有间断过。老舍的处境，正如有一句成语所说——应接不暇。当时，我只是和老舍匆匆交谈了几句。

时间一天天过去，老舍一行回国的日子愈来愈近。在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午宴上，我和广津先生等人一起，同老舍相见了。当时，正象我上面已经谈到的那样，老舍显得非常疲乏。从老舍来说，他在日本逗留的这个月，无疑是操心劳神的一个月，现在，它是接近尾声了。

四月底，我到羽田机场欢送老舍一行回国。其时，在众

多的人群中，我们也只是匆匆交谈了几句而已。与那次和广津先生等人在一起的时候相比，这一天，老舍好象显得精神一些。

老舍向成群的欢送者告别，在往候机室的途中，他又两度回过头来向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看着老舍离去时的走路样子，我想，他现在是快要从自己的职务中解放出来了吧。我想起在老舍送给我的亲笔题诗中，有“行云骑鹤”一词，不由感到：老舍那清癯矮小的身体化成鹤飞走了。我在想，鹤在高空翱翔，往故国飞去，它可以再一次变成一只有点古怪的、显得有点神经质的鹤。

在老舍离开日本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只小盒子，这是老舍送给我的礼物。盒子是N协会的一位接待老舍一行的青年送来的。代表团在日本逗留期间，这位青年始终同代表团在一起，照料他们的生活。盒子上写着“青田石方章成对”，盒子里装着两方印章，印章已经刻就，都是我的名字，一方阴文，一方阳文。不容分说，我手拿盒子，心里马上就想到，这是一件情意深长的珍贵礼物。然而，比起礼物本身来，老舍这种中国式的赠礼形式更使我神往不已。老舍身上具备着同他在日本逗留期间完全不同的生活侧面，而我了解这一点是在老舍离开日本之后了。这就是：等到送礼者本人走了之后，再把礼物送到我手里。

每当我讲过广津先生的事情之后，同我多多少少有过这样一些关系的老舍，就总在我的眼前浮现。

大约在广津先生去世的七、八个月之后，某杂志社要我

写一篇有关广津先生的短文。当时我觉得，要是写广津和老舍的事，看来我是能够写出来的。后来，我到底还是没有答应这家杂志社的要求，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有写它的打算了。

对于老舍在日本的情况，我只了解和我有关的那一部分。至于老舍会见过谁？他们在哪些地方说了些什么话？还有，新闻舆论界对他的评价如何？他游览了一些什么地方？留下了什么印象？其详情我就不得而知了。为了了解这些情况，我拜托A报社的青年记者S君，问他是否可以帮我在复印机上复印一份有关老舍的主要报道，我知道资料部肯定收存这方面的资料。

几天之后，S君给我带来了一只黄褐色的大信封，里面装有数页复印好的资料。当时，因忙于其他的事情，我便将S君特意替我拿来的信封搁在写字桌上了，而且一搁就是好几天。

我是躺在廊庑上的藤椅上打开它的，廊庑紧挨着我的书房。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五月的熏风迎面吹来。我不慌不忙地取出资料，眼睛朝手里拿着的最上面的一张看过去，就在这时，我目瞪口呆了，纸上的标题是："说法不一：老舍自杀——香港报道"。难道我曾经听到过的那个消息就是这项报道吗？这是香港十月一日发的AP电讯，上面这样写着：

——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在一日报

道："老舍在本星期初从北京市内的一所大楼上跳下自杀。"该报没有注明这项消息的出处，而且消息的正确与否，也还没有得到当地的确认。老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写过《骆驼祥子》等作品，是一个西方也知其名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各种文化委员会的代表。六十八岁。

十月一日是指昭和四十一年十月一日，当是老舍来日本的第二年，比广津先生还要早死两年。

我看到这一项记载时，突然觉得老舍是死了。不管是未确认的消息还是已确认的消息，反正我是觉得老舍已死了。我的眼前浮现出老舍从高楼上掉落下来的小小身影，就象是一块濡湿的抹布重甸甸地落了下来。迄今为止，我并不相信那些老舍已死的传闻，可是，"从大楼上跳下来"这几个字，猛然之间使我的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已经觉得，老舍的死是确实无疑的了。

我感到，就在这么一个极短的时间里，我的思想中已有什么东西在逐渐凝结，我在等待着。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感觉到我似乎触及了什么有形的东西：瓮里积着深黑色的水，当水面上正要张起一层薄冰的时候，我的手指也就相应地产生了一种触感。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不禁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感到老舍是抱着壶跳楼的——壶碎人亡。

吴树文译

季　节

井上靖

记得童年时候，我对季节的感觉非常敏锐。那幼时所感受到的韵味十足的夏天啦、冬天啦，如今都看不到了；春天、秋天也同样如此。小时候的那些地道的春天、秋天到哪里去了呢？

生我养我的伊豆半岛是个气候温暖、宜于居住的地方。每年只是飘飘忽忽地下两三回小雪，道路被雪覆盖的日子未曾有过；所以，东北地区和北陆地区那种真正的冬天生活与这里无缘。虽然如此，但毕竟是冬天，仍感到严寒逼人。

每天早晨，我到流经庭院角落的小河边的洗脸处洗脸，那河边放着的洋铁桶和手提木桶里都结了冰。即使今天，我一回想起童年的冬天，最先浮现于眼前的是洋铁桶、手提木桶及置放在厨房旮旯里的水缸中浮着冰块的水色。不说结冰时还是没结冰时，水都呈现出幽幽的青黑色，非常寂静，犹如那种排斥一切的死寂。现在，再见不到那种水色了。至于洋铁桶、手提木桶和水缸里的水是真的呈现出青黑

色，还是仅仅有那样的感觉？这点，我也弄不明白。然而，今天想起来，我幼年时是把它看作严冬的象征的。

我的高中时代在金泽度过。虽然只有三年光阴，但也了解了雪乡的生活。当时，父亲供职于弘前师团，我也就对弘前的冬天生活略有所知。可是，那里全无我童年时候在伊豆所熟悉的严冬的滋味。这恐怕只能说明我稚嫩的心灵已感受到了冬天最本质的东西，它纯洁得纤尘不染。

多年前，我乘飞机越过北极上空，想起了童年每天都要与之相处的那种青黑色的水。透过重重云层，有时会在令人畏缩的下方看到一块一丁点儿大的海洋。那一片小小的海的颜色，如同小时候从水缸中窥视到的水色一般，使人感到在那里也只有严寒；我童年的冬天正是隐匿在那无底的深渊之中。

在伊豆，早的话，梅花于一月底开，一般得进入二月份，梅花才开始绽放那雪白的花朵。我家的庭院里也有很多梅树，其中有几棵老梅树。我是从少年时代起喜欢梅花的，这大概是因为早春这个季节很容易触发少年人的多愁善感吧！五十岁后，我越发喜欢这种花了。如今，我已经觉得，梅花和梅花怒放的季节，对我有着一种任何其他东西也不能取代的特殊的感情。

童年时代，我好象对花这种东西毫不关心。不论是梅花，还是樱花，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任何美丽的印象。不管眼前开着什么花，我几乎是视若无睹。现在，我有两个孙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他们对花也毫无兴趣；即使让他们

站在盛开的樱花树下，或带他们到玫瑰花的花坛前，他们照样一点不动心，假如旁边有上一只狗什么的，他们马上会对那只狗发生兴趣的。

小时候对梅花的印象，我已不记得什么了，但是有人让我闻梅花香味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外祖母有个远亲住在伊豆半岛的西海岸，这个人每年要到土藏来两三次。他是个中年男子，每次来，总要把我抱起来，或用双手把我高高举起，他成了我的伙伴。仅仅因为这点，我对他有了特殊的好感。他一到来，我就感到快乐。

有一次，他带我在庭院里走着，到有梅树的地方，他就把我抱起，把我的脸贴近梅花。

——有香味吧？

——嗯。

再走到别的梅树下。

——那么，这梅花怎样？

——真香。

——说得太好了！真的吗？

我想当时是有过这样的对话吧。由于这种缘由，我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习惯：看到梅花，就会把脸靠上前去。现在也如此。院子里的梅花才绽放，我就时常去闻它的香气，倘若身边有小孩，我也会把他抱起来，让他闻闻梅花的香味，就象从前自己被别人抱着去闻梅花的香味一样。一想到我今天抱起来的孩子在将来可能会象我一样记住当初的情形，就有一种乐趣。虽然这是笔很难逆料的赌注。但

就我的心情而言，象是在那些幼小的心灵中埋了一颗定时炸弹——梅花香味。

——有香味吧？

——嗯。

诚然，孩子的脸上会显得疑疑惑惑，但我想他也许会意外地记住这件事的！

我有两个充满春天气息的回忆片段。

其一，是在春天天宇泛白的黄昏，我和外祖母看马在露天浴槽洗澡。在叫做西平的公共浴室附近，造有一个方形的二尺深的浴槽，里面灌满了从西平浴室排出来的热水。当然公共浴室是造在房子里的，浴槽建在露天。这是周围一带的农民们为洗濯农具而建造的。勾起我回忆的舞台也许就是它吧！

外祖母带我上西平浴室沐浴之后，总要领我去不远处的露天浴槽看马洗澡。马儿在浅浅的浴槽中伫立着，一个男人用洋铁桶朝它身上浇着热水，还用稻草、麦秸什么的在马的身上擦。当初只是看看热闹而已，却在记忆中留下了朦胧而又明亮的色彩。不知是否确实是春天的黄昏，然而，天宇泛着白光的春天黄昏的那种气氛，一直洋溢在这记忆的片断之中。这也许是因为我同外祖母在露天浴槽附近的石头上，出神地凝视那普普通通的给马洗澡的缘故吧。

其二，也是关于我和外祖母的事，是我们俩一道带着祭品去离家不到十分钟路的地方，参拜被称作“樱花地藏”的

地藏菩萨的回忆。

樱花地藏座落在通往长野的途中，大路边有着一棵高大的樱花树，树根旁祭祀着小小的石雕的地藏菩萨。我记得是在春天的黄昏时分随着外祖母去那里的。这情形也很难断定是在春天的黄昏，还是夏天或秋天的傍晚。然而，我总是把它当作春天黄昏的事来追忆。在我的记忆里，春天黄昏特有的明亮泛白的气氛依然在我和外祖母的四周飘逸。

这些事好象都发生在春天的傍晚时分，我想，使我产生如此印象的景致在实际生活中一定存在。观看马的洗澡，常常是在春天的黄昏；想起要携带供品去参拜地藏菩萨，也往往是在春日迟暮之际。在看马洗澡时，有着春天傍晚那种非常豁朗的恬适；在前去参拜地藏菩萨时，多少又有些明亮的黄昏所特有的冷清。

黄昏时刻的记忆很多，远不止这么两个。总的说来，黄昏这个时光，对于幼小的心灵似乎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

记得不管是哪个季节，当薄暮笼罩着辽阔的田野时，虽然还是孩童，仍然会感到孤寂。即使在自己家附近一带玩耍得入迷，只要一发觉黄昏到来，就心急火燎地向土藏奔去，赶紧回家。而且是那样不顾一切、争分夺秒地猛跑。

上小学时，我逐渐对黄昏产生了一种搀杂了孤寂和恐惧的感觉。在村头巷尾玩耍的孩子们，突然觉察到黄昏来临，马上飞也似地向家里奔去。一个人一奔，其他的孩子也就相继跟上，在奔跑的同时，黄昏的孤寂和恐惧便从四面八

方盖压下来。有的孩子象骑着马似地一蹦一蹦，奔跳着往前跑，有的孩子则一个劲地狂奔，每个人以各种姿态奔跑，逃离黄昏的孤寂和恐惧。

然而，随着季节的变化，黄昏的孤寂和恐惧多少也有些差异。打从开始上学起，当我在校园、田野和那种宽广的地方游戏时，一旦发现黄昏降临，总对逐渐加深的暮色感到凄寂，而不那么害怕了。那种拚命向土藏飞奔的心情，如今想来，如同以爬泳的方式在寂寞的大海里横渡一般。这种情景多发生在夏天的黄昏。

记得我所感到伴随着恐惧的黄昏的寂寞，往往都是在深秋到冬天的萧条的时节，一到黄昏，暮色就会突然迫近。

——唷，快逃吧！

于是我怀着这种心情朝土藏迅跑而去，好象什么东西在后面紧紧追赶似的。

那时——所谓那时，就是大正年代的初期。在伊豆半岛天城山麓的我的故里，冬天，一到黄昏，一种叫"西落彭巴"的白色小虫就在暮霭初罩的天空中飞舞，它们飞舞时的姿态给人一种浮游飘逸的感觉。

"西落彭巴"意思是白色老妪吧！孩子们挥动着丝柏枝条玩耍着，把那棉花屑般的小虫拈到枝叶上。"西落彭巴"的颜色是白的，有时，因为天色关系，那白中往往多少带点青色。

孩子们在地面上跳跃着，挥舞着丝柏条儿。这是冬季黄昏时刻孩子们的游戏。当"西落彭巴"的白色在暮霭中消

溶时，孩子们即把手中的丝柏枝条一扔，纷纷朝着自己家门奔去。刚才还热衷于用丝柏叶掂那些小白虫的游戏，顿时感到恐怖袭来：仿佛自己将被一只巨大的手勾引而去，冬天的黄昏也使我感到惧怕。

王建康译

人生的意义

汤川秀树

同学们都很年轻，你们面前有着广阔的前途。平均起来你们今后将有六十年左右的寿命，也就是说，你们将跨过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在这个时期里，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回忆一下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六十年中期，世界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此可以想象到未来的五、六十年中也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飞跃。

究竟人世间演变的起因何在？当然，不难想象有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因素造成的变迁。不过，这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尽管是重大事件也决不会产生永久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可以说主要的还是人类的所作所为带来了世界的变化。

以交通的发达为例，现在汽车、飞机的数量大增，速度加快，再加上通讯事业迅速发展，电话、广播、电视也已经普及，这些都为世界带来了不少变化。诸如此类的变化今后还会应时而生、层出不尽。

若考究一下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就会发现：最大的因素是人类知识、技术的进步。简而言之，即科学的进步引起了世界的变化。众所周知科学是人类创造、思维的结晶，是人们在有生之年辛勤工作的点滴积累。不光科学，人类还有许多其它活动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关键问题是今后的世界还将由活着的人们奋斗不息地发展下去。

因此，我希望同学们深刻认识到，你们自己也是这活着的人群中的一员。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力量微不足道，根本不可能去改变一个世界，所以自己除了顺应社会趋势，随波逐流，别无所能。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尽管每个人的力量是十分微薄的，但是不能否认正是这些个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才使社会得以发展、变化。

但是变化本身也有多种多样，究竟朝什么方向演变才好，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努力设法使世界朝着光明的道路发展，而不要走向其相反的方向。要下定决心为把世界逐步引向光明的道路，而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不光有决心，更要采取实际行动。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样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为了建设好这个世界，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呢？不用说，那是因人而异的吧。即使定下了今后努力的目标，选择出适当的道路，并已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也未必能够获得成功，或许会以失败而告终。究竟成功与否，谁也无法预测，不可能先知先觉。我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希望，从而竭尽全力去干，这便体现了人生在世的

真正价值。

人们常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起前人现实多了。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关心将来，想方设法使自己的晚年过得更加舒适。这种考虑也许是人之常情，未必是坏事。但是如果青年人一味考虑个人生活的安逸，未免令人失望。而且，如果他们以为未来和现实不会有多大差异，因而只是考虑在眼前这个圈子里，如何生活得更好，那就不仅是令人失望，而且是幼稚可笑的。

有人以为："别人都考某某大学，所以我也要进某某大学。""要是能进某某公司工作，将来生活就有保障。为了能进某某公司，大概先进某某大学比较合适。"这类消极的想法如果充斥于青年人的头脑，前景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日本全国都是这样的青年集合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呢？到那时日本人在这个地球上将变得十分渺小，失去影响。不仅如此，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特别是创造文化价值的竞争中，日本将成为十足的落伍者。这样下去，日本人的个人生活也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双双遭到破产。

本来，在现实或将来的社会上，每一个个人的问题与社会全体的问题，推而广之和全世界的问题，是绝对不能分割的。由此可以懂得前面所说的"现实主义态度"，或者用个贬意词，叫做利己主义的生活态度，它乍看起来似乎稳妥可靠，实际并非如此。青年中至少应有一部分人能够立志摆脱个人打算，怀着崇高的理想向前迈进。如果连这一点也

做不到，那么日本也好，世界也好，便不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这种结局所带来的恶果又将会反过来影响到每一个个人，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幸。前面我已讲过，抱有崇高理想前进的人，即便不能获得完全成功，那种生活也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觉悟到生活的意义而活在世上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生活方式。

庞春兰译

风景巡礼

东山魁夷

对于我来说，旅行意味着什么呢？我在不断地悉心自审的同时，感觉到自己已度过了大半个人生。的确，对于人类来说，生存本身就是旅行。某时某刻，从无人得知的某处来到这世上的我，不久就将朝无人得知的某处远去、消逝。到目前为止，我曾同许多人邂逅相遇，而后又分道扬镳。岁月的流逝、境遇的改易、心灵的变化——人们全都如同过客一般。

然而，对于我这并不是一句比喻。事实上，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是通过旅行才逐渐形成了自我。所以，到最终成为风景画画家为止，我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可能脱离旅行而独具一解的。

自然同我的紧密联系究竟是从何时产生的呢？

我在神户度过少年时代，那里有山有海，是座很美丽的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大自然倍感亲切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自然和我之间却有着一种比亲切感更

为切实的东西，那是因为我生来健康状况不佳，加之从幼时起就在父母之间看见了一种可称之为人类的恶习的情形。不，更确切地说，也许是因为我自身的本质中就有着根深蒂固的病因的缘故吧。进入少年期后，我的精神愈发变得不安定起来。

我喜欢到神户或须磨的深山里去，伫立在寂静的池塘边独自一人写生，池中微荡着树木的倒影。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感到心灵得到了休息。但是，从中学三年级上学期中期到暑假为止的这段日子里，我却是到了非休学疗养不可的程度了。于是，我来到淡路岛的志筑市郊外一幢孤零零的房子里，整整住了二个月。那是长期在我家帮工的女佣的娘家，住着一位老婆婆，她是女佣的母亲，独自一人过活。那地方因为近海，所以一到晚上，浪涛声便不绝于耳。

不用说，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久离开父母、朋友生活。抛离了平日的一切生活习惯，将自己孤独地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倒使我明白了我的心灵如何得到了休憩。我不倦殆地同自然界的景物默默相语，天空和大海在早晨和傍晚时发生的壮丽变幻使我感到快乐。如此承受着天地的生命气息，使我的身心渐渐得以治愈。

少年时代的这一体验，对我一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那以后，我对绘画有了更大的热情，特别是在清新的大自然中专心致志地挥弄画笔的时候，我感到心灵获得了拯救。

进入中学高年级后，我必须决定自己今后的道路。这

时，我下决心作为一名画家来度过此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喜欢绘画，而且因为这是我在这条道路上摸索的最后归结之处。

连坚决反对我当一名画家的父亲渐渐地也不得不放弃了他的打算，他说："体弱的孩子真没法子，好吧，就算是已经扔掉的吧。"这也许是因为在父亲看来我能够长大成人完全是不寻常的、实在是太难以理解的缘故吧。

就这样，我离开居住在神户的双亲膝下，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日本绘画。那年夏天，我沿着木曾川旅行了十天，晚上就宿在帐篷里，我还登上了御岳山。那次旅行给与我的影响之大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古老的港口城市里成长，从少年时代起就看惯了濑户内海那平静海面的我，被初次接触到的山区险峻的自然景色和人们的生活深深地感动了。

从我立志做一名画家而迈出的第一步起，就已经预感到这条道路的艰险。再则我也已经看到了父亲的买卖正在趋于衰落，前景十分暗淡。所以，我渴望得到更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于是，我便开始领略起长年累月地斗霜傲雪的山区自然景色和人们的姿容。

我所感觉到的风景是心灵的拯救，我所目睹到的风景是一种象征。作为我的倾向这是从早期就已开始形成的。美术学校毕业以后，我前往遥远的欧洲去留学。回国后，在战争迫近的不安中进行艺术上的探索，父亲的家业破产、战争前后双亲去世和弟弟夭折使我永远失去了所有的血亲；加之画坛上的遭遇不佳及生活的折磨等等，经历了这一切

凄苦以后，我终于能用最最纯粹的形式使大自然同我本身的连带感在作品上获得了美满的结果。那就是我一九四七年画的一幅作品《残照》。因此，虽然我所走的这条画家的道路是从《残照》开始，经过《路》① 直至现在，但是，在这以前却已经经受了漫长岁月的考验。

• • •

一次旅行的结束便是新的旅行的开始。只要活着，我就不断地从一次旅行走向另一次旅行。不，长期以来，我常常感到我是在什么东西的推动下行走的。到底是受什么导引，受什么启发而行走的呢？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战后从《残照》开始的我的道路，最终同唐招提寺障壁画连接在一起，我想这或许是很自然的。一路上，我不断迷路、不断跌跤，全凭借着远处传来的、一直回荡在我心底里的铃声②，才摸索着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旅途直至今日。

半夜醒来，那从遥远处传来的铃声促使我从心底里涌起了惯有的悔恨之感。有时，这种感觉会变成一种穿心似的激烈的音响，常常使我夜不能寐。我不是一个自愿去行走的人，是命运指定我这样做的。然而我是服从这一指定

---

① 作者于一九四七年画的另一幅作品。
② 此处指佛教中做法事时作为乐器使用的铃。

的。因此，我默默地祈祷尽可能一心一意地去行走。但是，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就我本人的能力来说，要实现这一愿望又是何等地难啊！每每此时，不安、悔恨、绝望使得我无法安睡。

不情愿行走的我却偏偏遇上了常常要费很长时间去绘制大型壁画和寺院的障壁画的命运。这一切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甚至认为这些都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可我想珍惜这种难得的机缘，这种也许人生就只有一次的机缘。除此之外，我不单单要在国内旅行，还要经常去国外旅行，从这些旅行中悟出选题所绘出的作品就有好几幅。不用说，生平绘制的每幅画都是同我当时的脚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作品的基础在于我个人，那是一种单纯的祈祷，并不知道是向谁祈祷，也不知道究竟希冀得到什么。只是觉得从少年时代起，由于自己深受身心脆弱之苦，已养成祈祷的习惯。但是，在经历了战争的凄苦之后，我感到我的祈祷已不仅仅局限于寻求自身的拯救，而是逐渐地与亲密的人，不，是与更广泛的人们和大地上所有的生物联系起来了。

作为这样一个人的祈祷是完全微不足道的，何况我的心灵也并非绝对纯洁。即使如此，我仍然把绘画的意义和生活的依据置于其间。

昭和三十六年①，我在东京皇宫绘制壁画《日月四季

---

① 即一九六一年。

图》。翌年，前往北欧旅行。昭和三十八年，举办了“北欧风景画”画展。从那时起，手边便繁忙起来，直至现在。我常常看不清自己，走入迷途。然而，我也感到那时时传来的铃声似乎在竭尽全力地挽救我，不致使我沉入迷惘的深渊。被什么东西推着行走、推着生活下去的我，在绘画的时候，随着精神集中感与紧张感的加剧，自我完全消除了，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画笔的摆动中。在这一过程中，画也就逐渐绘制成了。我感到自己似乎受到了身外之力的导引。

我是在第二期唐招提寺障壁画制作完毕的第二天写这篇文章的，或许是精疲力尽的缘故吧，笔老是在一处踯躅，文章无法进展。头脑中有一种虚缈的感觉。

一次旅行结束了，现在，新的旅行又开始了。

全谱雍译

恶　　妻

小堀杏奴

我很早就想写写我已故的母亲。① 但偶尔应约写随笔时篇幅总是有限，所以始终未能畅叙情怀。前些天翻阅一九三六年七月号的《冬柏》时，偶然看到上面登有广濑哲士先生的《托尔斯泰夫人》一文，而且其内容与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完全吻合，因此甚觉欣喜。文章提到：托尔斯泰晚年与夫人感情不够融洽，临终时，儿女们姑且不谈，就连非亲非故的切尔特科夫都能亲近地守护在身边，却不与最亲密的夫人见上一面，便离开了人世。当我读到此处时，不禁涌起一股对夫人的深切怜悯之情。大凡伟大人物的妻子，常常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有时甚至招来反感。

这中间必有多种原因。这些夫人们肯定会有一些不足，然而，大多不过是作为妻子所共有的缺点。把这些人称为

---

① 作者是日本名作家森鸥外(1862—1922)的二女儿。其母森志桦也曾发表过作品，为社会所知。本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

恶妻悍妇未免不够公平。有许多问题放到一般人的妻子身上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小事，可是发生在这些伟人的妻子身上，就常常要遭到非难。

父亲是个具有特殊魅力的人。这魅力究竟来自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从学问上看，从人格上看，都有可能产生魅力，但是父亲的魅力不在于此。我觉得在他身上更有一种"人"的、特殊的魅力。

我至今仍然觉得，和父亲在一起时所得到的那种巨大的欢快感和安心感已经永远消失、再也无法得到。因此，我也时时体会到有这样一个好丈夫的母亲所具有的那种不幸。

父亲身上有种令人哀怜的东西。每次父亲稍一远行，我们就感到十分冷清，甚至害怕他会不再回来。虽然这些都是无由之念。

记得有一次一个青年人来访问父亲。他说有件十分烦恼的事，想求父亲帮助。他低着头，面色苍白，忧心忡忡，看样子事情非同小可。而且他还穿着一身乞丐似的脏衣服。

第一次来时拒绝了他。可是接着他又来了两三次。而且第二次来时，判若两人，他的服装变得华丽考究。母亲听佣人一说，更感到形迹可疑了。父亲虽然感到厌烦，却主张："不管怎么样，还是见见吧。"

母亲尽管十分不安，但仍然和颜悦色地说："见见也可以，不过，会不会是这个。"说着作出一个用匕首行刺的动作。

我在不久前看到一个报道，提到有个叫什么“原敬”的人，在东京车站被刺了。所以我也担心父亲会遇到这种不幸，就和母亲一道劝说父亲不要会见这个客人。

父亲终于作罢了。

还有一次，父亲到奈良博物馆小住，母亲夜里梦见他遭到一群人围攻殴打，十分放心不下，就把这个梦写在信里，告诉了父亲。可是没想到父亲回信时，竟在明信片上用大楷写了“未遭任何人殴打”几个大字，寄了回来。他可能是想早点回信，以便叫母亲放心吧。母亲却因为在谁都能看得见的明信片上，写上这种话，而对父亲大加埋怨。

那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我走进微暗的书房时，父亲正端坐在桌前，看见我，就微笑着说：“我让你妈妈训了一顿。”不用问，那是为了明信片的事。

母亲确实担心过他会不会被殴打？会不会受人欺负等等。这正是由于母亲非常爱父亲，或者是由于父亲具有特殊魅力的缘故。可以想象，这样的父亲，祖母定是非常喜欢的。因此母亲处于较之一般婆媳关系更为困难的地位，备尝辛酸。其原因过去我也写过，就连小小年纪的我，内心也潜藏着希望独占父亲的心理，因而时常对母亲抱有一种孩子式的嫉妒。将心比心，我想祖母既有父亲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儿子，对儿媳终不会产生真正的疼爱之情的。作为父亲的母亲、朋友或兄弟，他们虽然角度不同，也会具有同样的心理。因此，我母亲不可能象一般妻子那样，从各方面

去占有父亲。

母亲常说：世间最孤寂的人，就是伟大人物的妻子。这种心情我是十分理解的。

可是，由于父亲的死，我开始懂得了母亲曾是如何地爱着父亲，她的感情和我是一样的，因此我深深地同情起母亲来了。

我竭尽全力去爱护母亲。在孩子当中，母亲也最疼爱我。随着我的成长，母亲更加指望于我，幻想着我能成为超群出类的伟大人物，而且内心也深信不疑。结婚以后，我不能再象过去那样随意见到妈妈了，但我仍是想方设法每过两三天必去看望一次。因此给我的丈夫增加不少麻烦。每遇阴雨等坏天气，想到病中的母亲定会十分寂聊，我便坐卧不安起来，立即又跑去探望。

躺在昏暗的寝室里的母亲，一见到我，就现出一种惊喜的神色。这种时候，人们常说“容光焕发”，那的确是快活得满面生辉呀。母亲的病和父亲一样，都在肾脏，尿毒症引起反复地发作。家人都关切母亲的神经会经受不住折磨。最后大家认为我的探望使母亲过于兴奋，因而不再欢迎我去。我对此事长期以来深抱反感，强忍住凄凉与痛楚。不过，我没对任何人流露过。正巧那时我也临近产期，于是原来三天去一趟，就改为一周一趟或十天一趟了。直到母亲死后，我才把自己的心情告诉给弟弟。弟弟说：

“姐姐虽这么说，可是你每次从这儿回去时，都要和母亲握手，我送走你后，回到房内，总看到母亲那时的脸色异

乎寻常的悲痛。"还说看到母亲的那种神情，实在难过。

有一段时间，我想把妈妈接到世田谷来居住。为此和弟弟之间曾有过不快。那是在我提出母亲想到我身边来之后开始的。后来仔细一想，弟弟不高兴也是自然的，那时，妈妈要是想活动一下，身体情况还是允许的，医生也能同意。但是只从母亲的感情和我的感情出发来考虑问题，最后弟弟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误解。我担心这种后果，就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另外，我害怕用汽车接母亲，会加重她的病情，这反倒不好。

C社为庆祝建社五十周年，邀请我去歌舞伎戏院看戏。母亲知道后十分高兴。她说："要是你爸爸活着，肯定是两个人同去的。"她坐起来，在姐姐的搀扶下，吃力地移动着瘦得象竹竿似的双腿，把我送到房门口，然后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走出院子。

正巧那天首先演《曾我兄弟》，这本是个平平常常的戏，可是一听到他们兄弟怀念母亲的台词，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眼泪不由自主地泉涌而出。我周围坐的都是些时髦女郎，生怕人家笑我连这么个戏都会流泪，拼命要止住，可是泪水依旧不停，真是窘极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起床走路的情景。

母亲头脑聪明，有点男子汉的度量，而且做事总是一条道跑到黑，从来不会敷衍将就，因此常常和人发生冲突。然而她的心地确实是纯洁善良的。随着病情的加重，后来越发变得象孩子似的单纯了。

一次我去看望母亲，正巧有人送来许多水果，她叫我带去一些。她仰面躺在床上，伸出细弱的手腕，把苹果一个个地举起来摆在我的膝前。我说了好几次："够了，够了，不要那么多。"母亲却象小孩子重复着一个有趣的动作一样，认真地抓起一个个水果交给我。当我想到她象孩子似的要显示一下自己有多大气力时，不禁一阵心酸，几乎落下泪来。

黄色的大苹果在母亲瘦弱的手中，竟然显得如此沉重，实在令人难过。

我的《晚年的父亲》一书拿去出版时，心中常常出现不安的念头，担心此书问世之前，母亲会离开人世。在"母亲给我讲述的故事"一节中，我把过去长时期被人误解的我的母亲，重新作了真实的描写。所以尤其希望她能亲眼看到。最后，母亲终于见到了这本书，欣喜异常。不过，据说姐姐在给母亲朗读的时候，由于害怕她过于激动，把一些容易引起感情激动的地方跳过去了。后来母亲对我说："大概有好些地方没给我念吧？总觉得有点不连贯。"说话时她呆呆地不知在想些什么。

有件事我至今不能忘怀。

父亲死后不久，一天，有位朋友来访。父亲在世时，他常来我家走动的。

因为过去这个人很喜欢我，所以这天我十分高兴。在他谈起某件事时，我仍象过去那样，随意插了句："我也是这样。"不料那人突然收住了自己的话，一声不响地盯着我，脸上现出极其轻蔑的神色，似乎是在说："我不是和你谈话。"

我一时吓得目瞪口呆。自此以后，凡是大人交谈，我绝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这时我才明白，过去我一向以为大人们对我的话很感兴趣，其实是大错特错了。最近，要出版父亲的全集，所以我整理了他的信件和日记。在此过程中，我更加明白了父亲死后，人们同样地一反常态，对待我的母亲采取了多么冷漠的态度。我深感遗憾的是我还小，要是再大一些，我想多少能够保护母亲吧。

在一般人的眼中，父亲是个超群绝伦的人。面对这样的父亲，作为普普通通妇女的母亲，自然会觉得有很大距离，心里感到悲凉。

我觉得，作为父亲的妻子，不管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恐怕都不可能使父亲感到满意。

一次，母亲开玩笑地对我说："要是象你这样的人，也许还配作父亲的妻子。"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喜欢读书，喜欢郊游。"

我笑着说："因为他是爸爸，所以我才喜欢他，要是当了爸爸的夫人，说不定是个很无情的人呢！"我是拿出最大的力量来爱母亲的。唯有一件事使我深觉遗憾，就是我生得不美。然而母亲却要制作各种漂亮衣服为我打扮，并以此作为乐趣。我颇有些反感，不过母亲想尽量把我这个丑女儿也打扮得漂亮一些的心意，我是十分感激的，所以就任她去作了。今年三月三日女儿节诞生的我的第一个女儿，长得很象外祖母，相当美。听说母亲想给她取名叫"桃子"①

① 三月三日女儿节又叫"桃花节"，故取名为"桃子"。

我们也就这么叫她了。由于天气恶劣，加上我身体没有复元，一直未能外出。不料就在此期间，母亲病情突然恶化，终于在四月十八日离开了人世。那天，母亲象往常一样犯了病，然后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没有任何痛苦，静静地停止了呼吸。连护士也说："象这样安详升天的人，我还从没见过。"我甚至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如此死去。母亲终究是好人，所以没有受罪。

母亲床头放着山茶花瓶，她曾看着山茶花说："这花就象小桃子一样。"

后来那花干枯了，她又说："桃子不会是生病了吧？"

护士安慰说："太太，花总是要干的，您可别那么担心呐！"

"是呀。"母亲顺从地答道。

我在信中告诉母亲："桃子很象您，长得很美。"还说："希望您给她挑一件漂亮的衣服。"听说姐姐给母亲读完信后，母亲十分高兴，对姐姐说，要给桃子选一件友禅绸① 的衣服，还让姐姐叫三越百货公司送来绸料等等。可我始终未能把桃子带去让母亲见上一面，为此，我悔恨不已。但转念一想，在那么坏的天气里，如果硬是把刚降生的孩子带去，万一弄病了，反而违背母亲的本意。想到这儿，心里也就坦然了一些。

母亲病倒之后，常对我说：

---

① 一种色泽鲜艳的上等绸料。

"我身体不好，活着的时候，老是给你们添麻烦。死了以后，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来保佑你们。"

母亲死后，每当有高兴的事，便是我最感到难过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人象母亲那样为我祈祷幸福了。母亲常说："要是你的名字能登到K杂志上就好了。"

人们说，新建的家庭不能设立祭坛，所以我就在自己工作的桌上，摆上了妈妈的照片，每天早晨不忘供上热茶；K杂志社寄来了信，我便拿到像前，久久地祈拜。

吃早饭的时候，我说了句"要是妈妈还活着……"就情不自禁地捧着碗，扑簌簌地落下泪来。我的丈夫嘴里虽然说着："傻瓜！别哭了。"眼窝里却也充满了泪水。我不知何故总是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向母亲的遗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我必须加倍努力学习。

我要写出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哪怕谁也不给发表。

现在，母亲和父亲在一起愉快地生活着吧。我想，此时母亲才真正丢掉了一切烦恼，享受到作为妻子的幸福了。

庞春兰译

母　子　别

田宫虎彦

昨天，在进入八岳山①麓一里来地的乙事村马市交易上出售的小马，今天在母马的陪同下，被牵到了富士见②火车站。它们即将被装入货车运往遥远的异乡。一时，由站前广场到站内的备用路线上，到处都是这种母子马。小马体高如鹿，并且有着小鹿那般笔直而又苗条的小腿。它把鼻子贴在高大健壮的母马胸部，亲昵地蹭来蹭去。虽然它已长大了，可以离开母亲的膝下，但它却仍旧紧紧依偎着母亲，那怯生生的眼睛里，充满了幼小动物的不安神色。

这些小马和母马清楚地意识到生离死别的时刻已迫在眼前，它们相对哀鸣着，那低沉的嘶声，好象从咽喉里勉强挤出，如同喃喃自语，又如切切私语。

低鸣时，母马宛如已经学会逆来顺受的老妇，她眼含热泪，用那戴上勒口失去自由的嘴巴，不住地上下抚摸着小马

① 八岳山是富士火山脉中的一个火山，位于长野县与山梨县界。
② 富士见在长野县境内。

的身躯。可是小马似乎还不能理解自己必须离别母亲的这种命运，在它眼中看不见绝望的神情，它只是如癫如狂，极端痛苦，它不愿离开生母，如果可能，它要抗拒这种命运。在它的嘶鸣声中，在它用力跺着细弱的小腿，用蹄子踢起泥土的动作中，逐渐地清楚而又强烈地流露出它对母亲的责难与焦急。因为母亲完全顺从命运，软弱无能，小马十分明白时间白白地过去了。

就在此时，小马的旧主人拿着刚刚割下的青草来喂它，想让它尽情地饱餐一顿。若在平时，它一定会跳上去抢着吃的。可是今天，当主人从桶内把青草抓起来送到它口边时，它却背过脸去看也不看，它一点都不想吃，主人无奈，只好把青草送到母马的嘴边。母马大概也不想吃，只不过为敷衍一下主人，才叼起四、五根草。她瞅了瞅小马，似乎是催着它说："香极了，快吃吧！"小马也似乎无可奈何地把嘴伸进桶中，可是它似乎也在敷衍差事，只衔起两三根草。

汽笛响了，从备用路线的货车上走出来的马贩子们三三两两地迈着罗圈腿，朝广场走来。一看到自己的卖主，便走到小马身边，他们象是欣赏一件物品似的，仔细地打量小马。似乎是要再次确认一下自己昨天买马时眼力是否有误差。这是冷冰冰的令人厌恶的眼，人们常说的魔鬼的眼睛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吧。小马向母亲靠得更紧了。有的甚至要藏到母亲的腹下。可是当马贩子狡诈地一笑，认定自己眼力没错时，他已经把小马的缰绳抓在手中了。他的手十分有力。虽然小马瞬间脚下加劲，想要挣脱出来，马贩子的腕

力却告诉小马，这样做是徒劳的。马贩子的手上也有着他眼里的那种魔鬼。所谓命运，就是如此，小马终于在恐怖之中，也悟到不得不认命了。它向马贩子那边走了一步，这是向命运迈出的一步。小马发出悲哀的哭泣，不，那是嘶鸣！于是，刚才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母亲口中也迸发出高亢的惜别的哀鸣。从它那睁开的红色大眼中，泪水顺着长长的鼻梁，一滴两滴地滚落下来。母马踩着前脚，徒劳地用蹄子咚咚地刨着地面，用后腿支撑住身体。它拼命挣扎着要把儿子呼唤回来。刚才对命运已经低头绝望的不正是母马吗？现在却轮到小马了。

小马频频回首，痛苦地望着狂乱的母亲，一步步地被拉到火车站内。母马每悲叫一声，小马便停下脚步，紧紧绷住马贩子的缰绳，回首翘望，并报以一声哀鸣。小马已经知道悲痛欲绝的不光是自己，三、四十匹小马，一个接一个地都被他们从母亲身边夺走了。当小马被装上货车、用绳索拴在那里之后，一群群的母马跑到站口的栅栏边，它们要再看一眼已经看不清楚的儿子，作最后的告别。小马从货车敞开的铁门里，凝望着惜别的母亲。它已被牢牢拴住，无法把头伸到门口，只能高声地悲怆地呼叫着母亲。这些母子间的嘶鸣呼唤之声响成一片，直到开车为止。尽管有三、四十对母子，但母亲一定能清楚地听出自己儿子的声音，儿子也一定能真切地辨认出母亲的呼唤。它们相互呼喊着。

庞春兰译

伊良湖岬

杉浦明平

什么时候是伊良湖岬最美的季节？

诚然，人们兴趣各异，回答不尽相同。我推崇的却是那每秒风速达二、三十米的西北风、即所谓伊吹山风①狂啸怒吼的冬日。

在那种天气里，如果站在伊良湖岬的灯塔下，只见游人销形匿迹，唯有灰色的云层紧贴着露出白色獠牙似的伊良湖海峡，疾驰而至。惊涛骇浪不停地撞击着巨大的岩石，浪花飞溅，落下阵阵冰冷的水珠。偶尔，海鸥和黑尾鸥一类的海鸟凄苦地叫着，逆风朝着对面的神岛奋翼，倏忽又被狂风击回。苍穹暗淡，地冻天寒，此刻面对咆哮的风涛，内心会充满一种壮绝人寰的孤独感：啊！这是岬的尖端，我已伫立在大地的尽头！

其次蔚为壮观的是八月中旬，受太平洋洋面上不断形

① 指滋贺县伊吹山刮来的风。

成和扩大的台风的影响，巨涛汹涌景色。这时，站在恋路浜或是能远眺从日出向东延伸的片浜十三里的地方，比站在灯塔下更令人叫绝。五六米高的巨浪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泛起漫漫的水沫，拍击着大地。白色的水沫象铺摊床单似地在沙滩上铺开，不待退却，巨浪便随之塌下来。

朝海面望去，波涛迭起，前驱后逐。想必从新几内亚到澳大利亚都是一片巨浪。铺天盖地奔腾而来的波涛撞击迸溅，发出阵阵轰鸣，震撼着人们的心扉，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太平洋是个活的生灵。

然而伊良湖风急浪高的日子并不多。波平浪静的时候又另有一番景致。春天总是比其他地方更早地来到伊良湖岬，来到整个渥美半岛。

上述的伊吹山风往往也是两三天狂风过后便骤然而止。只要风一停息，即使是在一月最冷的时节，天空放晴后，阳光照耀着流经海面的黑潮，水气氤氲，显得温煦和暖。温室里，菊花盛开，早熟的重达三五百克的尖头西红柿颜色通红。

早在元禄时代，芭蕉走访了从名古屋流放到伊良湖岬保美村的弟子杜国，两人共游伊良湖岬，吟诗道："游岬欣翘首，翔鹰搏九霄。"那一定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

到了阳春三月，冬天凶猛异常的西北风骤然停息，在伊良湖灯台附近的海上，人们开始采集裙带菜。村里男女童稚一起出动。春潮还很阴冷，浪花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人们仍然竞相采割着长在水中和礁岩上的新裙带菜。此情此景

发人遐想：万叶时代写下"伊良湖水碧，溅浪湿衣冠。细藻堪割食，充饥便足安"诗句的麻续王莫非也跻身其间？

从这采集裙带菜的时候起，曾经是那样怒气冲天的大海竟一反故态，变得心情舒坦，昏昏嗜睡，"终日里水波荡漾"了。

大概是由于水中浮游生物增殖的缘故，以此为食的鲽鱼和海蟹开始长膘。冬天在内海捕到的蝶鱼，被人称做"猫跨过"，味道差得连猫都不问津。但是，海潮的温度一上升，它便成了美味佳肴。

一直到十月，伊良湖的海鱼鲜美无比。一度看不到的对虾也从这时候起逐渐增多。夏天，在海中捕捉到的鳗鱼更是脂肪丰腴。

夏天的伊良湖是当今伊势湾仅存的几个海水浴场之一。由于水质较其它地方优良，于是车马蜂拥而至，形成一种观光公害。

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每周的星期六下午到星期天下午，丰桥至伊良湖岬的两条长约五十公里的交通要道几乎处于麻痹状态。平时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往往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从星期六的半夜一直到翌日拂晓，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奔驰而过，马达轰鸣，使得道路两旁的居民难以入眠。因为哪辆车都想在天亮前赶到伊良湖。

海水浴的季节正值香瓜上市。冬天菊花种植面积达六十万余坪的温室和温床，此时大都栽培了香瓜这种夏季作物，而且上市价格之低廉亦是用城里百货店和菜市场的香

瓜标价所无法推测的。

使居民烦恼的海水浴季节一结束，伊良湖岬业已秋风萧瑟，成群的蜻蜓在空中轻盈地飞舞了。烟波浩渺的大海景色同样趣味无穷。

伊良湖岬是台风的通道，最近又有台风银座之称。进入九月，培植菊苗的数千栋温室和温床都点起电灯，半岛的夜空比大都市的天空更加辉煌。一排排温室层层叠叠一直造到半山腰，室内人影杳然，唯有电灯明晃晃地亮着，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中的沉睡的城堡，反倒使人悚然。

从十月起，温室的灯火逐渐消失。到了十二月底，夜空又象原先那样暗淡了。这时，寒冷的伊吹山风重又迅猛地在伊势湾疾驰，严冬降临了。

几次台风过后，在伊吹山风即将狂呼怒吼之前，将有一段短暂的秋高气爽的晴天。数千羽鹰会在其中某一天的清晨从伊良湖的群山中一起腾空展翅。这便是鹰的远涉。但由于此时正是游人罕至的季节，且鹰又是在一两天内飞离而去的，因此很少有人目睹这种壮观的情景。伊良湖至今仍然是鹰的过道。

王建康译

生活就是比赛

升田幸三

经常进行棋艺比赛的人必须持身严谨。比赛不仅仅表现在举棋布阵的时候，其实每日每时都在比赛。一个棋手要想享受普通人那种幸福，对阵下棋就决然不能取胜。既想获得棋盘上的胜利，又要在生活上享受超越一般人的幸福，那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作为一个棋手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在平素不断地积蓄力量。平时积蓄的力量，比赛时就起作用。所有在大规模比赛中取胜的棋手都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无形的艰苦磨练。我的至友冢田君具有在大规模比赛中连续获胜的力量，但是他平日却舍不得丢掉饮酒的嗜好，有轻视积蓄力量的倾向。人过四十，体力减弱，即使布棋很妙，结果也会因体力（也包括脑力）不支而造成失败。

当然，谁都晓得需要积蓄力量。那些发誓将要夺取冠军的人十分重视这一点。与此相反，越是软弱者越不能在平素积蓄力量。夺取冠军的棋手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

无论怎样受到攻击，他都岿然不动，泰然自若。这个事实说明了铁杵成针，决非一日之功的道理。平日的功夫到关键时便会起作用。

参加了名手云集的重大比赛，方能痛感平日生活状况的至关重要。比赛中临时休战的夜晚，有时会因棋局的变化而兴奋得无法入睡。但是不管出现怎样复杂的局面，无论是在自己觉得形势不妙时，还是旁观者认为不妙而自己觉得可以坚持时，或者周围的人无所察觉而自己已看出形势险恶时，总之，在暂休的夜晚充分睡眠是绝对必要的。经历几次大型比赛后，就会知道自我克制的妙诀。但这也决非一朝一夕便可掌握的。仍然是日常的思想锻炼在心理上起着巨大作用。

有一次，一位新闻记者问我："甲级棋手怎样练功？"我回答了四个字："保持健康！"对于参加淘汰赛的棋手来说，包括身体的锻炼在内，平日的修炼具有重要意义。

比赛暂停的夜里，如果因为睡不着觉就吃安眠药，那么第二天必定头晕脑胀，不辨棋路。我就有过这种教训，那是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别人给我服用的。结果，由于吃了安眠药而看不清棋路，弄得我十分狼狈。

事后他们才告诉我，是一位负责招待的女服务员怕我睡不好，影响下棋，便在我临睡前饮的一杯酒中加了安眠剂。她是出于好意。幸而那场比赛取得了胜利，因此我没有去埋怨她们……

众所周知，重大的象棋比赛均从早晨八时开始。为此，平日须养成早起的习惯。下棋这一职业，除了布棋对阵的日子之外，其余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握。有的人便因此失去生活的节奏。但是一个棋手要是不能自我克制，每天的生活毫无规律，随心所欲，那么一旦参加比赛，他的身体状况便无法适应。如果养成早起的习惯，晚上到了十点便会很自然地想睡觉。即便是暂停比赛的夜晚也能安然入睡。

我在健康状况极佳的青年时代，也曾嗜酒成癖，过着不加节制的生活。但七年前得了一场病，体力大减，此时我才深深体会到日常生活中积蓄力量是胜利的关键。

那些青年棋手凭着身强力壮，彻夜玩麻将，贪杯豪饮。他们自己不了解这样做的害处，但这绝不是一个棋手应当采取的生活态度。生活上的这种破绽，终有一天要以棋盘上的失败表现出来。从我自己的惨痛教训来看，这种生活态度必然会招致不幸的。

青年时期，每当比赛失败时，我就自我辩解说："运气不好！"我也曾因作这种辩解而遭到老师和师兄们的批评。但当我逐渐升到高级的等级，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棋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之后，我强烈地感觉到存在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运气"。自然我所指的"运气"，同那种一心仰赖偶然性的世俗的所谓"运气"是截然不同的，我所说的是个人力量无法左右的某种客观条件。

到了比赛场之后，每个棋手跟前都有专门侍候的服务

员。可是当你被领到棋室受到服务员的照料时，可能会发现服务员尽作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傻事，同自己的心情完全不合拍。譬如：端来不喜欢吃的食物，或者你明明有点伤风，她却把窗户大开洞敞。此时我便会叹息道："唉！我的运气真不好！"相反，要是遇到象自己妻子那样用心细致、照料周到的服务员，心里则会感到一阵轻松。

我用"运气"这个字眼表达比赛时的环境条件，这是个人力量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压力。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最怕这种偶然性。它会给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说得极端一点，这种微妙心理甚至会影响到比赛的胜败。

比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这种"运气"。其次是灵感。第三是技术。这个说法似乎有点主次颠倒，但是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并且认识到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之后，技术便成为比赛中的第三位因素了。

技术要靠实践去体验。灵感则是超越道理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先天性的。而"运气"这种东西则完全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外在条件。

不过，即便是"运气"，如果只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则必将为其所折服。运气也是人类创造的。正因为如此，必须作好应付这种运气的思想准备。象我这种一遇到不顺心就立即发脾气的人，当事的服务员也看在眼里，结果反而破坏情绪，自己吃亏。

我年轻时动辄发火，但近来似乎稳重一些了。前几天我到一位朋友经营的酒馆去，我已好几年没去那儿了。女

主人说道：

“您变了，和过去完全不同啦！”

不过，一个棋手变得稳重之后，便进入了所谓技术圆熟的时代，创造精神将衰退下来。这自然是件可悲的事。但是这样的棋手一旦面对棋局，却能全力以赴，把平日积蓄的力量彻底发挥出来。我想一个职业棋手能够处于这种竞技状态，应该说是达到了理想的境界。

说几句题外话。下棋时，在移动棋子的动作上也能鲜明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那种进攻意识旺盛、活泼好动的棋手，往往布子用力，敲击出很大的声响。我属于这类棋手。

木村和大山他们基本属于稳重类型。他们轻移棋子，不出声响。这反映了他们的性格。

声音表达人的情感。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说那些连布棋移子也不出声响的人是深通棋道的。而象我这样一得意就敲击棋盘的人，距离通晓棋道还十分遥远。不过，我想正因为技艺不够娴熟，才有发展的余地。所以也不必因此而灰心丧气。

木村和大山的确走棋无声，他们的形象在第三者眼睛里有时显得高雅不凡。但是别看他们轻轻走动着棋子，他们的手指尖却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处于优势或者劣势时的心情反映出来了。因此在身心技艺尚未达到炉火纯青这一点上，他们同我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另外，比赛中我有时会轻声哼唱起歌曲，此时大体是遇

到三种情况：或者随着对局势的观察判断自然而然地哼出；或者已经稳操胜券；或者已成输局，毫无转败为胜的希望。

比赛中，不论谁都会不知不觉地暴露出自己的毛病。以有风度而著称的大山在形势于己有利时，也会在对手面前大摇其蒲扇。冢田在得意时则吹口哨。对方一听到他吹起口哨，便知败局已定。

总而言之，虽然我们这伙棋友都位居高级棋段，但不论棋艺还是个人修养均未成熟，因而我们满怀希望，期待着未来的进步。

周祥岑译

郡上的南天竹

水上勉

由后美浓的郡上八幡往东走，大约进山一里路的光景，有个安久田村。这村子如同座落在石臼的底上，四周环绕着高山，村子里只有三十来户人家。道路盘环在山上，俯视下去，村子如同被风吹落到谷底的毛栗子似的，它们聚到一处，卷成一团。这是个孤村，这里没有医生，没有派出所，也没有寺庙。关于村民的来历，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是平家败将的后代，有的说是源氏败将的后代。村民们利用由谷底向上缓慢倾斜的山坡，造成梯田，种植蔬菜谋生。由于雨水很多，土壤常常流失，所以他们整年都要弯着腰，用短小的锄头不住地朝上推土，这就是男人们的工作。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土壤的下滑，筑起了整齐的石堰。由于石堰修在又高又陡的斜面上，所以每遇暴风骤雨，就一起冲跑了，水冲洗过的山顶只留下岩石，那些岩石之间散落着一块块的土窝窝。就在这里，不知什么缘故长起了数以万计的野生南天竹，真是美极了。南天竹结出红色果实落入土中，年年发芽

成苗，渐渐盖满了山坡。究竟从何时起这里长出了南天竹呢？村里的人们也觉得奇怪。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妇女采下带根的南天竹，贩运到岐阜、大垣一带的城镇，是住户和寺院正月的年花。

我访问这个被人遗忘的偏僻山村，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起因是我去岐阜拜访一户人家，就在他家的壁龛里看到了花瓶中插着结了大串果实的美丽的南天竹。听主人说，那是从卖竹姑娘手里买来的。姑娘们来自遥远的后美浓山村。主人还提到："每年一交冷，她们就背了篓子来卖。郡上的南天竹果实极大，地势通风好，所以早熟，形状也美观。有根的就栽在花盆里观赏。"说完，他指着两三棵盆栽的南天竹给我看，每棵的竹干都粗壮而弯曲，枝叶和根部生机盎然，确是美不可言的珍品。尤其那果大色红的，更为光彩艳丽。我不禁对那些从后美浓背来这些带根南天竹的少女们产生了好奇心。

大概是在十二月底，我访问了安久田村。由山上的县营公路走上通往村子的险峻羊肠小道，脚下已到处是南天竹了。隐藏在叶下的大串红果上，寒鸦成群，唧唧齐鸣。这羊肠险径是下到村子的唯一通道。因为坡陡，小道在石臼的缘上盘环了一周，才到达村里。由谷底向上望去，山脚处整齐地排列着一方方石堰围成的菜田，层层迭迭的山坡，变成了南天果覆盖的红色宫墙。天空显得又小又圆，宛如头上顶着一片树叶似的。

向导告诉我说："太阳一天只照五个小时左右，村子潮

湿得厉害。”的确，这些为了避风而聚集到山背面的房屋，家家围在孟宗竹丛中，相当阴暗。不过，现在正是南天竹果实累累的季节，用双筒望远镜看去，四周的山顶都如同红花怒放一样，绿红相间，色彩斑斓。

秋收一过，农家有了空闲，年轻的姑娘和媳妇们就上山了。她们把嫩小的南天竹小心地连根拔起，一株株地包上竹皮，然后放进背篓，翻山越岭运往他乡。一个住在八幡的人曾对我说："她们为了去卖南天竹，踏着雨雪泥泞的山路，来到火车站所在地郡上八幡。看到这些女人的行列，有时真是催人泪下。”是啊，如果不用野生的南天竹去换钱，这些姑娘是无法生活的。姑娘们卖竹的地点是岐阜市大垣、名古屋等遥远的地方。在火车上要摇晃三个多小时。她们把竹子送到市里的花店或直接卖给一些老主顾——商店及财主家。等到卖完这些竹子，空着篓沿着山路归来时，已是黄昏时候。夜晚至家，姑娘们的头巾上挂满了冰冷的雪水。

据说南天竹开花是在六月，但是村里人说："还是十一月到严冬时期的山景最为秀丽，这是大串果实成熟的时期嘛。”我记得在故乡的院子里，有一棵三米来高的南天竹，京都的寺院里也到处长着茂密、粗壮的南天。但它们都是悄然隐身在厨房背后或僧房后面的石盆旁边。相比之下，山上南天竹的绚丽壮观则是迥然不同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宏伟的风光。成堆的南天果实一时大量汇集到村内。候鸟啼鸣着，象雪片似地飞入红果绿叶的海洋之中。种子长成的新苗年年增加，不管姑娘们连根拔下多少，南天竹

永远不会绝种。这是大自然的恩惠，贫穷的人们感谢大自然的赐予，并把它当作生命的食粮，他们的这种形象是十分美丽的。

我走进一户人家，主人给我看了纸包着的白色干果，说这是干南天，是一种治疗感冒的药。对百日咳、哮喘有特效。村民把它煎成汤来服用。

村里人说：粗的竹子甚至可以作壁龛的柱子。不过都长在危险的地方，无法采伐。

作柱子或其它建筑材料的南天竹，一定是相当粗大的。可是抬眼望去，只有悬崖陡壁上才有那样的粗竹。据说必须象猴子那样爬上峭壁，冒着危险，才能砍下来。这样的活计女人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她们只把长在山腰的岩石间的形状美观的竹子，一棵棵小心翼翼地连根拔下来。

我如愿以偿，得到了两棵拇指粗的矮干南天竹，然后由郡上八幡乘上了火车，带回东京后便立即把它栽到院子的一角。今年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我去后美浓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干线，途中所需时间很长。记得在车里还不断地洒水润湿它。在郡上嶙峋的岩石中扎根生长的小小南天，移到世田谷①的院内土地上，似乎有点不服水土，长得无精打采。不过如今确已牢牢地扎下了根，两棵都还活着，我甚觉欣慰。

说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在我家院子的一角，每到季节就

---

① 世田谷是东京市的一个区名。

开出恬静的白花，不久便结出鲜红的果实。由于红果总是在寒冬出现，所以每当看到这两棵默默无语的南天竹，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卖竹姑娘的身影。她们朝着城楼高耸的郡上八幡市，沿着险恶的山路，成群结队地走下来。姑娘们身穿蓝底白花纹的布衣和同样花纹的灯笼裤，手上戴着无指手套，腿上扎着裹腿。年轻媳妇的头上包着布手巾，姑娘们用薄围巾扎起头发。她们背上的篓子里装满用竹皮捆住根部的南天竹。雨雪打在她们头上、背上。冬来甚早的后美浓的卖竹少女啊，祝愿你们健康，我要为你们祈祷。

古人说："花木无语却有情，此情唯有花木知。"我家院内的一丛郡上南天，总是让我嗅到那卖竹少女们的芳香。

庞春兰译

庭　园

加藤周一

西芳寺①地处桂川②附近的西山脚下，人称苔寺。厚厚的苔铺盖着整个庭园，显得分外绮丽。苔就其词源而言就是值得赞赏的。西芳寺的苔郁郁葱葱，绿茵匝地。参拜的路是一条石径，沿着庭园外侧低矮的白壁通往寺院。苔布满这条路的两旁。路上，阔叶树枝繁叶茂，从树枝间照射进来的阳光，静静地撒落在苔、铺路石和行人的背上。

十一月上旬的一个早晨，树丛泛出绮丽的锈红，饱含雨露的苔簇拥着幽暗的路径，晨光点点照射在这厚厚的覆盖物上，耀起光彩夺目的绿色——在这也许是任何季节，任何时辰都不会有如此美景的雨后的早晨，我参观了苔寺。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照射进来，闪闪烁烁，在湿润的苔上映出了以绿为基色的斑驳色彩。使人觉得即便是枫丹白露

① 京都市右京区临济宗的寺院。天平时代由行基创建，一三三九年梦窗法师重建。

② 流经京都市西部的河流，淀川的支流。

派①用油画颜料所表现的日光透过树枝的效果，比起这微妙的色彩来，也显得单调而逊色。

苔寺中，红叶仅仅是苔的衬托，使人赏心悦目。绿藻漂浮、混混浊浊的水池，破败欲塌的土墙，似乎也只是在感觉上给与禅寺格调相异的苔美以某种补偿。

西芳寺前竖着木牌，上面用英语写着："本寺之庭园系梦窗法师②所造。庭园乃自然景色之体现，唯本庭园表现天国风光，古雅独特。"果然名不虚传，园中的水池挖成心字形，还养殖了莲花。我于天国风光虽无所知，但对此已心满意足。想必在熟谙天国风光者的眼中，园中定有更多的与自然景色迥然不同之处了。毋庸置疑的是，西芳寺当初并非苔寺。它从何时起成为苔寺不得而知。至少梦窗法师并不是以苔为中心，以苔的效果作为主要目的而造就西芳寺庭园的。（下园中，树林环绕水池，又有苔绿之美，沿山腰而上，在与之相接的上园有形成巨大瀑布池的山石。传说这是梦窗法师驱使四条地藏③所筑，然而并无苔由极乐世界搬运而来之说。这就证明作者和世代的传说者重视筑山石甚于植苔。）因此，只能说此园以苔取胜实在是远离作者本意的。然而，今天这并不妨碍我们把西芳寺作为苔寺加以观赏。

宗教家昔日的憧憬、理想、禁欲的人生哲学都已逝去。

---

① 法国的一个画派，又称一八三〇年派。

② 梦窗疏石（1275—1351），镰仓、室町时代的僧人。

③ 指位于京都市下京区四条通寺町角的四条染殿地藏。

我们并非从他造就之物中寻觅他的意图和解释，我们所寻觅的只是自身的意图和解释，不，应该说是感受到了与意图、解释无关的庭园的和谐。无论作者为何人，苔从何时植起，在静谧的秋照下闪烁着绿色光泽的苔是美丽的。这是一种难以模拟的美，难以借人工再现的美，一种只能是自然本身才具有的美。苔这一素材本身的美正是从这里体现出来。不论苔由谁植，都可看到花在庭园的人工只是为了充分体现本来非人工的素材的自然美。苔有苔的美，红叶有红叶的艳丽色彩，水有它的深沉、混浊的水色。进而言之，在这些景物之上，天日又赋以淡淡的或明或暗变幻万端的光照。庭园艺术就是把这些素材在自然中独立显示出来的美原封不动地在艺术的世界中加以发挥。艺术世界的整体和谐，即素材的自然美似乎只存在于互不抹杀，并能得以最有效的体现的布局之中。换言之，可以认为，庭园的景致，都是为了体现形成景致的各种要素的固有的美，把不合理的布局从自然景色中加以剔除而造就的。——且不说开去，即使不谈“景致”，事实上在某种类型的庭园中，素材自身的美正被人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同时，在这种场合中，艺术（庭园）中的素材所起的作用与自然（野生）中的素材并无本质差异。苔寺中的苔虽然经过精心培植，从本质上说，它仍然是自然界中的苔。

一般来说，日本古老的庭园素材，不采用花卉，主要采用大大小小的树木和岩石。在很多场合，树木、岩石、池水，它们的自然美都被原封不动地运用于庭园之中。修学院离

宫① 便是一例。

如果说西芳寺是以其苔美取胜，那么，修学院离宫便是以其树木而广为人知了。它座落在比睿山山麓，有上、中、下三层庭园，占地面积很大。上层离宫最为宏大，有池有岛，有葱郁的森林。从被称作邻云亭的山庄可以鸟瞰它的全景。向西极目远眺，山上森林连绵，与远处紫雾氤氲的山巅相接，很难分辨出这个人工庭园的界限。秋色斑斓的森林美与自然界的森林美不相上下。森林这一素材作为素材本身被利用了。

艺术是自然的模仿。但是采用自然界中固有的素材，利用素材本身来表现自然，则是最朴实的方法。在这朴实的方法中最为朴实的手段可谓借景了。修学院离宫是大规模的借景。它不单纯以比睿山作为背景，并且把视野广阔的远景作为本质的要素运用于庭园的布局。园中还有密树墙，这是把各种灌木混杂起来种植的树篱笆。它那修葺了的表面，一到枫叶映红的季节，便呈现出如同色彩斑驳的编织物般的景致来。这类素材，不论是哪一种，都决定了庭园的特色，支配着观赏者的眼目，诱导人们去赞赏自然，从而忘却艺术家的或者毋宁说是作者的艺术匠心。

植物作为素材，本质地决定了园林艺术，应该使用的植物取决于土地的性质、气候等。譬如，在规模宏大的庭园里，不留空隙地植苔，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实现的。京都

① 指京都市左京区离宫，由江户时代初期的后水尾上皇建造。

山水景色中的凤尾松且不问是谁种植，难免使人产生唐突之感。园林艺术家就象使用加工过的木料的建筑家，是无法离开当地的风土人情创造出抽象的园林格局来的。如果说建筑家与运用音符这种抽象的素材来创作乐曲的作曲家相似，那么园林艺术家更与大量采用语言这种素材来创作诗歌的诗人相同无异了。诗人的素材是社会所给与的，园林艺术家的素材则取源于自然。任何素材都具有区域性(民族、风土)的特性，任何素材都随时光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室町时代的语言和今天的语言相比，同一个单词，意义和语感都有差异。几百年前种植的树木，无论怎样精心扶植，随着它的生长，会失去它原先的姿态。园林艺术家们利用素材的特殊性，并将其特殊的美加以充分夸张，可以说，他们就象经过同样尝试而获得成功的一切诗人一样，追求着与手段一致的目的吧。

但是，我们也须注意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若是语言本来就带有社会性，那么，正因为如此，只有把语言从社会的实用观念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才能创作出不同于散文的诗来。追崇纯粹诗的诗人，追求与他们的目的(诗)相适应的手段。同样，园林的建造者也能够追求纯粹的艺术。

十七世纪建造凡尔赛宫的勒诺特，在放射线状的线轴的两测设计了左右对称的森林、花坛和泉水等，给与自然的素材以非自然的，几何学的形式，从而自由地支配素材，使作者的创作精神在作品中得以体现。但是这种庭园，是合理秩序的直接表现，从任何意义上看都不是以表现自然作

为目的的。

然而，室町时代建造龙安寺①庭园的相阿弥②，旨在表现自然却并不模仿自然，丝毫不借助于自然所提供的素材本身的力量。西芳寺的苔是实在的苔，修学院离宫的树木是实在的树木，可是，龙安寺的石却并非真正的石。石上的苔不是真正的苔，铺盖着的砂石也不是真正的砂石。

这种象征性的作品给人以想象的余地。自然也出现诸如"石庭虎儿渡"之类的解释。按照此说，分置成五堆的山石，其中四堆是岛，横卧着的一堆是虎。想必其他流派还会作出二、三种稍为高尚、富有哲理的解释。即便那些解释尚待发明，只须有暇，亦是能够发明的。当我和心理学者的友人走访龙安寺时，已经有客先至了。那是一个气质不俗的中年妇人，她倚着柱子，目不旁视后来的游客，神色悲郁地凝视着庭园。据心理学者的观察，这完全是种陷入相当复杂的思维时的神态。我不善思索，一触及复杂的思维便退而避之。我只是发愣地凝视着眼前静穆的庭园。此刻，西沉的夕阳正把山石的投影映照在白砂石的地面上。就在这呆然凝视之际，白砂石仿佛变成了一片碧海，五堆山石都象似曾相识的海岛。岛上有岩石山，陡峭的悬崖上似乎还长着稀疏的灌木。靠近海岛，微微露出海面的岩石，正飞溅起阵阵细碎的浪花。把视线移向大海，地平线上可见远处岛

① 位于京都市左京区的临济宗寺院，一四五〇年由细川胜之建造。

② 相阿弥真相(？—1525)，室町时代后期的茶道艺人、画家、园林艺术家。

屿上的山脉，山脚下一片平原绿色，还可看到点点座落在平原上的农家白色的土墙。这一切发人遐想，也许在那土墙内还有几个陌生的人……

我站立起来，从走廊的一侧走向另一侧，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这狭长的庭园。蓦然，一个令人惊奇的效果产生了：岛屿与岛屿若即若离，在无垠的海面上，显示出富有乐感的位置变化来，宛如舞女们翩翩起舞时移动的舞步。这种印象，无疑是在规模有限的寺院的走廊里走动时所产生的。这与在沿着海岸疾驶一小时许的汽车中极目远眺秋天的濑户内海时的印象相差无几。不，不能说相差无几，而应该说比之更富有微妙的变幻，展现出的远景更加壮观吧。在仿佛互相重叠般相邻的岛屿之间，一线蔚蓝的海色，显得分外耀眼夺目。库尔贝①曾描绘过厄特拉达②的这种景色，印象派也创作过和煦的秋日照耀着大海、岛屿和白帆的风光。然而在这里，随风沙沙作响的树林会使人想起大海的涛声，还会嗅觉从远处飘来的如同海边特有的那种气息。

——虽然，不能以此就作为解释，然而我所目睹的这个庭园并没有什么奥秘，它或许会使人产生某种想象，但似乎除了大海的景色之外，别无他物。

这个海，既形同于厄特拉达，也和伊豆③、须磨明石④以

① 法国画家(1819—1877)，代表作有《碎石工》、《奥南的葬礼》、《画室》等。

② 厄特拉达，法国城市勒阿弗尔近郊临英吉利海的海岸。

③ 此指位于静冈县东南部的伊豆半岛的海岸。

④ 此指从神户市须磨区至明石市的海岸。

及其他曾经看到过的所有的大海相似。但是，确切地说，它又不是它们中的某一个。它与所有的海近似，又并非其中某个海的如实重现。它不是特殊的海，而是有别于特殊的海的一般的海。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海。它是我亲眼目睹的，所以并不是出于我的想象。这是个视觉的问题，不是思维的问题。作者所崇奉的是什么哲学，我无从获知。但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换言之，作者的眼和手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赢得怎样的成功，则是毋庸赘言，一目了然的。

目的是单纯的，但是艺术的目的之复杂却是前所未有的。据历史学家说，平安时代的庭园，模拟深山幽谷的形态，把天桥立①加以缩小，表现出奥州盐釜②的实景。这大多是以名胜古迹的模拟、至少是以重现特定的自然景色作为目的的。上溯到江户时代，当时的庭园，掘池称之为西湖，筑山则比拟为庐山。有的照搬京都名胜，甚至还有把东海道五十三处③途中景色都模拟出来的。即使手法并非如此愚劣，但一般庭园都以重现某特定的自然景色为目的。修学院离宫的山，是比睿山和它周围的群山，不是其他的山。而龙安寺的海，不管作者是否从某处获得灵感，但它不是某处的海，而是一般的海。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的海。这也从远景的气势中反映出来。所以，修学院离宫的远景可谓壮观，但是面积不及其几千分之一的龙安寺石庭却栩栩如

① 指位于京都府宫津市的宫津湾内的砂州。
② 宫城县盐釜市，此指松岛湾一带。
③ 江户时代在东海道上的五十三个驿站。

生地展现出更为宏观的自然景色来。依靠借景所表现的风景的规模是有限的，要说它壮观，也无非是些京都附近的景致，与濑户内海的景色相比，那要小得多了吧。

相阿弥真相是足利义政①的廷臣，将军府美术品管理人，又是茶道家、画家、插花一流派的始祖，一代风雅之士。他熟谙建造庭园时的艺术目的寓于何处。问题不在于表现特殊的自然，而在于表现唯一的自然，表现某处的海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表现唯一的海。它那广阔的天地、岛影，和它永久不息的波涛……要真实地表现出这些景物，确实不能靠借景和缩小的方法。缩小只能用来制作盆景。再没有象龙安寺石庭的象征主义那样与盆景的风格大相径庭的了。盆景是一种模仿，依赖于素材自身的自然性质。石庭不作任何模仿。它的素材是相对精神而言的素材，而不是素材自身。作者的精神，完全支配着素材，所选择的是最富有表现力，量最少的素材，是经得起风吹霜打、天长地久、几乎不变形、用手工也难以改变其形状的素材。在他的手中，有砂有石，石上有几处绿苔，此外再无他物。为了表现一切，其他一概被舍弃了。

我想相阿弥不采用木料并非出于偶然。孤蓬庵②是小堀远州③最终的栖身之处，里千家④的又隐亭是千宗旦⑥的

① 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
② 位于京都市上京区的大德寺一院。江户时代由小堀远州建造。
③ 江户时代初期的茶道家、园林艺术家。
④ 茶道的流派之一。
⑥ 江户时代初期的茶道家。

最佳杰作，这些庭园都代表了这些艺术家的臻美成就。但是，孤蓬庵的满天星，又隐亭的银杏都由于过分培植而明显地破坏了庭园整体的协调。也许作者早就知悉，天长日久而不失其原形，恐怕就是石庭，也只有石庭了。但是，进而言之，能惟妙惟肖地以砂表现海，用石表现岛，将零星的苔来表现平原、森林和灌木丛的人物，大概认为没有必要用树木来表现树木吧。既不必借助于自然，也无须模仿自然，要表现自然，精神足矣。如果说采用树木最多的修学院离宫的庭园是素材丰富而表现贫乏的话，那么完全不用树木的龙安寺庭园可以说是素材贫乏而表现丰富了。这种差异，一般说来是艺术家的态度问题，并不局限于庭园的建造。譬如，狂言①是模仿，而能②则是象征。狂言多台词而且动作复杂，而能的人物没有台词，动作也简单。狂言生动地表现特定的性格、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能则鲜明地突出一般的人情和人所具有的普遍的条件。《花传书》③中说，风格、演技各异而精采之处相通。这个所谓的精采之处是世阿弥的"花"④，也是黑格尔的美学把艺术表现规定为"普遍之物的个别化"的普遍之物。这恐怕也是相阿弥用砂石在方寸之地所得到的自然本身。

据《作庭记》、《筑山庭造传》等所载，庭园的建造有一定

---

① 即能狂言，在"能乐"幕间所演的滑稽剧。
② 日本古典乐剧，也称能乐，少动作，非常样式化。
③ 能乐论集，世阿弥元清著。
④ 指能乐舞台效果的美。

的规则，这些规则与庇库拉·封·穆斯考乌①、葛斯塔夫·梅耶②那样的园林设计家的配植法，或者是有关水流与岛屿的位置的法则相比，远为复杂。尤其是山石的组合，要依据阴阳之说，顾及迷信的禁忌，又有繁多的称之为某某派的美学类型，纷繁至极。诚然，这种规则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带有并不明显的倾向，它逐渐地固定下来，具有神秘和权威性。可以看到，相阿弥所处的时代，就有达到相当程度的烦琐的规则。这些规则奥妙如何，怎样秘传，都不得而知，也不了解他本人在何种程度依照了这些规则。虽然，从"作庭记"记载看来，龙安寺的山石组合似乎是一种破格，但并不能以此为准。我想就此请求专家赐教，不过我自己也能够想象出来，那就是龙安寺庭园的山石组合，并不是打破了规则而获得作者的自由。如果有规则存在的话，一定是在维护规则的基础上赢得作者的自由的。他深知，素材越是难以利用，庭园狭窄的局限越是明显。还有，必须遵循的规则越是严格，那么，克服现成的条件限制，体现自我的精神自由就越会坚定不移，执着有力。试图在砂、石的庭园里表现大海的人物，并没有只局限于自由诗般的暧昧的思想，他不仅意图，而且将意图变成了现实。看过他作品的人们，都为他的手段与目的巧妙一致所感动。不管其中的哪一块石头，只要想象将它的位置稍为移动的话，就会明白它原来安排的

---

① 德国评论家，园林艺术家。
② 德国语言学者，园林艺术家。

位置是如何的恰到好处了。

相阿弥奏响了凯歌。它至今仍从夕阳映照下的静谧的庭园土地上发出强有力的音响。倘若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永恒，那么，它就是一曲永恒不息的精神自由的凯歌。

王建康译

父亲的形象

芥川比吕志

父亲去世时，我才八岁。在此之前不久，我刚能借助母亲或祖父的讲解，一知半解地读读父亲写的童话。不过，我并不是对故事本身有什么兴趣，而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心理，想了解了解父亲在我颇陌生的范围里是什么形象。寄给父亲的《赤鸟》和《金星》等杂志，都用牛皮纸紧卷成筒状，撕去外面的牛皮纸时，总得留神别把其中的杂志一起撕破。杂志被卷后，纸张不能平舒，当我一页一页翻弄着这些不易翻过去的书页时，突然会现出“芥川龙之介作”的字样，这使我兴奋不已，而故事本身给我的感受，就相形见绌，象水一样淡而无味了。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能力欣赏这些故事。

此外，在我溜进父亲的书房时，心里也会出现这类兴奋。父亲的书房在二楼，有八铺席大，我基本上是不去的。我从昏暗的楼梯口向上看，只能看到拉门上的半个圆窗。我感到可亲的，也就是这半个圆窗而已。有时候，我见父亲不在家，便不让任何人察觉，轻手轻脚地溜上楼去，悄

悄潜入父亲的书房。这书房与家中的其他房间迥然不同。在这间书房内，有一种特别的秩序井然的感觉。一跨进书房，会感到自己也变得不同寻常了。书房的墙边虽然也放着柜子，但不象其他房间那样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而是堆着各种书籍，书籍成了房间的中心。书房中央的明亮地方铺着青色的地毯，互为直角地放着紫檀木做的小桌几和长火盆，背后的两侧堆着一些作废的草稿、炭笼、书堆、置放信件的木盒和藤的字纸篓。桌几对面放座垫的地方，很自然地形成低洼状，它给人留下了父亲已外出的气氛。墙壁处的书架上，排满了书籍，略高处的壁龛前，放着壶和盆。我记得自己总是不胜惊奇地望着这书房里丰富多采的内容。我也总是感到这里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这是烟草香、书香以及另外什么香味的混合体。为了品尝一下阳光透过拉窗沐浴在地毯上的暖气，我有意把脚紧擦着地毯，拖行了一阵。

父亲去世后，我更加喜爱看书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渐渐能看懂父亲所写的作品了。比如那篇童话《白》，无非是一则奇妙的故事，说一只白狗变成黑狗，后来又变回白狗。但是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这是一则悲壮的故事，它是写一只胆怯的狗不拯救朋友，后来遇到了一系列苦痛的事情（当然，我领会故事的真正涵义，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除了童话之外，我也渐渐接触父亲的其他作品。我读《孩子的病》和《蜃气楼》之类的小说，为时相当早呢。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小说中写到了我所熟悉的母亲、弟弟、祖母等人物的关

系吧。同时也说明我依然是想听听父亲在我所熟悉的范围里讲了些什么吧。

我小时候在圣学院附属的幼儿园里待过。对一个孩子来说，幼儿园是相当远的，我总是由祖父或女仆接送。在孩子们的接送者中，有的是坐等孩子们唱歌、游戏等活动结束后一起回家的；有的是先回家、到时再来接的；而在等着接孩子的时候，人们往往待在院子里织毛线或看书，也有人爱走到教室外的走廊上，透过玻璃窗户观看孩子们上课的情形。每到将要放学的时候，走廊上的人会越聚越多。这时，孩子们总是忍不住要往窗户外瞅瞅，于是，时常遭到老师的训斥。

圣诞节那天，我们要演圣诞剧，我饰牧羊人。我的台词只有一段："啊，瞧那圣光，听那圣乐！大家跪下来听神的教导吧。"为了能大声地背诵出来，我努力地练习着。

一天，我们象平时一样排练着圣诞剧——五个牧羊人同羊群一起献丑、天使们翩翩起舞、三位博士登场、合唱团唱起赞美歌……排练顺次往下进行，最后，大家跟随着高声奏出的管风琴声，围成一个大圆圈，载歌载舞地前进。这时，司空见惯的教室也好象在以一定的程度旋转，总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

这天，我沉醉在这种象玩旋转木马似的兴奋中，眼前晃过弹管风琴的老师、选贴在墙上的图画、走廊上的人群、火炉、滑梯、枯了的藤蔓棚架、留声机、白色的窗帘、管风琴……这些景物随着歌声一一进入我的视线，继而一一逝

去，然后再度出现。突然，父亲的面影出现在这些景物中，使我不胜吃惊。歌声仍在继续，我一面随着歌声前进一面努力回头朝窗户外的院子方向张望，但是光线不对头，玻璃窗外的景物一点看不清楚。不一会儿，我又转到了管风琴旁，能够瞧见玻璃窗外的情况了——果然是父亲！

父亲夹杂在三四个象是畏寒而挤成一排的接送者中，身子略向前倾，透过玻璃窗户望着我。在那些接送孩子的妇女中，父亲的高身材犹如鹤立鸡群，这使我感到纳闷：从前我怎么会没有发现这一点呢！父亲身穿黑色的和服外套，没有戴帽子。在我俩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他轻轻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微笑。当我又转往远离院子的方向去时，我已没有什么不安，不但没有回头探望，反而有力地挥舞着手臂，大声地唱着赞美歌向前舞去。转到管风琴前，我见父亲仍在微笑，仍在向我轻轻地点头示意。

父亲的这一形象之所以会特别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际，看来是由于发生的地点和情况都很特殊的缘故吧。在平时见惯的多为妇女聚集的窗外走廊上，突然看到了父亲的身影，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在我的思想里，父亲到幼儿园来这件事本是属于不可能发生的。看来，父亲是把我在幼儿园里的形象视作他的未知世界里的儿子的形象，正如我把二楼书房里的父亲视作我的未知世界里的父亲一样。

不过仔细想想，在父亲去世后，我也屡屡经历过与此极相似的感受。我在中学求学时，从教科书上读到了父亲写

的《戏作三昧》(当然，教科书上只是选录了一些章节)，简直没有兴趣读第二遍。后来，我把这篇小说的全文读了，还是没有多大的感受。不料几年之后，当我第三次读它时，我总算、而且是突然在其中辨出了父亲的形象。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戏作三昧》，也并不限于学生时代。时至如今，我也会在读父亲的作品中顿时领悟到他那出乎我意料的心境。特别是读他的晚年作品，这种现象所在多有。

父亲的形象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自己尚没有看到而已。

我曾同父亲一起上街散步。黄昏时的大街上，有不少衣着华丽的西洋人在漫步。父亲曾给我买过蓝色、黄色的洋蜡烛。

但是，我同父亲在轻井泽的那段没有任何家人在场的生活，父亲基本上把我丢在一旁了。而我也没有感到特别的不满，每天清晨望望笼罩着山襞并缓缓飘动的雾气，也是新鲜而有味的事。

有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

“爸爸今晚有点儿事，得出去一下。”

“到哪儿去呀?”

“同别人家的叔叔一起吃晚饭，你要听话，乖乖地待在屋里。”

我伫立在楼下房间里垂着厚质窗帘的地方。不远处有一只台球盘，三四个客人在打台球，不时传来台球撞击时发

出的清脆响声。我不由得害怕起来，把已经旧了的大窗帘裹在身上，望着黑魆魆的窗外。窗外的常春藤在风中摇曳。这时，身后的台球盘那儿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使我联想起在别人家的屋子里听众多来客喧哗、大笑的情景，这同外国电影中的宴会场面十分相象。我觉得父亲也夹杂在其中大笑，不禁悲从中来，裹着窗帘，放声哭起来。因为我感到父亲离我是那样地远，我感到他是同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一起。

当时，父亲的朋友堀辰雄闻声跑来，不放心地问我："怎么啦？你怎么啦？"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看到父亲走进屋来。

父亲走近我身边，说道："是爸爸不好，是爸爸不好，喏，爸爸回来了，不要再哭啦。"

父亲轻轻地拍着我的脊背，反复地说着这些话。他的脸上露着微笑。

后门被猛力推开，住在附近的叔叔直奔中庭。踏脚石绊了他的脚，他踉跄着撞在松树上，水珠象雨点似地摇落下来。叔叔踢掉脚上的木屐，性急慌忙地奔进来，一眼看到祖父从吃饭间里出来，便抱着拉门，放声大哭了。这是父亲去世的那天早晨，我首先看到的情况。

当时，我还不清楚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没有怎么悲恸。

从鹄沼来的外祖母在走廊上看到我，把我紧紧搂在怀

里，她的脸贴近我的肩膀，说着："小比吕，你爸爸……死了呀。"她忍泣吞声地哭了。我感到胸中象压着一块硬东西，也不明情由地泪水汪汪了。我真想说："我难受，我要走。"于是，我推开外祖母搭上来的手，独自藏到库房的阴暗处，不准自己流泪。说真的，我并没为父亲的死感到悲恸，而是长辈的悲恸感染和影响了我。当我听到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还在睡觉，你要听话呀。"我是完全信以为真的。接着，他又对别人说："过些日子，还是把孩子带到鹄沼去吧。"

父亲躺在我的眼前（不是躺在二楼的书房里，而是躺在楼下的也是八铺席大的书房里，这间书房是后来增设的，比二楼的书房暗得多）。他安静地闭着眼，挺直身子仰卧着，不过，嘴巴张得有点儿异常。我觉得父亲这样躺着，真象个孩子。

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父亲，简直是纤毫无遗。父亲呢，他也不会因为我的仔细观察而产生任何反应。当时，我见父亲胸部的衣服往上高高鼓起，心里不胜诧异。边上的人告诉我，这是因为父亲把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的缘故。这时，我见一位身穿和服的长辈坐在父亲身边，俯首哭泣，还屡屡用手指擦拭泪水，加之父亲胸部高高鼓起的异常形态没有一丝改变，这不得不使我感到：父亲是有些不同寻常了，父亲身上是发生什么变故了。

时间过得真快，父亲去世已有十九年了。①七月二十四日又将来临。父亲要是活着的话，今年是五十五岁。但我

无法描绘出五十五岁的父亲该是什么模样，再说，追求这种形象又有什么用呢？田端町的老家已经不复存在，位于鹄沼的旧居，从前是："院子角落的铁丝网里侧有好几只白色的莱克亨鸡在静静地散步"、"可以望见远处墙篱外的松树林"，现在呢，周围的房屋纷纷拔地而起，院子里种有各种蔬菜；屋内的桌几上放着父亲写下的那不会再改变的全集。

吴树文译

① 芥川龙之介死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芥川比吕志的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四六年。

严　师

芥川比吕志

掌握一门艺术归根结底要靠自己揣摩体会，光凭你教教我、我教教你是学不到手的。

把所谓现代的科学方法应用于艺术训练之中，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事实。但是艺术的最重要部分，仍然要通过个人的琢磨修炼来掌握，别无良法。那些受过系统的专门训练的人，未必人人能成为大家名手。

剧中情节自然有好有坏，但最重要的还是演员对待练习的态度，以及个人在钻研领会中所下的工夫。因此，担任艺术指导的老师们往往采用古代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这和以斗智为主的棒球运动也少不了剧烈的体力训练是一个道理。

对演员来说，最可怕的老师，戏剧方面是舞台监督，电影方面则是导演。

“你的走法有点不对呀！你从舞台这边走到那边，走上一百遍试试！这段时间，其他人休息！”

“瞧，你的面部表情太夸张！再来一遍！还不真实！再来一遍！还是过分，再来一次！”

“怎么搞的，瞧你那动作！简直不成样子！你当了几年演员啦？！”

“再也作不出啦？开玩笑！你这个演员真了不起，竟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写着写着不觉感叹起来，正因为他们进行了这么严格艰苦的排练，才能表现出那么高超的技艺。

论严厉，电影导演X是众所公认的。据说在X先生导演的电影中出场的女演员，没有一个不曾哭过鼻子，所以X先生的严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十年前，我初次参加演出该先生导演的电影，亲身领教过先生在技术指导方面早已为人们熟知的那种严厉态度。

一天，我受到了严厉的申斥。导演说我丝毫没有表现出脚色的感情。说得非常正确，我也是照他说的那样表演的，可就是怎么也表现不出来，我自己也感到不争气。反复演练，仍不逼真。为此，我受到了狠狠的批评。

X导演的脸色渐渐发青起来，这是个危险的预兆。果然，一句刺人肺腑的责骂脱口而出。他训斥道：

“总而言之，你的演技太拙劣！”

X导演用可怕的目光死死盯视着我。并且厉声补充道：

“这还算是客气的！”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受过训斥。我想这并不是因

为我的演技有所长进，可能是 X 导演随着年龄的增加更加成熟起来了吧。不料前几天我又目睹了他的大发作，这是许久以来不曾有的事了，简直是象怒吼的浅间火山！

“怎么搞的，背什么台词都是一个腔调！你究竟看过脚本没有？你简直是个机器人！只会读出脚本上写出的字！说得好听一点，你是个笨蛋演员！”

挨批的并不是我，是一位年轻的新演员。但是我从他紧咬着嘴唇、静听导演训斥的表情中，仿佛看到了自己十几年前的，不，也是现在的形象，不由得浑身感到一阵战栗。

同X先生形成对照的，有一位冷静而严厉的老师，他是戏剧导演Z先生。他导演戏剧时，不只是少言寡语，甚至可以说是沉默无言。以致人们佩服他竟能在无言之中排练好戏剧。他总是默默地、微笑着观看排练。

导演一语不发，演员反而惴惴不安。究竟好还是不好？哪儿满意，哪儿不满意？完全不得而知。于是演员们在排练的空当儿，轮番地跑到Z先生跟前去征求意见。

“老师，刚才这场戏，您看怎样？”

Z 先生侧首不语。大约过了三十秒钟，好容易才微笑着说道：

“是啊，怎么样呢？”

请教的演员茫然而返。另一演员问道：

“您看我读台词是否有点喊得太厉害了？”

Z先生又沉吟了三十秒钟左右，微笑着答道：

“难呀！”

简直象是打哑谜。第三个人问道：

"我的角色，大体照现在这样演下去可以吗？"

Z先生目光一闪，沉默了三十秒之后，依旧微笑着回答道：

"完全不行！"

大体可以演下去的想法，在Z先生那里是通不过的。象Z先生那样始终不渝地严格要求演员进行自我修养磨炼的导演是很少有的。

X先生和Z先生是严师的两个典型。当然除了他们之外，要求严格的老师还很多，可是严师无论有多少，人们都不会嫌多的。

周祥仑译

土方岁三的家

司马辽太郎

近滕勇的出生地宫川家（在东京都的调布市上石原），至今还留有当时的武术场。房子比小仓库略微大些，结构简陋，平时放置着一些农具之类的东西。但是一到农闲时期，据说附近的青年至今还汇集到这儿来比剑。

在武藏野绿草如茵的时节，辞别主人时，我问道："土方的家离这儿远吗？"

"土方岁三先生的家嘛……"

主人用一种好象岁三现在还活着似的语气回答了我的话。

从上石原顺着甲州街往西走三里就是日野镇（旧名日野宿）。

从日野略向南折，有一座在武州素有盛名的肉山，山前有一家蔬菜铺。

我学着宫川家主人的口气，问蔬菜铺的老板娘："请问土方岁三先生的家在哪儿？听说是在这一带呢。"

“土方岁三先生吗?”老板娘听后思索着。看样子她在琢磨自己的顾客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家。最后她不愿再伤脑筋,便问道:“他家究竟是做什么买卖的?”

附近一位来买东西的主妇忍住笑,背过身去。

“是新选组① 的土方岁三呀!”我补充道。

“哦。”老板娘听后笑了起来。虽说就在附近,但老板娘也不知道岁三的老家究竟在哪儿。我想:这不很清楚,不就足以证明土方的家还在,并没有被辟为什么名胜古迹。

后来总算问到了下落,驱车前往一个名叫石田的村子,这是一个在京都地区也属罕见的美丽的村庄。

武藏野的田野一望无垠,这小小的村子座落其间。三十来户农家,鳞次栉比地抱在一起。使人想象得到春雨时节这村庄一定更美。

在村口,恰好遇上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他正驾着三轮卡车开出晒谷场,我问他:“土方先生的家在哪儿?”

“我也姓土方。哦,这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姓土方呢!”青年爽朗地答道。看来在明治时代立姓氏时,由于村上出了个土方岁三,人们遂都取了这个姓。

“不,我是说土方岁三的家呀!”

“啊,是大财主家吗?”青年说。

看来,岁三的家一向是被村人称为“大财主家”。

---

① 指一八六三年,江户幕府召集武艺出众的武士组成的警备队。土方岁三曾主其事。

以前，农民没有姓氏，村里人都使用别称。至今许多村子还因同姓者很多，而沿用旧时的惯称。我母亲的娘家在大和的山村里，多姓河村，但村里仍称以“右卫门家”。这是因为江户末期的户主叫善右卫门，所以至今还用“右卫门”这个叫法。

从岁三家的别称为“大财主家”来看，相传他是村里的头号大财主当是确有其事的。

写时代小说或历史小说时，大部分材料当然可取自文献资料，然而不亲临现场看一看，就不会有实感。

我想，只有领会了“啊，是大财主家吗？”这句话所包含的亲切感情，作者才会在虚构的小说创作中，找到可靠的基础。

听说眼下这个土方家的正房还是岁三在世时的模样，但已够不上大财主家的规模了。据说从前除了现在这个住宅外，还有杂器仓、酱仓、谷仓、凡三仓，这是相当可观的农家规模了。

户主大约有五十岁，是岁三的哥哥为五郎家的曾孙，谈吐稳重可靠，句句闪烁着睿智。

我想不出该问什么，随口问道：“岁三的岁应用音读还是用训读？”

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已在昭和初期由子母泽①先生作了实地调查后得出了结论。所以他只须回答：“当然用训

① 指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子母泽宽。

读。”就行了。但他作了出色而科学的回答：“哦，这一带的人们都用训读来称呼这个名字。”

接着，闲聊了一会儿。我得悉他的长子去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现在不是在三菱就是在住友系统的公司里任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历史名人的后代现在作为一般市民过着健康、愉快的日子，这真是大好事！

盛树立译

烟斗里出来的烟

团伊玖磨

自 来 水 笔

由于从事作曲，我跟自来水笔结下了很深的缘份。与其说有很深的缘份，还不如说是个破坏自来水笔的专家更为恰当。音符跟文字不一样，有的地方需要格外地用力书写。要写大规模的乐曲——比如歌剧或者交响曲，——就用十几万个圈圈和无数根线来填成总谱，倘若用笔尖软而易弯的自来水笔，一首乐曲还没写成，笔就报销了。因此到今天为止我已经买过几十、几百支各式各样的自来水笔，买来用坏，用坏又买，不知不觉地对自来水笔有了自己的看法。对自来水笔来说，我简直是它们的大敌。自来水笔自以为是为写字而存在的，所以不管我怎么说自来水笔一写音符就不顶用，它们也毫不在乎，正如吃了胃病药后埋怨伤风感冒没有医好而提意见的病人再多，制药公司一点也无动于衷一样。

日本的自来水笔不论哪一种都很软，容易弯。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字用比较软的笔写起来更为合适。看来这与此种文字是在用柔软的毛笔书写的过程中形成有关。正因为如此，日本自来水笔不宜写乐谱，硬去写，马上就会坏了。我以上这些话丝毫没有责怪日本自来水笔之意。日本的自来水笔本来就是用来写日本字的，而不是制造出来写音符用的。

说起美国的自来水笔，谁都会马上想起派克钢笔。用它写乐谱完全不行。这种新型笔尖很硬，写下来的线条无法分别粗细，只能写同样粗细的线条，因此不适于写音符。请注意一下音符的形状。它的纵线细，横线和符尾的旗杆部分必须写得粗。因此笔尖最好是旧时那种样子，即庆应义塾校徽上所描摹的那种钢笔尖。与太硬的派克钢笔尖相比，沃特曼钢笔的笔尖就软些，但是与日本的钢笔一样过软，也不行。美国的自来水笔中，犀飞利牌坚固耐用，与我的使用目的合拍。不过犀飞利牌总有点令人感到不够味，这可能是笔尖弹力不足的缘故。

把各种钢笔都用过之后，我现在爱用的是德国勃朗峰牌和塘鹅牌两种。这两家公司都出产过许多不同种类的自来水笔，如果是那种旧型笔尖的上等品，就能够分别写出各种不同粗细的线条，很坚固，也够味儿，十分令人满意。用这两种自来水笔用力写上多达四十五页的大型乐曲总谱，从第一页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页最后一个音符的符头简直完全一样，实在令人惊叹。倘若用日本的自来水笔，大

约从第三十页开始，音符的符头就逐渐变大了。那是由于笔尖磨损而开始弯曲。这是不足取的。

古时候欧洲都用鹅毛笔。所以作曲家也用鹅毛笔写音符。用鹅毛管削尖了制成的这种笔，由于柔软，笔尖很快就会磨损。每隔几页乐谱上就留下重新削尖书写的痕迹。我为了调查韩德尔、格卢克①、贝多芬的亲笔原稿，曾到过欧洲的图书馆、纪念馆，在光线暗淡的阅览室里，发现了隐藏在名曲后面的种种有趣的事。在发出霉味的五线纸上，有的地方看得出作者一时乐思停滞，一面削着鹅毛笔一面在构思；有的地方相反，虽然笔迹已经太粗，必须重新削笔尖了，但是唯恐乐思中断，用粗得写起来变成一团一团的鹅毛笔继续写下了好几页。虽然不能与乐圣相提并论，但作为同样从事作曲的我来说，确实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的原稿似乎是用铁笔书写的，当然也见到过用铅笔之类的笔写下的许多草稿。贝多芬后半生耳聋，为此日常会话采用笔谈方式，留下的谈话簿，用的是铅笔，那是象3 B那样炭素量较多、彩色粉笔那样的铅笔。当时还没有吸墨水纸，即使有也很贵吧，因此他们把沙装进壶里，写下之后取出沙来撒在纸上吸墨水。在保存下来的舒柏特的原稿中，有一张显然是他误把墨水壶当作装沙的壶，竟把墨水撒到了乐谱上。书房中只有一点灰蒙蒙的烛光，就可能造成上述情形。

---

① 格卢克(C.W.Gluck，1714—1787)，德国歌剧作曲家。

在暗淡的烛光圈下书写细小的音符，对眼睛的危害肯定很大。巴赫、韩德尔给世界留下了出色的音乐，但是他们进入晚年后都失明了。舒柏特没有眼镜就什么都看不见，在他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是很少的。

我在电灯很亮的书房里，常常一边用自来水笔写乐谱一边想。我想起在暗淡而摇晃的蜡烛光下削着用起来很不方便的鹅毛笔、把壶中的沙撒到纸上进行工作的古时候的作曲家们。与此相比，我们今天是在多么亮而方便的环境中工作啊。不过我还这样想：许多名曲是在甚至要看不见东西的昏暗中产生，这是否说明独坐在这种昏暗中，更有利于进入声音这个看不见的世界中去呢？

倘若回答是肯定的，我也并不想把工作室弄暗，在蜡烛下作曲。过去是过去，现代是现代。

我生活在现代，但是并不希望变成完全习惯于现代的人。在现代明亮的书房出现以前，昏暗的书房已持续了几百年，近松①也罢，歌德和莫差特也罢，他们都曾在那种书房中工作过。我相信，只有把这一些时常记在心中，才能使我所独坐着的现代亮堂堂的书房具有意义，才会知道现代的好处和现代的弊病，才能创作出现代的音乐。

近来圆珠笔也很时行。举行演奏会时会遇到把彩色笔拿到面前来要求签名的事。我讨厌这些笔，感到为难。用

①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日本江户时代歌舞伎脚本、净琉璃唱词作家。

这种东西甚至叫人无法区别究竟是在写字还是在描画，这对于以写作为生的我来说，是很为难的。我希望慎重地对待写作。因此我认为，所用的笔也应该是很重要的。

口　袋

口袋是个奇妙的东西。因为过于习惯，站起坐下时，都不会留意身上贴满了口袋。可是越想就越令人感到口袋是个奇妙的东西。

倘若把西式上衣的内层撕开，从里面观察，就可以知道口袋不过是给缝上去的粗糙的布袋袋，那模样会使人联想到小小的烧香袋而感到有些可怜。

从口袋方面来说，它或许会说："住手，别这样从背后窥视别人的私生活！"可是想到以前一直是把金钱、印鉴及其他各种贵重物品都装进这种粗糙的烧香袋里走来走去，不知不觉的，脸上就充满悲哀，泪水都象要淌下来了。

我注意到口袋的悲哀和奇妙，是大约十年前在西德的慕尼黑市。那一趟旅行，我走遍了欧洲有歌剧院的大街，研究所有剧场的所有歌剧的演出。我经意大利、法国、英国、奥地利进入西德周游一圈后到达慕尼黑。在这里我终于看到了盼望多年的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是一部超级大作，要连演四个晚上。这部歌剧据说单是作曲就花了二十五年，分成四部——《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

《齐格弗里特》、《众神的黄昏》，每一部都需要上演一个夜晚。这部巨大的歌剧使我四个晚上都听得入神，深受感动。尤其是最后一晚的《众神的黄昏》更是使我异常激动。我兴奋得全身发颤，在感动的热泪滚滚而下之时，舞台上是天国的华坦悟到众神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用猛火困住巨城瓦尔哈鲁，在那里产生了新的人类世界，在爱的赎罪的动机响彻云霄中降下帷幕。

我在激烈的感动中想到巨牛般的瓦格纳的能量，一走出歌剧院就来到伊萨尔河畔夜晚的公园，一面走一面在心里叫喊着必须写出这种气魄宏大的作品，必须如此，必须如此。当时由于兴奋，走路时我象煞有介事地挥动着手里的雨衣。

我想问题就出在那时：我遗失了国外旅行用的护照。

第二天早上当我要离开旅馆时，忽然发现护照不见了，不禁大惊失色。我先找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一面找一面才发现：原来我们男子汉走路时身上竟然吊着这么多袋。这使我尝到奇怪的悲愁。当时我身上有二十四只口袋！

下面算算看。衬衫胸前一个。长裤两侧和后面各两个。长裤右上方皮带下有小型暗袋一个。共六个。西式上衣胸前一个。两侧两个。胸部反面的里口袋左右各一个。加起来十一个。西装背心胸前上下各两个，以及西装背心里面

暗袋左右各一个。共十七个。雨衣领子内侧的暗袋左右各一个。雨衣反面的内袋两边各一个。外面腰上左右各一个。共计二十三个。更使人吃惊的是，在西式上衣右边口袋里，有一个更小的袋中袋，那可能是为了装零钱的。根据以上合计，竟有二十四只口袋附在我的身上！

我狼狈不堪地依次在一只只口袋里寻找护照，边找边想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妇女尽可能废除了口袋，拎着一个叫做手提包的东西来代替它。男子汉没有那么多不离身的物品，却要吊着这么多象小烧香袋那样的东西。一想到丘吉尔、吉田首相、阿登纳、苏加诺、纳赛尔、卓别麟、达里、斯托科夫斯基，不论是谁，身上都吊着许多口袋，就感到既可笑又可悲。或许可以说是当男子汉的悲哀吧？

护照没有了。住宿处一位挺好看的姑娘也为我担忧，一起连床底下都爬来爬去找过，但是没有了的东西终于没有了……我只好到波恩去一趟。因为必须到波恩的日本大使馆申请重新发给护照。

波恩的日本大使馆马上亲切地把护照补发给我。波恩是贝多芬的诞生地。我把新护照放进衣服内侧的口袋后，漫步走在中午宁静的波恩的大街上，走到纪念贝多芬诞生的地方去。付了大约一个马克，参观了乐圣诞生的屋子，我一面看遗物和遗稿，一面想起日本的一句话："牛带路，参拜

善光寺。”

为什么会想起这句话呢？因为瓦格纳跟牛很象，而贝多芬是统辖作曲的总寺院。

气　　味

我到过许多国家的大小城镇，并在许多剧院听过歌剧。每到新的城镇，我就打听这里有没有歌剧院。倘若有，而且正在上演我想看想听的歌剧，我便排除万难，修改日程，当晚就奔到剧场去，这已成了我的习惯。当然，这个习惯只有在音乐文明的国家里才能如此。至于在日本，要想看也没有歌剧院，这个习惯也就无从发挥了。

这样在各处听歌剧，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剧场是有气味的。

首先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巴黎的喜歌剧院。一九五四年春天在巴黎逗留时，我每晚到这个可爱的历史悠久的歌剧院，把上演的曲目一个个都听了。有一天晚上，我一边听比才的《采真珠的人》，一边想起重建了近百年、首演过许多名作的这个剧场的历史。每次进入这个剧场就看到屋顶上绘着天使们手持诗琴在空中舞蹈的画，画的周围写得象图案似的是与该剧场关系极深的作曲家们的名字，晃形灯，红绒毯，大理石走廊以及金碧辉煌的楼厅，我不禁感到一种独特

的气氛。而这天晚上，我在感受到这种独特气氛的同时，注意到在观众席上荡漾着一种奇怪的气味。

在不断起伏的响亮的音乐波浪之中，我定下心，把神经集中到嗅觉上，闻着这股气味。在黑暗的观众席间荡漾的这种气味，似乎主要是由香水和葡萄酒的气味积累而成。虽说是香水和葡萄酒，可是跟通常的气味不一样。长年累月从来照不到阳光的这座石头造的建筑物的观众席，每晚有一千七百名观众从外面带进来身上的气味，这些气味互相渗透，积累，变质，成为一种无法形容的历史的气味而在周围荡漾。它好象是从我小时候常溜进去玩的仓库中潮湿的气味中减去防虫剂的气味，而添进点热呼呼的脂粉气味。

有趣的是巴黎大歌剧院也飘荡着这种气味。但是不知何故，并没有喜歌剧院那种热烘烘的感觉，而是清新一些。看来这与观众席的大小及通风设备好坏有关。

德国各城市歌剧院的观众席所发出的气味与法国的完全不同。尽管完全没有人在观众席上吸烟，但是必须说，这里的每个剧场都有浓厚的雪茄烟气味。在我所到过的十五六个德国歌剧院中，这种气味最浓的要算是汉诺威歌剧院了。这可能是由于建筑上通风设备不良所致。第一次到汉诺威歌剧院的观众席，这种雪茄烟气味强烈得甚至使我感到受不了。这也不是通常的雪茄烟气味，而是长年累月积下来的多少有些发馊的气味，形容得过分一些的话，简直是一股臭气。

到德国就可以看到抽雪茄烟的人多，与英国人抽烟斗的人多形成对照，令人感到有趣。在翻译阿尔弗雷德·邓希尔的著作时得知，德国自古对雪茄烟抽税较少，因此雪茄烟便宜，爱抽的人也就多了。而英国对雪茄抽税多，不是相当有钱的人家抽不起雪茄烟，许多人就只好抽烟斗。欧洲的文化生活中，嗜好经常与现实的经济相联系，这是有趣的一例。

日本连一个歌剧院都没有，因此只好谈谈普通的剧场。回日本后到歌舞伎院看戏，注意到这里有食物气味与砥石粉气味。这是很有趣的事，前者是由于日本人有看戏时吃糕点，尤其是吃煎饼甚至饭菜的习惯，后者的气味并非来自观众席，而是来自舞台装置。更确切地说，也许是用砥石粉和染料拌起来涂到舞台装置上去的浆糊味儿，不过没有调查过，还不能确定。

总之，不同国家的剧场观众席气味各不相同是件有趣的事。在歌剧院成为社交场所的法国是香水和葡萄酒的气味，从哲学的角度来接受音乐和歌剧的德国是雪茄烟气味，把看戏作为娱乐的日本是食物气味——这些现象似乎象征着不同国家的人与舞台接触的态度相异。由此看来，也可以认为这些现象意外深刻地说明了一些问题。

法国、德国、日本的剧场是什么气味很清楚。至于美国、意大利则由于各种各样的气味太多，反而难于分清；英国只是有点比较淡的烟草气味，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歌剧和歌舞伎都是看和听的，常被认为只要用眼睛和耳朵去鉴赏就行了。但是除眼睛和耳朵之外反正还有鼻子，那么请鼻子也参加活动的话，似乎可以考虑到更加多的事，得到的益处也会更多。

三 件 一 套

自从去年春天清风吹动野漆树新绿的树叶开始，我的旅行地简直是固定在九州，迄今依然如此。九州是我祖父母和父母亲的出生地，同时我接受了北九州市和佐世保市管弦乐团的指挥工作，以前我一年也要来九州几趟。几年前我应佐世保市的要求，为该市管弦乐团和合唱团创作了交响诗《西海赞歌》。此曲在那里每年必定要演奏几次。为了指挥我自己的这首乐曲，我于四月曾来过佐世保市。那以后我的旅行地似乎也就固定在九州，来的次数激增。在四月旅行来到时，久留米的音乐协会合唱团请我写一首合唱组曲。为了商量有关创作问题，从春天到夏天就到过久留米好几次。几年前我曾为久留米音乐协会合唱团创作了合唱组曲《筑后川》，该曲幸而受到欢迎，成为日本各地合唱团的保留曲目，于是久留米的合唱团要求我再写一首，先在久

留米首唱，然后成为日本各地合唱团的保留节目。歌词决定采用《筑后川》的词作者丸山丰先生的《海上之路》，入夏以来我便着手谱曲。此时长崎市请我写一部概括长崎一切的交响诗《长崎》，作为长崎新建的市民会馆第一次公演的节目，并供该地的管弦乐团、合唱团演出。于是我把正在写的《海上之路》的乐谱原稿放进皮箱，带着诗人江间章子女士来到长崎，为写交响诗《长崎》的词曲进行采访以及联系。那是梅雨时节，原子弹爆炸的中心地和平公园的圆形池塘附近夹竹桃正开着红花。我们和长崎市签定的合同规定：江间女士的诗于十一月底完成，我则在一月十五日完成管弦乐总谱。在江间女士作诗期间，我回到八丈岛我的工作室埋头创作《海上之路》。可是在这期间还是有事去了九州两次。七月底，为了参加评审福冈民营电台主办的全九州地区高中、初中学生合唱比赛，去了两天。不久后，为指挥佐世保管弦乐团的夏季音乐会，我又去了。

《海上之路》的创作于初秋完成，作品寄到久留米并开始排练。为了排练我又去了几次，十一月六日指挥了《海上之路》的首次公演。七日在博多休息了一天，然后回家。为了这次初演待在久留米的期间，佐贺县来联系，委托我为即将举办的佐贺县国民体育大会写一首佐贺县县民之歌。为此在佐贺县总的看了一番，再次从东京来时，佐贺县县厅派人陪同开始了县内的旅行。更没想到，这次旅行回来去指挥佐世保管弦乐团的秋季音乐会，在佐世保时又被要求为影片配乐。这是一部为保存唐津的陶艺家中里太郎右卫门

的技术而拍摄的影片。于是归途中到唐津转了一趟。这时，江间章子的诗《长崎》已完成，我暂时与那树叶已变成美丽的金黄色和红颜色的九州分别，到八丈岛的工作室，专心创作交响诗《长崎》的音乐。作曲很难，因此从一月起，仅仅为了研究蛇舞的节奏和月琴调的旋律独自去过长崎一次。乐曲比约定时间迟了一星期完稿。对此长崎市并不计较。这时佐贺县县民之歌已打好腹稿。按约定是一月底交出。这首歌倒是写得很宽裕，期限未到就作好寄送到佐贺了。

二月在长崎开始了管弦乐团、合唱团的排练，我也去参加了。由于佐贺县县民之歌要在东京录音，中途我飞回东京。交响诗《长崎》的初演在三月九日要总彩排，很急，为此我于三月三日再次到九州。在将近一年的这个期间，野漆树的叶子先是清新碧绿，半年后变黄变红，最后落下；现在只有小铃铛那样的果实附在枯枝上了。去年鹊鸟在有些树上造的鸟窝已被遗弃，衬在冬日天空上象些剪影。每当从车窗看到这些景色时，我不禁想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究竟到九州来过多少次呢。为了联系、采访、排练、作准备来过的次数远比这份稿纸里写到的次数多，看来到九州的次数绝不止是十趟、二十趟。

逛百货商店时，在卖家具的地方看到有出售“三件一套”的。看来这个词很方便顶用，各种物件的配套都把它用上了。如一把长椅和两把扶手椅被编成一套并写上了这个词；古式的镜台、衣橱和长箱子挂着牌子：“结婚礼物——三

件一套”；和服衣橱、衣料橱、西服衣橱凑在一起的衣橱三件一套等。

我一边望着这些东西一边想：世上有不少东西都是三合一的。如近在眼前的三合一有我们身上的成套西服：上装、背心和长裤；还有把烟盒、打火机和烟灰缸放在一块儿的烟盆；我还看到过用玳瑁制成的袖扣、领带别针和鞋拔子配套放在梧桐木箱里的礼品。就拿词汇来说，也有三巨头、三杰、三头鼎立，以及大中小、上中下等。看来三这个数字具有成功为一组的倾向。

在音乐家的生活中，旅行是少不了的事。我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在一次次旅行中度过的，出门时带的物件也组成了各种各样的三件一套。出门前为了不忘记携带的物件，我养成了用下列办法检点东西的习惯。钞票、车票、名片。老花眼镜、钢笔、打火机。五线谱、稿纸、笔记本。发刷、发膏、电剃刀。替换衬衫、无袖汗衫、衬裤。倘若要拍照片，那还要带照相机、胶卷和替换镜头。全都是三件一套的。其中，为了整修边幅而配备发刷、发膏、电剃刀的三件一套，是近些年的事。以前是带生发油、刮脸用液、牙刷、牙膏等等，为此，皮箱里放这些物品的黑皮口袋总是装得鼓鼓的。后来，在旅行地总没有时间剃胡须，不得已只好用讨厌的小型电剃刀来代替我喜欢的原始的保险刮脸刀，刮脸用液就不用带了。随着年岁增大，头发变得柔软，生发油也没有用了。后来满口假牙，把假牙脱下来用肥皂洗就行，牙刷牙膏也变成无用之物，于是梳洗用具就集中为发刷、发膏、

电剃刀这三件一套。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用过梳子。想来是习惯于用刷子把头发全往后刷，不梳分头的缘故。

在叶山的私宅写本稿前半部分之后，我到九州来了，现在是在博多继续往下写。这次出门检点梳洗用的三件一套时，没有找到平时总放在薄皮袋里的小型电剃刀。看来是在前一趟外出时遗忘在某个旅馆的洗脸台上了。我记得应该还有一个同类型的电剃刀，那是在一次旅行时忘记带电剃刀而只好在旅途中购买的。我从抽屉里找出来把它放进那个薄皮口袋就出门了。那个电剃刀是装在白信封里的。在信封上面写着：

“伊玖磨先生：归还的物品。母”

从羽田机场到九州的飞机上，我回忆起一年多以前的事。去年一月底，父亲临终前躺在床上。我去看望过多次，父亲的白胡须一次比一次显眼，这使我感到悲哀。越来越长的胡须使父亲有些不安，他小声地说：没有电剃刀吗？我马上把备在身边的电剃刀交给专心护理他的母亲。当我再去看望时，父亲的脸修得很清爽。父亲用伤痕斑斑的瘦削的手抚摸着面颊，无力地看着我。我痛感到父亲显然是在想说电剃刀的事，但是从父亲口中再也没有发出过声音。

二月九日，父亲在他喜爱的红梅花开之时逝世了。在举行葬礼以及令人感到虚幻的日子中，梅花凋谢，樱花散落。记得母亲差人送回那把装在白信封里的电剃刀正是在那时候，当时我把它放进了抽屉。

昨晚到达九州，今天早上我在博多想剃胡须，不论在家还是出门，这是每天早上都要做的一件平凡的事。我从白信封里取出电剃刀放到脸上，电剃刀上网眼很细的护盖触到脸部，一阵冰凉的感觉突然使我象感觉到父亲的皮肤，为了避免伤感，我打开电剃刀，但是电剃刀一动也不动。我想，可能是一年多没有用，缺油或者电池没有电了吧。于是我跟平时一样打开金属制的圆盖，小圆盖一揭开，见到的是塞得满满的雪白的粉末。这粉末犹如从冬日高空上落下来的极细的冰片，寒冷而发出纯白的光辉，这是去世的父亲的胡须粉末。我用手指尖拈起那粉末，手指上的白色粉末在泪光中晃动。我让泪水在脸上淌着，慢慢地把闪着白光的粉末装到有母亲笔迹的白信封里去。接着我又慢慢地把白信封折起来，放到上衣的内胸袋里。

白信封依然在我的内胸袋里。

我想明天早上利用刚巧有的空隙时间到太宰府去。在太宰府光明寺一棵大樟树下，静立着祖先传下来的小墓碑。想来墓旁的红梅现在正在盛开吧？打算把白色的粉末还给墓地的泥土。或者把一部分撒到红梅的树根上去。

罗传开译

模　　仿

多田道太郎

在电视中看到过一种叫作“模仿技术”的节目。电视台把一些与著名歌星或名演员相貌十分相象的人请来，叫他们表演动作或唱歌，然后对那些最为相象的人，确切地说，学得最好的人，发给奖品。看过这个节目的人恐怕不少吧。我老早就想把这个节目推选为最富有“日本风格”的节目之一。这倒不一定是因为日本人最喜欢、也最善于模仿。主要是这个节目明显地反映了我们日本人对模仿行为所给与的“独特的”——可惜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价值。

简要说来，我们内心里并不认为模仿是坏事，不但如此，甚至对模仿怀着几分亲切之情。不然的话，这个别开生面的、专施模仿的特别节目，就不会被群众接受了。如果是在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台上，一个酷似名演员伊布·蒙坦的外行人登台模仿伊布·蒙坦，并博得喝彩，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退一步说，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恐怕蒙坦会因为自己的独到之处被人任意模仿而感到不快。观众也不

会欢迎这种鹦鹉学舌的节目。当然，在那种较轻松、随便的曲艺场里，还是有模仿技艺的。

在日常交谈中，同样的价值观也常常表露出来。比如我加入了某个小团体，初次见面时，原来的成员们便说我长得象某某人，或者说我很象他们团体中大家熟知的某某，这种情况是不少的。

一个集体中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一般来说人们总是要警惕的。恐怕不管东洋西洋，都是如此。然而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种习惯——只要把不认识的人和熟悉的人“相似化”一下就可以安心了。“相象”竟然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如此高的价值！

道理何在呢？固然不能过早地下结论，不过我觉得这里潜藏着对“独创”与“模仿”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与情感的问题。

首先，和别人相貌相似是件好事；其次，努力去模仿别人，争取相象，其本身也是好事。

对一个集体来说，彼此相象则会令人放心。在这里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不单纯是喜好模仿或具有模仿才能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由相象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致性的整体。这个一致性是我们社会能够存在的不成文的前提条件。因此，即便是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不复存在，我们的社会仍能得到这根深蒂固的一致性的维护，所以是大可

安心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每人失去自己的个性，互相学着别人的样子的时候，这种高度的安全感才会产生。

下面我想举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私小说① 作家上林晓先生的一节作品，来说明上述看法。这段小说主要描写一个丈夫通过对盲人妻子的模仿，产生了深厚的爱情。

"一个晚上，刚吃晚饭，电灯突然灭了。我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中，拿起筷子，端起饭碗，挟起盘中的萝卜，继续用餐。我故意不点蜡烛，想体验一下妻子那既不见日光之照又不知灯光之明的世界。那是个可怕的世界。一想到此，我顿时感到头脑发胀，心中怦怦乱跳，浑身战栗不止。我立即点上了蜡烛。一瞬间，我得救了。然而那根本无法改变的妻子的世界，却更加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际。想想过去，我对她动辄秽言谩骂，或者大发雷霆，我到底是怎么啦？我感到自己罪恶深重，心乱如麻。"(《在圣约翰医院》)

这是一篇极为出色的作品。恐怕上林先生在这里暗示的内容，正是我们所说的宗教感情的核心吧。俗话说："拧拧自己的肉，体会一下别人的疼。"然而模仿所产生的深刻感情并不仅仅局限在这种日常的伦理道德上。

主人公"我"偶然遇到了和妻子相同的处境，接着，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妻子的环境中，于是受到极大的震动。不

① 日本特有的小说体裁。以第一人称为主人公，内容多为作者身边琐事。

是自然地相似，而是强制地作到相似，这时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对我们来说，模仿的本义就在于此吧。不是在与他人一刀两断时，而是在相互联系当中才产生共鸣，受到震动。

巴斯克尔[①]是西洋的所谓宗教式"战果"的体会者和表现者，又是专利权的最早提倡者，这是个十分有趣的事实。个人效法神的意志，导致了现代个人主义的产生。个人主义的最终结局，概括说来就是对神的否定。到了此时，已经失去可以互相模仿的标准，只有人与人之间在独创与创造精神方面互相竞争了。他们把竞争的重点放在自己的"独特性"方面，并在社会上大肆宣传这种独特性。人们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下去的道路，并且这个独特性变成了专利权，产生了经济效果。于是现代西洋人的那种神话般的关于独创的哲学便应运而生了。

不拘何物，只要与别人的不同，就是好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美术，只要和前人迥异，就会因此而得到好评。竟然出现了如此奇怪的世界。在技术方面也是一样，不管是否有用，也不问对人类社会是否有意义，只是单纯地崇拜独创。说得正确一点，十九世纪的那种独创精神，到了二十世纪则变成了偏奇、怪异。

渊源于西洋的这股文明的长流，如今正猛烈地冲刷着遥远的东方之国的日本列岛海岸。已经不只是岸边，应当

① 巴斯克尔(1623—1662)，法国宗教家、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说，整个现代日本都受到了最强烈的洗礼。对此，恐怕谁都不会有异议的。

但是，在列岛岸边的土壤深处，那种崇尚模仿、效法的哲学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文化的表层，学习西方、尊崇独创的风潮已经形成，但在文化的深部，却潜藏着另一种思想。我国在经济和其它领域是承认双重结构的，看来在文化上我们也必须寻找出双重结构了。

庞春兰译

森林中的思索

辻邦生

不久前我沿雪中的鄂霍次克海岸作了一次旅行。许久没有旅游了，所以一触到幽静、荒凉的大自然，顿时产生一种生命复苏之感。走在屈斜吕湖①畔，聆听雪中天鹅的悲鸣，踏入萨罗玛湖的橡树原始林中，寻找野兔和狐狸的足迹，感到在城市的繁忙生活中失去的自己，似乎重又恢复了本来面目。

孤独的大自然带给我的，首先是对万物的亲近之情。我听到风吹树木的声响，看见湖上晨光使白雪染成玫瑰红色。它们不只是旅途中的一个景物，简直象是俄国小说中一个难忘的场面一样，悄悄溜进我灵魂深处，使我充满无法形容的沉静的幸福。的确，这些年来这种充实之感已经完全忘却了。

在不见人迹的雪中走着，我似乎从来没有和天空、云

① 日本北海道的咸水湖，以有天鹅栖息而闻名于日本。

霞、风雪、树木如此亲近地相处过。诚然，我曾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加喜爱夕阳下的彩霞、流动的云海以及落雨的声音。即使在繁忙的城市生活里，我也时而利用工作余暇，观赏这些自然风物。它们的美丽常常使我陶然心醉。

然而，在城市里却没有我在鄂霍次克海孤身旅行时所尝到的那种对“物”的亲近感。这里总有大量的工作等待处理，到处充满紧张、匆忙的气氛。一个事物总是不断地为另一事物的出现而存在。由于另一事物的出现总是迫在眉睫，便无暇从容地观察、欣赏前一个事物。

朝阳一直射进森林深处，我沐浴着晨光，倾听着踏在脚下的沙沙的雪声，不由得想起了里尔克①的诗句：

不管农夫如何精心耕耘，
也离不开大自然的大恩。
如果只靠个人的力量，
怎能实现丰收的愿望。

我感到，不，我几乎是确信：所谓对物的亲近感，就是要象现在这样，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入森林、风雪和阳光之中，在那里停步，在那里长久地歇息。

从前在巴黎居住的时候，我从法国南部旅行归来，心中

① 里尔克(1875—1926)，德国诗人、小说家。本诗出自《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

对房屋、桌椅、墙壁等物品充满异样的亲切感。这次在原始森林中的感受，几乎同当年的情景一样。

所谓对物品的亲近感情，概括说来，就是我们要超越万物本身的实用价值，去探索表现在它们内部的各种面目。比如在繁忙的城市生活领域里，云彩只是云彩，风也不过是风而已。这同我们把桌子只看成是一个能够随意弄到手的、可以随时由其它桌子代替的东西一样。我们的眼睛不会停留在云上，耳朵也不可能捕捉住风声。同样，我们也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那张桌子上。

在城市里，我们对待生活的冷淡与漠然的态度，实在是令人吃惊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场所、住宅和家具什物，只要单纯作为有用之物、起到应有的作用就足够了。而对它们各自具有的"可贵之处"和"无可代替的特性"，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诚然，世上有人讲究服饰，也有人醉心于住宅格调和家具的式样。但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对物的亲近情感，尚值得怀疑。证据何在呢？就是无论多么好的房屋和用具，必定有厌腻的一天，那时人们必然要按照新的情趣，寻找其它替代的物品。

我所说的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物品，则是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反，是用另一种价值标准去接触、去感觉物品的可贵之点和无可替代的特性，不是把物品仅仅作为物品来看待。事实上桌子并非只是桌子，椅子也不只是椅子。它们的最宝贵之处是显现在其内部的各种各样的面目。

譬如，我的桌子已经陈旧，晃晃荡荡，从机能上看也许不够完美。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桌子已伴我度过了半生，在我烦恼的时候，这桌上的木纹也始终注视着我的焦虑，宛如堆积在池水底下的看不到的层层落叶一般。在这桌子上面也牢牢地刻印着我数不尽的层层的回忆。唯有“这张”桌子才能作到这一点，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如同我诞生下来就住在这里一样，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当然，选择这种桌子来用，也许只是偶然的结果，不过这样说来，我们人生在世又何尝不是偶然的呢？问题在于我们采取什么方法把偶然变成必然。如果我们要重新寻求人生带来的深刻意义的话，那么对这桌子也应作同样的考虑。只有我们跳出日常生活那种冷漠和繁忙的圈子，首先恢复自己生命的最宝贵之点，才会看到物品所带上的宝贵之处和无可替代的特性。可以说，我偶然在那鄂霍次克海附近幽静的湖畔森林中所发现的，正是这样的我。

不过，我们出外旅行未必一定会体验到这样的心境，倒是有可能在日常、现在或者一瞬间，遇到这样的心境。我们在观看阳光的时候，或者在倾听雨打窗纱的时候就会通过这阳光和雨声发现自己生命的最宝贵处。当然，有时也会因此引起苦恼。因为所谓生命的可贵处之一，就是清楚地意识到人生的短暂，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会下定决心度过更有意义的一生。那并不是长途跋涉的旅行，也许应当说那是开拓自己内心世界的旅行，或者叫作发现自己身边什物特性的旅行。

假如你去远方，我仍然希望你一个人作一次令人怀念的旅行。里尔克在诗中曾吟道：

匆匆走过那些地方，
未能尽情观赏。
如今我，
心又飞到遥远的他乡，
热切期望着，
重游故地。
独自悄悄地
走到你的身旁。
抚摸那树干与长椅，
在那泉边坐得更久更长。

这诗中诉说的情意，难道不应当用来歌唱我们身边那些令人怀念的钟表、桌子和书籍吗？旅行归来，我深有此感。

庞春兰译

孤岛与电视

川久保德雄

虽然旅馆的姑娘几次热心地告诉我说："来能登①观光，如果不沿海岸线转一转，等于白来了。"可我的目的是去看一个小岛——一个浮立在日本海当中的、地图上几乎无法标示的小孤岛。在那里，同样也有人类在生活……走访这种地方就是我的目的，至于对岛上的风景会不会失望，观光有没有收获，我全不放在心上。

岛上没有什么高大的东西，唯有中央立着一个雪白的灯塔。从远处眺望，恰似一个倒立着的玩具陀螺，它悄然漂浮在日本海中。

埋在贝壳与石砾中的船桥桥墩附近，排列着简陋的黑乎乎的民房。房门全部敞开着，偶尔可以看到哄着孩子的老婆婆。不过，多数的住房不见人影，沉寂、空荡。能干活的人全部出海去了。

---

① 能登半岛在日本中部石川县北，突入日本海。

立着二宫金次郎①石像的小学校旁边，正在建造一座岛上罕见的漂亮的两层楼房，据说不盖这种楼房，是请不来教师的。

一个本岛出身的政治家的铜像，从稍稍高起的地方，向下俯视着。听说就是他首次把这个小岛作为日本海海洋渔业先头基地公诸于世的。离铜像不远处，立着一个更大的、崭新的“忠魂碑”②，它说明激烈的战祸也曾波及到这远海的孤岛。

走上灯塔，小岛全貌可以尽收眼底。龙神潭十分沉静，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传说这里住着两条龙，那幽深的潭底连接着龙宫的大门。以龙神潭神社为首，岛上各处都有历年修筑的小神社，它们十分显眼。说来也不奇怪，在这沧海一粟的小岛上，能够保护人类生命的，除去神仙之外，还能有谁呢？

灯塔的巨大镜头，稍一触动就旋转。它的环状分光器重叠成好几层。据介绍说，这是德国的产品，是灯塔的生命。光源的灯泡小得出乎意料，大约比平常灯泡小五倍左右。看守灯塔的青年一边珍惜地抚摸着镜头一边说：“这种灯泡，即便坏了也没关系，还有大量的备用品。”

一群岛上的孩子在灯塔的了望台上跑来跑去。我叫住他们，想交谈一下。

---

① 二宫金次郎(1787—1856)，江户时期的农业专家，提倡发展农业。曾创立报德教，主张积德、从善、节俭。

②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日本侵略者树立的石碑。

"这个岛上有多少户人家呀？"

这显然是个多余的问题，连自己也感到脸红。因为从这里俯视下去，立刻就可以数清大约有一百五十户人家。可是孩子们的回答很不象话。

"五千家！"

"五万家！"

"学校的学生有多少呢？大概有二百来人吧？"

"两千人！每人都请了个家庭教师！"

虽然我的提问有些多余，但不料这些面孔黝黑的光着脚的孩子们，毫无农村孩子特有的那种腼腆，竟然满不在乎地信口胡说起来。不过，看看他们那小巧如家庭住房似的学校，对于"每人都有家庭教师"这个瞎话，倒产生了一些真实感。

"你们住在这么干净的地方，多好呀。"这次我对女孩子们说。

"一点也不干净，我们想去轮岛①呢！"

"这里不是挺好嘛？城市里可脏啦！"

"哟，他说城市里脏呢。哈、哈、哈……"

女孩子们露出雪白的牙齿，互相捅着冷笑起来。

"海里面好象有条河似的。喂，你们快看，就在那儿！"

我故意要改换一下话题，不料她们却突然发出了粗俗的大笑。

"哎哟，他说海里有河呢！哈、哈……"

① 轮岛市在能登半岛的北端。

“海里能有河？哈、哈……”

她们的笑声与冷语弄得我不知所措，使我感到不快。

正在此时，男孩中突然有人喊了声：“好机会！”他们一齐跑下了台阶。

过了一会儿，两个城里模样的年轻姑娘出现在了望台上。其中一个回过头去说了声：“真讨厌。”现出惊吓的神色。她的下面响起了男孩子们“嘻、嘻……”的鄙野笑声。看来一定是那些恶童一面装作围绕陡直的螺旋台阶嬉戏，一面从下边朝登上台阶的姑娘裙子里窥视吧。

为什么在这样朴素的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竟如此地下流呢？

我一边沉思着这无法理解的现象，一边环视着整个岛屿。突然，我发现了许多电视天线。猛地悟到：对，就是这家伙！在麇集着的简陋的屋顶上，大约有七十多根天线柱。就是说，每两家就有一台电视机（今天也许已经发展到每家一台了吧）。

恐怕岛上的孩子们就是看了电视，了解了天下的各种各样的奇闻，因而也知道了自己的小岛是日本少有的穷乡僻壤。而城里人还好奇地跑来观看……

孤岛的顽童通过电视学会了“卑俗”，他们在令人厌恶的“快愉”中，毫无顾忌地说出伤人的语汇，学会了下流的游戏。

庞春兰译

少 女 岭

川久保德雄

文艺俱乐部的学生让我为他们写个小故事。

我坐在熟识的鱼肉饭团铺里翻弄大型杂志《日本史画报》时，看到其中有一幅箱根仙石原[1]的孝女图。描绘一个小姑娘由于行孝触犯了戒律，赤身裸体遭受烤刑的情景。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可写的题材。而且如今的"少女岭"正是来源于这小姑娘的名字，这也颇为风雅。

决定之后，第二天就去查找有关传说的资料。可是，在记载中少女并未受到烤刑，而是作了久病父亲的替身，倒在雪中死去。可是我头脑中分明印着一幅悲惨的、纯洁的肉感色彩的图画！于是我立即又去鱼肉饭团铺核对。不料，昨晚那幅图不见了。只有一个少女穿着粗布衣服，站在那可能就是少女岭的小山前面。

作饭团的师傅还说："昨天晚上您是喝多了，您大概是

① 箱根是著名观光地。仙石原在国立公园内。

按自己的想象看错了图吧？我也听人家说小姑娘是满愿那天死在雪地里的。”我感到非常沮丧。然而，“少女岭”这名字是那样的哀怜。我终究割舍不下，于是决心先去攀登一趟。

我在传说中的少女故乡仙石原下了汽车。不料这里的大地竟已覆上一层洁白的细雪。

通往岭上的山口叫姥山茶馆，在它的前面立着一个一人多高的漂亮石碑，碑文是：

少女岭(由此至岭端三里)

孝女阿乙为使久病父亲早日痊愈，每夜前往骏河竹下①之地藏菩萨庙烧香祈愿，达三月之久。满愿之日成为父亲替身死于此岭(传说)。

于此眺望富士之景，最为壮观秀丽。

在积雪渐深的山路上攀登大约一个小时，绕过一棵巨大的榉树，不久即到达山顶。小路仿佛突然向山后塌了下去，我面前豁然开阔起来。然而除了小雪纷纷扬扬之外，一无所见。

路左边有个山巅茶馆，茶馆没有开门，不过，店前的长条凳上坐着三个年轻姑娘。她们穿着色泽不同的鲜艳的登山服，正在打开米饭团盒子，边吃边向下望我。

当我走近时，她们快活地招呼说：“您好！”并让我吃饭

---

① 地名，位于箱根与富士山之间。

团。

“您在这儿有约会吧？”那个穿天蓝登山服的调皮模样的姑娘说。我照实地说明是被“少女岭”这个名字吸引来的。三个姑娘听后用夸张的语气议论说：“真够浪漫的啊！”然后就要求我讲讲那刻在石碑上的传说。

在雪花飞舞的少女岭上，我一面享用着与少女相同年龄的姑娘们送给的饭团和水果，一面讲述那动人的传说。这不能不使我格外振奋。于是我竭力把这个简单的故事加以美化、渲染、补充。只是有时说得不那么流利。

“在那种情况下，少女遇到了许多困难。尽管如此，少女深知自己的最大愿望是治好父亲的疾病，所以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这进香求神的誓愿。

“三个月的求神已到了最后一天，也就是满愿的日子终于来了。少女以无限喜悦的心情，最后合掌拜过菩萨。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刚才还是不挂一丝浮云的月空，此时突然昏暗起来，骤然掀起狂风暴雪……少女急着赶路，暴风雪却越来越大，如同白色的妖魔一样向她袭来。少女拼出最后的力气，爬上了这个山岭。然而由于每天既要干活，又要护理父亲，加上夜间进香求神，使她长达百日不得安睡，万般的劳累、困倦一齐袭来，终于使她力尽气绝。她倒在这岭上的雪中死去了……可能是少女的诚心感动了菩萨吧，不久，父亲的病痊愈了。……因此这个山岭被命名为‘少女岭’。过了这岭，往下走，就是竹下。可能那里仍然保存着少女朝拜过的地藏菩萨吧。我下一步就要去那个庙堂看看……”

我满腔热忱地讲完了这段故事。最后甚至流露出约她们同行的口气。然而三个穿登山服的姑娘却完全无动于衷，只是莫名其妙地“噢……”了一声。那是一种有气无力的声调。接着她们说：“天黑了，有危险，”就收拾起东西准备往回走了。

“姑娘们啊，仔细听哟！
千万别迷上那山妖呀！”

她们快活地唱着，沿着我刚才爬上来的山路走下去。

我看了这三个人的冷漠、麻木的面孔，深深感觉到：孝女的确已经死去了。

庞春兰译

沉默的世界

加藤秀俊

我在拥挤的电车里观察乘客们的行动。发现众多被挤得筋疲力尽的人们，个个面无表情，沉默无声。他们双唇紧闭，现出厌烦无聊的样子，乘上超员的电车本来就不是件愉快的事。成千上万的上班者被挤得好象装进了罐头的沙丁鱼。此时如果有人依然谈笑风生，那倒确实有点神经不大正常了。所以在这种场合，面无表情、默默无言才是人之常情。

但是，我认为无表情、不言语，也有个程度问题。特别是要从这超满员的电车里走下来时，如果碰到那种一声不吭地推开旁人，自己向车门方向移动的人，我总感到很不舒服。我觉得他就象一只巨大的鼹鼠，要从人堆中间打通道路，硬钻过去。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推人的人和被推的人，都是不言不语。

我在百货公司电梯等处，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电梯到了某一层，刚停下来。突然，一个无言的“鼹鼠”从里面

钻过来，因为来得突然，把我吓了一跳。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滋味。

我想，这时候如果稍稍打个招呼不是满好吗？比如简单地说上一句“我要下去”或“劳驾”，我也可以作个被挤的思想准备，自然会努力让出一个空隙叫他通过，并且会自然而然地说声：“请吧！”如果是在背后一声不响地乱推乱搡，对方被弄得莫名其妙，自然要感到不愉快。

而且这些“鼹鼠”中还有一种更坏的现象。他一面推开和扒开别人，一面还用充满敌意和憎恨的眼光瞪视周围的人，似乎是说，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出不来，都是周围人阻挡的缘故。被瞪的人看见他的脸色，自然气愤，顿时掠过不能放他过去的念头。因此不只没有互相让路，反而采取了你挤过来、我挤过去的架势。这样，满员的电车和电梯变成了更加不愉快的场所。

我们是在各种各样的服务场所一概保持沉默的民族。到冷饮店喝咖啡时亦是如此，女服务员来问：“要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用一种冷漠的口吻，只嘟囔两个字：“咖啡！”过一会儿，她也同样冷漠地、一声不吭地把咖啡和账单“咚！”地一声放到桌上。接着，客人默默地喝完咖啡，放下钱离去。这种情况是否也可以改变一下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或许是由于我在美国、欧洲居住过，想起了那里的生活体验吧。同是一杯咖啡，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其处理方法同我们很不同。

比如在美国，进了咖啡馆，女服务员拿来食谱，首先要说："早安！您好吗？"于是客人回答："谢谢，我还可以。那么来点……"总而言之，按习惯是不能不说点什么的。人们的这种萍水相逢的交谈象前奏曲一样过去之后，咖啡就上来了。这时她还要说声："叫您久等了，请吧。"客人也自然地会说句："谢谢。"

当然，如果要问：象这样三言两语的交谈能有什么实用价值？答案是否定的。天气好也罢，坏也罢，或者对方的情绪好也罢，不好也罢，说实在的，都无关紧要。这种对话，如果单从语言含义来考虑，只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有没有这种无意义的谈话将会使得人同人之间的交往形式变得完全不同。女服务员快速地嘟囔后就一声不吭地扔到桌上的咖啡与微笑着说声"请喝吧"再放下的咖啡，试比较一下，到底哪个喝起来香些呢？

日本文化处于"沉默"的统治之下，究竟原因何在？这在历史方面、社会方面都是个极有趣的问题。柳田国男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指出过：日本的民众认为言多必失，在生活中把默默地劳动当成一种美德，因此造成多数日本人没有学习掌握说话技巧的机会。恐怕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过去不大使用语言命令别人作事，只用心领神会的办法也达到了维持社会存在的目的。所以也可以说，这种实际成绩更加深了人们对沉默的自信。从日本文化中的处世哲学来看，那些直言不讳的行动总是吃亏上当，要想前途无

量，最好是一味保持沉默。

我并非想要不自量力地提出什么“改造日本文化”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我只是期望着在尽可能多的日本人民中间，养成一种简单易行的良好习惯：从满员的电车中挤下来时，能说声：“对不起，我要下去。”当接受别人的服务时，能说上一句：“谢谢。”举起大旗高声叫喊，当然无可非议，不过，我仍然希望重视日常的简短交谈。我相信，只要从这点作起，周围的环境一定会变得明快起来。

庞春兰译

戈壁滩的绿洲

公文祯子

敦煌之行决定下来之后，那幻想中的戈壁荒滩的情景无时不在我的脑海里转。戈壁原是指渺无边际的大沙漠，它同我们在小学时期认为的那种沙丘状的沙漠大相径庭。所以，我是多么神往着这一天的到来啊。当我完成了经由西安、兰州、河西走廊、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的全部旅程后，感动不已，脑海里简直是纤尘无染，只留有一个鲜明的印象——戈壁沙滩森然惊人的光景。几千年来，那浩瀚无生气的原野铭刻着多少民族的兴亡啊！人们历来在这块不毛之地上的惨淡经营，尤其使我感慨系之。在那些日子里，不论怎么改朝换代，民众总是一小撮统治者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最后无声无息地销匿了。

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完成了征服匈奴的夙愿后，置西域都护府，把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划为中央政权的直辖郡。星散在戈壁滩的大小绿洲历来是有人居住的，受中央直辖后，便形成了戈壁滩中的市镇。这两千年里，随

着时代的变迁，统治者也不断变更，有时慑于自然界的威力，又不得不有所迁徙，但是这些市镇至今尚在。

敦煌是河西走廊最西端的一个市镇，由于所处位置的关系，历来被视作军事基地，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当然，由于沙灾频发——难怪敦煌别名沙洲——市镇屡屡移动，所以现在的敦煌县并不是历史上那个市镇的原来所在地。在敦煌东南二十公里的沙漠中，应是有名的千佛洞莫高窟。我凭借着以往从照片和书刊上获得的有限知识，展开想象的翅膀，然而浮现在脑际的无非是一些沙上楼阁，独多断断续续的佛像。我收敛着遐想，倚着兰州站月台上的柱子等待发车的时刻到来。我望着暮秋时节的夕阳，它是那样的柔和、妩媚，完全是我幼年时期欣赏过的光景。说来奇怪，这时我感到心境澄澈，全身沉浸在清寂的气氛中。这不是矫揉造作，不是冥想连绵，也许是身不由已地进入了纤尘不染的境地吧，我对千佛的神往已经游离出宗教性的感受，而是感染到了艺术性的魅力。我猝然觉得这是上天赐予我的美的启示。

薄暮时分，列车由兰州车站开出，跨过黄河的黄褐色水流，在田园环境中奔驰了一阵。夕阳已在不知不觉中西沉，周围呈现出淡墨渲染而成的暮色，茫茫长夜开始了。我躺在舒适的软卧车内，心却在梦和现实之间徘徊，偶尔醒来睁眼一看，觉得戈壁滩的夜景具有一种凄绝的美，难以言传。月亮和星星好象离得不远，黑魆魆的大地横在眼前，地面上的岩盐在夜色中依稀可辨。我仿佛在这块无与伦比

的土地上看到了不少先人们的幻影——他们运用了一切才智、勇气和毅力，完成了伟业。这些上代谱就的美丽篇章是多么扣人心弦，远不是讲究精致的现代文明所能比拟的。

列车奔驰了一夜，黎明时分抵达第二绿洲张掖车站。九月末的时节，这里已经是呼气便成白雾了。我站在月台上，可以远远望见南面的祁连山脉披戴着白雪，群峰险峻。在这段较长的停车时间里，见人们穿梭往来，我感到饶有趣味。其中有带着家属准备乘至终点站乌鲁木齐的人以及解放军战士，几乎都带着锅、镬、壶等生活用具。月台上有许多售货摊，白馒头在蒸笼上冒着热气等旅客来买。望着这番情景，我不禁出神了。大概就在这段时间里吧，一群身穿老棉袄的孩子们不胜好奇地围上前来望着我。这完全是日本在昭和① 初年时的面貌，使我一时忘却身在异国了。我觉得，到中国旅行要比去任何国家旅行来得心安神宁。这固然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同为亚洲的民族，更重要的一点恐怕还在于我们有很多习俗是来自中国的关系吧。

祁连山脉在左面的碧空下逶迤，可以望见雪白的山峰。视线越过绿洲，前面又是浩瀚的戈壁沙滩，不过说来很不可思议，这沐浴着朝辉的戈壁滩根本没有昨夜那种可怖的阴暗气氛，却使人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而涉及未知世界的雄大景象。

右面呈现出由崩溃的土垒连成的轨迹。土垒的建筑年

---

① 昭和是当今日本天皇的年号。昭和元年是一九二六年。

代已很难确定，看来同北京郊外八达岭长城的延伸部分有关。在历史上，长城是作为防止匈奴侵袭和偷渡边境而筑就的，现今已多毁坏，没有往年的雄风了。那略微隆起的土堆，恐怕是烽火台的遗迹。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那曾经在浩瀚的戈壁滩上次第燃起的熊熊烽火，如今已不可复见。我思及几万将士步出长安西门而赴遥远的西域防戍时流的血泪，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的悲愤情绪涌上了心头。想到那建筑在惨重牺牲之上的瞬间荣华，真是可悲可叹。

列车过了张掖站，不时穿过一些无人的小站。这些小站虽设于戈壁滩上，周围却有整齐的白杨和杨柳树列，车站的花坛中开着各种颜色的大波斯菊和延龄草①，有着宜人的风情。中国毕竟是延龄草的原产国，从我迄今经过的街市来看，都有这种花在怒放，所以我总觉得这种花是上天特意赐给他们的。在暮秋季节凄寂的土地上，这些花是很华贵的饰物。

午后不久，列车抵达酒泉车站。自兰州出发已行驶了十八个小时，而以酒泉这么个醉人的名称来命名的市镇，乃是距祁连山最近的地区了。穿过这个白杨树成行的美丽绿洲，行不多久，远处的戈壁滩上突然出现了美观的城廓，犹如一幅影子画。这就是明朝年间在万里长城最西端筑就的嘉峪关。戈壁滩上卷起一阵尘烟，它就出现在尘烟的彼方，应该说已经算是近在眼前了。大概是因为周围没有遮挡物

① 又名蜀葵，葵科草本观赏植物，花为红、白、紫等色。

的缘故吧，它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感触。在回火车站的路上，我望着这耸立在远处的倩影，为自己能得以如此挨近它而欣喜难已。随之，我的思绪不禁向着明天就可以拜见到的敦煌飞去了。

吴树文译

湖　　畔

神尾久义

今春，我去河口湖①逛了一趟。

从新宿乘公共汽车到河口湖要跑上两个半小时。汽车是过午出发的，抵达河口湖时，天色还早，时间绰绰有余。

在预约的旅馆落脚后，我洗了个热水澡暖暖身体。虽说已是阳春三月，仍感到一些寒意，况且河口湖在富士山麓高原地带，就更感觉冷飕飕的。

洗完澡，觉得精力得到恢复，便点上一支香烟小憩。公共汽车里是不准吸烟的，现在能放心大胆地吸上一支，觉得烟味格外香甜。

我在室内阳台的椅子上坐定后，就去拉窗帘。窗帘往两边徐徐卷开，从拉开的帘幕间，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外边的景色。为我安排房间的那位女招待，刚才还略带歉意地对我说："真不巧，今天看不见富士山，……"果然如她所

① 位于山梨县境内，富士山下五湖之一。

说，无法欣赏富士山挺拔俊秀的姿态。

不过，眼前却能凭窗俯瞰河口湖。也许因为云气低垂吧，湖面呈现一片灰色。无波无浪，异常寂静，仿佛一潭死水。我探身一望，视野更加开阔，湖面向左右开展，整个湖景悠然出现在眼前。右边是河口湖大桥，横跨湖上。由于浓雾笼罩，大桥影影绰绰象一幅灯光下的剪纸画。

一艘小汽艇卷起白浪，从桥下疾驶而来。汽艇上坐着两个青年，都是学生模样。小艇驶到我正前方，突然来个大转弯，改变了航向。艇首高高翘起，眼看就要翻船似的，激起的浪花飞溅到船尾。这当儿，在一旁游泳的鸭儿被惊得四处逃散。

“两个残酷的家伙！”

我自个儿嘟囔着，同情那些鸭儿。

汽艇的影子仿佛从湖面被抹掉似的，在雾霭中渐渐淡薄，一会儿便无影无踪了。

“连对岸也看不见，真是……”

我轻轻摇了摇头。

对招待员说了声出去散散步，我就走出旅馆。

旅馆外边隔条马路就是河口湖。这马路环绕着河口湖，就象要把整个湖包围起来似的。路面差不多有四、五米宽。

往右去，还是向左走？我迟疑了一会儿，便转身朝右手方向走去。不带包裹又无其它累赘，心情格外轻松。

走了四、五分钟，来到大桥边上。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目标，所以决定过桥看看。

大桥比路面高出数米，冷风迎面扑来。

我踌躇了一下，想转身回寓。可是两腿却直往前走。心想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何苦回去，就把一时的踌躇压下去了。

山上刮下来的冷风，掠过湖面，无情地扑打着我的面颊，刮得我脸上好痛呀！而且风力大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我躬着脊背，两手捂住脸，斜着身子向前走。

这时，我的耳朵感觉到疼痛。在旅馆里好容易暖和过来的身体，现在已经变得浑身冰冷。

走到大桥中间，我不经心地向右边桥下一看，心里一亮，觉得有了办法。因为那儿是陆地，并且修筑了台阶，可以从人行道走下去。

我带着小跑走下去，到了地面就躲到水泥桥墩底部，避了一会风。冻得我又跺脚又搓手。

我生气自己的三心二意，埋怨自己："何苦离开风和日暖的东京，来到这个地方。"

可是另一个我却责问说：

"不是你自己想逃出东京的么？"

我无言以对，的确是如此。

我总不能永远躲避在桥墩下面，于是就绕到桥墩的另一面。

这儿是湖滩，再向右边望去，湖面沿着大桥远远地向纵深扩展。这时我才发现湖面并非圆形，是呈倒L字型的。

“不管怎样，该往回走啦……”

就在我刚要举步的时候，湖边上有五、六个人影映入我的眼帘。他们用毛巾裹着头脸，身穿厚重的棉袄，脚上清一色套着快到大腿根的长筒水靴。并且按照等距离间隔纵向排列，手里在捯着什么。

我走近了他们。

“嗨哟！嗨哟！……”

那低弱的喊号声，几乎听不出是人的声音，有气无力地从他们口中发出来。原来他们在拉一根网绳。一个个都是老人。额角皱纹深刻，面孔在日晒之下，已由紫铜色变成近乎黑色了。双唇土黄，没有一点血色。这表明他们已经在这儿干了好长时间了。

这儿的风势确实比桥上和缓。呼吸比较轻松自如。尽管如此，周身仍旧感到寒冷。

可是我怎么也不忍心从这儿走开。我一会儿躲到背风处点上一支烟，一会儿在他们附近盘桓走动，我的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几个渔夫。

渔夫们在捯网绳，那速度简直比蜗牛还要缓慢。一会儿，排在最尾部的一个渔夫，走到最前边的位置，把系在腰间的绳索信手一抛，绕在网绳上。然后，他们不仅仅用手，而是半仰着身，用整个身体往岸上拽那网绳。他们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时是毫无表情的。

“嗨哟，嗨！嗨哟，嗨！……”

老人们的号子声依旧是那么低微细弱。合着号子，他

们的身体以缓慢的动作，一会儿往后仰，一会儿向前屈。

我的目光追寻着可以说是他们命根子的网绳的前端。网绳在距离岸边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没入水中。再往前二、三十米处漂着一对红色浮标，一左一右，两者之间相隔三、四十米远的样子。

湖边点燃着篝火。柴禾是被波浪冲上岸的碎木头，还有的可能是遇难船散落下来的破木板等。然而没有一个人去取暖。他们虽然不时地变换前后位置，却只管默默地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寄托于那根网绳上。

我几次想转身回寓。可是要离开这现场，不知怎的心里总是不踏实。这倒不是因为我想查看他们的收获，而是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寒风从冰冷的湖面吹过来，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那几乎是机械般的动作。此时，假如我想借火取暖，是不成问题的，恐怕他们不会说三道四。但我没有这样作，也不能这样作！

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用手把网拉近，并且最终把它拽上了岸。

我客气地走到跟前，俯视渔网。展开的网内灰白色的白条鱼活蹦乱跳，约有六、七公斤的样子。

渔夫以极为娴熟的动作按大、中、小三种进行分类。

不到两三分钟工夫，他们就按类别把鱼分放在小平底船上，然后各自散去。依旧是沉默不语。当然，离去之前他们用湖水浇灭了火堆……

我的目光追寻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在黄昏的纱幕开始降临的初春傍晚，他们那弯腰曲背的后影逐渐模糊，逐渐远去，变成一个黑点，消失于视野之外了。

我独自一人深深叹了一口气。这长叹是我好不容易从郁闷中解脱出来的一种喜悦。

当晚，旅馆将一盘油炸鲜白条鱼作为一品佳肴，端上饭桌。

但是面对这美味我没有轻易动筷，而是凝视了它好一会儿。

花前自愧

凡是花，无论什么品种，也不管东洋还是西洋的，我都喜欢。

如果非要我说出喜欢哪一种，那还是喜爱和自己有过某种因缘的那些。或许因为她们能引起我对往昔的追忆和怀念吧。

总的来说，那些小巧可爱招人怜惜的花，较之朵大色艳刺人眼目的，更使我喜爱着迷。当然颜色也一样，浅淡比起浓重更叫人心舒气和。象除虫菊、荷花、夜来香等即属此类。

现在对我来说已不存在见而生厌的花，可是孩提时代，见到石蒜、鸡冠花、八仙、向日葵等就讨厌。可能是神经质的缘故吧。

随着年岁增长，现在看到这些花不仅不厌恶，反倒喜欢起来了。我觉得雨滴打湿的八仙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风韵；石蒜给人内心深处带来和平宁静；鸡冠花和向日葵则仿佛具有一种把衰退的热情重新点燃的能量。她给人以希望和信心。

看花能使人愉快。这愉快不是别的，正是欣赏到美好事物的一种喜悦。因此，可以说美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宝物。美，不仅使人们的眼目，甚至心灵受到清新感情的熏陶。美又使人的神经得到安定。

花的美丽不夹杂任何利己的目的，她和人类不同，不是人工化妆出来的美，因此，更能动人心弦。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欣赏那些名家的浮夸造作的瓶中插花。银座的百货大楼时常举行插花展览，把一些枯木弯枝拼凑成作品，这实际上已超出了插花领域，不过是一种单纯的造型艺术。我无论如何感觉不出它的"美"来。

尽管人们对美的感受各有不同。但我相信："美"决不是一种道理，也无需进行说明。

一些插花世家的宗主和大师创造了以奇制胜的插花作品，然而我觉得那些信手插入的素雅平常的独枝瓶花更为美丽。自然的美，反而能使人绵想宇宙之宏大，告诉人们天地之无限广阔。

我这么说并不等于我赞成独枝瓶花或者朴素的插花。归根到底，我认为从泥土中萌芽、生长、展叶、开花这一自然生态是最优美动人的。花儿只有在茂密的绿叶丛中才能生机勃发。当然也需要适度的光照。梅花和樱花之美正是由于树木的衬托才光彩夺目；并且由于枝条纷乱交叠而显得灿烂无比。树木也如此，两株要比一株好，三株又比两株好。树木越多，花色越发艳丽。繁茂与美丽，错综复杂，交相辉映。因此，大自然界花木之"美"才能充分显现出来。

我对周围事物是不大轻易动感情的。可是如果路过别人家门前，突然从院里飘出一阵花香来，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要是花枝伸展到墙外，我定会观赏良久，甚至揣度庭园主人的心境，使自己的胸怀得到充实。

俗语说："爱花者无坏人。"还有一句谚语是"盗花者也属风流"。这些话的含义不难理解，但我总感到它是自私自利者的歪道理，因而我不喜欢。以前政界首脑提倡"樱为百花王，武士为人杰"，特别着意渲染樱花凋谢时如何坚贞纯洁。樱花自然也是花明香远的盛开时节最为美丽。花是应当欣赏的，但人类不应当轻率地对待生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提起赏花佳期，自然是鲜花盛开时节最好。可是近来温室培养的花卉大量上市，使很多品种提前了开花季节。这种风潮，无视谚语所说的"花为三月好，菖蒲五月艳"，令人难于理解。"花为三月好"的"花"，指的是"樱花"。"樱"是

日本花木的代表，这一认识似乎自古已有之。奈良时代的“花”是指梅花而言。因此樱花取代梅花的王位可能始于镰仓时代。这正好和武士兴起的时期相吻合。大概是武士爱上了樱花骤然开放又骤然凋零这一特色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执政者甚至把樱花塞进教科书中加以讴歌。这实在是给樱花帮了倒忙。

扯的太远，还是书归正传吧。所说的“花为三月……”，意思是观赏樱花的佳期是三月，欣赏菖蒲应当在五月。万物都有其最美好的时光，万事均有与其相适应的时机。因而赏花也必须正当其时。

“十月菊花，六月蒲”也是类似的谚语，但含义略有不同。菊花用于九月九日重阳节，菖蒲用于五月五日端午节。因此这个谚语多用来说明已错过时机，赶不上用场的意思。顺便再举两个相同的谚语，如：“跳罢盂兰卖鲭鱼”，“夏送炉子冬送扇”，也都是这个意思。

世人通常认为鲜花的生命最短暂，因而当人们看到已过盛期、开始凋谢的花朵时，心中便有凄凉之感。如果不曾见其光彩夺目的盛时倒也罢了，凡见过她们的荣华者总要产生悲怜之情，然而那也许只是人类自己的伤感吧。

我想百花一定是极力歌颂其短暂的生命的。因为她们没有任何私念，只是一心要开出美丽的花朵。这就是她们的生活。一旦怒放之后，即使衰败、枯萎，她们也会感到心满意足的。她们活着的目的正在于此。人类却只见花之艳美，而不知花的高尚精神。人类应当在花前感到羞

悔的。

自 行 车

人不用说，物品也一样，彼此之间有时联系得极为紧密，有时则不然。而且，这种联系似乎同我们主观愿望强弱与否，并无多大关系。如果从不同角度来看，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自二十年前移居东京以来，先后买过四辆自行车。当然都是旧货，因为生活贫穷买不起新车。我需要自行车已经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那是专为去鱼河岸①半工半读使用的。

鱼河岸这地方一大早就得上班。一般要在清晨五点前赶到。从月岛去那儿虽说比较近，如果步行，仍得走上二十或者三十分钟才能到。而早晨的二十分钟实在宝贵。于是我就买了自行车。

可是，由于社会上坏家伙很多，我的自行车接二连三被他们盗了去。尽管每次都锁得好好的，但那些缺德家伙根本不把锁当回事。自然，我那车锁，名曰锁，实际是老掉牙的玩艺儿，用石头一砸就会开的。即便不用石头砸，大小

① 指东京都中央市场鱼类批发部。

伙子用力一扭，也能把它扭错位，失去锁的作用。我用的就是这等锁。

头一辆和第二辆在鱼河岸存车处被盗，第三、四辆是放在公寓前边丢失的。我的住所虽然也叫作公寓，却并非宏伟豪华的建筑。那是一栋现在难得见到的长筒楼隔成的房子。我在二楼租赁了一个四席半的房间。楼下有个徒具形式的窄小的正门，早已变成一楼住户的专用门，我要从后门的厨房出入。因此，根本没有我放车的地方。

第三辆总算骑了个把月才被盗。因为第一辆的寿命是十天，第二辆大约半个月，因此第三辆可以说是长寿车了。

头三辆虽然被盗走，我却从未向警方报过案。固然有嫌麻烦的一面，但主要是我确信它已无法追回了。

“舍我而去者于我无用也。”

我这么嘟囔着，独自凄凉地饮着告别自行车的闷酒，以求忘掉它们。因为转念一想，车子虽然从我眼界中消失，可是总有谁在什么地方利用它，这时心情就平静些了。当想到车子不至于被拆得七零八散送进废品收购站时，倒觉得应该感谢那窃车贼了。我想：他们既然偷，一定很需要车。受损者一个，得益者一人，收支结算是平衡的！

问题出在第四辆车。

我老早预见这第四辆迟早也一定会潜踪匿迹的。为此，选购了一辆旧货中也属于最便宜的破车，我记得当时花了三、四千元。

自行车铺听我发牢骚说已被盗三辆，便为我在车架上

装了防盗牌照，说是牌上打印着号码，有了它，车主的住所、姓名等于在警察局自动作了登记。可是我根本不指望它，不过拒绝也不好，就托他代办了手续。

按照以往经验，我预感这辆车近期内一定会被偷。可是说来也怪，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仍然平安无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当时我头脑中存在着有车必丢的概念，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每天早晨从起床到看见车子之前，总怀着一种近乎赌徒般的兴奋心情。当我目睹车子还在时，顿释悬念，但是反过来又象在赛马场未压上大空门，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沮丧情绪。我对自行车说道：

“喂！你是个不受欢迎的家伙呀！”

于是，它以令人讨嫌的口气反驳说：“这家伙可很象您哪！”自行车现出疲惫不堪的样子。轮圈已生锈，螺丝松动了的座子摇摇欲坠，车把给汽车撞得向右歪斜。要想叫它跑直线是需要耐心和窍门的。风吹雨淋，又从不擦洗，弄成这副破旧模样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一天早晨，这辆车突然失踪了。当时，我一面感到气愤，同时又有一种难于言表的奇怪的轻松感。我想作父亲的，好不容易把误了婚期的姑娘嫁出去的那种心情，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从那天起，我不再骑自行车，而是乘出租汽车上班了。当时汽车费便宜，花上一百三十元就能坐到鱼河岸。下班后则安步当车，走着回去。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连丢四辆！我无论如何不想再买了。

大概过了四、五天吧。我经过公寓附近见到一辆眼熟的破旧自行车，在公园的一角靠墙放着。不，说放着不妥，是丢弃在那儿。

到跟前一查看，果然不错，是我的第四辆车。牌照上的姓名尚依稀可辨。此时，我象和失散已久的孩子重逢似的，心里涌出一股亲切之情。又象是父子俩在举目无亲的东京邂逅时的那种喜悦。

于是，我与那辆破旧歪斜的自行车又打起交道来。

不料数日之后，它又不知去向了。不言而喻，是出于被迫的原因……

我完全绝望了。命运竟如此不佳！一时间曾觉得自己的命相不错，看来还是八字不好。

匆匆数日又过去。

不知不觉间，我已把自行车的事忘到脑后了。这和我应人之约，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有关系。约定一个月完成四百五十页稿纸的写作，因此必须全力以赴。

一天夜里，我写作到三点左右上床睡觉。刚刚睡着，被一阵深夜的电话铃声惊醒。我爬起来抓起桌上的话筒一听，原来是麹町警察署打来的。我没干过什么坏事呀！我边想边问对方有何公干？回答道：

“是关于自行车的事……”

而且，还轻松地说：

“你马上来麹町警察署一趟。”

他的意思是说你那辆旧自行车已经找到，快点来取走！

但是我回绝了警察。我说：那辆车我已经不需要了，而且，我要是能在深更半夜雇上出租汽车去取一辆破车，不如索性买辆新车啦！我的住处距离麹町相当远，又是深夜，警察也太无知了。突然打来电话，连句寒暄都没有，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命令，对此我也感到光火。对方接着说道：

“一个醉汉骑车不开灯，经盘问，他说车子是路边上拾来的……所以你不来，我们写不成调查报告。”我提出明天去，请他明天填写报告。

“这，这也不成呀！要放走醉汉非你来签名盖章不可！”

看来警察置善良市民于不顾，而站在偏袒醉汉一边。我于是怨恨自行车铺给我安装了防盗牌照，而对警察的官腔尤其感到气愤。我说我正在睡觉，又是自行车失主，也就是受害者，因此，即便把醉汉拘留到明天也不妨么！我讲完撂下电话。看一下表，已是三点四十分。

我一旦醒来，就无法入睡，只好借酒催眠。

可是，刚刚睡着，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听筒，仍然是麹町警察署。他们说马上派巡逻车把文件送到我这儿签名盖章，我只好同意了。

四点半左右，巡逻车来了。我按对方指示的位置签上名，盖好章。然后，年轻警官要求我尽快取回自行车。我则请他们把车子扔掉。他却回答说：“那可使不得！”

翌日下午，我从月岛乘出租汽车前往麹町取回了自行车。

回来路上，我只好硬着头皮骑上那辆破车，操纵着左右

摇摆的车把，坐在晃晃荡荡的车座上，象要杂技一样，穿过汽车川流不息的护城河马路，越过三宅坂和日比谷，又经银座和筑地回到了月岛。途中两次脱链，弄得满手油污。

"你这家伙，……"

我心中抱怨着。"竟然连小偷都不理睬你，真叫人无可奈何！"而自行车依然如故，拼命挣扎着，缺油的链条吱吱作响，我听起来仿佛是说："你八字好才这么顺利地回来啦！"那天正是暑伏的一个大热天。

和我结下奇妙因缘的第四辆车，后来怎样，我全然不记得了。

现在我身边没有一辆自行车。因此，或许是又被盗走，不然就是搬家时，我把它丢弃在路旁了。二者必居其一吧！

周祥岺译

作者简介

森鸥外

森鸥外(1862—1922)，日本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本名林太郎。

森鸥外出生于岛根县一藩主侍医家庭。一八八二年毕业于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曾任陆军军医。一八八八年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历任军医学校教官、校长、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等职。晚年担任过帝室博物馆馆长和帝国美术院院长的职务。

小说《舞女》是他的处女作，除此之外，他还写有：《泡沫记》、《信使》、《青年》、《雁》、《高濑舟》和《涩江抽斋》等一些其他作品。

二叶亭四迷

二叶亭四迷(1864—1909)，日本小说家、翻译家。原名长谷川辰之助。

二叶亭四迷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俄文专业。一八八六年发表第一篇文学评论《小说总论》，主张小说是直接表现和宣传真理的手段。一八八七年发表长篇小说《浮云》，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者。

他的主要著作还有《面影》、《平凡》等等。

正冈子规

正冈子规（1867—1902），日本歌人。本名常规，别号獭祭书屋主人、竹之乡下人。

正冈子规生于爱媛县。东京大学国文学科肄业后，入日本新闻社工作。他是受幸田露伴所作的《风流佛》的影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一八九二年曾在报上刊载《獭祭屋俳话》，提出俳句革新的主张。一八九三年发表《芭蕉杂谈》，对芭蕉作出独特的评价。

他的著作还有小说《月亮的都城》、《花枕》、《曼珠沙华》和随笔集《松萝玉液》、《墨汁一滴》、《仰卧漫录》，《六尺病床》发表于一九〇二年。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作家。原名夏目金之助。

夏目漱石生于东京。一八九三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一九〇〇年以官费留学英国三年，回国后，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并为高滨虚子主编的杂志《杜宇》写俳句。一九〇七年《朝日新闻》社延请他为特聘作家，他便放弃了大学教授的职位，成为职业作家。

《我是猫》是他的代表作，《三四郎》、《后来的事》、《门》是他中期创作的三部曲。《明暗》则是他生前未完成的一部大作。

幸田露伴

幸田露伴（1867—1947），日本作家。本名成行，别号蜗牛庵。

幸田露伴生于东京，东京英学校（青山学院大学的前身）肄业。一九三七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第一届文化勋章。

他的作品有：《五重塔》、《风流佛》、《一口剑》、《滔天浪》、《露珠圆圆》和随笔集《谰言》、《长语》等。《芭蕉七部集评释》是他的绝笔之作。

德富芦花

德富芦花（1868—1927），日本小说家、随笔家。本名健次郎。

德富芦花生于熊本县。一八八八年在熊本县任教，翌年入民友社任校对，并开始写作。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发表连载小说《杜宇》后闻名。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九〇七年去耶路撒冷朝圣，途经俄国时，曾会见了托尔斯泰。归国后作《顺礼纪行》，抒发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

其他作品还有：《回忆》、《黑潮》、《富士》、《新春》等，随笔小品集《自然与人生》写于一九〇一年。

国木田独步

国木田独步（1871—1908），日本小说家、诗人。本名哲夫。

国木田独步生于千叶县一个下级官吏家庭。一八八八年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曾信奉基督教，与民友社社长德富苏峰相识，接近民友社。因对学校当局不满而退学。后曾任教员、新闻记者、杂志编辑等。晚年与小说家田山花袋友谊很深。

他一生写了几十篇短篇小说和大量的诗歌、评论、书简和日记，其中有：《武藏野》、《源老头儿》和《春鸟》等，大部分小说都收在《武藏野》、《独步集》、《独步集续编》等小说集中。

田山花袋

田山花袋(1871—1930),日本小说家。

田山花袋生于群马县。一八八九年投桂林派一歌人门下学习和歌,接受写实主义理论。一八九一年发表处女作《瓜田》,《小诗人》、《故乡》、《野花》是他的早期作品。一九〇二年发表了中篇小说《重右卫门的末日》,从此转向自然主义。

他的作品还有《棉被》、《乡村教师》、《妻》、《缘》、《发》、《春雨》、《恒世万年历》和《一个士兵的被枪杀》等等。

岛崎藤村

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诗人、小说家。原名春树,别号古藤庵,又号藤生。

岛崎藤村出生于长野县一古典学者家庭。一八八七年进明治学院,接受基督教洗礼,为《女学杂志》翻译介绍英国诗歌,以后自己开始创作新诗。诗集有《嫩菜集》、《一叶舟》、《夏草》和《落梅集》。他的诗对日本现代诗歌有很大影响。

他还著有长篇小说《破戒》、《春》和《家》,《黎明之前》是他的晚年作品。

高滨虚子

高滨虚子(1874—1959),日本俳句诗人、小说家。本名清。

高滨虚子生于爱媛县松山市。曾获文化勋章,为日本艺术院委

员。青年时代在仙台第二高等中学就学，后中途退学。主办过杂志《杜宇》，积极参加正冈子规的俳句革新。

《鸡头》是其最初的短篇小说集。其他作品还有：《俳谐师》、《续俳谐师》、《二个柿子》和《虚子句集》等等。

柳田国男

柳田国男(1875—1962)，日本诗人、民俗学者。旧姓松冈。

柳田国男生于兵库县。一九〇〇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曾主办《乡土研究》、《民间传承》等杂志，并和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等一起出版诗集《抒情诗》。著有评论、随笔集《远野物语》、《雪国之春》、《孤猿随笔》。柳田国男为艺术院会员，日本文化勋章获得者。

长谷川如是闲

长谷川如是闲(1875—)，日本评论家。本名万次郎。

长谷川如是闲生于东京。一八九八年毕业于东京法学院。他曾和大山郁夫等人一起创办杂志《我等》，后改名为《批判》。他一生写有很多的小说、评论、纪行，《额角》是其中的一个中篇小说。

寺田寅彦

寺田寅彦(1878—1935)，日本随笔家、物理学者。笔名吉村冬彦、薮柑子、牛顿、木螺山人等。

寺田寅彦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物理系。他著有很多的散文、随笔、小品，被誉为近代日本文学史上最大的随笔家。

他的作品有《冬彦集》、《续冬彦集》、《薮柑子集》、《柿之果》、《橡之果》和《物质和语言》。

永井荷风

永井荷风(1879—1959),日本小说家、随笔家。

永井荷风生于东京。曾就读于东京外国语学校,后去美国留学。一九〇二年以受法国作家左拉影响的中篇小说《地狱之花》而闻名。一九五二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系日本艺术院会员。

他的主要作品有:《美国故事》、《法国故事》、《冷笑》、《濹东绮潭》、《日和下驮》、《荷风随笔》等等。

野上弥生子

野上弥生子(1885—),日本女作家。

野上弥生子生于大分县,明治女子学校毕业。一九七一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主要小说有:《海神丸》、《真知子》、《迷路》、《秀吉和利休》等,著有全集七卷。作者在散文《横渡诹访》中,以幼年时期的一件小事,亲切感人地抒发了坚持为贵的思想。

志贺直哉

志贺直哉(1883—1971),日本作家。

志贺直哉生于宫城县。二十一岁入学习院高等科学习,开始文学创作。一九〇四年发表处女作《菜花与少女》。一九〇六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英文系学习,后中途辍学。

志贺直哉为“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到网走去》、《在城崎》、《和解》、《暗夜行路》、《寂寞的一生》。

若山牧水

若山牧水(1885—1928)，日本歌人。本名繁。

若山牧水生于宫崎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专业。系车前草社同人之一，曾主办杂志《创作》。

他的歌集有《海之声》、《离别》、《路上》、《水上》、《秋风之歌》、《山樱之歌》、《牧水歌话》等，《若山牧水全集》共十三卷。

小仓金之助

小仓金之助(1885—1962)，日本著名的数学家。

小仓金之助生于山形县。毕业于东京物理学校。一九〇五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科学史学会会长等职。著有大量的科学随笔。

谷崎润一郎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小说家。

谷崎润一郎生于东京一商人家庭。一九〇八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学习，一九一〇年辍学。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他的汉学造诣颇深，曾来中国游历。晚年定居京都，故他的后期作品多取材于关西地方的风土人情。

他的主要作品有：《刺青》、《麒麟》、《春琴抄》、《细雪》等。

江口涣

江口涣(1887—1975),日本小说家、评论家。

江口涣生于东京。一九一六年从东京帝国大学退学后，曾主办过同人杂志《星座》，当过记者。一九一二年发表处女作《海上浮舟》，《一个女人的犯罪》是他的成名作，以后又写了长篇小说《火山下》、《新娘子和一匹马》，还有《我的文学半生记》、《续我的文学半生记》、《战斗的作家同盟——我的文学半生记后编》等评论著作。

小出楢重

小出楢重(1887—1931),西洋画家。

小出楢重系大阪人。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是本世纪初至二十年代的重要画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能举起喇叭的少儿立像》、《少女阿梅》以及随笔集《吉利风光》等等。

佐藤垢石

佐藤垢石(1888—1956),日本随笔家。

佐藤垢石生于群马县。曾在早稻田大学肄业。早年当过新闻记者。喜爱垂钓和旅游，一九四六年创办杂志《垂钓者》。为日本钓友会名誉会长。

他一生著有很多随笔作品，文笔幽默。主要作品有：《垂钓》、《垂钓岁时记》等等。

室生犀星

室生犀星(1889—1962)，日本诗人、小说家。本名照道，别号渔眠洞。

室生犀星生于石川县。曾读过两年高小。以后边工作，边写诗和俳句。发表了诗集《爱的诗集》和《抒情小曲集》等，被誉为大正诗坛最有才能的诗人之一。系日本艺术院会员。

广津和郎

广津和郎(1891—1968)，日本小说家、评论家。

广津和郎生于东京。一九一三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他的作品受二叶亭四迷和俄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

短篇小说《神经病时代》是他的成名之作。其他代表作有：《暴风雨更猛烈些吧》以及战后作品《到泉水去的道路》、《松山审判》。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小说家。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义、寿陵余子。能赋俳句，俳号我鬼。

芥川龙之介生于东京。一九一三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学习，在校期间所写作品《鼻子》受到夏目漱石的赞赏。大学毕业后，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任教，后入大阪每日新闻社。一九二一年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身份到中国游览，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

他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作品有：《罗生门》、《河童》、

《戏作三昧》等等。为纪念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从一九三五年起设立了以他命名的“芥川文学奖”。它一直是日本奖励优秀青年作家的最高文学奖。

中川一政

中川一政(1893—)，日本诗人、随笔家、画家。

中川一政生于东京。毕业于锦城中学，自学油画。他特别擅长写随笔。主要随笔集有：《美的季节》、《洗脸》、《看不见的世界》等，这些随笔集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谷川彻三

谷川彻三(1895—)，日本评论家。

谷川彻三生于爱知县。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系。曾任法政大学文学系教授，他擅长撰写评论文章。

他的作品有：《生活・哲学・艺术》、《内部和外部》、《日本人的心》、《东洋和西洋》以及战后的《东西之间的日本》。

芹泽光治良

芹泽光治良(1897—)，日本小说家。

芹泽光治良生于静冈县。一九二二年于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任农林事务官等职。一九三〇年发表《资产者》，获《改造》杂志小说悬赏奖，从此步入文坛。以后他辞去了大学教职，专门从事创作。他是国际笔会理事，日本艺术院会员。

他的主要作品有：《爱与死的书》、《男子的生涯》、《孤绝》。

井伏鳟二

井伏鳟二(1898—)，日本小说家。

井伏鳟二生于广岛县。在早稻田大学法文专业学习两年后退学。他的作品有讽刺军国主义分子的，有描写战争灾难的，也有反映劳动生活的。文字幽默，有独特的风格。

《鲤鱼》和《山椒鱼》是他的早期代表作。战后还发表了《今日停诊》、《遥拜队长》等其他作品。

石川淳

石川淳(1899—)，日本小说家。号夷斋。

石川淳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院。三十七岁时发表了处女作《佳人》，以后还写了《普贤》、《贫穷问答》、《山樱》、《无尽灯》和随笔集《夷斋俚言》。其中，《普贤》是他获得芥川奖的作品。

横光利一

横光利一(1898—1947)，日本小说家。

横光利一生于福岛县东山温泉。原籍大分县。一九一六年入早稻田大学预科，未毕业即离校。同友人一起创办了杂志《十月》和《街》。他是"新感觉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的"新感觉派"风格的小说有：《头与腹》、《上海》。一九三〇年发表小说《机械》，开始转向新心理主义，作品有《家徽》、《旅愁》等等。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小说家。

川端康成生于大阪。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在学期间发表了短篇小说《招魂祭一景》,博得作家菊池宽的赏识,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成名。先后创办过《文艺时代》、《文学界》等杂志。曾任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一九五七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获"艺术院奖"和日本政府授予的文化勋章、西德政府的"歌德金牌"、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一九六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七二年自杀。

他的主要作品有:《雪国》、《千只鹤》、《古都》、《山之音》、《睡美人》等等。

北川桃雄

北川桃雄(1899—),日本美术评论家。

北川桃雄生于东京。早年曾当过教师。一九三八年开始从事美术研究、评论工作。一九五六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首批访华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中国,参观了敦煌。他的主要著作有:《斑鸠杂记》、《石庭林泉》、《敦煌纪行》等等。

青柳瑞穗

青柳瑞穗(1899—),日本诗人、法国文学研究家。

青柳瑞穗生于山梨县。毕业于庆应大学法语专业。除写诗外，还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对古董及书画均颇有研究。

深田久弥

深田久弥(1903—)，日本小说家、山岳纪行家。

深田久弥生于石川县。就读于东京大学哲学系，后中途退学。曾同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等人一起创办了杂志《文学界》。

他的作品有：《丝柏》、《雪崩》和随笔集《春兰》。他是一位登山运动爱好者。

竹山道雄

竹山道雄(1903—)，日本小说家、评论家、德国文学研究者。

竹山道雄生于大阪。毕业于东京大学德国文学专业。曾任东京大学教授。他的长篇小说《缅甸的竖琴》获得了每日出版文化奖、文部大臣奖。其他作品还有：《失去的青春》、《白瓷杯》、《西欧之行》等等。

岛木健作

岛木健作(1903—1945)，日本小说家。本名朝仓菊雄。

岛木健作生于北海道的札幌。一九二五年入东北帝国大学法学系学习，第二年退学，投身农民运动。《麻风病》是他的处女作，以后还写了《重建》、《生活的探求》、《红色的蛙》、《土地》等作品。

唐木顺三

唐木顺三(1904—),日本评论家。

唐木顺三生于长野县。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系。曾任奉天的教育专门学校教师,以后开始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现代日本文学序说》是他最初的著作,其他作品还有:《鸥外的精神》、《中世的文学》、《无常》。

堀辰雄

堀辰雄(1904—1953),日本小说家。

堀辰雄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国文系。曾与中野重治等人创办《驴马》杂志,以后便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三〇年出版了小说集《笨拙的天使》,发表了《神圣家族》,受到作家横光利一的赞赏,成为文坛新秀。他的其他作品还有:《风停了》、《菜穗子》。

井上靖

井上靖(1907—),日本小说家。

井上靖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父亲是军医。曾在九州大学法文系肄业,后入京都大学哲学系,专攻美术。一九三六年发表处女作《流转》,获千叶龟雄奖。从此崭露头角。大学毕业后,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记者。一九四九年发表小说《斗牛》,获芥川奖,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一九四九年辞去报社工作,开始职业作家生活,享有较高声誉,曾获各种主要文学奖。一九七六年日本政府授予他文化勋章。

《井上靖小说全集》共三十二卷，主要作品有：《冰壁》、《夜声》、《天平之甍》、《敦煌》等等。

汤川秀树

汤川秀树(1907—)，日本物理学者。

汤川秀树生于东京。一九二九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理学部物理学专业。一九四三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四九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并著有《量子力学序说》及《汤川秀树自选集》五卷。

东山魁夷

东山魁夷(1908—)，日本著名的画家。本名东山新吉。

东山魁夷生于横滨市。曾任日本艺术院会员，一九六九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除了绘画，他还著有许多的随笔作品。

小堀杏奴

小堀杏奴(1909—)，日本随笔家。

小堀杏奴生于东京。系作家森鸥外的次女。法英和女子高等学校毕业后，嫁与画家小堀四郎。一九三二年为与谢野夫妇主办的短歌杂志《冬柏》撰写文章。

她的代表作有：《晚年的父亲》、《巴黎手册》、《回想》以及《最后的花》。

田宫虎彦

田宫虎彦(1911—),日本小说家。

田宫虎彦生于东京。一九三三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 在校期间曾创办同人杂志,写作小说。一九三六年大学毕业。

他的主要作品为中篇小说,有:《画册》、《菊坂》、《足折岬》、《雾中》等等。

杉浦明平

杉浦明平(1913—),日本小说家、评论家。

杉浦明平生于爱知县。东京大学文学专业毕业。他的作品有:《基地六〇五号》、《台风十三号始末记》以及评论《文艺复兴文学的研究》、《作家论》、《战国乱世的文学》等。

升田幸三

升田幸三(1918—),日本象棋九段选手。

升田幸三生于广岛县。十五岁拜八段名将木见为师。曾获日本三种象棋比赛的最高名次,即"国手"、"九段"、"王将",被誉为日本棋坛的"三冠王"。

水上勉

水上勉(1919—),日本小说家。

水上勉生于福井县。肄业于立命馆大学。曾从事过送报、卖药、

编辑等职业，熟悉日本下层社会的生活。他的作品多以他的家乡为背景，富于乡土色彩。

主要作品有：《雾和影》、《饥饿海峡》、《红花故事》、《西阵之蝶》、《越前竹偶》、《雁寺》等等。

加藤周一

加藤周一（1919—），日本小说家、评论家。

加藤周一生于东京。一九四三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战后活跃于文学评论、小说、诗歌创作、翻译等其他领域。曾在加拿大、德国、美国等地讲授日本文学和日本美术。

他的主要作品有：评论《文学与现实》、《现代法国文学》、《抵抗的文学》、《杂种文学》、《东京日记》以及小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等。

芥川比吕志

芥川比吕志（1920—），日本剧作家、演员。

芥川比吕志生于东京，系芥川龙之介的长子。曾演过《哈姆雷特》等剧本。

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1923—），日本小说家。原名福田定一。

司马辽太郎生于大阪。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大阪外语学院蒙语系，一九四六年入京都新日本新闻社，两年后任产经新闻社记者，同时发表作品。一九六一年开始专业作家生活。

他的作品有：多卷本历史小说《龙马奔走》、长篇小说《窃国故事》、政治历史小说《凌云壮志》和《空海的风采》等等。

团伊玖磨

团伊玖磨（1924—），日本著名的作曲家。

一九四五年，团伊玖磨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现称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他的歌剧《夕鹤》于一九五二年初演以来，已成为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名作。四十多年来，他创作了歌剧、交响曲、电影配乐、管弦乐曲、合唱曲、独唱歌曲等，曾获艺术节奖和文部大臣奖。他在文学方面也很有成就，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随笔集《烟斗里出来的烟》开头两集获读卖新闻文学奖。《烟斗》是日本主要周刊之一《朝日画报》已有十九年历史的随笔专栏，一九六四年起由团伊玖磨单独执笔，每期一篇。每六十周随笔编成一集，至今已出版了十五集。

团伊玖磨现任日本艺术院会员，歌剧研修所所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

多田道太郎

多田道太郎（1924—），日本作家。

多田道太郎生于京都，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后任该校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辻邦生

辻邦生（1925—），日本小说家。

辻邦生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主要作品有《在回廊》、《夏之堡》、《安全往还记》等，《森林中的思索》最初于一九七二年发表在《读卖新闻》上，一九七四年收进《来自北方的森林》。

川久保德雄

川久保德雄(1926—)，日本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春之窗》、《军舰三笠》、《褒姒的笑》和随笔集《潮阳炎》等等。

加藤秀俊

加藤秀俊(1930—)，日本社会学者。

加藤秀俊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他的作品有：《中间文化》、《比较文学的角度》等。曾任日本笔会理事。

公文祯子

公文祯子(1920—)，日本诗人。

公文祯子系奈良县人，毕业于大阪府樟荫女子专门学校。曾任公文教育研究会社长，现任公文学院理事长。她擅写短诗，是日本短歌诗社"日本歌人"的成员和撰稿者。

神尾久义

神尾久义(1939—),日本小说家、随笔家。

神尾久义系长崎县人。现任日本随笔作家协会理事,《随笔》月刊主编。他曾长期从事电影脚本的创作,以后专门从事小说、随笔的创作。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在被遗忘的季节中》、《天使之晏》,随笔《流星》等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日本随笔选集
作者＝川端康成等著
页数＝６８１
ＳＳ号＝１０４７２８４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０７月第１版

版权
目录
目录